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二冊目次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原缺卷一百八）（二）

（宋）魏了翁撰 宋開慶元年刻本（卷十八至十九 三十五至三十八 四十三至四十六 五十至五十三 七十五至七十七配明嘉靖安國銅活字本） 〇〇一

白石道人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白石道人詩說一卷 （宋）姜夔撰

附白石詩詞評論一卷補遺一卷白石道人集事一卷補遺一卷諸賢酬贈詩一卷

投贈詩詞補遺一卷 清乾隆八年陸鍾輝刻三十六年江春增刻本 三二六

野谷詩稿六卷 （宋）趙汝鐩撰 清鈔本 三六六

杜清獻公集十九卷首一卷 （宋）杜範撰 清鈔本 四〇九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

（宋）華岳撰 清影宋鈔本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

（原缺卷一百八）（二）

（宋）魏了翁撰

宋開慶元年刻本（卷十八至十九　三十五至三十八　四十三至四十六　五十至五十三　七十五至七十七配明嘉靖安國銅活字本）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墓誌銘

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主管冲佑
觀虞公墓誌銘

與自 高皇帝狩杭之旬月二凶畵乱時
則有魏忠獻張公師師勤王繇是被遇以
克復神州爲己任阨於憸秦志不得施封
冠崇姦九二十有四年以啓金煬侯之侮
時則又有雖忠肅虞公殲虜于釆石于瓜
州而煬為僇縣是一被遇與魏公同心壹
力以任克復又不幸而阨于弃地歸俘之

議不得卒其志益自中興于今百年而是
非之正彝有止戾或曰天之妻夢適遣其
未定耳嗚呼人心之昭昭則天也而有未
定者乎魏公自歲雖實實二子為世儒宗
爲時吏師雖公之子孫日以蕃大而又有
如提刑公肇善從義克詔正學以恢厥家
或又曰天固未嘗夢之也然而是猶以善
惡之報安測天道不知善而慶不善而殃
亦各以其類感古之人上不敢負其君下
不忍欺其民此豈有為然哉凡以事其心
耳事其心則事天也日由于天理之中則
福自己求命自我作矣公諱剛簡子仲易
一字子韶故直秘閣贈光祿大夫公亮之

仲子也雖公以隆興二年宣撫京西湖北
六月公與 今邛州守方尙生雖公喜曰吾
家自曾大父而下世傳一子今一產二孫
人世百不羨矣乾道八年雖公以武安之
節宣撫四川明年卒任公承奉郎淳熙元
年雖公薨于漢中公侍光祿護輀以歸執
礼如成人光祿除喪不仕廬墓教子厲以
氣節公自幼趣尚不凡故相趙文定公奇
其才以子妻之生長見聞薫習益異銓選六
年未肯出仕再舉于礼部年二十有六始
監成都府郫縣犀浦鎮酒稅次華陽縣丞
丁母賓夫人憂服除辟差成都府路都鈐
轄司幹辦公事堂差知華陽縣通判綿州

權知永康軍未上丁光祿憂服除再差知
永康成都路安撫使黃公疇若以公聞于
上詔赴都堂審察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冲佑觀起知渠州改黎州果州萬州皆未
上制置使辟公參議官知簡州擢夔州路
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改利州路主管冲
佑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公在鈐司遇事敢
言曲暢軍民之情華陽號大事叢又攝屬
茶馬司公旦理邑事晡趨莫府細大畢舉
縣庠久圮撤而新之異時縣令于制帥進
見有時制帥樂聞公之言蜀利病皆得
関曰公論浩然帰重治永康曉民以義
利之辨訟牒用稀正社稷增黌泮治溝洫

繕城池甃道路葺秦李太守祠復廢泉郎
學官繪周程朱張子象招諸生講說經學
為士者識趨鄉之正軍有評事矯蔵賈鉅
罵公傲然曰是有司之責也而以厲民乎
節縮少府浮費代為之且請于塗祠以上
諸　朝定為父比民大說至今象而祠之
將趨　召察之命部使者或于浮言㞐公
之行未幾起家為守又為御史李蒲所劾
凡七年居間聚同產子而教之親仁友善
安士樂天若將終身焉嘉定十一年春虜
盜邊制置使臨川董公居誼徙治利州辟
公自助公固辭不行或勸之曰公事也不
可以弗之恤久之黽勉就辟首請收人才

明公賞厚犒給以結人心抽墨忠義人之
配隸內郡以者紓边人之憤又請緩㪺內
三路饑夫之直皆見納用何進歸自秦而
我拒其來虜督其反有言其可用者公薦
帥釋之進後以勇捷稱大散閒臨利州東
路都統制李貴遯去天水皁郊皆被兵而
西路副帥劉昌祖謂此正帥王大才地分
非己責也有請遣屬調護皆莫肯行公慨
然請往且言自制司移利足再犒帥而人
裁三緡耳今宜有增益於是賜舊三陪次
沔激帥賜師以作士氣夾魚關以書抵帥
謂不當分析軍分不當遣老弱乘邊又當
遣吏振恤天水皁郊流民遂自殺金平次

河池撤主將集創痍之士躬自犒勞士皆
感説次西和召劉昌祖督之曰必復皁郊
湫池使是二堡歸我則虜氣必奪雖席勝
執以鄉秦鞏可也昌祖壯之遣何進麻仲
火社林平虜之守湫池者資糧在焉悉力
馳救我師遂復湫池昌祖喜曰可矣公曰
未也申前語督之昌祖以近旨辭先是邊
人恨虜殘虐皆有報復之志而樞密院慮
其生事每以越竟為戒人情憤鬱公白師
請于朝已去此語而諸戎帥猶以是藉口
故虜得深入無所忌昌祖既以公命如南
谷遣其愛將王逵偕忠義人進屯皁郊于
是階鳳成和天水五州之民聞之無小無

大皆荷戈以行幾三十萬人軍聲動天地
士肉薄乘障虜大敗斃其貴將鄭贇二虜
之愛婿也公得　捷猶督昌祖乘勝擣秦
鞏秦州正虛虜甚怖公發事還河池會節
制司參議官丁邦佐至乃以寄劄諭昌祖
抽还忠義人衆大憤折矢倒戈散而為盜
于是皁郊復受兵而虜入成和矣公撤審
官統制王仕信以十八族之師擣鞏上青
野原號召忠義人又潰卒人犒錢三十千
數日間衆至萬人仕信之師亦出虜帥包
長壽引軍還牽制之說至是益信十二年
春虜又大入陷河池關武休公請駐四戎
司越竟牽制牋聞虜已撤梁洋趨大安諸

司集議公請督張威出師而僚屬各遯去人心恟二公獨不可曰我師既出虜必不能越大安乃獨留利州且以肩輿告諭軍民既而石宣勒虜于大安普如公料云董公既召還公如閬視事裁五日利東潰卒入利州殺王人以叛孫果閻逐寧趙閬公至寨籍褐將之餘誓言死守且取家於成都示無去志募土豪勸義助償緡於諸司發粟於近郡部伍其衆阻江爲守獲諜叛縱弗治賊知有備去之普保者山張威引軍沿廣漢而下公迎勞之給緡錢五萬有奇威至普又四日絶糧公治糗糒扉屨而具藥物牛酒率三日一遣士百躍爭奮曰

使我守边得此豈憚虜邪九饑師扞城爲緡八萬有司而民不知役刘文節公里居與曰其事乃言于上謂公料事無遺策給餉無闕事保守一城蔽遮西川人以爲實録至變部明保五連坐之法定理正差役之令嚴巡尉侵年之戒開居亭自新之門申頖隷逃歸之禁部故多盜未踰時民得解衣而寢制置使崔公與之奏言自古用蜀多藉蜀才請以蜀名勝之任四路藩節者兼制置司參議者公與其一衆謂得人十六年春建臺于漢中習知利路自破邊勇諜賊且軍驕不可令縣田里不相聯比乃條保甲之法脉變部加詳凡鄉井長有

小大正有都副有貲産者爲團長有餘局者爲提振不數月而事濟邊民器械具備又爲放周人皷鼙旗物以辨鄉邑之制除習益備無事則諜賊者不得作暈不得恣有警則守望相助戎虜知畏益無黙寧簡剌手遣戍月就教閲及州縣科差之勞故人不愁而樂趨二三年之間一路團集凡三十九萬二千餘人漢中獨占五萬劍閬尚不與焉公謂此法可以上諸　朝利東四安撫丁公黼趙公彥呐本謂便　詔從之遂刻石以詒來者其後虜嘗一入制置使鄭損自沔奔閬蜀大震趙公出于師沔刑獄使者集保甲之民以守虜知有備而去

至是人益服公遠略云公嘗奏言梁洋與関外五州宜爲屯田詔下制司制司以嘗田肆轉運司屯田隷提刑司公方選吏按行都統制司徑白樞府沮其事公文言曰屯田當修堡柵而戎司謂衆不可啓然邊民自修水閑虜未嘗顧也當寓軍于農而戎司謂軍不可役然何進首遣師墾天水之田士未嘗怨也然而莫如以並邊逃田募民自耕明年遂凡其利藉未輸公亦便民食賤粟官無貴糴大抵耕廣則穀賤穀賤則人聚人聚則边實　詔下民翕然從之未幾墾田九百餘萬畝官耕者三萬餘畝始時麥石爲緡十有五粟二十有五期

年麥十有二粟十有六边實人足咸如公
策先是宣撫司以軍餉不給下四川州縣
括絕戶田産吏並緣乾没公在夔在利告
下所部歸所斂而繼絕焉鄭損奎炎衣冠
魚肉軍民公隨事救正丁晦父資譽浸顯
鄭疑其代已矣至漢中迫辱陵藉吏民皆
重足立人毋敢造公造之如一日且言于
鄭毋爲已甚有北人來歸者公言于鄭善
遇之俾爲我用且以繫遺黎之心鄭弗聽
致有反測者公亦自知多忤寡與爵不得
伸足五上歸休之請寶慶元年十有二月
蒙被報可之命即日上道漢中士民攀轅
截路既遂滄江賓朋畢集樂意融融殆有

人不及知者然公表裏洞達每朝廷有善
政必喜見色詞至忘寢食人有寸長亦談
不絕口必薦進扶植之乃已脫有不善雖
大官要人亦切責無顧畏益其善善惡惡
惟義是徙不以利害得喪動其心反室既
七月鄭卒以羅詞劾公鐫秩罷祠公亦不
以慫疻也厥三年韃虜始入寇鄭卉階鳳
成和天水五州盡守内郡公移書趙敏若
力持不可奪何進毋去西和暮成都得運
判官守文龍憂國一誠純終弗是歲年秋
八月辛亥以疾卒年六十有四趙宜人先
公十四年卒男子二人廷迪功郎監雅州
盧山縣酒稅奧未仕女子二人長適宣義

郎趙賓宜人之姪也嫁未久而趙卒次許嫁
登仕郎張景讓公資孝友居光祿喪廬墓
三年盡力塋壟二季知茂州秭知榮州夷
簡蚤世公撫育諸孤爽紀昏嫁一以身任
所得先疇推以遺季弟迪簡遇　恩任以
補族子主簿所居西南都會家者輻湊公
精力絕人五官並用殆如昔人所謂目數
飛鳳耳節鳴鼓者援筆爲文雋明暐麗詞
辦遂出輒屈其坐人四舉于禮部謂世縣
此選不敢忽也壯歲于趙文定之子希先
呈書得程張呂謝楊尹諸子語孟讀之犁
然會心爲舒嶠爲華陽又得與成都范公
文叔仲黼李才蘇少才子長少約子該陳

華李思永修已延平張子眞士佺漢嘉薛
仲華拔同郡陳叔達遂寧李微之心傳貫
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
從相與切磋於義理之會最後了翁試吏
佐四川莫府頃蓋如故交始質以記問詞
章相尚也既習熾然改之曰事有大于此
者矣公自上華陽印築室成都之合江以
成驛公卜居未遂之志秀才范公爲榜曰
滄江書院公已盡屏夙志非益友不與自
錄州役則又弃去科舉業於聖賢求仁立
德之要益審思不釋洗潜六經於易尤爲
精詣以周程諸子遺言與邵子先天書漢
上朱氏變玄之說參貫融會隨文申義闡

十有六年書成而未出尚朝旌莫習以益
所未至大抵賾諸陰陽五行之奥必約諸
躬行日用之近讀者玩詞觀變則有所據
依以迁善遠罪長沙吳徳夫獵謂人曰湘
中湖張子湏風所被而得其學若此者鮮
永嘉錢文季文子亦自以不及達川楊伯
昌子謨嘗從容乾論二五皆言大人公曰
否之二五亦皆大人而時義不同因相與
問辨疑是交定平生論著有疑辭詩識習
未及編次士之請益者肩摩袂屬誦經岳
門坐無虚席囊無停坟自二十年來如與
不知昔曰滄江先生卒之日蜀之士民塗
泣巷弔學于成都者二百餘人聚哭于滄

江煥章閣待制眉山李公墓亦為文以弔
之有曰天禀超軼之才世傳經濟之學知
味千載之聖賢結交四方之英俊人亦服
其公云嗚呼氣質之禀自非生知上知寧
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歸于正也然
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則落華而就
實故志為之主愈歛而愈實愈久則愈明
或者雅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寵然氣為
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
明而終闇者矣李乎李乎其記覽詞章之
謂乎㕦既以寶慶三年十月辛酉葬公于
嘉定府龍遊縣熊耳陝震山之原與趙宜
人同兆異域而使其弟椛與公之門人范

義父聃舜以予同産兄高南叔稼之狀抵
予于靖曰昔者嘗友之■于會有位焉而
麗習觀摩道同志合莫予若也墓道之銘
敢以衆子予執書以泣曰非後死者之責
乎銘曰
維忠肅公勇戎植華以蔵有邦以明有家
於維仲孫詳祖是則咀嚼聖言浩然獨得
斂華以實律身以度山澤之脩雷風之裕
推毒不懼見義必為踐暢恍明氣改貞發
匪光禄有予忠肅有孫維蜀有人雖死而
固存

宋故籍田令知信州王公墓誌銘

共惟乾道淳熙之盛後又錯出祖宗德澤

之盛前哲風流之被固非一日亦惟我
孝宗皇帝封培而與作之是時宦維小士
無遠姓名登聞朝奏暮召從容造膝文啓
玄發人知疑必問問必辯也莫不積成以
備對夫然故事有中失不可誣也人有能
否不可揜也淳熙十年分水縣令王公自
中以中書舍人王公藺持薦詔赴都堂審
察未至帝數以問近臣及見帝曰望卿甚
久公曰昨詣堂宰執已傳諭聖旨草茅賤
微何自得此因反覆數陳數百言帝為動
容徐出二疏其略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
蓄兵所以止乱也及其弊也反以為乱又
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乱未嘗不為寒心

今去古既遠井地之賦不得而論矣所可
論者唯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
事故自正觀至開元百三十年之間戰勝攻
取伸縮如意自其法廢敗天下大亂
太祖皇帝有意於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
遠謀故爲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
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
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爲民
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尚多朝廷務寬边
民終不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
屯田曰宫莊曰荒田曰逃絶戸田此邊田
之在官者也曰元請細田曰承佃田曰買
佃田曰自陳蘇陳田此邊田之在民也曰

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寨此邊
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廂禁軍縣曰弓手鎮
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边軍之在
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
有城池若可以爲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
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送旅人之多
寡不與城稱號爲義勇者又爲生生之具
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
守且不可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邊
州縣鎮砦分緩急爲上中下三等以精卒
配之多者至三五千人少者不下數百人
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爲卒得免
其田税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

其强力武藝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
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轉以田募
客爲卒卒五人以某主戸爲伍長而免田
税二百畝十人則爲什長田愈多者軍愈
衆軍愈衆者税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
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租課悉循
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充民者官更量給
之如此則主戸樂出其田募民而爲卒矣
于是因民田之近于州者三十里内皆使
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内皆使家于縣
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即田爲廬田事畢
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犬牙而居不爲營
而爲坊爲良者因農隙以事武爲本者皆

分爲三番而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
年之間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
夫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有
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鎮砦亦
莫不然去州縣鎮砦遠則聚而居之爲之
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
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壁障戰守之
具依險負阻相度營務合事宜名其軍
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
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
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
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
家計存骨肉卒然有戒莫不協心畢力以

事死敵其與族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
方矣積以數年屯衛軍益強官軍勢者勿
稍軍益強贊益省猥役之後即推其法於
西北而衛屯之軍滿天下矣然又當先選
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同文武者之守令
持節授以方略責以事效賢者則久其任
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職盡罷諸
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職雖有無品節
勞逸增設職以給其資置平糴以牧其利
迁移照集適於便宜者輒行於是鍊將江
之屯以壯邊軍之心鍊三衙之軍以爲頓
動之備又鍊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須
令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

翅楚之方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
化卒爲民使其声勢足以相援密疎足以
相維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擊其首則尾至
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寡若
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勇攻一處必虞諸
處之師勢不免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
在角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
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
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
可則進於是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
上氣勢既合斟酌號令明信賞罰務盡衆
善與一髮差舛則北方豪傑含二百年父
母之國將安之乎其二畧曰臣嘗觀自昔

興王之世必有道同志合之士此不可多
得得四三人或一二人足矣 陛下必已
有所屬臣不得而知也臣徒惟所在州縣
或連數城以守令同之良雖不非笑是使
元元安所倚賴風俗奚由美姦盜奚由戢
或重用之又將何以勝任奏對之明日特
命改合入官除籍田令數語大臣既急欲
用自中可與超遷未幾又語大臣自中必
有善類今舉其所知者嗚呼君臣之間未
有相得之素一朝陳謨同對轉出無慮數
千百言猗其偉歟後四十有四年通判紹
興王自強以書抵余曰吾兄道夫有經世
大慮受孝先兩朝非常之遇卒困於讒慝

元五年八月癸未齎志以沒既十有一月
葬仙壇故山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志其墳
今未有以銘之也子秉筆太史氏可使湮
沒無傳敢狀其事以托子也請按狀王氏
系出瑯琊五季之亂自閩徙温之蒲門高
祖父母徙鳳池葬際坑公之曾大父正臣
不仕大父成子又徙四溪曾廷佐累贈朝
請郎母安人施氏生三子公爲長气度超
絕年十八承相葉公夢錫嘗辟塾延之命
諸子從學明年入都諸公聞風爭交叅知
政事周公葵給事中吳公芾禮部侍郎王
公十朋尤見器重乾道三年朝廷議遣歸
正人公嘆曰是絕中原之望也詣闕上三

疏固争其意謂朝廷內屋無賢援時相怒
初議罪特相面奏云靖康因士人伏闕發
召乱曾著令伏闕者斬如自中者　陛下
爾欲從恕且當遠竄帝曰不可曰亦須編
管帝又曰不可曰送遠郡聽讀帝曰送近
處于是逮之徽州仍諭之臨安府姚令則
差睦事使臣發送姚面宣上意以戒使臣
是冬時相去位咸方以賄敗公以書自通
於尚書周公操未之識也得書大悅率同
列白其事以郊霈得自便聽讀人該赦自
公始乾道六年春謁范公成大于西掖始
識韓公彥古距上書時四年矣淳熙元年
就試兩浙轉運司爲詩賦第一四年再舉

登明年進士第周益公以大爲詳定官謂
公論宣和大觀事皆人所不能言暨殿射
中第一　孝宗皇帝宣問籍記其姓名偕
修職郎舒州懷寧主簿兩淮旱以賑濟有
方資政趙公彥逾以漕節行郡舉之以聞
諸郡薦公世良代之以朝命下州糴買六
合築城艱州縣懼乏興勿敢言公乃言曰
旱暵爲雪而邊臣遽請城築且以斷黃舒
和糴爲五郡言之艱以片計二百二十二
萬片一十八斤爲錢三千六百重人荷四
片爲錢十四千四百丁庸船就此何從出
也蔡用其說人兩賢之其後爲今奉常會
監察御史闕帝善其前對欲遂公王曾公

闕嘗言朝士皆不可用今爲御史則朝士
皆當夷擔矣於是忌者併力索瘢不得可
蓋嫗公布衣時納韓彥古今薦其才堪宰
相右正言蔣繼周劾公方言上書侍韓在
下僚未之識也公既去國孝宗簡記不衰
蔡邵州必勝陛辭帝曰人才不易得如王
自中本無事等閑教去心頗念之於是排
沮者益力明年二月帝諭輔臣在邊郡對
以資淺上曰且與通判道授郢州通判十
四年三月之郢道改知光化軍切上諭宰
執以見關邊郡授武學博士郢詔及進呈
上特筆命公公守邊務在結人心固保障
爲民代輸紹熙元年夏料役錢減常賦直

兌房廊河渡等錢賞罰有章人樂爲用紹
熙二年入見　光宗皇帝云聞卿有忠直
之譽又問前時作郡來當爲何官欲留之
公謝曰朝列皆不相樂者帝曰朕嗣位之
日壽皇言卿可用令朕記取公固辭翌日
帝謂宰執曰王自中以母老再三不肯留
近郡就閑守以常信對遂差知信州爲政
簡靜知大體大邑多逋負公爲寬補解之
終歲當上之數皆感激思奮課更以最春
年被命奏事丁太安人憂慶元元年二月
服闋監察御史王恬撥拾蔣蹤再論公四
年四月差知邵州中書舍人源明封繳
朝廷察其非辜畀以祠祿五年詔復與化

見聞謝猶在後省局舍又封繳然未發公亦病矣積階至朝請郎享年六十六以孝友稱自奉簡儉餘悉以給親友之貧者嘗以差役爲風俗害率同志爲義社第貲產以定役次由是鄉閭息爭博通古今文气奇縱嘗註孫子新略前後序并歷代年紀十二卷王政紀原三卷表啓奏劄歌詩五卷公自號犀軒居士因以目文集焉娶林氏封安人二子長遵度迪功郎前安豐軍霍丘縣尉次遵庚四女子凡皆狀所述而歌作于卒葬之年今追爲之銘曰莫難乎時幾之會莫樂乎臣主之逢就東牗于陵之時身就陳乎頤之中弗發厥膚以甸我

邦嗚呼柰何乎公

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譙君墓誌銘

余友仲甫居相隣學相友余既仕達仲甫不苟于隨奉使潼川直射洪尉闕以俟之將倚爲助辭不就余備從臣仲甫書來有規警而無請寄余嘗移書隆守責以郡有賢僚而不舉守謝曰非敢遺之仲甫不欲也仲甫嘗抵余書論今士習之敝不本之實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間方言以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錄錄一時門弟子所傳抄非文也徒用之欲以東有司之閽而給取之爾且陸氏之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會余以論事待譴

不及有言而心是其說亡何仲甫又以書來致爲臣而歸余亦以罪流于靖仲甫爲詩三章見詒若喜其以罪行者又明年而其子挺赴曰吾父既遂遷居之志起居出時血氣循軌謂當有疾以來命乃寳慶元年七月己丑不幸齎志以卒年五十有九嗚呼夫子之我所自出而吾先子所畏也不得一言以葬是重不幸也謹爲誌而銘之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之大邑徙蒲江曾大父景陽大父洵兩與鄉貢父椿以君陞朝贈承事郎取同郡陳氏贈孺人生七子其四曰仲甫少不好弄從文籍圖書是好承事築室儲書君從師至休沐必補葺

斷編校讎脫誤忘其日之旰貢士嘗爲易辯以水患散佚君得其藁字半磨滅即隨所得抄錄其幼志已卓之不凡少長與伯氏肄舉子業學校程試必先等輩則嘆曰科舉之學殆不過此乃沉潛經史百氏謂三代而下莊先漢近古放于馬班氏書尤加意焉開禧三年與鄉貢嘉定三年再貢登明年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未一年以父卒去官毀喪盡礼里中俊秀從之游率勉以篤孝實踐毋徒竊先人語以文淺陋去喪以不得終養倦子從仕親友勉之出會新繁縣尉闕轉運判官梁綸才仲甫即以畀之吏新尉辭民不知役忽有

從吏部注射者擇使者不設前仲甫自辯印綴梁弗許輟醮祈主簿授之刑獄使者周君信有疑訟必屬仲甫而爭田畔爭水利爭銅山足跡手請託之嫌尤謂非仲甫莫決盡其律已廉宅心平有以素信于人黃薌平諸崇歲比不登流莩載野俾君諭柴教閱因廉其事仲甫且以所見復之于是發廩賑卹郡守王騶聞之亦併以屬仲甫然非其本心也授之曰曰其毋我違且遣親信史輔行仲甫曰賑濟之事如救頭然朱去郡遠脫有便宜請毋以為罪既至閱其所授之目僅及十之四五民晝夜待哺乃千數外咸為賑之散米錢二之三

民舉手加額而郡以其違命執史以歸于獄使誣譏仲甫家人以告仲甫曰為是獲譴吾甘心焉不然請以私帑償守素貪狠真設為明其非是既聞米餘未散怒捐正及反命守恥遁亦以他辭屏辭龍遊蕭歲或人有持省符而至者仲甫聞之去范仲武來為守上其事于轉運司轉運司以上諸　朝卒為勢奪去之日帑有契稅錢數千緡史持以獻曰例也仲甫叱而抶之以授代者會范君移漕節即以溫江尉廖仲甫諸臺舉牘昔至閔陞從事郎再調隆州州學教授隆號士鄉而學廩素薄仲甫以廉致裕士心歸重焉歲當校士以目青辭

使者迫促上道卒以得人稱郡守張習之押得仲甫所為文尤愛敬之前後守爭欲舉之對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寶慶三年春正月遂請致其事時年五十有七張侯言于　朝請加旌異以激競頹宇文侯紹武亦言于朝且皆為詩以餞屬和者甚衆明年詔俞其請轉通直郎致仕嗚呼士之為學凡以求其本心而毋失焉也父詔兄授師傳友習必曰下利而上義也賤貪競而貴廉退也一登仕版視官職寵利如籩衍中物控摶維操若不可一日使去己視仲甫老不待年不既得其本心矣乎卒後裒其遺文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名臣論

說斋文集藏于家工篆隸人爭得之取同邑費氏先十五年卒贈孺人一男子埏兩女子長適鄉貢進士張子與次適迪功郎新漢州雒縣尉費正癸孫男一人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三人葬以紹定三年正月壬午墓在鹽泉鄉恩泉杆祔承事府君之右

銘曰

屈信消息陰陽大分彼惛不知利欲攸墩
於維仲甫沉幾逝止我銘章之以厲廉恥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六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墓誌銘

直寶章閣提舉冲佑觀張公墓誌銘

始余将漕劍東廣漢張公行使父湖北書數往返未相善也嘉定十五年冬同在郎省明年公見上首陳司馬公仁明武之説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詞乎而氣直予與同列固期之又明年賜對極言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内弗寧山東之地既歸而未稟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左衽自如得之無補祇以示弱而况殘金易酋外

示安靜縱還俘掠識遣行人安知不以怠我韃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遣人覘覷鼎伏則于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弟甘小侯弗慮後釁一與之盟而詞有難塞之請則或從或卻皆足以兆禍海上之盟厥監未遠也次又言薦舉科目之弊互送苞苴之弊苛斂虐征賄訟鬻獄剽奪民産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聽申憲度以警貪婾不然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疏入士論浩然歸重乎又心降焉未幾 寧考登遐或疑所服公上書宰相請取法 孝宗行三年之喪且曰 孝宗始自踐阼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

皇帝 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訴 孝宗宜有加尋又以宰執率百官請大母同聽政表至七上公復以書抵宰相謂 英宗以疾 仁哲以幼則 母后垂簾聽政有不容已 欽聖出於勉強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慶三日不御前後殿僅半載而卒辭焉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爲請此亦中策未丧制詔公卿百官集議廟制公謂九廟非古今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乎今日于礼無稽予時聞公建議卓亮明偉又申敷而顯交焉未幾下詔求言公上封事凡五千言今撮其要著于篇一曰天人之應捷于

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雪非時積陰久雨西讐東淮狂悖游與通者客星爲妖太白是晝正統所係不宜褻之分對二曰人道莫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譏千載惟我祖宗定爲宮中之礼 孝宗皇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于昔有光逮 寧考以嫡孫承重 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光宗上賓則權臣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開端聽擇未嘗以義折衷今已不可追咎而尚有當講者蓋再朞而祥百僚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甫経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

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為朞害理滋
甚況人生執喪于內而羣臣之服無異常
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
異宮處數蹕以煩民也故有五日一朝之
制今廷凡在前自可朝朝暮夕而無故習
為疏簡臣所甚惑也三曰母后之賢本朝
為盛今 太后力却垂簾之請天下誦之
而聞慶壽前期 陛下吉服稱觴播為詩
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
而表儀天下者亦為之乎 太后撫時緬
物追念所天亦豈樂于受此臣竊為 陛
下惜此舉也四曰夫婦人倫王化之基也
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問然非

豫講夙定狃忍俚說乘間而入竊考累朝
元配始于潛邸惟 仁哲禪配于承祧之
後選納自正而昭慈之于元祐賜軒發冊
六禮備舉尤為坦明臣之所望于今日者
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 而叶公議
耳五曰慶變之道自匪易惟事實無隱心
迹自明 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
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留京師從之外郡不
擇牧守湖之民居一夫奮呼閭巷風靡旋
雖殄息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
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 陛下所
以自處者庶或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非
所致力矣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

是之思臣所以不辭也六曰近世險佞之
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果好
名歸過則其自為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
忠益若曾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
莫不望風是疑此危國之鴆毒也七曰
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名流首被褒顯然而
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趣
逮其既至無所咨訪而況援羅未廣遺才
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
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俞論所推招
徠可緩若精于史筆復有如李心傳可惜
一官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又
有不及知者乎況逐來世俗取人以名節

為矯激以忠讜為迂疏以介潔為不通以
寬厚為無用以趨辨為強敏以拱嘿為靖
共以迎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以正
士不遇小才見覬此識者所憂 陛下安
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八曰近世士習
曰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
之侈饋遺之珍何來宗戚奄宦所聞見者
今搢紳士夫始過之公家之財所同己物
而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投吏役僧寺
道觀富民巨賈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
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
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蹤入士大夫傳誦
紙價為貴予至是知魏公有後矣又目輪

對以其伯父宣公告　孝宗語告上當求
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
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其論
學術邪正畧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曰
自天子達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蓋
正心以上皆脩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
措之耳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人主之學
與士大夫不同者吁其諸異乎大學之道
歟子聞其說又知公不特優於論事蓋李
問之道固嘗有聞於其請外也深嗟屢歎
為詩以送之時諸賢如真希元丁文伯洪
舜俞皆有詩云何真希元以言語得罪子

亦追官罷職投之靖州明年臺臣指公為
鄧比免所居官予由潭趨靖會公帰自韻
相與䌷繹于嶽麓精舍不覺日之旰也止
予宿道林僧舍明日別去自是家居聚友
益求為己之學居數歲識益明志益厲士
之道長沙者皆傾心願見焉紹定三年七
月從子穀城令某卒公盡力救藥又為之
治喪謀嗣遂以傷悼感疾九月甲子屬纊
年五十有七且死謂其子獻子曰我死則
葬我于潭之善化縣忠臣鄉霧泉山某岡
墓門之石必屬吾友魏華父銘之既卒獻
子奉遺令以請會予蒙恩西帰道五谿遇
使人于塗乃為叙姓系爵里俾書而納諸

壙厥九月舟于南郡之汭獻子又遣予書
曰吾子之辱貺先君也不肖孤既奉而鑱
諸石矣今將以十一月　即窆匠事既嚴
失今不銘後將壅塞嗚呼公以同志坐累
無慍色無怨言死又屬之銘曰其敢辭公
諱忠恕字行父其先漢綿竹人曾祖咸舉賢
良方正皇任奉議郎僉書劒南西川節度
判官贈太師秦國公祖浚皇任尚書右僕
射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贈太師謚
忠獻始寓居潭州父杓皇任端明殿學士
通議大夫贈少師妣魯國大夫人臨邛計
氏淳熙八年公以忠獻致仕恩補承奉郎
監臨安府樓店務慶元二年差提領建

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父卒不
行服除差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嘉
泰四年以避親嫌改通判沅州開禧三年
四月主管京西湖北宣撫司機宜文字其
秋權發遣澧州秩滿除籍田令嘉定五年
八月改軍器監丞是月遷太府寺丞六年
四月差權發遣湖州七年擢司農寺丞是
月差權發遣寧國府九年二月差主管建
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年二月差知鄂州
權荊湖北路轉運司職事尋改除轉運判
官兼知鄂州十二年八月詔赴行在奏事
明年未對除屯田郎官七月丁母憂十五
年九月除尚書戶部右曹郎中十七年三

月除將作監寶慶元年累請補外七月除
直秘閣知贛州明年春視事兩月落職降
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直寶章閣提
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疾請老詔特
轉一官致仕元配正氏繼室趙告贈宜人
獻子從事郎新監嚴州都酒務公始仕臨
安府尹王淛之致幕府時韓侂胄權勢熏
灼有民家女已議昏對而奪之者夫家以
告公獨白尹帰其父母家尹不能難人已
嘉其爲遠器矣在廣西日使者王公資之
吳公獵黃公䪨帥楷蔡公戡詹公騤仁皆
不輕許可者惟深知公以姓名聞上其爲
丞沅守澧率爲民植長利蠲久患在奉常

日大宮鴟吻爲雷雨震神主祔廟公因輪
對請廣言路通下情爲湖州治勢家門卒
之暴民者逮復湖學以振士風蠲下戶積
逋凡泉帛續粟之征爲斂甚夥宣城夏旱
公晝夜禱求至忘寢食請于朝齎度僧牒
截撥未運以備濟糶且又勸分括糴以責
寬征嚴保伍之法以防姦饑常平使者以
是郡爲得人不更遣官既而　朝廷撥賜
米一十萬七千餘石僧牒五十使者欲均
濟而不復糶公慮無以繼則核戶口計歲
月庾及春莫使者欲勿勸糴公慮來日尚
賒則請嚴戒諸邑禮諭大室仍發蓄藏所
見既殊間言乘之轉運使者以聞是以有

冲祐之命朝廷遣常平使者領其郡則所發
之廩固班之諸邑無留藏也湖北一十五
郡而調夫運糧供億襄漢者九公請出鹽
鈔募民漕安郢之粟則可以少寬民力嘉
定十二年春虜破五關圍信陽蘄黃襄漢
皆震公請諷飛虎軍以壯声勢卒賴其用公
在外服甘不忝厥世又如此予嘗評公孜
孜體國以忠獻替頻剴劘似端明愛暨中
身斂華歸實則益有志乎宣公義理之學
而死不待年齎恨泉壤人謂實錄云銘曰
進退語嘿士之大致吾觀于公事主弗貳
言言至計炳之大誼拄排彌伸經壬靡忌
人之方人賤目貴耳吾身親見以詔千禩

鎭江府教授徐君墓誌

婺武義徐君以淳熙六年十一月丙申卒
于鎭江府教授明年十一月甲午葬溪上
原徐家塢又四十有六年其子潤以學正
胡緝所次行實求銘于史臣魏某某辭曰
我生之明年而君卒相去相後若此吾不
敢可潤泣而固請曰潤不天生十年而孤
既葬之二十有九年閏始克綴一名于進
士籍又十有三年而伯兄淮之子澳始自
上庠賜第然後鄕之人皆知先君位不稱
德之報然而墓前之石又未有識潤益有
待也昔者眉山蘇公與南豐曾公爲輩行
蘇氏之大父待曾公書其碣古之人有以

發敭其先美者固不計夫地世之久近人
之識與不識也則又泣數行下以其曾王
父母王父母四銘以來始余將漕東川潤
為之屬知潤為最久今又參諸先銘且拚
其請之篤也則不敢曰不可君諱端卿字
于長曾王父惠王父華皆溫德不仕父安邦
早有譽于太學晚從恩仕為合山尉會昌
丞以宣義郎致其事娶易氏生四男子君
其次也幼貧厲志于學始事鄉人章公著
又從任公尽言率讀書至五夜常曰士之
學道貴于自得豈徒以絺章繪句為事舉
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監潭州南嶽廟再調
鄂州司戶參軍未上會婦翁胡彥國帥淮

西辟書寫機宜文字胡公移鎮瀘川君輔
丞廣安之新明秩滿教授漢州胡公卒君
于是將改秩矣或請少須君曰是家子向
幼許吾當誰託乃辭官護其輔以歸改教
授邵州丁外艱服除監文思院下界又罹
外艱仕進益落調教授鎮江請于長修學
舍建貢院至捐私帑以助其役其思職首
公大較如此既舉王及格忽寢疾乃卒得
年五十有四嗚呼是可悲矣夫元配曾氏
樞密院計議官諱之子繼室以胡生六子
男曰淮漣源潛潤漣以後伯父集女適某
人君平生清苦急義不蘄人知事親盡道
事上官以義待下以慈蓋其李志于自得

恥為絺繪故造次中理道曾氏早世於廬
中物秋豪無所取胡氏設有田三百餘畝
悉以歸其兄人雖不役志于貨利辭受取
予惟義之權則胸中所存浩然與天地同
體而其措事浩變有不可奪有不肯爲者
矣惜其所存若是而其年其位僅若是已
平生所著有讀經淵源論十篇漢鑒十篇
覆瓿集二十卷集杜子美詩若干卷藏于
家銘曰義理不競絺繪相沿承虛襲末譁
世取妍篤哉余君雖誘弗挺雖撓弗奪雖
窮益堅屈信之度寒暑相嬗是開厥紹替
替有延

李中父墓誌銘

吾友李中父生而秀晤七歲彊記過人十
三善屬文十六以周官書應聘有声十九
與鄉舉未及仕于春官而大父母卒哭泣
以喪明紹熙四年考君策進士甲科注普
州州學教授遽以喪返中父號于殯側曰
其自今無望于斯世矣卜宅兆以埜重親
求薪木以養孀母教養弟妹以冀其成立
如是而已矣貧無儋儲受徒以自給積歲
畢月僅畢所願益得以大肆於學少所誦
習皆記無遺至是溫尋而增益之嘗館于
大邑劉氏因痔痛徹心贅為詩曰生道由
來貫古今纖毫不餒外推尋只因疾病呻
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繇是隨事習察精

切明著群經義疏緒史有氏靡不究硏出
則門人居則弟若子從旁代讀氣聽色受
讀已諷味數十過融液浹洽乃止人有問
焉從容辨對徃徃有目者所未睹於三礼
尤該暢嘗欲爲周礼傳而未及晩尤邃於
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之說每謂太極
太衍相爲表裏羲易周經相爲體用彖繫
多述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欲必之于書
亦未及爲之而精粹嘿識固已月異歲殊
嘗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方馳騁乎俗學
而不聞大道雖塵勞没齒知其無以死也
疾病語不及私惟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吾今日其庶幾乎吟誦累日以及于絕嗚

呼非嘗從事于斯而實有得也安知道爲
何物死爲何事何如其可終也使儉之季
益加微洽之功所造當不止是國朝以李
校育才以科舉取士濟時詒後亦云盛矣
然而名公鉅儒有不必皆自科舉而繇學
校進者鮮其敝務以科臼組織之又靡爛
士氣揣摩迎合之說琢喪心術以位天地
育萬物之身顧爲小小得失陰驅潜誘以
没其身曾不暇反觀内索以事其所當事
是故有能以言行淑身垂世者非蚤自拔
俗則晩而有聞以中父之才之敏雖不可以
淺近量使以方盛之年挾其所長與等輩
角名場利區何鄉荊克是則中父尔矣遺

家多难不幸有左卜之厄不惟動心忍性
觸慮增知乃以是謀先襲明觀身於良覿
心于後若將此悠然獨得於義理之奧然
則士之幸果在此而不在彼邪尤審于去
就之分束脩之問日至不苟於受余弟文
翁既冠願從之遊會劉文節公守眉亦
除館待之中父必以復先爲從違太府
卿張東父子震從子與虞仲易剛簡謀致
中父幣誠而詞共居數月卒以道遠辭前
後郡守以禮疆起之張義立方尤卷卷焉
卒謝不敢往不得已間造而遄返余前後
家居乃幸肯臨相與比席誦書章分句析
諸生環侍而聽各足其分族昆天祐字德

先安貧樂道與中父爲父敬交中父名齋
以喜告德先爲之銘文翁事中父尤謹飲
食卧起扶相必親蓋近世事師者鮮能及
之後又爲經理喪事合同志賻其葬先事
走人至靖求余銘以識諸墓吾友郭方叔
黄中亦以書來曰自李先生卒吾無所於
聞盍速銘之有以慰國人弟子之思按李
氏係出唐宗室太子議郎仁濟從禧宗西
幸九世祖暉五代時爲臨邛錢監徙大邑
令因家于邛曾祖寔不仕祖名孫以淳熙
賜高李爵封修職郎考諱丙仲妣吳氏貫
氏中父諱坤臣取同郡蒲氏生子男四人
日章能讀父書契行秀行全行習以後諸

父女一人適士人劉損之中父卒以嘉定
十四年十二月　年五十有四葬以寶慶
三年　月　墓在　縣　鄉　山銘曰
形容甚臞其中孔腴生世云孤其施孔遐
匪顯匪盱其書滿家匪室匪廬其居廣居
升沈榮枯晦明盈虛有物有吾果孰在乎

知江原縣兼權通判成州馬君墓誌

嘉定十一年春女真敗盟掠西和襲天水
奪散關拔皂郊蜀人震恐制置使倉皇乘
邊晉人馬君純時知江原縣受檄權通判
成州經理餽餉至沔列七便宜至成數有論
建如言忠義軍廩給不周統御無法必為
亂虜所驅丁壯皆五路遺民設俘獲之則

資給遣還以堅其南望之志時忠義軍統
領張鈞復沃地堡君言宜增戍守以為進
取之基虜之渠率號三府相公者為我軍
所睥君清乘虜氣索鼓行進襲且虜忿於
敗衂益怒其勢必深入虜法辯酷失主將
則部曲連坐其勢必致命于我我以作勝
之餘將驕卒惰夫以驕將墮卒而當怒冠
吾甚懼焉師不聽君又申述餉道利病會
總餉者與制司矛盾君引疾求去會忠義
軍迫於散遣之令倒戈內向虜因之大入
西和成州及河池將利大潭皆莽為盜藪
君之言皆信而帥無所歸咎則以避事劾
公詔送岳州居住後二年詔自便先是岳

州通判呂楄屬君代筴紀凡二年凡去以
措劵百千饋謝公受之不疑尋乃囑知入
經總制錢曆為嫁禍之媒邸以返于府人
代呂者發其事部刺史以聞於是呂鐫一
秩君再徙全州該登極恩量移常德府宅
慶元年之正月也二年八月以疾終于寓
舍享年六十有六方君之迁岳也予與工
部尚書楊叔禹汝明兵部侍郎杜忠可孝
嚴同自丞相予言大將擁兵而遯未嘗見
之罰也而獨責守貳之不能死守二國
無辭于罰然在朝廷不無吐剛茹柔之嫌
其後從全又言呂楄之饋益禦人于貨之
積而馬則受禦也況知其為禦既速巳之

丞相皆是其言一以自便一以量移然而
樓遲武陵終以喪返是可哀也孤巽之將
葬以其母之命狀君行走靖謁墓道之銘
予不敢辭君字器之系出趙城世居晉之
臨汾曾祖周祖彥皇通直郎紹興二十一
年君之父士寧侍通直守商洛君以七月
生于郡齋其冬遇王師吊伐通直起義內
應因舉族南來居巴之化城君少而莊靖
長從師志尚不群淳熙十六年舉于鄉于
類省試明年入對大廷未唱名二親相繼
淪謝公執喪葬祭如禮服除廬墓不出或
問之曰三釜之養弗及而徒為富妻子計
非始圖也鄉黨朋友強起之調漢州什邡

縣主簿謹勾稽新官舍除學館群邦之俊
秀而課試之再調監成都府犀浦鎮稅平
訟牒戢姦胥通商旅寬征斂歲比登而民
富乃葺鄉校殿屋齋廬一新且益粟以養
士又以餘財營辟雍道秩滿授遂寧府學
教授寓居成都會吳曦以蜀叛君慷慨憤
激謁制置使及諸寓公請討之謂曦自狂
逆而官吏軍民固未嘗叛也議始定而曦
爇詔遣刑部侍郎吳公獵諭蜀以其事上
之朝未報又辟重慶府新津縣令縣宰久
虛逋負積至十餘萬緡君謂此由字民之
意未孚乃悉意獄訟誠求而審克民自以
不寃君察人情既孚則令可行爰始考會

財計多有產去稅存重科覆納之患乃蠲
縣民定其強弱之等以制賦役民始譁然
君語之曰人莫公于心苟驗諸心而安則
公論所同也於是交舉迭承高下畢陳貧
弱者蠲除至三千餘緡以均諸得產而未
承者其中人家則鄉之有德齒者自為推
排不經吏手自是民當輸賦往往鼓吹導
從以來積負既償公私兼裕宣撫司改辟
榮州教授秩滿尋辟知重慶府江原縣居
民不戒于火延燒百家君念散財發粟亦
姑逭目前欲振業之而帑無餘財俸賜亦
緣手盡乃以元補授文書質于富民得錢
則使民各狀其業視貲之高下自二十千

至百千貸爲本錢期以半年責償小民讙
呼感泣未幾民廬皆復其舊君又取所貸
緡揭諸方盡蠲之民大過望衆而詞之君
先世以流寓西南不殖產業自奉簡約而
勇于濟人樂乎聽人子過李公季章壁及
吳公德夫每見二公置公坐隅以備訂問
益君商洛故家博聞多識蔚有典刑而一
跌不振以殞厥身惜哉葬以紹定四年十
月　墓在王望山坎岡君取袁氏生二
子長伯午嘗與嘉定九年鄉舉前君八年
卒次巽之銘曰
分晉之英商洛之靈巴山于營岷嶓于征
三黜于荆大命卒傾江流自岷達于荆衡
神其來寧故山之京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八　渠陽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朝奉大夫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累贈通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自中興多故師不解甲者十有四年指權宜一切之征爲經常不易之賦百年間士大夫由之不知視爲當然知之矣又從而旁緣以剝詭取陰奪者此皆無以議爲或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而不能優游知敝不求廢德什亦一三或毋問毋克惟既厭心寬一分則有一分之益毋此什不一焉若夫受任之臣以是心求之爲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聚之素而問辯道復如父詔子承友疑師誨誠意實德炳炳然簡册則信所謂千載一合此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廷臣上疏曰臣竊見四川總領財賦所歲支軍糧爲石百五十有餘萬從營田歲租與貿易利州諸處夏秋稅輸者凡十九萬其百三十萬水運七十和糴六十量産之薄厚而制其數爲名曰和糴實科糴也上三等戶皆於貲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支下二等戶勢必付之攬納之家本錢既不可請姑追責吏耳請下總領所歸四五年所科之數而官自收糴或止增水運以補元數詔從成大

同李蘩疾速相度聞奏時范公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餉尚留漢中也李公奏謂今九州和糴以三十四萬數上三等戶三十六萬石數下二等戶若官司自糴下戶之所糴者而加之水運則增費二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出俟臣到官詢究乃議施行願假數月之期永除五十年之病夫未知君之信否而慨然以是自任矣迨領餉事即上疏略曰六十萬石米若從官糴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緡第總領所財賦已經宣撫使虞允文覈實歲入有常未易增費臣爲　陛下畢誠竭慮但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不須朝廷降度僧牒不用宣司椿積錢不動總所歲計自可變科糴爲官糴貴賤視時不虧毫忽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贏使軍不乏興民不加賦敢疏其大者十一條以獻一謂自古軍粮少隨地産今利閬興洋與關外四州米麥之産多寡不侔今當隨土之宜以充軍食二請州縣分掌糴大官得與移用者以三只從事三請措置糴買官得自舉辟四五員四請依已出命免收頭子勘合錢五請通判知縣以糴買能否議賞罰六許民戶齎報準納賦役七請聽官不時委官往州縣監量八謂欲於上戶勸糴今民自量自糴自輸之急以防多取之弊九謂官糴斷可以行遇有調發或未免暫科事已而復嚴先事而言十謂

仍舊以元價和糴利路諸州稅斛十一謂總領所與
宣撫司平糴往來其職事則諸司不得與聞要害在
以塞浮論詔以六條問公且令成大同共詳度至是
孝廟猶未以為慮也公奏此臣所総財計制司不
得而盡知又畫一以聞詔問未見以民間和糴有無
增價公奏天時有豐凶物價有貴賤隨宜損益難以
豫計詔問若增本錢約度幾何歲於何取撥公又奏不
可豫計且如利閬州以高價糴商米而關外以小價
科民糴於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通變臣奉
於關外隨宜收糴比末視事已減本錢近十萬緡而
糴買通快利閬州米價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

省亦十餘萬而米商源源不絕每事如此則歲發四
餘萬不為甚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般販去處
合就其處糴買如何般運公奏謂如關外四州每歲
共糴糧十三萬餘石有水運及商販則價直稍下無
運無販則增時價今二十三倉已糴十八萬石矣皆
無般運之勞詔問人戶自量自槩自輸之令寧無欺
弊公奏雖未保無弊與其官自量槩而肆其虐取也
詔問以米麥隨宜雜支及令民戶以稅役準納糧米
有無未便公奏謂已移文范成大見謂可行時范公
惑於浮言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
遍覈底裏以告于范公之范亦舍然信服　連名復

命至無必易公也俄又詔四川和糴且照年例施行
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收弊事者去別聽朝廷指揮
至是則　孝廟之疑猶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能
奪詔淳熙四年分權免一年明年再請又詔免一年
蓋廷臣始為下二等請而公併蠲五等至六十萬石
且始言費二百餘萬暨領事究實則費半之故上下
疑信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周公嗣武被命與公計
度蜀賦公請併付嗣武審覈嗣武尋亦是公獨謂遣
官勸糴及民賦準粮通判知縣以能官展減磨勘是
三者未便詔又下公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
惟糴買官請五得三必固以請上又從之蓋自淳熙

三年之秋九月迄五年三月僅一年有半而奏聞凡
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返亡慮封下尚書司其
奏八該如初議克底成績嗚呼其難哉習坎有孚維
心亨彖釋之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以　孝廟之聖
主於上范公之賢議於下猶以浮言異論始疑於終
信非公剛實在中其能行尚而往功乎民戴樂與官為
市牛車轉貲千里不絕會歲大稔父老以為三十年
米價不若是之賤梁洋間繪象祠公飲食必祝縉紳
大夫士采民謠以獻無慮百篇而資政殿學士黃公
蒙所賦漢中行糴行二章尤為卓絕四年五月丙午
宰執進呈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蓋由去歲

罷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免和糴一
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等
奏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蘩之請盡免蜀口和糴
爲惠尤廣乃自戶部遷太府少卿及沈公乃還止首
聞可保其久行否沈曰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蘩
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其後知鹽如酒及和
買布公久欲大第奏罷以益除民害會以蒸去至是而
卒詔謂措置和糴能寬民力特與遷一官恩澤一人洪
惟 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勤恤遠慮深厚加因賞
上自中宮以及妃嬪戚里宗室內侍潛邸雜親睿宮
得之恩皆從裁損至於遺表恩澤之法雖寺監長則

亦復削去卒於公乃無所容若此其生未及月而公
卒及長從父兄書聞公行治又與公兄皆後交于公之
子璟瑞嘗以公罷糴本末俾識端末幾又以書
來曰先大夫之葬既五十年而未之銘雖墓之有銘
非古也而今是無以父其傳子爲我書之按狀則仁
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故中剛中故爭
乃撮其要者而誌之且見公字清叔系出趙郡始
於秦司徒璟璟生收相趙因家焉收之孫
曰左車左車之曾孫曰秉徙穎川秉之六世孫就徙
江夏秉之七世孫頵從南鄭頵生郃郃生固皆漢三
公縣是李氏爲蜀望曾大父平大父講贈承事郎父

暇以公陞朝贈朝奉郎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
二子朝奉爲以留有志節嘗游秦晉大梁汴淮泗江
浙道荊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貧公未冠以詞賦
舉于鄉尋以春秋首選擢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
迪功郎邛州安仁縣主簿石泉軍教授用薦者改左
宣教郎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
轉運司檄兼權通判彭州制置司檄兼權綿州及解州
事會通判闕又攝事改攝通判邛州權發遣永康軍
利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勅差充四川類省試院考
試官權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
主管利州東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

川財賦軍馬錢糧陞郎中除太府少卿遷卿未受
命致其仕積官至朝奉大夫以長子璟陞朝贈朝請
大夫以仲子璆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仕安仁會朝廷
行經界法命鄰克待蜀公受檄行視諸邑區劃平允
人已覘公器識石泉學校不葺公白郡廣贍養之田
請于朝增薦送之目眉山號不易治曰此不可以力
操也且分爲科條能使百姓知孝悌忠信故自愛重而
恥犯法州承虛額而取之縣縣無從出州以常賦憲
期告于制置司皆毋敢自白公力陳虛額之弊帥府
是之不復詰又嘗奏記制置梗涯公應展其略曰今
劍北諸州千里蕭然以人而不卹必爲盜賊往年有納

粟屢糴與失田契等錢詔別貯于銅所不下數千萬
令捐其什二三凡謂失之地皆除稅一年數州之民無
其少裨者四路故輸絹于利州大安諸郡凡歲六千
而關外諸軍得絹僅萬匹至直公自制置使盡令民各
輸正色估錢之半乏不過五千而給軍亦如之軍民
以謂兩便將頭子勘合錢皆增舊數公援于諸司大
畧謂頭子錢舊者貫取五錢其後累增至四十三近
又創增十三勘合錢昔者一鈔及石實匹兩至二十
錢近又貫取二十今以萬緡為率分為千鈔頭子加
百三十緡勘合加二百緡四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
出入不知其幾也以萬緡計之每一出入輒取三百

三十緡四川錢物共以五千萬緡計則是一番當得
百六十五萬矣朝廷勤卹民隱下有司除去虛額以
三百萬緡對減除放詔令數下丁寧懇惻一年于茲
有司商確僅有成議矣以三百萬緡分為數年對減
虛額是每年所放不滿百萬其艱難如是議者猶復
設術陰取元年添頭子二年添勘合一歲之中此所
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人莫之悟為此說者蓋臣
之不如也公不惟職思其憂蓋將斯民休戚自任於
此數事亦可畧見攝通判彭州繼闕月儲宿逋五萬
緡有奇彭之民既輸米本州石五千又移輸威茂州
石不下十二三千乾道二年總領者復支移四千九

百餘石以餉綿州之屯石亦十千公言之制置使謂
彭民安能勝此三役縣是期會稍寬公總蜀賦乃
為奏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侵請于諸司檢放
振卹諸司不能盡聽免四五等戶而期會滋急公請
常平免役今義倉穀專充賑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
散行訖聞奏公乃如令減價出糶以價錢貸下戶仍
代輸秋稅歲易緣贍軍且奏且行又聽民以等秸易
米備荒濟糴者親老食之所活十萬人時總領所糴
取糴於綿公力陳不可又為蓄補糴之策餉使行之
米價頓平議者始以好名譏之迨明年歲在戊子邛
蜀數漢及成都間盜賊竊起而綿獨按堵然後知公

之見遠矣邛蜀未再嘗無司令誥盜故公謂始於諸
縣租稅趯辦大額初以八十萬緡為額其後至起九
十七八萬故民窮盜起不謀同時議者不過發廩勸
分鈔義倉二萬餘石為軍儲之外僅六千餘且六縣
之口二十萬計其何以給之況民產兼薄雖勸分貸
糴所出無幾此必上司於糴本實額內除十四五萬以
免借稅之害於折估實額內除六七萬以免和錢之
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爲盜又論邛之患三一
曰州所以總領所十萬緡糴虧新以償舊其患無窮二
曰豫借民稅多至十萬三曰今歲紋尚負千餘萬則
八十萬之額且不能趂此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

不可也凡此利病之至切者卭之蒲江鹽井歲久百
三十餘萬緡者都轉運司榷之以制低昂課有定入
民不知也自郡守增歲課歸并于州以資州府私用
而民始病公併請于宣撫司更法平賈亦省刑息盜
之一端也厥後公總蜀賦遣官覈其事日輸不過六
十擔擔爲六十斤價十有四千凡減鹽十萬八千餘
斤爲緡錢十萬五千卭井鹽之精與隆簡無異緡價
榷州不與焉公之更叙爲善類此永康之民出入禁榷
關者有征公爲之弛禁凡三百萬錢而小家貧課者
又蠲萬八千緡有奇兩縣力役之征以奉近郡爲報
公又弁郡邡市之餘爲代民輸[illegible]

部漕遷公遣戍曾餉凡半勒而民不知役制置晁公
上其勞詔遷左承議郎宣撫使參政王公上其最詔
又遷左朝散郎乾道末歲凶民飢公以刑獄使者領
常平先事發廩又下令蠲主客戶稅租各十之三所
活至百七十萬人沈黎青羌吐蕃晉領奴兒結等鈔
邊數百里創殘公度九折坂戶輸而人撫之貸禾粟
千五百石有奇耕牛犁鋤之屬四千有奇丞相葉公
恭嘗欲以榷酤蠲蜀之民公謂請毋以他以成都言
之日蠲酒二千緡歲七千餘萬計三年抵產必三百
十萬其誰能辦此曩歲聽民請買一道之廢僅有縣
鎮六十餘所應今而舒此湯產一身者十五六此與東

南酒坊不可輕論也萬戶酒之說則習俗各異如成
都十縣歲爲酒息八十三萬緡若數在民閒其爲
害甚於官榷也識者難之公摘茶馬司曰詔吳挺提
舉買馬且俾歲市七百疋公奏使歲七百而止須爭
先拔尤有妨茶馬司歲額況發綱增多不止是耶請
爲營認挺所買之數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又條奏
七害大畧謂乾道三年以前吳挺以買馬奪御前三
衙歲額故狀舉茶馬官續爲張德遠皆以罪罷虞允
文爲之禁止而後軍買僅足今而命挺其弊復見況
兩司競買馬直必增外驕羌夷內耗國用又諸軍青
草錢乃馬軍資以自贍七年間託買馬以拘收而實

奪之雖有旨給還久未施行也三邊各有大屯而興
州一軍獨聚買馬使者援此爲詞從之與抑拒之與
諸軍必並緣私販宣撫司必禁止此必開二司之隙
況羣護送蠻馬必費多以防抄掠今挺乃抽索吏人須
知此必各有行移又相牽制臣反覆思惟無一而可
是時吳氏權兵再世公亦欲假是分挺之權非但爲
馬政請也漢中久旱公蚤夜孜孜凡以請禱拊恤者
靡徼不盡是時關外九州和糴興元爲多又以爲運
所繇鈎秣不貲公嘗匹馬行阡陌閒咨訪民病有嫗
進而言曰民所以飢和糴病之也亟數行下公益加
感歎乃奏夏料宣司權皆糴而秋料宣司權大軍總

以灾傷闕額所或放免或停罷糴既不及民大悅
公於是已有意於九州罷糴之請矣縣州之屯歲於
彭漢縣石泉省討截糴二萬餘石而彭之勞費倍之
且縣之米價石伍千而遠輸者亦不下十餘千公請
差官就縣糴買以寬民力沈公成大嘗奏與洋等州
義士并金州保勝軍關外四州忠勇軍付與義士一
體異名蓋陝西弓箭手法非調發不得差使今興府
都統司欲以義士看烽利州東路安撫司欲以義士把
關非法也乞放陝西舊法修成軍法劄從其請公奏
謂成西和皆要邊而文州諸羌反側未定今既難
以烏合禁軍差替鄉兵都統司又不肯差屯駐軍今

守關看烽義士忠勇軍又嚴近旨如此則拘違法之
徽文成檄備之大禍又關外忠勇軍并弓箭手等給
地免稅之人與興洋義士不同始因宣撫使張浚具
陳等措置馬步軍二千餘人已經數十年軍額見存
如一家三丁一丁為軍二丁為農或耕或戰各不
相妨諸軍自備甲馬各有部曲並如正軍自乾道後
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半屯駐在州教閱
或一月一替或半年一替未至全年放散今制置司
僅以農隙教閱五十日夫五十年訓練之至而朝
緩之經年不教則事藝退墮與義士無異此臣之所
甚惜也以臣愚見與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未

嘗差使自當依制置司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
軍弓箭手及興利義士文州忠勝軍守關看烽者止
教閱請仍依久例惟申嚴私役之禁可耳公之不為
苟同又類此而於兵民之事横尤切切致意焉先是
公宰君山曰較成都轉運司進士因舉附極言以假
兵柄之患意者或持以示提擧者責以矣公至是遂忍
賢公領餉事提綴奏請軍食陳肉能癟米麤黑考
廟內批凡再賜公公奏此士實不同也乃各織樣進
呈上大悅曰李蘩知了如此於是推之妄窮矣未三
十年而賊以蜀叛士益服公之先見公講學臨政皆
探原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褒譏

春秋集解又採撫群書自春秋迄戰國時事以年月
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通鑑前漢唐評節漢唐事類
三國推衍南北精華其名學則有騷壇武備有志容
集有拯露珠有韓退之書吳武王有經語提要甚龍
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錄榜不鼓舞集無縞條書畫備
録西塞雜記權收集山南雜記節附備錄網所財賦
源流綱目雜記奏免和糴錄見經史子集無不貫思
研精晝夜誦自號桃溪先生文曰桃溪集一百卷
今藏于家公歷任三十年所交皆當世名人傑士而
平生受知如葉公其汪公應辰晁公公邁公武王公炎
王公之望黃公鈞宋公似孫范公仲恺薦進人才如

宋公若水楊公大全李公舜臣楊公甲韓公炳黃公
寅范公蓀馬公覺呂公商隱張公孚霞王公杏曹貫公
士幾其後各有以自見于時類省試主文所得進士
如費公士寅安公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與宗蔣公
仲鴻皆餘不可悉數公事母太宜人以孝謹稱母得
風痺之疾扶侍若不暇便旋公以身當之而未甞告
至於兄弟患難相救有無相通無一閒言從兄江西
刑獄使者芝望臨一時詩論襄鄉第兄自爲知己公
娶史氏封宜人以仲子陞朝贈碩人四子重祖文老
皆早卒寔用薦者改宣教郎寔以通直郎致仕瑀朝
奉大夫知潜州女一人適朝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

甲孫男四人寬民承直郎僉書資州判官擇民將仕
郎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十有一
卒於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六年十一月甲子墓
在晉原縣鶴鳴鄉思賢里甲山之原銘曰
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
則善雅其所爲民我知覺民誰我飢斯須弗存奏越
瘠肥舍是非之公擁利害之私惟晝於浮議則沮於
不見知烈烈李公惟義是比之死靡移上孚君心
內格衆允外銷羣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矧
氣而同體者乎

宣義郎致仕牟君墓誌銘

隆井研牟君錫桂嘗命其子子才從予游年二十餘
巳穎異不凡予知其所從來遠矣奉使東川桂爲釜
水丞而知其賢而薦之先是桂以嘉定元年進士調
資之龍水尉明年上祀明堂賜高年爵桂之父封承
務郎桂摘命書語以介壽名堂劉文節公爲賦詩予不
佞幸與時賢皆屬和焉於是人謂承務君之隱德以
子孫顯是不盡然人心之靈皎如日月雖已所獨覺
人未及知而見乎蓍龜發於聲音矣豈且奇
捨況刑于家行乎州里鍾乎祚嗣望而知爲有德
君子也錫之嘉榮播之歌詩豈是以爲顯耶予壽靖
未反桂以書來曰吾父以嘉定十三年四月丙寅弃

諸孫猶恃吾母以立也紹定元年三月己卯又棄吾
母焉桂也當未即殞將以三年十月庚午合葬吾
父母于井研縣金紫山之陽吾先世之同生友奔寺
丞君取承狀吾父之行以請銘于夫子夫子知吾父
子者也吾弗敢他有請也按狀君諱淑字伯慶其
系於陵陽爲其姓自入國朝舉制科第進士代不乏
人族大派分其居縣鄉中峯之趾者君之先也均順
之亂書室焉皆惟存子兒良有姑未笄寖殁之以難得
免姑又撫而教之牟氏之不絕如綫賴姑是賴姑恭君
七世矣兒良生母母外孫是生孫蕃衍爲三房讀書
家君之考諱格取路敎庭君牟氏無子與從兄某之妻兒

舉也乃取其季子子之是爲君妻人毋不奇已出始
時外家全盛此徙并研皆產日益振又時兩遇成
都府夫人遷依焉會[illegible]併失怙恃踰毀
山道疾血嘔見者咸爲出涕以歸謂從父弟森曰吾
兄弟孤子而兩世六喪未葬事有大於此者乎俄而得
卜殆若有相負不能自振爲後學師裁資束脩以給
發艱居約有人所難能者端愿寡言夫人與言不
疑其我或言其欺以爲問及責其欺他日與之言又與
之信如故東鄰不戒于火積鏹盡爨者皇閭謂君至
之君取以給焦爛者而返其餘其信于鄉閭類此桂始
仕龍水公哲予楠曰書生初涖毋苟得毋濫刑官無

小爲朝廷發實百姓不獨爲家榮也桂服行惟恪及
仕于富順于金水則君已倦行矣疾作桂請告歸省得
猶卧起訓詔如平生踰月乃卒得年八十以子外朝
贈宣義郎取宋氏封孺人前關[illegible]克相夫子以須
子孫成立年八十有三男子三人長即桂今爲奉議
郎知什邡縣未上次曰价曰儔女子二人適鄉貢進
士喻儀郡文杜似曾价儔及二婿季女皆先卒孫
男三人長即子才舉嘉定十六年進士今爲從政
郎監成都府茶司賣引所次子方子脩孫女四人
長先亡次適眉山張起任復來李二未行曾孫男二
人壽豐壽朋女一人外孫男女六人外曾孫一人世率

謂道降俗薄風氣乖亂民生之仁且壽有不逮古乎
獨謂二氣五行之運亘千古如一日古今無異民也
聖賢之訓惟無逸則壽惟仁則壽蓋氣稟雖有薄厚
而培養克治則存乎人世往往不之信今觀年君與其
夫人生長富豪更閱艱苦而康寧壽考以袝厥家
則是心之存非保壽命宜子孫之道乎銘曰
莫樂乎安莫貴乎壽乎憂勤孰堅早而不芸孰由厥
而無根

鬱林州僉書判官陶君墓誌銘

始予聞諸柳文惠侯曰楚之南少人而多石而歐陽
文忠公亦曰蜀荊鮮人秀欲夷爲珍怪忠寫異之五

方之民雖氣稟有清濁而降才非殊亦係乎風化何
如耳若考諸近世倡明正學以紹孔孟之傳者前後
迭出率在湖湘間至於登朝著仕州縣舊科第者又
不可勝數然後知柳歐之言固不盡然抑亦風氣有
時而變移邪予識陶宗山宗于南宮于策府于經筵
博覽強記而嫻於辭固穎全雖老於南小郡不爲無人
及遷靖又多識全士其間如滕謹仲廖厚蔣成公
順孫從予游皆通經窮理益信士之賢不止此謹仲
陶甥也一日以書抵予曰吾舅鬱林君將葬敢以銘
請且狀其事曰君諱惠字南仲全州清湘縣人陶氏
系自柴桑避亂南徙樂湘中山水而居焉有諱營爲

東上閤門使有幾先從山谷學文皆寓零陵今舊譜隸零陵今之居兆村者乃其派也遠祖碩嘗遊太學往至將作監主簿曾祖銳錄金吉州甲午仕至潯州推官以承奉郎致仕祖孝不仕父森修職郎監衡州耒陽縣酒庫妣唐氏君自幼資禀異敏擧淳熙閒程氏之學盛行君得諸師友口誦心惟期造諸德業既再舉鄉舉會學禁事起退而教授鄉里嘉定弛禁君之志少伸乃舉七年進士調昭州平樂縣簿尉改潯州司理參軍潯之官久始至無居指奉以築室闢軒于圃之側扁曰明聽臥興其間以察囚情攝桂平縣縣彰擧科罰煩請於州曰如是則可為否則有去耳州將從之居八月州無逮吏之擾民無濫罰之怨事亦以濟洞寇餘擾有妄獲平民為賊級欲要改秩之賞刑獄使者命君核實君為伸其枉使者薦諸朝在潯四年以舉主十三員關陞授主管邕州溪洞司檢官文舍于邕當南蠻之會老於諸洞異時居是官者為洞酋所餌賂輒納悔君一切謝絕歸橐蕭然遠人畏慕尋有被帥檄至玄市擅殺人於邊部傳聞失實使者雖命君究鞫實以憲書詞屬君君持不可曰所殺二人耳餘皆不實使者大怒察吏亦有先同後異者君不為改使者尋亦悔悟就任辟昭州教授君在邕凡三攝州攝教事一年皆善其職至昭視事閱月丁母憂服闋廣右臺閫交辟僉書鬱林州軍事判官溫陵乃往僅四舍若有所感而反發疾三日召仲子建付以家事屏文書藥以紹定二年十二月癸亥晦卒于家實年七十有二公為人神整而裕節安而和一介不妄取與燕處無惰容臨事有大處為文尚理致宗祖于朝家閒從來必勉以名義予閱其狀而嘆曰是之南而有是人邪謂人少石多既謂其邦之人謂人之秀者鮮則湖以南不為無士且吾所見於今之士不為少況如君之言德其在潯在邕皆以畏知謹獨達枉疏滯為職一先務既非文俗吏所敢知狀所謂神整而裕節安而和又非閑理多而蓄德久者不能然

則予雖未與君接而其内外觀友所逮見聞者若此予曷敢不銘君積官至承直郎以引年致仕轉奉議郎娶廖氏再娶王氏生四子子男三人坩繼卒次建次垍女子子一人嫁進士賓庾孫男女四人建等將以明年三月壬辰葬君于栗山竹君所自卜也銘歃昌嚴手而當其達以獨著厥躬亦或庸之則曰朕而途窮揚清風兮潯邕識遺恨兮幽宮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八

墓誌銘

江油縣尉馮君墓誌銘

予守漢州日錄事參軍馮君申有士行予知之未及
舉會[illegible]以[illegible]至者久而未有聞或曰以
疾去矣予未之信也後數年廷踖甲以書來曰我先
君以開禧二年四月乙卯卒以嘉定八年十月丁酉
葬于魏城縣清泉鄉艮山卯向今墓木拱矣而未有
以銘其窆竊昔歲幸備僚吏將以請而弗之敢既而疾
病是年幾不能生今幸少間敢以吾友李茂龍之狀
控于執事予執書概然曰昔負薪賢人之遺未有以脩
也乃弗果御馮氏之始以畢方支子食采馮亭爲氏
至唐有禮部尚書伉四世孫存官長史隨僖宗入蜀
從名數于綿長史之孫光傳以行誼刑于鄉生承奉
郎因因生堂堂生汝舟以太學上舍生同陳伯陽東
上書論時政請斬六賊後勑進應天府府學王時雍
一時想聞風采與張忠獻公爲至交一子鈇以奉議
郎致仕贈朝議大夫娶文氏生四子長適之舉紹興
三十年進士終朝奉大夫知普州次宜之舉淳熙十
四年進士終通直郎次即府君諱誠之字明仲次恩
復舉紹熙元年進士終通直郎娶范氏始復益同產
兄弟皆以儒科奮維君屢試有司不利而著書從遊
者數百人僅以乾道四年鄉舉該累舉恩授迪功郎
則君益倦遊矣親鄰勉之仕調龍州江油縣尉吾外
舅楊公袤爲守首加論薦主管茶事彭轄辟石昌茶
帛庫不敢吏世留之莫府而師事之改帥安康又辟
爲屬會以檄歸至漢中之屬邑而卒年六十有四娶
章氏直菴居士衆之子三男子沆先卒次顯臣季申
舉嘉定四年進士七女長適文寅之次章夔一次某
疇次段鎮次樊巽次某某孫男　人外孫　人君性
端原事大父母父母以孝著方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諸子環侍東西兩廡箕籯相望書聲率至夜分翁議

即世君之兄弟幾星星矣哀毀過制終喪兄弟相持
泣義不析爨三世聚指千無一間言始楊伯昌子謨
爲枚官虞仲易剛簡爲遂守皆願交焉士有越足繩
檢者或責之則悵然曰李勿使馮公知前言往行後
生不及聞者必縷數之後進有片長動色推獎聞有
言人過者正色不顧成都同舍生以竊衣被執君自
外至曰非吾衣也釋之其人媿悔卒爲善士有古友
之女失身貴人家君袖金叩門請贖以妻名家子其
它藥疾賙貧殆不可悉數雖以是貲用日乏居之宴
如也方待次江油饑所召君攝大安軍倉官隱陌凡
千石有奇梓潼濫精出納踰年償逋之半又白饑

使必償數留則官吏咸賴以免而軍饟無闕將士感
悅尋又被檄市綵于淮之屬邑吏以弱綵呈白君愀
然曰民供輸必自安也今以高直易市濫是負民負
國也盡澄宿蠹仍得美綵往返不遣吏卒一人御異
時官取魚鹿動千計守貳以次皆有餽君曰麋例請
自我始革穎悟書過目成誦未弱冠緝學知發名於
成都學官一見改容延之學職首習周程子書學禁方
嚴不肯撓屈尋又之汴不售也黍明正叔冠危坐與諸
生共講退又反覆涵泳每謂爲學自一念始一念欲
萌天地鬼神實臨之故事親必孝事兄必悌交友必
信臨民必有愛雖孤弱必進德有度鄉黨曾聚君(?)

諱者寂護者莊識與不識望而知其爲復菴先生也
不事造請張季長總守郡欲一見不可得以鄉飲之
禮踵門訪君且以文爲贄迺強起焉李公右史公楠
李公叔獻君所師也劉公儀鳳黃公鈞陳公損之章
公森李公埜君所友也而李之情分尤厚君歿則從善
書曰有復菴讀論語十卷詩解二十卷書傳二十卷易
說十卷誌銘贊記詩文五十卷藏于家茂龍之狀曰
先生之學足以用世而私淑諸生先生之行足以厚
俗而官止九品愚謂士大夫出則師保萬民居則父
師鄉里其爲成己成物一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
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貪止一

人而害及一國也然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功用
不已大乎況居官則小大相維未必盡如己志固不
若收鄉黨厚風俗則善人善所及滋廣也是則銘
銘曰
道不遇有命行不加居不損有世而況國人被其忠
信子孫世其篤敬其爲遇則已多雖九品其奚恨

藏脩先生李公墓誌銘

寶慶元年余待罪太史氏新通判武岡軍李劉寓書
言曰劉之王父年三十築室山中以藏脩名堂讓諸
榮道凡五十有餘年鄉人號曰藏脩先生以紹興三
年正月　卒三月　葬於所居十里靈臺之原

取與必安義進士周泳女有賢德先四十一年卒子男
四人瑞璘玠瑀孫男十有四人師古嵩里好古懷古
東古學古存古振古希古劉存古樂古傳古曼古孫
女三人適進士羅邦達周山父羅煥曾孫男女八人
劉以諸孫爲晚出王父狡提授書教以孝弟謹信餘
力學文王父卒之十七年劉以貧求仕始獲登名於
嘉定元年進士籍今又十有八年墓門之石未識大
概因循歲月無以光昭令德公知我者也敢徼一言
之惠嗚呼余於公父何敢以它詞爲辭乃爲之銘曰
公諱彦華仲實其字李氏之先世居成紀唐支十三
曾明在季黎國公傑明之次子傑生三男曰紹承嗣

以祀墓祖諱下宗改曰嗣武德其宗紹流嶺外嗣歸京師曾爵謚
繼宣言其人紹承之裔紹實生舜齊生顯士諭領西
歸仕不得志南奔豫章以章名子昌艱舜公銘成王
誌或士或微曹始就事益微其詞曰寿春曹韓元愈生
懋懋承于章始自豫章在撫實黃懋生益柔稱以曾明見
生興與復生英又任崇仁白沙是嘗曰嗣務本爲公
高曾皆爲公祖持爲公考考登辞繼瑜冠而奔從祖
曰儀與從兄浩言論風指前脩是附歐陽公徽其辭
流氏與嚴樹翁實公同里受書于嚴歐其爲友內外
重孫學成行美歐公上書請詳六賦與陳伯陽賓命
權夏舊友夙好辟影藏跡公與同舍編材尾多宗故

藏書至萬餘軸硫硫晨夜鈔心劃目辨初鳴興坐
毋飲食退即危坐聖賢是即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其
謀方伎毫分縷析體習既精既而有述曰藏脩室與
巴谷集經傳辨疑禮樂遺錄合而成書卷三十六二
具著書以與有力吳吏部曾編年謹錄亦嘗從公諮
疑辨惑先疇壽春溥母陳好施養志不違惟躬自養雖
一衣食或數年一載然嘗爲飭以教子弟其言有曰孫
明在內盛服在外所以脩己毋陳具發養不遺汪九
十六終君七十矣人以爲難執喪盡禮盡之所爲至
多必紀有不可紀則如其已行年九九畫道而死上
雖不過頑塞貪吝與其物無得於已嗚呼仲實及文

焉取彼

李次宗墓誌銘

撫崇仁有隱君子曰藏脩先生李公彥華余嘗以其
孫劉之請銘其墓嵗三年劉通判武岡軍走書請曰
既有以見王父于地矣雖然先君之葬劉與弟傳古
支發殘息僅歲月于壙今二十有五年矣劉不佞蒙
寧宗皇帝擢自主管戶部架閣爲國子錄尋以縣丞
今上起之祠官命之郡貳會郊祀恩贈先君承事郎
妣孺人將以命書告弟願未有以銘嗚呼公其終
惠之銘開其狀而然曰士之厄既乃至此邪國朝以
學校育材以科舉取士者時貽後亦大盛矣然而篤

信好學守節厲志之士有不必盡由此選益其蔽上
以權謀利祿爲標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爲攫寵之
資以位天地育萬物之身觀爲小小得失驅迫喪使
以終其年然則毋咸乎李氏累世而不一逢也乃爲
之誌曰君諱琥字次宗系見公銘五年喪母周氏篤
之扶攜即起授學至仁義大節必久覆開說曰人所
爲貴於物者見以是耳故自幼通大義不以章句爲
能然性頴悟樓鑿成文家儲書萬卷皆貫手澤君
口誦心惟自道德性命之奧名物度數之詳象緯山
河之廣袤不究極國人弟子執業問疑析縷解聽
之者如醉醒相惟深爭釋老氏言以事親從兄睦族

御下咸叶義盡分人謂克肖厥考客有嘆老嗟卑者
君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得志澤加於民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今窮不得志則善其身以見於
世者吾儕所當汲汲而暇憂其非我力者乎工部尚
書何同叔奐聞其言而壯之引爲上客嘗從容爲何
言近世諸老講明義理過漢唐諸儒遠甚顧於曆象鍾
律氏族軍法之學有講焉而未盡者吾欲從公借麻
姑山房讀書一二年證其所見以備闕文何公忻然
諾之會劉迫官期奉君濟湘乃去故何公聞君之歿
爲之出涕且弔臨甚哀云君娶吳氏同邑吾鄉進
士諱洪之女相夫教子行壼儀法前君十七年卒子
男二人長劉次傅古女一人適進士羅煥孫男四人
耘耔耕耜俱蚤世劉兄弟幼受義方之教長以詞賦
應舉君語之曰科舉累人汝以貧故爲之吾不汝奪
盍自力一經與其彫蟲篆刻又舉業之下也劉以明
春秋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調潭州寧鄉縣主簿待戍
五年始得奉君爲道林嶽麓之游參知政事衛清叔
涇守長沙召劉賓莫下因留君東閣嘉定六年冬詔
以劉幹辦成都府路安撫司堂帖下州毋辭七年春
君至江陵謁湖北帥趙彥仁方且告之曰吾觀星象
狄難將作公當訓民練士以守襄漢趙公傾心咨策
甚悉俄感未疾趙一拜揆望問疾不克起爲治喪且
以父哀之屬纊無它語惟曰小子劉其正學尊道無
辱吾教劉殊州獨哭踴護喪還里以是年七月甲戌得
卜用治命葬于所居梅亭之上後七年濟古懼梅亭
地淺薄改卜于同里盧墓之原與藏齋先生兆相望
亦君志也又爲之銘曰

厥氏孰宗唐大支兮厥紹綿綿弗棄基兮厥考若之
若有開兮厥生而秀報在茲兮厥既開之報則那兮
厥子是俱君何尤兮

張晞顏墓誌銘

漢縣竹張君庶字子晞顏取同邑趙氏慶元五年嫁趙
夫人寢疾既又不功十月辛未君以二子擇及貳腎
如縣之普閣鄉柔遠里下乾山之原吉日即死則葬
子是以趙術明日癸酉夫人卒君哭之慟亦在地擇
以明年後二月壬寅遵治命合葬君夫人偉眉山史
子正擇之狀君之行子正端人也其言可信後而漢
類以來墓石不銘人以爲瀆禮故圯擇終弗校也後
三十年余自從官以言事得罪竄在變荊圯通守長
寧馳書爲銘維張氏遠有世緒沂公文矩始從縣竹
生盛某賢良方正科贈太師秦國公生五子長灝以
果累官贈官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某季爲忠獻
公君則南嶽之孫承事郎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某
贈朝散郎栒之子也妣安人楊氏庶母安人王氏公

矧自受重恪守家法爲忠獻所知常誨之曰孝弟忠
信學之本不然雖工於文詞無益也又曰讀書當務
心誠意方有得不可虛過光陰又曰宜親良師友求
善言敬信力行之忠獻之子宣公亦勉以讀書交友
孝弟忠信戒浮虛務實君拜而受始公生四年
朝散卒祖妣孫夫人年八十君與其兄通判隆州某
事重闈盡孝忠獻歸蜀教隆州東吉君未十五代治
宗事法度整整祖妣卒治喪盡禮孫夫人之姪是爲
牧齋先生松壽以節行名于蜀天下士司其賢者無
幾而待君絶異每移書規儆則揭諸坐右日省焉初
隆州既以忠獻奏任得官遜蜀復召君欲官之會忠

墓誌銘　七十八

獻薨公侍宣公護輔歸長沙留九年宣公闢嶽麓書
院教授後學嘗讀書嶽麓爲君筆之題曰南軒書
齋君亦記南軒語題曰誠敬心法今手澤目在宣公
將述考志推遺澤以及之亦未及而卒紹熙三年宣
公之弟兵部尚書杓出鎮襄陽君之二兄故知九隴
縣某知龍州某姪省之拉君與俱道過寧鄉文節公
將漕下士如飢渴因九隴龍州欲一識君且語之曰
忠獻南軒之志尚賁以成之顧年大折腰非宜盍與
之子君曰吾不爲是也誠如公言討當出此他日尚
書從容語君則固辭焉曰汝志不可奪其以吮來君
歸語不及是教子愈嚴紹熙五年冬尚書申前言勉

力始遣之行奏補將仕郎今爲奉議郎通判昌化軍
次擇後二十七年卒三女長歸蜀郡范澤爲後以通
直郎致仕先公五年卒次歸靖春楊伯寅季過孝泉
馬傳父後三十年卒孫男六人長曰華凡再舉于禮
部次倚次鼎臣亦與鄉舉次巽臣次傳次仔孫女二
人曾孫男三人外孫十有二人嗚呼公侯之子孫童
珪襲組乃其常分老死韋布或不數見然珪組而賴
其家固不若韋布而光其世范宣子晉之賢大夫也
猶以世祿爲不朽則世之不宣子若者蓋何責乎況
君祿及而固辭焉非真知義利之分其安能堅志強
力若是宜銘銘曰

墓誌銘　七十八

有名公卿有賢父兄生長見聞習安成匪祿而裕
匪爵而榮于鄉爾邵于墓爾銘

孫仲鄉墓誌銘

孫氏之先居青社七世祖鎔咸平中主江陵石首簿
卒官葬紀山皇華原爲江陵人至四世義發登皇
任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文安縣開國子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嘗奉使成都移鎮西川以平安州夷平溱
播平緜茂城瀘南建石泉靈夫監忠勞賜之祚嗣番
衍曼碩蘇嘉孫氏爲荊右族生壽皇任朝奉郎權廣
東市舶宣文字好賢樂善爲鄉里所稱嘗在某爵則
從父弟同判西京國子監仲門撰也壽生勳皇任奉

議郎江淮都督府准備差遣以疾請主管崇道觀以
歸吾命書贈忠州判官未上而卒其僕學篤行語在墓
銘則是簡切公所撰也娶李氏中大夫昕之女照寧侍
御史堯言之孫繼蒲氏太尉師道之曾孫贈孺人
繼師氏迪功郎吉之女君與兄撰皆師出也君諱堪
字仲卿少從特如成人奉議以靖康之變避地松滋
不事産業奉議爲考近侵官君十一歲而孤師夫人泣
而誨之曰爾父賓天以歿爾兄弟其勤學厲行毋墜
先訓不然吾永無恨矣兄弟服膺承命既免喪復城
西遺址編茅葺而居焉既而田廬皆復其舊居毋晨
昏兄弟帥婦孫問毋安否衣服寒食視飢飽咸俾

節適宜以時雅無閒言然後延師以教子諸子之願
學者皆之南堂書堂曰存齋兄弟從學其閒講求古
人脩身齊家之學文有師法尤謹於禮學其初光祿嘗
捐義莊於　山之陽以贍宗族之貧者歲久亦廢君
躬爲銓括凡深隸積于宗閥數歲僅收百斛乃別
營義粟以贍貧者而移此以給先塋之百用治之以
盟約繼學宗覆善亂其事未幾後人有近塋之田爲豪
大家所并則倍價贖之以給免光域之奉有平甫安
世不安詩可嘗銘師夫人之墓謂夫人與其子不動
聲色而復故業可以仰天下士大夫之於祖宗中原
而不復者士論偉之事兄如事父事無小必禀命而

後行兄以嘉定三年卒年五十有八君哭之慟者無
意於世者六年君亦五十八忽若微疾胃鈌嘆曰吾
殆將死乎處分家事無遺以二月丙戌整衣冠而卒
吁氣稟之同而數之脩短有適相似者亦異哉君娶
樂氏故免解進士根之長女端重婉淑族姻稱之子
男四人長炳文已卒次夢得以後伯氏凡再舉與鄉舉
次思義國子監登解進士夢符女二人長適承議
郎知簡州永平縣張夢秋次適鄉貢進士高耕孫男
人孫女　人君孫吉持家志念深遠撥之瞯貧存亡
繼絶之義又皆爲人所難光祿師成都民奉祠僭後
坐累職方選君以兄關下鄉承流寓邸館未得所陳

請不獲不已劉文卿公分閫日嘗爲上諸朝其勇於
孝義率類此諸孫以卒之年六月甲申葬君於是年
原奉議公之墓右獨墓南以合吾壽狀君之行求銘人
謂君不幸獲旅於有政嗚呼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爲政而君又何憾乎銘曰
孩提而知愛親及長而知敬兄是亦民行之常疇其
道而死者幾人君庶幾其無憾乎焉得而無銘

處士高君墓誌銘

邵武高論過子于時將以爲銘其考君之墓會予被命
西歸論追至江陵溯江而請予謝曰論謀先宴以信
今貽後子之書矣自閩而靖自靖而荆子之勞甚

矣雖然子之請則疑子閩我蜀與里不相及也子之
先君子之言之行非耳目所接而責之以論譔之
事而予也萬一多忤其所無實而遺之以不朽之託
借曰予不敢不可子之心將靡其不可乎明日前灌
川路轉運判官李公謹文子遺予書曰論之請也子
能恕然乎予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予曷敢不可按
論之狀曰先君姓高諱談字景遂光澤縣璜溪人紹
定二年臨汀建泰諸縣盜起弗戢流毒鄉邑譚請
避之先君曰昔楊州子問避寇胡文定公語之曰
往歲盜起蕪山則河北閩中可避入關則淮南漢南
可避今惟一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

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也南去則汀劒西去則盱贛
皆為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壁吾閩官吏例弗我納
北去廣信防夫守肆利人貲護指民為諜殺不赦之
會朔公之言未有定策也盜入諸子又請先君曰有
廟祏在舍將焉之盜至先君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為
此盜曰吏貪暴殘民無所於訴我為直之先君曰獨不
能揭訴上聞乎何至乎民而殺之賊怒執諸庭遺之
以牛酒不釋遺之以錢穀金帛皆不釋先君曰然則
將何為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里之耆老如爾者
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先君曰斯言奚為至我哩賊
大罵雖遇舍而里之賴以免於戮予撫卷嘆曰嗚呼

是孰為之桑柔之詩曰捋采其劉瘼此下民其亂曰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夫將乘柔桑使民無所庇是為
盜以寇民者吏也而民多與賊通則吾良實受其害此
千載律胡可以弗誌論又言曰抑先君之善也弗
止是言動必由禮法凡吉凶慶弔必親誨人以善道
有從之遊必因其職分如勸勉焉以是鄉人敬而附
之其卒以紹定三年十一月辛酉享年六十有九葬以明
年十二月壬申墓在縣之南村朱塆之陰娶于先
姒上官氏之墓先姒以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庚午卒以
十四年九月丙午葬論兄弟三人論為長次賁次政
宜之子曰遐孫論誦其狀終篇又泣而請曰兰子是

銘否則無以告于鬼神也乃為之銘曰
民非自暴吏誘之盜亂之既賊淪及無辜吏孰所遺
民靡有黎因論之求以識我憂

天台陳子淵墓銘

天台陳君之葬其泉趙昌父當既為志之其邑人張
子益先之於子友也以其孫元老之請屬予為之銘
君之妹之夫翁昌仙與子益偕仕于靖亦以為請
君之行治信于鄉鄰姻戚若此予不敢曰不可銘曰
陳氏之先為閩右族徙台黃巖南山是卜曾祖諭臣
實生徽言二生璣埋光丘園家子克己子淵其字
遯隱名行道承孝志生事死葬謹終如初李世弗年

恤嫠字孤民困于役子淵曰吁匪長賢親則孰追胥
乃倡義田歲衷其租里閭和之民役用蘇同邑鄭氏
作配子淵上承下順人無閒言申飭其子親仁友賢
子淵之卒六十二年鄭年如淵而加一焉有子元老
實稱宗盟纖文泰定嶄然鼎立女學浮屠次嫁朱暄
墓門有石章泉所勒我銘申之庸銘罔極

知達州李君墓表

故知達州李君耆壽字南公以紹定三年十二月甲子
卒于州之路寢十一月甲子葬于江陵縣之八里龍
山原予時還蜀未返不得請役于執事明年被命西
歸過荊州公之子彰之大有大過大壯大隨泣而請

曰我先君之葬也前安撫京湖北路劉公之傑既爲
其銘其鑱矣而未有以表請書先君之變知予子也
不復他人敢惟子請予尚記昔年遊公時秩里居杜
門掃軌而惟予是親公之先所謂桂冠三年者詠於
邦人書諸郡乘公名樓曰吳爾名室曰獨樂皆摘諸
邦人之詠而屬予書之西廳有詩書景訓參安張元德
洽所記也公之所志所存益畧可見予還蜀請公有書
問道路安否家人懼戚何如如歐相相在之詞予德
其誠至于今不忘然則予何敢辭予嘗考公之大節
有人所難能者公之嫡母頤人杜氏無子撫公如已
子公不知爲王氏出也淳熙九年頤人卒公哀毀骨

立父太中公始告之哀感涕失聲凡奔走四方者十
載紹興四年乃得之襄陽雁汶王氏乃以輕軒奉迎
族姻從行道路觀者皆爲之泣下侍養閱二十年先
是太中公嘗游問得之漢中士大夫爲賦漢中行至
是賦續漢中行者務稱其難人子之常分而爲倫類
之變庇至奉道而始著絲焉人以爲難其孝感于汙
也會金虜陷蜀焉守王太守帥師以出公攝州事虜
遊騎距境纔二千里所關外五州流民不下數十萬
瀆寧蕩野以青黃紅白巾爲識時出抄掠而師步財
竭人心皇又聞西和移帑犒賞萬人閔公既徵借又
控于臺閫獲數萬緡貿舟置口以濟流人寓之官舍

殷飢贍之措死藥葬又爲之斥閑曠增換道收遺骸
集民伍竟內以清明年虜擁眾注遷大安丁人公爲
利西帥公以議莫會軍將石宣往援之宣既卻虜公
又還定安集收文書封府庫遣忠義人守金牛而後
還洋則制閫聶公子述又檄公之巴州矣時陳淮李
寶張縮權興弄兵巴山公與統領官吳彥吳大鈞節
卒三千以往諭以逆順之理乘其降公遂卻所部卒
與權興等歸制司外示不疑而密啓制帥請分隸諸
軍以弭後變帥不果聽其後興等果擁衆福莫敢闌至人
以叛方興之降也遇帥蜀賞易功狀換以歸巴巴守
避寇棄舟公既招懷乃以州事付守後亦換爲巴方

公皆不言而賞并及人又以爲難公凡歷四郡始守
隆慶適丁張莫之亂郡當要衝荆山荒殘保伍譏課
倏戢浮言人心以安逢介於集寧之郊地确瘠合伍
縣戶口不滿三万餘而下戶居三之二況經潰卒蹂
躪瘡痍未復物價翔涌米斛爲緡十二公發廩以濟
之民既瘳又增直爲來歲之儲蜀以民賦煩重郡
少府用度代民一歲之輸既又增公田以養士桂孝
子以厲俗掩遺骸以厚終民至今德之達視達若過
之郡計又影米以爲盜募鄰郡病之公首以風教爲
務崇奉孩提孝子戢州兵縣卒假借官以擾民物者
州以征官不任事命屬吏爲征十年九收公爲罷去

七十九　十七

以便行旅州境屢盜倚富民爲囊橐公取其最黠
者悉以厚賞購而寘之理州民喜訟有程時叙以
厭契郵奪其從子元龜之產者公照知姦罔由是訟
息而民勸於善孰不爲州而公所施率与事會夫
爲人所難能予嘗評其事以爲事覩臨民分雖殊而
理則一終風之詩子言而毋違陟岵之詩毋寧而予
思一氣流通此感彼應無它亦誠而已矣苟誠矣雖
襄陽雁以曾不崇朝也不誠焉則有隣而相見死而
不相服者夫民亦從心誠求之則爾瘵予恫爾傷予
感凡以惠無告咸弗弱迍艱恤患無幽在弗燭也苟
無誠求之心則所欲勿聚所惡勿施嘆若秋恨在彼

而我無與焉嗚呼公乎其庶幾有聞乎此乎公之先
居汾之孝義自公之六世祖彥從五季時爲權州判
史因家於濮至公之高祖堯言舉慶曆二年進士爲
熙寧御史知雜以論新法不合謝事徙居江陵由是
爲江陵右族曾祖興仕至通直郎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祖昕仕至中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考康年仕至
朝請郎累贈太中大夫公四歲以祖父任補登仕郎
淳熙十六年以銓中選調監戶部和州大軍倉父卒
不行再調澧州司戶參軍嫡母卒又不行乞祠無祖
母趙恭人卒以祿不逮養傑於仕進從朱文公陸文
安公受學有勸之仕者又調監雅州名山縣茶場再

八

轉爲鄞縣丞以舉主關陞改官知鄂州蒲圻縣通判
鄂州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王安人憂服除通判沔州
知隆慶府達州以言者罷奉祠二等起家知達州積
官至朝奉大夫公資孝謹而臨事有大處其修之家
行之官率多可紀既見於別公所爲銘誌不復贅
獨摘其爲人所難能者而表諸墓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

墓誌銘

果州流谿縣令通直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某少聞諸父兄曰吾鄉蒲江其俗質實而近本以除塾館士教子孫學競相標尚高魏氏所館多賢屈指姓名尤稱彭山二宋君某避席請曰其略可得聞歟曰元發名蘊紹庭名希祖元發未冠即有聲鄉曲經史百家觸手成編爲文尚體制耻華靡里父師推輩行與交父又客梁洋元發奉母持家訓諸弟人不知其爲貧紹興二十九年朝廷以四科取士元發在選乾道四年與季弟元璽及從游者又聯與賓貢淳熙

五年與紹庭及前東關令華祖皆元發從父弟也同舉進士其後元發終流谿令紹庭終石泉軍教授士論惜之其教爲以曰使人精講力踐不專以語言文字爲利祿計流谿君又嘗館于同郡之楊崇慶之成得其師法者後多可稱予時聞而識之流谿君卒之年而予始仕不及與君接也嘉定十二年五月庚申君之二子少章東國以治命葬君於彭山縣[illegible]鄉安東里考君之墓側裒粹行實求銘於予會少章即世厥十年東國造庭待問道荊州以書抵靖曰先君之葬也綴不肖孤無辭于罰必子之諸父君疾也知先君者莫若道之銘故惟子請寔有以[illegible]子追感

前事不復以睨陋辭宋氏系出微子爲京兆大姓隋末有諱遠以右諫議隆山則今眉之彭山也墓在縣北十里子孫散處於蜀而彭山之名數日蕃別爲五院五院之後曰爲善贈中散大夫則君之五世祖也始卜居縣之西郊曰羣徵莊四子仲曰岳舉進士官朝散大夫秘書丞紹聖中安惇用事以臺官爲之固辭知嘉州未蒞任致其事里居自中散後世舉進士登科宋氏由是爲眉之聞家曾大父周士宣教郎成都府郫縣丞大父亘古父煇以恩授廸功郎致仕妣楊氏封孺人生二子君爲長逮事大父左右無違即以廸功郎主[illegible]縣簿祖考妣猶在殯君食息靡寘

將諸吾歸營宅兆迪功曰是能養志矣雖然家事也弟居幸歸視其成凡親所欲爲率先意成之縣仰給鹽井民有逋課莫能償君攝令問故則曰井堙已久徒責我于此故積負益多君縱遣聽自爲約皆如期畢輸民有怙貲數犯法君至亦以瓜果嘗試君笑却之由是無敢一毫恣肆迪功卒解去服除主射洪縣簿以才選攝尉曹兼僉廳前後守勾龍公佃宋公時敏皆異待咨之邑有錄民男女於神祠曰舍身君白刑獄使者厲其禁踰年定第不報改赤水縣簿司農卿楊公輔與君居同鄉學同舍時爲川秦茶馬使視君謁入僦然曰如吾元發而官不遂朋友之責也即

以上諸朝於是三仕爲海正前後薦書皆不請而獲
陞從政郎調果州流溪縣令未上戶部郎官馮公震
武總蜀計以同年進士招君爲屬君條蜀利病其一
曰今疆場不警而激賞綸者科歛如故此何爲者耶
馮公感其言節末用定經費歲免納三之二果之諸
邑舊無經界民並緣貿易爲姦流溪名錢帛萬計而
業去稅存者無以輸君討論發擿宿逋盡入貧者得
釋俗嚚於訟取其險健者折之郡使者戒諸縣毋以
役人入鄉皆賦倚之保正小不應程輒笞搒君聽令
以屬代役常平司委君發廩振荒郡欲以七分糴而
三分賑君反而行之郡弗能詰嘗以餘羨爲縣糴錢

侍或請刻石紀之君謝曰吾職當爾也去官中道感
疾明年病致其仕而卒寶慶元年三月丙寅年六
十有五尋轉通直郎妣　劉夫人朝請大夫諱高之
孫石泉軍録參諱況之季女家世官達閑家謹儉上
怡下順後君一年八月癸卯卒合葬于君之兆視夫
爵當封孺人二子長即少章次秉國舉紹定三年進
士授迪功郎　三女長適楊行之次程文仲季侯
森皆業儒適程與侯者皆卒孫男五人曾來申之曾
顯坤之曾賢孫女四人外孫男女九人君操履嚴而重
吏家儉素而賙恤弗吝嘗曰士非無賄之患不能行
其志之憂臨終戒二子曰吾自幼立學不妄語不欺

暗欺人子如巳子理官事如家事雖蒙遇困蹶然所
爲無不可語人者一夕之枕是知也以其遺汝曹勉
之哉遺文有論語略解二十卷尚書講義五十卷臚
仕編十卷璧微編以親友酬唱合八卷藏于家銘曰
一心存存萬善攸集豈惟子孫賴之使國人弟子咸
有所矜式宋氏之祀其永永無極

朝散郎知宜州董君墓誌銘

君諱道隆字德從董氏其先濮之雷澤人自建炎南
渡徙常德府曾大父稹皇奉議郎開封府刑曹累贈
正奉大夫大父補之皇朝議大夫荊湖北路提舉常平
茶鹽公事累贈宣奉大夫父臨皇朝請郎通判澧州

贈中奉大夫妣錢氏封安人贈令人君以家蔭任爲
迪功郎慈利縣主簿丁庶母王氏憂不行服除調永
州司戶辟差公安縣主簿改湖北京西宣撫司四川
宣諭司皆准備差遣珍州司法參軍灌川府路常平
司幹辦公事潯州推官知建始縣改權江淮制置
司幹辦公事知南海縣改平樂通判融州知宜州君
才資穎拔神無滯用自補吏未上湖北旱澇部使者
傳公伯成即以攝丞華容任一道賑濟之責廉察
死藥疾貸貧藉以全活者衆傳公總湖廣餉事仍實
君幕府命摠行邊瑣時柄臣方開邊趨和者亟致邊
釁君自襄漢反命條兵間事甚悉因奏記傳公力陳

兵端不可妄開和議不可輕廢傳具以白諸閫臣侍
御史鄧友龍劾免傳官吳公獵詹公體仁代之皆倚
君爲助吳公安撫湖北宣撫京湖宣諭四川又辟與
俱潛江有基城義勇三千爲亂縣令方審父子遇害
君往撫輯戮其渠率而撫其餘民用按堵自開禧二
年冬我師潰于神馬坡又殲于臥虎谷虜衝我隨郢
蹂我襄安踐我荊復人情震懼君飛書走檄捷如風
雨逋卒流民剽吏禦人于四郊而二國誘春未解君
招集不下萬衆不惟戢令復根盜亦潛弭吳曦以蜀
叛君請挽歸峽以待王師金州都統制扶輅來歸人
情洶洶君測其無他單騎出迎卒爲我用從吳公入

覲感激知遇勉躬朝夕乃以宣撫制置二司議不合
知珍州郭槐劾君離次考任舉將皆格不行君改轍
之澤諸臺借其才委攝澤貴二郡撫養賙給散離
鹽貸戶口視昔皇審既而西虜焚江陵君儲聚執張
甚守得罪去君又攝勘未旬日奉虜從避岳亮以馬
政壞經略趙公崇憲又假君攝宜文字攝邑羅殿自
杷二國聞之効庫惟恪於是舉將再及格嘉定九年
班見改通直郎自擇鄰小縣期自羅敷未至建始江
淮制置使李公珏復以書招之君惟遜避若此殺不
當辭盡室以東靈江蔡湯之餘被甚萊苴民社甚嘉
定十一年之冬也楚州戟務守忠義軍友側君單騎

往與守相議會有南渡門石珪之變挺軍帥翟朝宗
以下登城守備山東首領徙來窺覘猶豫不敢逞君
爭遣使臣冤譙趙洪喻之珪等受命而出役復其所
會虜遣[illegible]重兵迫漣水或虞忠義人爲之表裏
君以歲男投之皆北向爭死敵凡再捷人情乃安丙
何虜又舉國入寇犯宣化流民爭渡江面繹騷制帥
復以屬君治戰艦分甲卒明諜候布旗鼓夜遣使臣
王文孚盡驅滁河之舟大小三千餘盡列南岸以伐
虜謀城中士民咸服其敏會制帥以母憂免官君亦
隨去不復以聞至南府僅兩月諸臺辟循倅未赴諫
官張次賢以宿院論罷廣西路經略胡君擬借其才

復以平樂留之且俾攝邕州守武緣防馬政之弊君
變撫服縣是臺稱聯賴改辟通判融州仍攝邕完保
寇黃燈黃南卿掠省丁轄經南于交趾橫山砦民日受
其困而有司莫敢致詰君與刑獄使者錢宏祖調洞
丁立硬寨會南卿殺于市招聞之飲藥死左右二江
溪洞自是寧謐二江提舉砦官俸給素仰溪洞[illegible]
所侵制君請於經略司撥隸下州雜稅以廩之公私
咸利寫宜州鐵草蒲野君至發私財貿糴于鄰郡民
賴以濟詔蠻納戈請降有言于朝廷召赴行在既解
印綬遂有迎前命者君既出吾諸洞偽結連宵遁[illegible]
長犯物泉朝廷憂之熟念無以易君即令再任諸偽

遂引去寇遣邕州洞官古蘭知縣黃至大以兵襲之
俘馘甚衆郡言匱之又傾私帑以犒勇士且保任以
聞未報六月丙寅卒于郡年五十有四嗚呼才非易
得而亦非果無也古人儲才以擬用匪惟緩急賴之
棫樸豐芑菁莪烝民往往務數世之仁乃自世降俗
薄無事則摧折棄置俾不逮有事則擢拔扶持惟恐
後士惟知國爾公爾緩而棄急而求一人譽而召一
人毀而去士不以是戚欣也徒示人不廣且俾莫盡
聞之得以淺深虛實我焉初余以館職補郡道荆及
歸蜀與公以宣撫制置司參議官見招至再皆辭不
就然前後各務數旬留因得徧閱其公府客精明強
濟綜出儕等如君者固心期之然而才者名之府忌
之招固疑君之老于行也卒之一僨一起以終其身
君娶聶氏故同知樞密院昌之孫女封安人前君四
年卒子男二人長衡年二十以卒次嗣孫女適從事
郎僉書夔州判官郭起宗起宗挈其孤護櫬還里以
其年十二月　　卜桃源縣之欙洞鄉杜青村合葬
于聶氏墓起宗繼爲靖州理曹會余遣訪起宗慨然
曰公吾舅之所善也銘不可以他屬乃爲之銘曰山
木自寇雖文故翳材然則戕義命有制償與雖常世
塗自臨然君何加坎止流逝武陵之原山環水洄栽
銘章之尚毅來裔

華容縣丞奉議郎致仕沈君墓誌銘

故奉議郎致仕沈君諱連字少逸以寶慶二年四月
庚子卒年五十有八其孫奉遺令卜分寧縣仁義鄉
古城之原以明年甲申窆之而介張忠獻公諸孫以君
伯氏汚所書狀記全州文學黃夢雷所狀行實求銘
于余維君系出吳興徙豫章之分寧曾大父元大父
世英父彥共娶鄭氏嘉定二年舉進士三年大理卿
張孝曾爲國信使辟君爲屬還備從事郎調太平州
司戶參軍未上丁母憂免喪再辟江府司法參軍京
西路提刑司檢法官兼幹辦公事以勞累延至承直
郎調岳州華容縣丞未上致其仕轉奉議郎君資
端靜早有聲校書大理沒於使事君讀經討律動合
軌程既任使虜異曰南朝士大夫精練若此試吏爲
法官每以所上成案識諸策而書其上曰日監在茲
其審克之以是用法平恕民無稱冤郡討仰釁鹽以
給吏往往抑配齊民君禁防吏姦視鹽多寡爲價高
下不限以常直民樂爲市而無損於公歲入視前增
倍常平倉前後以繳鎬相授受詰之吏曰是故不可
校故未嘗執何之君請閱實其數以新易陳會郡貳
楊炎正亦主其議人頗難之君白于郡曰器廩皆官
物也以常羨補虧闕其誰曰不可守莫能格吏賴
以免攝縣事訟廷左右生論說無時歲餘百廢具舉

學廩用增或告以舊例當獻于郡公曰是所以
養士而可獻乎乃以修大成殿刑獄使者方孚若信
孺聞而善之爲助材用焉繇是吉縣獄掾生吏給略
司命君撫安受命不辭蒞事爲圖其所當備某事當
更帥長大悅明年再遣臨桂尉正李閎祖圖民疾苦
民指君昔所經理曰是皆可久願守之毋失 京西刑
獄司治襄陽以邊防移漢東且兼領郡事寺又還襄
寮屬惟君一人往來勞勤會廣寧襄君入稗其議
出屬將士咸中機會制置使趙彥仁方亦移治襄君
修十事以獻趙稱之不容口由是與參議謀歲辟猶
士亦惟君屬狀蒲薦書闕一當路者欲留之君辭去

曰奈何以邑妨人有宅在豫章城中因徙居焉華容
承舊上即挂衣冠不復出矣平生事親從兄交友睦
族皆盡其分娶蔡氏先二十一年卒繼馮氏男子二
人曰奮曰榮發俱世其業榮發嘗與鄉舉女子子二
人長適嘉州司理同郡宋機次適貢士廣漢張安大
皆相聞也孫男二人先述進孫女二人余蜀人也不
及與君接接狀所云杜桂日皆以守詩爲楊子直所
知以補常平之乏爲崔正子所善二公端人也所取
宜可信其後在襄趙彥仁之既去又以書來之去
就遲速之節如絲可觀是宜銘銘曰 莫綮無求莫
榮無規寧贏微躬永壽爾嗣

孫武義墓誌銘

嘉泰末某爲武學博士福唐孫從之應龍以會遷奏
名後二十年某待罪史臣從之以守敘州還奏書闕
下過余泣而言曰嗚呼尚忍言之先君以慶元二年
春三月　弃諸孤應龍貧且賤葬於嘉定元年
卜寧德縣之孝濟惟丙食　月　葬我先君以
妣鄭氏祔又未有以識諸幽也應龍不校階級科第
濟領州符又累被兩朝追命今先君爲武義郎妣
人將以命書告第而墓門之石若有待然應龍惟貴者
右庠之席應龍幸有位焉則以是界子未爲無詞余
每惟積善之有慶非曰爲某事則有其報也方寸之

動已所獨知而見乎蓍龜動乎四體隱然其不可揜
況其子孫固一氣之感者乎余未及與君接而知從
之已久焉呼余焉敢不銘按孫氏系出江表其居福
之烏石山下者故光之固始遷也後又徙長溪之西
鄉五代時割西鄉以西爲寧德縣故君所居號寧德
之霓嶺曾大父勸大父藏皆不仕父彙娶某氏生三
子男君爲長諱某字公輔資醇重接物謙以履旁
通陰陽地理書客有所欵扣語絡繹不能闕士狹而
民稠浮屠氏歲所入孰於齊民民勤辛節縮僅僅給
伏臘而浮屠利田宅英衣食故中人以下之產爲子
孫計往往逃儒歸釋君習其俗而從焉日積月累生

理用饒管掌廣鹽卞宅兆凡以承寧考志君龍不逕崎
不惡聞訟獄家子游學未返有強盜入室君執覩賊
其自丧既聽知其人亦不以于有司其薄量推分大
抵君此年七十有四以卒鄭氏同郡小將人以勤儉
相夫子年　前君　卒子男四人長世長次其次
龐龍人積官至武節郎新差知靖州季某與仲俱學
浮屠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女一人銘曰
惡其惡揀惡有閭廬匪富匪嗇匪其貯儲天之所善
至嗇不疏式穀後人永念拮据

孫和卿墓誌

余還靖之明年閩人孫君鎬從其族父來為守傳志

而強書以余之進之也從容語及其大父事歔欷行
下且曰將有請焉而未之敢余曰何傷乎亦孝子慈
孫之情也明年以其父坦之所書事狀請誌則君以
靖康元年生以嘉泰四年六月丙午卒且地相去世
相後若此況如余之獨學寡聞安足以知君乃即其
狀而叙之曰孫君和卿諱諷系出江表世居瓮之固
始唐末徙福之烏石山歷數世散處長溪縣大留村
數世又徙龍坡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號柏
巖居士母葉氏君少有異質長通經子百家之書長
溪自唐神龍元年薛令之初舉進士士知鄉學
國朝中興初眉山師孝立古時號義季先生講授于

縣之十里曰赤岸一方士習爲之丕變迨君講授邑
中發明經術砥厲名行時亦號龍坡先生閩俗書爲
浮屠君務以攘異端正人心爲已任縣令下車必首
咨訪延致于校官者垂四十年前後著錄之生不下
千人由是文物彬彬蔚出與義手分魯爲恥爲世俗
輕媚語故試有司率不合堂之東偏曰寄隱堂聚書
千卷藏修息游其間舉世之所謂可悅者一無以動
其心焉嗚呼自屬民之法廢閭塾不修民無父師少
師之教於是乃有鄉黨自好者合國人子弟而私淑
之譬如大王孚尹雖不幸不以鎮天府祼清廟然含
英當輝潤一方所及亦不既多矣乎君於遺文得易

解書解詩口義各五十卷左氏春秋書類二十卷冊
府一百卷龍坡文集十六卷子男二人坦夫甫甫早
卒女子子二人長適鄭德言次適黃璐次適進士林駿
曾孫男一人坦夫將以　年月　日葬君于
某所以陳氏配是爲誌

歸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君諱宗説字巖夫系出東漢平子其後南徙居廣信
郡子孫散入閩嶺五代初唐州長史又追贈補闕生
五子長保實次翁官至左司員外郎今居于崇安縣
之白石山前者皆保實之裔曾大父德運行成名立
學者稱爲白石先生語在建安郡乘大父某不仕父

璋以累舉恩得官初尉池之石埭轉丞邵武之建寧
循從事郎即所居官致其事改承奉郎母高氏同縣
將村人故武經大夫某之女繼母江氏建陽北樂人
故通判某州杞之女君刻志勵行尤善事繼母未冠
舉于鄉遊朱文公先生之門得爲學之要篤於善扶誼
厚親睦鄰邦人愛重之紹熙五年有盜焚掠里閭由
西而東盡君之鄉境而返後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
及境而返咸曰此善人也謹毋犯鄉鄰賴以免乃
因人情倡爲義甲一家有警則甲衆畢集盜以屛息
光宗踐祚君以累舉恩授官時朱文公以忤權貴
人免官君寔偕友造諸武夷會于精舍君語及時事

感慨激烈文公喟然曰豪夫可與語爲張飲盡歡
書樂府一闋命同志歌之且題名以識歲月今石刻
猶存初調江州湖口尉屬開禧北征縣當孔道師旅
百出君董餉役檢吏姦民以不擾授歸州推官當上
即追惟考志亦致其事改承務郎後二十年
今上嗣位以恩轉承奉郎自號玉峯逸老恬於寵利
無聲色之奉家事授之二子唯詩書自娛樂道人之
善而略其過建豐爲富沙之名鄉君刑善于卑大尊
哲女禮名勝振貧乏字幼孤而一門之內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故仁遜之風興焉以寶慶三年四月壬辰
卒十月己酉葬于崇安縣仁義鄉巖頭盧山之下其

子壻江叔文狀其行求文以識諸窆余惟士之進退
去就亦惟反諸心而慊考諸義而協所謂七十而致
仕者特約爲之制耳若樂行憂違翔集色舉固不是
之計也夫使載高位食厚祿則大將行其道次將行
其言非容容爲祿仕計也猶未免乎祿仕也則辭尊
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免死而已矣君上焉不能以有
行也下焉不出於爲貧也禮際未善也陳力不能也
有一于是而託尊富以爲祿仕假民社以自豐殖其
於義也何居有如張君老不待年今德表表純名始
終吾故喜聞而樂書之取同縣胡氏文定公之族也
生二男子椿年南劍州將樂縣主簿梈年與鄉舉女

二人江叔文即長壻也今爲承議郎知靖州永平縣
權通判靖州次適昭武黄順之故儒林郎總領湖廣
京西財賦所幹辦公事孫男五人時燁時煒時焯時
熠時燿孫女四人長適江維寧次適江鑄與寶慶二
年進士吳謂撫州宜黄縣尉即叔文之冢子也餘未
嫁外孫男子六人曾孫男女二人銘曰
物競而獨止人涉而卬不精蘊而神內守志彊而氣
亦至二十年閒遐之味八十三康寧之歲與其徇物
以喪己寧老而嗟卑也

處士黄君墓誌銘

黄氏自金華徙分寧至光祿卿中理生五子其三爲

湜大理丞庶之父太史庭堅之大父也四曰淳淳爲
太常少卿則　縣丞庚之父紡之大父也紡兄弟
十有二人是時族人有侍御史某家于荆紡從從之
學又游學于長沙衡陽山水徙名數焉隸業來學
官之游藝齋講學不忘邑人有爲長沙令曹某請歸
舍于學官之側夜聞誦書聲翌日從學錄得其姓名
進而問其世遂以子妻之而館焉即今郎官里上廡
坊也生五子三曰中臣中臣生彥明取王氏生四子
君爲第三諱師南字鍾卿取何君某之女何君通判
某州君戚試轉運司而州教授適司校此密以私居
嫌君君曰人稟命有定分辭焉何守康州州當以受

賕下吏使人訹君曰苟得免請以一斗珠爲報君曰
此言奚爲至我且事在有司吾得而知乎又辭焉其
學務以謹獨畏知不爲利祿計年幾四十始舉于廣
西路轉運司既試春官不利遂弃去築室于所居桂
坡之麓辟塾延師以學諸子琴書滿室賓客盈門浩
然將終身焉慶元二年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二越
五年何氏卒享年七十有八君葬于耒陽縣王陂鄉
馬王嶺尋歸葬于縣之桃源大父墓之側而何氏祔
于峽村祖妣王氏墓之東子男四人長現早世次珍
以鄉舉該特恩今爲靖州軍事判官次璵次璲女二
人長適陳康年次適李多聞爲鬱林州司戶參軍孫

男六人汝諧汝說汝止汝遯汝礪孫女三人長適陳
康年之子天奇次適向文簡七世孫汝振次適賓汝
攜今主零陵簿內外孫男女　人先是余舉進士
始識珍都城後三十年相與道舊故珍汝然以先墓
未銘爲請乃爲叙而銘曰
雖誘弗廷雖訹弗挺老壯而窮堅以終其年式穀後
人勿替有廷

從義郎胡君墓誌銘

紹定改元之冬余放請未歲金華胡潜介其婣翁通
判靖州邵伯方寄以書來曰潜不天以禍吾父寳慶
三年九月己亥卒請於紹定二年十二月乙酉既即金

華縣之從善鄉上高原葬焉墓道之銘莫大于君而
潜也無以自進於門禮當因其舅以及其甥諸孤之
李亦去從也試撫其狀胡氏自安定先生世居海陵
後從婺之金華宣和間清溪寇起剽掠鄉邑五世祖
友聞挺起合衆于清獲遵古制以昭穆葬今稱胡家
大墓以陰德務教族嘗爲之銘君曾大父五世諱大
畏字同之少自克勵甚大戒經義科不逮勉就右選
初調監國府旌德酒官部使者見知委攝縣事訟清
政平監行在激賞西庫會遣使金國君以才選爲介
競事弼增一秩再調台州兵馬監押改滿堂授提舉
邕州右江兵馬母卒不行服闋授行在侍衛步軍司

歲飢飯食民饑餓疾以殺君爲人沈毅而有明識強濟達
與之事凡以利人無不爲也與多爲人里正長募役
吏舞文爲姦利君捐田爲義役倡規畫井然嘉定十
六年詔仿復縣東是役與廢君力持之又賴郡侯相
與共守塵塵勿失余每惟王制既廢民散而無所繫
仁鄙壽夭貧富強弱皆吏者弗及問也甚則有同而
奪之者矣幸而一鄉一閭猶有忠信懇惻之人聳善
扶弱以維持保愛之義則毋問其所及之廣狹人而
祈斯也不有裨於政教乎嗚呼君之銘也余曷敢曰
不可君享年六十官至從義郎娶范氏文正公七世
孫也三子男潛滑潤三孫男以熔圓二女子嫁承信

郎新監潼州南鎮廟趙希遵文林郎新池州司法參
軍趙興珥銘曰

匪仕之榮而志之施匪譽之要而義之爲匪銘之美
尚嗣人之詒

於夫人墓誌銘

始余官實學夫人合張子益先之來爲博士弟子自厥
二十有三年于茲靖又三年而子益來爲州教授從
容語及家事慨然曰吾婦氏將有請焉而未之敢子
辯而問之子與子益友也子益有骨肉之愛而予得
想然乎則辟席而進曰予外姑卒于開禧二年二月
辛未今歲乃祭矣史巫命若實擇其葬之柄迨紹定
元年十二月庚申始克葬于梨墓翼山椹榮余氏先塋
之兆原于也學先王之道其不以簡爽厥葬爲可婦
之先曰余由將以銘請而吾弟敢致也子其許我乎
使歸其事則由之又韙所爲事狀世其略曰吾妻於
氏世爲台之黃巖人父進武校尉光時祖父榮曾祖
父鼎吾妻勿壯而喜孝謹校尉死母胡氏有心疾侍膳
藥寢處左右無違既歸余氏則以所事母者事舅姑敬
共夙夜舉事肯祭孫于君子樂爲善客至無留門
吾妻先意治酒食有友訓官之資思聽之不能吞書
出奩中金以告里之黃氏有二女孫貧無依先君字
而嫁之則又助之凡此類非可勝數予嘗然曰是雖

婦德之常亦人所難能也姑止是爲子誌之子益曰
抑吾姑之善也不寧惟是吾聞諸婦曰吾母承家族
姻必合禮婦以綏御妾媵以休貧窮一門之內盎然以
春而自律至嚴每誦古人夜行以燭之語未嘗越是
禮法予曰子益之言宜信而予也罪放之餘也雖然
子曷敢不銘銘曰

毋良其子胄順其婦夫身其配子慈其母等義其姑
我銘其墓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一

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丁公墓誌銘

寶慶元年秋軍器監丁黼文伯過史臣魏某言曰黼
不天吾父奉直府君以慶元二年　月　棄諸孤殯
年　月　葬于石埭縣筲溪之南曰獄馬溪黼雖貧
凡以致其誠信于親者既不敢不勉惟未有以銘吾
窶也敢以前蓬州王侯東劭次行治將予是屬其石
墓公有名漢魏之末造也文伯方以正學直道為時
聞人然其顯敭不已多乎而必銘之云雖然余定交
于文伯既二十年知其世為詳余曷敢不銘公諱泰

字子巖其先沛故梁人自漢將軍寬以易授同郡碭
田王孫碭沛相近其後徙沛公之曾大父洪贈訓武
郎大父執中武德郎遇賊衛發州都巡檢使父述
徐州鄉貢進士公生四年而遇靖康之變江淮盜起
馬步軍副總之青陽石埭武德以嘗中材武科入仕
與討方臘有功遂以選差青陽之武尉督捕群盜未
幾虜入汴迪徐貢士攜家由清河趨淮陰以達于青
陽于於沛為右族自經亂離南來者僅兩院武德其
一也武德往來石埭經理平舒愛其山水清麗因託
居焉相傳至王猶蔘稞故鄉之歸故流移再世未嘗
治產業也公幼而明晤日誦二千言時版本文字尚

少經傳史漢書皆出書抄夜誦屢寫晉以來詩文亦手自
編錄著古文於詩尤長以餘力為舉子業登先生諸子
鳴遂坎坫爭辭墊延之其後疾不能出者十年皆自發
蹤門諸從子亦從學業黼時年十四已知為學之要
會永嘉徐子宜為郡教授公慨然挈往從之徐雅敬
公留與共學參授後進而訓黼以論孟中庸大學黼
幼從公論言觀行漸漬包久至是一聞義理之說氣
凍神情卒為成材公資真敦勁言寡貧行不斷人知不
輕為然諾在貢士侍側色莊而氣怡貢士卒號毀骨
立事母㯺夫人晨興夜分外皆孝至至夜分夫人自
過江寡家抜流離不肉食公食輒不擇有嘉蔬旨畜

必以間奉夫人已否夫人年八十二而卒公老猶發毀
與二弟處極其和孺慕呼公之厚其亦異乎世之所
謂與善者矣享年七十有四元配王氏繼室孫氏前後
凡五男六女長男禪次燁次某為叔父某後次黼次
黻次燁次某黻蚤卒黼今以朝請大夫為軍器監六女
各得所歸孫男四人鈐鉉未仕鎬以軍器任為將仕
郎鈞從事郎縚與府司理參軍孫女五人曾孫男今
四人銘曰　徐沛之間梁宋所都嘗謂本故家典
刑公生不辰逢世孔壞風氣之厥則厚且純沖約自
持確然弗屯東周之思西方美人允哉丁公則我厥銘

承議郎通判敘州李君墓誌銘

余自晉于成都杜氏道鄰費流必至氏乎鄉墓則余之
事之舅也其曾大父文顯大父庚爲里善人父大年
承議郎致仕累贈中散大夫娶同郡勾氏贈令人中
散有六子長嘉謀爲宗正丞世號息齋先生與仲氏
嘉猷同舉乾道二年進士其弟五曰嘉量是爲君君
生之三月而喪母中散命之以屬宗正教籍宗正博
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晚得卓氣翁槃之說以陰符
參同傳老精玩爲信不惜君親聞其說而好焉余嘗
與之語雖不盡合洎嘉定十五年春余將造朝過君
于里舍君曰吾嘗爲子誦所聞子不吾信余求諸
易盈天地間致用之要莫要於孑坎離而大要則體性

相須精神交足體不立則性無以行精不盡則神無
以發余以異之因指以雅明本始究極分際勉之以
聖賢之正蓋譯移日不能休以是始信君之所造者
厚而世不能以盡知之也十七年冬君之子巽宗忽
以書抵余于京曰先君以四月 啓手足于遂不肖
孤無以顯敢考今葬有日敢以銘爲請嗚呼其
信然邪將俟後期以追前語而不及矣君之葬也君字
平仲資稟不事華飾宗正爲相光湖北舊閭遺獻
尚多搜繳而君相周旋其間況以尚書郎勾公負素
爲之舅劉文節公光祖爲姻之夫聞見重深提衡論
正會稽累不利以宗正任爲迪功郎監嘉定府酒務

遂寧府司法潼川府通泉縣令主管夔州路安撫司
機宜文字用舉主改宣教郎知漢州綿竹縣通判遂
寧府敘州始爲椽於遂議法平恕遂有未粟之征責
輸於鄰而不察其沽濫君請覈沽濫而蠲責余民
兩利焉明年當輸民諸邢獄得李司法董其事有爲
征官死不能歸者爲經理其喪二女亦各有適遂泉
健江歲築公私之力而民病焉不過君君躬任其勞
築畢歲之至于今稱之縣竹邑[illegible]兹此
豪猾而畏善良君請覈兵籍役勢利皆無過一日厲
明以方揭之凡巳輸而未穫券者使告焉或疑其不
可繼公去之日視始至逾焉以是民無横賦官有餘

貲賦務稱之政皆以八事行最後在遂寧更歷既
多財決滯敏前後漕使者皆推辭屬君以郡事孑不
許造轉丞叙南書曰此吾見故舊憫其老也會以職事
之吾道嗚歸而得疾屬纊之日尚區區書事家政如
平生年六十有五君爲吏三十年居室衣食不替儒
素與人交平實而可久所居官皆以職事見知其長
固也而吳德夫獵推正子與之未有雅素亦爭先辟舉
揚孫惠公鎮蜀徑上其姓名迨選部闕移乃克知之
其恬於榮利大抵若此元配唐氏繼室以文皆贈孺
人子男三人長巽宗次炳宗以後宗正女適迪功郎
利州昭化縣尉家寅今孫男一人思問孫女二人外

孫男女四人葬以寶慶二年　月　日墓在新淦縣
會同鄉良山之原祔宗正墓右從治命也銘曰
居焉而肥樂出焉而怡怡脫囂於姑可已而黽勉於
所當爲其晚而有得於己也蓋有人所不及知不知
奚傷視此銘詩

安人史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冬予得罪南遷明年春行至九江友人家
朝南被命造朝其夏賜對便殿擢主軍器監簿秋以
母弟求去廷丞請益力又明年春差知隆慶府尋改
簡州予時待放未返朝南道荊州狀其母之行馳書
抵靖乞文以識諸墓蓋朝南自　先朝賜召　上申

詔趣發及夏西還凡閱四載而立朝僅十月余謂朝
南秉誼据正不爲甚矯不辭其身所以成其親　大
矣而奚以文爲雖然朝南之請也屢余懼夫文之不
足以發也余曷敢不可朝南之狀曰吾母史氏諱禝
字處卿贈柱國太平公蕃叟之後曾大父鄉貢進士
造大父振父允諧妣楊氏母年二十歸我先君不幸
三十而沒淳熙八年六月乙卯也大酉兄弟五人女
爲長一日大母蘇夫人問曰能記而母乎淚棲睫莫
能對長者曰母姿閒靚不事膏沐兒所能記僅此耳
大母曰汝曾大父運幹府君方嚴家人不見其言笑
媼御嘗進肴衣不愜而母先意改爲運幹喜與之接

而母竭力酒醬雖服用可輟也汝之曾大母而母之
族也運幹念外氏飄零嘗問其世墓而母自是歲一
展省如運幹臨之吾母程夫人以禮法持家子婦彝
走承意惟恐失之見而母必爲之康色歲時饗賓奉
儀物以獻如弗勝而精巧絕人其事吾曾吾母若是
事我可知吾不能悉數也昔者我疾而母朝夕卧内
勝行進藥久而疾間勝有瘢焉吾識之今弗忘語已
顧女兄曰婦道不當如是乎而母師也及大酉齔齓
粗省事每侍先君常曰吾大父年八秩寢食必我俱
剴言姪姪而母時起　奉溫凊敬事不怠大父憐之
曰天何以報此婦也汝生三季大父卒猶謂而母曰

當事我者報其在吾是夫先君言之於邑曰使而母不
孫吾大父之塋是在汝已先君嘗舉大酉過舅氏見
者輒泣下曰而何以報而母乎自歸夫氏事重親撫
而兄弟至志其身之疾歲時來寧尚嫁時衣也人謂
弗堪而母無幾微見於言面則又人所甚難而何以
報而母乎嗚呼大酉尚忍言之賴吾母之澤嘉泰三
年齒一名于進士籍母之歿逾二十年男女婚嫁之
事僅畢未有以葬也開禧假攝從三嵎陳勤節公咸
出入戎馬間輒不及息慨然待旦朝則姑待之又無幾
澤及吾母也嘉定八年大酉試邑成都　上祀明堂
吾母贈孺人將以命書之副告而卜葬焉未及爾戊

而先君葬諸孫矣從跣行營于青神縣之長泉曰紹
遠鄉毋所居里也命龜惟其山食閱遠日惟十二年
四月癸酉食是非吾考志也孰知遂與吾毋偕葬乎
除考喪之明年南海崔公與之帥蜀以大酉長莫府
未幾薦吉復先焉大酉敬共夙夜不敢墜厥緒今季
有以歸見先墓嘗著書吾父之葬劉文節公既爲銘之
子之知我不後劉公幸有以紓吾哀也其自秘露以
來見人之息親則惕然以傷不自知身之罹此咎也
讀國風至凱風陟岵河廣諸小雅至小弁蓼莪輒廢
卷每謂彼以勞苦繫養以讒毀見逐皆親在而子長
豈堪辭之暫耳其祠已悲傷不自聊若此一日讀韓

文公哭兄子文至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嫂捐念又
子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兄子尚幼不復省記惟
雖能記不知其言之悲其爲之涕下不能止嗚呼未
知情於文生文於情生而涕何從出乎顧我後我出
入腹我今乃至眉目闊略不及吾母者僅從其大母君
考聞一二言行以求銘然則朝南之請也余寧能忍
然乎乃不果辭朝南之考君某以封承事郎卒今贈
朝奉郎毋以贈孺人葬今贈安人三女長未笄而卒
次嫁張子辰次孫晃舒嘗貢于鄉二子長即大酉今
朝請郎知簡州次震巳嘗與鄉舉以父命後族又不
幸死矣子之季曰丙仲女之季嫁蘇氏則繼毋今程

安人出也內外孫曾十人銘曰
皇春而發義既奮先時方春載曜孰抗而摧泰以大
夫之牲厥以內子之衣人謂毋榮孰知予悲

太孺人吳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余忝兼太史氏舍人孫之宏與余雅相善
也一日泣而請曰之宏不天夙喪我先君吾母撫諸
孤凡二十有四年而又棄之厥既得卜祔于吾父之
兆而未有以銘也敢惟子也請余曰子善自勵以成
其身茲其爲銘大矣曰是敢不勉雖然之宏之竊善
人有不及知者我先君之五世自山陰從余姚皆力
穡自給伯父早卒大父修職某大母胡夫人年浸高

先君獨任家事諸無私蓄吾母承順其志雖餘財斤
緡悉不告嘗得故衣數襲亦與家姒陸氏又裂而均
之訖先君之世聚居雖睦無間言先君肆力於學州
薦其名蓋從師友講肄研研窮晨夜或異師它州動
涉旬歲吾母服勞觸事不以累先君君性素剛毋問
嚴竣必詢其所趣而進退之吾母務爲感發俾寧族
姻賙卹鄉鄰人人自以恩志之宏兄弟年少長又俾
負笈千里以趨師友之會多一時知名士課督諸孫
察其進則喜見詞色不靡衣貪不事游觀不溺佛
老惟致嚴於宗室之奉歲時伏臘與行事于婦若孫咸
在觀其能敬也之宏舉進士試吏爲某官淳祐不足養

也吾母夙之諾如聞楚扑聲則曰焉事此聞得其情
以告則懌晚歲聽聰視明德性孔裕未嘗有屬疾
呼會水心先生葉正則葬有日之宏往會吾母曰其
已事郎反四月之吉起盥洗聲聞家人咸集忽指頭
何煩今若是亟扶就衽已昏不起哀哉之宏猶未及
奎於天之恨九殞莫贖脫又無以銘之於吾心獨無
愧乎余聞然謂曰如子之言子之先君子上順父母
旁睦兄弟下宜子孫則先夫人非承之力是烏可以
無紀周公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大之曰父母其順
矣乎夫道行於家而妻子好合此刑善之著也則兄

弟以和室家以宜子孫以樂順親之道孰大於是非
所謂風自火出者乎世降俗薄二女同居志不相得
而家道以睽子孫是效者性性而是嗚呼聞夫人之
風余懼夫詞之不令也以為神者雖然余曷敢不銘
夫人吳氏世為餘姚者姓父諱瑞禮贈武義郎母俞
氏封太恭人夫今生四人之宏今以承直郎新荊湖
南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次之亮鄉貢進士先夫人卒
次之震從荊湖制置莫府得官知鄂州長壽縣次之
顯女嫁知某州史彌忠孫男九人自中鄉貢進士自
道自明自昭自誠自牧自強餘未名孫女四人長嫁
新晉陵縣丞趙與昭次外孫史魏文余尚夙夫人生

以紹興十一年四月甲午卒以嘉定十六年四月癸
酉祔葬以十月壬午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士不遇局其學維述之良式扶而將淺于泳兮深于
方既順乃祥啟其兆詒子孫世其慶

朝議大夫知敘州魏公

子士與從公弟嘉公同居共學李夫人朝奉府君承貢
鄉舉孝友溫柔性不違物嘉公年十三四已能左右
然諾少長知自力於學嘗從師學舉子業既而悔之
曰是足為學乎聞郡人李中父坤日以明經教授鄉
里除館致之中父要明卧與飲食嘉公扶相必親委
自聖賢傳心之要以及近世周程邵張諸大儒所講

精體實察寤寐反覆或譏其不切於科舉嘉公曰
安有本厚而末弗盛者乎學益力舉益聲舉嘉定四
年進士調迪功郎眉山縣尉上事之八月子被 命
守眉乃兩易綿竹縣主簿為吏寬明嘗攝法書以持
法忤守意守不能難反以是見知撫安民粟先是廩
人額外苛取白例錢嘉公白守盡蠲之守漢督使
民自執槩量不取贏嘉公白守曰願守前規守又不
能難經總領財賦聞其才辟贍軍酒庫僮視事改辟幹
辦公事金房益漢軍馬駐漢中總領嘉公生男四日
界子而行十二年四月丁外艱平棋亂嘉公挺身勞
師少保安公丙宣撫府嘉公之果州趣公赴鎮公壯

之賊平上功　詔減二年磨勘尋以舉主改宣教郎
安公謂嘉父習知邊圉俾掌金之上津于時以忠制
置居嘉父固辭辟命請待班見凡家食二年子讀三
禮裕中父與處嘉父參焉士無遠近皆來觀各有
相長之益五年崔正子與之帥成都辟知新繁縣縣
有　祖宗原廟四孟月吉日至郡有朝獻禮器縣
陳設食用道流而倡舞于庭嘉父曰是不敬神黷祀
手縣請于郡郡上于朝下奉常給　大廟舞器法服
圖而班之嘉父范金製帛如式凡用泉以百萬又給
樂章嘉父遣二人詣太常肄業于時爲卿命工授之
嘉父即大門外爲藏及時藏事民聽一新大修縣庠
廟堂曰師立祠月半謁先聖先師合縣之秀茂講
中庸大學聽者各足其分退而輯成書學有句氏田
租百餘石父乃歸常平司會使者張義立方行縣嘉
父白歸于學縣未有社倉嘉父節縮浮費得錢三百
萬爲糴本使者以其法風他郡行之通判成都府會
簡州闕守制置司檄兼權百廢具修而去之日府藏
之儲視前增倍　詔再任成都即解郡還次制置使
辟知敘州敘空官久攝事者不爲遠謀先是橫江砦
之諸底其最番曰始鵝始鵲之諸族其最肆曰隅枉
仍歲犬入爲患嘉父曰吾守封于此而民不得安土
吾恥之乃請于連帥楊叔禹汝則假師儕郡倅通判

居守而躬率將士問夷罪夷設拒師十一月壬辰分
師以入七戰殲其衆獲其渠率夷勢窮蹙即面縛軍
門誓毋反歸先所侵疆凡四十八郡及民畜甚衆十
二月庚子受降辛丑班師數安南知保獄厚收賣國
異師之罪斬以徇是役也用州卒夷軍及瀘來人凡
四千糧石二千錢六千萬緡聞　詔增三秩將士以
次進律有差嘉父白以職分所當爲拜因感激益思
報効蠲復業之租以實邊圉糴夷郡米以活飢民作
止戈堂以簡師旅創備邊庫以擬緩急制置使上其
功狀　詔令再任嘉父嘗請移安南堡於風洞市以
制諸夷至是報可方鳩工經始會北邊被兵制置司
檄米五千石嘉父念邊民之困出少府餘財代輸制
置知之爲盡蠲之憂邊勞瘁益自是得疾矣九月末
猶力疾謁丁築新柴皆手畫口授軍吏奉以從事十
月既望拜朝議大夫尚能跪起周旋如他日丁丑疾
亟卒于州治臨終尚諄諄疆場之事一語不及私嘉
父蚤聽夙成孝友溫仁儼有父風自以祿不逮親每
拜上官報感愴終日春秋嘗祀如或見之嘗讀禮至
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諷味不能釋名先墓之
廬曰果善堂又自爲果齋劉文節公爲銘李中父記
之紹定元年大比時有爲臨川陸氏之言者往往假
竊近似足以欺庸有司嘉父慮學者貪高成習乃與

新都令鄭方叔實中控于提舉學司請諭有司毋以是
取人將自科舉取今以杜其漸士聞風丕變正學得
不泯經史傳記諸子百氏皆嘗校讎鉛槧益昌之亂
妻子兵火今僅存者讀書日記二十卷雜錄十卷錄
江中庸大學講義二卷嗚呼嘉父所志所學蓋將以
千載自期行方而氣和見義必爲視人有不獲必起
而援之其曰果善善乎孔孟焉世率以學行詞章吏事
若不相涉蓋曰格物窮理修身齊家者動必古訓閎
於事備爲詞章必迂爲吏事必疏號曰文士曰能吏
率不學無行不害也不知今之爲學曾與古異今之
文古所謂辭今之政古所謂事今之才則古所謂佞

人任人也夫使學而本諸真知著于實踐則發爲辭
辭厚而理施之政政裕而密非今之所謂文與才也
請子不信則如嘉父者亦取然一儒生耳其辭達其
事治皆爲世所推許然則非本厚而未盛者乎魏氏
世爲邛之蒲江人嘉父名文翁以諱孝享贈朝奉郎
母高氏贈安人祿朝奉而上祖諱華曾祖諱大昕則
皆某同出也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年五十有一
娶同郡韓氏迪功郎致仕起之女封恭人三男子強
恕恭愿進是恭愿以後其叔父次翁女子二人未嫁
子歸自靖強恕兄弟拜泣而請曰自伯父之南遷也
我先君貳成都守叙南皆除館以望歸去年八月間

伯父被 命西還丙夜得書時已被疾猶亟出篋書
以識其喜今伯父復游林泉先君不及見矣墓門有
石舍伯父誰宜予敢泣言曰諾哉墓在普慈鄉仁惠
里乾山葬以紹定五年七月丙午銘曰
委金玉兮言鼎棄兮生何篤兮天於沃兮嘆其暴兮
命何嗇兮誰痛毒兮奪之速兮民無祿兮匪我獨兮

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楊公墓誌銘

孝子之於親世愛之斯録之故有復有重有銘物有
尊彝鼎上之報功也有大烝有銘常有追稱有策有
誄有謚達其降也 文於是石曰碑然而鮮不浮譽
而溢美漢人已謂碑銘雖郭有道無愧然則自有道

之外皆愧也乎雖不今不敢曾所愧以識墓而有德
有言足以命之曰無愧則僅僅見焉今銘楊公叔正
其一也開禧三年吳曦以蜀叛成都路安撫使楊公
輔會僚屬議局席三十餘人愕視莫敢發公時攝府
學教授獨誦言今日之事當計逆順不當計禍福僚
言是則正名討罪爲弗克不然顧與先生死此以
報國楊公壯之未及也公泣下嗚咽請致爲官而去
聯事部刺史陳咸上其事詔迁一官又十九年湖
州盜潘丙扶濟王以叛有司當正以法議及之轉
中其偶於是廷紳咋舌紹定元年公以疏對垂拱
殿謂去歲歲雨爲暴水流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

臺臣議曰雲川水患之修築之餘烈也嗚呼尚忍言
之後又以理鄉對遂申前說謂巳優追降之命重於
遣臺臣而輕於絕友愛　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當
思天倫之大痛雍熙初元秦邸殁於房陵既行封謚
又錄用其子極其存恤之意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
貽他日憂何望世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
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悔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
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嗚呼明君臣之分厚兄弟
之倫是雖人所當言而邪說惑物往不反是爲非則舉
細遺大公能循理盡分使頑者惕懦者立事君持身
之槩若此吾銘可無愧矣公諱泰之叔正其字也系

出漢太尉震任唐居長安爵恭里廣明中國子祭酒
膳從僖宗入蜀其後官青神則自鎰始五傳至鑑五
與鄉舉以三禮釋褐公之五世祖也曾王考芳王考
授封朝奉郎累贈中奉大夫考處仲中大夫充秘閣
修撰致仕累贈宣奉大夫修撰公兩召不起調事凡
十又六年蜀人高之妣史氏封安人累贈碩人修撰
守巴州兼山黄公裳爲通江尉俾公受經公尚幼黄
器重之揚致一天倪劉子野貞史濤漸皆以經術
教授鄉里公屢登其門皆列高第家故藏書數萬卷
手自校讎年十二三後卧不設榻者幾十歲誦書益
及請曹歲舉斯世舉利無足以動其心者　初以郊恩

補官慶元元年與兄似之同奏名賴省試明年調瀘
川縣尉易什邡再調爲綿州州學教授轉從羅江
縣改宣教郎知嚴道縣特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艱
免喪知富順監知普州繼知果州召赴行在除工部
郎中遷軍器監大理少卿補外餘年差主管紹興府
千秋鴻禧觀矣嘗以本官致仕積官自迪功郎至朝
奉大夫始仕什邡與使者辨獄事不屈使者賢而舉
之教授龍綿職事文獻籍自郡守之客始守不可
公徑上提舉司求避易石泉軍教授其在羅江制置
司檄置莫府適長沙吳公獵帥蜀公遺之書曰使蜀
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能爲既亂而士大夫能

抗義據有所憚夫亂賊之爲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
爲也每請間論事帥爲改容或疑嚴道不易治公曰
清以莅之何難之不治郡守欽意與作徵索無執先
是邑輸免役並折官價守吏理見緡多數白不聽遂
以所當得白直錢與令所得酒人稍食日爲錢四萬
有奇對償會嘉定辛未貳關以公攝事時白崖砦將王
埠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責埠于法或又謂羅長五
諸人實導之當坐死公訪知吏都實適利店吏都蠻
稍亂不需引埠固請釋之不聽乃請于制司去所居
官制司以議不敢公但還雅安公自爲小吏與大官
抗聲辨是非無所撓避四川宣撫使安公丙嘗薦諸

朝曰蜀中名儒楊某之子當蒞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任滿赴都堂審察公以親老辭行詔以廣安優之在富義視事三日即出相告僚吏士民其勤攻書之關西湖舊有堂名景濂公易以君子而記之曰堂既作而旋廢已廢而復興嘗攷其故則以中遭偽學之禁爾夫周張二程崛起千載使聖人之學炳如日星其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其徒不曰此孔孟之學也必曰此伊洛之學使人得以集矢於其的苟寄意於君子則自非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鮮不壞之學者要其遠識郡之一府屢充物籍其數以康困措死峯

生其後去郡又以祿廩數千緡子鄉里以千緡為義莊昔以救乎之後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公力白宣撫使安公盡蠲其賦凡少府用度悉從減省在郡凡輸邊二萬緡縱賦如之振貧賜貸半之安公復上諸朝召赴　行在所公固辭　詔差知渠州任滿白赴　行在果以畸零錢久為民病公會□李經費儲其贏以為諸邑對減版數甚夥遂上尚書授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蓋言同年友張義立方實自發其端而公踵行之凡四方禮饋率不以入私將帑與民約劑而為之息名長生庫以賠婣備民至今德之　上嗣服申前詔趣行審實慶之元也明年

三月乙亥入對　後殿首請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意無奪於邪說以袪蠹弊以新治功次謂　本朝德澤涵浹不斷喪無餘民無常心何恃為國次論　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士以言為戒自是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嘿嘿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　上奇其對顧問再三越旬日除工部郎中時吾友真希元洪舜俞張行父王萬里新以言得罪予坐遷請[illegible]忠胡季昭遷象來自遠方首及之孫具中外目民間風興奮相繼言事無所避忌還淮東之寮舊彼之異言者益衆其端自公發之後四月嘗對公奏三十年間士大

夫之論不過三言而已為安靜為用中為更化安靜則苟偷也用中則模稜也更化則紛改尚多何更化之有又謂兵端作於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民之常心未失也兵端再作於十年之後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為篤論三年遷軍器監時蜀有狄難勢張甚制閫下令棄階成和鳳天水五郡撤戍退屯今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彥吶時帥漢中以乩干城而軍孤援絕蜀三三公亦鄭書奔告用蜀者媢忌沮其陷以深文　詔下四川制置司獄公為書帥蜀人扣政事堂或曰是將為趙累公曰非畏累趙畏累身耳自為書上之引來俊臣羅告狄仁傑對獄事為證又請

以身任其無他事得分治嘗以詩爲相君壽有去灃
灃佐權鼎既閱二十年治効何恡恐民瘼殊未蠲近
甸飢餓摘三垂烽火連人意苦不紓生理絕可憐聞
者趨之紹定元年三月又對其略曰自去歲風雨爲
沴田疇不存饑饉流離人或相食疫氣賡作盜賊肆
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謠狀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
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使忠直之言日聞而憸佞之說
不至慘刻之人不用而忠厚之論得伸一掃賄賂貪
墨之習而爲禮義廉恥之歸　上首肯再三冬孟之
吉又對朝拜疏久補外過郡相君爲書大略謂宰相
職事無大於用人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

度嘗取舍之擇而已又曰慶曆間呂文靖爲相歲月
最久孫沔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而呂夷
簡無一言以啓沃上心以謟佞爲君子以姦邪爲羽
翼是張禹不獨坐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矣又引史
越王事勉相君毋用聚斂之臣殘酷之吏聞者爲之
縮頸明年六月至重慶登第之政如三郡歲多盗官
利其賞藉虛而殺之民民不願也則脅之以威於是
土曠民貧者衆公曰是恥之盗也年餘法用從制司
市官田募民墾耕置廬舍給種以贍貧困雖嘗爲盗者
亦周之期以自新俗用大變紹定三年夏四月以闔
乞歸得請疾且病矣辛巳即自力登舟丁亥始被命

五月壬辰朔假館于江津趙氏癸卯卒得年六十又
二諸孤跣護喪車以七月癸卯脫輴于第公娶于晏
故承事郎丙之女三男子森先卒坦迪功郎前監順
慶府酒稅埏將仕郎一女子許嫁閬州將仕郎孫
七人長緝曾以致仕恩奏名孫女四人長適魏恭愿
子從父弟文翁之子也餘尚幼四年九月丁酉坦埏
以毋命葬公于縣之玉臺鄉坤山公峻而裕介而不
倨飲食作止有常無疾遽聲欬行立必正方不苟言笑
於鄉黨躬略采古禮行之居官爲吉惟其可非是雖
達官貴人莫奪也前後三被命召申命者再凡四辭
乃就及位朝著甫三月而求歸不獲則請郡其不

苟就蓋若此然孜孜行道之心未嘗不以小試郡
邑間贍學勸邊代輸糴賑以至買田墾荒養孤獨之
類爲錢凡七千萬有奇捐己祿以償官又不在焉皆
其所施僅止此所著書有克齋集百卷論語解三十
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續書有春秋列國事自十
五卷公羊穀梁類五卷易類五卷詩類三卷詩名物
編十卷論孟類七卷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皆
類凡爲卷七十有四歷代通鑑及本朝長編類又二
十五卷東漢名物編三卷詩事類八卷集諸儒易解
爲大易要言二十卷皆手自編綴也其得罪南遷遇
公子于湖語及國事公憂形于色曰僕必不爲父計也

後以書至請曰事有大於巴陵者乎未可食而及他
子益信公之賢其君以忘其身也後二年子莪命生
還則公卒且葬矣中道得損埏書曰公之窆未有銘
公也知我父者公亦深知公敢百拜以請其毋惟毋
降俗薄人之豢謟負義辭寵貴焉若以終其身者來存
而氣奪公也伸首萬物之上語嘿出處惟義是此則
今雖云亡生意未憖乃銘曰
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尚於救正見之悼九
原之不可作惟正理具存人心孰非舊吾而安宅苟
吾分所當言奚利害之究變炯日星其並質鬼神
而無怍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二

墓誌銘

故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郭公墓誌銘

蜀自紹興和戎大棄陜服且割商秦之半於是西阻
天水皂郊東阻大散黃牛而階成和鳳遂爲西南蔽
開禧三年叛將以四州畀金由是金人知我險易安
丙公極力宣理僅克就緒會丙移鎮去蜀邊備浸弛嘉定十
二年冬虜遂大舉寇西和枇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制置
使董君居誼自成都遷治利州又明年虜犯河池攻
梁鳳奏三泉制置司遷守劍外安撫司遷守米倉山
蜀之險盡爲虜所覘矣公再鎮未及三年而薨南海
崔正子與之繼之未幾亦稱疾去會金韃相持累歲
朝廷患之嘉定十六年召淮東帥臣鄭損起除四川
制置使損以疆事日蹙虜乘虛大入損懼棄四
州及天水軍退守七方武休仙人三關自沔退利朝
廷又患之紹定元年命湖北帥臣桂如淵代之先是
吾鄉郭公正孫通判金州日嘗會虜大入東阻上津
西斷米倉公以飭所督餽間道馳使稱貸于京湖制
置使趙彥仁方而請豪民富商傾財募士虜退道去
與郡守游勉之九功訖全孫城知長寧軍未暮歲崔
正子請於朝移知文州會虜盜邊迫階文軍潰入竟

公稱補實之法民戻投堵詔進一官因任在郡四年
擢知嘉定府兼權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
未幾為寘治狀轉聞除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
路安撫兼提舉秦茶馬蓋公自安康却虜以來威名
著乎西南命下僉謂分閫得人公以本生母憂辭不
就申詔奪服公固辭不獲命乃起視事公素負才略
有經世志每觀國家故事至胡丞公力爭和尚原而
鄭亨仲承秦檜風旨割以資金虜輒撫几慨歎又謂無
五州不可保蜀無大散關不可保五州至是
受任漢中首以修大散諸關陛古諸砦置使戍邊未有
發議格不行三年十一月韃自寶雞越鳳集如升虛
邑公之言始信韃既去鳳公又言韃出必再來宜亟命
沔將以重兵控馬嶺制帥報曰沔將擅豈可駐步兵九
方邪馬嶺已付之田燧矣公慨然曰誰為此謀者俱
失且七方深入腹內汧渭無險異時虜自西入則備
西可矣今虜攻京兆鳳翔游騎數至寶雞則自東
入必矣馬嶺為東西邊之要有險可守豈宜重兵於此
以遏之虜若不來若使其踰馬嶺道七方則五州
地數百里已與虜共之矣時有謂虜必西御者公
言不用明年三月虜果由東道縱兵大入捨鳳集不
攻而力爭馬嶺田燧以忠義人千四百當虜眾數萬
與戰三日夜矢盡援絕遂死之虜既踰險乃鼓行而
西馳騖乎原不可復制公之言至此又信方韃人之
寇鳳也遣使書城下去公移書制置使略曰數年以
來虜嘗得志於我今無故請成意未可知萬有一如
誅報假途倚不且他有難塞之請將何以應今宜論
以道不可假師無可借糧無可資舍是三者則本朝
交隣自有故實非外有司所得專宜俟奏報雖然議
和乃一時之權嚴備則萬全之計真當勉將士益兵以
備不虞彼若以和誤我則勿使墮其詭謀宜勉過制帥
攫拂虜意指公為異論四年正月韃人又至則疆屬
他官往武休議和甫甚秘公弗及知虜又出書索
糧二十萬斛五日取若干斛其使違不平諸人裹回
與趙原而則大赤韃已縱騎焚掠出沒自如制帥
方令諸將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且遣王良能李大舉
詣鳳翔虜酋所回報而督漢中趣辦牛羊酒以犒韃
師邊民抗捥切齒公歎曰僕又戍之卒以嗜方張之
寇尚策之得耶制司既又下令悉召西和天水凡並
邊之師入保七方公謂棄五州守三關則蹙地已數
百里痛惜累日又告曰勿謂五州可棄五州之民痛
入骨髓則鋤耰棘矜利於鋒鏑勿謂三關可恃虜寇
獗敵使得縱去將往來三關之外而遂已乎語聞制
帥激不說公知不可救矣自是孔然孤城束手待盡
矣韃人自攻鳳翔已分兵入吾境先自僊原入大散關

空入蕘所驅中原民號投拜尸有願爲我用者公謂
平戎既誤若招納歸附以稱其意實制變之大機脫
又不納必反爲虜導即言之制師且請事定之後分
處邊疆墾關外屯荒田不惟其聚而生變也衆是公
謀諸將亦陰給資糧以俟制司俄下令不納北人大
失望於是蕘人因歸附之衆蹂躪五郡見三關之外生
聚一空四月癸未破鳳遂長驅東鄉時大將屯武
休公爲言武休險絕且重兵在焉虜決不自此入彼
不右闕石項原則左投釋子關者陽明日暮黃竹等
谷一處透過數十百騎則武休雖無無所用之顧乃
嘖不加省五月丙戌朔越六日辛卯虜果以輕師繼
武休而自陽明黃竹趨迫興元帥守義士先已分戍
諸關城中惟忠順軍千人制置司檄遣明益其將呼
延椟亦分戍石項原公誓以死守俄而武休之衆潰
諜報蕘人謀趨米倉山察爲　子正親校張詡等請
日軍執至此若招訌潰兵米倉猶可保民徒死亡益
也公亦慮蕘人由巴山深入乃亟索呼延椟俾扼忠
順餘軍以俟癸巳遇蕘人千沙窩我師三戰三却死
傷幾半然猶有支徑可避左右勸公不爲動甲午
蕘人自廉水捷出我師之前公與兄子鳳州推官宜
中仲子主管機宜文字文中九一門八人同時遇害
左右得免者僅一二具言其狀行道之人爲之流涕

六月庚午余同産兄高南叔甚自洋州拔將帥師還
定漢沔得公杜家坡斂而殯之其孫黃中自巴山跳
護以歸又明年余返自蜀還奠之殯肆且俾高祝陳
詞曰嗚呼自秦捐邊關誨盜延敵而毀封破域矣削
弱監牧專利委貴而閉牆闔室矣金繒事虜斂欺姑
訴而堂皇四闢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
驕弗戢而龜玉毀於櫝龍蛇生於几席矣於是公
受任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羣疑之側矣衆投戈於散
地已纓冠於同室矣衆養禍於八年已承危於一日
矣既幸生之不忍則一死之皇卹矣自請自獻雖爲
臣之常分而言不已從事不已出則一死之奚益矣
祝辭至此其孫黃中泣之慟踊而言曰是深知先人
者祝誦終篇黃中愀然曰不得公一言以葬其孫即
沒于地將無以見先人矣予謝曰予既與而先人言
矣黃中曰盍爲我申敘而銘之予竊惟念去年初見
公以書抵蕘曰比爻蕘人以和款我今春又以西書
期我乎漢中戎帥拒弗納或者尤之不知虜情叵覆
戎帥未爲失也今書猶在蜀而公抱知言之名以沒
是可哀也已然則予既知公之心予曷敢不銘公字
興祖系出唐汾陽王六世祖象自安仁徙臨邛曾王
考畋舉元祐三年進士官至左朝散郎通判綿州累
贈左通奉大夫王考李舒舉紹興二年進士官至左

子漢皆隨難漢中葬公者寅中與其子久傳酉巳幼
孫祖傳則後公五月而生女子五人長適文林郎灌
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庭秀次貢士何煒次
迪功郎胡仲棠次趙森次張好仁惟歸明者存孫女
三人其存者一長孫婿迪功郎簡州司法參軍薛桂
公初該嘉定十七年明堂恩以官兄子寅中今為迪
功郎監四川總領所大安軍贍軍倉綿官持喪再
該紹定三年明堂恩官兄子寬中寅中將以紹定六
年十月癸酉奉公之喪葬于臨邛縣白木里之東岡
與張宜人同兆既謁銘於子庭秀又狀公行以來乃
叙而銘曰西南之禍信亦有繇黼冰豫穰寇孜之招

金繒賂遺彊胡之挑伍秉弗壁弗救彼惘然者
專利宣驕造攻稔釁匪一朝夕公與友敗力支翹尅
乃設此險乃絕虜激誨譯總貌以我言試一策不試
嗚乎犢象循義盡矣公究昭我原廣偕揭銘山椒

國學貢士胡伯清墓銘

紹定四年秋于蒙恩歸自靖道荆州臨沙市郡胡壽
過予涕泣言曰我先君之葬以元年十一月甲申墓
在澤山之原音者未有以銘之重惟先君嘗以傳士
弟子負業先生先生之西校南宮也壽又以諸生被
選然則銘非先生誰宜校于瀕記一通則兄森所為
也記曰先君諱揚字伯清邛州邛縣人少有立志恍

游昔聞人尚友必篤傷也謹自勵明毋愧古人嘗語鄉
人曰吾鄉自魯仲享於仲山學于京師過江來無聞
焉結廬澤山聚學於斯躬帥其子弟圖晝夜作轆慶
元五年升名于大司成後十有六年壽繼之又六年
從父弟森繼之又六年森又繼之森先以嘉泰四年
舉于鄉壽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皆先君刑善之由先
君未四舉禮部不一得輩流稱屈我感不疚語森等
曰夕覓而取之者吾志不存焉而我若能精義道藝
以不忮厭褻吾歿無憾時壽尉處之遂昌鉦日冊軍
就養而疾彌留繼以大故寶慶二年九月其甲子
年六十有二先君禀直惠和孝友任睦書曾氏間有

餘一章置坐右日侑以事其親親疾不說帶左右嘗
樂致喪以禮忌日必哀遇享肯祭書廖析卿有過依
札荒之議則寬之好施予不問家人有無里稱其仁
曾祖考諱仁美祖考諱資淵考諱作乂妣某氏（鄉不弁邑）
（及所居州邑）先妣於氏先先君十九年卒子男三森壽嘉
女二適於范知忠翊郎陳稷孫七子讀之惕然曰
自森京東大學法嚴餟日錄惟以鉤章棘句為工仁
義禮知之本心薄蝕殆既雖訓故義疏之書且不暇
攻矧能立其大者乎嘗見服官惕然如不容今觀胡
生食太學之祿者二十年不措於時之惘不在於身
之窮不喜於子之通而學之充而德之崇而理之融

亦庶幾君子之曰然哉學不能銘諸旗頌之幢幢嘉
又六千里以申其請乎乃書用識之庶有以慕其焉
歸之封歸自靖之明年月建維支營室方中識此者
誰史臣了翁其為銘

故迪功郎致仕史君孟傳墓誌銘

今之學者例曰自隋唐以科目取士士狀於浮夸生
斯世也為斯世也姑以詩藝舉業亦可矣乃若窮探
務廣則有司所未喻傳古通今則有司不及知故遂
以大衞則大好為不可易之論嗚呼胡不以吾友史
君孟傳之事觀之嘉泰元年辛子以劍南莫府較士予
眉士之通春秋者詢以霸業所由始迨策士以漢中

朝廣入闈[illegible]有傳贈安覽居者予異而
拔之則冊後史孟傳守道也其年共叔父君叔名坤
宗與其郎人冊之無異辭予始內交焉又九年大比
有司以左右史公章策士有謂二史不當录兩省史
謂國朝之史自時政紀起居注國史日曆實錄玉牒
聖政會要等書凡皆經歷宰輔始得上聞故識者
不得直書又屢變辨析加秦官子朝者發其名又孟傳
世又九年就外省流春秋經傳枯梧辨物不遺有司
傳曰吾敢與公羊子辨必老於經者乃得參名嗚呼
吾傳以正學直道未嘗為大衞之語世而有司取之
公論許之是則異有司之不公不明而惟浮靡之是

嘗苟以諱衆攬業者不惟浸之特人亦寧乎廢已矣
得之不得固不在是世孟傳治裝入對忽以疾卒實
嘉定十三年正月甲子得年四十有八詔附韻滑傍
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十二月癸
卯葬於嘉顏山壽鄉玉岡之原予得罪南遷會其生
還職子陳壁過予泣曰父殁十有三年矣鎔始食家
惟吾父生而惟先生之依殁而非先生之文將亡以
安顧有以寵綏之嗚呼孟傳非子銘誰宜史氏自臨
功府君瀨始入蜀占名數再後人傳至兄泰自榮州
軍事判官擢本縣令禦賊于犢龍峽以死克泰閒錄
廟恩封忠佑侯曾王父（諱）王父（儀）迪功郎父（元獄）

妣王氏孫氏孫故太學博士逵之孫知永壁縣份之
女孟傳孫出也眉目秀傑矩矱風成年十四以能文
名于郡國舉文固非其好世自經子百氏及歷代國
朝諸史一覽不忘故發於文則援據詳博詞辯雄放
頃刻數千言見者駭服退而即其人似不能言者異
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孟傳獨為詩曰但
使躬行皆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此豈苟於言者其
後學自肆名曰大願交者日廣每誦前輩語學士不
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獨於予為平生交予召
為學官孟傳不能從則以為予外舅故荊湖北路刑
獄使者楊公棗字後守漢守眉特以遷遂又與之俱

始識後溪劉公光祖雁湖李公壁皆假相得之溪李公嘗語及本朝明堂用三年故事孟傳隨問辯對不失一字書試輙奇有欲爲之地者孟傳不可曰爲我謝夫君五舉黜不是之爲也取同郡李氏生一子即應奎嘗與寅爲一女嫁同郡劉鑄弟守文愛之篤推田廬予之予爲買屋于眉之南門有大家以小屋易之孟傳不之較亦未嘗形之言也平生論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周禮略十卷書略十卷詩略十卷廣編二百卷雜鈔五十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廣編纂未竟也孟傳爲人不苟得不輕出言笑不戚貧賤於我乎節者二十年猶

一日也所謂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孟傳非與雖然孟傳之遇也有司取之公論予之此人心之公世而未及有行天遽奪之天固與人異嚮與銘曰

其器厥在式登于耆俟德俟壽匪折伊奇謂天爾賢我不敢知胡璞爾蘊靡一日施如馬斯驥若旋控其馳地勿有已茲銘永貽

恭人楊氏墓誌銘

予同年進士今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彥吶將以紹定六年十一月某甲子葬其恭人楊氏於彭州堋口鎮條居鄉庚山之原先事以其姪婿戶部郎官利州糧料院朱元之狀來請銘而敏若以書申之曰吾婦世家

資中從曾元曾大父試大父師中父鐸母杜氏吾婦十歲喪母克自準繩凡女紅酒漿之事罔不畢識吾適母吾婦之姑也知其賢請以婦我於葬殯自致其誠敬洞洞屬屬如事存事吾母吳夫人無敢慢其職以蜀叛鄉民將伺時發樓吾爲之捐私財料丁壯以衛鄉井尋以授吾婦曰若居守吾省兄於閬奉母出三峽乞荊襄之師借田楊氏之甲撲逆焰而後可以有夫婦也乃行吾婦不憂不懼治酒漿炙食伍其衆而日犒之大得人和盜爲屏息吾抵襄轉戰以發將椽揩抱懼唐俄報賊授首禧懼將走胡以遺我患吾攜其府殿殺禧而析其衆於後吾分符授鉞當時多故

靡室靡家吾婦里居泊如也吾守漢中與制置使鄭損有違言中以奇禍賴有白其冤者猶坐免所居官居數年韃靼闌漢中蠆蠚毒赤地而去朝廷不我終棄俾貳制閫吾受命若恫瘝之臨其身吾婦曰事君之義不避害不辭難君何疑焉乃起視事軍律賦輿咨非昔比未幾韃更虛陽關大入吾婦時已抱病挈其二子轉徙舟楫右瀕則疾不可爲矣時紹定五年正月甲午也年六十有四嗚呼穀不同室殯不異居葬不臨穴而又不得公之文琢諸碑銘無以慰九原之魂釋二子之哀予讀之撫然曰中庸以詩樂爾妻孥爲率性修道之端大學以詩宜其家人爲修齊治平

之本人之其所貧賤富貴無不以室家爲憂爲樂而
米薮出車杕杜三詩序情閔勞所謂王事靡盬不遑
啓居者雖以天子之將帥乘戎車駕四牡與征夫隸
人其情則一時之所遭古蓋有之敏若不幸而遇人
之不淑子何敢固謝按狀粦人事父孝父疫時從敏
若乎爲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之死猶湧涕道之不解
於心佐敏若紀家事教育孫姪妻衣肅艱險毋嘗數
二子圭夫珖夫皆克自立婦孫在別閫閒以和圭夫
季進士前從事郎合州軍事判官珖夫將監
四川總領所隆慶府贍軍倉孫男將銷補將仕郎孫
女三長許嫁晉原錄某銘曰天不弔周蜀禍孔棘英

英賴侯同國戚休天衷民劉乃作之泣宗備英翺賓
壁鎮着深方泼游不遺佚虞侯稱俊收華途孔脩夫
人安矣鄉淒其歸丘

迪功郎致仕程君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眉丹稜程安之從予遊一日哀其考
君行實一編泣而請曰安之不令先父兄之教以臨
于士賓于鄉外于學居歲餘未有所成名也惟親奉
之是懼萬里馳歸而上堂無堂焉若婁殯以哭吾父
吾悔之念不得先生之文書之墓石爲前人光無以
志吾悔也予嘗讀昌黎韓公文至於哀歐陽行周之
辭曰詹在父母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
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夫人有離父母之憂而外求所
樂以解憂焉吾謂無是理也今於安之而信將援之
銘而安之之兄卒安之將赴哭不自聊曰吾父吾兄
之亡吾皆不及見吾其行也以襄父事以慰母心雖
然何以贈我子亦爲之泣下迺銘君諱南金字掀貴
九世祖別駕君光履自武昌來從家爲丹稜人曾祖
仁仲祖騰父益母楊氏劉氏君蚤有父鼎臣華之子
鼎臣博習士也爲鄉先生巽巖李公所知仲明與舜
任于是邦因内交焉一時秀士皆從之君漁獵經史
口誦手抄尤留思於音切句投之學既爲叔父之子
父母性嚴憚不假人以辭色君朝朝莫夕順適無違

父以賓朋詠觴爲樂家有亡不恤君必竭力承意至
貸貸以爲養父母愛諸女君視父母意鐫婢惟欲無
所於吝父殁姊妹以治命損田佛宮君又敬聽之教
二子擇所從師而耶自程督率夜漏三十刻乃即安
夙興庭户躅除家事不戒而治其族子泮州史君伯
雄過之嗇曰吾家又闕弗耀我雖自立懼亡以繼世
報父兼方若此家其昌乎寶慶元年季子安之與從
子圖南聯貢禮部安之又以選補學士弟子員不欲
去親側君勉之使行將俾求友四方所以望安之何
如而子之歸也見父于牀子之心又何如君嘗以恩
封迪功郎致仕卒以寶慶三年十二月戊午葬季六

十𣙜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娶石氏封孺人生二子
長之善字子見爲文卜宅兆感疾而卒則六月己亥
也季卽安之女一人先適史德麟再適杜嗣賢內外
孫男女六人安之兄弟始以母命治冨壽鄉横石之
阡孰知其兄得年四十前葬三月遂從父于九原嗚
呼父者子之天兄者體之連父舊行而宜遂兄有志
而不年宜其情之盡而弟之逮是爲銘

永康軍通判杜君墓誌銘

始予當婦成都吾舅威州府君教子有集度其家子
廣心學德充威州誨之曰魏華父志紹徃哲吾以子
妻之非若世之繫援高門也尙俾女曹觀善刑德焉

德充服父訓唯恪每學則行有餘于搢紳間雖然予
猶未之深知也德充凡再承縣乂官弗遂予甚念之
將爲之引重于諸公貴人會李季允眞自潼川移常
德予代爲守鄉故侯飲酒樂甚侯曰我有婿嘗爲射
洪令予爲我擧之予之婿嘗屬耳則予不敢遺遂以
屬書一通授予曰是將擧射洪令者予以吾名改畀
中江丞予爲德充言德充屹然曰然則是擧潼川守
非知有中江丞也况予也方以大公至正表競乘貴
而從官之初與故侯吏引私親何示人不廣予其辭
之不然則以付射洪使自爲謀我不敢膺受至是予
始知德充之識果有異於人也德充少鞠於母黨八

歲而歸逮事王父事繼母尤得其驩心劉文節公之
壻李函舍人外姑昜弟也德充早親文節之教氣質以
美又及事舅息齋先生李公嘉謀見聞浸漸鄉趣近
正以父致仕恩補官監雅州盧山縣酒務轉爲依政
中江涪城三縣丞知崇慶府江原縣制置使辟通判
永康軍未上丁母憂未除喪紹定五年三月己亥以
疾卒年五十有四階奉議郎服緋衣銀魚嗚呼德充
而止於是邪初仕盧山輸負課於朝奉部使者士之
檄攝隆州鹽官過叔蜜滲井收帚然在依政郡使輸
邑長治租賦長不嫌其逼邑有十門堰官吝於費歲
輒坐德充賦丈庀役人利灌輸在中江指奉泉治官

坐以奉母攝令監亭以治稱盤眾涪城刑獄使者檄
懋之留以自助讞議不向其長推鹽法不盡利掌米
原未平亷部刺史郡守交薦譽之改秩知江原縣縣
號難治輸負課爲緡十萬有奇增檻以建繩橋民不
病涉至是仕二十年矣奉賜率緣手盡畀書求友田
畝不長尺寸取於物之薄蓋若此而天亦不畀以壽之
也杜氏故隆州仁壽從華陽其譜由唐翰林學士遜
能以下昭穆可考曾祖開祖宣義郎知來考朝奉大
夫知威州妣母道江張氏繼母江原張氏雙流李氏
皆封安人贈宜人妻封安人於宜人爲姑姪知懷安
軍喜猷宋之女安人始歸杜氏德充父祖皆無恙三世

指于安人左右承事無違李宜人沒安人哭之慟繼以毀卒紹定四季六月某甲子季四十有九德充哭母未幾又喪其偶益不自聊明季子歸自靖道成都界之帷其神離而形瘠爲留數日乃別抵里門則德充訃聞矣六男子長直夫先卒次直溫直道直中直諒直養孫男三人夔初夔龢夔增初爲直柔後孫女一直溫兄弟卜六年十月甲申奉德充與安人之喪合葬于成都縣金泉鄉坤山之原先事來請銘銘曰

物競我舒人棄我趨謙靜有福匪天道與而嗇其齡而振其顯幅有所制豈亶然乎

故祕書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張公墓誌銘

開禧二季狀元以言事忤權姦貶死其子長孺全道大全相繼補外明季參知政事李公壁薦士二十以實其言而召者僅四人唐安張公鈞其一也公自瀘州通判對便殿言曰陛下初即位劉光祖嘗以五箴進讀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眞天下國家之大本也遂上三疏其略曰陛下之所謂原者皆爲一權臣所湮故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宇宙之內抑鬱不得伸以兆其變因祀隱喪而禮樂之原湮以目擁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姦而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湮相恐以權相招以利而命義之原爲所湮矣主竊於前僕負於後而尊賢之原爲所湮矣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多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幾壞陛下即其所湮者以爲規摹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祖以還舊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復舊日之餘氣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淪曩日之乖氣五者救活生靈使與權臣措戮生靈之禍等六者振厲士夫使與權臣斲喪士夫之心均則原之湮者復何物驕虜安能勝陛下澄原進德之力哉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急於活百姓蜀自紹興末季以來一塵不警百姓徵斂賦軍近二千萬緡洎權臣忽開邊於大饑之後

用度繁興內郡廩庾取之無餘粒之積調夫斂穀倍於常賦徵賞畸零既竭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饑或死於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啟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祿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荊襄以及兩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

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
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變化莫此爲切不然何
以謂之化也夏六月旱詔求直言公上書曰陛下當
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又條變化之說一事辭之
說大辭頗剴切嘉定三年九月輪當面對有御觀術
察而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洊大計
所自而皆貧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危憂雜置率人所
難言乎嘗妄謂首道而行宇宙間同此民也正學以
言士大夫同此心也自非豪傑之士則屈信消長未
有不繫乎時之昏明治亂者自乾淳至紹熙人才輩
出一挫於孽韓之凶焰至泰禧開邊大官噤啞小

臣退縮無敢矯其失者人謂士氣銷鑠盡矣而嘉定
之初勉而行之忠言讜論尚班班再見嗚呼使常如
嘉定之初則未戾之民尚有東嚮乎公奉使東川宇
與之璠代居數年公卒于再仕王朝以言事徙湖北
之靖蒙恩西還其孤猷子狀公之行泣授使人以抵
予曰吾父之友今其存者無幾將葬矣銘其前之石非
執事誰宜錄會予被命渡瀘未皇也猷子請不已則
爲誌其事曰公字子和氏張其先自文紀徙武陽至
唐大中有名祺者徙名數于江原曾祖父弼以八行
遺逸應聘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終宣教郎懷安軍教
授祖彥昌有聲上庠父珣贈朝散大夫妣何氏任氏

俱贈宜人公生九年而何宜人卒事繼母以篤孝稱
紹熙四年登進士乙科授迪功郎主洋州西鄉縣簿
再調隆州州學教授改宣教郎知漢州什邡縣事通
判瀘州召赴行在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權太常
丞兼權兵部郎官除秘書丞請外除潼川府路提點
刑獄兼提舉常平等事改轉運判官舉論奉祠復元官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卒公自幼學厲名行
不爲凡兒少長直節尚友古人一時鉅人元夫卒從
請益而得於孫公巖老范公文叔爲多出語輒驚人
不襲前跡才壯慈新自成一家光宗初政公上書論
國家大耻踰六十年而不復其末又謂古有四禍中

官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其論事皆若素官然
迨對策集英殿首論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轉一人進
德之機末言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間學者之事
責之有司第其文爲舉首考官異論然自是聲譽
籍甚薦紳間矣始仕西鄉復故侯所廢堰疏洋原水
焉之水以溉民田凡二百餘頃穫糧用充修縣學基
秀民而教以禮節人嘉其知務及兼餉屬科財賦源
流爲八十一門門各有序有編年有叢志又有大序
使長貳公震武其器重之今其書傳於世教授三嶋
留意公養士之外堂者每以大學相講切嘗率張忠
獻公四祠歲爲勸不專厲以科舉之習什邡縣大事

劇始至大書君事之所曰奉公如奉上帝克己如克
勍敵愛民如愛赤子防吏如防饑狼兩暘必禱諸社
稷精禱以弱必歛在塗會賊發爲亂公思所以拒僞
御主錢守川陸以待王師者朝思夕慮得疾幾殆丞
太常丞改府所陳皆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雖啟已
所難受者皆爲上禱言之速使辟睿邪秉審克罷論
吏死罪或至泣下常謂人不死於刑獄寧死於水旱
亟請于朝由度僧牒以爲常平糴本先是紹興間田
展領西師駐鄂歲發錢絹于東西蜀以充犒賜公以
例遷而部運官吏爲敎朝廷以罪公其事雖卒暴白
然里居數年公不復斯世志矣元妃李氏通直郎琢

之女繼室黃氏迪功郎洪之女俱贈宜人又繼以王
氏封太恭人有子五人存者瑞老持子猷子曜子二
女子長適承直郎瀘川軍節度判官范充孫次適從
事郎前資州資陽縣監酒税務楊嵒之存者瑞老曜子
先夭瑞實持子及二女後亡孫一人順孫外孫男女
四人猷子則犖某之子公謂是大夫之嫡孫兄弟之
子也命之曰猷子王恭人推本先意遂以猷子爲後
將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葬公于縣之犍爲鄉清陽
仟大夫之墓之側公所自卜也銘曰磊磊乎德而度
也牽牽乎悅而栝也滋滋乎善之恭也巍巍乎守之
固也微主之弗顧也微命之弗遂也然信安於所遇

不以易吾素也

雒縣丞章公墓誌銘

予少之時志於博識自書契以來數千百載往往貫
穿淹該引筆書紙或爲人稱誦然不必盡協古人榘
幾也年十有七從鄉先生章公時先生必迪以義理
請報心解似不以凡兒畜之予益習然自愧慶元五
年先皇帝始策進士予猥綴科目涉歷中外凡二十
餘年先生始舉進士先是淳熙十六年先生以詞賦
舉于鄉嘉定四年再該免舉恩與樊武仲虞譙仲父
仲午賀春卿東寅及予弟文叔偕試于類省試四人
咸在選先生獨被黜又三年與予同登兒高南叔稼

西叔崇周宗澤嚴與韓子叔李壬四人偕試又獨遺
先生得失雖不足深計而命實有制焉又三年當嘉
定九年始見錄于有司明年唱第廷中調眉山縣主
簿每謂官無卑官足以行己爲簿正則指民牧抚吏
爲縣校官則明義理勸孝弟再轉雒縣丞則審券劑
明簿書受米粟之征則平斛量飭盜賊所居見稱歲
平者請學雖事劇不廢紬繹耆儒言雖家貧必畜經
史爲窮清姚而深醇自陶杜元蘇黃皆誦其置尤善
著敘不以酒亂德予自瀘川召爲郎從得先生書質
堅老壯將歸啟而正焉而先生年七十以疾卒於官
實寶慶元年七月乙丑是冬予亦以言事徙湖北之

戰藝騰聲壯歲晉衷行乎南邦未究厥施奄然永終
僻好謙之承考附祔葬于漢中而兩傍丙訌傷其竝
封乃塢乎之卯月穸安葬之丙峯自眞生申歲陽闔
逢嗚呼君雖去七耿耿厥衷知之者安在曹芘諸公
銘之者太史子翁雖晉墓之末合尚揭銘之前表

[illegible]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三

墓誌銘

知南平軍朝請江君墉墓誌銘

寶慶初元予以言事遷靖進士江叔文爲永平寨叔
文從吾友喬希元游最久聞見貫熟貌肅而氣和終
嶷然惟講學是崇不恥問於予逮予還蜀之明年赴
家卽東川而叔文亦守南平壤地相錯聞其綏御夷
漢一境清晏益信希元不苟求友也予方遣人問無
恙忽以訃告予驚悼失聲爲經理其喪轄以歸歲明
年其孤燧等以汀州李侯華所狀言行走介乞銘予
行都嗚呼竊食吏祿長民豈已天或壽之如吾叔文之秉

一郡舉而靜明而不苛則速奪之是可悲也已叔文
諱埴世家建寧之崇安縣曾祖瀕朝散大夫知南康
軍祖臯迪功郎滕州岑令累承議郎父壽累贈朝請
郎妣安人梁氏朝請君嘗以餘財栰義莊聞執延師
聚族教養叔文肄業其間總出流輩游庠序踐履有
聲兩舉于鄉一與于大學嘉定元年希元以開士校
禮部試得其文視知其賢俛尚書用嘉其才負世志
擢第授迪功郎福州古田縣東尉縣有海寇出沒鄉
守檄叔文檢視戰艦道與賊遇密授弓弩擒其魁者
餘黨悉逃任滿關陞從政郎調武岡軍司法參軍郡
守問以綏御之要對曰吏廉則邊安再三奇之命攝

僉書判官事有溢祠號劉平王丞祝馮附生用人子
朝叔文請焚祠毀像籍巫祝之資以犒軍循文林郎
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平反死獄數處明
允刑獄使者葛公洪刑部尚書徐公應龍競舉之改
通直郎知永平縣事以　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
衣銀魚縣故徭地其俗有如甲殺乙則乙家執丙以
償而書于牘以識其事蓋洞徭無所赴訴而藉丙之
詞以聲甲之罪其事曰準攀攀口甲切其牘曰木契
甲雖不得免丙則冤矣叔文疆以王法因告部刺史
寔其弊平當滿歲其去請于京湖制置使辟差
通判本州吏民習其教而予又得與之處者一年差

知南平軍過家首問政於希元希元爲序說之大略
謂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
科推所以治靖之廉白清簡者而治南平斯可矣若
錫光任延漢守耳於交趾能與其禮義之俗於九
眞能由以父子之性是變夷而華也今之吏細者尚
蘇爲蠻以啗人之膚大者爲狗獲以爲鰲蠶以血人之
髓以扮其家以封其妻孥於是民始　然靡其樂生之
志而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驅民而狄也以中國之
士大夫爲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爲亡異於狄亦何惟
其民之狄哉叔文聞其說旣躬蹈之又以風屬城之
爲吏者公嘗具條五事以聞　上擇陳邊瘴守之不宜

視內郡料調而於支移之虛名論難尤眾大抵如軍
裝布帛取之成都不以時至而梁山軍衣紬忠州綿
馬鹽綌實茶涪諸郡袍襖之類皆不報期會惟大
寧監歲計鹽租可救目前之急然視舊纔十之一惟
有徑令輸總領所而對折南平當輸之錢亦可乎自
餘所陳皆君郡日熟察民隱可為永利者蜀帥上其
政最將以收文知開州未及報而疾不可為矣實紹
定六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享年六十有五娶張氏封
宜人子男六人燧寶慶二年進士為從事郎汀州軍
事判官鉄受公遺澤補將仕郎鋐紹定五年進士鈢
貢于鄉錡未仕女三人諸孫卜以端平二年十有

一月甲子奉喪窆于達陽縣西壘山之原嗚呼以身
發財以財發身反覆之間而仁不仁自負競成俗驅
龍蛇以賊吾民如吾收文以清白見以信乎蜀境
乎殊隆蓋收文所謂吏廉則邊安者服之終其身是
心昭昭吾知江氏之世有人也是為銘

朝奉大夫知巴州常君 有開 墓誌銘

姚子守瀘川常君子先有開字浩城頗有異變忌寧
嘉之列諸朝曰剗除苛政撫字疲甿曾未期年已見
成效蓋承貪饕之餘而能撫摩煦休之也又十有餘
年君再轄而丞巴州子返自南遷君奉臨葛里之父
兄子弟又能道其調護次第慶情乎益知子先之行

浮於詞也嘗事制置使李季允䘏辟知巴州子守瀘
而君寓是邦又得要會於是端平改元年七十有七
精神爽健鬚目炯炯黔黑如五六十也八月庚午忽
以疾終于家其孫南強兄弟十二年八月丙申葬巽
山之原子承詔入覲道瀘而南與南金元銘謝未皇
也行李追至京請益將孚關其狀系出唐宰相袞之
後六世祖惟簡銀青光祿大夫監察御史兼殿騎常
侍寓居于蜀曾祖世英迪功郎祖揚修武郎從名數學
寓義父仁紹興五年以庠舍貢授迪功郎父君陛朝
累贈朝奉大夫妣蒲氏贈宜人君幼而就傳授書過
目成誦修辭賦詞學七十也大君門者兩貢鄉選慶元

二年進士調宜賓縣主簿治賞轉令究心職業刑獄使
者王塈廉知之會宣司獄公田者多擾君按理曹臨
鞫程序肯稗者六年之調榮德縣令名室康勤朝夕服
念公并驗為吏冥職行旅不通則抑配於民君檢校
吏姦而除其害歲餘丁父憂免喪授瀘川府簽事參
軍居民失火有親縱燎者凡被執詰府立斬以徇人
利賞相誣君白府請俟訊安得實盜辟民用弗冤獲
調保寧縣令安丙公為宣撫全蜀有婺婦挾公書以
求直而婦之辭吞書一折諸理兩造咨異沂公亦不
以為忤也　改宣教郎知浩城縣事勸分以救饑編
竹多擴大民用莫辭有通判重慶府先是歲以鹽糴米又

之而弗給鹽吏以免錢役之半米既入而役錢之歛
如故君受書極論請併以夏秋役錢對給且減鹽
羅十之三著爲定式再通判邛州會雅邊有警帥閫
遣君閱關隘招土丁君條陳防守之要在牛口且乞
官備器械縣儲糧糗尉差右選以任訓練之責帥是其
聽用夷不敢犯君前後四十年書十五考積官至朝
散大夫巴州之辟報可而君不及拜矣嗚呼理道不
競士罷懦不才與貪爲市視民如仇者比無以議爲
號健決有能往往敢恨貪黷以私喜怒肆于民上其
害甚於不才若君之謹畏和平終始弗渝而不得安
一障以沒是可悲也娶楊氏勿龍氏先氏皆贈宜人

子男三人南強以明堂恩補將仕郎南金蔣以君致
仕恩補官幼子中女一人適眉山進士孫嗣勛銘曰
秉德兮靜淵若官兮飭度恂恂兮吶吶兮如不能言
所居而稱焉已矣乎常之先

姪女端意墓誌銘

導江黃不已以書來曰之純昔歲客臨安嘗從先生之
知許以弟之子妻之其後先生南遷之純西還乃納
定元年十月外姑李夫人醮之而遣嫁歸敘州史君
賓遂以歸于我名端意小字廣今年李二十有七有
娠尋感疾以殁實端平元年十二月戊辰也爲之痛
哉大人哭之慟曰爾之柔順端靜不妄言笑自爲我
家婦七李之間以爾無姑與爾母之喪緦衣佐餕曾
不再歲爾乃疾病乃不字乃罔克壽以重爲我哀越
五日壬申先生亦以爵弔之曰爾夙喪而父前歲又
喪而母爾聞凶亦云極矣既極而通汝之舅前誕
書百方以郡紱起家夫子有聲士林亦將擢在成都
爾乃殞棄盛年爾之諸父唯吾獨存過此不淑其何
以爲懷也之純痛惟婦秀而生於鶴山先生之家又
秀而能學諸父之訓而其不秀乃有如祝予者今命
日于菁鄉將以端平二年　月甲子葬于　鄉
里　山伯舅秀賦之銘又有柳氏之小姪尚詩柳
州以不祐柳州伯舅多之所不爲婦之年丈不爲小不

宜使視柳氏小姪弗如也某執書哭不自勝爲之銘
曰喪父喪母姿母李氏叔守文翁亦復爾棄僅存唯
吾與兄尚在吾以君君夫之不爾視爾舅伯舍爾夫不
已求我銘奪于尚存識幾沒矣詞以納諸隧

知巴州郭君叔誼墓誌銘

慶元末李誠叟西川莫府與郭君幼才爲僚舊李嘗
幼才爲青神宰賦詩以崇學勵俗有治理聲李嘗
以陸賈論爲其後南海崔正子與之制置四川辟君
巴州則已迫致事之年權相持不可李爲言君之才
開明強濟往往精練以年所不及況西山爲西南屏
惟才是擇何可限以常制相不能難後果以治理聞

後九年予論事曾襲君固與焉也又二年歸自瀘其
孫允文墨經過予眂以郭方叔叢中之狀爲辭然以
致其略曰公諱叔誼字才其字也郭氏系出唐汾陽
王後有諱冯者爲廣都令因家于縣及兄甫爲御史
中丞卒葬之靈谿鄉墓至今存曾王考閒修妣宇文
氏王考之邵妣楊氏張氏考澤以公貴累贈朝散大夫
妣楊氏贈宜人伯父汾號冲寂居士以孝友文學聞
于鄉娶宇文氏生四子君爲仲焉母史宜人出也大
夫無子取君爲後氣貌重厚七歲從記過人十二能
屬文幼失無母至喪冲寂執喪哀甚已而所後父母
即世公煢然自立奮學從劉若自勵有聲在庠序間

淳熙十六年以詞賦舉于成都路轉運司紹熙三年
再舉中類省貢宇文夫人卒服心喪慶元元年始賜
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監成都錢引務至六年始領
事蓋君三十八而第第九年而祿焉是如始仕如
素官吏無敢易一日使者抨至閱歲出內幾何同列
噤無敢對公引牘敷陳指畫口喻會稽立就使者奇
之後有欲減新引之料而以舊鈔過稱引對抄吏雖知
有鈔濟鈍蝕之弊畏上官無敢先吐公白不言爲愧
言爲罪寧罪無愧力陳其事退又白之餉所令下果
詰所從部使者始不能容以鄉嫌去而易漢州綿竹
主簿朝廷復紹興舊制命試教授公中其選參知

政事李公壁爲守檢校理報事有無錯報引與討議
議論稱允改眉州教授改辟東川簽書判官用舉者
改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首推賦以遠利改賑糶淳
青分在錯注以杜重糴積儲之弊兩造在庭促席咨
訪立爲剖決獄無滯囚邑無冤民通判簡州一再攝
郡事御晉勸農爲縮銀三十萬通判瀘州攝安撫司
機宜文字修城埤積錢絹後養濟院皆與有勞會已
有制益大爲立一方患始至大明賞罰益嚴屏息潰卒
過境執捕以歸制置司已措用寬厲矣以其羨二百
石獻本州公即以實常平之廩數絕鑛麻者皆遊不
飾廚傳考滿終者某鞅熙淳四年不伐有震歸吉會

得柾仲之疾遂致其仕以慈明慶壽恩封朝奉大夫
尚羊林下者八年以壽終實紹定六年六月 也
年七十有九自號丹丹老人築室藏書皆手所
校讎遺文有雜著八十卷丹丹詩稾二十卷理學語
類三十卷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溫公通鑑
評三卷藏于家元妃費氏贈宜人先三十一年卒繼
室費氏封宜人亦先三年而卒子四人允成允行皆
將仕郎允文允久皆業進士允文以後叔氏女二人
長適貢士費伯年次適儒林郎監懷安軍珍多鎭酒
稅費伯英內外孫十五人端平二年三月甲子葬于
縣之靈溪鄉震山以費宜人祔君氣雖勁而心則厚

事親孝友鄉黨有鬪推田廬以畀同產家所至與俱
易嫂田以周外黨之乏不尚苟同雖權以達官貴人
遇所不可慷慨論辯不爲勢屈人或以孰拗目之不
知其惟是之從也而嘗以謂二氣五行流行於天地
間雖日屢消長而亦異然陽勝者多剛直陰柔者
多委靡世衰俗壞士大夫依阿苟容氣使莫敢異辭
雖衆立擯之可否汩汩皆是故於君之事有感焉
銘曰德而度其守維固執而求靡迹之留其行若流
其止若休矍鑠之叟我銘孔昭

杜隱君希仲墓誌銘

子自幼與內外群從兄弟皆從杜德稱先生游義雍

而與日三商而罷夜衆率漏下二十刻受節十餘年
猶一日也服役弟兄連年舉進士榮析圭持節者相
望余亦忝禁近而公卒不偶命也端平二年今　天
子親攬萬機凡權相所擯抑者以次收召余召還中
辦朝公之子衍狀公之行請銘余方抱空而前不應
紛擾引筆益闊則又念末俗原葬師道廢微於德稱
先生之葬能不概然一發其行而銘之公名希仲系
出唐工部郎中子美之後曾祖謹祖政父師望皆潛
德弗耀師望娶于苑騫之女家焉生五男子公其四
也未弁卓犖不凡母疾方革公能刲股以起其疾父
年彌高公能竭力以致其養凡生事死葬惟禮之遵

有人所難能安貧力學窮晝夜著書不置早有聲庠
序間郡博士禮延之以爲多士式平生斥釋老之
書崇尚禮義之學士有嘆老嗟貧者公曰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窮不得志則修身以見于世
可也爰其高貲及產則辭腴取瘠其約己則賙貧祈
券斥淫祠之方熾篤喪禮之必古是皆無見而能爾
者所爲文章感當時騷然造清遒識有司弗合浮湛閭
里節衣縮食以經理其生家日以饒晚授諸子學弟自
程督年六十三得疾謝醫却藥遺令毋奉佛老嗚呼
師友道喪士不知學古人自幼儀簡諒方甲書名禮
樂射御書數朝夕有習習序分見列循序而進如晨之

有所以習德輔性爲大學上善之本基也自科舉
用人無復有入學之次而況士苟於得湫徑傳以
佑事剽敓名物度數爲不足學章蹈句襲要
苟能參爲詞章以欺凡有司紿取科利以敗壞大儒
子則群世譁然師之於是小學之師廢而大學之基
不立吾於德稱先生之教而重有慨嘆云德稱取王
氏以　慈明慶壽恩封孺人男子二人女子子二人
適張某高某男子十三人孫女子五人曾孫男女子
六人將以端平二年三月甲子葬於縣之正本里冗
山之原銘曰釋老之衆幾於無儒科舉之學幾於無
書舉世由之德稱病諸我銘昭之以警世愚

程叔運墓誌銘

眉州丹稜程叔運君亮明辨有志斯世嘉泰元年予校士眉山得其文紹定元年始策名類省試明年射策廷中占第乙科以恩升甲授文林郎洋州觀察推官徒步杖策過予渠陽山中問所從來曰予不佞訪洪公咨夔于於潛謁真公德秀於浦城挈求當今名敎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畢矣袖出一編書大廷敷對之文也內而柔與宮壼近而政府臺諫三衙官寺外而山東邊防和戰利害[illegible]附覽前爲序以送之希元識其後又爲記孝友堂以旌其世德予爲書之且賦詩以遺之予歸自靖之明年叔運再調邕州敎授予方期之以遠則聞死于邕郡矣會紹定六年七月　也享年五十其孤恪共治命以端平二年二月　葬于雲鶴山故居之北泣而前曰吾父易簀之言曰吾羈而窮惟鶴山是知吾葬而銘惟鶴山是祈茲不吾從吾死不瞑走也敢以父之請請其文於君而賜之予不忍辭也叔運諱宰程氏系出武昌世家丹稜曾王考諱□王考□以孝友聞今以名堂考士龍鄉貢進士予嘗銘其墓妣□忠史氏叔運其歲能屬文年十八貢于鄉家貧自丁父憂千里負米爲孀母養破窗敗壁細繹緒學□暨士儕以是聲名籍甚繼丁母史夫人憂自喪至葬禮而度有始歸二江之

眉氏貧不能多求于言一舉而喪其後客遊於洋始得諸公貴人資之稍稍即故居增葺畝與有所嚴時伏臘亦僅自給雖然其勞甚矣初至洋州即徹新官寺祠御洋俗未幾而遂難作四川制置桂如淵檄令犒師于青坪華陽陵反祀塞築大安磁崗歷七寨盡華歷名占籍之弊今禮部尚書李公𡌴爲四川制置書其深識遠事辨其置成都幹官爲有氣力者奏去利路轉運司又辟教授邕州多士方屬心而未及設施以死方叔運未仕時過觀見多所知識雖草茅言事動中機務予在潼川嘗告予三事謂景獻之喪二年猶三當有謂蓬州之師傷於不審謂端康開禧之禍起於君子之不見用予固奇之洋州太守程侯伯雄參謀制閫檄叔運爲屬表五郡丁壯將之弊乃疏漕運便宜計関防利害程其籍今四川制置趙敏若帥興元上其學議曰議十八族議筋學議寺險隘議城漢中議用義士議廢忠順重議遷金州軍議權貨數議親役凡皆當時急務也獨於科舉程試之文條例所一歲錢穀出入分畫區處有理此豈爲於舉子之科曰者哉周程子及朱張氏諸書尤好於歷代通鑑本朝國史爲文不求合程度不唯塵爛語學舉輕泰故相之說聲之樂歌以切時政爲題公所稱館遇甚久今有雲鶴鼓吹自由編歸田心畫萬物吐氣

編若干卷藏于家爲人彊項負氣人有善稱之有不
善擿發辭叱之故所至處落落有田數頃與其從爲
義濟以惠貧窮爲姑姊嫁若田宅爲湯藥之助爲殯
祖出貲以歸其亡易之塋爲鄉子弟之窮者招來脩
以資其學先是在洋州適當武休之變至巴南則代
者過吏而弗授印收運平日之負氣不肯爲人低屈竟
以鬱鬱不堪致病而卒于官及後若氣一章太學集
義以爲主不集則餒持其以爲帥不待則暴以收運
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
以爲聖門之高第矣觀其自贊有曰廉厲猛毅頗久
時中覆矯磨礲晚果有功乃以覘進學之候孰知其
遂止於斯世莫之補於難氏生二子路賢務賢銘曰
不可屈者志與氣不可必者時與位雖挫其逢十步
九蹶蹶發泉原含優寧窕心醉飛跡尚向轅于爾後銘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四

墓誌銘

知富順監致仕家侯某墓誌銘

余嘗識家侯季文甫吉士也假守眉山於鄉大夫士
之賢者益知侯爲人侯年年已四十五練治於物
情者孰量以世載清約耻與當事讓然如不勝而動小
物臨大節凜乎不可亂余嘗謂侯在富順時與諸郡守
謀討賊職及爲侯說曰積善堂以爲盡所當事而無
討功勤獲之心毋乎知侯者說之年侯八十有四後
三年余蒙恩歸自蜀則侯已卒矣孫子寅茂以葬告累
其行請銘於碑余按家氏見於節南山之刺及春秋
經至晉大夫侯從唐侍御史方世籍休闕方事德宗
以言事忤旨左抱出刺我州自我居眉者乃大方五
傳曰季通爲尊士汝令取任孟氏隱峨山之龍寶慶初
錫號冲素二傳爲大理評事正生朝議大夫隱
生太中大夫定國歷懷安渠嘉三郡守是爲侯之高
祖曾祖彬元豐三年進士　哲宗朝爲尚書吏部郎
中六侍使節贈銀青光祿大夫祖彦知資榮二州紹
興間用趙忠簡公薦召未造朝卒考鑄知隆州贈宣
奉大夫妣淑人孫氏侯諱炎季文甫其字也爲人篤
謹端靜自侯之高曾祖爾字郡持節而家無屋藏浮
熙　年貢于漕川路轉運司後以父任入官主金州

石泉縣雅州司理參軍知渠州府鄰縣通判叙州
知富順監丁内艱起知資普昌三州自始為吏已能
為邦人延師士知敬業去之日盡籍所載書留于庠
使學者稽焉為理官損廪給以葺圄圄植庭槐以蔭
繫囚茶馬使故人洪雅簿趙璧嘗賊殺人屬侯貸其枉
使者加盛氣詬病不能屈也茶馬將誣兩平人為蕃人
盗邊者必寘之死侯瞷其非語于郡僚之邪聽守既
知其冤益重侯侯終以鞅鞅郡縣二十年皆攝令人
疑其不利虛正寢弗敢居侯至新其寢以將母積負
三萬緡侯疏滯已責未幾縣以治則又闢齋居以燕
賓友發是經涂以利民旅無復近世隨陋苟因之政叙

州譯將言夷人將以某日絕馬湖意叵測乃命而至
人情恟動侯曰此譯所為耳召而令之曰一夷人過
江來乞汝首以殉譯毋命不還而夷馳矣渠魁賊
羅從義為民害既逮盧帥欲從之沉黎以責後用侯
言黎接六詔萬一從義走夷中是資寇也帥動色為
改之侯之酌情制變率類是攝富順之明年曦以蜀
叛侯憤惋至六鎮發不得開故侯具以對且曰萬一變
作守城臣當死為毋憂太夫人何母曰死城郭分也非吾
憂侯乃夜自為書告本道使者吏竊發去侯不問亟
使四出告至叙叙守薛君九齡亟和之至帥府帥府
布其言于四州已而叛勢鴟張皆沮且怖侯不為變

賊誅侯亦不自言也母夫人去官除喪會宣撫使安公上
富順抗偽事請知閬州又舉充監司科侯辭起知資
州宣諭使具德大被奏移西師屯成都以實內郡安
公舉以問侯侯曰雖傳已損目前而有二虞凶年糧不
足則掠而道掠者雜制兵久且孳孫則浮而驕脆若
雜用安公然之奏留四分之三不遣資西門曰珠江
侵齧堰下侯捐錢千萬茶土堤而壯之又捐二百萬
置南井歲收其羸為修隄費劉文節公爲記之又捐二
千萬有奇代民輸其王事溯諸賢祠築奇齋館朔月
月半會學士數等經諸學屬歲大祀得人為多置內
江井增士於學以養士貢人請侯三世守此土業世

像于學為生祠侯曰吏非吉生祠又非也亦以識懷允之
誠云耳守彭會優置我大安叛卒蹂普遂來白霽星
火急而二邑期會鼎應助邊犒師之費凡五百有奇
皆取諸郡縣之餘財不以厲民縣告家民匿稅版民
未能遽為氣力為邊郡于監司以益郡縣侯力折其數
使者不說摘拾無所得反以是知其廉最後守普章
兵火盜劉致之餘折補合錢凡貴代民輸者又視貴
為勸學者有沒盜田畝私四十鄉人有為盜訟並緣
宣撫司檄反其田士論弗與猶欲為盜地侯具本末
白宣撫使復歸于學侯自昔歸即謝事里居聽親
明神王氏彊壻方往來細書十行不仕至朝奉郎不

復遷曰吾仕最晚年不陞乏先澤有冒遺子盈矣十九
年三遇異恩及磨勘所當陳乞凡五官不得嘗請諸
朝以榮其先人弗許事務涉人極其孝敬侯雖不以
吏能名而治劇邑宰縣郡未嘗如今之人皇皇求利於
權酤米粟之征率能與仆補滯去之日必咨於幽室
又能推有餘以爲民賜平生踐行以約爲主溫敬甘
糲大行不加蔬無酒不過三酌自富順喪母而歸室
燬於火就轄于城居關無序舍之位自退休始有室
廬歲視祖之入盛暑祁寒周族人之急者至于再凡
三十年不易其則故居官號良吏居鄉稱善人是宜
壽考康寧膺受遐福或謂侯晚昧目見天亡言關隱

隱有朱書壽圃二字爲侯書壽之證是其漫之說不
於其本焉來之書曰大壽五格彼勤於往神者安知
此世紹定四年六月甲子以疾卒于積善坊之里第
年八十有七元妣再嫁史氏某邵州路安撫司準備
差遣壽朋之子繼室裴氏楊氏■贈封安人二男
子羔先卒寅公務前修職郎綿州錄事參軍二女子長
適從政郎前文州曲水縣丞鄭寺中次適故從事郎
邛州大邑縣丞虞垚再適宣教郎新知成都府新繁
縣李溫男孫三森以侯致仕恩補將仕郎餘榮孫價
女孫三□舜以六年月正元日葬于金倉山之原祔于
隆州府君之兆余早又仕及接海內諸儒先每見昔

人言論風指務存有餘不盡之澤爲可繼可傳今之
君子小有才智則勢相馮利相臨得之不翅抄忽檄
及其身已丘山甚至斬艾其先世所以遺後者蔑焉不
顧於行此余於侯之葬深有感嘆焉而爲之銘曰成
周取人曰學與言爰邦家明識祀緇歷下逮春秋曰
德匪才字畝則治於侯則教人之一心與天地實盈
虧壽可智非可智吾見侯存勤勇善俱所感所遇言
悖辯備彼巧捷者則殆且禍謂寸不信於侯是式

學究侯君翼之墓誌銘

予行半天下爲碑銘多矣而於塗葬發蒙遂良之請爲
之慨然喜曰予蚤仕佐西川莫府答良之書曰公

柏文過我端居嘗寓予一見異之除館以待者以學
暑爲西川特奏名進士第一見其家子曰華言行
克肖亡何蜀之士仕王朝者自魏鶴公士寅以下招
其來擧究出身補吏部授省外官尹參軍未拜書
來于道旅日華與其弟遂良舁其喪以歸今三十餘
年雖日華行營宅兆奔於亞吏奇蒙之讖不克葬而
卒卒之明年遂良始得卜于古賢鄉之坤山得日于
明年　月甲子嗚呼古之葬者日月有時丘封有度
昭穆有位非有陰陽之拘風水之謎也惟誠信於附
親附棺之物神明致生致死之分教教焉是之究圖
耳後世責獲夫之說行士有幼而不能葬其親者衆

門之供盈民有殤產而不能供其費者集君之貲識
子與子之聞君之名乎時冠會未久也今既踰中身
冉冉老矣而君之殯猶在堂猶未得以首于丘也而
又不得子銘則爾恨何極遂長之請則死者之心也
子不敢辭君諱弦之五世祖父自彭徙嘉之夾江曾
大父曰成大父松父昌孝官從政郎娶闞氏生二男子
君其仲也蚤明晤能自力於學淳祐元年始舉于鄉
部既挫愈勵貫通古今論說經子有詩翼有易原者
曾子解宣城孟誠之論文仕于蜀得君于劉文節公
宰藩持節必招之與君主賓歡甚洽見可以進賢揚善
伸達幽枉者未嘗自慊惜已世道由厚趨薄有志當世

伯氏卒從政悲不自聊君左右以怡顏爲治喪恤孤
以厚考志里有發家無歸殯死喪之事率盡分爲之吉
月會同宗同族族子弟之尤以勸能者給庠塾膳不
可居合鄉人新之其所爲皆是以善俗元妣萬氏繼
室以楊皆同郡人皆有令德而二子亦皆以明經舉
于鄉人謂刑善篤德之效云孫男女二人曾孫一人
銘曰古之命民積於比閭月書其德行道藝登其書鄉治
既廢科目取人一日之伎爵之終身法雖孔微間亦
得士有如毅父使在鄉遂衆賓之席亦於君焉天道
寥寥而昭昭是昭昭幾何而寥寥矣匪終寥寥爾子
孫是似

監成都府錢引務劉君雁年墓誌

子守漳川劉明父雁年爲中江縣尉恂恂中道言吶
吶如不能出口子固期之尚疑其量遠世又明年春
三月其以君命召上印綬去道中江節于縣寺會居
民失火屋比延燒子挾從行壯士救火所檄隨宜贍
撲至則明父已率吏卒救之身朝行救護屋不移
時而火熄敬明子術而勞之曰子不當如是邪尉斂
板百拜辰誠卑且賤矣然近民莫尉若也盜賊戶
追亡補伏始一不謹禍且甚延亦猶救焚不務嬀截
炎炎敦與子洪是始信人之不易而儒生之果可
用也上其姓名於朝詳刑使者以擢君之茶馬使者

辟君孟州閬之嘉焉其才力以功令關陞從事郎十
七年調華陽丞子既召入爲郎從官毋與蜀之有位
者書記往返必稱明父之才未竟學以言事得罪屏
之南州聲跡多絕乎歸自靖明父之子有中來言曰
吾父不幸死矣今卜兆于會中鄉之坟山得日于今
年十一月甲子葬惟吾父以職事受知于子不由左
右之容維子之故歷事踐官皆受不凡之知今不得
子銘無以逭不仁不明之責子雖然聞故則賢慶元
年七月十三日預子㞐澤嗚呼明父而止於是乎明
父自嘉定六年以詞賦爲鄉舉首九年再舉中明年
進士第調中江尉積卒軍近覓人情汹汹明父程督

守禦人侍弗恐歲大疫力請于臺閫飯飢藥疾全活
倅以資之同年進士徐君仁恭卒于閩中得其爲字
其孤恤其家府尹李公韙風力峻厲明父諸府白事
爲康色顏之屬蜀之城堡屬之稱兵郡有疑獄累歲不
能決刑獄使者以付明父一訊立辯因辯以活自是
益見信任令攝銅山縣明父移書縣令俾其督吏治
賊以雁期會衆皆趨避不行令亦謂明父言然卒以
逭譴人兩賢之又令攝通泉以縣令鄉嫌辭既不獲
命則植縣綱摘吏姦爲教以諭百姓之怙勢逋租者
不決旬而令行財賦十七年調華陽丞部使者令工
部侍郎黃公伯固俾攝縣事縣爲西南劇蜀理甚重

明文衡卷八十四　八

夜覈公帑事務中理吏畏民安黃公才之畢役之後
比河渠之蠹蕪將士之廩給征商之稅粮悉以付之
或譏其煩明父曰事無精粗皆非學出耶今又虛文
俾攝事縣以大治旣復而又攝士之日郫人繪而祠
之華陽考滿黃公措其去辟監錢引務至則官寺叱
役丁窮上下蕩亡紀律君爲振而新之凡出入虛實
之數增減少多之額工役勸懲之別皆簿而記之黃
公勞之爲請于朝自官吏至兵役莅事增其廩給職業
用勸國用之用實昉乎此嗚呼人果不易知而儒生
之果可用也乃若此凡謂儒生不適用者特腐儒爲
章句習佔畢不知事無非學而拘滯一方者耳明父

世居新都之彌牟其家故之濮陽自王父始鄧氏系
出東漢司徒禹之後子孫散居蜀者爲多今成都雙
流新都皆其裔也曾王父仲和生三子其季曰師況
登紹興十一年進士第則明父之王父也爲梓通判
潼川府未幾卒于官父諱姓王氏生三子明父其季
也生有令姿方在幼齡親疾累月憂無所出封股和
藥親疾乃差既卒執喪如成人王夫人性嚴厲明父
得其懽心事母宋夫人惟謹與兄弟相依兄嫂
以家事自任俾明父一意於學明父德嫂之恩死爲
之服或以無服爲疑明父曰吾家不以義起乎鄧之
族大而多貧明父事諸父生則致其養死則賻其喪

明文衡卷八十四　九

世絶有命之後女年長者爲擇其婿親黨有礼喪之事必
身任之嗚呼古之學者爲己今學者有所事者貴矣元配李
氏繼室以趙贈封皆孺人明父卒後宋夫人尚無恙
年八十九乃卒有中今以趙氏之命求銘銘曰古之
所謂學以明德而善身所謂士以範俗而明民道湮
民散則卑卑而居下惡聲而欲高以予觀於明父事
無精粗必信必誠尚庶幾古道之有存

中奉大夫知邛州李公駿墓誌銘

子被命帥東川道遂寧李君伯言同其昆弟之子與
戚姻置里賓酒迎君任吾子從師然獨存於是生七
十五年矣風采精明論議婉婉心竊異之別僅旬時

其孫當耕當焯以狀告李于瀘且乞銘爲之瞿然失聲李氏自唐御史大夫贊皇公栖筠丞相趙國公吉甫太尉衛國公德裕以來凡十一世迄曾祖浩熙寧中登進士乙科積官至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祖觀崇寧初榜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累贈少師自太華徙嘉定生二子曰昌謨官至朝奉郎知洋州贈通奉大夫次昌圖官至工部侍郎洋州娶王氏贈淑人生四子君在第三諱畯莊重好修自同儕素况再舉禮部擢慶元二年進士侍郎尚及見之每以訓其子曰吾門自入蜀以來繼入業科第自此始女曹勉之初調隆州貴平尉盜入境輒敗擒兇徒曲當民情前諫議

大夫傅公伯成爲祥刑使者知而舉之再調重慶府巴縣令峽俗囂訟公分疏曲直民用勸止有巫左道惑衆竇諸法前後守賢之引以自助使者將從公仲禱又知而舉之遇事有盤錯或傳委轉之不至率以屬公見稱明簡尋改宣教郎知滎陽縣州以積有逋吏無虛日君曰守定會期與公私資使姍口水灌輸民田歲以首春爲邦縣之主朴率先諸邑通判漢州又通判遂寧府皆大郡閑暇明吏重足江無敢慢在漢營擢石泉在遂營擢若渠所至以廉明稱知永康大修學官興李侯祠通商阜財振乏權豫知普州如治三郡饗有瞻事重賣入貴所過殘豫者君遣官論告

毋害我民資餉權宜則以三人從事重爲勸戢至知邛州君曰吾少孤刻苦自厲以詩書致身祿四千石秩元士畢一子一孫於人世百無索焉歸而葺室曰歷外有發爲之意一日忽命諸子之任於外者歸省屬以持守門戶更衣就寢而逝實紹定六年六月己丑也當得以郊恩補官仕文林郎雅州司理參軍當焯以　上登極恩補官任從事郎宜賓縣主簿女子二適承直郎施州軍事推官王似孫儒林郎永康軍江縣令高斯謀斯謀子之同産兄子也遷葬嘉定十五年元會補官去年秋不幸死孫男一人奕果再遇郊恩補官以慈明皇后慶壽恩補從事郎女三人外孫

男女一人以是年九月辛酉葬公于嘉定府龍遊縣安國鄉軋山之原令人楊氏喻氏祔公風姿俏然臨事果決自幼周旋諸公間耳濡目染食不兼味衣必澣濯祭祀賓客潤毛山䕺必潔必精子晏聞劉清惠公甲嘗言其外王父李用賓始自華林監政宣者靡以勤儉自持嗚呼如君可謂善繼厥家矣銘曰孝弟嫣載五百自華林監眷後君衣訓自程式至彌邵窮不感豈其窮四千石官元士年八袠詔來廿有蘭宜積

漢州通判楊君令圭墓誌銘

楊君諱令圭字如斯世爲遂寧人大父恭惠公輔兄弟五人咸以文學行誼聞于時人號五楊其後恭惠

與劉文節公光祖歷事三宗出入中外切劘獻納始
使齊名天下稱曰楊劉韓侂胄伏辜凡前日與侂胄
論者以次召用恭惠除兵部尚書道拜江東路安撫
使建康留守以疾薨于位先是恭惠家嗣有翔早世
以君爲後萬里護喪西還葬祭如禮服除以恭惠致
仕恩補承務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再調潼川府中江
縣丞僉書昌州判官廳公事知涪城縣事初文節公
嘗爲學記韓氏之黨以僞學誣善類摘記中語爲罪
劉遷房陵縣學承迎作碑凡三十年無過而問者君
至命封植之礱伐熵灾民多露處君計戶口而賑給
其貧民用葺奠居臺府廉知治狀就辟通判府事恭惠

遺愛在人聞君之來相率趨令通判漢州西邊有警
總領財賦所以文龍移屯軍之糧下州發粟石五千
餉軍君慮以發運病民力爭之使者不能奪僅輸千
石至歛明年免科調之擾衆服其守職不屈未幾忽
得疾不起實紹定六年二月乙未也年四十有二積
官止朝奉郎曾大父依故任左朝散郎累贈特進大
父恭惠公官至端明殿學士父贈宣教郎君生也後
何敢班於楊劉然慶元以後守誼盡分唯棐權門說
於權臣之誅首被收召則與二公出處蓋有其祖似
者故知君治事行已能世厥家而於文節公之流風
餘烈必欲興起而推明之其心事犖犖與世俗不同

惜也死不待年而未究其施設也娶成都杜氏故知
威州益之女與了翁之妻兄弟也繼室以晉原杜氏
故兵部侍郎孝嚴之女子合祖早夭本生母鄧氏太
安人命龍祖爲後授以恭惠餘澤遺腹子曰昌祖九
月丁未生四女子長適將仕郎姚李子餘尚幼龍祖
以今年十二月甲申葬君于長江縣馬覩鄉坤山之
原君之弟通判簡州事今式與龍祖以狀來請銘誼
不得辭銘曰昭昭匪天厚其質而夭其年豐其行而
嗇其傳雖然李當戶生陵以紹廣鄭益恩生同以繼
玄死者有知其無恨於重泉

知威州祿君堅復墓誌銘

開禧改元王師將北征于時名對王堂失權貴人意
潼川祿子固擢進士造廷首以高騭叙書來謁既亦
以正論居末第子與之定交焉子既補外僉廳質所
以報國厭於權力撓於請寄乃盟心自詭自守郡以
求凡諸若斧于將以少戢趨競會詳刑東川子固爲
安岳丞循循自守予始至境即懷安傳舍擇書問之
不至者四人與焉于於子固之辯曰盡心職分不求人
知人謂其某也數十年所無子固亦曰是貞知我者
其後俾攝遂寧學官又其後守潼川除館丞之益得
以察其所安信前言之爲實錄也祿本于姓以王父
字爲氏唐季曰宗憲始自鳳翔徙名數于郪至本朝

曰儒學賢良方正科與眉山蘇氏厚善儒生勛舉鄉
進士勛生天授天授生居一累贈朝奉郎居一生二
子長曰秉之登進士第善詞章尤任治劇淳熙初知
叙州南邊抄竟上帥師討定以功除直秘閣成都府
路提點刑獄次曰積之以經學教授于家累贈朝請
郎娶馬氏封宜人子固之父也子固名臣復生十七
年而孤弟妹幼弱家貧為太夫人愛子固率諸弟從
舅氏傳堂先王君行問學夙夜不敢息祖戴氏禮有
鄉曲之譽君行名輅潼之秀者也金堂仲明舉以禮
幣致子固遣二子從遊凡再舉于鄉登進士第仕小
溪食貧祿之祿將母一時諸公皆以學術操履期之

舉孝及格闕陞為漢江令沂國安公專閫于蜀辟黔
州錄事參軍攝通判事將以成其秩秩行至合陽公
母而反沂公不能奪也期年來安岳以舉主改尚書
左銓注知蓬谿縣母喪去官服除從外銓擬什邡縣
會有堂授者復求蓬谿凡九閱月又為人所先復堂
授知綿竹縣扶㴩通判永康軍嘉定府會資州闕守
制置使選子固攝事充四川類試院考校官差知威
州解官來歸中道得疾寓漢州傳法僧舍去家僅兩
日程而卒紹定六年十二月己丑也得年六十娶馬
氏男女各三人長男紹本奏補將仕郎次諫係從族
父於祕閣為諸孫季曰呂孫子固沒命俾受致仕恩

為叔父甲南之子長女適閬德方次適陳飛騰次適
焉　皆業進士外孫男女四人卒之明年端平元
年十一月甲子葬于射洪縣依德里聖水原之新兆
子固天姿謹厚念積不息每思二親輙欲絕旨甘
友愛二弟無行而不與俱也清淨寡欲訟獄必躬聽
之覈于罰者重輕平允後不為之末減人言子固所
至政平訟理無他道也一生知己如安子文劉德修
楊伯昌崔正子李季允虞仲易曹器遠苟得一二賢
相與已足為重而於子固皆交口稱道無異詞發者
期紹本以姚仲有所次行實來求銘余曰我乃知子
固為叙其既而銘之曰天理之流行以命萬物者性

也而氣數之感遇疎與厚薄之莫逃亦得以貳之命
如子固者言而忠信行而篤敬不能以其所安施諸
有政而於命之有制僅見于三縣與二郡惟後人
之紹闡迪訓則是心之昭昭者固不與氣形俱為澌
盡也

蘇伯起振文墓誌銘

予奉使潼川日今春官貳卿度周卿秘書譙子曰子
得人矣于正有友二人曰羅堅父傳之蘇伯起振文
今堅父舉進士而蘇落落不偶聚書萬卷聖經賢
傳山經地志私乘野史以至虞初稗官旁行數落之
書靡不搜羅後谿劉德修嘗舉賢良方正科長沙吳

德夫又以遺逸薦于朝予其言之矣先是予銜命入
覲首訪人物遂合人士多以蘇伯起馮仲新張重為
稱予首延致之皆兆岸人也伯起尤善談論諏經訂
史援據鑿鑿起坐人為屈予嘗謂之曰晏子所謂儒者
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而不可以為下君其近
諸則捧腹大笑歲數月而別予仕王朝以言事遷靖
伯起遺予書曰吾於遂寧有宅一區竹萬箇大木十
圍者百章奚流徑其間將為嘯歌終老之計請書其
顏曰水竹莊有亭曰玩芳以故禮部侍郎曹公收遠
記示予大抵述其放於騷人幽憤之意予還靖後溫
尋故書自四經三禮語孟以來摘精抉粹探深扶異

雖章句訓故名物度數悉加讎校往往有先賢未及
發聞為人言或口呿目眙而伯起過我瀘上相與講
切則率多領會予益知其用功之久方將勉以斂華
就實去艱深而趨平易反而驗諸身踐履則庶不為
空言之歸而君以衰疾求去浩乎不可留蓋亦自知
血氣之不可强別未數旬而卒實紹定六年九月戊
申也系出梓州之銅山淳化參知政事易簡乃其九
世祖自銅山徙合之銅梁今又徙遂寧之遂寧曾大
父某大父某王考某元配趙氏朝散郎前知廣安軍
牀之女繼室以錢氏三子男曰堅石堅木女適文林
郎知合州巴川縣事姚仲子端平元年十二月庚寅

堅石兄弟葬君于龍門里先事使來乞銘曰尚死者
之心也銘曰自鄉治廢而公道壅以科目之得失為
人才之輕重有如伯起抱珍蘊異而老不見用然則
曾謂科目果可以選衆也龍門之峯凄其長終孰銘
丘封太史了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五

顯謨閣學士特贈光祿大夫倪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秋了翁以館職論事忤韓侂胄補外其
與倪公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上疏辭曰
臣乃者嘗爲御史徐柟所劾柟言而是臣不當召
臣而可用柟不當留遂論罷之於是申詔趣發以
九月入見首言今宗祀孔邇乞用皇祐故事以
光宗參侑盡尊祖嚴父之禮次言修君德求直言用
正人行公道明賞罰三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
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穿竇而入門生
弟子施於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

恩使恩父之目謏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上雖優容
而侂胄得之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
於蘇師旦也時諂侂胄者率鞠躬斂容公視之士如
且曰人言公有騎虎之勢非也此李林甫楊國忠晚
節耳若進退裕如必以諸葛武侯先忠獻王爲法侂
胄愕然明日謂參知政事李壁曰子嘗言倪正父之
爲人今始至即立異李曰配帝之議謂前之禮官者
不知及此則亦以僕爲不然矣遂上疏爭辯了翁辭
自館職請外謂李曰執政與從官爭辯未問理之曲
直從官必不勝是執政逐之也李三疏而止自知之
公黨爲監察御史劾公罷予與公偕至國門外數歎

語氣動而詞直心竊壯之至金陵與宋嘉父葉正則從
容道前事因論葉曰頗聞倪公不見知于周益公又
忤趙丞相今又大忤於韓且韓與周趙諸賢人品不
相侔也今日之忤是則前日之忤非葉曰善哉子之
問也雖然皆是也方周公爲相公無所附麗事趙公
又不合朱公入朝士傾心歸之公見之如他日人始
謂其不然逮周公罷相趙公爲執政朱公說書崇政
殿公當制詔稱獎優厚人已異之迨慶元元年五月
公自溫陵召歸侂胄方排擯異己意圖節斂以公非
趙黨且嘗與陳君舉章茂獻不咸將使再掌內命先
遣弟仰胄從容伺公意公拒然曰上初即位當推賢

是用以銷朋黨之禍不當問其何學也既而劉德秀
又詆公公正色叱之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猶
不肯輕附尚肯從邪侂胄知公意鄉不回乃以節
度使制屬傅伯壽使合詞既畢然後公直學士院至
是人始知公之心蓋不苟於隨者予聞葉公之言瞿
然興敬厥明年十一月侂胄既殛公復進用以逮往
史彌遠不得以居中出公知鎮江府改福州給事蹈
月見彌遠拜右相制嘆曰昔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
允執其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
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是命元龜此舜禹揖遜語也天
下有如蕭咸者讀之不大駭乎乃上　書請貼改麻

制上付詞臣陳晦脩其彌遠懼擬晦殿中侍御史於是劾公輕侮朝廷落職鐫二秩罷學時犂君命召公不行閒公之風而竊高之人之稱蘇文忠者謂其在熙豐不容於熙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在紹聖見黜於紹聖嗚呼如吾倪公其無愧於此矣聖人明隨之義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其象曰弗兼與也蓋既隨小人必失君子其是非去就決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可謂得所隨矣而聖人猶戒之曰利居正則雖親附君子亦不可以苟隨也此豈六二其失已難知矣若九五之孚于嘉則所信者皆嘉善矣而聖人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而先儒程子曰隨以得中為善

乃知隨小人者固不足論而隨君子者亦貴乎居正得中如倪公者其真有得於隨之三五乎端平三年予乃為春官公之子祖常過予言曰我先公以

年　月　日葬于某縣　鄉　山今十有

年矣而墓道之銘未立子也吾先公所畏也敢以請予予與之遊前事祖常慨然曰將起居重珍嘗狀吾先公之行亦猶是矣明日再拜以微前諾乃為約畏貴之文而叙之曰公諱思正甫字也湖州歸安縣人湖今為安吉曾祖豫祖浸是贈承事郎父紹秀安稽正壽任承議郎行大常寺主簿後贈少師從攢浦先生張公九成游舉某年進士公少師第三子也器質凝重少師深愛之乾道二年進士第授歙安軍節掌書記丁少師憂再調處州軍事判官明謹據正不爲尚從寬遠究獄為刑獄使者辛棄疾所知自復勞郡疑獄率從公決淳熙五年中博學宏詞科七年除國子正八年閏月遷太學博士六月丁王夫人憂服闋再入太學閏七月遷太常博士尋召試館職除秘書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進秘書郎十二年秋大旱公封事累數千言至於罷苛斂察冤獄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獎默充位者斥之求言之目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

之疑避者皆以倉廩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統緊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為上皆是公言立見施行初孝宗銳意規恢迎合者往往至大官言多不驗久亦厭之更用謹畏之士公對延和殿言往者虛誕今者軟美各有之上顧謂公曰卿奇才論事詳當可行翌日諭左相王淮曰倪思議奏可嘉朕欲擢為二史宰相以未有闕對乃超遷著作郎公之自結主知始此十六年正月上問丞相曰學士院闕人誰可者周文忠公進擬數人公與其一然意主陸游上特以命公公以內制不可兼名表因孟舜兼官嘗內舉名見公旨擬廉吏以律令負償行議以害令光宗郎

仕公言光堯揖遜父子無間言今　陛下承迎尤當
過之又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孝宗皇初政除權侍立
修注官直前言事以廣聰明新其為憂宜請增置諫員
及謹名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皆見納用五月遷將作
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公言速進壽皇聖政書爲成規
又言重惠資格之濫七月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
公言皇太子府翊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八月論
吳琚不可爲兵部郎琚改知廣德軍未幾上欲令琚宣
宮瑊入對孝宗問上倪思今何官上曰權中書舍人
孝宗曰猶爲權邪十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
兼實錄同修撰時會計錄成凡錫賚皆三分減一適

重明節特詔賞人依舊公言不可吳琰知衢州公又
言之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電求言公請
大臣苟且給諫緘默講讀官闕員鄙錢違刺戢監內
廷好賜無節燕飲數游殿曾州縣迫急商旅愁嘆會
計錄條具歲減未十一而羣言未已無名之賦又議
而未蠲攤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戶部
經費之餘斛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
用始頻會有詔發緡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賞
給世資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
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
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稍有

節矣上嘗語公某事公曰若史院亂華編載海上之
盟與北狩等事　陛下宜容不觀上命經筵取索書
牒以后姪孫爲察閣待制公引馬季良事史厚故
事又建炎詔書后族勿任侍從以爭之暖生改觀察
使諫臣論其端不當除帶御器械給事中錢孫瑞繳
察使上遣使諭給諫侍御史劉文節公光祖爭之
上怒左遷劉太府少卿中外洶騰　上謂外府之除
乃以省劄揚言善亂不因論事公言遷除之命不在
自劾之時而在論事之日終無以釋天下之疑劉公
請外端亦報罷祖宗舊法凡選郡至觀察使逆落階
官轉正任防禦觀察以潛邸舊恩自選郡觀察使

徑除正任中書舍人莫叔光三疏不報會熙載辭免
上令學士院降詔公封還詞頭卒如舊法左司諫鄧
馹以論潘景珪結近侍袁佐李翰宗任將作監公力
陳不可　上批丞監之長乃是超擢公爭之益力又
言姜特立譖人侍恩干請　上爲出特立浙東副總
管明年景珪知湖州李繳罷之王士襄以皇后之姊
之夫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臣楊舜卿老位會論
漕臣公言此白　陛下出批中宮邪是乃斜封墨敕
之漸秘書監楊萬里求去公以直龍圖閣轉運江東公
留行不報六月除禮部侍郎先是黃貴妃薨　上忽忽
怨不樂乘輿過重華宮邑僭後闕冬至日至安不視

朝中外莫敢諫公四疏開陳會 上召嘉王公言壽
皇之欲見 陛下亦猶 陛下之於嘉王也 上為
動容時宮闈頗與外事公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
極論家之不齊至於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呂
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魯莊公也胡晉臣尤袤
夏執中卒 上不以為信公因舉僖公十六年二大夫
卒甚懇言之且曰 陛下大抵因疑致疾疑愈深疾
愈甚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 上
諫然四年正月兼權吏部侍郎公以飲酒過度為諫
上喜曰卿能盡言如此是時留丞相請罷政待放于
范村久不獲命廷臣謂 上欲專相葛公邲陳起居

賛言司諫獻之公於葛雖同郡人實未嘗附麗而陳
疑之請于執政命公為金國賀正使以間之明日侍
以重華宮語與陳忤公請納敕更選他使會報金虜
鄭王允蹈叛于河南謀切使者公嫌於辟難遂行因
言 陛下憂勞閔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虜酋
以為問臣將何辭 上悟曰旦夕便當過宮公嘗投
仁宗故事請書孝經四章與無逸置左右至是章
司諫劾公以虜事務君以孝經譏訕不報公出關待命
上不得已畀以近郡差知紹興府主管浙東路安撫
令朝辭之任未行六月孝宗外艱寧考受內禪改除安
州辭不行七月擢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會求言公條

十二事曰畏天曰敬天曰法祖宗曰奉先曰安親曰
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庭曰親君子曰納諫曰節用曰
謹終起知泉州未上慶元元年五月召為吏部侍右
侍郎二年同知貢舉監察御史姚愈承侂胄風指文
致試聞事劾公出知太平州新學校修社稷坏城郭
繕器械練卒伍浚河渠造橋梁葺候館立養濟院百
廢具修民不知役邦苦饑以捐瘠埋葬嫁貧女之失
時者劉德秀劾公嘉泰元年復提舉興國宮俄差知
泉州以所治當塗者治之留丞相始知公有政以用
公不盡為嘆同郡李滄與德清令朱欽則俱求薦於
公公不從後登以韓侂胄用欽則為監察御史朱遂

劾公罷郡侂胄又執國柄稍棄前怨以收士望於是
彭子壽曾無逸復官林和叔宮觀徐子宜放自便呂
子約量移公提舉玉隆萬壽宮皆三年七月也四年
知建寧府察官徐柟劾免公數月柟進殿中又言公
縱巳害民再削一秩開禧二年又奉興國宮祠其秋
入春官直禁林僅十餘日復食興國之祿蓋至是凡
五奉宮祠矣明年十一月侂胄誅乃召為兵部尚書兼
侍讀入見便殿請遵用故事命東宮參決庶事以杜
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又別創直廬令詞臣候對
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砥礪名節
嘉定元年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同知貢舉三月

給事中許及之使虜公實副之輒摘其事內侍李杞符從宦寺益
徐考叔父爲得歸公執不行蓋是時宦寺之寵熾韓
者甘昺再圖知省而懼不獲使其子宗茂首以四瑞
賞外庭聞公之風而寢公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
追削爵秩奪從官卹典陳自強罪伴侂冑不可罪罰
乞用丁謂王欽故事遠竄籍錄其家皇子葉慶贈太師
尚書令公言子爲父師名不正宜改贈極品史彌遠
在樞庭將以兄彌寧爲春坊公持不可書繳以公爲
給事李子之公嘗曰陽城脫不遇裴延齡爲相終無
以自白故在瑣闥一百六日雖小事必言五月進禮
部尚書許奕使虜中書議表賀二府將以和戎遂稱

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院
待罪今屈己盟戎奚以賀爲乃止飛蝗蔽天公言不
可諱之用兵遺骸宜修君德繼權臣竊盜賊殺姦貪
以求弭災之實彌遠以樞廷造命除從官宰相錢公
象祖數請去公請勿偏委任專又言咨詢宰執不可
獨召一人　上曰前日趙彥逾亦如卿說彌遠銜之
章良能將除御史中丞公進臺諫論二稿上以付中
書章見之滋不悅七月公請禁絕苞苴又謂罪小人
之交結遂力請外補　上諭留再三公曰侂冑以臺
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亦以小與見
彌遠矣侂冑以權擅國專行殺戮所稱聖旨隱避也

意今彌遠亦獨班奏事矣侂冑未敗猶望舊人今
舊人出矣而拯救無術臣恐宗社之不幸再壞世越
二日除寶謨閣學士知鎮江府未上改福州治事踰
月又以貼麻繳免二年陳晦駁復公元官奉玉隆祠
五年瑞慶節虜亂不能遣使公陳備邊十事請屢上
則幾輔之強我獨當之執政不樂白倪公尚去云以
階大中大夫耳未幾御史石宗萬論公降二官永豐
閒散八年復元官秦祀於是公年七十矣連疏請老
不聽十一年除華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請
老不聽公嘗言從臣自休致外皆不可陳乞故自玉
隆祠病不復請十年間亦未嘗乞磨勘至是吏部檢

舉轉通議大夫十二年宗祀明堂進封開國伯又請老
不聽十三年十月以病乞骸骨不允再請未報屬纊
却藥自誌其墓命諸孫送事從簡詔特轉一官進職
四等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學士歸安縣開國伯食邑
八百戶致仕是月丙子卒享年七十有四其孤上公
所定遺奏禱乞收爵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恥之
四維聞者感涕特贈光祿大夫後諸子陞朝該恩
進少保　上親政之明年詔有司議公文節妻淑人
沈氏吏部尚書虛中之女贈福國夫人先十一年卒
男六人祖仁朝奉大夫前通判南劍州祖義朝奉大
夫前充江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祖禮宣教

郎知撫州金谿縣事祖智承直郎前監行在贍軍激賞西酒庫祖信承議郎新通判袁州公無後相繼卒祖常通直郎監行在都進奏院祖禮以後兄知建平縣愿祖智以後弟承務郎惠女子子二人適宣教郎沈鐸先解進士周侗孫男四人與公承公皆將仕郎餘二人尚幼孫女壹人許適將仕郎徐椿年公少孤事繼母以孝聞仕五十年官二品而奉身清約如一日先世田宅以推諸兄第卜室城東之月河歸日當塗茹闢小圃以逍遙名亭作屋三間扁曰齋齋左圖右史朝夕諷誦語諸子吾生平素慕樂天蓋樂天直道屢黜而於牛李之黨終無所附居數郡有實德

在民晚歲奉命無求與公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已苦風痺公晚而益强善乎良貴多之言曰方柄臣初相震赫中外公獨折其角而奪之氣末流之弊至於避柄臣名諱以邵爲詔以照爲證以遠爲遐登之朝廷文書無所忌憚綱常倒植所不忍聞而在廷莫敢言其非至此而後知爲曲突徙薪之功也又曰國朝最重臺諫所以徽羅蔽而强主威也彌遠把握言路輸款而後除綿蕞而後奏目論意峻前後忠良濁亂海內者二十有六年觀公臺諫論之作可謂知禍本矣又曰淳熙之士不變於慶元寡禍者鮮矣再壞之開禧三壞之嘉定公剛方質直不尚苟同以周趙之

質猶不肯微受爾汝則其奴視權要固宜嗚呼士卑闕某公之言今又獲觀良貴之狀公之純忠素重全節始終彌乎簡策予無所措詞矣所著齋齋甲藁二十卷乙藁十五卷兼山小集三十卷兼山四六集十卷詞科舊藁五卷翰林後制藁二十卷後藁二一卷翰林奏草一卷掖垣詞章二十卷繳論四卷錄黃奏五卷南宮集一卷奏議二十六卷歷官表奏十卷承明集四十卷丙寅錄一卷更化奏對錄一卷臺諫論二卷昆命元龜說一卷北征錄七卷合宮嚴父書五卷南征南轅詩二卷論著三十卷近體樂府一卷此章一卷易章三十卷易說二卷中庸集義大學解辯

顏子子思子續曾子各一卷論語義證二十卷孟子問答十二卷老子原旨遺事六卷刀筆集十五卷家傳六卷經鉏雜誌十卷馬班異辭三十五卷馬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藏於家銘曰士狀於利不有廉恥濯人作輕隨俗介通維文節公懷誠秉忠相繼周趙且不苟同況於韓史尚肯爾從毅立孤峙屹如千丈松無依而立無託而容雖際臺省而不久中八爲郡守入領祠宮位既躋稱用亦周終彼濫貴者浮雲飄風公之大節是爲高岸史官博士策名誅功我銘中之勒榮丘封

宣義郎致仕別公墓誌銘

端平改元之年予被命還朝明年别侯之傑授使者
狀以其父母墓隧之銘爲請予謝不敏侯申以書曰
親喪所自盡也雖然人處其常吉凶其變始守德安
僅竊豆區祿以爲養無祿先君即世跣護喪輀以返
葬于上泉伏古闇廬將伸願復之報會四郊多壘起
守安陸銜哀籲天屢請弗命不肖孤懼以方命貽譏
重爲吾母憂强起視事厥十年再鎮荆州先夫人又
舍去方縈拳在疚公朝未忍棄捐申命守荆葬畢儀
真追惟異時厭於時宰有懟初志乃上疏固辭然大
懼不孝之誅終無以自贖也匪公發潛即死將不瞑
予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堯舜孔孟無改也記禮

者爰稽乃有金革無辟之説以徐戎作難之年攷之
周公固無恙也或曰是爲母喪然不可攷矣獨惟伯
禽治魯方以喪三年然後除之爲變禮易俗之先務
故遲遲而後報政安有以此化民而身自畔之其決
不然也本朝宰執起復如冦富陳蔡諸賢終不可奪
雖有强起者亦未有不持餘喪乃自比歲怙權固位
之臣昉以伯禽藉口雖一時賢收守亦例被迫慶至
端平以後士大夫始克秉禮奉法以各如其志於儀
真之得請而侯之本心始見則可哀已按狀宣義公
諱湜字景甫其先謂以大别山得氏歲久無可攷證
南渡後散居荆郢曾祖宸祖宗考中孚妣王氏公幼

而孤依兄澄以立甫入黌序習射于圃外降揖遜發
必中鶴年二十發憤力學夙夜不懈尊以河洛諸儒
及近世朱張二先生經説爲宗郡侯陸公九淵見而
異之後從名數千輩三舉於禮部而連黜於春官晩
該特恩對策大庭語直多忤第落末等會天子試士
以射公六發五中獨冠在列外升上州文學又遇郊
賞授迪功郎監功州合同茶場時之傑亦與進士第
主應山簿以歸父子並命鄉黨榮之家食未上引避
茶馬使親俾代者往自是不復再調挂其衣冠隱約
阡陌間族姻有不給者稱家有無以賙之鰥寡孤獨
廢疾者紹廿分少以扶持之凡十有八年僅一就養

于安陸每憑高望遠申原在目感槩歔欷言言教思
人始知公非果無意於世者以寶璽恩循修職郎主
上登極以子陞朝恩授承事郎再遇郊恩進宣義郎
寶慶元年十二月　以疾終于府治之中和堂享
年七十有五葬于明年三月壬午娶同郡田氏累封
太恭人靈儀禰穆懿德于公有女士風烈後公十年
當端平元年　月卒于江陵府治之正寢年八十有
三子男二人之英舉進士次即之傑朝散大夫直敷
文閣前知江陵府女一人適齊可久孫三人模楠桝
將以今年十一月庚申祔葬上泉予嘗觀春秋之世
楚最多材流風所漸至有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

中國者如公氣弘而毅達聞先猷亦所謂楚產之豪傑矣剡又有子承家是宜銘銘曰允毅烈公維德之藏維卒不施匪天則棐有赫其昌遺後人以慶我銘不亡以旌其藏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五

墓誌銘

蘇和父墓誌銘

自理義之學不明士術於詞章之末忧於功利之下雖足以譁時取寵繩以聖賢之訓然爲背矣本朝諸儒後先相望本諸書詩語孟易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然後知人所以官天地裁萬物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爲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與行周邵二程子之門人嗣守大訓至廣漢張子敬夫傳而習之有胡子仁仲爲之模範朱子元晦呂子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議其學益以粹明二江范文叔首從張子問學剖析精微維絡後適朱呂氏皆推敬之歸安故廬若將終身鄉人即其所居以月舟先生稱之是時余忘年友人蘇君和父實從之遊其始也濯貫諸子百家旁及老釋二氏旁搜博采晚而斂博歸約落華就實自先炯如頭容儼如口授指趣意士厭數人有善稱奨風厲如弗及或謬於理道簡於容儀即莊色厲聲道師之言以訓迪之故公在則惰者肅譁者嘿毋敢慢其精神氣貌之所感發者蓋若此嗚呼此其所以壽正學而繼前哲者乎君諱在鎔味父其字也其先簡陽安人後徙郫爲著姓大王父仲文王父處約父覺贈承事郎妣蔣氏趙氏皆贈孺人君方齔而孤趙孺人手抄經史以教之

終其身言及毋氏必流涕披面年三十一與鄉舉年
五十六始登進士第沿官行已無一豪愧負初任監
永康軍味江鎮再任綿州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敵
衆入縣將爲亂官吏竄伏君聞變推誠往諭民爲散
去長官李脫死反以是巳疾君乃託親嫌引去三任
果州學官四任潼川路常平司幹辦公事會獄有疑
公不忍緘嘿以負使者具以冤狀白之或疑其越職
私請殺然上印西歸旋致其仕其剛决不撓之氣可
以觀其師友淵源之自矣退居七年與處義學普諸公
要人造門請益貽書講學無日無之四方大夫士識
與不識想見其風采余爲瀘州以狀君之行有日矣

〈墓志八十六〉　二

端平元年秋七月以五峯先生遺文授其子子禮曰
此吾從月舟先生得之吾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
得之五日　命筆題詩溘然而逝得年八十有二
娶同邑王氏封孺人先君而卒男三人子賢子起子
禮今惟子禮在孫男三人侄振剡孫孫女三人曾孫
男子三人子禮卜以二年三月　　　　舉君之喪葬
于縣之崇文鄉乾山前期來請銘銘曰道遠民散師
異指殊辛而猶有老師宿儒散在郡國教千里閭儀
刑前哲領袖羣趨世莫知之有懋劬枯槁項首肖理
光丘墟我銘昭之以覺世愚
太常博士知紹熙府朝散郎王聘君墓誌銘

上元年恭默遵養權固信閒獨夫威扬醒正仇書是
與比周子友人王萬里時爲傳士應詔言事其略有
三一曰厚風俗以本於明人倫人倫之目則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明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
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
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
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
可謂薄矣化薄即厚在　陛下設
廉耻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強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
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　陛下以四海之歡心
爲孝而不以一巳之用發爲孝念遺大投艱之託思

〈墓志八十六〉　三

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　陛下致嚴奉先
不過甚也候三年終喪求昏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
婦之道正矣　陛下之於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
然友愛天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其念於死喪之威致
厚於郎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　陛下日御經幄
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惟切己是務毋徒誦說以備
故常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　陛下既躬其厚
誰者復趨於薄二曰尊朝廷在於聚賢于漢梅福謂
孝武時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
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也孝成之世蜀郡山陽亡徒
布衣亟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士聚
散足以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
蓋天地沖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
利祿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虛心忘我用其人而
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天下士皆悅而願立於
朝士至於且願則自靖自獻惟恐其後苟待有遲
廻假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哉三曰崇學校在
於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
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
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相與聚於閭宴豈徒誦
說詞章覆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

氣質以成其才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嬰
以廉恥不可忍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
辟今 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宅
職博士正錄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
論經術陳說古今以作其氣萬一如有排違不撿
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其誰曰不然今
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辱之殆非所以章好
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
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學廢爲憂
非闇於事情也而況揆諸今日之事二邊風寒赤子
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強主弱謫盜納悔非

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由興墾未就非無田野不
闢之慮徵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
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者
散則主勢孤士氣衰則邦國空此軻之所謂上無禮
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此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
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
捕弟子員之辱故萬里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異天
臣等語切中時務尤爲權臣所嫉其黜萬里輸對又
上疏略曰乃者中外之臣矢謀獻議指陳得失此皆
激揚聖化鼓舞綸言願忠於 陛下之職分也而在
廷之臣已過憂其沾激挫虐其朋黨失留班伏閣封

章扣匭比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
應尚曰沽激去乎內外小大之臣動以千百數而言
事者無幾尚曰朋黨云乎今天下議論大槩有三觀
陛下以崇孝道厚天倫篤尊儒學以發聖明之資親
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憤主威
之挽奪傷國勢之積辱痛疾貪暴如疾仇讎惡諛佞如
惡惡臭此憤世疾邪之論也聽其言汪洋汗漫而可
樂察其意避就回曲而不根此模棱兩可之論也愛
君憂國者其言懇惻憤世疾邪者其言激切模棱兩
可者其言依違臣願 陛下以其懇惻者施行之激
切者獎借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是非即天下之

是非也何憂乎沽激何慮乎朋黨哉其二論蜀之利
害謂任閫寄者闕命曾往儆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
峻急人情怫戾任總餉者承命等計會欲以了辦自
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
朝廷又苛取州縣 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
有嗟怨愁恨之聲矣乎時以鄭損制梱四川李景舒
總餉故萬里及之上反覆顧問萬里隨事條析語音
琅琅陛楯者傳聆曰此蜀人也了翁時充貧柱下編
窺天顏甚怡而擢出汪忤蜀之用事者或不悅會朱
端常論予不食周粟併及真希元與萬里於是一時
同志者皆得罪而蜀人無一立朝者蓋先是未有也

萬里既忤權臣又忤蜀閫人謂持此安之萬里浩然
歸田翠蓀碧流之間於焉逍遙若將終身於是又有
以見萬里所存之實矣萬里名萬家邛之蒲江曾祖
祖某考某贈宣教郎妣趙氏贈安人子昔誌宣教
墓世系已詳萬里之生也淑之學也篤博通經術尤
善戴氏禮嘉定三年類省試以第一人充賦歷官資
州教授以母喪後改叙州四川宣撫司辟准備差遣
召赴都堂審察除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錄又遷太
學國子太常博士出五年起通判成都府未上知廣
安軍又知紹熙府積階至朝散郎平生自儆有心銘
申儆夫子若從子有流齋規約皆善言也爲學官時

教循循不倦澳不可干以私在安沂公莫府爭辯不
可奪爲郡收視長如傷東吏如濕紹熙府吞強於官
君點而籍之郡人服栗躬儉節用察獄必以情皆善
行也雲閣日明挂冰銜修赴闕奏事之命下而萬里
不及行矣惜夫子嘗觀五三盛時相天子者居位久
則賢之積也必厚伊尹相商爵五十年招後求世列
後位以輔後嗣其後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儔
猶足以延續靈承其忠臣義士輔武王周公成王君
陳康王畢公播告深淡而愛商之心不衰後之相者
居位久則日邁月慆銷刓鈌磨髮之危也益甚泰秦
韓史之效今可睹矣萬里不幸而不行於壽盜之時

寧遂理明已不及見非命也夫端平元年三月
終于治寺明年四月 安厝于善何鄉城山之原
娶同邑趙氏贈安人繼資中楊氏與子之元郎兄弟
也今封安人子男子三來升于國子遵貢士鄉女子
子一人尚幼迹遵狀其事來乞銘萬里吾徒也義不
可辭銘曰豐其才之專嘉毅之褚既雖既誅亦謝而
殊嗚呼天乎嗚呼天乎

大理少卿贈集英殿修撰徐公墓誌銘

予自嘉定十一年被命帥東川以訖制乞身徐公瑄
來爲代明年公召還首爲上言蜀之師田財賦而徵
調未已比潼川守許奕與刑獄使者子公稱坐論邊

事譏斥士□□吉以言爲諱頗無嫌反汗以挫言者次又請明詔大臣分命宰掾搜羅以三遴所請各專其責庸儆懈救蔽時宰尊忌之謂公言人所難除刑部郎官輪對極陳大臣恃獨智悅諂諛疏入不報臺臣承望風指詆公免官逮再入爲郎首言皇嗣天下之本宜尊輔導之職宜擇親近之人時宰不爲濟國公擇傅而公能先事識微以切中其病此又人所難言者十七年八月寧宗升遐公號慟幾絕退朝如喪考妣不旬月間鬚髮盡白上臨朝詔公卿各舉賢能才識之士公薦通判隆興府周端朝大理評事胡夢昱凡五人皆一時之選又言面對請以一日之晷刻而五

分之一坐朝一御講筵一省章奏一召儒臣閱書史商古今脉冬短晷則移此於夜漏之初餘一分爲清閒之燕凡奏對封章令左右史銓擇付外施行又乞增輔郡之軍實以壯行都之威招江陰湖秀之閑民以補禁衛之闕公之爲慮遠矣明年正月湖州民潘甫與弟丙壬聚亡命數十爲亂夜入州劫濟王尋敗甫死於兵丙殊於市壬逸去餘黨就擒守臣謝周卿通判張宗濤以下悉付大理獄詔以公鞫其事公矢其僚曰國體民命爲重身爲輕不可爲利害怵禍有愧神吾儕謹之先是寺之推鞫或付胥徒公偕一丞日躬訊之時壬未就逮蔓及亡辜獄至數十百人公

諸其冤者全活十六七朝廷捕壬急時宰疑壬之本生父匿之命公鞫成其罪公弗聽未幾得壬于楚州時宰面授風旨又數以手簡羅致不附己者且諭公可立致貴顯公語諸子曰王忠嗣唐武將也且不肯以人命易官吾忍以說受服乎吏有希旨摘壬詞謂兇日偽擬其人爲某官者公手裂之吏爲危語恐公曰吾代諸賢受戮弗恤也獄具將書草朝曰唐天寶之亂陳希烈等將抵死李峴獨曰衣冠兼古各顧其生可盡責耶彼罪狀顯著峴欲脫之況壬生倉卒迹涉疑似者乎湖之守貳不能死猶曰可罪謂與聞謂故縱不已過乎又論許澤等六人罪不當死詔徐煥

沈源不貸餘悉原之公復執論數四不報壬黨有偶同姓名傳之死議者公竟出之從政郎周成子坐與潘交時宰疑檄出其手驗治亡狀公以數百言爭之曰保章氏奏熒惑犯左執法廷尉當之公曰吾寧以身易人之死也會與夢昱應詔言事例借印長官或沸公勿與公曰吾位亞卿無能建明而又沮同寮之言乎夢昱坐貶官竄象州公上書時宰爭之不可公亦鐫二官罷已而直舍人院王塈再論公故出死罪又鐫三官道州居住始至州監察御史梁成大論公不已更追三官從象州於是公年已六十矣人所不堪公不恤也先是去都之夕夢有以道州告者旦

而語其子至家閱郡乘則古獄也蓋在安之州外絕
嶺外戶不滿百公築室蒼江之濱曰觀練樓闢講學
以書自娛取孟東野詩自號松月居士摘陶靖節語
名堂曰欣止題寓居曰吾道非乎奚至此此心安處
便爲鄉以紹定元年十月戊午卒嗚呼公可謂行乎
患難者矣詔許歸葬象之人縞巾祖送過饒撫士有
相率追哭數十里乃紹定三年八月庚申朔以公治
命葬于正議之墓之對明年七月詔復元官致仕官
其子一人　上始親政改元端平臺臣王遂請復贈
公録用其子詔特贈集英殿修撰仍與子陞擢差遣
十月詔又以寶慶三年郊恩時官一子訓詞有曰晚

治廷尉獄詠之風言不移壓之禍福不折寧以一身
蹈不測之淵不忍以株連根逮之命資其身公之本
心庶幾其亡憾矣予與公先後得罪于家與生還起
家再守瀘爭召爲春官而公不及見公既葬而猷子
兄弟過予於臨安休沐舍江而言曰吾父雖葬而未
有銘也實惟子之待嗚呼同時譴逐若如真景元張
行甫胡季昭王萬里皆相繼下世其存者惟予與洪
舜俞丁文伯然則予奚敢辭公字純中一字漢臣其
先晉江人後徙永嘉曾大父逢大父澤贈朝議大夫
考旋終朝散大夫主管沖佑觀累贈正議大夫妣碩
人鮑氏光宗即位正議守潮州遣公表賀補官授

太平州司戶參軍未上慶元元年中刑法科改授慶
元府司法參軍除大理評事江東提刑司幹官即所
居官改京秩知饒州安仁縣復召爲評事再月閒三
遷至大宗正丞權刑部郎官兼戶部右曹歷知嘉興
寧國府未上改漢陽軍夔州路轉運判官直秘閣夔
路安撫進寶謨閣知瀘州潼川路安撫召除刑部郎
官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遂直寶謨閣主管紹興府千
秋鴻禧觀知饒州召爲戶部郎官大理少卿公始仕
慶元府有估執者侵人冢墓守付公予奪不爲執利
屈安仁縣於江左最貧公籍邑里所儲之粟與民爲
約遇糶則如元直官糴則庾以高直且先期給直

十之三俄頃得萬餘斛藏于境內明年饑公私無
損而民以不乏守嘗以期會致譴公辭曰賦入有常
今以多爲功必將以少爲罪我能責負有不能責無也
戶刑部積牘如山隨事剖析不失毫釐嘉興府常有
舶遇風至其境上部使者籍之凡得數萬緡舶主
請不予許于戶部公爲下有司歸之會使者爲言事
官劾公罷嘉興公在嘉興嘗揭榜于郡前曰有訴官吏
貪贓蠹國者立其下遠近震悚吏咸悛訟公發擿如
神獄訟用稱要漕司故以鹽利之羨獻于朝又念施
黔珍民貧地磽移其羨以代民輸爲緡十有二萬又
歲捐鹽若干以充其賦民爲立碑繪象而祠焉嬰之

軍籍八千人而僅存三之一招刺蒐簡得精悍五千會虜犯邊諸道之師畢會惟與元軍卒嘗先登自潰移守吏以故事輸送迎之禮曰不過一遷居耳奚以此爲邦交之餽輒付公帑去瀘吏以送使者比請公損其十之八瀆卒莫衛爲亂公請起安忠定公鎮蜀踰月而益平治家肅而和自奉澹泊日一肉弊衣故屨著裘具書不脫手以書撫琴賦詩從亦弄書嘗語後生曰士大夫防廉隅厲名節未有不自約己始故公雖漫翳而清苦自如凡四入朝遂不過三年積階至朝奉大夫并當進秩而以罪削官者八娶吳氏累封令人子男三人長即獻子先以恩定郊恩補官今

爲儒林郎欽州司法參軍次文子以遺澤補官忝監平江府百萬西倉門巽子以寶慶郊恩補官女子二適儒林郎趙希吉次適從事郎鄭侍孫男二人備孫偉孫孫女六人方湖黨之就鞫也時宰既以付公又擢何處仁爲治獄少卿魏執中爲丞林演以簿攝丞既而何以未至辭不與惟公据正不阿二丞翕然從公或曰故王不過朽骨殘魄安能富貴人雖歸獄于王無害也而諸人坐遷時宰捐軀命以昭其冤不亦左乎公曰吾豈不知此亡何四人同日罷去子送之門退而語諸甥曰祖宗育材之盛一至於此漢武帝謂重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此高廟神靈使公教

我當遂爲吾輔佐千秋非難言也父子天性一言可以動悟況又有封侯取相之利今以權臣尊足朝奏則莫登而卷卷於所不報其意主於正人心扶善類爲來世慮蓋非有所利之也而得罪者前後凡十餘人相望於道此何爲者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嗚呼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惟義是比不知其他雖吾身且不有也況於人乎銘曰獄有傳爰必祭煩冤訟威殉貨固不足言亦或盡心以求諸道高閣桂梘是猶望報斤斤徐公則匪思存精誠發衷鼓聲昭昔彼發枯權雖莫予省人心孔昭大義以定焉有所利而殞其身同列奚

見亦歸吾仁我銘公竄以儆喻俾式昭性初有善無惡

故知辰州大夫張君墓誌銘

予始仕成都番易張君學古爲轉運司主管帳司準物而強志自經子百氏以及天文星曆山經地志伎巧醫卜之事靡不究悉又多爲申前言往行隱書秘諜凡世所罕見予洒然異之由是定交其後予行都于眉山每見輒有異聞間以星曆推人吉凶多乃能前知國家休戚往往戍閩寇方劇君就養于侯官臺捆扣問無虛日君策賊必敗去年顧善之子述陳子華韓吳毅夫潛及四方之賢士大夫憂國隱民者率從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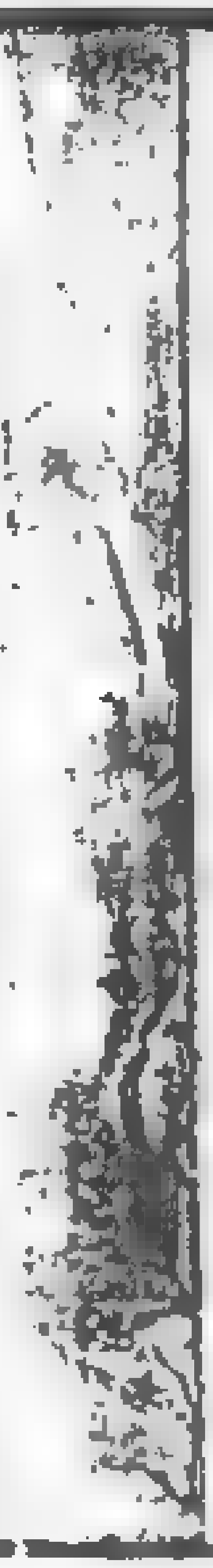
訪君謙挹不敢誦言然固謂京蜀得禍必慘後皆中
令春予視師江上既蔵事遣人勞之得其子出南書
曰吾父以正月壬申卒書語孤矣子執書泫然或以靳
予曰子以張學古前知爲信乎彼謂治亂不出乎數
然則人事固不足問耶曰陰陽五行有是理而後有
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由出先賢
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然則治亂安
能逃乎數予所取於張君者正以其論數而不遺理
耳予嘗聞其說率以太一爲主然是說也張乎子實
傳之嘗試攷其下行九宮法蓋與圖書相爲表裏張
君之言曰知易之妙惟邵子觀於皇極經世書實與

太一數相通知乎此則晦明風雨之變水旱盜賊之
備皆可以豫定然而禍福靡常惟人自召開禧初予
與張君遇於行都太史奏五福太一將臨吳分正韓
侂胄開邊之時予乃詰之曰如子之說則福星所臨
其能保數十年之安乎君愀然曰此又當推陽九百
六之數因自羿浞至五代歷陳福星之不應者又推
本朝以來福星所歷之分災異禍作而曰茲固謂
有道者昌無道者亡不可以委諸數也予既敬其傳
又嘆其通每謂人曰是非星家曆家之說也又徐扣
其所自得則於邵子先天之說以及參同運氣皆
能旁通而無滯予又嘆況沈郡縣枯槁山林固有博

覽強識而人不及盡知者既以是謝客嚴十月丗南過
予江東寓舍畢葬經泣而言曰明年二月丙午將葬
吾父于縣之懷德鄉白石仟距城二十里父所自十
世基道之銘非父之執而誰以告予閱其狀君諱大
訓系出唐宰相文瓘至刺史本家于杭後徙資之
亂遷敘州遂籍敘之德興曾大父禹錫大父發以子
貴贈奉直大夫父杞故任尚書吏部侍郎知潼川府
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徐氏贈安康郡夫人君三歲
而孤少長念二親皆不逮養深自刻勵[illegible]州閒交
稱之以侍郎遺澤補初品官紹熙三年伯氏大猷知
昌州勉君入蜀調利州綿谷縣尉邑多訟臺檄去尉

是屬人服其公爲鞫局表證宿寃司理瀘州數辨冤
獄任成都路計帳出納公允嘉定改元以舉主改宣
教郎知江陵府松滋縣通判夔州寬平而事治知文
州年穀薦登以所節浮費糴米六萬餘石揆積倉
附之十一年虜犯宕昌破階州階人來奔公亟濬流
民凡數萬即燒絕棧道虜不能前然數萬人聚於斗
州未信宿米已不繼力排羣議發積倉以濟羅備
平而惠均省奏外櫃交是之當事而羅不循其舊收
伯監司上其事詔令再任尋改知歸州未上改辰州
辰蠻數盜邊請于制櫃討定又爲民代輸三縣租爲
緡十萬有奇民懷之不忘去郡即自請奉祠主管華

州雲臺觀藏書數萬卷於所居東偏爲樓其下以述先
志名堂曰燃然益削楹曰湛軒且曰吾得鶴山魏華父
書之吾老於是不翅足矣華父蓋謂予也嗚呼與君
平生之交曾謂不及一見而遂爲千古之决耶娶同
邑方氏吏部侍郎　之孫　之女封宜人前君
十五年卒子男二人世美以郊恩補官爲潭州林州南
流縣簿尉先九年卒世南爲都昌縣丞女六人長適
承直郎汪陵縣丞董甄次朝奉大夫知營道縣洪存
二婿皆先卒次承直郎前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朱宗尹次朝奉郎前通判澧州汪偲次承直郎寶應
府司法洪億次修職郎新監常州無錫縣戶部激賞
酒庫趙必驛曾孫二人剛辰洪辰當以　遺澤補官
銘曰無競於物故識慮明無求於世故論議平書神
葆精壽考且寧庶幾無憾視此窆銘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七

故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陳公

神道碑

陳公諱貴誼字正甫其先因始人後徙名數于福清
曾祖雄贈少保祖大剛贈少傅考宗召任翰林學士
通奉大夫知制誥工部尚書贈太師福國公始富居
湖之武康妣鄭氏封淑人贈齊國夫人生子男三人
公其季也慶元五年寧宗始親策進士公年十七擢
乙科以注視良父福公時以起居郎入侍講經筵之
待選三年授從事郎瑞州推官連丁齊國福國憂開
禧元年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
寫機宜文字嘉定元年中博學宏詞科授江南東路
安撫司機宜文字二年除太社令充國子監別試所
點檢試卷官尋改武學諭四年爲國子錄禮部貢院
點檢試卷官尋遷太學博士時學士建議更新楮券
以一易二期迫而衆無所出幾以四五易一寧士心
知其非而恥於改令又以流竄籍沒從事行之踰年
論報山積楮直益損公因輪對言人主令行禁止者
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咨
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慶曆新法爲辭
以言明鈔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寬
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偷默執其兩之以衆取之

以公舉士摘新法等語以激怒時相而尤銜劇輕之
語且謂公欲引類植黨人爲危之賴公論以免冬除
大常博士以兄貴諫兼禮部郎官引嫌除將作監丞
兼翊善王府小學教授六年輪對論言路雖開猶
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刺議闕
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
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當國者
益不樂七年除祕書郎出知江陰軍十年提舉江西
常平茶鹽公事十一年召赴行在未至除禮部郎官
明年牀造朝時女真大擾淮蜀公言人才所以立國
令旁蹊曲徑倖門四闢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婞阿循

黙發揞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之外饋遺以求進者
未已軍中恥言敗北則陣亡者不卹恥言奔潰則逃
亡者復收又言媮順異從者是美疢也非愛我也宜
屏之外之矯拂咈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疑
之時宰滋不樂會公以疾乞祠告即奏言者逐公主
管建康府崇禧觀十五年秋起知徽州明年五月詔
奏事之任除司封郎官公見上復伸前說以中外文
武之臣未有忠實不二可託緩急者朝廷命令不當
監司郡守不恤民怨將帥不卹士卒明年四月兼崇
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有事明堂公首引包拯
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措克之弊且請罷察州縣

府庫致寇虜之由倣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錄之子與
議曾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今上
即位除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
舍人實錄院元有詔舉賢良能才識之士公既奉詔乃
言曰世以登唱滿百爲賢以爭訶剝生事爲賢以稿欺
趣辦爲才以輕躁嘗試爲職業初政當求忠實登
寘本公愛民知禮義廉恥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
之選又奏成王之初元臣故老並以無逸者欲其克
壽宛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豈弟者欲其受命之
長講者知公愛君切而慮遠深九月除中書舍人陞
兼直學士院改兼侍講建神御殿內侍以縱從爲賞

者很衆公封還詞頭書某祀有日公以民生貧困錄登
負尚衆征斂幾無奪取公專爲私藏宜大明黜陟
廉有以見希于政還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明年
冬權刑部尚書陞修玉牒官兼侍讀又明年爲禮
部尚書兼給事中都城大疫鳴咽入對乞罷游樂
散給以米粟假之室廬蠲竹木征稅以通商賈皆
見納用紹定五年春知貢舉秋七月除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六年冬上始
親萬機進參知政事兼僉書樞密院事上面諭曰頃
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於是天人始知公有輔贊彌縫
之功世不盡知也端平元年夏兼同知樞密院事權

監脩國史日曆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王師入汴
洛公時已移疾猶上疏力爭蓋冑八月以後凡五上
章乞歸詔勉留之病益侵轉四官加邑封致仕於是
官正議大夫爵長樂郡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陸伯
户十月乙酉薨年五十有二訃聞上嗟悼輟視朝一
日遣中使弔問賻䘏加等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元
配程氏封同知樞密院松之女封普安郡夫人子㪍
建將仕郎早卒㪍遠承事郎監西京中岳廟㪍昌承
奉郎㪍明年十二月丙午葬于武康縣之龍青塢㪍
遠等狀公之行以求誌銘予與公爲同年進士又同
爲柱下史從公之言行不敢辭也始公爲博士爲匠

監丞論事無所推避與其兄益文時號二陳再召爲
郎氣節愈厲權相滋忌之忽託告以歸四請祠官堅
卧不起卜居武康之前谿冶平無營會新安當上朝
廷假奏事起公與至則主爵司宗侍經代言守正
不阿物望逾美會臺諫初政言事者連忤權臣輕者
鐫免重者追竄流以至于死於是正人身危權勢
益張公愀然憂之與從臣一二同志者居中調護雖
幾微不見於面而隨事正救善類猶有所依焉予嘗
疑士之出處去就當以潔身爲貴而孟子所謂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則又若不以必去
爲諫然則公決去於爲郎之前而遲回於託疾之後

是孰爲失得耶又觀易之爻象而含然有感焉且易
之初上一陽一陰者凡四遇復是剝是也遇之四應
初爻之三應上蓋以陽應陰於内此不足言也而爻
之九三内應一陽獨行遇雨若濡聖人處其取是於
剝陰也則有壯頄之戒有無咎之善復之六四下應
一陽中行獨復聖人處其孤立而無助也則繫之曰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當是時陽微陰盛雖未足以有
爲而卓然自奮獨爲陽德之助此惟道之從利害得
非所計也然則初在晦朔夬夬獨行之日而公周旋
其間雖遇雨而若濡然獨復以從道此人之所甚難
者不寧惟是權臣當國公已察易乎正邪之辨執政

方新公又能奮乎中外之情蓋又有人不及盡知
則所謂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於公見之是宜銘銘
曰孰僨僨以苟容公獨毅毅以首公孰耿耿以逢辟
公獨休休而處躬何前之介而後之通介則循斯必
之正通乃濟五道之窮介而安奚恤乎外通而益
奚嫌乎居中况積氣之解駮而大明之眀徹人方望
治夫豈奪公將信君於稽甞至齋志於夢夢千古
之恨一丘之封

朝奉大夫通判夔州累贈正奉大夫師君墓
誌銘

予分閫東川與眉山師祖㪍爲僚一日袖編書拜

手言曰此吾大父夔州府君事狀也府君歿於紹興
二十二年五六月　葬以明年十二月　墓在
彭山縣武陽鄉昌樂里云而未之銘也幸事先生敢
以爲請孚幼讀杜工部蘇文忠公詩於師氏注釋明
辯閎博心竊好之暨守眉聞邦人道鄉之宿德耆舊
必師氏膺在焉蓋其好德植善動矩前哲雖位止監
州而子孫曼碩世其書詩爲郡大姓其可無愧于銘
雖然古之爲碑以識日景以節窆揜以麗祭牲而葬
之有碑則爲辭于下棺由漢魏而來碑皆刻詞其上
事既矣古矣雖然猶可以義起也今而祖之葬於今
幾五百甲子其於銘碑之義也何居從而謝其祖故

八十七葉非　六

援近比以請踰年弗已其弟過又申請會孚被命東
歸檥舟彚上爲卒銘之師氏以唐其道縱督元羲
爲祖自縱督之子逮始居彭山曰仲瑄曰順曰適君
之三世也　贈右奉直大夫毋范氏贈恭人君十歲
喪父受教於兄羣羣屢舉鄉貢冠十入試成都學官文冠
藝滿喬頴芬其王賢良當其執也深所器重至以徐稚
方之崇寧　年賀與州貢奏名禮部蔡京柄國惡天
學上書抵也風失志者許取上舍命試君在大中
政和八年以上舍權第調京兆府兵曹掾兼工曹自
師臣諸使表章殷記一以諉君曰不出師掾手不可
用士何能去諸公惜之交辟不報未陝之夏縣簿改

監京兆府稅尋教授延安府會省員罷調乾州奉天
縣丞未上改教授鳳翔府諸公往往乞文於政以前
後交薦者數十人會五路被兵君移疾歸道除監漢
州稅趙公開總蜀餉改辟成都府等路権茶司幹辦
公事總領四川財賦所主管文字趙改辟茶鹽酒法
餉陝軍峻法盛察持其下莫敢有郡縣作威勢獨民
瞻追救其間曲爲之解弗可則持異鄉毋遣以信其
平人多其長者君嘗在京與秦檜有舊及紹興當
國鞫宣撫使鄭剛中獄以秦會書君將陷之不道君
力明鄭冤旬月間釋囚徒三百餘人錄鑒益白留鄭
所待報因得註蘇氏詩孚等既上大掾秦意故爲鄭

恭誌八十七　七

劉者奉使興州以去公稱曰旌碑貢以終其身通判
夔州成都府所事皆大官吏部無所顧畏長嚴憚之
再丞夔州楊文安公提點本道刑獄檄攝總制司幹
辨公事盛夏以職事至泰州病暑卒始四川制置使
席大光益與趙不啟君坐奪官席悔之介君之從兄
衛尉卿駿諭使造已君弗往也趙之卒非故幸推君
視家卒瘞帥成都與參奏馬使韓球交惡君於卒爲試
於韓客也介然靡所附離嗚呼自教衰俗薄士喪其
心以勢利去留爲拔附以事功成敗爲是非以風指
愛憎爲曲直人之賢否事之虛實不暇問也列御寇
以仕衛爲嫁於衛蓋羣其身以從於人猶女之從夫

之死廉他不可以面適願望也動於念天乘其隙隙則豈惟父母賤之兄弟姪亦將無以自容矣觀於歸君之言行不爲勢撓不爲利回不當表之以屬其孫邪君幼孫事兄如事父給姊妹之貧者爲任其昏嫁仕四十年田宅不長尺寸罷成都寓舍餘市書數千卷以歸幼耆學至老不倦自杜氏詩注之外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積階至朝奉大夫累贈正奉大夫娶同郡唐氏朝議大夫某之女先君十五年卒累贈碩人五男子愬以子貴贈朝議大夫聯爲族父後終迪功郎　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　恕終文林郎成都府司理忞淳熙五年進士終朝奉大夫知資州忍終承議郎致仕二女子長適成都范仲毅知草卒孫男七人祖慶終朝散大夫知崇慶府祖同未仕祖敬舉寶慶二年進士見任承議郎通判瀘州新知富順監　祖舉紹定五年進士次祖文祖訓祖行孫女十三人　曾孫男十二人溥故儒林郎利州撿運幹庫溥曾鑄曾育曾孝曾原曾毅曾謙曾康曾曾操曾孝曾都曾孫之子四人挺承直郎綿竹縣丞林文林郎合州推官銘曰匪仕伊利不明其德屬乎馮炎揉之孔棘情一鄉背謀屬闔御手一高下是圖非戍反是惟君德義斯則邛川之原孔厚且碩啓佑厥後終古弗息

太令人程氏墓誌銘

吾友家朝南過予言曰大酉生六年喪母史恭人又五年太令人程氏歸于我先大夫又十有七年大酉舉進士又十有七年而先君空哀哀此生所恃以紓無窮之恤者以有母也今又大棄諸孤矣見者毋忘之願夫子辱銘之今弗敢它請也予嘗觀於喪服經傳凡君子子之爲師母慈母保母皆在小功章而不恭已者服總若母之喪父在期父卒三年惟因母與繼母同其日繼日慈日師日保皆非已出而繼與因等其傳日孝子不敢殊也而釋者日繼母配父即爲片合（片合判也）合與母無別是則然矣而子謂人非母不生不去無母非繼母無以生婦子事之如腹已母拊之如同氣是尤人之所難若日今母之片合而不敢有殊是迫於義之有制非本諸情之不能已也觀於朝南之子母而尤信朝南之狀日太令人諱某字某曾王父衛尉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之元王父朝散郎庭父迪功郎諱（上字犯諱）謹衛尉與蘇文忠公爲親且友元祐同朝文忠詩所謂時聞小語說蘇程是也先大夫早寡我王父念諸孫不可無母謂王母蘇夫人曰諱宜爲婦必比族也太令人不逮事舅而勸孝於奉姑章書禮先大夫教子自雖經辨志帝上口教指授卧起與俱大酉以壯祖見頭角太令人喜爲加

餐毋講習旦至夜艾父問其寒飢而燠休之大酉畏盛仕
昭化親年五十一不知劍道之艱般運西歸調官益部
以便奉養至是男女嫁娶閱二十年始毋語孫娣嫁
然猶不爲羽憂而吾父已不待養矣廬墓三年不自
意全南海崔正子與之判糊四川致之莫府逮之朝
著太令人皆就養焉崔公愛其子以及其毋亟聞黽
餞姓辨藥石交至大酉待兼近監而弟丙仲以試閱
不敢白毋力請外補明年三月始得知簡州以歸親
黨迎勞太令人問弟無恙不知所對則曰已矣乎哭
之慟既而以義割愛曰脩短命也吾老矣安能戚戚
不解以爲女子羞乎歲正辰上壽必愀然曰而父不及

見吾安能獨飲此酒退又言史恭人勞而不食吾愧
之名義根於中而發於言足以興起人心今年太令
人年八十婦子稱壽孫曾扶攜賀者填門太令人曰
吾年如此東遊吳會西徧四蜀五被上恩不啻足矣
言若喜而實可懼也太令人氣貌堅耐少疾苦自丙
仲夫婦之死幼孫蒲前劬躬役瘁十年間爲之憔
悴大酉請閒曰丙仲之諸子將冠笄矣願毋少寬毋
領之秋七月大酉被命奏事即援親年控避八月壬
午置酒爲壽尚懽忻爽猶如平生未浹旬得脾疾九
月癸亥疾劇不可爲矣先是毋怨忽語及殯斂之事
家人驚悸毋曰死生常事也又戒喪紀毋得踰曾姑

毋多致浮屠老子供又曰女父毋葬青城斯將吾遊鄉
盡泝往挾攜焉大酉痛惟先人之櫬在而吾毋
不得與於斯世乃泝涪陸出眉駐轄歸上端平二年
九月癸酉以遺令祔先墓太令人孝友勤儉服澣濯
之衣至老不衰就養三洲雖悍帥之事悉屏弗御聰
明有識慮官政不言不入捆聞利害罷行則教然見
於詞色簡池救荒首教之曰流殍當散不當聚太酉
於是糧址遠近爲之期數日而來授糧而去凡累月
無一疾疫全活以萬數自餘訓敕若此者不可殫述
嗚呼人翁與翁爲三十餘年之交每見其閨門肅雍
毋子怡愉不知其有先後之間世皆得罪南遷爲史

恭人誌墓於後知大酉事於繼母然而數十年間無
一間言人至於視已子如一未足異也視非已出者
人莫能名其溥厚則德諸中者可知詩曰鳲鳩在桑
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吾於家氏之子毋蓋兩見之乃爲序而系之銘大夫
以子貴贈官至朝議大夫令人以　慈明殿慶壽恩首
恭人進封太酉以朝議大夫直寶章閣知遂寧府次
男震已薦于鄉父命爲其人後季曰丙仲三女子嫁
張子安次迪功郎孫景舒次蘇丞孫男七人嫩翁紹
定二年進士從事郎新成都府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坤翁迪功郎監普州商稅鑑翁爨翁卷翁堅千潼川路

轉運司公達公祥眷有孫女四人嫁鄉貢進士高斯
衛將仕郎袁增蔚二人許嫁未行曾孫男女二人㕘
孫曾且二十四人銘曰勤己靜謙秉心均壹相夫維孝
宜家靜室贍前無詭垂後有來我爲作銘匪敢具式

蔣恭人墓誌銘

昔人言積善有餘慶者必曰家言與仁與遜者必曰
家家云者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一不盡
其道然後志叶而事脩聲和而氣感無小大貴賤習
成性則心改形化熏爲吉祥曰慶曰仁非自外致也
雖然又當謹於小節之始蓋男女之片合上以事宗
廟而下以繼後世家道之昏與存焉吾觀於恭人蔣

氏之狀而尤信恭人諱季全世爲靜江府之興安人
曾祖漑皇右丞事郎袁州譜奉直大夫祖允澤皇任左
朝請大夫知邕州累贈中奉大夫父瑀皇任奉議郎
通判邕州妣孺人呂氏我家先生胡明仲銘奉直公
墓謂蔣氏出蜀相琬後爲及兄弟族按家譜在唐有
諱某者守零陵其子孫因目零陵徙興安至奉直十六世
矣奉直官學有朝散忠簡公鎮江陵首薦爲易州爲
誌墓恭人生長見聞閒敏而淑德有識有士氣族姻
寡婦劉恭人侍膳服起居惟恪事母亦得權令先是
朝奉大夫曹公某先生脩已教授江陵府奉議爲令
後又一再聯事湖湘間好益蔡先生嚴元配盧氏以

恭人繼室恩弟四人娶者數百指恭人之歸承順調
度無纖微遺厚元妃有男義方用冠女未笄字之均
一人莫名所自先生早從諸儒先講學治家稽古法
尤謹奉先恭人始至升降饋奠間於禮昧且而警事
簋明而奠無敢不虔歷四十餘載如一日嗚呼以挂
永名家朔邑州爲父祖長而歸諸先生所交皆天下
賢士而又與清江蕭氏送爲昏姻生平耳目所接造
次禮法宜其爲女爲婦爲母鍾爲餘慶飛爲仁遜足
以睦今吾後也始義出生十年而大夫沒以屬恭人
曰此子極力誨之俾有成立於是夜則賢士爲之師
時屬所親必與其進否每訓之曰士吾家邕州兄弟與

吾伸兄暨汝之二父皆以儒學發身有聞于時善自
勉無忘汝父垂絕之言義山弱冠擢進士乙科傷先
生之不及見及詞史恭人誨之曰仕以廉勤爲本邕
州雖俸入亦不盡取于湖張公孝祥嘗書而刻之石
曰清廉辨德旌汝外祖若汝父一介不妄取予小子
識之義山仕衡日嘗以刑獄司檄往常寧世忠峒諭
寇人謂夕曹且蹈不測恭人徐曰彼自內訌豈屬釋
憾於官乎居數日二峒果退聽人服其識先生仕無
私蓄而友愛兄弟賙卹姻族不計有亡恭人穀則先
費沒則咸志中年發居內閱外侮處之自若闔人難
阨如疾痛在已細繩定二三年閒里人艱食命計口登

其日糶之數，厰旦視登揚時，雖他鄉價至倍蓰，卒無
所增益。性儉勤，食不兼味，衣屢澣無數。先生大夫爲
郡倅，入覆，優不改其故，未嘗晏起，尤好潔淸。常言婦
二者，吾以占家道之興替。晚歲猶親細務，寒食日遣
子姪省墓，躬滌溉庖厨如他日，忽寢疾七日而終，
實端平二年三月丙辰也，春秋六十有七。義方以疾
倦於仕；義山爲奉議郎、知贛州贛縣事。女適訓武郎、
前監潭州南嶽廟胡維翰，將仕郎孫濱，進士蕭爲己，
將仕郎彭汯，適蕭敦者將出也，皆先卒。恭人以先生
貴，三遇　明堂恩，封宜人；紹定四年，又以　慈明宮
上壽恩，今封。端平三年二月，孫卜藏山之陽何林之原，

將以十月丙午奉柩窆焉。先事，屬忠肅公之子、今廣
東提點刑獄彭鉉狀恭人行治，以求銘於予。忠肅與
大夫同年舉進士，爲道義交，故恭人之歸道、母儀，三
族皆能道之。後又彭、李世爲婚姻，故今彭侯所書，皆
得諸觀聽之實，是宜銘。銘曰：易辭家人，女正是利；詩
歌祚嗣，歸諸女士。士則身修，正則家治。吁嗟恭人，視
此亡媿。

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曹

公墓誌銘

公諱彥約，字簡甫，南康軍都昌人。嘉定九年，以翁與
公分乘使傳于蜀，道爲忘年交。上踐阼踰月，召公及

眞公德秀、鄭公應龍，公以明年二月入見，又得同侍
上左右。公嘗經帷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取士、章聖
選官，皆以德行爲先，乃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六
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凡
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狄之酆
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皆以才稱，卒於敗事，其實
小人，本非才也。又翁聞而歎曰：義理之不明久矣。程
子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
爲愚，然後知無不善者性也，可爲善者情也，苟無其
才，則從善不能以有行。又嘗以是觀諸近世，如先正
大老以義心實德繼諸家知者，才也；以正學卓識統

承洙泗者，才也；以深醇爾雅正變文體者，才也。若口
道先王語而聚斂以剥下，深文以殘民，開邊以蹙國，
如王、呂、章、蔡，而尚曰才之云，則吾曹公之所恥也。公以
孝友著于家，以忠信得乎朋友，以豈弟行諸郡國，以
忠忱格於君父。嗚呼！公之所謂才，非公不足以當之。
公之先避唐末之亂，自宣之南陵徙都昌之龜山。自
龜山後十有二世，皆以經行稱于鄉。曾大父克，大父
禮（上一字犯光宗御諱），皆不仕。父興宗，故左從政郎、鄂州司理
參軍，累贈光祿大夫。妣黃氏，封太安人，贈齊安郡太
夫人。公以幼穎，六歲而孤，知哀毀。年十八，後三與賓
貢，擢淳熙八年進士第，授廣德軍建平尉。丁齊安憂，

服除調桂陽軍録事參軍改辰溪令未上又辟司法
參軍改宣教郎知饒州樂平縣秩滿入都會擇邊守
政府以公應詔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開禧元
年以前詔差知澧州未及上明年端明殿學士薛叔
似以湖北宣諭外宣撫京西湖北辟公主管機宜文字
其冬虜圍襄安遊騎至漢陽軍盜賊蔽野而軍闕守
以公攝事至軍未幾虜大入棗陽信陽而襄陽將帥
内自相戕公絶江見薛勉以持重摟土豪得許爲僞
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俾將宣撫司軍屯郡
城十一月乙未虜兵重圍安陸辛丑遊騎闌漢川公
授觀方略俾漁者拒守南河十二月丁未朔虜騎至

南河之北觀遣擊斬其先鋒賈遣戰艦襲虜之大軍
繼進自十二月辛未至三年正月丁丑朔晝夜殊死
戰北渡追虜虜自是不敢近漢陽特安陸被兵已久
拳盜蠭起公命仲昇尚楠捕皆驅散三月以守禦功
進秩二等即授漢陽守文公紹節代吳公獵爲宣撫
治鄂兼領江陵公言不棄襄陽不足以守隨守隨而
德安安矣不棄信陽不足以守安守安而黄安矣不
棄神馬坡棗陽城不足以守襄守襄而光化安矣宜言
沿江師必和不可恃又謂京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
以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
拇巨擘耳今若順腹心臂指之勢則宜闢不當兼江

陵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統當在江陵所論皆切中
事機嘉定改元詔求言公上封指陳剴切會紹節以
公政績聞詔任滿與監司差遣八月除荊湖北路提
舉常平茶鹽會鄂州與湖廣總領財賦皆闕以公攝
事首劾貪吏罷冗官受訟選富民措糴之穀勸以藏
價出糶免秋場經量悉歸諸民蠲米穀薪炭之征歲
不下數萬緡代償前官市物緡錢以舟運敗者千數
株連瘐死公取開禧二年以前名著悉蠲之餘各有
差先是公初領常平事每以湖北旱蝗爲慮亟言于
朝丐糴以備春旱又乞假鄂帑官緡以貸下户種粮
明年旱三月公由鄂還治常德下教列郡選僚屬二

人與發勸分具有科條澧州奉行不虔逮吏鞫之一
道肅聳十月改提點刑獄十二月改湖南路轉運判
官先是開禧三年盜起郴而桂陽吏不以實聞桂陽
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絶盜窟其間江
西羣不逞相挺而起東跋吉南安西逼郴衡南躁韶
石北抵攸環數千里盜區朝廷調江鄂軍降劄榜捐
官資緡錢名捕渠魁累歲不得要領而江西專以招
安誨盜詭降覆出朝廷患之公以壬午被命甲申上
道三年正月庚寅攝領漕事于益陽時賊已破安仁
茶陵桂陽三邑迫攸縣長沙詢懼公親至攸督運入
心乃定會帥去以公攝事朝廷下江西招安之請于

師司公謂犯舜矣猶損國威特不可三月除直祕閣知
灃州荆湖南路安撫公規畫精定乃督諸將逼賊巢
而屯賊李新敗死李如松鍾安誠李文傑稍稍出降
時桂盜李孟一謀攻桂陽公趨屯命諸將分禦賊知
有備乃間道突郡之樂平公命守臨俟其歸邀之曰
賊夜登百丈嶺以遁公移軍邀之賊大潰官軍焚其
柵道入貢頭寨又圍之渠李李元礪率衆數千來援
孟一先是羅世傳與元礪有隙密請于公乘其出穴
而攻之公錄賞格以報而供其乏世傳果擒元礪以
獻公以除少還長沙四年正月庚寅復出督軍二月
戊午破貢頭寨生擒孟一餘黨悉平世傳恃功桀驁

池州都統制方深交之欲委世傳盡統前後洞悉撫
湖南江西兩路之戍公固争不可宰士不悅九月世
傳猖獗如公所料公白于朝得討圖外合前後洞丁
討平之公以衡之水口郴之青要桂陽之上猶皆
要地而闊遠不相應援朝廷用其議析茶陵桂陽郴
縣諸鄉置酃資興桂東三縣移灃衡州禁軍開類招
糧以召募土丁首允貢以選辟令佐至今便之以功
進直龍圖閣五年春以吏部郎官召而謗書浸聞
矣六月上印還家先是時相之弟守灃兄子守吉邑
而盜起蹯吉播遷遂以公與王公居安代一郡守盜
平第功嫌不便於前人故二守之賞不及而歸後反

以原言罷免此於公奚損而朝廷黜陟之權病矣公
慶元間由龜山從居南康城下既又得地數十畝於
城東三里外為圃曰湖莊築室讀書罕至城市時宰
語人曰人言曹長沙與人争功二年無一字至廟堂
此豈競進者耶七年忽被命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八
年以元職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明年關外
艱食公先以本司所儲減價盡糶又輸緡錢賑贍勸
分免役通商獨税勾僧牒于朝告糴于隣路以濟公
憂蜀邊者病夫議以風大抵謂制總節制三司權分
而議不一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須節
權者當近邊境當擁親兵有兵權者當領經費當

用度其他如訓兵選將閱操修理甚詳厥後四川制
閫雖暫從利州而兵財異掌卒莫能合是歲秋命權
四川總領試其事以病求歸十年一月差知寧國府
尋改命守瀘州而公已出峽八月差知隆興府江南西
路安撫會江東西大旱公入境罷吉撫州糴米糴本
鹽鈔不以賦民遣吏督之淮東糴及時而民不病十
二年蜀邊被兵朝論以病夫議善識時務且因蜀人
之思五月乙未朔除大理卿壬寅除權戶部侍郎公
力辭未報六月辛巳除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公體
朝廷選用不敢複辭乞赴闕奏事不許再移書廟堂
請對權相憚其來八月甲子朔改知福州公且行且

辭十月丙子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公再上祠請乃得提舉亳州明道宮十四年冬提舉常德府桃源萬壽宮明年正月御除煥章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洎上訪落以公爲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三辭不獲命謁告踰月寶慶元年二月入對首勸上講學防近習果開公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卒言祖宗愛民之意上通于天宜敕邊吏不當妄起釁屢結怨吾民上嘉勞再三會下詔求言公封章言給舍欲正君臣之分而陛下宜自伸兄弟之恩時朝廷方以言爲諱故公及之九月兼侍講未半月除禮部侍郎兼職依舊二年六月謝病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公求去愈力三年除兵部尚書力辭不拜四月除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勸上以修身講學爲要獻唐張蘊古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坐右且奏求言雖切而下情猶未通愛民雖勤而橫斂猶未革上曰其病安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縣横歛無可疑者時權相專忌人以公言爲難公又奏夷狄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安民上顧問五者何先奏曰稽衆爲先是日經筵進讀高宗寶訓徹章公辭錫賚弗許辭常德之命又弗許

五月再提舉嵩山崇福宮公累疏告老之上寵賁賜金會宗族稱第已自草遺表其略言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約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付信以御外侮不邀其功察荒遠杜諛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貪贓以實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病革遣令歛以布素不含珠玉不用巫覡浮屠三月而葬又言自陳致仕不可敘贈閣紹定元年十二月己巳薨于正寢年七十有二明年三月己丑諸孫奉柩葬于都昌縣匯澤鄉樅田之原公自卜也卒官太中大夫寶章閣學士爵都昌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户詔以華文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遺表聞詔贈宣奉大夫官其後二人公元妃衛氏國子祭酒禮部侍郎之敏之女先四十有五年卒累贈淑人繼室黃氏通判潮州璞之女封淑人子男五人士充早卒士冠嘗教郎新知岳州巴陵縣事士現故儒林郎前寧國府太平縣主簿後公三日而卒士先承務郎新知都大監轄斬只鎮倉庫兼煙火公事士晃承務郎女三人長適承忠郎前監寧國府涇縣酒稅斗計楼次適同郡陳時紹次適湖口黃九式長次女皆先卒孫男八人女二人公篤實發於天禀其爲政精密務盡其道所至救荒卹孤弱通己責寬酒稅裁商征禁廣糴蠲雜科利於民如己渴饑至議於法尤切切注意所爲條教皆

通疏縝密可爲法嘉泰都城災公上書時相乞寬黨
禁人所難言公之行師專以勝殘去殺爲本封章奏
篇必以殺于民戮降附張亟捷爲拂天理蠹民望失
祖宗仁愛之德非痛革此弊不可以祈天永命自漢
陽乘邊恬行此志二年湖南所誅推吞補貴恶十數
未嘗輕戮一人方賊未平增補生之賞賍舊十倍或
謂斬級亦當立賞公曰此非蠻夷比朝爲寇夕爲
省民吾國赦生之耳故著惡既招脅從易散公才令
素高輔以講學朱文公守南康兄弟親炙之爲白鹿
洞書院諸生後十四年見文公於長沙又述所知行
而請益焉其師友淵源蓋如此是以理明行修出入
中外垂三十年人以其進退爲時重輕攷諸近世名
卿而觀公之所成就信乎公之所謂才者矣平生所
著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藁六十卷經幄管見七
卷藏于家公殁之六年士說郵子書曰無祿先君即
世墓道之石未有以銘也大懼幽潛未昭將諸孫兄
且不暝莫如子也知我父者敢泣涕百拜以請子其
歎昔之人選于衆聽于國人旁蒐一世之才僅濟一
世之用而且廪乎有不給之患也後世俗薄民散才
既鮮少又率以黨論迭爲債興一則常以其半置在
閒散故才不周用次則久閒者多君子而小人難閒
不肯久也三則棄之聰明未衰之日而用之老疲交

宋本原闕依安氏活字本補

行狀

祖妣孺人高氏行狀

祖妣孺人姓高氏諱　邛蒲江人曾祖畋祖佺諱
父永堅迪功郎致仕妣度氏封孺人生二男子一女
祖妣長也溫柔端直有儀法迪功憐之以歸我王考
事尊章無違者於內外黨子廉疏皆盡恩意以及於
僮妾家故居邑外田家卬市井明日備脁經急扣門
則貸者豈之耕者種食之疾病死喪者衾衣振賙之
予取予求用勸相我王考爲鄉里善人王考卽世於
是祖妣年五十有一矣杜門寡居務身治家延師教
子翁翁有程用不隊先志乾道七年春饑米爲石萬
二千浮亭相枕藉死吏士政民至弄兵祖妣慨然召
諸子謂曰民飢移至此吾幸有衣食業可延旦夕而
忍坐視弗恤乎乃發廩出穀民取給者繈負相望既
得無死又免於從亂爲田里患民德之至今先是數
歲婦孫後從邑中小大畢慶孚孫其宜歲丙午貢士
季子在選明年以　慶壽恩得初品封康寧壽考閭
里榮之年七十八而卒淳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也七子男長歟孫次即余考上行　皆先卒次和孫
以後叔祖鄉貢進士邦達次南壽次直行次孝壽　以
後祖妣之兄黃中季　二女子適同里高大成樊
居義皆卒孫男七人丙孫淳丁翁灝淞漸洪丙孫洪
已卒了翁試禾巳未進士今典校中書兄弟皆能以
詩書持門戶而後高氏者預紹熙四年鄉舉復有子
聯取科第未艾咸謂積善好施之應云嗚呼始祖妣葬
我王考於書何鄉孝因之原建壽冢其旁謂當同穴
他日謀葬祖妣卽陰陽家問月日則競持拘忌之說
使人疑而多畏亦嘗欲置陰陽拘忌不問惟治命之
承而或又謂得卜吉今多歷年所擇鄉易地動或有
悔凡二十年莫敢決至是諸父日就蔡替了翁與兄
弟大懼日燥獲從盈明謀於高氏叔父去昔之壽冢
百步地名文池改卜焉山川縈婦頓損先壤域雖異
而岡相連送決意竟卜降以四叔父其配趙七叔父其
配高咸從葬焉用明年某月　卽窆敢先事狀卒
生以求銘於當世顯人冀託不朽庶可贖緩葬之譴云

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仕高君載行狀

君諱載字東叔世爲邛之蒲江人自爲兒時穎異越
常八歲能屬文嘗爲大所嗟作賦以晉之其間有云
遂利不顧則從惡而吠舜爲養所移則晉而背漢
父師得其文大驚由是不敢以凡兒蓄之比長通六
學尤精於毛氏詩旁及子史百氏異端小說率數行
下遇有扣質則事詞顛末姓名月日語端駱驛無窮
以詞賦冠鄉舉登嘉泰二年第調嘉定府峨眉縣尉

前官以解兄徵民居君至拓而新之未半歲百廢具舉太守東山游君仲鴻廣都費君士戣聞其才名稱嘉定法曹求康陳君謙爲詳刑使者亦甚器之政置幕下且除館授粲遣子從游建人劉君崇之代陳君固請還邑屛聽事無細大畢廢諮之轉丞丹稜邑號難治會闕令君以次攝以公勤重吏民以文雅服士心聽訟本諸義理嘗有兄弟交爭而父直其弟者且曰季能食我君語之曰孔子爲魯司寇釋父子之訟漢韓延壽不肯决兄弟之爭議天倫所在豈於法則害於教今爲之兄者旣不能養其父黨縱以令甲則穿踰不祥之難姑今百拜以謝季其憣然以返于彝

也而猶不悛以干于條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詞于責敢緩閭閻之見乎於是兄弟感泣拜唯而退逐爲父子兄弟如初訟銜因以浸稀俄丁父憂喪服畫禮嘗於讀禮之餘覽前朝史牒嘆熙豐祐聖符靖崇觀政宣沿于建紹乾淳熙元黨論變遷國勢傾起不常慨然有感於衆今乃取　制詞之褒貶廷論之是非稡成巨編而自以己意識其後大抵雖以國史實錄長編會要爲之據依而一時詔旨訓詞封章奏疏則必於先賢文集私史簡稽參質以濟于成凡百數十年間一治一亂開卷瞭然亦庶幾爲時事之補非今世類書比也服闋調瀘州錄事參軍前給事侍郎許

公奕爲州州事悉經其手裁處明雋許公旣上其績去之日又以所知薦焉吏部范公繼至則君治任將歸乃曲留之俾攝帥屬主賓從容惟孜孜講學之務或語及前言往行輒答如響范公即郡齋修地理書語寮吏曰無踰於高君者矣首以委付又參以劉君湜史君安輔君夙夜究心不日而成又取作人之未竟者爲釋成之其所謂寰宇九域堪輿輿地諸書亦略備矣君復以國史郡乘私志野錄參經質通凡郡縣之升降諸道之分合職官之沿改風俗之微美人物之盛衰與夫宣畝丘乘封國江河以逮難明之事鳥獸草木選擿細瑣殊尤詭異之物皆親爲筆削靡

微不周往往前之爲丘乘者莫加焉嘉定九年正月改宣教郎居數月制置司辟知靈泉縣君至則曰縣令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視爲冗惡數日待滿況此邦民貧地瘠夏賦雖輕秋輸寖重脫又容吏侵牟民何從出於是取先民格言凡有涉於爲宰者輯爲書置諸坐隅視事窮晨夜受輸者立得券劑以歸無復它日所謂寄廒攬納之弊又曰今爲令者率以簿書莫不報期會爲大故漫不省訟且拘以定日民有緩急將焉愬乃立爲判决立未容少則貯之紫囊俟公退反復爲審惟厥明即以書判示兩詞之人莫不厭服愧謝嘗被制置司檄差充類省別院點檢官會本路詳刑

使者請試事始下令曰異時考官往往不深惟　朝廷取士之意背公首私吾儕尚懲敬之毋枉有司衆皆曰諾無何與同舍大會堂皇上作而曰今有其所業士以其經應選所當罷取衆復唯唯君獨徐而前曰夫　朝廷以糊名取士可焉取之不可黜之不知其佗也今以公之初公明若此而以是終之無乃不可乎使者爲改容君處易踈暢洞無城府雖居官亦敝衣羸馬不改其度請謁者或以情告則厚加顧予不則善辭焉親族之貧者歲以俸廪周之戚疏厚薄各足其分自掃一室紬閱舊書每語人曰人斯須廢學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兀兀如不能然日下至

詞章小技亦積累成編與賓朋語毋問經史有觸其機則終日纚纚娓娓不絕或講論至夜分無勸意所予雖晚出後進亦折輩行與語所不與雖大官賢人視之亡如也然亦以是校險者欺之已所不予者諺焉至其自信則凜不可奪今年春忽覺氣血不仁迨夏四月又聞母病于寧川憂慮熏心遂感忪怔痵熱之疾亟即白府乞身以便省侍諸弟尋以母喪赴君執書慟泣曰吾何以生爲世於是柴瘠加等疾不可爲矣遂以七月之九日屬纊嗚呼痛哉痛哉君娶同郡安仁許氏生三子男斯立斯和斯美一女異早卒斯立兄弟將以今年十二月庚申葬君于眉州丹稜縣長寧鄉仙水里乾山之原與許夫人同兆重惟君自幼力學考質經傳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爲文不事鉤棘和平贍逸自成一家當世之儒生聞人咸共期以遠到而未見有所施設賷恨以歿宜有立言君子爲識其墓以詒世信後顧事嚴曰薄其孤有末策就姑爲撰次其爵里行義并刻諸墓石以俟

知黎州兼管内安撫高公崇行狀

高公諱崇字西叔世家邛之蒲江維高氏以學業游誼聞于州閭至大夫而家益昌生六男子家子載故奉議郎知靈泉縣次稼今爲朝散郎前知榮州公在第三幼英晤愛學于鄉先生杜德稱希仲爲文宏以

肆聲律所不能束大夫與譙夫人持家乏屢程督諸子窮晨夜弗懈公勤苦篤學大夫愛之遣從李中父推正學周禮未冠已馳聲士林尋著籍于成都之學官李子周荃何叔堅德固以國士期之春秋試事以公爲第一紹熙三年大夫以詞賦舉于鄉由是十年間師友兄弟接踵科級公每試輒居首選而實未聲宏人所娟忌率降待補生第一益嘗因周官慢朝援陳靈公與孔寧儀父戲服事有司黜之又嘗論紹與狄難因及劉豫入寇有司謬謂劉裕嘗爲晉紹興閒安得此人又黜之若此類者三公不以芥蒂益大肆于學與仲兄二季弟㬎其肄以館職補外得與聞講

肄之餘筴燈破窗洎如也大夫邸世公哀不自勝蓋
痒喪雜毋心以寧嘉定六年與仲兄各舉于成都漕
川路轉運司同赴類省試公以周官擬首選知漢州
許孚然流私其客羅傳之與主文何叔堅論議激辯
移公為第四入對大問海内人士望二高風采根不
先睹真希元德秀爲人言使二高不爲舉首是有
司也時任伯起希夷嘗為廟堂言政事與議論曾爲
兩途不必徇人言以搖國是於是任爲詳定官而留
恩行鳴鳳時以館職校試殿廬出爲人言高西叔嘗
擬甲科為他人所沮録其對以示人至今戶有此文

筮仕爲眉山尉八年春視事郡有老嫗獨居夜死牢
究具在莫知殺者主名公以厚賞重罰敗賊于成都
又白縣宰得三鄉顧役錢月給部曲不從于期士爲
公盡力盜賊用稀尉廨在南門外屋穨陊圮公作而
新之前堂後室東窗西圃教閱有地眺聽有所習易
治而難服公涖以清嚴一辭起敬故參知政事李公
壁家居於士少所容接而卷卷於公春秋　月旅友
之會公未嘗不得與太守宋正仲德之引入莫府張
義立方繼至尤所敬禮校試于簡號得士監司牧守
薦舉交集陞從事郎堂差教授眉州以毋喪去官既
除諱不及仕工部尚書楊叔禹汝明白丞相請以教

授成都南海崔正子與之來帥成都一見奇公未幾
辟制置使移治利州公往餞之請罷合選復養士
田蓋先是撥養士沒監之弊以舍法限弟子員舍選
之名雖美而教養之數十減其六七教官往往以學
根之美爲媚上之資故公首及之朔月月半請授公
剖析精微音吐洪暢聽者屬心士之就公叅者倍於
昔士人謂三十年所未見公歷撰于臺稱得緡錢萬
餘以益之增葺齋廬以贏之轉運判官范君仲武由漢
嘉守將漕成都頗眷故封俾公校士于嘉同事舉尔
大於公取決未既厥事以叅引去使者以所得之士
率出於公乃上諸朝張義立時爲刑獄使者揚充悔

師復爲緜領鄭賦汪茂明果爲提舉茶馬皆願公出
其門公未嘗自請也崔公抵眷昌薦書從置蜀以來
又薦公請加召用制司薦士舊以四人爲限公居傳
登庸得陛擢之命實嘉熙元年改宣教郎堂差知什邡
縣縣爲廣漢劇積弛既久鄉人告匱公爲更催科之
令分額刻期書之于冊俾民自視其條目以上諸縣
官人情勸趣不兩月閒庫儲充羨未幾入外省充點
檢官首謂士之涉獵淺浮者掇拾關洛方言竄入舉
文以伺時好最後學膏肓之疾宜痛除之以救文弊
茶馬使者應文叔慤之時爲主文嘉納其説揭之轉
門凡所拔擢皆視其言而進退之時論浩然歸重二

年旱明年春饑公發常平米爲饘以食之移書張義
立請敘飢一月散之甫又給一月使貴是之所活不
下千人又立爲社倉規約俾邑士更迭行之至今不廢
凌竊訟獄關根質明而視事日未中而退綱條既立
百廢具脩以其餘力尋繹經史容接人士外至稱焉
舍館闤闠街徑罔不新美衛元包之宮舊在縣署歲
久榛圮公讀其書而異其人爲葺祠宇俾學者知所
矜式縣有猾吏持吏短長爲之盤結久不能去公至
白諸刑獄使者逐之遠方人謂非絜己者不能發爲
防以瀦田貳令者往往取徒長之金而私其利錄皇
乾水溢不恤也公悉更其　法第賦役之高下式竹

楗之大小俾民自修官吏不得以爲緣爲姦役簡而
限固至今爲便用登極恩轉奉議郎在邑三年條無
絲髮擾民紹定元年至利州議制置使富川桂公如
淵一見留置幕府先是利東西路分置安撫一治興
元一治新沔自鄭損以制置使移司新沔虜番入寇
損舍皇回利州人情洶懼公謂爲今日計宜循舊比
以二帥分治梁沔守衛邊場制置使還利端居堂奧
委任責成庶幾緩急不致貽輕納侮譬諸象奕大將
不出宮不臨河也又嘗謂川秦茶馬司分利東西路
戎帥可分而不可合時論以爲識時務之要後路如
其言公才資兼全遇事可否不少回屈時有餉所屬

官吏張乙依憑王人陵籍州郡公移書諸司數其事
民蠹政斷不可貸且語言于衆謂今視蜀爲何等
事乃付之此輩聞者快其言而媢嫉者衆矣公自度
不可留辭至七八桂公始聽其去二年通判黎州尋
磨勘承議郎黎爲西川屏翰而備邊市馬關係重大
自奴兒結構難以來率以馬直爲兵端事隸郡丞而
錢帛則于茶馬司每歲三千爲額前人嘗賴其羨斂
歲入輒半之公綏御有法夷落四集一歲之馬當前
官一任之數茶馬司本錢未到乃以他錢代支不足
又以私帑繼之辭直未竟倅郡流言公日夜調護關
白茶馬司先是茶馬司移書朝士馬直之當發而不

發者爲覓剩錢丞相開之將以充蜀中科降之數盡
蒙產衄相持益堅及事轉急還屬按視始究其實曰
發縣以償之是役也微公盡言無隱幾啓夷釁事定
邊帑不以爲賞反以要脅爲罪公一笑不較泣
聯灘茶近山有蒙泰化相傳爲古關柯地符巖許伸
章敘嘗仕于彼建王淵書院以來學者講習久廢不
治公修其墻屋軒戶將與邦之秀彥肄業其間會闢
守以公攝郡設廢寺因轉朝奉郎四年六月被命即
買米幾千斛益邊羽書絡繹盡發牌丁以備戰守累
糧積幾數費醞賞去輒不返又召雄邊子弟多至千
數百人邊地空虛庚申伺隙或報白巖谿河而來數

錢七百公厚募勇士一日而千餘人鳴鼓揚旌有幼
高皇帝落聲見奮氣厲臭卑伏聾帶摘以刑般公命
工改為之凡弓矢弩鏃刀戈甲胄數皆五百更容一
新鄰州資其用爲移戍辛歲以千人自邊隱開益
部内守久留不遣公慮吏人嚮知力請于制置副使
僅得其半俾與州卒共守賞罰信校士氣懼踊虜知
有備久不敢窺舊籍後庫凡圖田貿易之利皆貯其
中爲備邊臨俾士人日用飲食無艱而官賴其用始
至帑緡五百去之日贏米雜物多至十餘萬而甲兵
名色不與自夏徂秋疾日以亟視事如昔秋末始得
請嚴之命即惟然曰吾欲退聞久矣苟能生遺

幸爲甚吾奉法得身以無忝黃公辟書謂官箴士
檢雅尚端潔人所共知不識坐我何罪臺諫以黨
疏至讀半袞曰吾不欲久居春府者甚以是如初求
郡之便仕僅得寶爨之蕃貪結憾同列取以償所今之
得罪固其所矣而吾嘗移書數潘福之不可用師不
我聽轉書具存公謂朝廷用人大關命將皆我之由
是證天也取蜀孫良青有在矣然而不足復計後几
月癸酉忽索紙親分家事命親良貴書之而自題其
末十月癸未乃卒語不及私樂不及諸子書無到君
親吾矣臧公積思力學抱負奇偉自爲布衣識者
邁刑部侍郎吳德夫獵謝蜀公謂今爲道始平士修

不幸有推明正學以厲人心吳公爲其三先生祠人
謂知本公窮經析理明暢精詣遇事感奮踔厲抵掌
視王公貴人亡如也進爲吏益以直道自信遇所識
評皆推見肺肝故善者與居喜其交發玄發而不善
者益群則常疵其盡言以招過然善者少不善者衆
是故雖見知於善類亦受侮于羣小夫分過人自經
史傳注下逮稗官記聞博洽名章後讀曾見錯出
去畦畛自成一家雖弄翰戲詞亦殫極精妙以科目
舉者楊將高與吏部侍郎胡仲方渠兵部侍郎杜
可孝嚴以名用請者前後甚衆今上嗣位以賢能才
識舉士今工部侍郎黃德常伯固與一時監司皆列

上之平生著述有周官解十二卷有經史雜議
卷歌詩　篇　卷其言論風指可爲後法者又
莫之勝載生於乾道九年卒于紹定五年娶同邑吳
氏卒于開禧二年年三十有四再娶莆津危氏卒于
嘉定十二年年四十有二皆贈安人子四人斯畬斯
仁斯和斯覓次斯仁以後季弟茂叔女二人長適前
綿州教授唐孝七先卒次適譙似曾内外孫男女九
人斯畬兄弟將以六年正月壬申舉公之喪葬于縣
之晉惠鄉仁惠里坎山事嚴未及請銘於立言之君
子敢爲次其閥閱行治卒葬如右謹狀

行狀一

敷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吳公行狀

曾祖象奇故不仕妣李氏

祖子民故不仕妣易氏

父唐年累贈太中大夫妣劉氏贈碩人

公諱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自太中公徙名數于善化公年十五補郡博士弟子員受業于里人陳仲畀舜王明叟公明尋受易于陳書長元會魏忠獻張公寓長沙太中公以易受知因得交張宣公於是年二十

有三遂從宣公卒業宣公見公引裕疏暢喜曰吾道其不孤矣兩以鄉舉試于禮部皆黜嶽麓書院放以選為諸生執道三年冬朱文公來會宣公又從親炙焉公每惟聖賢教人無先於求仁自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乃以孔門問荅及周子程子以來諸儒凡言仁者粹類疏析以求正于宣公宣公嘉之授以大義勉以體察尋與郡博士異論辭歸七年即城北僧舍授徒太中公交遊道廣公力貧養志不緊有矣宣公嘗與其弟定叟杓及吳伯承鎰吳晦叔翌皆一時聞人過之張安國孝祥時為守為賦四公子詩夏六月甲子太中公卒執喪一循古制不用浮屠踰月葬東郭門外湘中士大夫喪禮黜浮屠自公始淳熙元年公又與賓貢劉樞密珙再以郡守舉送譽不釋口明年春試南宮遂之發論呂成公與語奇之且行揖而勉之曰小小得失亦足以驗學力也尋以選射策廷中賜同進士出身五月銓試授迪功郎潯州平南縣主簿冬十一月視事宣公方經畧廣西檄公攝令尋又攝靜江府教授秦節度推官郡建學屬役于公公一倣長沙校官宏敞過之宣公移使湖北司業劉公焞代為帥聞士於宣公以公對六年春以舉主闕陞從事郎劉公辟公經畧司准備差遣夏五月陸川妖寇李接叛九州巡檢以叛癸酉夜陷賀劉公戒僚吏趣發

兵公請以沙世堅將効用軍自梧藤道容効用粟全五人為之導陳士國以高州戍兵自化與世堅會調雷化州水軍截海道趣潭司轉御募白霞土丁調巡尉吏士以至增鄉兵明閑諜購賊黨招叛亡俟賊從職悉畢陳劉公悉如其請賊勢益急圍容雷徽高化破貴藤據陸川博白等凡八縣秋七月劉公被命以節制軍馬督捕以公輔行露沐蒸瘴死相望公扶持拯療士感激思奮遂請分軍蕩賊營為連珠若十三以斷賊往來聲勢聯屬賊氣奪將抵貴太守馳騎報賊二千來自興業謀襲靜江上下愕眙公叱之曰第流移者返不聞有賊也劉公以詰貴守既聞果

流移者復業林劉公往撫之公夜謂曰卿又不効主
知故爭有勞不賞有罪不誅迎降者獲金帛寵者幸
免人奚憚而不全且免也劉公於是大會將士録獲
林之功而誅南流縣尉黃林迎降與其州官黃金龍
賀人人譬屬爭死冦冦竄之海以有備不得前生縛
捿及賊將數四十諸人二百六十有五與捿之妻孥
以獻六州八縣至建留屯以守冬十月丁未師還十
一月辛酉至自雷林壬戌將捿等于靜江市臠其肝
心以哭死事者七年三月以功遷文林郎爲静江府
獄使者所劾改主管廣東路轉運帳司初盗起劉公
詰刑獄司佚捕轉運司乏興二司懼且恐事平有希

賞不得與者遂乘間抵巇劉閤公之得謗也且是將
何以勸功上疏力爭七月丙寅丁丑再九月疏請還
里服除赴選注辰州叙浦令先是公以憂去身劉公
亦移鎮湖北刑漕司遂劾公公坐降授脩職郎劉公
亦坐褫職罷與尋卒公至是受命慨然嘆曰平南之
役帥屬惟龔琳楊炤與僕三人炤任督捕琳任居守
而始終同患則劉公與我耳吾而不言將爲死公平
遂上書闕下盛陳六州之功謂犯不測者四居甚難
者六且曰臣今不負劉焯乃是不負　陛下辭教悽
慨以忤時相不報當上叙浦念劉公誣謗未白不往
郡守林公栗方館致之故相衛文定趙公雄守荊州

務畫趣行林亦將負決辭介于五谿之間嚮從歲㧞
邊公拊而誨之相戒毋敢犯士不知學公命歐陽鉞
之爲師儒術浸明其後郡蔡張迭相繼舉進士風流
文獻至今有存焉十二年春有王遷者以公之官遣
年持吏部符代公公去其州叙復從事郎明年赴選
叙文林郎調監桂陽軍酒庫歲餘之官刑獄使
者宋公若水以公攝常寧丞尋又以湖南路安撫
潘公時致之幕下且命兼嶽麓書院堂長陳公傅良
來爲守願得公助潘公弗許會郴桂大饑潘公命遴
郡賑給公取南豐曾公法率五日計口授泉惠洽而
民不勞又請發常平金錢下農陳公從之全活甚衆

趙文定公舉公之詞曰才資有用氣節甚高使在要
塗必不負國此知公之深者十六年以　光宗即位
遷儒林郎尋又以年勞循承直郎紹熙元年以舉將
及格改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縣爲浙右劇前令辭
以善去公使五家爲甲甲有長二十五家爲保保有
大長凡一百二十五家則揭其黨里姓名于都亭其
有不孝不友不娣不恤凡以渠辭敗俗合衆而撻罰
之若鰥寡孤獨則以告于縣縣稱給之比及旬歲教
行訟清明年陳公以公聞于上謂公與平李捿之亂
未嘗言功而屢詘帥臣劉焯之冤逮及桂陽酒官助
講荒政甚於飢渴詔赴都堂審察三年冬十二月召

試館職四年春正月差權知直院點檢試卷官二月以年勞轉承議郎三月丙子給筆札于學士院問以兵財之策公對略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於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必勾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宜無輒取侮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擾民之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於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於幾會之未集馴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爲和平以不事事爲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自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於外亦未保其能恬然於

內也策入戊寅除秘書省正字夏六月召著將立公率同列上封事命隨衆上以疾久不朝重華宮秋九月公又率三館之士上封不報退以書責宰相冬十月與同列三上封不報公又自爲疏以諫會重明節公又奏略曰今慈福宮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殿有垂白之二親 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否則無以慰兩宮之望詞甚切至也五年春遷白著臣乞召朱公熹楊公萬里且曰使朱公端委以立於殿陛之間聲容氣色必有以感發人主風指意向必有以作興人心時相糊用焉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亦自上疏極言之陳公爲中書舍人以不用去公爲書留

之且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於此時有所譬發爲士大夫倡挈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然則身雖退而義益陳公爲改容謝七月丙寅以寧考登極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八月辛卯遷秘書省校書郎九月丁卯除監察御史其冬以災異求言公疏五事以諫一曰服喪次以答神人之心二曰當蚤殿以徼宗社之福三曰罷御札以尊廟堂之責四曰罷乾剛以強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人心是時上趣修大內韓侂胄已從中用事黜陟賞刑率託之御筆君子小人之勢將不兩立故公纏綫

及之尋又詔侍從臺諫言事公上疏謂大言大廈更令百執事悉許盡言 上將移御大內公又上疏略曰 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 高宗服三年之喪壽康屬疾以是村之 陛下萬一輕弃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況太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悲切不自聊今 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所恃一旦舍之以去不知兩宮何以爲懷 陛下即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間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 陛下固宜篤厲精神少稍歲月以俟 上皇和豫徐爲祗見之謀何苦爲是遽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靡

基立本於此乎自後御札日盛公復上疏畧曰陛
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帋去一宰相明日出一帋
去一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
朱熹遽以御札罷之而綠中外相顧皇駭謂事不出
於中書是謂亂政蓋當世老儒善類收聚清議所出
陛下毋謂天下為一人私有而用捨之間為是輕易
快意之舉疏上權倖側目閏十月被命臨撫提舉宮
二月集議　孝廟配享公謂趙雖以來首倡大義不
與賊俱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
動天地未有過於張浚也　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
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　孝宗在天

之意亦惟浚一人議不合求去除江南西路轉運判
官慶元元年春至部下令曰其有下陵上卑踰尊賊
犯貴不孝不友若當官貪黷居鄉武斷在役受賂者
以事至公罰無貸其後歷官率以此為首公在江西
僅半載為言者所劾降奉議郎罷歸五年安始盡復
元官其冬主管華州雲臺觀嘉泰三年春除廣西路
轉運判官廣右十六郡漕司歲借鹽本錢有差郡率
不能盡償故比歲輒不與公曰是趣使斂民也即給
借鹽錢十餘萬緡置公帑規修校官關漕司酒庫以
為桂林精舍與同志共學焉嘗請於靜江府昭州折
布之錢九萬餘緡及廣西攝官悉從漕司注擬未報

三月改知鄂州有女祖死于産子孫落南不能歸者
數百人遊道公命給其歸費五月丁卯至鄂州諭
民以義利之便凡家人族姻之訟悉以分義裁斷嘗
奏沿江郡縣征商之弊乞下諸道總餉之臣考覈歲
入而裁其出以惠商旅又請募湖南北茶商以助大
師江湖水手以充水軍僅及秩歲除戶部員外郎總
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嘉泰開禧
元年夏四月也時柄臣議開邊虞諜知增戍公移書
當路請罷戍公選忠義人以保邊場刺軍中子弟以
補軍實移襄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
以捍並昌杜城壖誘籍以護邊陲選武良家子以衛

府庫且謂虜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荊襄
宜有備時乃併輸湖南米於襄陽凡積米五十萬石
馬料一百三十餘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
萬石分輸荊郢安信四郡又蓄鐵一百萬兩為萬一
進討之備其後盧達守鄧孟宗政守隨柴發守南漳
克有成績皆公所拔而襄陽安郢之圍亦賴儲峙人
心不搖閏八月丙寅被命赴行在奏事冬十一月癸
未除秘書少監召對首言臣所聞於師友者惟大義
是究嘗奏疏先朝及叨召試未嘗舍是而言他今縱
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謂宜簡拔人才蒐練軍
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募

敢辜險要廣招募明間諜大抵皆申述前在鄂州所
論而論光鄂當經理江黃當增戍於良家子中增爵
賞以募間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贈公叔君
大衣儀狀閎偉至是趙翊暢明亮朝論歸重焉然
倡議者方指期克復而公所陳二疏大抵必欲先內
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摹先定異論不搖故往往不快
於心會上疏告歸十二月辛未除秘閣修撰知江陵
府主管荊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出大農十萬緡賜貸
陛辭又申前說辟黃銖准備差遣陳椅營田司幹辦
公事弟楠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春二月至武昌即馳
遣歲播黃道隆招商公糴三月視事發米二萬石糶

梁行狀　八十九　九

給各有差米價爲平又令廣糴一歲粟襄陽則荊州爲天
下劇方高氏有國嘗決水爲防號三海光堯守荊者
雖嘗經理而未有緒公用五十餘萬夫縱半之築
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
拱辰長林棗山寨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
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于沙市爲
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
實寨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
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亢隄以相灌注
公嘗招其方而發之其後虜騎東至竟陵比窺荊
[illegible]而不敢睨荊州者以此公嘗數請募兵商水手至

是行之又刺親効五百人調荊岳鼎澧義勇防城冬
虜犯襄陽公謂襄失則郢重郢重則荊危請調江
及關西兵未報虜圍襄陽德安亦遣二千人由建陽荊
門屯百嶼援郢一千三百人由基城馬梁會襄義
勇千赴襄陽十一月丙午被命節制軍馬十二月庚
戌虜遊騎至官陂迫竟陵辛亥守臣林管告公劾之
請于朝得夔州路鈐轄張榮以八百人援竟陵統領
李橫提軍五百護送京西參議官魏良忠繼往時神
馬陂潰軍所至剽掠下令招集前後共得萬分以三
十人援襄八百援安癸亥除寶謨閣待制辟王觀之
主管機宜文字胡庚幹辦公事薦曾孝館趙公之孫

梁行狀　八十九　十

綸于朝三年春正月壬午即拜湖北京西宣撫使仍
治荊州辟吳琚于黃爲參議官張忠恕張嵲爲機宜
文字弟楠書寫王觀之幹辦公事陳椅李壽朋陳之
綸董道隆周郁趙師羲准備差遣胡庚羅鼎幹用主
埛准備差使康彥明吳必達王顯黃韜准備使喚魏
友諒乞濟師予之千五百又分命章彥珍將義勇軍
金安世忠勇軍皆五百駐龍泥灘市焉達以義勇千
官軍四百再援竟陵隨城董達郝恩各將兵發郢陳
椅以義勇四千守荊門丙戌虜犯竟陵張榮死之癸
巳虜圍郢戊戌發路漕司以吳曦書至內阻外御
公爲發令俱攻棗自春正月道荊西歸公謂其可與

韓晉挈與分視守備至是馳書至峽中挑四俾擠參
議官且曰其爲我任西事之責公方以襄陽德安之
圍未解勤勞夙夜募士入郢責王宗廉以死守而數
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郢圍既解尚有襄安
二圍乃督董逵李謙等盡江諸國自京山援德安而
趙董世雄孟思齊會黃陂李横雍政馬旺仍隸魏友
諒約山砦馬仲紫發及忠義統領孟宗政督世雄解
襄陽之圍部分既定惟西事方殷會黔轄避亂至自
金州秦世輔以失律禍荊公以二將爲關外因請分
援民兵付以襄安之圍又贊公請以王大才爲沔州
都統將萬人戍江陵爲討叛計公遂移書當路請略

御札付大才轄成任西事專召募水軍捍江令鈐轄
趙翰以禁軍三百陳齊賢仲以御前軍六百扼拋歸
巫山五柵石門王舜舉亦以三百人控均房轉歸峽
粟以待王師俾余求一人往説偽與帥禄禧得總士
趙師衍請行會安公丙檄制誅曦三月戊子露布至
荊公率吏士拜表賀遣人勞安公復馳書當路乞廉
平蜀之賞壬辰除刑部侍郎戊戌上手書付公略曰
云云書至荊則西事既平公執書感泣知遇又念江
北漢南之地劉殘未復發倍錢十三萬八千賑湖北
六萬三千賑京西新遷川秋書判官趙彥呐與襄州
閱官希況進士曾世忠朱元之等誅祿禧公爲上其

功事又討城荊門應城請以歸峽二州專隸湖北未
報除四川宣諭使賚詔諭蜀而自以御札付公有曰
比以逆曦有圖付卿西討賴宗社之靈賊不旋踵已
誅然遠方甫定之初猶藉臺臣不得信實之臣單車
所至往宣德音惟卿素知體國就輟以行其遂疾馳
爲朕訪求民瘼鎭安羣情如武興一軍兵數偏重今
欲分半屯於益昌別命一帥統之卿可與宣司商略
條具來上諸有經畫條奏以聞且令至沔州與元府
金州都統司撥軍五月己丑發江陵吳奎爲參議官
自黃往金宣布詔旨王觀之幹辦公事李儒用董暨
陞權備差遣岳璿權備差使休七月丙子至興元民

扶杖聽詔以蔣介當黜趨詣行司以丁焴名聞勢分
遣觀之備用往成都潼川布詔公由果閬至利置臺
分屯道大安爲文以弔楊節毅公震仲即學宮祠焉
九月己卯至沔與安公定議分兵駐利十月還至利
首奏楊公死節及李好義有大功皆請賜謚立祠且
乞以官田給賜好義之家劾將不忠遂以十二月
戊辰至嘉陵將以激厲功罪歸報天子會除敷文閣直
學士即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公惟受任
若此無以上報遂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
十有九人去官二十有三人受僞命九人猶以爲未
足也復上人才五十有二人以李㒞爲首且援王文

正公之試曰臣所薦之士非欲　陛下一一召用也
士大夫既爲近臣所薦必知愛重君如春蒙成可爲異
日用公之心蓋若此而人不及盡知也又請蠲縣役
以舒蜀民其略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於賦斂始以
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自端末易毛髮盡
課之在業者總爲緡八十萬後改行引法遂增至四
百萬今雖數數蠲減尚存三百餘萬緡酒課之在逮
者總爲緡一百四十萬後改場店法遂增至六百九
十餘萬緡今雖蠲減之餘尚存四百餘萬其本之初
亦無幾自崇寧始行榷法至元豐而倍增建炎改
收引錢至紹興而倍取今爲緡二百餘萬矣而估不

過六州自辟田劉於天聖每歲給以本錢三百五十建
炎不給本錢而近二千今爲緡一百三十七萬矣以
至三百萬緡時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緡當時
固曰軍興暫税事已即罷甚後取之自如展轉滋甚
異時券食貴二千萬緡今又倍增至五千萬矣不知
何以爲繼兩界錢引已五千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
是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矣不知子母何以相權
重以遊騎之費總所之積耗於丟賣關外轉輸毀
略盡今平賊之後諸軍[illegible]
會二百萬緡軍興之際[illegible]
出夫盧是亦權時之宜然[illegible]

山士民逃逋謂巫山科夫五百夫爲錢八十緡以鄙
小縣力耕火種栽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司類推矣方
軍事之殷非財莫濟願以蠲減之議爲戲似亦不知
時義者願朝堂之上明詔侍從郎省之臣有愛惻發
民之心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來上然後行下宣制
總司研窮節目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
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過於
斯其言雖不果用人以爲知本嘉定元年夏四月至
成都蜀士學于成都者春秋試率數千人弟子員至
百餘公裍朱文公白鹿書院學規諭之既又祠周程
三先生于學未張氏配焉俾其記其事多士聞風爭

勸學者益勉公念成都爲西南都會師以捍衛不足
以控制諸道乃與宣撫司列上移興元中右軍二千
分屯龍匣綿歲戍五百人又念蜀之楮幣舊號交子
隨階更易舊公界近歲以三千五六百萬爲界惟兩
界並行今乃增印至八千萬緡漸不可繼與宣撫司
總領所共請以擠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會
朝廷頒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券利
州收兌人情呈駭公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
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兌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
遂止然自是與總領者異趣會稽衞公有子白呈讃
職變號慟不食而死劉公之子曰與呈時亦夫官而卒

偶皆公所嘗事者遂併上其事趙公賜謚文定制置
使蒲歲得薦士遂以李嗣文何息彦度正劉靖之何
焦龍李鳴鳳上之淋八月乙丑公被命召赴行在侯
黃疇若到日起發九月安公除制置大使會彌光結
連青羌寇邊尋即屈伏請降公欲增戍防捍而安公
欲擊之卒以取敗二司由是不咸明年四月癸亥解印
去七月至荊州吏民迎拜聚觀多而祠之公俯江嘆
曰吾昔守此正兩國未解西事方殷嘗指大拱言事
李而濟即幅巾還里今因循累歲遂力上歸田之請
㢠還長沙八月以臺疏落職龍召命五年春三月差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以行年七十請致其仕

優詔不允明年十有一月乙亥以疾卒卒之日猶無
餘貲帥守衛公涇與漕使曾工部崇為給喪事詔以
前請特復數文閣直學士致仕尋以遺表特贈四官
致仕遺表因學如李去公稟度恢弘色莊而氣和人
之有善不翅已有過焉曰此必非其本心當徐察之
與公久處者咸曰未嘗見公有盛怒暴色藏怒宿怨
而聞言必復見義必為則勇不可奪從孫中獻公聞
復齋一字及從宣公又聞求仁之要終身誦而行之
以故士心繫附所至林立幕府往往不下三十人館
士亦數十計自為吏九四十年奉賜緣手盡或咨公
施予太濫公曰通有無者理之常余少苦貧貧人以

活今幸有祿可以及人而閉口獨享其幸也宜其多絕亦
處之夷然無一毫追咎也於諸弟尤極友愛射共
產廉遜之風被于國人嗚呼自師友道缺後生未至
不及師事前輩儕類寖散典刑去士公以湖湘之英
歷款諸老先生之門得張公父子為之依歸碩大寬
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使不幸而不及事前輩其亦
幸而親炙如公者猶有以考言行而察世變焉而晉
起復優多仵以達方欲引年歸事聚友求志以私淑
後學而天亟奪之志士仁人聚哭交吊嗚呼是惟哭
其私也與哉奏議　卷經解　卷雜著　卷藏
于家元配李氏故湖南路提舉常平郭之女歸公五

年而卒繼室王氏故廣東路經略趙之女皆贈碩人
子彌昭宣義郎前簽書歸州軍事判官彌慶承務郎
孫男女二十人余以受知之久彌昭屬叙公閥閱年
行以求銘于立言者乃不果辭謹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九

祭文

哭杜威州文

嗚呼天下之生夭壽並臻吉凶同域莫可究詰也歲在丙寅余校中秘書余友虞仲易及楊御史公以書郵余曰子未有室成都杜子仁端人也其親知皆天下賢士今其子長矣子盍圖之余未及報尋丐守漢嘉又歸明年還里舍余以虞楊之言宜信不復他求昏又明年而委禽焉禮成之夕入公與余表叔父一見投分不翅平生懽踰月公死則元年三月也叔父常惓惓念之踰年始獲拜公像于成都哭之慟又踰月而叔父死則二年之三月也相望若旬歲安知其遂相從於九原也與哉余與婦各執喪于服舍卒卒之懽曾不盈昔而無涯之戚死將終身尚安用生為世也與哉去冬余葬余叔父銜茹荼毒曾未數月而公之子今又以公之即幽之日月告吾發緘摧心精力遐慄靡所濟集益覺歲月遒卒人命危脆嗚呼余永無望也與哉表制收繫義不得先往以聽役於將事者丞輒薄奠姑識余衷儻未即澌盡或能歆我幣也與之義爰為由素臨封窆上為公一哀而出涕也豈不能文神鑒之哉

代哭楊端明補文

寢引疾求謝夏五月至京口秋七月除兵部尚書
兼侍讀未及造　朝除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赴
鎮旬有九日大星隕于府公不起疾詔以端明殿
學士致仕尋贈光祿大夫三年七月庚寅其孫令
圭以公之喪亟自建康四年八月壬寅葬于小路
縣落星山鶴林公平生淑德茂行出入中外幾五
十年有誄有銘有功狀有郵章有奉常之謚有史
氏之筆雖如余之晚陋亦嘗附於前五人之末者
知公不爲不詳而亦安所措詞也獨原公之心人
所不及盡知者爲辭以哀之曰
桂樹兮交榦谷陜兮瀾涯芳菲菲兮羅生遠迢迢兮
孤枝日杲杲兮扶桑招美人兮雲漢灌春醲兮暄和
驕景馭兮簫鼓笑闐皇兮止息遵大道兮逶遲颺輿
猶兮索胡繩莫容與兮睢盱留夷羌靈脩且焉服媚兮
胡爲乎庭之蕪歷靈辰兮國丘歛清德兮神娭墟其
狂兮有狂之徽不可殄兮維民之彝心戚戚其未安
兮目炯炯而懷疑胡椒擬之充幃兮荃不得揆余之
思嘿遐情而涕漠兮蹇不留而空歸擥余轡兮郢丘
女嬃變兮調飢輟余榜兮漢廣方余枻兮浯之湄荃
不余遺兮教蹇脩以下詔歷蒼波兮于逝望重華兮
歔詢風颸颸兮助余以太息嗟長纓之浪清兮不覺
涕之橫臆瞻彤葛兮日極欲郵傳兮孔棘猶反噬兮

夜鳩梟橫絕兮晝黑塞杜若兮余滌瀨水芝兮茅塞
命不可說兮或推而還蜀無他揚兮濟事以雄弭余
節兮舊服擥亦孑兮安眠鎮幾事於不容髮兮此無
奔而能然莫吾知兮膏敷誰汝獨我眷兮天王聖明
勿萬纓兮余户將以遺夫友朋舟流乎莫屆行道兮
聯篷遣余殃兮門鐵畀余鑰兮陪京期不可兮時出
路漫漫兮重陰猿啾啾兮鸛飛鳳冥冥兮雨淋濯虎
兮肝腸往孰與兮斯今

哭袁參政說友文

嗚呼耆臣宿猶在今幾人日替月零如星斯晨維建
安公登臺皇陛揚歷中外今三十春歷從入舊坊樞
任衛維忠收純維夏斯楹萬日喝喝白麻在廷引疾
求謝午橋帽巾人候公歸帝國乃靡天不憖遺胡寧
殿然遽道折軸扶槻成新逝如可贖何直百身如縫
繁葉生長西嶠自公之西實暖我儀尊來周行日睇
衮衣一去不復今將疇依莫住子哭雙閱余思一奠
矢誠終古之違

哭楊寶謨震仲文

國朝以仁厚遇士大夫以禮義與臣節故士之處變
死能隨事著見賊之變焉遂死之邑賊之變孔宗
旦趙師旦曹覲死之睦賊之變彭汝方唐良臣死之
僞楚挾虜以纂僭其又夫死之僞齊引虜以陷大名

郭家死之後此者八十年而與賊附勢以叛公死之
雖然公非諱公此也或向賊不屈或臨陣死亡而公
未有所逃也去就存亡於時之也以節然孤蹤任六
十州向背之機明萬世君子之分倫紀之衆引義辭
祭史傳諸家人而後舜人閉闔飾巾持終從容就
義如往如歸由是而為士者迺知所決擇也則視前
諸公為尤難也公非以一死為諱也節義之稱不著
於乎世非無也欲惡有甚於生死者非獨賢者有是
心也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賢者亦能勿喪其
惋懐於中而行之以為人所當為者耳況在臣子本
無所逃之分乎也世降道微義理不競而士之技然

自立不汙不屈者則昭昭然揭節義之稱於天下矣
間有遇患難而能真知實見為君史一死則又絕無
而僅有矣是雖出於世降道微既併是而無之則亦
無以為國矣能始終聽命於天地而不貳者矣然夫
難而扶人極立世教以尊民志皆在是矣有 國家
者無使全身失節者終其年而奮忠入地者重不幸
則可以正邦矣幸不幸則固有任之者矣某夙荷公
知歸自萬里弔公獨後雖然公不亡矣余尚知勉矣

哭趙廣安文

嗚呼君乎余之妻之母之弟也昔在辛酉余叔判西
川君亦來入漕事始獲拜君于成都風規凝峻氣象

開偉一見固心降焉而又聞親友間具言忠孝實德
古訓是師好學事業雅利是務則益起敬願交焉君
亦以氣類相許九二年數從未始三日不聚肯幾輒
移晷往往閉閤命爻觥籌增毛搆辭註芳移廣探
循高洛關輔之源流以上遡洙泗之傳其為學蓋要
觀編考而擇之以正賢覺博識而會之於約每使人
惕然有察於固滯之愧矣亥之秋余將造 朝君亦
解漕屬且別後相謂曰昔者俱以職事不獲亟會衆
蛮萲廣今皆在行折為無相見期之別而舍我去乎
方軌齊轡度過松岡臨沈醱酒飯于東門之圃眾各
搜郭外山水勝處不主于君則遊子我飲于遊于

約予休暇數日不能去君既先余首塗于嘉陵飲之
酒日視首喆耳語莿剌將我母去曰余歸杜門求吾
事以期無隕吾世焉耳矣而子也方為世用其正學
之務毋負而泰來日浩然于行勉之其數以書來毋
我頭棄余惟其言之衣不去以泛今三年周行達道
外補遠于荊州猶得君手書燁燁累紙陳義懇惻且
言宿疾辛少間或尚堪作州余持以自寬曰吾歸楼
得吾良師友矣正學吾黨無負吾志固皆吾所當為
然獨辛名場利區免於顛躓可得而以見君無愧矣
舟未至而君之訃來且曰夙有
疾自聞叛亂憤憤廢食而疾劇以至死焉乎傷哉迺

悠哉美此何人哉吁巫陽而莫前瀕大江而長號自
今斂誰余之啓而吝誰余之釋哉豈惟余之莫獲依
也習往聖之格言竊義理之正宗始君者能拔然自
立於頹俗末學之中其於西南人士亦所少見者矣
吁余今安所復質也矣河山載夷歛莫余待吾莫余
送莫當告處悲悅積臆豈獨親舊之情辯哉嗚呼哀
哉

哭女壁孫文

嗚呼歲在癸亥汝生于成都汝母以產餘感疾而殂
時吾已得學官之除亟解免歸偕汝護汝母之喪以
歸既葬勢拏汝造　朝明年至臨安吾屬女姆謹視汝

鶴山集祭文九十一　七

時汝飲食襄汝長在吾側則猶汝母之存也逮九月
汝以肝病因致風癎吾親爲問藥又使醫者王永年
診汝既少間吾仍入太學考試謂當無他不一二日
汝叔翁以書來云汝疾作吾歸省狀則已不可爲矣
猶守汝藥汝數日而卒寓汝于僧舍後二年吾丐守
漢嘉不忍使汝與我偕東而捐汝於萬里也使人負
汝以歸越二年戊辰正月甲子允汝母之墓之左緘
焉吾行負神明使汝夭閼猶揚柰何汝其有知其歆
此奠以從母於九京也

家廟祭文

維開禧四年戊辰二月辛丑朔越五日乙巳孝孫某

等謹以牲脯酒茗之奠敢昭告于皇妣孺人高氏鳳
娘子先伯父朝五郎伯母趙氏五娘子先叔父鄉貢
進士朝九郎叔母高氏夢明娘子定夢之靈嗚呼自
葬我先大父于今三十有五年先大母爲壽冢其旁
者嘗有治命于我諸父曰我死則合葬于是以從
汝父于九原也後十四年大母即世不幸天降割于
我家疫癘相尋自是喪祭疾病無寧日明年四月伯
母繼卒既葬時不學而陰陽家者流遂得以枸忌之
說肆令年曰山頭不白白矣明年曰隧道不明明矣
又明年曰墓龍不出出矣又明年復曰中宮不空家
當一書人特多咏雖皆誣誕不根而人所共歸不敢

鶴山集祭文九十一　八

獨異鄉閭歲遷延事日益繆越六年辛亥而伯父卒越
九年癸丑而叔母卒越十四年庚申而叔父卒是歲
伯父之爲族人後者亦卒至是而諸父之存惟後高
氏者一人某等因自惟念自大母下世兄弟長者北
文者亂幼者稚今有室有家有祿有子矣使父祖墓
延西序之攢而子孫食稻衣帛尚有顏面以生斯世
乎爲父祖尚安用此不肖孤乎亦啟寔曷世不聞以
惟事之早濟或又謂澤鄉沮洳坎陷又擇令序之以
納後喪謂有圯類眷將誰執乃稽之禮經酌之人情
而又考諸神龍故事將合葬啓于乾陵發書良請
葬者先葬卑者雖後於後開入乞於乾陵之旁更擇

吉地取生墓之法别爲一陵且云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逼會其議雖爲陵墓參然等而下之以用之於士庶人之葬送取義則一乃定議於昔壽家之旁爲塋距百步地名文洮得兌山卜焉其地可容數兆非域雖異而岡連勢接新故雖殊而氣脉不二遂命昭穆拂趙氏媽居左高氏姚居右二父在後先大母在二父後撰即窆之日得今年二月之庚申敢先事發殯用酒醴牲牢以告嗚呼自大父始造我家我大母實相成之諸父皆不幸早世克紹我大父母者實惟今葬之二父翱焉不幸亦相繼零謝逮二十餘年緣情起義乃始克以二世之五喪窆之不孝之罪上通於天

雖百身奚贖神其有知尚歆此奠奠以即安于新宅也

哭外舅杜威州文

某昔官於公之鄉洒識公見其容貌恂恂服用簡質表考其行其鄉之人曰始其服若容訪其親知則皆蜀賢士大夫也余心降焉而未得[illegible]也後數年取公之長子公不我棄遠道從將既余手居凡三日寂數社論心情義歎篤始至如平生且別飛其子曰往之汝家善事爾長相爾夫子其儉其是務既去則又數以書來會期我乎莫之春娶我乎其家其悃愊無華亦如其服若容余將撰日越以婦遄乃季春之四日

致土之毛遣人間無恙未三十里而及公之家之隸遇諸途來訃公喪矣致書之日而公死之明日矣踉蹡挈婦晝夜倍道行百八十里遠至而不及憑其棺矣余外姑以公之二子衰而逆我矣吁嗟天乎爲善者果不必報乎報而固若此乎三十年州縣以考進階階不過外郎以貲受任任不過二千石今日藩臣以威州奏可而明日公寢疾病以死天胡奪之亟乎術分迪彜大事論議不見知於世固也而蕃蓄著未知之乎善類惋嗟里閭驚愕而況余畀甥之至情乎薄奠不腆公乎其尚能飲余酒如疇昔將爾予以過余之日乎嗚呼

哭族兄德先文

嗚呼德先甫其真士矣乎余生也後不及知公於春秋鼎盛之日迨其知之則公既耄而體中虛澄宇靜氣夷則未嘗與年俱耄脫有不知視其抑抑之儀而德之蘊於中者固可推見矧余知公之深者乎聖賢精微之蘊百家異同之論二氏放道之詞參稽編考而離貫攟落以遺于成惟已之爲不斷知聞余雖甚愚不肖而粗有志於學仕止必俱鍾置必親觀善之益既足以啓發滯吝而誘誨之切又足以警策隳偷由是於公益親公一日謂余曰吾殆將死矣汝識吾去余白公奚爲是言也不可冬仲朔至之日公執余

手亟言曰才知有數者其陷溺深者乎勉諸余聞之悚然明日又與余論鬼神晝夜之道又明日忽援筆書絕曰死生事大惟當澄心靜慮等語凡數十字末又及吾民六等之序又明日則已盡然去矣嗚呼德先甫果舍我而去邪大化流形聚散同體既全而歸公則何憾而影沉聲謝既自今安所復質也寧不使我淚泗之橫集也公今舍我去矣郡被是廢予哀從公于邁尚幾有以陰輔余志也嗚呼哀哉

哭表嫂李氏文

嗚呼自嫂之歸于四兄也敬共夙夜克相夫子以承姑志環珮穆然閨門化之不幸遘癘疾七年于茲暫已復作庶有瘳去年之秋力疾以歸于省就訪良醫而遂樂者今年春疾作則曰昔者見竊之不保首之良醫寔遺我以安矣盍俟以間而再往疾亦遂愈乃果就道會都有樂事奉姑遊接固無恙也俄而體以不平由是則旦異而晡不同盡醫師術窮獨焉道沉以就木嗚呼人孰無疾而至於閱歲之久也人孰無死而顛於方壯之年安車以來來舟以還死生旦暮如夢一覺嗚呼哀哉

哭楊修撰處仲文

嗚呼盈天地間人爲物靈匪祿匪爵匪勢而榮人鮮克信以脊厥生維公懋德褒衷攻苦豐約維進不紛維用不矜維居不矯先民是程庵然秀發以孝以學無有祇悔是遺子孫有光其聲藹于增庭芸芸並匪曹薛虧盈無集全福於公而并有來假守寔親矣仁一見雖舊相知維新欲往從之簡書是羈獨於後焉數嗟儀刑或有來趁公體不平謂適然耳大命以傾諱音之來齊號失聲九衰并天胡斯涕零嗚呼哀哉書德宿留在今幾人日替月謝如星之晨州有一老巋然獨存屬我有士律我有民而奪其一天誰云憎殄瘁之悲告類同心終是留書往吊不能歸心典刑寓此

二老謂良泉史容亘庸晦以太中大夫老參家年八十終

哭吳侍郎撰文

嗚呼自師友道闕天下學士董董屈指後生未壹也不及師事前輩名場利塗喪己爲人者蓋不足道也間亦有志則溺文聚博自爲壁壘保殘守闕私淑見破如公蓋獨得於廣漢張氏而事之者其去深頡大儒業乎山嶽之鎮也寬易或曠泰平江河之流也其不幸而不及事前輩者其亦幸而識公猶得以考亭行觀儀刑以闡學芳之會也其蜀之鄰人合黔黎府偶聯王事海內之士如某者復居間所不之也公一見之頃似不以衆人待遇者合堂同席之際禁繳不講聞末弟誨由是之荊之蜀往往異席而來禮焉旣篤懇款洞見肺肝每使人惕然有帶子之愧自公去

蜀今四年矣孤根弱質居養孤孑其勢安能奮然自立以獨卒其業昔嚴雖閑而風聲相聞猶足以自慰忽有來請謂公引年謝事者某曰此禮經當然也既又聞莫有繫維之者固竊異之既遂知公不起疾矣嗚呼天乎奚啻割于斯文乃至此乎殄瘁之悲吾未知其如何也徒見公在蜀僅二年耳韓晉之傳其與同志之友雪涕失聲固也而識與不識聚泣矣吊公微權勢人微衰慕卷卷者果何爲乎大化流形聚散同體公之此心其與形俱亡乎其不然乎嶠山之江至于衡湘泯然神交共此一水公乎其尚能歆余奠如壽昔嶠陽祖帳之日乎嗚呼哀哉

十三

哭虞萬州 剛簡 妻趙氏文

嗟嗟夫人而止於斯衛國之子雍國之歸延閣之婦萬侯之妻生長見聞不煩姆師終溫且任象服是宜云胡弗訛伊戚之詒天有六氣人有四時孔惠孔時福履爾綏哀樂祭哀如何勿思矧是婦事無非無儀夫人之儀則有過之過焉弗卽則疾于務于和違穀卒以弗支顯允夫子秉德不疵胡不偕老爲家之肥夫前子後哭踊涕洟赴車之來承問悲悲莫往余哭郡紱是縻亟陳圭薦神尚鑒兹

哭宗五弟文

嗚呼天乎何使汝至于此極也汝質聰孝扶植門戶將於汝焉而不自謹疾夭棄盛年孥婦幼子令將疇依言念及此涕泗橫集郡紱攸繫汝病不及視藥汝死不得憑棺負汝多矣遣人以奠將誠臨風一慟涕筆俱下

哭史致政　母范夫人文

由我者吾不我若天是以夫人事所當然善惡之報則不敢必云不敢必報寧不即有必其慶蟠于階庭有茁其華交柯並榮或寄之節冰明玉潔或秉蘭麾風行日揭以體以志兼貴齊全孔曼且碩胡不百年晦明之爽遘厲虐疾朔次弗惠期義弗卒子前孫後婚娶室家至于閭井爲之助悲僕之假守亦既瀟藏

[illegible]

十四

夫人之子託在交契雖則分當儀刑之覬莫我屈今德容之瞻令其云亡何嗟及矣何嗟及矣鄉陳我懼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

祭文

哭外舅楊提刑文

嗚呼公而止於斯乎生自名曰信子相閑玩心往籍景行先正外視寬裕而中實縝密即之粹溫而察焉剛方錐州符分節即皆三錫命而位以勞授官以次遷去就始終秉德不疵非若世之詭隨而倖成者某甚愚不肖甥于公之館者今十有四年矣公始一見以爲可教往往異席而容禮焉泯然相接則喜見顏面命酒張飲雙卮交擧洞見膺肝若不以世之常情畜之者脫有小異則反覆訶詔亦無留藏毋使人難然以舒後惕然以懲譬也昔者公所歷皆在蜀某雖漫仕而投閒之日半之蓋未嘗不得從焉公之之建某以守郡義不得往見會曾勝結約良不可任旣聞將自楚返庶知見時以闡近憂徳以自尉然亦訃聞者之何聞也一日公之子以書來諭進使者而問故則公之戢于木又矣嗚呼公而止於斯乎克自抑畏無有抵悔於世果奚恤也世論淺隘旣加排媢無已則天乎天誰云憎顧亦夢夢然此乎生不得摻杖屨以從病不得執藥以侍死不得持綍以斂歸不得服緦麻以弔惛惛此心誰其知之岷山之江至於荊州心契神交共此一水寬其來歸以即安于華暮之故墟尚有以歆予奠也嗚呼哀哉

哭宇文樞密紹節文

嗚呼天之生公將克度之既予其資而厄其逢而嗇其終竟亦何爲者邪自公造朝郎闈樞掾宰士史坳東省南曹北門西掖淸資顯序閱歷殆遍至於析珪作牧專閫宣威則又無以易公蓋自是聲實旣孚遂儀政路尚謂公不逢邪而始値權臣威陵勢壓委心濡跡罔克自靖晚居有府志亦少紓位則有制凡其尊主庇民之盛心推賢揚善之雅志訖未能有所展布嗚呼公乎其亦可悲矣夫自義理不競士習卑鄙而吾蜀之士習陰蹻陋顧私畏失媢忌成風汲引莫聞尤爲可嘆某士將有望於公以一洗耳目之陋而有衛弗祛以殞厥身天乎盍不慭遺俾有以尉民志者乎某昔以諸生受知於公他日又得侍同朝甚喜自丙寅請外音驛頻疎嘉定更化之初録前爲權姦所軋者某首叨召用旣辭不獲請則將治任以趨會離心制繆登日顏公以優要我亟其爲之倩勉徇私請力過前命俾守郡茲得以竊祿養母某偏荷此意至于今不忘山川悠遠旣不克馳淸刻之奠合以簡書之畏又弗克馳弔帳下爲之一哀而出涕忘忘此心將以醴辭神鑒之哉

哭張致政文

嗚呼人亦有年公壽而藏人亦有德公流而光儀于一鄉聞于四方將子千仕率履弗忘蕃毖爲郎孔脩且張藻交華綬孔曼且長忽然御所消搖尚羊負陸侯之劍以自放於山顛水涯此又公不言之教而嚴子是似寔承寔將厲我有士肆我有民維此義方寔閑政經僕以晚出拜公乎京高冠長珮爛其典刑德子云愛施及其親撫我月之俯遊慨前會之難并追遐感其未敷尚新益之是承復念簡闊即期中更紱拖江介攝務前榮匆聞公之云亡寧不使我拊擗而失聲也既壽孔臧亦流而光今復有斯人邪尚書是異欲弔不能薄奠申哉瘝忌涕零

哭劉少監替之文

嗚呼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維此劉君既戒既謹不絕而隕天胡不定和乎發衷沖約成性貧裕器周體莊履正早逝聖期服采于廷右府列屬昔佐樞柄其在于今寔得台鼎殆與學校俱稱仕徑君雖無營時所委聽譎緣此外言授之政大車彭彭中道而僨父不哭子是謂大順胡今斯戾其夢其信僕之交君七閱歲閏紀孝之間寄袍清峻夙期云遠大命以近合散消息陰陽之分矧如君者有死無貫我獨何爲痛思涕隕俯觀人事仰察天運宗周之[illegible]其未慭魂知無知暝乎弗與

哭表姪女高氏文

嗚呼汝亦止於斯邪毓德于家柔靜有儀以得重闈之懽心迨作嬪于聞人又能敬共夙夜以事舅姑環珮穆然克有令聞云胡不淑而止斯邪古謂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九生是則然矣彼林林而生斯世者不穢于毛不離于裏邪而獨於汝乎不利也余方以王事涖東土不克爲棺一慟嗚呼汝溘然而歸則亦已矣汝之祖母從汝諸父將何以爲懷邪哀哉

外舅楊提刑熹哀詞

嗚呼公乎其安之乎言齊其車于梁之西不我後先兮遹逢百罹雷厲應其未慭兮霧溘溘其無擇呼靈

兮爲余古將引車而南之心忽忽其未安兮目炯炯其懷疑家白蹢兮涉波女嬃嬋兮調飢吾其綏旂而遐歸乎日曖曖兮高舂路漫漫兮嶮巇呼巫陽而莫我招擥我不敢爲勁竭盡力亦莫我知華蓋之傲珠江余聞兮傷采旄之逶遲嗚呼其所我將安之乎突梯之硎山媚水秀雲清日熙玉植青蔥交幹連枝蘭膏在室芳醑盈卮四方上下不可以託兮其將反吾之故居勉得孰喪孰成孰虧是將奚極竟亦何爲集遐感其聲已豈惟恤乎吾私噫

哭史帳幹文

嗚呼衆萬之生夭壽不齊是惟其常於子奚悲謂今

乎于我不敢知獨我知者其于亦希形容其臞瘦昔日以
肥生理槁悴而昌於詩酥（時稱頗見誠詩之益公）心劇目損推肝脾
勳業之行深湛之思俟蕃使傳舉辟交聘披雲覩跡滋
氾是期云胡不淑而止於斯無兒傳業有妻帶飢哀
之涕非子而誰歲且更始孚論其歸畏死聊生力所逮
焉不敢有憂以發于懷猶有鬼神尚克鑒茲

哭知遂寧宇文侍郎 文

維宇文氏世載其美維公爰才超俗邁倫夙躋休問
迪簡在廷 皇帝曰咨咨汝弟兄與昔先正迭爲展
丞維今闕孫適承家聲言食舊德爲公爲卿我秉云
亮王心置寧故典是拘以公專城治理之効舉人弗
稱溥彼寧川或考所營崇聲克領以假賞寵昭明好
裕體少不平然猶自力以冀有成何恙弗克卒陷罹
身我生雖後早識典刑昔侍同朝色予意傾今聯王
事衲益是承如何彼蒼殲我哲人寧不使我殞思涕
零神其睽盍慈愧如平生

哭韓運幹 廷珪 文

嗚呼君在蜀之北我居邛之南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風聲不接素昧平生偶來涪川獲聯王事問其所
主則陽安劉起居爲之稱之飛烏楊理卿嘗與之交
成都范吏部則嘗所獎爲者也問其所不與則見勸
於兵挺矣見吳今於兵吁矣嗚呼斯其爲人大略從可
知矣何恙不已溘其云亡果毅之資直諒之益寧不
使我睠然思愴然涕邪奠以招之神尚不亡

哭張總卿 文

嗚呼實弘者雖周緝密者不大彊濟者易過詳審者
弗及孰有能大而周不敢過也而未嘗弗及如君之
幾於此者乎盡所當爲而不斷赫赫之名所居稱治
所去見思士所以望君者將何如也而爲親求逸居
不可過曾謂云何而喪其親以及其身也悠悠蒼天
亦若是恝邪偏厚纖瑕之人匪科是營則事鮮齊妻
生濫貴視人罔極天亦畀矜之弗問也如君而胡克
壽則何爲者邪世道多艱匪才不乂日零月替如星
之晨矣詞侑悲涕奎俱下

哭李郎中 道傳 文

昔有人見子產如舊識得殿蔑如故知者聲應氣求
既云匪易而亦有未及一見不交一言往往舊識故
知之所不若也如某之於貫之者乎相距萬里行理
之問無時不至孝孝恥先民是程靡有二事他日
直道犯鬼奉身去國嘗使人勞諸江介且謂其返也
手書言報尚期有以相觀相切以共圖至善之歸也
庸詎知其不復一見一言而卒以喪返也藐藐昊天
而遂恝於斯世也卒生濫貴視人罔極者天畀矜之
弗敢傷也正道直學將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何辜

手天而奪之爾亟也民今方殆匪賢弗乂道喪俗渝匪學弗經而又弱一介焉近憂遐慼鬱其未愁其惟哀吾之私也

代開三兄同諸弟哭叔母文

嗚呼自喪我諸父于今歷年藐藐諸孤畏氏同氣則我叔母實依黃耉未艾蘭膏桂風雨蕤蕤菌耀亦彼餘澌謂將百年作鎮親部晦明之不時以千常花此亦膚理之微疾也曾謂趁軍之成而以凶訃壞崩棟折門戶殄瘁零丁孫蔭果將寧依嗚呼其自今永無望矣夫悼心失圖靡所底告將誠決辭言不能文

哭妹李一表嫂文

維兩嫂氏收華茂年溘其奠塋未返玄宅時于蓍龜兆於今告猶適于斯時以與凶會兩兄銜恤獨茲倚廬諸幼滿前亦各命毋前號後踊剜肝痛切行道之人往往爲之失涕矧伊同氣儼在衰絰者乎望旐容車明當歸窆將誠決辭庶或饗之庶或饗之

哭薛秘書函文

嗚呼充牣兩儀皆我同氣厚薄紛殊正衰猶異傑魁如公蓋亦無幾敏世所怯敢人所畏天方夢夢久亦憒憒蟲飛而朝會盈而退暗不鳴仗寮不供事而於斯時造辟陳詛事勢若茲公罔收疏災異若茲亦罔收畏何恃不恐幸可常耳帝為嗑噓曰卿言是又言

陵夷爲戚所壞況豈不變恬不知惟帝爲歛登天幸敢特特公卿者苟若而已公復開陳紀綱未治庶政未立特幸收致帝乃太息他人不爾同列厚顏大官着說公名以起而禍此始公之斯言爲社稷計而於公卿亦職有利不是之思方茂爾伎合爾當事維斯昔是嗚呼百人所指幸生濫貴欲其生者乃以爲死是觸天運匪公之窮我捐官常無不撫殘[illegible]今我銜恤寥不臨隧寂寥猶悴山澤殄瘁我憂方殷公則已矣

哭將作張少監從母文

嗚呼上下千百載前言往行舊章故典於其成敗得喪如生其時爲其人以涖其事也今有如公者乎蕭

然一室圖史左右蓋世所謂可慕可悲可林可愕之事舉不足以易其情公文有如公者乎昔在嘉泰開禧之間某無似階緣薄伎倍厠周行不四三年而與人之更迭出入者不下十七八人其始終同省者惟公與癸與李公及夕郎許公爾今十七八人中之僅存者乃獨李許二公與吏部范公而餘皆下世久矣矧三公者方以祠官之祿里居而某越在食莞死亡無日撫人物之牢落感世道之惛愀於公之葬寧不使我飛嘆而啜泣乎每朝會與白首大儒可備顧問昔人以爲深憂疾則一哀之涕非特爲公出也

哭許侍郎奕文

嗚呼射策擢書黌第之高第名不掩行業不蓋愧先曹
物省孰匪近侍喑不鳴仗姿絫不供使聾善扶詔如公
亡幾不紛於興譽不怵於毁始僕與公同堂並時權門
畬霍我宇高峻然僕猶謂此常分兩尋遷起居遂陟
顯美以郎從官爲中給事有臣次山王社是泚杜晚
錫節高止廉使自曹向吴韋鄭鄭氏以元舅封以后
父貴至于孟韓已擠並削比匃丙后兄亶請異禮職于
縉紳脣稽腹誹公獨謫言成命已出丟肃次山即辭請
遂其志朝奏 九重夕遠萬里人爲公危公甘如薺
瀘逐沆肅往薑東梓斯鬃恤惻罔末弗理會有介狄
阻兵公負鄙莫肯令亂者爲蒙薮有告于公狄執孔邇

公曰吾嘗長朝有位吾而不言誰告 君父亟爲奏
書道所以故藉令過寳全驟公耳覩高乎使文靖公
李數曰四方盜賊灾異是奏未者今吾一意數不加
罪 已見忌兄嫉使者遝加搏噬嗚呼危言直道嫉
戀攸攸天則不然惟善是祐胡亦夢夢崇降疾厲然
猶庶幾天欲平治則留碱良以勸善類終於夢夢公
疾不起今年之春狄難滋熾腹敗枝披外訌內讒逐
使有位以公微文坐飛生人肝腦塗地吾相或知吾
君則未是孰使然天實爲此一二年來頻喪吉士欲
其生者率以忠死百人所指則久於世善罔攸勸惡
罔攸畏是關天運匪公之爲僕方在燹是匃得公諱嘗

欲往吊彌有羅吏告警于我中路而廢靈傷未發憂
結交至匪私憂傷言路榛閉將使狄難未有止戾公
知不知我生靡届

哭史孟傳 守道 文

自得孟傳今二十年破袠敗篋斷簡殘編嘿坐兀兀
疾書翩翩不見喜慍如一日然科擧之弊淺末相沿
昧於一慚求容取妍維此孟傳雖有弗挺難及適美
鐺鏘益堅揭搊切心脫棄俗塗窐以籠御班其屯邅
不以出處歔歙岡山謂然不逢忽一遇焉人曰是理
可必者天屈信之度轉續相塡彼一慚者枉尺嘗擧
人方交稱君已疾顛然則慚者爲是此者爲賢御不

公乾屯不少拄不然則窮搜歷覽細大不捐荷重揭
貴神降之殃我不敢知獨傷孟傳進不盈寸將推而
擬乎其不逢壽命之延嗚呼哀哉

代南叔諸兄作先叔母大祥祭文

嗚呼昔我吾父無母時依母今云亡倏又三載㦖彼
泉戶寂其冥屋冥天孔昭我恤靡至大義攸制喪期
有終勉即先廬祇薦祥事居處維舊杯圈如新藐然
諸孫傷是遺體鞠養于下不如無生嗚呼哀哉嗚呼
哀哉

哭先叔母文

嗚呼陰陽之相嬗物化之循環此亦天運之常然而

銜恤以來有觸其前則動心傷志擢胃傷肝慢覆而
林鬱跼地而蹐天非造化之遲獨有異於間者之三
年也昔嫂叔父不自意全十年之間猶有舛僻今此
兆而辨念上堂則無人焉惟昔養之不終愴前權之
莫旋及祭祀其無依紛遲感其相公哀無窮而攢皆
制服雖故而情不盡遂縱體受敬身豈能圖酬於未死
而徐傳孫露亦何妻乎久生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哭張宣義文

嗚呼同生諸父猶在者幾我兄心疾而哭夫子我往
乘傳使于遂州君來過我言洪其流曰從吾見乎帝
之里雲夏逢舟我拜我起疑滄令子有聞乎朝情獨

十一

饋愁掃難揚雖胡不百年以永終養東征不復乘枝
西上我承王命來朽瀋巷孝桃客草亦言還歸往吊
無從矣詞借首於其如昔顧我明薦

哭宗三弟文

嗚呼天禍我家乃至此夫自諸父淪喪中外弟兄相
依爲命脫長未幾渾甫兄舍我而去今僅八閱月外
弟亦相從于九原哲其餘息亦何羨於久生也諱音
來蘇聚室號慟乃挈挈東奔走薦乎爲位而哭神亦
有知以歆余薦乎否也

哭楊通判申之文

曩余攝守武信會君爲長于廣安邑精敏而沈晉屬乎

[illegible]手漣我欲言我尊我扶我湖方副車
之來上胡六月而遽息嗚呼屈信聚散雖物之常則
[illegible]之調順德忍使八十之親而至此極也
善人之報注不可期獨持喪麻之事所得爲者不敢
不盡方雖然豈足以寫余心之傷盡也

哭表嫂李氏文

嗚呼同氣諸兄早喪其儷歸我獨存雖仲嫂我念余
兄南生世勿辯年餘四十登太常第浮湛黃綬終養
其後遺惟若佳綴息視以言免喪強從祿仕三十
年間嫂亦勞勤然幸有子有婦有孫有女既宜家胄將
生子我嫂窘窮卒生僅此少憩胡寧未晡贱暑乎地兄來

十二

祖我將視失所爲位而哭借我婦辞緘詞往奠不遠
千里不知余兄何以舒哀嗚呼哀哉

哭宣撫安少保丙文

嗚呼天之方懠民靡有遺我假息銀夏蠢蠢聞屋蒙
稍待青莠敕度殘喘虐黎朝夕刖其內聚外寇孰撫
孰寧何特不恐禍于主明其明維何鎮衆揖荊英英
安公舞舜崖仁仁之云亡志士共聲曾未曹月梁亦
隕星同部朋時猶懷國豐及弱一人天威孔頻黃歲
閻閫獨義盃人有任者欲且有濟者顆衰於今皆晉亦字
晉匪公惟無出大敵再持勤不收馬士不耕兵赤子
哭耶婦織男耕視公未至川際谷醒視今年春准旬

饗爲楷斷招黃此身可泯如千丈松礪砥韓國難多
節目可任樓檻今已矣事變日新豈終無才如公
英英暢發軍事究諳戎情回翔西鄙幾四丁春廟謨
賢致積習以成銘當攜狀隱亡羅征閭門謗資保境
息民圖惟厥終以遂名御公則云矣憾我憂方殷況況
舟流邈未有程天命難諶人心孔嘆一哀之湧匪獨
父兄

哭劉閣學

嗚呼天下達尊曰爵德齒君子三樂父母兄弟有学
教育無事怍愧雖則云然彼爵與位與命與數命有
攸制無德居之孰權其三有一愧作三樂弗逐乃知

古今惟命惟義命乃在天義則由己知如公者樂[illegible]
尊備俯仰裕如雖今維僨今春與公嘗論實理公答
曰然吾庶幾此了人翁造朝道出渝水公不我忘以言
追遺相與共觀廣侯仲易嘆公發書氣老神達儀以
書來江陵苦我謂公孩聞以音已巨我奔親朋荊拼
故吏爲位相向欲哭復止猶冀傳聞或與實異曰久
既遥前閩押至撫江長號奔我人端尊有不磨樂則
求已何恃弗恐惟今之世師人良德爲國元氣苟尚
有存無間中外如玉在山餘潤旁流孰其若者勢之意
方俯天匪公僻宛究恭子行盡靡輯秦舟流莫寄公惟
不知則亦已矣知氣未殄幽明一致歲暮鳳乘江回

山拜悵悵獨立靡所止戾嗚呼公乎毋我蘭棄尚
如平生陰轍吾志

哭李參政文

五月辛酉哭徐侯翁六月甲午而又哭公書[illegible]宿齒
欲見無從風流文獻問以考終眠嗜之西邦存國空
雖天降才爲其有爲寡盡無後出可敵前蹤獨嗟人物
如千丈松培埴崇長非一日功自文簡氏中識清通
下涉廣初上事弗鳴衍懷不緣匪苿弗攻公生貴問
爵彖資雖上下千載挺其遺風又參天緯竭力劬躬
人謂斯人三出勿爲瑜明之德以雜瑚山其在于今
優游講學爲赤子[illegible]是爲民康收衆斯猶儀帝充

日替月吝天其甚屬豸豹如人翁卒荷雅宗今年造朝
道出故封公已得疾蹶蹶力備猶能三日甚且歌鐘
感舊頗惜後夜孰知此筵永矣無同怜俾顧哀
于乎彥歎凌書寄以寄哀[illegible]

哭陳侍郎[illegible]文

嗚呼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吾獨於公感深渺吾豈能傷
吾私我愛孔殷舟流莫屆行遐[illegible]靡匪學淵匪學
弗及苟尚有存無問中外如珠在淵如玉在山木石
何知枯潤所關公居海濱炎與人事海內同氣師爲
榮領門墻孤此聳孝遂深版刻傳注懇勵古今東南
諸老攸羣兢斯寄茅所叢公力未衰前年爲詩寄我

鶴山去年貽書責我東還精神風采英晤韙軼言論風指間見層出迨我造朝公詩未賡公書未報公體不平然猶私謂人晦天耦天如有意則俾畢厚胡然蔑較不弔我師三朝舊人所存幾許年開八秩不爲天愛天隣斯文寧有絕續獨嗟人物如千丈松封植培養匪一旦功日零月替世道攸繫公知不知我未有留

哭王常侍 萬

嗚呼權凶既殛聖斷日新吾謂曼里必被選掄將與同德之彥扶危持傾以乂我民而止於斯吾將以誰評卯曼里風雲良貽有慶淡氣醇居中則引義以刪上

補外則節用而愛人蓋斂慝之讎而忠信之倫小人之忌而君子之親積氣未靖公屈弗信厥既靖之而殞厥身然則屈伸之感天耶人耶或開之先或推而旋或輓而前或掣之顛謂天佑善胡亦無然臨風一慟有淚如泉爲時數感匪私其親

哭楊尚書 汝明

嗚呼天之生材其幾何季自拱把而合抱人將賴之以持危扶顛而吾鄉之中又翦一木焉惟公道廣而識邃氣和而慮純進而若定出而蓍蔡有言以見乎世有德以及乎人歲歷中外餘四十春紛内奚之相仍眦阜幾其無垠莫又匪賢莫釐匪天而白首耆艾之士如月星之稀晨公又棄去吾將誰親三十五季之交至於渥瀘又相後先方行理之踵間忽訃音之墮前合散消息雖陰陽之常分而風舟沸鼎之中吾獨伶俜其可憐扎厳之趾虚峯之顛與公舊貴及其吏民爲位而哭瘵暴酸辛歔欷涕爲書又以告乎有神

哭高嘉定 泰叔

嗚呼吾莫萬里一百有餘日而又哭公云如何盡世之論士或以科目或以官職吾觀萬里邑小而迫然士生其間者非無科目之虛名之浮於實非無官職之長位之溢於德如公之賢于名于名四十年仕官八千石比白屋之所甚寒而公退然無矜色乎彭

千壽悖志之不行則惻去之不疾行其心之所安循乎理之極得無苟取於斯世無厚望於造物胡亦奪之遽而亟其殘數所以爲吊傷未及辭以矢哀不飛涕洒之横臆也

哭虞仲易提刑

維寶慶三年冬十一月戊子追降朝請郎靖州居住魏某謹遣家隸明冲以酒脯庶羞之奠告于故某官虞公而系以詞曰天之方懠民罔攸塈言所當言而人疑其傘爲所當爲而人謂其亂乜設相師貪暴寡啟苟一日之安則有一日之肆腹敗枝披內訌外攜此何時世而越秦之相視學之不講其流禍乃

至是若仲易父則天生是人以擬議之備者也昔在先正唱明大誼風流文獻子孫是似公生其間始以父祖詩書之澤開以宇宙清明之氣淪以師友道義之淵養以世故更嘗之味志足以充其學才足以達其志其尤著者陽安守禦之績嶺嶠保伍之利迨乎深洋之間比隣節援又軍政之攸寄暮景羈孤歲入巳十餘萬計此在經濟之實僅陳其一二而驚惡駭俗巳無所容其身於斯世滄江之濱君湖之涘順剝而遂困頑蹇而耳杏滌世紛其無垠此金石而獨止使得若人參諸字內何難之弗濟而又弱一个焉嗟善人之難立而正理之果不可恃也合散消息陰

陽之常分公全而歸則亦已矣而悠悠斯人莫常安勉撫事懷人涕筆俱下嗚呼哀哉

哭茂叔兄

維年月日具位魏某以家記伏聞謙四宣教表兄訃音謹率妻孥就本州咸德寺為位而哭而系之以詞曰嗟嗟吾兄而殞厥身勤約以勉巳畏謹以得親友愛著于兄弟而畀意淡乎鄉隣博聞多識不溺志於詞采正色直道不變於違逆嘿坐兀兀疾書翩翩雖孜逾美雖謗兆擬同气之倫類為世用而兄不一遇焉猶曰得失有命顛不可少假之年乎去年之秋手書謂吾譚若胀疾艱於屈伸旋聞入冬痰已少痊

而相望數千里終莫能以釋然亦謂以半生之故環豈不能留數歲之遲延胡為凶問忽隨至前猶幸斯得聞諸路人而詣門亦以書來此宜得諸其細聲怛失稱其夢其信益哀蘇窮吾淚之頻疾不閒腸繫之痛兄不陪哭位之聯鸞荒一慟涕淚撒泉

哭張義立提刑郎中

維年月日具位魏某謹以楊羞敢昭告于提刑郎中年兄張公之靈嗚呼聚散詘信陰陽之常理忽然為人以立乎兩間亦孰能嶷立而獨上惟是非邪正之辨著乎人心閱千載而靡已吾友義立惟屬與偉不可徑而邊如斷山絕壁無所攀而立如喬松鉅柟

得使節所居稱治此特義立之發諸事者而書觀之實後尊君之議則可以貫金石盟天地雖不幸中身亦庶幾無愧其道而死平生之交趍在荆鄖義立之畏其母以殯其身世曾不得以人書見之者比其知之則巳易簀而從祭賦詞及與屬友紀紛内是之相仍歟退交其未弭睽生人之靡届嗟逝者之不可起嗚呼哀哉尚饗

哭張大監

維年月日臨邛魏某謹以楊羞昭告于其官友兄張公之靈嗚呼二气之運有詘有信有闔而無闢乎如吾行父吾為一斤而不復長往而不來也自務公雍

公以儒學領大閫維師翹企以爲誠佐中興世濟厥
念則有負公之學識端明之累無着者其寔在表其
傳若若徐緒端明有子維言行父閒墜文而擇善明
悅義逮而存德固耶貪得而苟容或違律而棄度獨
正色而無言雖九死而不悔逢紹熙淳之風烈猶庶
幾其是似方雷激而雷轟鼓風旋而雨止民之無儀
不容乎位民之靡届海其永已嗚呼載之以岷峨之
靈培之以雒覬之澤闢之若是而傳之若是然則善
人之世亦有時而不可恃耶是出吾舊相涿洋乎迦
長風而永號邈千里其相望嗚呼行父其尚享享

哭叙州弟

嗚呼昔在我大父有子七人以其一以後高氏自諸
父即世二家兄弟相依以生今其僅存者高氏六千
石而魏氏之從姪子與汝乎仕王朝得罪南遷汝
貳成都汝守簡守敘行理之間歲時不絕知汝盡瘁
民事宣耶今猶奮身戎行經綸王略汝德日懋予心
亶乎 上恩厖鴻俾予以故官還里汝數奏記予問
道所從出訖于十月之望手書尚歷歷世儀冊襲學
忽乎凶聞長號永嘆幾不能生嗚呼予將誰望矣予
汝之歲少於予汝之自持其身則殺於予而汝猶不
可恃乎我祖父辛勤立家嗚呼其自今誰與共守孤
稺滿室自悼至壯誰其字之而教誨之乎汝弟有立
志紹聞言觀學脩行明仕于州縣恪謹簡括所至稱
治今而止於是乎自是豈惟天禍我家方時多故匪才
弗乂而又弱一个凡在善類不汝盡傷乎道阻且脩
寇戎爲梗撫棺一慟悠悠其何期乎銜哀矢詞聞道
馳使以諭諸殯庶幾賴我先靈數旬之間得及其田
里則尚與其二三孫圖所以送汝終事凡汝欲爲而
未及者予尚有嗣乎責乎嗚呼哀哉尚鑒茲乎尚饗
茲乎

哭郭與元

嗚呼自蔡猶邊關海盜延敵而毀封破域矣削弱盬
收稾利委責而闒牆鬩室矣合錙重虜歛其勢而

堂皇四闢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我殺將驕帥
戮而龜玉毀于櫝橫龍蛇生于几席矣於是公受任
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羣疑之側發策著禍於八年而
公持危於一日衆投戈於散地而公纓冠於同室矣
既牽生之不忍則一死之皇卹矣自靖自獻雖爲臣
之常分而言不已從事不已出則一死之至蚤矣我
生不辰離鄉踏鄉向遷來友則公之逝竟邈不可即
矣彼哉斯世靡有夷届而公奮惄原穷矣一酉飲寫哀
何嗟及矣何嗟及矣尚享

哭楊季穆知縣

傷哉穆乎命何促乎豈民之無祿乎何遇人之不淑

乎儁明開亮生不篤乎脩況悖裕行不得乎何開之
大而成之廢乎何子之難而奪之速乎夫運乎泛吾
將以誰告乎傷哉穆乎傷哉穆乎生勿束其人如
玉嗚呼吾亮猶有望於爾似續奚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之九十一

挽詩

任宜人

家聲門九戟庭秀樹三株閫範閑金燧林風瑩玉壺
未經親絳幔何遽作黃壚凝睇兩竿竹酸情一束芻

支大監

四海李南紀叠從山斗韓邢檜兵部米寧着大冠
人畿黃金筆夫須白玉棺平生一厚字千古薄夫覺

嘉興張寺丞

壯氣稟橫秋如何老作州有兒官左掖無地辨菟裘
木落湖陰暝書沈漢外秋佳城千古恨樹靜晚風遒

韓主簿 兄寺

當年門列三株樹馬足駸駸桐木韓誰謂平生潛雷
事始名盤古榜中看不趨益守杜國輔醉伴鄰翁坐
慶源一代風流盡棺了乎餘翁仲慘青原

馮校書

高志崢嶸嶠九州直從人表著先發壽青囊書在鬼神
泣黃絹辭高冰雪著槐里但知科折角蘭臺無復問
長頭玉棺夜入青雲去山是人非白鶴愁

丹稜楊子金 諱城其子紐字王父

氣象古君子 謝行狀 淵源朝大夫里門車下澤容會焉
青幻霜柏寒逾勁庭荊老不枯只愁兒返哺不及見

飛烏于經歸 飛烏薄

楊經母范氏

大父生逢世嚴君死守城尊章全忠義姊姒得賢名
夫子行無玷男兒學有成典刑今已矣風雨送紅旌

于眉州 奧

士爲誅身她有足人於囂訟鼠無牙獄書一落于公
手不識從來豪大家
南浦冬陰排手雨溢江春漲打頭風爭逢命耳吾何
感贏得三州桃李叢
老雁長雲横蜀道饑鴉落日倚江城學從少日生祠
記冬聽虞歌薤露聲

賜冠帔楊氏

賓從遝遝趺趺宗室被祁祁琴瑟鷄鳴御山河象服宜
六珈不借老兩髮髮羅儀一代賢公子堂堂鎮總帷
嚴霜六月降老幹四時春事閱三朝舊年開九袠新
毋孫相與命輦行獨斯人寒我幽憂女傷心倍等倫

李參政𡢃夫人張氏

澗谿蘋采采夙夜被祁祁琴瑟鷄鳴御山河象服宜
西悲零雨日南望霰雷時彤管今猶美歸黄不及貽
街命龍荒日危機呼吸間內言知勉正時事迄多艱
誤國頭顱去和戎使節還至今爲涕歎撫事不勝潸

王齋賢談勳

笙懷會稽嶽不遺帝放書莊止四千石年開八袟初
僧圍除草匙陟昇亮長貪欲識恩田廣衛旻劉小胥
瀟江與夜泣柳鷄鶴寂雅要露傷蘭葩捷風撼玉檄
哀書高悦兮惚牖要在邪非背必存亡問吾知全以歸
昔我住龍城猶能友鹭蕃記曾別酒筏遥陽泉存
頃刻及三世喜京南九變兔兮誰與作吾友許公銘

郭宣教

趙義古君子寧營榮泉天里門單不澤千含貽禮毋
雁行相繼凋庭翔老不枯典刑今已矣字木嘆參商

瑞鹭孫通直

趙義古君子寧榮其夫躍束歛段馬古錦小奚奴

笼樹聚茶菊僧橙搏者柢坐居無日望科月照龜趺

何府君 傳文前故都象判 寵定寶泉至中者補縣交之父應

林泉閒富貴樂素老功夫 年 長 簪 古樹緊翠蒼幹雙
椎碧梧貝安車下澤不修騎傳呼車乱成都道遠家

日本庸

㷚蔡谷將負將士道荊州世事雲翻手客程風打頭
空回刻溪棹莫挽海山舟欲報何恩及一堂閒五

李參政 戴友

奕奕萬夫望才名四十霜重來階講幄三入位文昌
地闢南熊峙車臺省折行循途日本所拜節復相舍
者舊竟星從公胡不黎留寬成嘗嗚喜賢及赤祖滋

時事方歆枕天年不到頭獨餘經在笥家務付公侯
生世恨不番輿中始識公衣垂絳帳弟子絳城長
珮奏琅瓌孝共蜘依驥苕然燕背鴻雲聯送無路淚
灑雲宮冬風

樂府君 村

纖緋汙泥討蠶老功夫月晴鳥聲迴霜寒鴉影孤
江靈知孝子天賦奉耆儒贈積多占留千今道未臏
大雅云亡久流風尚典刑賦登司馬室詩授伯魚庭
不及瞻郎罷猶能識密馨肯無毀書瑰瑛敢淪銘

趙廣安 旦

番太周程學躬闡孔孟心人知行馬貴我愛陳驅怯

秋樹紫蒼鬱霜雪歲寒姿一生身事業造物作知音
星隕南昌日梟鳴蜀道時孝誠移地軸忠汝灑天涯
盡已至仁極求仁不復疑衛公精爽在足尉九原思
珪組會分寄經綸未究才其心求己事身外養餘胎
月遂中河路蘭先白露摧若人嗟不淑天意謂何哉

蔣修職

風高鴻影隻秋迴鶺鴒飛鑑和明人者奚留編封淨蔽凝
歐書曾身力古調罕同聲且幸椰銘識無從覩扣擁

韓少謨

早年豪氣盡屋中晚叔頹然一病翁負許才華竟何
事有是上帝皆夢夢

豚鞍新息困壺頭狀段何如弟少游馬革裹屍吾願
足不然肯向死前休
鏡裏孤鸞背影飛庭前玉樹向人稀尚思別我成都
去忍聽虞歌薤露歸

郭孺人

一性根源匪自今厥生異甚理難尋二十有四月而生因思
出腹思難稱不恤傷身息極深雷殺鐵腸旋斂韜春
媼好語解移陰菫堂命服蕃孫子天報還渠一片心

陳隱君

新息亡人過關西畏已知袖無漫滅刺門鮮在工辭
庭下荊三樹墳前挂一枝瑩堂風木根掩淚讀邕碑

宇文瀘州 二首

篤信家遺俗賢行非近名室無官燭淚匣有甑塵生
吏不知廝卒家毋役吏兵較猶餘事耳德底是真情
風聲昂俗數霜雪變貌若篤不熟疑苦硬行處獨從容
不泰南軒孰天衢北學宗巫陽招不復暖暖日高春

陳旋領 三首

士處寰安日威歆節誼名范陽徒爾休河朔莽然平
懂識讒利害惡知身重輕開禧忠義傳吾得益甚獨
舉頭西日遠滿翁北塵汙病已關心腹吾何愛鬢毛
愛名逃越難微服身尚都忽復天開霽居依然只故吾
闕鈎運冠日頹然秃鬢翁負有百鈞重卷秋兩拳空

既上供軍需方係給饑功夫鈞那可問曾不愆留公

澧川孫監稅

平地九折攻通天一片心寧甘門戶骯髒不與俗浮沉
方授縱橫對忍聞虞殯音平都秋月白精爽徉王陰
辛於數都山

廖巴州

區區白屋一生酸落落朱轓兩髩斑篆米秋成眷氏
富守江春賤王人間二千石祿人常有九衰年華夫
所擬手種芝蘭香滿堂堂堂歸去往青山

王處士

槿籬山下屋桐帽水邊村遺子方寸地傳家九十音

四言芳孫生又秀妻柳帶秋昏千古堂堂恨青塚
滲痕

史判幹晦甫

當川元自蜀公孫晉策詞場第一勛理有是非寧撓
奪官無大小只憂勤紛紛白地皆灘瀨吾獨青天士
片雲滿腹詩書竟何用泉臺暖暖日西曛

崇慶通判楊君光

長珮高冠集羣賢華途落落僅題輿官無小大皆行
已理有是非寧閉鼎賦役長楊猶悔作材如雄劍獨
藏餘方相掩淚惟歸去遺書空存子政書

羅承事

人為浮名苦桂鈞夫君知命獨休休寒烏落日風林
晚老鴈長雲夜麥秋貧勸裝囊留影事黃金贏產祭
鐵頭便隨卅載堂堂去今年未貌寒起伏午

張隆州

行為門閫宇胄魏高冠長珮獨垂龍紫微自有申公
學太史還從從祖知醉得無非學力勳名全在不
敢時蔽家道俗家家甚及聽屢其歡越露悲

許處士

我之外王父早歲識叔州落落蔥蔥長存善蘭相契
天時四不出入事百無憂事業雖亡試金歸閩一丘

致政宋君

寢寒研冷一生酸扶止流行百念寬劍騎已荒江北
草萌歸伴室中蘭孰察覺後來看其其真非只
我觀撫淚方相人已矣當乎遺錄僅留殘

楊隆慶

夜雨擁爐淚春風載畢頭長途搖短夢壯志束長湖
如此奇男子欽於朝大夫歸原千字誄賴有少公蘇

孫夫人

莊重知為女寬和解相夫母慈均衆子婦道盡皇姑
春日鳴樗末秋風撼畢萱尚遺形管筆宿昔訓熊膽

程卿推

入官省早與學優時政舉尤知公是非歸實到事貴識

變髮方佩信解知幾人謀且勇雖同好天理肯務識
者希易簀遺言無一愧死能如此庶全歸
從事郎李仕史 天庭
人爲浮名若掛鉤夫君知命獨休休東都門外香時
祿西峴山前不入州告弟書歸泉壤衣蒲藏金在架
籤頭當年勇退稱三老此老胡寧不慭留
雅州教授杜君佶
衣冠不但數城南百世詩書味孔甘夜半辭金知畏
四璞中有玉刖辛三首情本與秋俱薄教秀每驚春
末酣已矣參軍誰喜愠一帆綠水鎮涵涵
成都教授史君 漸

攜藁遷事業謠授老功夫日暮旁烏聲急山空鶴影孤
高譚霜欲寒及物雨晴蘇已矣公何憾于今道未臞
楊夫人 鄭復之妣
行應珩璜女子師爲修撰讓大夫妻禮門挺是行特
地實海元非夢欲泥盤柱相傳猶白鳳鵷雛可伏勝
黃雞柳州舍妹嗟何及今德章章錄筆題
楊修撰 虞仲
早辭天子詔晚挂大夫車文雅三朝舊風流二祖餘
眼前甲乙石曾次丙丁書自古誰無死前休得似渠
東都古杖奧方鎮尚槃盤不得裴中立誰承田季安
威稜行閫外聲績在朝端猶使江陽隸聞風亦膽寒

玉樹擎雙舜雲椿老一株林泉閑富貴屋漏靜功夫
靖節自爲傳考亭有圖碑材被鎮石此墓不須諛
宇文樞密
人物盼然甚天胡不慭公北風鳴楲楲西火亂逢逢
蔡鄭雖黃閣江淮執故戎是廳當饋餉書日鎮江功
夷考公言行真成讀隣孫星樞纏蘇武月殘娵隆恩
契闊成三世淒涼隔九原壯夫襟上淚併爲兩師垣
唐昌史 貫文
重葩奄 私初如 葉盛年濃不柰家聲得以公休息生靈
牙頰東郭事學古文辭中卻將仕官四千石換取竟
閒五百弓歲路今歸仙壽里春來原上絃鐵風

疊嶂南陽裔表我北學宗直言鋤巧詆三語闢虛墉
正喜雲隨步俄驚日下舂樓前半輪月依舊挂長松
通直郎史君 子震
劉少監 靖之
端重虛明性深沈燭事幾上天陪將相宥地贊樞機
辰告言猶在朝回事已非空貽郎罷嘆不見子行歸
天子龍飛日東征與子同機將講册月換却打頭風
志尚觀其始規模識所終人才恥然甚胡不慭遺公
游監丞 仲鴻
論激回天力身閑夾日勳危言起平勢英膽落征文
淚灑衢山月神凄蜀嶺雲吾君徵劉柱史千古閟清芬

氷至人猶玩波頹力不支揺揺路旁梗烱烱日中葵
學道長身健高髮時兩鬢蒼忽覺掻天老眼界崟發覺

張運判　之母呂宜人

昔在傷皇碍子行猶不歸發居言有則喪事禮無違
輌毋三遷教萊兒七十衣至今霜月夜松竹帶芳微
錦鄉聞日月象服儼山河富貴吾無羨平友爾幾何
相依在歲晚不競得天多欲報無終極悲風振㦲我

高承事

長身拘矮屋雅志歌華顛已矣盤亦命猗其尚有傳
飽餐廣文飯不受巫陵侯鮮稓也文明縣書英矣此賢
承事嘗夢異人謂蕭江爲仗留縣故云

家浩陵

聞風唐御史得意古周官治郡居如霜閑居略似潘
愁庭春後寂書幌夜深寒漫有一區宅傳家地自寬

羅監廟

春風擢擢秀階庭歲晚悠然物外身不把替纓傷野
趣肯迁朝騎拂天真種成壙上一枝桂空老堂前百
歲椿鄉里善人今已矣龍門送客一酸辛

馬少卿

重龍殊榮不羨華濃不忝家聲得似公言行端和今世
稍覩心醇貫古人風直將趨走二三節換取寬閒五
百弓如此名卿緑手盡同時更送竹溪翁費參政帶手竹溪山故云

費參政　壬寅

鼎鼎非誰無宅人間畫錦難秋風三徑老夜雨兩峯寒
有志時看劒無心晚拔簪行藏付千載及覆要人看
筆論危疑日幾微細補縫平卅行浪穩暖氛祈冰融
風雨千間屋酸鹹一鼎新登人才關國本誰念昔培封
曲突有危處相陰無隱情憚哉一秦暮齊歟一精誠
斬錯終何補征遼禍已成進公獨知我勸主不言兵

虞夢州剛甫　妻趙安人　二首

婦言加婦德公子嫁公孫澹泊於心慊紛華入耳
煩脊奏稱世國舉姑觀翁再乃與其夫子十年江村
江上有何樂蕭然吾亦志午眠春寂歷晚步水滄浪

倦去推門入收來煑酒嘗清風飛復見江闊莫雲長

樊仲恂母太碩人李氏

深君避世侍妻孟挫母初天爲婦唐身是六朝人物
舊眼看三世子孫昌人知翁翁味方隽誰識玭玭意
最長猶恨年齡不滿百僅成三萬五千場

范望閣子鄰之母孫人史氏是中無一物快活快活此是中語

是中無一物快活不容言以此行州里留之遺子孫
寒泉嗚咽暮影落日鳳皇原二孩幽堂誌夫人不死存

江州司馬安君嫂

當年風雨貧合原共里況顯奏凱旋弄破峨眉月
影慵移溢浦荻花舟汝雲都似夢中覺披句猶於耳

後傳腸斷美人湘水隔湘鴻寄淚灑新阡

李懷安 嘉木

鄉邑稱著賢纘語中天胡不憖遺與人交樂易處鄉黨
平夷甚矣吾常者傷哉今已而撫時懷哀守孤淚讀
劉碑

張隱君 才叔

觸事無非學求儒罪宴身體中識天地筆底究君臣
宴樂堂前月希夷枕上春 二語皆誌中事 是應家有子不沽
天人

臨邛張夫人之葬其既先事爲之識實命兒白
月有時而其儀在義經義不獲往弔文不

能爲文以侑虞殯命兒冲代賦
帷裳東莊兩大門又憑道義世昏姻養成氣節甚難爲
並發見儀容竹有筠自是予能爲國士何須女必嫁
官人世衰俗薄昏成市二復碑銘慣滿巾

黃夫人之葬其新有役不得爲文以侑虞殯
命兒冲代賦

夫人心事與天謀錢鑄功夫歲晚收君翰聲中春滿
羽輩通枝裏月横秋將雛欲上空回首食蘗寸甘不
到頭況是我翁方念母兩鄉風雨一般愁

成都杜五一府君之葬其新有役不得爲文
以侑虞殯命兒仲代賦

尚記雖川死今年丈哭公基聲猶夜月書業自春風
兒在數行淚親朋十九空我翁方念母不及謂兒冲

吳府君 潛督

人說篤賢兼善君我有開家與事兄更識爲人詳實
實使知處已要分明夜窮殘夢聽難默 二語皆吳君事碑
擊哀號爲失聲從此長盃鄉下路兩山明月一般情

史宜人

勉夫惟有義爲舅可無生不是多聞識那知舅重輕
子從觀處化身在言中行況復無餘燼堂封勸茂銘

家君事 昌時

貴火玉乎君希教夫夏全青壁业吹海立風月半窗醒
適意閒中寓無心待鶴來風流那復見食報在孫馨

史致政 公亮

只道先生易躬行君子難浮榮殘夢短孤見云詩一般酸
日晚鳥聲急風高雁影寒行藏付千載友會看

王宜人

門謂雜郡君姓是家元自孝廉郎長來俱識詩書
貴老去不知簪珥香東部生涯鎮寶案夫人宗重豪
中裝他年撫掌蓍蒼盡愧歐公詠辭揚

李德遠

鳴嬰出谷遂雞初斷鴈聲行不可尋論事期期難
口逢人領領嬉穿嫩乾坤許闊猶有凝風雨前如

不聞腸斷天津邵夫子東籬杜老立孤雲

知崇慶府致政何君 垂雷 二首

外監名父子元方難弟兄鶴空黃壤去馬續紫青聲
山遠王無腔春多天有情至今溪上月猶傍碧梧明

不把英雄數終爲仕進媒邑奚群吠處婢亦驚猜
且効功成退寧須與盡回芸芸聚有謝贏得早歸來

任重慶 祈孫

諸任方交致惜也夫任君曲突人誰信扣閽天不聞
膽隨豪滿幹擲爲惜寧鑿望亮挽秋臺張周氣眠滑雲

前利路運判沖佑李君 嗣文 二首

篤謹寧違俗清淳不近名幾多蹤上江獨自吉中行

歲晚露沾草山空霜滿荆黃溪後月夜的的爲誰明

從橐心知舊摳庭師附親不從呼爾食空獨更其輪
吳子猶魁士黃公是盍目所知非所見學亦足驗爲人
李君平日最爲楊端明所愛與黃參政至親不蒙其力乃爲吳楚夫黃文叔所愛

楊仲致 通

鑄我銘先塋元符畫益光十年黃壤夢再世短松岡
樓外秋蕭集乞惟樓塋前闕前名節香闕元存吳鈎無處挂錫

東寄諸郎

程侯君

歲凶餅粟發臺破猪衣單地寂烏爲樂天高雁爲寒
墳前脫生桂露下草離蘭又把存耕處令人反覆看

通直致政姚君 濤

一生官偶爾幾處獄平反夜雨滴歸思凱風吹淚痕
竟令駒入夢莫盡桂銷冤默檢蘇恩舊秋空幾斷魂

欒隱君

人畸天則偶俗隘我常傳護道螢憐燭聚成鬱寄鳩
萊甕花露曉孤鴈稻雲秋想見招魂曲人人說少游

許侍郎 奕

杏園春接袂蓮省夜分燈權相不吾以貴人惟子憎
雖云殊爵位均不愧交朋顧影追前事悠然涕滿膺

近事君知否王心莫與寧趣風薄台里秋雨暗前星
溝集稻粱少虎嗥川谷腥人才關世道敘涕爲公銘

己卯年慶元府大火皇太子薨

峨眉主簿樂 曄

尹心隨處驗往業切身看春味生齊臆秋河懸筆端
胡爲鐵研弊繞脫絲袍酸天匪夢夢者吾吾由也觀

高公權之母郭氏

婦道始衰終寧過三者從髮毛雖我特逢貴爲誰容
但識同心處寧拘異域封壇前兩溪水晝夜自溶溶

楊處士

丁年已分與時違便把書棚囑付兒我領秋寒千古
意衍谿春暖一篇詩彩雲來往吾何與草露消磨我
自知今矣黃泉應不恨桂華猶有未開枝

教授致政李君 圻
冠蓋任雲浮門前日夜流不爲貽孫悔肯作汲恒秦
科第聯芳葉詩書閒五芸芸終有謝蘭得早歸休

魏撫幹 正仲
同姓又同升知君莫我深髮人三寸鐵行已四知金
雪栢撐蒼勢霜鐘振曉音若人今在否撫事一沾襟

韓聖問 繪
蠟貌寧違俗規行不競時苦思頭沒髮勤誦溺垂頤
州縣頻勞駕瀟湘方舍侵賞飄零竟何益風雨奪令枚

黎州安撫趙 公范
不爲軟語滑光塵獨把剛腸敵世紛讀史功夫頭沒

滕疾時風論匪穿躍惑鳥反噴怒違志斷鴈群行不
作孝猶有寧馨傳孝業來注傳賁丘墳

知廣安軍勾侯
突兀雙楠樹翹枝照青春風吹宿滑秋雨莓苔亭
蟻夢逃符竹牛溪兀孫塋但令根本在有苗媚階庭

知合州趙侯
悃愊古循吏寬和鄉善人鑄爲宮六老會月豎四時春
轉眼園松老驚心宰木新來遲傷杜收賓主携成塵
六老與山月樓三客今皆亡矣

家夫人
江鄉推甲乙家史自名門作配昔相友流風今尚存

三珠方秀媚雙劍忽飛騫丹旐連峯路悲雲落日翻

知叙州史侯
便乘龍歲去吾鄙果何觀春味注眉睫秋河懸舌端
仁心隨處見民事切身看十載升堂夢階庭苦茂蘭

齊安郡向夫人
祥符名相裔元祐宰臣孫歷世晉秦匹嫻其韓姞門
世紛冰似冷壺範玉如溫千古我眉月爭輝北客寃

蔡推官 相同 之父母與伯父母 詩言其不拔產與事父母及家扶等事 劉左史以其兄弟合爲一
人生宇宙皆同氣况此根心貫一機安用有生衛父
恤只愁無德報春暉共方春老傷何及樹靜風號願
竟違更恨母慈臨訣日嗟嗟季役未成歸

馮夫人
解道先天易能成蘊壤詩只因居有教母謂女無儀
在姆師逡立從夫婦得從暮年尤尉意王壻作門楣

費華文 士戣 二首
謹厚傳家國寬和以蜀公材猷今世楷論建古人風
閱世心猶壯憂時鬢已翁芸芸今有盡歸去得全終
三鳳齊飛日相期到白頭一丘生處樂萬事死前休
風急啼鳥夜霜寒斷鴈秋懷人竟何極緘淚寄西州

張運判 師夔
悃愊漢循吏咨諏周使臣知心三生主報國兩門人

綵繡方趨户縗麻已在身至今寒食路孫枲鎮如新

李郎中 道傳 二首

太息金泉守西歸空好音學尊求友意衰愛君心
謀道身多阨憂時力不任懷人今永已爲世一霑襟
解道公行止江東老父兄羣州爭孫死胥使爲吏生
民裕身逾瘠時危命亦輕潯陽江上月猶傍謝書明

武康主簿吳 泳

竭来詩羣從凝徽月一之風花搖切夢梅雪照詩脾 風花梅雪陝中語 日短烏聲急天寒鴈影悲廣輪高隱地千
古一漣洏

天台張氏兄弟

靜將物理驗良知父母恩深報稱微羣動歸來看夜
息萬生點點發春輝錯居宇宙猶同氣況此根心貫
一機理道更然人莫究是家兄弟燕全歸

虞周卿 正之母宴太宜人

八十三年雪鬢身直將簪珥當冠巾生兒須擬范孟
博論士亦知程伯醇在約能令家有塾居閒肯使食
無賓世間爲母皆如此扶值三綱不乏人 夫人書言今大儒推
朱文公命其子往從之

朱邵州 拱辰

杏園猶記賞花同忍看前旌照眼紅民命一然懸髮
刻仁心觸處作春風棣華韡韡天倫厚清葉嵬嵬世
澤隆萬事紛紛緣手盡只將孝友詔無窮

袁侍郎

學術超乎實年來似寂寥豈無先後覺未在始終條
此老能深造諸公獨後彫平生寄心事歸見魚朝 語中論覺云食罷漱湯忽驗和叔 之覺如哲者於曾作象扁揭閣
骯髒常三黜脂韋或萬鍾芸芸終有謝炯炯此何窮
雜冗皆鳴鳳生涯僅老龍輪囷多世抱撫事轉忡忡

恭挽 寧宗皇帝

内禪逾三甲中興會百年歸疆幾文上勒石未燕然
忽悵龍髯墮旋驚羽翼傳遺民滿關洛南望淚潸漣
王冊宗昭考寧王德比純官庭天事業廟室祖精神

道莫俄歐馬書言有獲麟人窮天亦惡雨雪故連春

吳府君 賡

篤信爭違俗徐行不競時與人交樂易處世事平夷
甚矣古常者傷哉今已而龍山春夜月長照鳳皇枝

陳寺丞 夢

人物晨星似如公正獻家皂囊真相業黃卷舊生涯
胡不憗遺老而興大耋嗟天高那可問淚眼爲咻查
聖主搜賢詔恩旦薦士書高閣看治鳳靈沼曾滑魚
時數自信詘帝心誰戚疏賓舍徒擾擾窮達不關渠
有子知乎否斋生命益危共傷周赫赫誰叫廟譆譆
隨處甘蜾蠃何方不爾然斯人今已矣撫事轉傷悲

樊迪功 景南

白鶴招人反舊廬舊人落落曉星疏正傷飛蓋宜黃
雙又嘆無椿泚老株不見登山靈運屐空懸下澤少
游車死於平世君奚憾鴻鴈嗸嗸未奠君

敘州弟

與女爲兄弟前年五十年並驅騤驥華偕立雁差肩
此意春融洩中年俗斜遲每期身蚤退白首對床眠
禍我天何酷子歸自古誠女孥儆別父宗直亦舜兄
家難巳稠疊冤氛方滿盈分明天有眼不照此時情
人物寂寥甚天心分付誰禦戎傷當緒滿望病支離
吏橫民重足時危命一絲若人天亦斬撫事轉傷悲

楊子禮

事業古人棄寒燈耿夜篝再正青諸老眼枉白一生頭
舉碩秋難熟亂曦日易收可憐鴻影斷老淚滴黔州

文彭州 誠之

二仲嬋媛起清修自一家踐途中險阻宰郡晚光華
氣燄奔金虜威稜儆鐵耶料應九峯下朝露泣班花

趙德安 希混

甲申露布告游騎丙戌巳臺巳磔檮或謂祿須飛處
退誰知田李遺唐危安州得禍閩人說荆莫上功惟
我知二十三年舊寮友潮風吹淚讀殘碑

楊叔介

尚記少年場英英元老蒼郭不齊挺秀蘭茁競擢芳
老盡凌雲氣悲成捉月狂若人奇且哲此事貴平章

張通判

規摹都水監文采白雲鄉奕葉皆華貴夫君獨吐星
滋滋熙世學藹藹擅詩聲耆老彫零盡從誰正典刑

魚耶孫氏

可堪風樹木不見雪盈簪愛絆愁春盡兒書課夜深
米鹽毋我累慢獨赴予心未報熊丸苦寒堂服已廞

仲女

荆江春夢斷孝痛夜竟孤未及陪宗室靡雜襯舅姑
一時毋從子百歲婦隨夫此禮緣情制臨風老淚枯

武康軍僉判師君

換御野人服衣之從事杉人忻犧被繡我笑馬羈銜
容靜開尊樂身彊倚杖函典刑那復見宰樹閟空巖

楊極父

高臺元祐脚下澤少游鄉 諱中 自得林泉趣不營聲
利場年方祭四旦日巳下三商有子翁無咎存心味
更長 存心蓋名

史合州

昔忝東川使知公千諱長莫邪寧是利藉木未爲禱
橫槊悲秋興凝香送夕陽邊關千萬事感慨卧龍岡

孺人譙氏

門閭冰似清誰共復蘇嬰孝有室家樂空無兄弟情
滅節雖未忍歸衛不容行獨聚諸昆後裔書貴允京

李順慶 鍾

審紹方聞學親承太史傳才資元近孚進行最推賢
七任二千石分符三十年天廷無一跡歸伴蟄龍眠

高開國 泰叔

並游英俊半歸泉何事夫君又弱焉廉退風標留萬
口勤勞心事入塵編圖闕故步八千石落落浮名四
十年除卻江東廣使在一時舊話向誰傳

高龍學

蜀自開禧後西垂畏廪秋吏經兩單開藩棄五邊州

新河依同谷中原恃武休匆匆移未續往往阻金牛
嶓冢路通寇益昌隨解舟近猶趨劍閣遠或至渝涪
棄守儕民旅奔軍齒寇雌亂生寧有豸飛潰已無鳩
伯也傷時久民苦作已憂外次隨分定行止與天謀
高尚聲丹詔低田佐碧油封疆貢平翰原隰賴咨諏
事變方滋甚人情若掉頭握豈言指一死力與障橫流
固分爲忠鬼安能效泣囚訣辭貽子弟壯語敢朋儔
憤極拳穿爪兵交血染髏不隨蟾志在甘遂巡遊
志士聞風起頑夫對面羞谷身無復憾彊事更誰[illegible]
學士標龍直文階列禁游湛恩沾骨肉新廟貫林丘
三祿雖云厚吾身妥足酬遊魂如可作近事亦知不

懲敗從姜敬攻難殺叛侯未論輕漢息詎長誤昇臨
後吏誰非警前修不愆留王樞行有日丹旐送無由
渺渺河山隔皇皇兄弟求非惟在原急亦爲念宗周

贈

贈易數雍堯俞

京君明受焦贛易其說長於災變分卦更直日用事
以霰雜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凡近數月遠一歲所
言屢中史稱呼大吗遂謂易用之尤精嗟夫易以占
往來天地之消長萬古之廢興且莫之逃今以能言
遠一歲者爲精之尤漢儒之陋可知矣考之傳況文
未必能言及一歲言乘傳奏事及涌水出近一月遠

數月且遠其不容其身乃不自鏡見京易未易識也
特其傳數而不論理易者少之雍君頗有志於學推
測休咎歷歷如見無徒効漢儒託經傳數則幾矣

贈賀中孝彥正風水說

祖宗山陵自永安以後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岡
阜源迤互爲拱揖登永安縣之西坡望安昌縣三陵
在平川尤爲卑絕蓋其地勢窪平凡一百十有三頃
方二十里植木環秀萬安山來朝遙揖嵩少爲其始
初營卜則安陵惟舊而昌陵以後乃以太祖生於洛
陽愛其土風嘗欲都之不果末年因西幸嘆曰朕生
不得居此死當葬此遂韶陵登闕臺西北向發鳴鏑

中其所曰我後嘗葬此他日弓劍既返即其地爲昌
陵而後來皆因之始亦不過以爲鍾爲學藩非有其
山其水之説而至今陰陽家咸謂東南地穹西北地
垂爲角音所利故能久安利不利吾不得而知也而
獨知夫初上之意爲不若是也爰暨南狩厯年草剏
隆祐之喪權于會稽而朝向適又與永安諸陵相
似亦惕於音利有上皇山新婦尖而隆祐攢宫正宅
其下吁開寶之行營蔽自上意紹興之權厝事出倉
卒而山之朝向前後一體又於風水之説不相戾世
蓋有本不出諸此而未嘗不出諸此者世資中王生
雖本以風水名家而心目曠遠喜識統體且能傳諸

卦義裁之以理非史巫紛若之比余一見而奇其有
識會離亂棄俾營兆域王實一語乃決不數月乃克
襄事王生辭去請余言以信其説余固有感於風水
之多異説而溺焉者之不知返也乃書前説以遺之
以見夫王生善發山川之閟而人之得王生以發之
而俾死者有所歸皆非偶然也生乎其敬之重之毋忽

贈術士楊坤

開禧乙丑余自館職補外普人何大圭善論太一數
謂余曰子始得之蜀且有亂余行至巴峽聞而大圭
之言驗迨安公以戮曦聞余始還里蜀人往往能道
數未發百時事謂眉人有楊坤者能先事言之今觀

安公所題果信前聞之不誣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
一亂蓋氣數屈信之變使然有不容已者雖天之愛
人不能使之常治而無亂然必爲之生才以撥其亂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
是理之在世間蓋昭然若此而士之曠職者往往一
術士之不若甚至厚身喪節吁其可嘆矣夫撫卷慨
然書而歸諸坤

贈太素陳純

術家者流自秦漢以後盛於世者已有所謂風角遁
甲七政元氣逢占覆射堪輿須史孤虚望雲省氣等
説其未益蔓則又不止是然大抵囿於陰陽之器乃
若察脉以知吉凶則於人之血氣經絡往來消息之
度而得之較諸他術最爲切近如醫緩識二豎子猶
是易事至醫和遂能以君之疾知而覘其且君社稷
況一身之近者乎陳生挾此以遊諸公間數有奇中
其術不爲不精矣今自遂而歸成都也索余言文書
此以勉之

贈王彦正

嘉定二年余以心制里居宅兆未卜聞資中王直夫
雅善青囊之術即具書聘致之居三日余表兄高南
叔杜與登隈支山過猫龕鎮厯馬鞍山未至山數里
直夫頓足而言曰由長秋山而下乾岡數里其下當

有坤申朝甲乙出之水子之先君子其當葬此乎卜而卜之果如所云遂爲今長寧仟旣又爲余言子未有室居子之先廬枕山帶江其上有山與馬鞍之朝向若相似然隈支爲異已又嘗卜其前儼知之乎余曰而未嘗涉吾地而惡乎知之曰余以氣勢之所萃知之卜之又如其所云由是卽其地成室是爲今白鶴書院直夫又曰書院氣勢之所鍾當有以文字發祥者余乃約十餘士之當赴瀨省試者會文其上是歲自類元王萬里而下凡得七人其不在得中者後亦接踵科第或以恩得官莫有遺者又曰白鶴書院雖得江山之要然此地埋鬱已久今一旦開豁呈露

則家于是山之下者其餘氣所鍾亦當有科級之應是歲余弟嘉甫與鄰居譙仲甫同登卽七人之選也先是貢士題名于學宮以問直夫直夫曰若在七級則當七士後皆如其言凡此皆余一歲間身履而目擊者自餘類此者不可勝數恐歲浸久而忘之姑隨筆書此以記

贈術士孫守中

先王盛時瞽矇與瞍皆得食于樂正大師小師教之眡瞭者相之不寧惟是凡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凡瘖聾跛躄疾者各以其器食之蓋爲宇宙間無一民不屬焉所以共明命而厚同氣也降春秋而此意亡社往推算之技以糊其口而聽其自爲養上之人不及知也吁亦旣可憫矣而孫生不特自爲養也又將推此以教其類則不亦重可愧乎吾鄉士苟相與扶持之尚見瞽相師之意云

書龍協惠事

余自潼川造朝龍協惠以筆吏從旣遣還復思其人從范殿撰借使久之未至余以身去意不復我從矣抵于湖協惠闖然來迓余且請爲范公進所撰地志卽馳還請余爲言窮厄經奮安以筆吏爲其歸服爾事保爾祿養爾親畜爾妻子爾久計則口呿目瞪若弗愿志卽而問之對曰昔也朝廷法從人所爭趨豈

次一賤隸故猶豫弗處則今白梁陽遂客則前之爭趨者去之此正小人顧放奔走之時已白吾父四方上下惟主所命余嘆嘉之聽其歸事而自至士何踰貧賤谷毁毋以趨于靖故衣糲食承事朝夕視異時事余于潼不懈益虔會副使闕彼當次補請于今侯不顧速遷且俾後來者居已上夫卽新而棄故趨利而辟害者進而趾退衆皆器而惡聞往往士大夫有不免而一郡史能守之不渝此豈士見而然哉協惠方守其訓而余懼其以是取憎於俗也遣之使歸而識其事于册云

贈術士游大有

五谿天下窮處靖居五谿之窮而逐客又其窮者耶
江游大有挾術而來言纚纚可聽乃請一言以探窮
嗚呼其果有見耶抑其窮未有愈邪余雅愛顧覬之
語人稟命有定分非知力所移惟應共已守道信天
任運而間者不達妄意徼幸徒虧雅道無補得喪或
有問於游生者試以是告之安知無以爲然而濟其
窮乎

送左馨歸廬陵

臨卭魏其講易至艮會廬陵左行之東歸書以贈之
易中光明多爲艮發蓋人心遷於物則蔽闇止其所
則光明是以大象中之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曰所

曰位人心之本體所以官天地而命萬物也止非其
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欲外遷而光明内蝕矣
嗚呼行之尚敬之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三　策問

武學兵機策一道

世率謂漢初軍制尙秦凡命將出師率多踈畧不若
中葉之後選用之詳然嘗取其一代制度而參考之
則有不然者高帝知人善任量才授職誅秦覆項所
向摧拉者其將非特英布韓彭等輩也主閑廄也而
名廄將主輜重也而名重將將如林之師而名林將
將築城之兵而名城將弩則有弩將射則有彊將
騎則有郎騎將以至謹畏則謂之謹將勇特則謂之
特將隨才而任之使得各盡其用焉不特此也並冊
騎爲軍有異而謂之騎將衛軍行之止舍而謂之衛

掌軍門則有門尉掌旗幟則有幟志掌救遠則有塞
路執弓執盾各有其職軍司馬騎司馬之各効其用
長隊將二隊將三隊將之各因其才而游擊將軍以
游擊爲事長鉦都尉以長鉦爲職甚至雜一技一能未
嘗不兼收並錄也此等名號隨時建置而初無定制
邪或秦楚附因有是名也然皆見之於楚漢未决之
時而海内既定如前所謂諸將之號乃不多見何邪
當時如木罌之功沒誑龍與夫雖敗泯降漢亦變
陣於水矣而獨無擧升擢之將何邪豈趙齊楚折北
相繼而此等諸將乃未嘗有顯然可見之功以垂史
冊何邪豈又皆牽于授職職有所拘而不得逞耶或責

乎擇人而不必徒泥乎名或所重者在主將而其跡
皆無益於成敗也又竊後漢初任將之制而有疑焉試
與諸君商訂之

策問一道

問古今治亂得失之變未嘗不自上下情之通塞始上
箴瞽賦詩道誦而議此風降三代而無聞焉不謂漢而
僅存遺意也自高帝十二年燕王之立始詔諸侯王
而議之見於史者始此自後劉呂王王之議昭穆尊
號之議稍稍見於史然不過及於二三大臣而止也
文帝至代邸丞相上言與列侯宗室大臣吏二千石
議其議幾若廣於前矣而即位未幾收帑之議止於

平勃而刑之議止於有敬列侯九卿而下胡爲而不
得以預詔訪之末邪然賈誼爲博士每詔令議下先
諸老先生而爲之對而後元之詔亦曰令吏二千石
博士議則是比六百石亦得以預議焉又若初無定
制何耶建武昭宣元而後棄朔方之議及於中大夫
挾弓矢之議及於光祿大夫侯史高之議及於博士
罷郡國廟之議見於議郎議出於小臣而可行則罷
珠崖之議違二府而從待詔賈捐之呼韓邪保塞之
議違有司而從郎中侯應受使欲降之議違公卿而
從光祿大夫谷永朱博得罪不以將軍二千石而廢
諫大夫勝等之議王家得罪不以驃騎將軍御史而

棄少府猛等之議初不嫌於以卑抗尊也議出於大
臣而可行則入粟屯田之議皆大臣辯論而不決者
魏相一言而罷行如響初不嫌於以尊而抑卑也不
苟同不被和不順指而天子臨決可否亦未嘗以大
小爲嫌幾若有公天下之意較之高文諸君議不及
於小臣似若有廣狹之不侔何邪然言路浸廣而治
日益降豈其徒爲具文而未必若高文之誠於聽納
邪抑外庭失權而朝中加官之士更相論難其議未
必出於公邪及覆一代之制而有惑焉試與諸君平
章之

類省別試所策問第一道

問是是非非人之良心也不以職分之分合而有異
同不以時論之向背而爲語嘿古先帝王欽承百常
顧耳率領羣獻布列有位越小大謀猷罔有攸伏將
以使人罔不自盡昭事厥辟啓我　國朝列聖相承
屈己稽衆尤足以盡羣下之情不特分建三省以欽
謹出令也中書密院分職授任各奏事事有大者
始得同進故有中書進擬有密院進擬有三省進擬
有三省密院同進擬其別蓋若此趙明與西人戰鄜
延修堡柵二府不嫌於異議唐坰閣除左司諫陸佃
等罷侍講而侍御史謂非西府所當同進留侍欲取
中書斷案而傳堯俞持之李清臣爲吏部尚書遣陞

嚴叟辯之宰相欲用韓縝鄧綰比門而韓忠彥爭之自
今觀之二府同列未始不相親也至於國事則公爾
忘私寧不可奪抑不知是非大明亦有傷於同寅協
恭之義否乎不特此也外省許其封駁也臺諫許
先事究圖許有奏陳曾無嫌疑是故臺臣論諫執中而
諫官不以爲然諫官論奏確而臺臣以不言罷去至
於王汾爲諫議大夫而中司楊畏爲[illegible]臺諫亦互
有抨擊自今觀之臺諫同列宜無所矛楯也而亦先
朝舊制不相往來雖以長官亦無關白遇有當言官
應無隱是抑不知善惡大明亦有揚己取名之嫌否乎
然猶以爲未也侍從之臣職親地近論思獻納惟既

厭心蓋不惟轉對可以盡言也或不時 宣詔以備
顧問不惟經筵有以進對也 國家有大議如復國
新法河防邊奏從臣皆得以畢言之 熙寧詔書謂
言善而不用 朕有啓迪之而弗言爲不恭所
以望於從臣者若此司馬光辭副樞亦曰臣未受恩
命猶是侍從之臣於 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若然則
副樞雖尊寺返不若從臣之無不可言乎自今觀之所
謂從臣分曹列爲各有攸司詔於 朝廷闕失無不
可言抑不知論駁太廣亦有越職言事之嫌否乎竊
又有疑焉 祖宗盛時二府合之時少而分之日多
以分者爲曾是邪如韓縝以中書獨進擬而私姻戚曾

布以省府獨奏事而擠宰臣則分者得爲是乎以合
者爲是邪抑 元祐回河之役二府之議適同而迄
於貽患則合者得爲是乎惟臺諫亦然以異者爲是
邪始元祐四年以諫官之論而盡罷丞雜以下則得
無太甚以同者爲是邪如元祐初雖臺諫各與長官
同對而當時已不謂然矣惟侍從亦然以有言者爲
是邪有如蔡襄奏劾以議論不向異從分補則若將
不可以有言矣以不言者爲是邪有如范純仁所謂
侍從之臣優游養望退有後言則若又可有建官之
譏矣嘗三復稽典於其分合而觀士氣之屈信因其
同異而察治道之進否蓋有感於中而不能嘿者誠

曰不擇于位臣之敢以奏卷之誠竊與諸君切磋究之

又一道

善爲天下者敵之强不足畏敵之弱不敢忽顧吾所
以自治之道何如耳獫狁孔熾我是用急此以弱敵
强也而伏誰在矣張仲孝友則敵雖强而不足畏矣
蠻荊大邦爲讎此以强敵弱也而方叔元老克壯
其猶則敵雖弱而不敢忽故凡忽弱而畏强者皆事
外忘內者之爲也嘗攷諸北狄之始莫自山戎獫狁
至于冒頓而其地始大東抵朝鮮南距長城西接烏
孫北窮瀚海匈奴既弱鮮卑繼興蠕蠕浸衰突厥踵
盛回紇僅破契丹崛起女真垂弱蒙韃强雖其種

狄在一[illegible]追相更代長爲我邊患豈其間
惟秦皇漢武長驅深入漢和唐太亦畢窮征伐莫
能殄其遺育豈天地間固不可有陽而无陰邪契丹
之始至不足道也自入後魏其名始見于中國及盛
五年稍僭位號闊擾疆場 太宗既平河東席勢嚮
敵取幽薊如振槁耳然亦不過旋師于[illegible]其[illegible]步
國危而復伐之乃以名將鎮[illegible]此何爲者
哉虜[illegible]歲
子景德以來勢益猖獗而我兵既屈虜亦知其不支委
命下吏求成而退夫太平雍熙以我全盛之力而不
能乘虜衰弱之機及至景德以我宴安之久乃能抗
虜鴟張之勢豈勝負果不可以人力計邪[illegible]六
符之來既厭所欲講禮再至又來棄地之議故治平
熙寧以後虜勢益驕我師西征未皇北顧元祐以來
復主和親遷延至政宣以後則虜已爲女真所噬不
能國矣二虎交鬭我若可以分功者是以有燕雲
之師以一時宿將率關陝驍銳之兵當契丹垂亡之
餘而不能勝乃返以夾攻背約重女真之怒其故何
耶契丹既亡女真乳臭航江將海追我未已敵之強
蓋若此而士氣國威反振于昔西有和尚原殺金平
之勝南有大儀承天海之勝有順昌柘皐之勝數年
之間虜救死扶傷不暇至於金亮之暴而采石亦洲

之勝卒使自斃以強弱之勢論之其相反乃若此豈
吾所謂善爲天下者微之弱不敢忽敵之強不足畏
惟内修政事外固封守揣無不可爲之時邪自昔夷
狄盛衰有中主未有久而不衰者其[illegible]服去
來固自有數者恐勢亦不可委諸數而忽其事也諸
君自此仕矣其素講預定以需世用

家塾試策問一道

問[illegible]試士於有司其有先於[illegible]事乎夷狄相攻中
國之福昔人有是言矣其然今也福乎禍乎或曰建
炎以來百年之一時不可失也或曰相與以來釁和
之成功固可恃也或曰開禧以來輕舉之釁鑒不可
再也或曰按甲毋動歲幣毋遺以觀之於今事勢之所
趨而姑名以守斯可矣或曰殘虜垂亡新寇角立決
非可和之時或曰縱虜未亡而以和款我亦有宜請
以來之事可鑒或曰寓戰於守也或曰款敵以和也
或曰姑安之以待羣寇之自相吞噬也是數說者若
[illegible]長 朝廷分道置帥使一切假以送事之權則萬
一付予非人命無謀事必從中覆亦有不及事之虜
若使制司總領所得以分其權則又不免掣肘之
虞今當以何道處之乎秋壞於剝剝於[illegible]不素
教其兵阻於有功而不見知士馬物故而不補則不
給於用補之則力有不贍忠義人有志於事功而不

用則反而讎我用之則費無所出今當以何策救之將之粗可用者或多驕恣而妄庸之夫或習爲誕謾沉勇之偏裨或見抑於猜忌輕俊之諸校或志在於貪功今當以何術御之青徐雍豫寄接壽境殘廢之虛實諸寇之盛衰此可立知也邊臣以諜報來上亦皆可信乎 朝廷以朝兵之討畫付之四總領予之以諸郡之財賦而益之以鹽酒山澤之利十年生聚爲不少矣脫有風塵之警則科調靜若是亦可常乎中原俊擾攘右之望未遂而款塞之衆浸多受之則賂後憂爭之則失人心聽其自去自來則卒爲我患其間流徙之民或曰計口授田予以牛種或曰散處諸郡給以衣食不惟游手未作有不願耕之人又慮無以贍其後將驅之出境與兵非所以慰遺黎之望山東西河南北之間固多豪傑隱淪屠販今皆無人招而徠之徒啓誕妄貪之邊郡又恐不靖將聽其銷磨與兵非所以收豪傑之心和糴勸糴科糴何者可從兵運募運歟運其討安出截留合撥綱運以給用度或恐之公上之供億理已竭棄名以救目前或恐厭擾民之望是亦所當精講者也而皆未有一定之論諸君爲我一一言之毋徒指陳已然之病而不及治療之方

家塾再試策問一道

國朝之兵自 太祖初定海内不過二十有二萬至 太宗以後日增月益極於章聖而西有靈夏之患北有契丹之難然且不過五十餘萬且所用皆正兵至康定慶曆而後正兵增至百萬乃召河北河東忠義陝西保捷河北弓箭社鐵内及諸路保甲河東陝西强壯是正軍之外創募民兵乃始於用何承平無事之日反不若經始多故之時邪非素撫循士大夫也而驅之鋒鏑之下果皆可用乎自南渡以來迨於再變自三衙禁旅 御前諸軍及州縣兵之外民兵之目蓋亦有荊鄂義勇有淮漢等四郡義士有淮南萬弩手有 御前萬弩營有沿邊土丁有施黔勇敢義兵有福建槍杖手有諸路忠義社此皆民自爲兵而不以餉廩累者此外又有因其來歸而資爲鄉導生長邊方而願爲我用者是謂之忠義人自紹興以來頗賴其用然御失其道則憑恃其衆以藐我師然則尚得謂之忠義乎將帥既不能執何驕其所如則往往生事于境外稍加遏截則辭曰我捐軀以徇國仗義以從讎也而胡爲我沮至反戈以疾視則其勢不得不厚資以招集也然苟得所欲則皤然而去願爲我用則御給縣官民力既屈豈能勝此横費將於何而給之邪此其爲勢決不能又來者必圖所以更張之也萬一變是端而動狹禍之變寧有已耶韓忠獻

公以義勇刺正兵劉忠肅公亦欲以保甲優等人刺正兵二公自謂得因變制宜之道矣而司馬公論義勇之害直謂教之挽射擊刺乃他日爲盜之資蘇文定論保甲之害亦謂一年不罷則勝負之事可立而待然則今日以忠義分隸正兵其果可恃以爲安乎又覆其事迹未有統駕之期也諸君其爲我籌之

家塾策問一道

自翠華南狩輿地之登于職方者東薄明粵南距瓊崖西盡岷嶓北極淮漢蓋僅當昔十二州之三漢十三部之四晉十九州之七爲國若此亦蹙蹙矣而說者曰讎恥所當雪也分義所當明也然而以強弱利害言則動寧有悔其信然乎陸有重關水有長江自江以北又爲淮若漢皆天所以限南北也今釋是不守而與羣寇角逐於兩河之間則勝負未可知古人論事亦專以地利言乎比年以來虜嘗越我漢與蹔我江北窺我漢南又嘗奪我西和成鳳梁洋大安之險矣尚地利之足恃乎九十年間生聚教訓亦豈不蒙和戎之利今使幣之不通久矣脫又繼好寧不示弱於他寇取輕於亡虜乎於其垂亡而猶與之和果可以紓目前之急乎無已則有戰耳出淮蔡可以睨陳出海道可以擣青齊出襄陝可以覆許出汝可以通洛出吉虢可以震河東出商於秦鳳可以圖陝西

此雖武夫小人亦能按圖言之然中興以來固嘗得河南而復失矣得陝西十三州而旋棄之矣舉唐鄧海泗而授人矣自淮入泗自泗入宿紹興開禧凡再至而再衄矣休兵息民之久取之而不能得得之而不能守而謂今可爲乎沿邊之民習見其爾今復我信乎或曰資山東忠義可以平取青徐結約夏人可以夾攻關陝撫納宕昌十八蕃族可以樓西和階文然非我族類亦可保信乎我未有以致人之服從而赤手空拳以御狙詐得乎譬彼舟流莫知所屆願與諸君切磋究之

宗子取應策問一道

宗子取應之制務從寬易凡以厚同姓厚親親也雖然酌以古制竊有惑焉古之教者必由小學自幼儀簡諒方甲書名禮樂射御具有次第蓋將陶鎔氣質涵養性端以爲知類格物之基非以勞之也經傳所載小學大學之年雖互有不同然大要自成人以至強仕自有二十餘年講學之功今教養之序淺而祿仕之意多毋乃強之以學問乎取之以科舉之文自其童習固已勸趨利祿寧不爲德性之害乎或者所謂強仕者疑以用之鄉人及異姓也不然何其無別乎然古者王子羣后之太子與鄉人皆齒于學自造士以上官爵位祿未嘗有貴賤親疏之別也今自行

都以及郡國皆有學校科舉而王族之子弟曾不得
與焉奘暖齒將以厚之也毋乃祇以爲薄乎中興以來
冠進士擢詞學與童子者往往出於宗英其亦可謂無
人乎或又曰前所疑皆商制也周之宗盟其異姓者其乎
周制大抵仍商而外用之次又加嚴焉諸君攷其德
行道藝而進退之蓋有已入大學而復退之者宿衛
者發故士其新外試士未得正舉者發新書蓋有已
外諸司馬而[illegible]
學蓋有已貢而猶在學者[illegible]王子毋第之邑
也而鄭氏釋中庸乃曰尊重其祿所以貴之而必授
官守然則又有已祿而不授以官守者今務從寬易
以廣宗英視商周孰爲孰邪諸君其詳權古義參酌
今制損與切磋究之

策問　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四

長短句

和孫蒲江　上元詞

又見王正班玉瑞霽月光風臨照元霄際橫王一壑
天似水陽春到處皆生意　十載奔馳今我星昔亢
兆未信今宵是風月惺惺人自醉却將醉眼看儀容

唐永康劇所築美功堂于城南以端午落
成唐守州賦水調歌頭席上次韻

江水自石紐灌口怒騰擲徑北奠北出邐還到三
危百丈長虹天矯翻屏蒼龍偃蹇雲碧玉因依古檣
百丈長橋斿萬里旗　畫堂開風與月互相賞東君
領客行樂遊燕坡坡假想二江遺蹟更起三閭忠
憤此日最爲宜推本美功意爲留六章詩

張恭甫　生日　六月十八日

輕雲弄翳寒蟬影禪高其國圖只似前人持向老萊
看九秦元開八字六甲更逢兒換梧竹擁檀欒都把
方寸地散作萬壺雁　錦邊游雲開或雪中山風流
老盡在此臺看霄漢貫天上玉顏今更在金酡顏如
酒蒙圖兩斗安又恐王川子名標送飛翰

楊宗慶　生日

風露湧秋色煙雨媚湖弦秋程標一里小隊疑約駢壇
懸身在黃孫朱郎名在玉皇香案直依事曾傳正恐

未免甘聲揚目高眠　虎分符龍握節鹿衙轄於君本亦餘事然樂不存焉一點春風和氣無限藍田種子渺然玉生煙當貴誰不有借問此何緣

趙運判 汝芳 生日

萬里蜀山險難似上青天誰知間有人心之險甚山川賴得皇華星使滿載春風和氣來自鑑湖邊重識方寸地四十萬家煙　佩飛璁冠星輪組蟬聯眼前富貴餘事所樂不存焉聞道漢家天子收拾老臣碩輔肯次著千年會有太一老同結海山緣

廣漢士民送別用韓推官韻為謝

萬人遮道攀不斷爭挽房湖逐客臣罪既當應九死長矢九十四全荷君主於側況是當年曾將恩救千字街頭主恩波浩蕩孤忠未報涓滴　世事雁若穿楊一弦不到前發生虛的自判從此生元有分不管笠蓬雞食鵝帽叢中漁樵席上無入非吾得倚湖一笑夜深星動還尽

壯安人生日

九十秋光三十八新居初度稱觴青衫綵服列郎班孫枝無處着檐次兩東床　盡是當年親手種如今滿院芬芳只憑方寸地蒼蒼名屬中無盡藏誰弱又誰強

送嘉甫弟赴眉山

細雨斜風寒曉痞絲開坦但長途暮買車秣馬問程初梅梢迎候驛陽影度平蕪　行已不論官小大窮探

無人會獨倚圍圍羊角便合蒸鑾然而作容室中間分明見暮靄飛不盡天空闊青山外斷霞末　看來此意無今昨都不論窮通得失鎮長和樂此道舒之彌八極卷却不盈一握但長把根基恢拓將相時來皆可做似君家裕烈彌闕洛康國步艱哉略

七夕之明日載酒李彭州 重家 即席賦

銀漢澄月金莖露一日清於一日昨宵雲雨暗河橋似刻此不如今夕　乘査信斷情機人去誤了橋邊消息天孫問我巧何如正爲怕不曾陳乞

李彭州 重 生日

促織誰遣汝唧唧不能休攬衣起覩四顧河漢淡如長矢油霽乎南山蒼翠嵐抹西湖菱芰香蔵浩渺尚此推不去歲壽兩公侯　自侯歸問日月幾春秋東方千騎何事白首去爲州會有葛公肴侶勞上神仙官府王案侍前旒却神經綸手歸伴赤松遊

王總卿 生日

自王家無怨任裏城世總生賢叔對增闡王馬庭梧竹一一堪憐留年輸人何事且問此何緣又踏前朝腳領蜀山川　點檢重開複閣尚甘棠亞此喬木參天中興規畫父老至今傳六十年山河未改只芳菲不斷聚相聯相將又參陪宰席還似當年

別李參政 璧

此別情何限最關情一林醒石重湖覆雁幾度南樓
携手上十二闌干凭暖青客我樽前珠散底事匆匆
催人去贉西風別恨千千萬萬截不斷整仍亂 三年
贊忽如飛電記從前心情雙亮意詞定刻千古黎蘇
登臨意人道於今重見又分付水流冰泮滿履餘疑
今誰問上生頭淨拭乾坤眼聊兩耳恐不免

許逸寧 爽 生日

多少龍頭客數從前何官不做清名難得萬里將蕅
歸難漢青錦還應催當夕又一葉扁舟去国許史金盧
前單成露未如公正伯雲霄高留不盡二三策 一
聲千里瘵前留遏天涯浮雲不斷頻長秋色試上層
樓分明看無數水遥山碧問此意有誰曾識獨抱孤
衷倉花外滿闌干都是長安日終有待佐皇極

和瞻叔兄除夕

一年一度屠蘇酒老我幾多又明年豈是更無年已
是虛過三十八年前 世間何物堪稱好家有斑衣
老相期他日早還歸怕似瞻由出處不曾齊

劉左史 光祖 生日

岸容山意隨春好人在春風獨立立盡閒雲來又去
目斷一天紅日豈不懷歸於焉信宿此意無人識只
看鬢鬚絲絲都為人白 風露正滿人間躬歸瘁息
渾不知南北要上南山披會薊誰是同心相負天運

樓湖上龜魚何事橋上鷗鳥誰使爭挽海山舟便遣
鶯姻娅解后作斯遊 晚風清初暑看張雲叔金堂
高會供鋪儀女下雉浮好是中郎有女況是史君有
婿同對鶴花洲擬把鶴山月換却鑑湖秋

張功州 師變 生日

膝看萬勾犀玉琴附垂斗大金章非關柱 分押勞虞
要知真樂處綵服鬢毛蒼 浩蕩春風生玉樹杰
遊滿院芝蘭方山城無處看部老會歸天上去長捧伯
仁觴

趙運判 師方 生日 四月十一日

有匯碧巖便滿腹鑑湖秋不居上界官府來作親儀
從長珮高冠人偉組練錦袍官貴清獻舊風流 杓柄
參多少笑盡蜀民愁 鎖樞冠鄒星室當勳時來
恐不免留滯劒南北洲國雨庭訏百城歌
韓李摩雲爛謂蜀山遠只在觀山頭

張總領 生日

家住峨山趾暑風輕夢泉漱玉五坡搖翠坡上主人
歸無計夢遶滄波清泚曾拜奏前旒十二願上皇華
丹觀去及初見未老相扶畏東欲段過閭里畫書未
報人相謂問西風胡塵漲野隱憂如蝟就似東門賢
父子祇恐祭親猶未待造盡泯峨憔悴使把手中長
杓柄為公前更作無邊施卻上東氣歸侍

管待李眉州　勸酒

十載交盟可重尋賸於棠茇細論心雲障晚日供秋思風遞荷香作晚陰　欲勝引觴塵轡未須催馬去驛驂琅璫無計留君住但乞天公三日霖

管待李參政壁勸酒

落日下平楚秋色到方塘人間杜暑難耐獨有此清凉龍卷入羌霧雨欄閣十洲風露西溝水雲鄉欲識千里潤記取玉流芳　石蘭友汪雅佩芝荷裳當中自有服媚何必錦名堂吸取玻璃清瀉喚起逍遙夢人物儼相望矯首望歸路三十六屆星

管待楊伯昌子渊勸酒

獨立西風裏塵無塵明河掛斗碧天如洗鴉鵲橫前迎風爽吹酒乘槎星使弄札札機中巧思織就天孫雲錦段尚輕縹未聞留織與誰為挽天河水　等閑富貴浮雲似須存留幾分清論護持元氣會把古今興亡事奏向前旒十二雖去國言猶在耳念我獨古誰與共護凝思一日如三歲夜耿耿不是寐

李提刑冲佑壬生日

凈露凝秋色零雨灑湖弦做成特地風月管領老臞仙雁落樹間經影魚識橋邊柱杖處滄境長偏祗恐未免召歸攬日高眠　龍樓即貂蟬芙蓉衛輔於公元只餘事所樂不存焉手植藍田種子無數堦庭成樹樹待看紫生煙富貴姑勿道清閑此何緣

王總領　生日八月六日

輕露滴疏暑哉魄凝初弦天台萬八千丈中有紫霞仙正理中樞舊武都鎮鄰壤昨夢蓋上蜀青天只守仰會法聊舉萬要歷　錦川星郎位宿又移躔為無結輩十數路蜀山川人識紹興奉使家有顯謨科妙蓋命得公傳從此造朝去兩地亦青氈

利路楊憲森生日

歲歲為公壽著語不能新自公持節此去我亦有遊征坐我碧瑶洞府被我石榴嘉蔭冰柱向人清待屆西風指王事有期程　我嘗聞由蜀水達河灘猶牛

駛女會見應有況挂人便向漢川東畔直透銀河左界去上白雲京袖有傳婚研我欲丐餘芬

送張總領

知年來幾番拜疏但言歸去歸去問歸有底忽赴事得使陳情良苦天未許將花綬漢衣為補儀庭秋掉頭不顧念白髮翁兒本來天分不是折腰具從顛數多少漢庭簪組滔滔車馬成霧爭如祖帳東門外父子縹緲高舉我看下有幾許湖山無着春風[illegible]者不住但疾景攜前追陪杖屨莫忘却別時語

和趙黎州　陪李參政壁遊醴泉西園

沙堤除道火成城換得千橋清寒色般添酒令野芳

抵當鋤秉實 松聲花氣岸容山意浦思溪情誰記一
時勝引坐中春得閒乎

李參政 璧 生日 十一月二十四日

曾記武林日歲上德星堂相君襟度真雅容我少年
任蓬路外平風月禁陌清時鍾鼓權門呵 送紫薇
歸回首十年事解后衮衣鄉 古今夢元一轍謾千
場紛紛閒軟目睫誰解識方將霜落南山秋實應春
北鄰夜燎世事正怱忙天意那可問只願善人昌

送袁黎州 耕

曉色曨曨雲日澹綿闊坦坦長途西穿大守閒程初
梅梢迎候舞柳樹困平蕪九折邛峽運可事不妨此

八

敢先驅平平豈是案頭無擁摩迂事業細窗鈍功夫

安大使 丙 生日

人物正豪閒有美蜀天整七年填拊方面惟憺自金
湯千丈玉龍衛詔六尺寶鈎照路載續滿旂常當貴
姑勿道難得此芬芳 嘗試看今古夢幾千場人情
但較目睫誰解識方將霜落南山秋實應春 北鄰夜
燎世事正怱忙海內知公者只願壽而臧

上元放燈約東坡前燈火

怪見江鄉文物咄輕豪争逐春拼銀花斜曜紫金鞭
千燈渾是淚一笑不論錢 今歲鼓頭鬧相眼鬱鬱
不盈常年只余庭事索人憐詩書直未氣味貴卷老風煙

次韻史少卿致政賦李參政璧 西園海棠

日日春風滿西園海棠又發去年枝月龍火樹東來
後暖滿杯去曉起時 看不足醉爲期青往年問開
巾歌一春好處無多子不分西園接最歸

同日李提刑 孟 亦有詞因次韻

脚踏西郊紅世界寸知春意分明不須更說歸舊城
春來遊冶處得得爲湯傳得劉花眼人且去酒杯
欲留任直須醉飲到參橫不因歌白雪三日作狂

郡圃新開寮月胡約客觀小舫

橫提花枝起那大氣一半春休未分真休乎湖新漲
雜綠初抽 等閒作箇扁舟便都把湖光捲歸世事

九

元來都爲本有不在他求

餞黃侍郎 疇若 勸酒

向江頭幾回凝望垂楊那畔舟繫纜江神似語東歸
意故放一篙春水御楫鼓三百里人家祖帳連天起
且行且止便爲汝遲留三朝每日如此只如此 還
須看世上憂端如蝟一抨白黑蒸子肥瘦腦都留
事畢竟到頭何似當此際要識沉思一着慢慢地
目前誰是料當局諸公激客縮手日夜待公至

楊提刑 子謨 生日

有能碧高使長瀛奏瑕琳門前初暑乍漲一室於
秋廣渡欲有煙雨袖挾西川風露直龍歸陟調入物

耿然甚得似此風流　此何時公猶帶劍南州分明
憂在目睫只恁付悠悠未聞人謀當否須信天生賢
哲又誰似[illegible]臨[illegible][illegible]女崇明德巨浸要平舟

趙茶馬　師禹　生日

漢使來何許到如今天邊又是薰然三度見說山深
人靜穩細兩自催茶户向滴情雲閒看取料得攜奇
空御使指呼雲萬里追風去跨撫越抹秦楚　不妨
且爲斯人駐正年來憂端未歇壯懷誰吐須刻陰晴
十萬態虛爲解調燮未雨籌此事誰寬西顧待洗岷峨
懷愴氣爲八荒更看取長亮閣兩杜輔明主

鮮子安撫　勸酒

固陵江上暮雲愁一夜打頭風兩唯送春江船上水
笑拍山歸去戰帽叢中漁樵席上總是要行處惟餘
舊話爲公今日拈取　見說家近岷山翠雲平壟萬
古青如故要把平生三萬軸換取山靈分付廢畫若
高瞻陽岳繼會與岷爲伍及時須做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是暮

[illegible]及此故云

生日謝寄居見任官載酒　三十七歲

怕年來年去漸稚志易華顏謾勞重娶青鏡閒邊鏡雲
甚外朱輪十年竟成何事難嶌鍾於我爲加焉海上
潮生湖落山頭雲去雲還　人生天地兩儀間只住
百來年今三紀虛過七旬強半四帙看看當時只憂

不見悲如今見得又徒悲夜靜花閒明露曉涼竹外
晴煙

張總領　生日　六月十八日

有美人兮招不至幾回凝佇應又爲家山自好不堪
他顧任衮袖頭算得許間中袖手看成趣念從前出
處總無心天分付　雲冉冉更吞吐泉活活無朝暮
與自家意思一般容與月擊曉寒垂霧露風發午睡
運山兩看勞頻白髮兩間人摩今古

和李提刑　垕　見貽生日韻

宇宙中間還獨笑雜誰誇正從容行處山停川峙
鐘鼎勳銘模物象山林賜路開行輩要不如曾見稀
熙熙與今昔　便百中穿牙戟怕六氣生塵空爲幽

香小佇旋供吟筆人事未須勞預應天公渾不消余
力看雨餘雲捲紛緩擁明紅日

送宇文侍郎　知漢州勸酒

尚憶都門祖帳時車來動是十年期雲飛暮雨留行
色露挾秋涼入酒卮　湖上雁水邊摩未須璚首嗟
來遲北風滿地塵沙暗宣室方勞丙夜思

李提刑　垕　生日

秋意冷然對宇宙一尊相屬君看取都無繫滯天機
純熟水柏池塘遍雁聚霞瀰庭晚女蘭觀矣何曾一
事上眉頭藥心曲　興不淺船明王人更健巾幅

問人間底處外况遲速氣壓晴嵓虹半吐眼明乎楚
雲相逐但年年屈指問西風爲新酥

次韻李參政壹朝陽閣落成

月落星稀霧氣香煙鎖日出曉光凉天東扶木三千
丈一片丹心似許長 淇以北洛之陽貫花移竹且
迷藏九重閶闔開黃道未信低回兩鬢霜

李參政壁生日

湖水平漪與我意一般客與任多少雙鳧乘鴈落花
飛絮處冷雲寒漫外竹霜明日潔梅邊路怪天隨人
意作陰晴無非數 方寸地圖書府老太史觀分付
況身名四海未爲不遇用舍行藏皆有命時來將相
還須做且閒中袖手閱時人廢今古

鄭倅子久生日

許時閑五閣珠散風月無人管自從陽律一番新又
把前回風月送西幕 浮雲富貴非公願又願公身
健更教剩活百來年此老終須不枉在人間

任陞慶之母正月十一日生陞慶十二日生日

無邊春色試從漢綸堂邊看身前上壽孫扶掖九十
娘娘身是五朝客 眼前富貴渾閒歷箇中真樂天
然的兒孫強勸持觴避娘道休休明日兒生日 堂名漢綸

燕甲戌進士歸自都城

古歉士夫郡猶欠殿頭魁記曾外付公等行矣勉之
哉世事雲碁無定甲子循環復爾不免且低回人物
價自守萬事付銜杯 試與公同握手上春臺聚紅
壁紫何限轉首便塵埃欲識化工定處須向報秋時
節未用較先開休道屋猶棲御相留中來

張靜甫之母夫人生日

天爲西南分八使更分四道蕃臣爭如留宿繡衣新
覲年開百歲又見子生孫 一度平反供一笑無邊
桃李皆春便歸天上極恩榮爲君圖壽母 去年曾以壽母圖爲獻 更看太夫人

叔母生日 前數月西叔方以女妻唐述之故未辦云云

遙想庭闈上壽時芝蘭玉樹擁成圍問娘鼻鼎膝何

行一樣都生及第兒 春淡淹日喜微兩頭娘子宝
東西一杯更爲諸孫壽子舍新來恰上榻

苏 既賦小闋爲叔母壽因復推令昔者未嘗
不得與稱觴之列今迎侍不果又以簡書不
克往侍鼓張于懷再遣小闋託諸兄代勸

記得年年 阿奴碌碌常在眼前綵舫吳天錦輪蜀地
閱盡山川 今年苦戀家園便咫尺千山萬山但想
稱觴三荆樹下叢桂堂邊

次韻虞萬州剛簡以謁金門曲爲叔母壽

那復有柔味醲於春酒猶向故鄉懷印綬相過何日
又 吐出心腸錦綉問我阿娘依舊娘亦祝君如栢

許相看霜雪後

卽席和李參政 㙜 白笑花清平樂

藍田玉種爲我酬清供香壓冰肌猶怕重重倩留仙裳椿 看花美倩偏工舉花消息方瀕此笑知誰領解無言獨倚東風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四

長短句

次韻李提刑 㙜 白笑詞併呈李參政 㙜

誰分天種來上花鬘供綠葉青蕤發雅重那得愁心解椿 他花自是無工不關香淡香濃未問爲誰含笑盈盈靴面歌風

約李彭州 㙜 兄弟看芍藥有賦

鍾美初當前呼大繖蚪枝看取垂垂帝城塵土著冰姿故教涷雨過洛出萬紅衣綠幢翠圓高下處中含玉色清真況人聽笑太真肥破除千古恨須待謫仙詩

李參政 㙜 領客訪環湖瑞蓮席間索賦

曉鏡挺玄鬟偃蹇夜盤承露掌分文翠舫紛擬無華欲往從之空悵望滄娥女安莫藐歸遊汲泥深處瑞蓮花

李參政 㙜 賦浣溪沙三首再次韻謝之

一日嘉名萬口傳都還新樂指芳鮮非關呈瑞作人妍 地褊不妨金步穩境幽生怕塵埃相與重留連

瓊香寶畚護境天好風時雨帽清漣亭亭雙秀倚湖弦 造化曾居公掌握畫堂許百花先聊占樓臺羣芳遠 前子寧以雙蓮表 花嚾秀[illegible]考

試問伊誰若是班二乔同銅雀鎖尊彝千年瘦露尚餘清 菁向眼前供嫵媚偏於靜處惬幽姻人情多少

送河間

生日謝寓公載酒

只記來時節又三年朱焯過了恰如時雨獨立西風
蒼原外笑傍尋湖花月多少事欲揩遂歸扶木之陰
三千丈遠茫茫無嘗推擊鼓將過三十八　背待
向清尊試似江頭汎乎不蕭舟一葉將我東西南
北去都住長年旋折風不定川雲如懶惟有君思渾
未報又故山猿鶴催歸切將進酒緩歌闌

和李參政思惠生日

物象芸芸知幾許功夫來格更時把尚友文章從容
平對秀蒼波天空詩敵狀竹深花霽淋漓醉墨前身
岫老儀刑真顏色　商音道雜信匹評分千誰約敵
白平舟明碣又閒霜翻梓上學者元不定磨逆旋蟻
何曾見惺笑公有意要平治銳華鼓

送簡池宋倅　之官即席賦

偷將人物元如許誰把斗星留弄舜我看山月影
似作年分消息搖幾名論賢貴長袖未稱三池客且
然袖手人間煩暑方劇　分手未見前期風前耿耿
自倒翁觴角亦答乘風歸去世間詩故山猿鶴紋鼓催
雖捧弦送應轉首成乘各願加餐飯舍來頻寄新作

廣漢州劉簡生日用所惠詞韻

久向間邊吾看對滄江煙輕日淡雨疎雲薄一片間心

不問精粗只從厚處作去規模簡編千書甚是屋漏扯
功夫

和閬慶安　感皇恩韻

三峽打頭風吹回荊北投玩行詩脅馮須更風靜重
路西來舊武世間憂喜地分明境　喜頭雖老更端
倚舊游處峽義日輝聳陰處掩映天末相閒無路一
鶴歸去也鳳悟

登白帝山借前韻呈同游諸丈

閬風長雨違背昨朝晴色隨軒聯放蘇花系江煙浦
樹如相迎候山送青來憎隨變去山易吾情有更椿翻
直上詹蒼斟雨處雲垂煙鮮成梵　未至相如獨後對
山前此解多又記曾犯雪重來已是綠肥紅瘦好語
時聞宋端未敢倚風搔首壽詩觸自處次山安在此
山如舊 去冬來春咏此也

次韻西叔兄詠蘭

王賀全相長自守閒庭閒望對黃昏月冷朦朧霧池
知我者希常我貴於人不即而人即彼云云漫自怨
靈均傷淵植 [illegible]
鵜鴂亂吞芳寂絡緯叫池荷猶惟國香耐久芳幽同
德既向靜中觀性外偏於發處知生色待到頭聲與
研無時負韻識

吳制置生日

世界要扶助人物載書真茫茫四海誰識令代有庇
巨萬頃青湖佳氣一片紫微心事天付與斯人鍾聲
鐵府更表裏自雲卿　海且渾城漢鄧寇峨岷規摹
妙處官次納納幾金瀛未說令公二紀先看武公百
歲年與學俱新屋升日倍進大字四時春

和黃侍郎 崦若 見貽生日韻

萬里義牙名憶昔從客卞帝京冊冊七年如昨夢分
明喜得存存夜氣清　誰使溫事城有衆賞詠向通
刑細數當時同省士督卿落落留陽獨九齡

張致政　生日

冬至于之半壬五癸午解微陽管中列有天地初覺日增

叟五十五

長一樣金章紫服一樣朱顏綠髮翁壽儀相望君是
修何行未已且方將　王生煙開競秀綠成行知無
他智只把一念今春春今日列城桃李他日公荒雨
露都是陽和犁敷義方訓不說當家郎

楊子有 德輔 母夫人生日

尚憶去年稱壽日綵衣猶帶天香今年還見雁成行
兩頭娘子拜笑領伯仁觴　知是幾年培植底如
今蘭院茂芳只便芳十分春蕎春恩來不斷點綴艷
陽妝

婦生朝李倅　同其壯載酒為壽用韻謝之

曾向君王說臣願守嘉州風流別乘初值元在越王

無窮事機難料只有儲才急願公壽考養成元祐人物

和劉左史 光祖 人日遊南山追和去春詞韻

天公只解作豐年不相治遊天小[illegible]動行庖
晚突無煙　吟鬢殺斷實憐[illegible]遠喚起主
人失笑寒灰依舊重然 公所論聖居日李見臺二十年赤半年歐才見離任祀上

元夕行燈轎上賦洞庭春色呈劉左史

花帽彦行實窺梁畔還是上元看去年芳草如今又
綠當時皓月此夕仍圓自厚驅人人不解道歲歲年
年都一般看承處有燈龍照夜鐵鳳達天　東風不
知健客又吹向楊陽山斷合督經陽處詩奇得志縮
羅香裹使小窗權客見紫翁無一事但隨俗醬花含

叟五十五

五

笑看無限安車醉騎花影籠着聲年

次韻劉左史 光祖 自和去年元夕詞

春漏遲催恐不深銀花火樹聚成林酒中和樂無窮
味燭裏光明一寸心　金馬謝玉堂尋風流文獻未
如今連宵坐我東風裏春滿屏幃月滿襟

劉左史 光祖 夫人生日

劉郎初度隨春到尚說深衣春立又上夫人千歲壽
相望不爭旬日琴瑟儀刑山河態度長是春風識都
將和氣蒸成滿院紅白　我被五斗紅陳三外官酒
驅到郡城北解后相逢同一笑此會幾年難看覓鑪
燒春花光縞夜未放觥籌暫足天然富貴眾來知是我物

同官戴酒爲叔母壽次韻爲謝時自潼過遂
射洪官酒元曾醉又六十八年重至長江驛畔水如
藍也應似向人重舉 人生豈必高官貴願長對詩
書碧氣陶家驕子作賓筵有如今嘉會也未 外祖蕭公初任射洪簿再爲長江令 叔母生于射洪故云

叔母生日用許侍郎 奕 所和去歲詞韻爲謝
誰主誰爲客嘆人生別離容易會逢難得省戶高門
十年夢覺忽渾如昨夕風不定亂雲飛多本自無心
圖富貴世元知富貴無緣還且還我兎園策 誰知
一曲柯亭笛向天涯依然解后長安本色怪我阿戎
今老眼已是看朱成碧但猶記黃堂會語多謝殷勤

長安九十五　六

無以報願阿婆長健如今日送公去上霄極

和虞萬州 剛簡 所壽叔母生日詞韻
人生一世如此元如此造化都從起時起看庭前桃
李春榮開花還又看一度成陰結子 母壽親認取
葉葉枝枝一氣分來結成底更得故人書遺我新詞
把寸心分明指似信過眼浮華幾何時剩培植根心
等閑千歲

婦生日許侍郎 奕 載酒用韻爲謝
曾記劉安雞犬誤隨鼎竈登仙十年塵土況行纏怪
見霞觴頻勸 會合元非擇地乘逢豈得非天婦聞
風月正嬋娟親潑床頭醅面

叔母生日劉左史 光祖 以余春時所與爲壽
詞韻見貺復用韻謝之
夢中猶記來時路五馬踟躕橫立江北城南春滿池
山韻一天晴日伊軋征車細程去意只有東風識如
今遠在誰人伴我浮白 天外一曲陽春依然有脚來
到螢窗北不是奇情雙眼亮肯寄鱗鴻相覓酒引曹
醉歌欺楚調解撥歸心急醉見時還舊花世界風物

叔母生日
人道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見今如許才覺三十九年
非昨被玉山樓取今伐牛山挽住役役不知疲自巳
未能信漫任亦何爲 亦何爲應自嘆不如歸問歸

長安先一　五　七

亦有何好堂上綵成圍上下東岡南陌來往北鄰西
舍遶地看兒曉富貴過然耳此樂幾人知

和費五九丈 見惠生日韻
早歲騰身隋登路秋月春風只作渾閒度手挾雷公
驅電母袖中雙劍蟄龍舞 如此壯心空浪許四十
明朝忍把流年數又過一番生日去壽觴羞對親朋舉

新亭落成約劉左史 光祖 和見惠生日韻
又一番雨過倚闌發咸嵩支秋色前度劉郎爲故園
一出皆髮絲絲赤心片片儼中朝人物蒨蕙香山酒
中六一花前康節 倦客才歸新亭恰就登徑陰濃
菊林香發尊酒相逢看露花風葉躍躍精神生生意

思入眼渾如滌更祝天公收回積潦放開晴日 又爾微云
次韻李參政 曾 見賀生日
水花湖濕羣連天記年年甚因緣歸鶴閣千雲路
青妍人似風流唐太白披紫綺卧青蓮 如今別思
浩如川欲騰騫隨風煙月到天心人影在長編只有
此身飛不去翔鴈側狎鷗邊
和許侍郎 奕 韻
千里攜前客數從前幾般契分更誰同得尚記海鶴
催人去又見莎鷄當夕嘆天運相煎何急幸自江山
皆吾土被南薰吹信還相通臨大路控長策 向來
風月蘇家留閣天邊玉堂何似黃岡秋色萬事無心

隨處好風定一川澄碧岑留畫非公誰識我亦年來
知此意但聰明不及於前日誰爲我消無極
賀劉左史 光祖 進職奉祠
許大丰名知幾許功夫做得獨自覺三朝耆舊歸然
山立出處只從心打當去留不管人忻戚撫孤衰脉
脉倚秋風無人識 龍可養凡鱗正鶚可埶羣凡禽斂
便飄然歸作玉龍儔客枰上舉棋元不定摩邊旋蟻
何曾見傑天公有意要平治須華髮
劉左史 光祖 別席和韻
一樽蒲酌梓城春笑聲頻筆揮銀自有江山長是管
將迎不似如今歸去客雲外步水邊身 藹然今代

傑魁人混光塵越精神不把浮雲軒冕拂天真化洽
堂邊應劉見人物管揚顏新
約劉左史 光祖 謝會再和
如公何地不陽春往來頻醉慎銀閣道河陽青舞正
惜迎移向德威堂上看凝落圖是前身 行人還又
送行人夜與塵對手神自古心知別語精情直須信
人生歸去好三徑舊四時新
又
西來紫萬倦行春上書頻歸排銀類瞻臣歸子合便
將迎又爲老臣全晚節歸教化係臣身 帝心終睠
老成人想音塵倍留神且把閒風淡月與全真出處

如公都有數今古幾番新
同官酌酒相賀再和前韻
與君同醉梓州春不辭頻漏更銀尚記梅時出郭喜
相迎又對西風斟別酒去還眼月分身 僕來官職
不關人等微塵苦勞神更向中間設說假和真只有
交朋關分義無久近與陳新
別許侍郎 奕 即席賦
公在春官我已歸公來東蜀我居西及公自遂移潼
日正我由潼使遂時 如有礙巧相違人生禁得幾
分飛只祈彼此身長健同處何曾有別離
許侍郎 奕 生日 十月二十四日

記北人騎犀看龍首許仲元自擁節來歸持荷蓋上
誰與爭先好官到頭做徹步兒欠鼓便徒然我愛慶
元龍首當春不逐時妍　人生天地兩儀間且住百
來年數初度庚寅未來甲子儘自寬閒太平竟須公
等終不成造物設生賢拓取面前路徑看身常要平寬

宴新進士

記蕙風殿上曾當暑侍君王看緋服臨軒白袍當殿
流汗綠蔾今年詔書催發趂槐庭初夏午陰涼瘦馬
行時腹雪鳥聲樣啼處年光　大科異等士之常難得
姓名香噀酒習相承駒輳垂耳麟楦成行平生學為
何事到得時遇主君留無看取杏花歸路身名渾是

東文九王　十

芬芳

即席和韻

問梅花月裏誰解唱小秦王向三疊聲中蘭橈桂棹
桂醑椒漿明朝灘渝江上對暮雲平野北風涼準擬
八千里路破除九十春光　硯涵槐影涤拆常披拂
御爐香念人世難逢玉堦方寸陛楯顏行休言舉人
文字繫一生窮達與行藏凡卉都隨歲換幽蘭不爲
人芳

西江月夢中作覺後渾能省記獨欠第五句
因足成之曉起大雪

一段同雲似練更無剩幅間邊玉娥不怕五更寒剪

就飛花片片　酒量吟邊競來枝頭枝底爭妍入春
無物不芳鮮只我依然顏面

許侍郎 頤人生日十二月二十二日

新停雀屬又割新年餘七日誰識春華元往
守家　一年一曲擬盡形容無可祝願似庭楊
春風伴三魁

劉左史 光祖 生日 正月十日

見說新來把閑事都不關心日用處渾無凝滯天機
往熟[illegible]看風裏靜安庭移時自開[illegible]可曾
子上看頭深不曲　看宇宙册明王世風月詩成
間人間底數外沈崇厚與我言兮雖我願不吾以也

東文九王　十一

吾當見但年年先後放盛時節新醉 八十九日生也
同官約唐叔兄　飲于郡圃海棠花下遣
酒代勸
東君識得花照顧看不盡治客嬌態撩傍小車來又
被輕陰紿　陰晴長是隨人改且將出留花相待榮
擬故尋常生意長如海

與同官飲于海棠花下燒燭照花即席賦

自有天然真富貴本來不為人妍誰將醉眼看芳
更挐高燭照燃夜深眠　花不能言愛自笑何須
有許多般從前明月四垂天柳邊紅心露竹外碧堤

次韻同官約唐叔兄　及楊仲博 賞郎

園牡丹開遣酒代謝

我從綺席繡□□客意樂歸欲乘龍風□□□□綠

日映況紅　簡賣紗裁貴心無託失口難教□草閑

照□前落花獨倚春風

東叔兄生日

去歲登堂山下住毋旁後弟前哥今年作縣古松坡

靜祭宋□□酒閑自馬蹄花　去路更無山陽□春風

破□□過不□□□□□□顯申臨別語長使得天多

小園牡丹盛開□□朋輩至小閣寓意

昨夕相逢煙包心綠月艷若姮娥日生時初暮□雲

太極光中　别來三日東風了非復真中何蒙□□

□美堂句　卷之五　十一

中閑陰陽大造雨露新功

叔母生日每歲兄弟多以夜試莫逐綵衣圍

爽之樂今歲復兩支以歸然小詞寄五兄

代謝

養得兒男百不中年年□與子路春風（一作年年□□作元扶）

壽觴庭院雖泥難將雛難長昇平西東　移孝使君

忠兒行雖在遠母心同若非一今各矣公歸來拜也

勝橘□紅

即席次韻張大舍人方為叔母生日賦

莫雨收塵馬鬣風起鳴龍夜深人□武成宮卻憶親

旁詩餅鶴油想　誰動詩人類雁睹穎谷封兒行雖

遠母心通鎬據今賓夢逐綵雲東

贈叔兄生日　五月三日

夢魂不踏玉牙班直作五雲閑簡編真樂據應雅韻

叔水清懽　都將榮忽榮華事春夢曉雲看只閑他

日賓頭受用大耐高官

南叔兄生日用前韻　五月六日

不居上界列仙班梅隱壽幽閑玉堂雲曉王珍兩夜

懷是真懽　如兄才譽居人上鵬路正看看只材兒

弟長隨母懽不愛高官

次韻許侍郎 奕 為叔母生日

壽觴庭户正柳明桃炫擬斫江魚鱠縷線　枝春風吹

□美堂句　卷之五　十二

入花錦城中惟有夢時到輕軒翠幄　歸來春已過

桃柳成陰但喜庭闈康強健更得故人書遺我瑰詞

賸重記去年相見望白鶴朱霞香擁華護芳草如煙

青青河畔

又次韻為婦安人生日

夫子同年第太常偶然二內亦同鄉其間更有真用

處道義場中無別香　花入舊齊為勝不妨夕月作

重陽更人但歡今年會猶欠腰金與翻黃（冬月重陽月黃花事）

（□黃夫人□□也）

叔母生日劉左史 光祖 以余正月十日所與

為壽詞韻見貽至是始克再用韻謝之

彼美人兮不肯爲時人粧東塗自愛北寂寥來東隣
醅熟不道有人成離索直教無討分香餘韻飛不
到暮雲高闌干曲　騎在谷人金玉輿在陸人覓舳
笑吾今何苦耐司空厚顔爲救數鳥反哺其成落落
難安足到幷州舊事上心來呼孟酥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五

長短句

再和班字韻謝南叔兄　見貽生日
比風不競帝師班兩足枯樓閣且容湖使靜中藏拙
任豪倫權　一抔黑白衆何若未可目前看負畺愚
分不甚世用只稱田官

生日謝同官　六月八日
四十之年頭顱如此豈不自知正東家尼父嘆無聞
日鄒人孟子不動心時顧我未能眞自信算三十九
年渾是非隨祿仕便加膺御相去我何爲　人間
萬事誰借我五萬滿裝上玊臺百尺天連野

千里江射晴暉此意分明誰與會但時把瑤笙和
月吹吾歸矣有滿相與和鵲自由飛

送趙閬州　帥累之官
漢南先須濁烈日炙麾光遠人去作太守撩志倍精
若涉外馬蹄香濕柳下旗陰晨氣路香着夾道
氣成萬我獨把瓶行　對顔行盈屋酒熙頭滿請君
聽此更伴頃刻笑譚香爲問錦屛富貴孰與熙寧諫
議千古相儀章世道正賴廉此意深毋忘

再用初八日韻謝通判遲管以下
安石聲名買臣富貴我不敢知譜揚州沉沉浮灌隨
水閭門軌軌開闔從時滿目浮榮何與我只贏得一

物閒是非誰知此間不歸何待不飲胡爲　崑松閒
莫易老應只能來放寞婪看風沙漠漠未肯安遺烓
雲冉冉時霧晴暉誰喚當年劉越石爲我取胡笳乘
月吹吾無用但寤言獨宿耆不能飛

次韻東叔兄見貽生日

內貴何物知我爺芳蓀紐佩石蘭叔不教屢參尊雲
望涯向人間爲使跡　憂國夢遶端闈靜言思耆莫不
能飛時因風雨思疇昔嘆兩蘇公盍不歸

次韻高才御　叔　見貽生日因以爲壽

桃李暄春薹松栢傲霜時春妍不必皆是晚秀未爲
非耆莽河邊瘴霧叱馭闌前險阻焉偈後人疲胡不
物衛等趨取好官爲　居之安子所樂詠而歸從吾
所好舌成市書史聚相國月淡秋庭竹影日靜春花
索未聽杜鵑啼美酒無深巷莫道不吾知

次韻劉左史　光祖　和三月十八日謂吾貽生日

湖漢江山落手中蒲萄花發闌錦樂豪放與人和氣樂
醮醽獲淨我留滯匆南東　風味兩文忠悅如疇昔
夜一尊同如今海內幾劉公覘天意猶在使顏紅

次韻李參政　壁　見貽生日

閒放樓前千里目天邊雲大如囷秋原入帽霜鬢新
無端憂國夢遶到守封臣　舊游如今都有幾長揖
燕坐申申析楊笑面背陽春夏餒頭風雪滿多師生席

賀許侍郎　奕　得孫

三十作龍首四十再貂蟬慵然推取名節蜀山
川擁響扶桑初曉飲馬咸池未旰來日儘寬閒茲事
亦云足所樂不存焉　女垂髫兒分鼎婦供鮮尊葺
青驄未改和氣至生煙造物猶嫌缺陷畀我公佚老
衮又畀賈嘉賢公更厚封植自古有豐年　又畀一賈嘉非更

壽安人生日

七夕長留河漢女重陽又屬驪人只餘八八號佳辰
中和無與擬播作一家春　俗事勞人何日了隨緣
求好男婚女嫁不繫自由身閒中書日月隨處弄兒孫

九日席上呈諸友

舊日重陽日喚蒲城閣風去雨衣裳蕭瑟造物翻騰
新機杼不踏詩人陳跡都掃蕩一天雲物裝客裏高
西風今暮爲飛不盡秋空翦齊莫愁浩無極　舊詩
酒帽菊黃飛笋今朝無詩不飲有誰真得子美不生
淵明老千載寥寥寂寞無限意欲志還憶金氣高明
弓力勁正不堪回首南山此誰識雁聲消息

送趙監丞　赴利路提刑

西風吹信趣征鞍日高鴻雁寒稀梁啄盡不留殘僕
歸計問那邊　無倚看只看天辦心何處安長教子孫
滿人間猶令儻意寬

迓客歸來道中再得數語

驪駒未穩客乘鞍征鞭搖曳寒鴻過亂夢留將殘醉山斜日邊　求道地託恩天人情久亦安事移都在笑聲閑卻夫應世覺

茂叔兄　生日

雲外孤鴻逐稻粱衙裏下澤少游鄉赤心片片爲人忙　俗事縈纏何日了自身活計幾多長閑門畫卷聖歌香

許侍郎 奕 生日

惠我田疇拯民水火春蒲蜀東更山連畔暖長蛇隱霧紅移晷約 扶摇切 星也 雅壽光擴空人卧流蘇行帝上公

長短句　九之六　四

心事夕闌晨枕中長良苦尊無人識得只有天公天教百般如願世應是天眼怪得看田間泥飲門無夜打水復蠶鄰户有朝春欲上公堂稱兒觴酒未捲人間春意還無可願城池永與人壽無窮

李參政 雲 生日

宇宙一大物掌握付諸人人心不滿方寸坎比浩無垠或者實彈自此不爾充塞貽笑疑觀竟何成胡不引賢者相與共彌綸　未姤何嘗試使閒爸是四時迭起代謝有盈虛無伸那夜伶倫鑄裹一氣排陰直上陽復與時新道長自今日持此慶生申

劉監丞 塲 之生日

迺劉表囊玉無瑕渾是得天多一生受用不完全處都補填他　郎君心念和平處以得十分家天何以報重重印字滴滴盤囊

西叔兄生日

不肯呈身不見與那能隨俗爲官梅花臭蔵書殘月一味淳陽酸　梅裏無邊春事書中千古遐觀視學不識滿聞樂驚見滿堂歡

許侍郎 奕 碩人生日

無端嫁得龍頭客富貴長相追髮深翠落記懸蠶又逐東方千騎到人間　婦前百拜兒稱壽季世參行酒最憐小女太憨生約住兩頭娘子索新聲

長短句　九之六　五

劉左史 光祖 之生正月十日李夫人之生以十九日賦兩詞寄之

老眼靜中看何我其天物物得失了無關花柳乾坤春世界着我中閒　世念久闌珊隨寓隨安人情猶望登君還我頭時清無一事儘使公閒

鶴人倚樓看雲風晴天天高難大鬆雲關投簪雙仙留不徹還任人間　客珮振珊珊來賀年年年年直得老壁還似是天公偏着喜占破春閒

叔母慶七十

兒前捧觴孫扶撥狂攀賀嫂嫂七帙此杯不比尋常百年間才是省陌　眼前孫編成行立已應是天公

偏惜何須剩覓長年且只消一百二十

東叔兄生日

才難知此一門生許哥男子衰公更是惺惺底千百年間一寸心爲紙 人知公在詩書裏天知公在詩書外人間百順由公起公把無心換備人間事

叔母生日同官載酒用去年詞韻

風雨移春香夢中忽然吹信見隨還又青樽風物換朱融吾歸矣家在月明東 八年時爲人壽年年樽伴壽一尊同恨無佳句可酬公相期意滴滴小樽紅

叔母生日次韻許侍郎 來臨江仙爲壽

春院綠陰垂晝景歌一天風月擁東萊親初度比首名歲遂春八祈歲歲又茲辰天風吹夢蟬華彩動文星

叔母生日同家人勸酒

每逢歌舞地猶記傑思人大句勿隨烏鵲至恍如前序石金華宅上有對壽天當年玉女何事未攏世間緣更把平生心事散作吉祥種子春暖玉生煙回首生處所更欲與周旋一自歸來生處所已三年山頭白鶴候我瀕詩久留連已作秋風歸夢忽漸春風消息次我着瀛川安得歸去綿上飽耕眠

約程漕使 蕃孫 初進勸酒

記悄然待御下青雲已月幾成弦待竹枝歌徹訟牒西地原草連天卻尋當年舊夢來使蜀東川人物要

參世榮辭面旋 愧我推擠不去尚新官對舊後任如前與故人飲酒月露鷺明蹋嘆書生康時無計議夏夢息疇樣酒痕過且只願早休兵甲長見豐年

次韻費五十九丈 題秋山閣有感時事

殿下天垂宇倚闌干月華都在大明生處扶木元高三千丈不分間雲無數護轉邛人間朝莫萬古興亡心一寸只消消日夜隨流注奈與世不同趣 齊封疆甸分何許百年間欲招不住欲推不去開闔河流障海水未放游魚甫甫蟲多少英雄塵土挾客還高西風外閒擧頭還見南山杏花爛熳蒼蕃蕪

次韻西叔兄訪王宣撫 薦

夢隨渡鳥渡殘煙月猶弦稻初眠宇宙平寬著我一人間夢破枇杷香滿袂應要我駐行轍 王氏之門杜知花正開 隔岸砧杵落晴川無流年變區緣隨世功名未信果誰賢自斷孤雲東北角離後合斷遙遠 曾聞小東河北歸附之人

國力費甚

即席次韻南叔兄同親友餞王萬里 萬里同官幕

嬌容翻盈握穫收荒盛稻粱菽麥落日牛羊晚雲鴻鴈傍地飛空無記收人困和雨曉田父醉迷雲酌醉夢未醒虎嘯川谷霜鷲林薄 離別誰不惡心事同時都不論離合眼底時幾多鳥飛人物誰辨北征東略最憐世途荷趣只道書生疎闊無可贈君松階庭院

菊華詩藁

即席次韻宋樞縣某約客

世道何常都一似水流雲出岫自古燕巾齷齪楚山
迷壁老我如今觀變熟行藏詩興催時過似滄溟容
得乘龜飛集 花露曉松風夕經味求山光吸
歷嶽中老第案頭月日物欲強時心節制才省奇處
書扶夜擬綜鞋桐帽了平生撥穢易焉

即席和李潼川某韻

清樂卧霜角月觀幾回哉一聲雲雁清吐推枕賦歸
來流水落花去路盡象棠陰陳迹實觀傍樓臺別恨
入梅艷愁色上田萊 記來時驚列鉞去時回人間
都尖七箸老婢亦驚猜疋馬曉風飄袖孤燦春煙烽
折掉郊挂蛇杯不負此邦去笑口也應開

約李潼川飲即席賦

昨夜嚴家集是夕飲于嚴氏園霜斗風騎天乾坤如許空闊
着我兩人間醉帽三更月影別袂一簾花氣語舊不
知還二十年閒事肝肺寫明譎 記相逢一似昨兩
經年風波闊處推出心膽至今寒也為故人飲酒也
念邦人懷舊姑為駐征鞍未忍作離語留待月華圓

賀李潼川某改知常德府

更盡一杯酒春近武陵源源頭父老迎笑人似老羅
仙檢校露桃風葉問訊滄沙江草縣檢舊風煙世界
要人柱公獨卧閒邊 試從來分宇宙有山川主賓
均是寄耳贏得鬢毛斑最苦中年相別更是人才難
得相勸且加餐歸為玉昆說時寄我平安

劉右史光祖生日慶八十

山嶽會元氣初學賈王春扶持計大寧一塊全德付耆
英二萬九千日力四百八旬甲子釀此保兒人玉劒
卧宥斗金鑾學士大夫荷 學者師人氣脈國精神不應
問處細半試與人經綸發揮浚儀遇過迺齋藏歲
月逐到孤園指用今關時運一片老臣心

十五日同知使鑾燈馬上得數語

解后皇華正樂逢追隨世好響風流兒童拍手欄街
笑只是酸寒魏梓州 一千炬燭數聲謳不知白了幾
人頭惶恐兩眼看來慣且得人心樂便休

十六日再賦

兩使星前東燭遊滔滔車馬九河流耳聽宣政分平
曲目斷炎興未復州 聞鼓吹猶歡謳故人[illegible]
遨頭渴望諸揚恢氣靜知與人間快活休

再和四年前送第所賦韻

一點陽和渾在裏時來兩詳芳甸春風吹上鄰環邊
籌歡欺戍鬪清暗失佳眠 聊把豪華開笑口須更
兩堇風般因花識得自家天烔然益走不夜活處欲坐歴

汪楨刑某宜人生日

非敢傳家文安端胄文惠諸孫兩大相將晉秦正國
韓姞多門　天風吹下雙軒恰趁得酴醾牡丹錦繡
光中稱春不老閱歲長存

餞王漕使昇勸酒

可笑灌人貧菜顏搖橋得官時只道來何幕歲歲何曾
搭得住遂今文易迎送去　讀自見曹相萌汝心事向
時千里元相椅況是棠陰隨處處秋江夜月春空霧

王子振泰雅生日同書院諸公各賦一闋

鳴蟬泊雨晴雲飛燕游龍朝岸浩江碧氣候爾和平滿
家聲是春　公堂雖有酒不敵公真有壽宿對魁星
頰紅衫髮青

荅司理子大

次西叔兄送南叔兄赴合省見寄韻

中年怕踏長亭路便自有離愁苦　自是君趨莫府
慳慳驚舌呢喃燕肯那解春無語　三年山月移朝
莫猶倚松風竿閒度[illegible]節愁不似當
時皓月長伴君來去

即席和書院諸友

早歡人間隨見要和露丹飛星義和不肯救朝陽住
向鬢邊來住　出谷聲中氣味綿宿無裏見光至今
心勝為渠狂夢荷銀漢天上

葉簡州簡生日

生酒享賓客蕉欄列前祭有人先事早討殘笑伴孫

星香火家家繪象擊鼓村村祠宇禱不斷人人情清淚
九年鶴峽起夢堀梩　白蘋洲芳草渡王湖亭壽觴
桂起芸秋一卷易同盟携手錦江猶傳翻面回星北玄
髮扶杖蜀君平三老瞻説會散太空清

應提刑懋之生日

紅杏花邊曾共賞天涯還是相逢人言契分兩量童
離相聲利外別有一般同　炯炯寸情無盡處天光
水色相通鷹中旋蟻微何勇共扶大事業此高真公

范遂寧子長生日和所惠詞韻報之

千里稱高人與並箇中徹拔道天秋風吹髮半成宣
都將歲月空消書山川　養就人才端有意公今

三祖差有偏輩幾番成羹公常把杯容我老閒邊

宋叔兄生日

占斷人間閒富貴長秋雁是長春荊山桂月上庭蘭
綠綺擁爐舊友分拍按新聲　時倚晴窗看過雁幾州
[illegible]真時來那得兒曹羨葉寄聲

送西叔兄之官成都

逢著公卿誰不道人才難得獨許取天根　縣幾曾
休息未聞人間多少王一門男子頭頭立貝其間如
許廣文君誰人識　冠蓋會須推席安詳氣度看標格
要安排穩當讓帷調護蜀注堂堂元不露猶嫌偏禀
天西壁囑公卿看眼看乾坤搜人物

劉左史光生日

天生耆德占斷四時先春院落錦山川萬家燈市明
朱紫一庭花艷傍貂蟬婦承姑翁抱是子孫看陰
亟是文公開九帙溫公作文潞公八十歲陸續看武公踰九
十從九九到千千海風謾送天雞舞都當未必登龍
眠且從他歌緩緩鼓咽咽

人日南山約提刑趙之

無邊春色人情苦向南山看尋村村簫鼓家家笛弄參
祈麥來趁元正七　翁則子後孫扶挾商行賈坐盧
耕織須知此意無公肯會得為人日日是人日

上元馬上口占呈提刑趙之

建夕雨盈晴先為農家燈火秋更放年頭晴甲子知
不雍是天公及兩游　隨事頭民求又與隨時驗樂
憂民氣樂時天亦好休休為問簪花插滿頭

過凌雲和張大博方水調歌頭

千古峨眉月照我別離杯故人中歲聚散脉脉苦為
懷醉眉三更風雨別袂一簾山色為君開握手
道舊故抵掌論人才　山中人竟聞好亦驚猜江頭
新漲催發欲去重徘回世事悠悠滄海歲月匆匆上
面渴夢肺生埃酒罷聽客去公亦賦歸來

張大博方送別登建樓再賦即席和

樣櫂漢嘉口更盡渭城杯凌雲山色似為行客苦傷

懷模出半天煙雨鎮定一川風景未放客船歸相見
此樓上西閣蜀人才　山猿鶴江鷗鷺亦相猜滔
日夜東注今幾人回客亦終成笑多少醉生夢
死轉首换成埃信個四時耳爽暑往還來

次韻黃叙州滿江紅

風引舟來恰趁得東樓佳集上滿眼輕紅重碧照筵
浮重重共姓黃人作守重新黃頭亭上近跡黃甚大
雨語鄉情吏事益足　差世眼迷朱碧黃魚勢才呼吸
被癸黃亥年千年黃卷苟覓那能麐鳳嚇鴟蜀未信
算囊兒是君酒醒蜀士流今昔

次韻黃叙州水調歌頭

煙雨斂江色江水大於杯逍遙一世豪勢忽忽到無
懷苦被江頭新漲推起天涯倦客萬里片帆開收用
裂我筆天下豈無才　路漫漫行又止信還猜滿魚
得失有分須載月明回奇語鶴山親友若勸喜麗花
柳為我插煙埃去去無庸賦擬發早歸來

次韻㩉庭　則有新作巴綠亭

江横山簇積翠飛來滿眼飛蓬亂知幾歲未青
沐快意勿破竹一盧明翠千古江山只屬人都
道為君緣

生日前數日楊仲博約載酒見訪即席次韻

風定波紋細夜無塵雲迷地軸月流天位搖間飛來

活鶴猶作故鄉聲喚淸秋夢魂千里無聲雁嘆余生
舟似汎浪濤中幾度身曾試盡看根物無氣縱浪
俗耳追隨吹徹空明一葉寒江釣人如破夢倚銀河
天外立雲霄翰煙霞瀟洒快看多少人間嫵媚要話斯心
無分付路茫茫還有親朋至應爲我倒金觥

李李允王約登鄂州南樓即席次韻

鶴月上南樓月已穿雲去莫眠我曾取上吾蕃同在峯
前住 東望極青齊西顧衡商許酒到秦邊擬未知
猶認胡床處

李李允王同邀瀟激酒 湖相送即席再和

能得幾時留王事催人去翠湯迷空酒滿船苦要留
人住 身世兩悠悠醉泊知何許但得心親志合時
都是相逢處

李李允貫爲白某癸賦下第子李是女畢得

雨借前韻有賦

風雨洒空霏擬得江山數洗出湖光鏡似明不受纖
塵涴 心事竟難爲笑竟其難料呼吸豐年須刻間
世合轉浸笑

次韻西叔參叔兄嘉甫弟東生日 詞

昨夢鶴山去風景來時新耦花白滿欄盤松竹被池
蘋盡日兄酬弟酢觴豪吾觴我勝相對只翁鄉 鶴山 弟
夢覺帝鄉遠有酒爲誰傾 忽飛來天外句夢中人

自悔何事猶把羣虎手與朝紳 一作覓思歸排君 岫橫竹桂朝紳 坐看
九衢車馬難策長安日月潛闐太玄經口說來時節
全氣已高明

孫靖州 應龍 生日 八月八日

恰秋光四十箕斗夕月初弦笑吟渾平華寒城小市
掌許山川半生夢寬不到與君侯歲歲此周旋難焉
空鎖臂肉兒年未換貂蟬 人生天地兩儀間須住
百餘年數重對三三夜天八八來日千千面前路頭
儘闊發親榮遷草 分寬官職寂還分定見孫也靠
心傳

又孫靖州 應龍 生日

九十九峯下百二十年州西風吹起客夢月滿蟾南
樓影入天河左東辰在壽星向上還是去年秋重和
太簡曲勸酒壽君侯 天邊信雲外來難留畢竟觴
庭院依舊已帶別離愁離合鐘情未免行止關人何
事浪白世間頭將相時來作身健百無憂

范靖州 良甫 生日 十月二十日

猶記端門外鞭袖五更寒一聲天上鐘桥金鑰鎖重
關君向紫宸上閣我待玉皇香案都護舍人班夢覺
帝鄉遠相對西峯顏 玉圍腰金繫肘繡龍鞍鄉人
家夢嚴近五馬度荊山收拾五湖氣象摩巷東塘留丑
甲春意滿人間天錫公純嘏氣象自平寬

靖州江通判瑛生日

日上牛頭度歲辰黃鍾吹徹轉乾坤弦歌堂上三稱
壽風月亭前又見君　人似舊景長新明朝六柱餘
雙椿鸞邦父老歡聲合見得公家別有春

和虞宰壽東生日

月上南箕歲識得去年星嶺有誰把一天星象盈應
朝昔若使平生渾自棄如今老大何曾及更年來備
得錐工夫蹉跎力　溪蘆䃜聲煙隔雲繳斷江山空
縱橫巾濫寶疑山因王小小窮通都不問又闘同梟
相煎羨渠誦虞部百字短長詩要何極

范靜州良翰生日 十月二十一日 二十三日

誰把璿璣運化工參旗又挂玉衡東三三律琯應餘
亥九九玄經卦起中　新歲月舊游從一觴遥似去
年冬人間事會無窮極外付飛關老令公

江通判瑛生日

東寒五老峯前月南塞九疊屏前雁推出得郎山著
君窗戶間　離驪鄉事合記庚寅度取蘭芳
酬君千歲觴

綿州表兄生日 五月

被東風吹送都看盡蜀三川向涪水西來東山右去
劍閣南旋家家盛撰登風宿數日間遲不見火烽路通

王孫草畔服明帝子城邊一萬家赤子日高眠終曾
夜喧閑自守遂而東岷峨向日畢羣益從前人人里歌
塗誅願君侯長與作蓄音我願時清無事早歸相伴
蓬瀛

榮州表兄生日

幸有大遐敲爲西南空盡一面長生男子塞下將
支頤臥夜半攬衣推起掃十萬胡人如洗見說巴山
稍馬退也都因權運如流水鋼以比一人耳　十年
夢斷科陽外恰歸來呂蒲誰消祝兄千歲人從出潘
誰不是華冑難兄難弟正無竟鈿帶未莫趣東方
千騎去願時平華皓長相對聞箕裘又如此

高嘉定生日和所寄韻

高氏八千石聯咲溢街坊積大修子詩道鈿家
鄉誰識書生事合華行已肯利名場用我
吾所欲不用亦何傷　溪壽守又閑屏慍擬數
入從出節都是分之常但願國安人壽更久尊城也
好不用較須準擬着支會何夜看人仕

送蔣成父公炳

風雪鋼遝勞開力累家頭一聲門外剝啄客有佳子
游直自離國東行到林間子嵩山人基畔萬里入雙
畔其態隨衣去此意濟於秋　感畢通懷結轡咏夫
不雖世與不特父毋尋師學道雖業吾毋有離邊歲晚巫雲

峽雨春昏煙湘月詩見蒲歸舟來日重高過我雁記
火西流 韓退之云歲陽潼陽會父母之謹以來京師無有韓愈其志樂也此語有感今反之

高嘉定生日 恭叔

記年時三星明處尊前携手相語家山年有人和羊
何苦投身官府誰知道尚隨逐風塵爲蜀分南去夜
前處戎便捲卻庭塵猶將甘大日笑雁許 逢初
度後頭要爲君數伯君高落前生奔表扶木三千丈
不照關河煙雨誰砥柱想造物生才肯是無分付九
州風雲待公等歸來爲清大步容我與歸去

上巳和黃成之韻

尚記春歸日歸錦袍江城誰推日取西去求認故鄉

長短句 十六

寢魚鳥自飛自躍紅紫誰開誰落天運渺難回西序
鎮如此當時曾後亭亭 是何年修禊事暢叙幽情說
兀兀天氣別是一般清便引觴流觴清不道孔門沂
泗大道掌如平待挽迷津者都向此中行

中秋

輕露濯秋風新樓樣大空更曾遣解事天公爲興義
和驅六馬將杲日樹籬欄 日影正流紅須臾月在
東看萬象樂喜趣起長歡樂時天亦好聊與眾一尊同

別吳毅夫趙仲權史敏叔朱擇善

湖雪上征衣春風送客歸萬場梁散點棋枝春事無
多天不管教蘭瘦任離披 開謝本同幾榮枯自一

時算天公不遣春知但得溶溶生意在隨冷燦鎮芳菲

江東漕使兄高睦叔生日 端平丙申五月

堪怪補外府符傳載朝綸難以身在江表都號漢公
卿莫是才堪世用甚是有人吹送中外兩聯榮大運
自消息龍蛇不關情 更憂思誰得失孰爲成濟魚
要向深淵猶恐太分明且願時清無事長抱壽生簡
求歸路對床盟在似抗塵俗滿歲上陪京

建康留守陳尚書韡生日

天地一大物扶植要人才人才誰是不肯隨俗揆追
陪與我言兮我願莫我知兮誰爲全仗帝爲謀此意
久寥闃今見老留臺 笏圍腰金鉤鬱龍街時對

長短句 十六

白髮長鬚老子抑名齊更取著名須要把北山萬
竹一日倚雲栽自處只如此稍相待時來

淮西總領蔡少卿範生日

人物盛乾淳東嘉得人實江山發精神我已後
時猶識君子文相對 秋入塞垣新風寒上爵
露萬石般雲老臣應謂賢良壽佳人看閒身

中秋新河

正秋陰盛處忽盡起一冰輪甚漫飛從東風才人勝士
斷簡殘文都無一詞曾奇更擬將美色以秋傾此意
誰能領會自芳光最長新 得陰多處倚精神俗眼
轉增明向大第高樓裏見睽女胞竹聚稍此心到頭

未稱莫古人眞不及今人學者兩儀消長驗千古
濟尋

偶書

被西風吹不斷新愁吾歸欲安歸老去秋來空飛落山
激瀨崖澤千滴瀉淮依人正急近今來猶得張猶孝
沙外數過盡飛　多少曾符槃秋竟獻升像堂一石
杜甫春更元顏何事花王困壺園芳眼前未知誰得特
着天終古恨華夷還須命人非如有大貴難知

正房洞

歌行

送張總卿倉讓節益昌

陳陳之粟詩西都長旗一揮掃地無剩民肌血輦軍
賦天平生此弊大夫有膚幾方旣笭拒中朝獨御江
淮租士而難善操依昴弘羊吉卅仍同金亞知元和
國計滯不以未卅設重圖人間遺利或盡取天下大
本須持扶餉畫要得張省生建置不用新
規模但云先家本忠厚當爲之責免宿逋操船設章
便民奏不用補疏及寧詹又新常賦供調度犀中有
水民其新八十餘年以胡虜有弓未弛仍張舒軍儲
拉扰見昇禾植根鑿固參其枯則今兩虎方血闘生
便義螭爲吾愛乎邊但用平平策者計不須多言猜
世對木牛臥流馬籌南蠻北無草手安西相君生事
闘與公體國心腸數智勇多不挂眼男衆女布恩
其余王皇正用富民相當見之一公對府持鈞樞

南關行

北城之陽有南關李家父子粹夫人作上有備皇天賁吾
顏下有先世渥興勝前曜平凉後圖開左揖峩頂右
龍鶴丙丁架之書衛從甲乙櫃前右參錯有時展簇
披閱盈九萬帝青陶簾幕有時夜凡遍流貫海牛挂
空月爲弱咏嘯清聲不我即汝水春風無趣看詡年

秩秩兄弟好伐木于丁友朋樂我亦皆爲末主賓有尊
前徃徃追酬酢主人挽我觀南山南山分明在天角
豈不陪朝隮浮雲翳林海浮雲青蒼猶且有更變
態山自若豈之姑勿道願言細商略試觀天地之最
中央北離南坎成列人以一心位兩間取象爲離豈
徒設譬如南方萬物皆相見又如日中纖微靡不照
寧負當晝不綠綠袞者爲魚近夫婦所觀宇宙俯仰今
昨隨事炯然存且晝敢金鎔主人聞此笑而與謂我
此言亦觀復參成古歌行聊當南關訣
山河嘆矣劉左史 光祖 歸簡州
山河兩戒南北分天地一氣華戎鈞碑[illegible]指摘非害

事徃徃四體爲不信惟人飛虜相吞人言雪恥茲
其原孟驅亦莊刺鬬虎又噉廣從擒校幾 天王仁
發乘南北猶遣介蘇窮誅諸公亦復刻前說開戶
不肯闞鬭鄰流移降附莫皇血東又驅道兜賊屬謹
知侈狹將乃我事體不與開權倫竟因示弱啓秋侮
羽書亦自驚嚴寇 天王坐朝色不怡我非爾畏民
吾畏忽從南中啟桑土重向火後移突薪大官亦復
變前對羣而和者非一人 制書一作 罪亦報納衍撤
旁午中樹循臣某 一作 奉詔移江介臣某 一作方 董師
留漢濱西南憂顧誰其責節按臣某 一作洹 留用秦士
何耳論忽中變復議保鎮和親迎霄列風僅搬獲

明虹霽日戮衣逆敵人鄉令偷膽滿幹志士憤鬱顧穿
鐵東由海泗蠢蠻覆西起取沔連房均暴骸猶戮血敵
原谷奪險因根空圍將軍真尋羣或自斃列校僵塞
不可遏縣散吏戰不遺郡守少府無餘[illegible]首披
兵甫鑄丐私已亟憂方新靜惟人事百團一時以
幸恐惟 蒼蒼者曾莫荐若爲遏聲賞貫寔莫不相因
運年真旱天無雲江淮湖浙田生塵飛蝗排空如第
陣噉獨假衆何鉅兼余南山李陵公眞名士或研如
縳論春秋二百四十載也霜霰纔五茲何頻去年東南
復告旱偏以生蔣惠者神太陽朔餘我無光金星晝
見亦其何漢洵瀰騰地移軸滄瀆溢瀉雜鎭星文

屢犯衡客府姅陰[illegible]害陽[illegible]變夕爲[illegible]六大爲[illegible]異内
爲宮壺爲羣臣 天心諭告有如此猶以邊告施其
仁懼而修政毋可循忤宋知[illegible]惕[illegible]直 如前年旱
蝗日開道求諫欲明綸廷中不鳴自[illegible]故猶有下位
人進陳内言振旁之縣今多乃交不相之[illegible]貿能如章
向觸權忌不肉敘求攻上自同將六鎬之壽彦陳義
圜宰尤肥胙貌如無聞亦異也至士亦表巫相嗔彼
贗政鐸何物耳詞部甚使如吠信外省胡獨行甘言
公然賤主而貴謂自時嚴後益德劍過絶言路志諾
詢直臣久矣其爲稷公道不由隨荒榛當君丞疑韓
積忘稍須[illegible]元沈淪人今所同即天意四方德是

天亦鞏公今掉頭不肯生翁家歸路西園春大賢與
國同休戚寧忍赤子方嚬呻我非何黃不解窮揚効
執贄來問津請賦白駒之卒章願公歛飛車與巾

致語

燕新帥路分運使

元都觀裏桃千樹人歎既去之思芳桐湖邊携一尊
優勤重來之喜皇華有爛接翁爲榮恭惟都運龍圖
雅量鎭浮高標邁俗遠考世家之譜蔚爲異等之近稽
良友之原懷華轉聲蔚壎篪任爾君休聲尚爾有省
之府府領尊戚之寄大夫州之卉服未承鄙歌九折
阪之險冒濡帶東征在助地去胡爲安改臬華
用錯雅戲惟公正廉明之寡譽又東清朝宜彫殘因革
之餘西垣屛使者聲收筦繁充雖尚知府校書飽恭
尊事又同桑梓偶此分符之未幾屬爾同寮之來臨
不及陪臨邛諸公爭從門下以獻酒尚能以廣漢大
守借照今而先驅冀琴等並觀於華樓居卑未聊陳
韻語用替華筵

口號

憑底梅花破臘前試因春色到湖邊虹飛雲錦看華
樂會膾繡簾歌拱玳筵今日芳園供解后明朝漢省接
簪妍一觴遙莫霜天曉猶勇登中更少延

送孫節推 劉之

考辛未與乎利之再攀惟文獻之賢由甲子三周而來
又見聞孫之盛豈惟士大夫郡有此鮮儷蓋凡儒家
者流指於榮觀工歌鳴鹿之三英舉嘉魚之什恭惟
其官書權名胄山學攻家人稱諸孫之孫世謂君子
之子行誼著於大學名聲播甚於諸公十年不出
都城未嘗循誇吏纏而入金張館一朝遂擅天下殆
措齊幕而知重垣曲阿陽應士麾佐西川節
度府雖少陸侯之實劍著扶南州之輕軒將不待於
外補使入踏於中秘毛女筆削承舊約果發韶業著
重遊効郡校書同來拔分於儒庠人才若㳂笑於仁里
第一與狀元及第且不輸明旦之等十三名進士登
科敢謂儷和羹之餘詹儲符之兩兩夢前後之三三
仰替華筵可無韻語

口號

身是書樓東老孫老儒況復種靈根高科恰是承先
瑞盛事還應表里門堂上承顏倩問最榮今前草制費
猶存看攜且向長安道春色如今未盡溫

祝文

遂寧姜觀人日祈雨

踰時不雨深憂爲多之傷靡神不宗尙歆新年之望循從陽之示異發詩迓之獎中新年換故年涉春巳以元日至人日嘗過有加方茲領事之初傷若或勿之託亟修圭幣用叩穹崇伏望惠雨其蘇大賚來麰之望多稼宜頭角資發歲之勤

祭黃宜先墓文

嗚呼子不夭不壽事父母亦惟孝敬父事以無敢失隊歲己未得以薄技擢南省甲科龍飛恩視進士第一人陞改京秩越四年癸亥以國子正造朝明年爲武學博士又明年召試館職六月以實歷凌前學官歲年遂得陞朝明年九月　上祀明堂同休諸臣某時由校書郎出守漢嘉郡疏乞猶以官序得贈考承事郎妣孺人今年始克展墓下以命書之副告吁何及矣弗可贖已矣不肖末人今豈其自致蓋實惟我先世克繩我家遺我後人休其不肖獨荷家積行之成以不隕其世以未而致之於我考妣焉耳矣雖然亦尙有可勉者體學敕身以期無忝以庶幾對揚萬一以對揚天子之寵靈則今其未死就斯偈斯圖惟酬斯惟神之鑒斯

祭黃宜楊孺人墓文

嗚呼君棄予而死今五年矣而墓之木拱拱其陰君死之年之冬余造朝明年甲子九月二十六日女瑩海亦不幸以病死于臨安之官舍矣悲昔瞻之猶夢悲然像之歿逝弗可追也矣又明年六月余始以寶歷武學官歲年得陞朝又明年九月上祀明堂數祭澤余時校書郎出守漢嘉君已陛辭猶以官序得贈考妣君亦得婦人初品封今年始克營墓下敬命書之副以告君教不受祿死而節儉何嗟及矣尙其有知以服天子之休命

祭先墓文

某治郡士狀誤叨恩除司臬東持旨當奉朝廷待報解郡會憲漕交章制司速令上事遂於前月之晦上眉山印殺治十月之望移服司存敢具所以私禱告謝于祠下靜惟庸虛若東中外薦祭報效亦鄙免今茲寄日劇偃偃乎未知所以將厚望稱塞者惟神尙其相之毋俾僨敗而作神羞

代鄉人祭周孔祝文

古之士未嘗無求世而求其有益於得未嘗不欲仕世而仕惡不由其道於鍒皇家尙做周制三歲大比興其賢能承學之士服先聖之訓有年矣子求乎仕未之能志而無益於得不由其道則所不敢用修明

薦以自歸於斯文之宗惟王尚熙相之亢用有濟

梓潼廟祝文

某邛之鄙人也早緣末技濫廁崢嶸佐西川節度府召官學省賜對禁林愚戇淺中輕沮漫議以取忤時好遂出未幾乃陳詭郡茲其便將親一舍關廷八移歲琯三辭聘召再拂使麾推本所天已不待養尚蠢者以慰毋心也而給政致其郡人遊觀死傷橫道遂使素嘗恤疾者得以甘心焉尚賴實恩僅從鐫免曾未半載即叅前語亟須桐廬繼選稽秋禮奔左符欣命初須申詔趣上厥惟參冒是惟我有神是獲是祐敢不知自而郡大人微末知所以稱隆指者惟神聰明正直求萸西土祝蠶褸沴咸克顓享是用圭薦以希靈右厥蹙曆敢祝惟沴宴獲神鑒之哉

先聖祝文

某已試罔功固分久棄敢圖蕞東畀守江鄉成命切須申詔趣上以未信之學冒來劇寄敢重傷錦摩平未知攸免獨惟敬信節受聖有明訓敢不夙夜究圖以期無負惟聖寔鑒之 三叢而嗚惟一歲二季流風 未祗禱山景行敬不夙夜儆

共以風無 神濟醫之 櫻

載英堂釋菜文

維 士大夫郡遠有自來受哉國朝風烈彌邵莫祀于學厥存聲章而家設彼然甚瞻罔一廼稽史牒郡乘家言室于東廟列繪惟肖龔翼其序後先以時致考厥成敬用舍菜告于先聖先師神保如在是饗是皇啓佑後知其永無斁

謁蘇文公祠祝文

肩號士大夫郡 聖天子不以某不肖畀守茲土其在境內凡百辟御士有益於民者夙夜承祀無或斁惟山川炳靈世載蘇氏一翁二季先後相望文章事業在太史氏之典策今居郡滿奉觀歲時奉嘗闕然弗講殆非所以廣賢哲示化律我有民也用修圭薦展于室下以內翰太師文忠公黃門文定公從祀既脩既禋神保攸歆敢不永與多士承繹斯文以毋忘德

祈晴

積陰為沴每深害稼之憂下民其咨尚觖祈年之願原乎氣之致異蓋修政之爽中方叨領事之初惕若求罔之託亟修圭薦仰致宗祈伏望帝靈居歆神鑒來假杲杲出日弌蠲常雨之愆厭厭其苗俯慰大田之望

謝晴 十月六日

曀曀其陰久觖大田之望杲杲出日為蠲常雨之愆既皂既堅是刈是穫錫之多稼斯荷神釐貽我來牟敢徼終惠

祈雨 二月二十八日

春膏動睡期其種之向桀常燠夾中尚貽艱之歎望
旡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守吏之弗虔乃愆
陽之示譴敢修圭薦仰冀惠霑伏望興雨其濛悉慰
大田之望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勤

社稷及諸廟祈雨

維茲之春常暘爲沴時雨久曠土膏弗潤若吏之弗
虔政有闕繆以干陰陽之和則罰止厥躬元元何辜
罹此苗暵敢修明薦以祈冀惠今寧賴神休望垂霈澤
俾物無疵癘匙疫以登則由吏若民咸永有嘉賴

謝雨

厤旬常暘憟農疇之告瘁以祈甘雨冀垂護之惠寧

果蒙顧眷之仁並霈沾濡之澤錫之多稼貽我來牲
物無疵癘之憂民有豐穰之望用伸報謝仍露懇祈
惟靈造之靡盛諒惟民生之不易念一人耕而百人食
振古如茲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自今以始終承嘉惠
流用康年

寺觀祈雨

爾訛紀候斯穡事之向榮早魃爲菑憟農疇之告瘁
旡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吏守之弗虔乃常
暘之示譴敢修圭薦仰冀惠霑伏望興雨其濛悉慰
大田之穡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勤

祭先塋文

某不學不令徒賴世德之休襮踰薄技濫齒儒科自
癸亥告朝遂不獲躬汛埽于松檟夙夜廩廩惟祭祀
之之供是懼最後遷校書郎丐守藁嘉以歸清朝東
道惟欲兩親從中遭叛亂迺沿牲復建今年六月始獲
善還舍里越三月始展墓下之拜而致壤奠焉明白
則教養於父母妻之學自顧公廢緊誰云致實惟我
先世克績我家遺我後人休其不肖嗣特蒙積行之
成以不隊厥世焉耳矣雖然尚有可勉者體受敬身
以期無忝以庶幾顯揚萬一則今其未死敢斯惕斯
惟神實保祐之

謁趙衛公雄祝文

於皇宜陵海精太平首揆大吏言授國成英英衛公
命世篤生立談籌主迪簡在廷典司百工身修廉明
邦采志亮王心曾寧淳熙之治于今耿光耆壽益歷
敭于涪濱迨還宰穀後抗守旌流風善政對其猶存
我生乳後雖忝姻婣不及承公前授後承今以王命
恪共明刑維棠有茇維公所嘗是用往拜睇言風聲
神其來娭監于克誠

寺觀祈雪

朋陽起陸正宿麥之方興常燠爲中顧祈年之敢後
矧惟蜀左介在山丘土雖廣而民稀地既磽而功倍
方冬不雪嗣歲之憂且陰陽之久愆將疾癘之弗戒

用修圭薦庶底豐登惟其昊上天同雲式霈靈爰多稼
大田多稼也寬閔閔之憂

告射洪廟文

惟王嘉師厥有常性道遠民散刑章以施待情則矜
閔實在蕃封惟是惟反惟內惟來罔懟乃心將有不
辜于戮惟王吉士則又異于民毋待而興毋產而固
令利祿之誘胡亦不然王澤要爵已喪所貴甚至詭
遇貪獲韻人不恥其將奉其帝實暸其欺陳時臬
殳王嘉師鄙罰屢寧敷罔收忽會攜棄瀆為王吉士
豫職選舉有邦彼謹曰教與刑茲惟何人敢共二事
若曰使民以不寬士罔佚遺則留卑見設閾所不敢必
惟自靖自獻謹所不睹懼所不聞則昊天旦臨實鑒
畝念神亦左右照知厥心尚以是自勉惟神況保右
之

改除潼川運判辭廟祝文

某頃疲誤旨嘗以司臬兼攝潼叨才謝能薄不堪其
二乃叨申命即俾為貳顧斗未知彼瘉既即愈治盈
祗戒命艸以詰朝往疋厥司惟神照知罔有遐邇尚
終相之

社稷壇謝晴文

間者常陰爲沴害我粢盛于社于方祈求孔力惟神
鑒觀克麻于人爵析重陰顯行麗日歸詣多稼爰啓
來牟織婦耕男居民行商州州衍衍咸荷神況吏實
亡狀神罔恫怨不惠之罰而俾蒙成敢率厥僚肅恭
以謝惟神實保右之

射洪縣藏經告射洪神文

射洪瀕江為縣比歲水失故道岸屢崩居寺民廬
覆是懼徙避無所其自春徂秋三過其上郡為相彼
命非疏鑿故道以順水性過截新流以除汞患則歲
一興築抗民之精而憂何自若也民懼其費莫有固
志殆猶行過厥所岸今不知撥而止之是已溺之
也於是物處材備役賦丈徒敬事之吏以督工作
合一府之千僱以給工庸隨山濬川使故道既通然
後築鑿提石以捍新流或寄其迂或晒其偏其不惟拯
民是悶消功殫財不遑恤也吉日丁亥乃事云始惟
我有神奠祀茲土敢用圭薦以告事期惟神右之俾
勿壞

春祈祝文

載芟載柞首重春祈敢迺函發式陳明禱儀願神況
五風十雨聚有能叐俾物無耗播于穀順成則嘉與
千里之民敢忘昭報惟神況保右之

社稷壇祈雨

自冬徂春雨暘燠寒咸罔不時去膏用滋首種既入
乃旬有四日陽驕肆横以害于垂成人情皇皇靡所

竭爾職事之從民則何罪惟邦有社寔司我民是用敬共以祈甘澤沛然來下咸俾昭蘇僾稽事濟在物無疵癘則若民若吏祇荷休德其求求無斁

社稷壇謝雨

頃以旱暵爲災禍事告傷于社于方以祈甘雨滂沱來下物意昭蘇吏責以寛人情有悦敢脩祭吏敬謝神貺惟神尚終相之

祭江神文

維郡瀕江地居下濕常除未解江水横流民墜塗泥罔知攸舍吏則有罪民其何辜繄我有神實宅兹土竭絶沉濫剗畫爲臯陸使民猶奠居吏逭曠責則荷神

之賜寧有弭忘

又

聞以水沴禱于明神神保居歆江流遄返降丘宅土甫奠厥居乃甲申之夕漲潦暴至厥明乙酉黕雲如屯白日爲曀雨晝晨夜江溢常流民情皇皇胥罹昏墊惟懼胥溺之禍不免也吏實乞哀神惠之可則止厥躬元元何辜大命近止敢以柔毛剛鬣制幣量齊申禱祈償不平其怒民得平土而居則所不與邦人德神之惠者有如大江

祭周孔文

竊惟成周令典造士以詩書禮樂興賢以德行道藝而吾先聖先師之訓亦以溫良恭儉爲求以見聞言行爲椽以仁義忠信爲質諸生服是明訓亦既有年廼聘云初敢述所聞以自歸於斯文之宗惟神尚終相之

代鄉人告靈應神文

昔先王制祀明神教民昭事祈報以無忘本始粦坊農表畷之蜡門行戶竈之享伯侯祖纛之靈有德于民則無不宗也矧惟大神令德孝恭奠祀坤倪士之德貺神實司之應聘云初敢用祗遵禱典式祀于我有神尚無忘本始之爲庶幾靈顧享于休祥

維我有神世舊宅茲承靈帝命陰騭斯文雖我有士追遹本始寅念享祀冑或不虔矧茲靈辰撰度云始敢修祀物拜爲精純尚其來娭崇降多福

靈惠廟祈雨

維莫之春嘉生動萌雖時雨之數下尚土膏之弗滋人情茲廑所以告哀敢用牲醴以告于我有神庶幾顧歆大霈甘澤俾稼穡成庶年則荷神之休曷維其已

天慶觀祈雨

三陽動陞正宿麥之方興一雨愆期懼土膏之未會矧惟蜀左个在山椒地廣而民耕田磽而功倍冬深

未雪歲首尚暘又愆陰陽之戾或乖亦將疾癘之不免用修圭幣亟控宗祈惟冀需澤大霑生齒之獲寧蠲禮虔爲和氣襲于休祥

社稷壇祈雨

某自叨厥官荷神之休雨澤洊至苗種既入乃夾辰之間陽驕弗戢以害于垂成人情皇皇易言爲禱厥所禱俟職吏之愆民則何罪惟邦有社實司我民是用敬共以祈終惠儼沛然下雨咸俾昭蘇稼事濟登物無疵癘則其若民若吏拜荷神保其永永無斁謹以制帑清酌庶羞明薦于社神稷神社神以后土勾龍氏稷神以后稷氏配神作主

靈惠廟生辰祝文

我有民人我神祐之我有田疇我神雨之時禋歲祀我儀圭之誕彌厥旦我民赴之享有舊典我儀是之無腆具脩神毋吐之

靈應廟神父生日祭文

維我有神世篤忠孝是生哲嗣陰騭斯文惟我有士追遠本始寅念于祀罔或不虔維仲之春揆度云始敢修祀物私爲精禋尚其來歆其我有士時厥純嘏襲于休祥

祭靈應神文

惟王生爲正人沒爲明神生則令德純孝世範依沒而備物之享賁于其親二月中吉維聖考揆度之辰郡有彝典酌醴爲純惟王其歆之庇我有士福我有民

再祈雨

農有三時而東作實爲首種凡資稷麥豐實取具焉而方春愆陽害我稼事于方于茲若既虔祈乃旬日以來復有暵虐之虐惟我神保其祀茲土出雲爲雨以惠我民則於神是望敢敬共以告尚克顧享

社稷壇再禱雨

春自夏陽虐暵告病吏則有罪民其何辜惟我有神憫茲下土救濟甘雨以終來麰則民業用安吏罪少逭神亦永有依嗚乎尚鑒之哉

署湫文

某自叨厥官既四閱月天久不雨以害我稼事雖然豈誠不雨者殆杯水車薪不足以勝驕陽今浸迫南訛秀麥被野又五日不雨禱麥且槁死種稑之種將不入土饑饉將至疾癘兼之𤨏乎神之無我師乃至此也守之屑屑自底不類則自留于厥躬不于其躬于其無辜之民神之降罰是爲爽忒且神之憑依而人所輸向也亦惟俟穰禱神人交賴焉耳守承乏僚吏若士民有事于神亦既累日而神如不聞立而視民之死而不恤也然則民安所復望也謹以元秋投之江

流神其有知奮張馮怒速出雲爲風雨則尙有以章
神之公惠終我師守雖無狀寧忘報塞

撓湫文

守遣僚吏有事于神神臥而不我聽也然則民安所
復望也挾比勞詢湫潭投金伐鼓以請神庶幾改之

東嶽生辰祝文

淸寧奠位五嶽方峙維東曰岱帝實主之初度嘉名
相傳自昔舊儀有稽爰敢不虔惟今春暘過亢膏澤
未洽麥不堅好稻種不入帝閽下地俾出雲爲雨以
澤四境使百穀登阜民用安安則吏療其少遑敢併
以請

進士題名大成殿舍菜文

其學未能信冒承民社之託圖所以崇化善俗者惟
教學明倫簡修旌淑尤不敢後昔歲大比邑士王辰
應等八人以經明行修爲天子使人治其民今將服
厥采敢遵舊典用舍菜之禮于我先聖退而書名于
泮亦不忘德且俾承學之士有觀焉

明堂後祀百神文

於鑠皇家享祀廟室旣竣厥事妥靈有衛於我有神
輔天福民申嚴報祀命吏禱陳吏敢不共王之休命
重惟愆陽奪我冬令霰閉不密雷出非時敢併以告
神其來旋導迎時和推廣德意祐我大田以開嗣歲

社稷諸廟禱雨

自冬徂陽雨雪未應于方于社稷神不擧神不我答
而也其有神其職明則降罰于吏躬毋使我民飢而
死也敢率僚吏齋躬俟命神鑒之哉

周程三先生賜謚舍菜祝文

嗚呼大道湮旣千五百年人安於時君之化士習於
世儒之言淸虛即明理之極詞華即開代之資富貴
即稽古之力功利即用世之權大哉人乎成位兩間
[illegible]五行之端天命我作天明我先人之
大[illegible]山川[illegible]發則雨暘燠寒
天且不論而過其身者乃若是之[illegible]周子首

發其妙二程張子親得其傳知幾於屈信動靜之感
觀生於性命理氣之源明一本以示人則亦惡睹夫
我生之全秉常易享之名曰純曰正而首以先維
出於一介外臣之請而人不咎其僭且專倡道之將
行而文之未喪在天非人力之能爾乃是心之同然
敢繪德容于學東偏併以命書之三勒于牲右之前
無腆幣醴告神揭虔明中子之謚則嗣有請焉嗚呼
凡我受學之士曷敢不檢治理所關

告先墓文 紹定五年

某假由愚贛自速罪辜偶被誤恩放歸田里尋還職
秩申畀真祠脫命誕疲挺身寇徼十年于外一日生

遷職是僥踰祭神之託敢共酒脩悉帥吏民虔告
衷神其歆止

告楊宜人墓文

嘉泰三年夏君以疾卒是年秋卜何村之殁山以葬
今三十年矣而陰陽者家流多言其不利幽冥雖異
情則一致竊討九原有知亦不能即安于此土也用
改卜李林先塋之側得乾山之原吏以今辰啓攢祭
柩徙於新兆之壠越七日甲申即吉之謹以清酌庶羞
陳于墓前

社稷壇祈雨

劒之南東土瘠田下十日不雨四民嗸嗸刻時朱熇
陽沴弗戢職吏爲隳瘝民何辜民生所資于社于稷
靈盈俟吏敢共薦祭神其來娭雨我多稼穡仰以俟
降假是期

諸廟禱雨

劒之南東土瘠田下十日不雨四民嗸嗸刻時朱明
陽沴弗戢職吏爲辟嬰民何辜惟我有神爾食茲土
匪適吏適亦爲神羞神其來娭雨我多稼求與民吏
荷神之休

再祈雨社稷壇

比以亢旱禱于神保神弗我顧驕陽如焚耕耨失時
大命伋伋敢再用幣以祈以禳神其哀恫益之霖沃

雨我多稼神不民恤將率具禱敬共夙宵得請乃已

社稷諸廟祈晴

比以積淋霖于水龍見戒事茲維其時乃以常暘
害我後事神尚陰相君劉重僤克勤功迄底成績
荷神之賜寧有雖忘

春祀祝文

維夏之春農功載新歲有豐章藉手有神神其來娭
顧享苾芬屢豐我收人

過資州吳外舅提刑揚大夫墓祝文

龍集閼逢公之居在涪陵別公之社公不我留
荆江之堧欲迎公喪乘使者車欲視公葬攝郡守符
歷三十年被命守瀘上印趨召道公鄉閭始以遣祭
傳于先塋偕我婦子見吾舅姑嗚呼公乎其有知夫
尚輔吾志如平生與

赴召辭先墓及諸廟祝文

上親攬萬機凡爲權臣所嫉者多以次召還某當在選
中辭不獲命神其陰相職是僥踰將簡元辰往趨嚴
詔不有所學是報神庥

焚黃告先墓文

上踐阼之歲某自廷下吏外事官之貳未幾以言事
得罪贈禮之命凡十餘年不敢以請比歲生還起家
爲吏會宗祀明堂先考妣以恩升四品官明年改元

親故被命造朝將備元辰往趨嚴詔始得以命書被諸樂石以其貳焚于墓神其有知歆此休命尚幾終相毋爲神羞

禡祭祝文

古者師行必有禡祭鄭氏謂是祭也禱氣勢之增倍蠢茲犬羊敢犯王略天子震怒爰命仗鉞專征董師七路謹用牲以告于神惟神典司五兵具在載籍其佑我王國相我戎昭儻賴神休肅清天步匪惟受任之臣得以復命于天子將社稷生靈寔有賴之

池州祭文孝廟文

惟神以禦菑捍患秩在祀典蠢彼狂猘自干天誅受

祝文

我亂民整居王略天子震怒以一介臣爲八州督將共武服師次池陽神其相我戎昭殄彼羣醜肅清天步以赫神之靈

祭富池廟祝文

惟神以捍患禦災秩在祀典蠢彼狂猘自干天誅受我亂民虔劉疆圉天子震怒以一介臣爲八州督東至于海西暨固陵北盡淮南暨湘淦(古紺切又古暗切水名也)力小任重未知攸濟神其相我武服殄彼羣醜妥安天步以赫神之靈

醮詞

遷居設淨供醮詞文

降原隰嶮扶江山千古之藏廬村鴻廣蒼風雨一枝之託自東固而屯從遷奇處而考成苟美苟完爰居爰處形於淨供將右露於度祈伏念某人徹地寒貧淳樸不務繩樞之子謹營環堵之宮非徒更爽塏而居寔資福善存寧神之無所歆香無時而禁忌多福未大盛而家凉勝伏望被爾積祉錫之多福敢謂美哉而其誰有此庶幾奐然而聚族於斯子孫衆多叶斯干之占夢親明睦希伐木之求仁

醮詞

文昌醮啓堂詞

順詩書禮樂以造士曾祖知四術之崇致德行道藝而興賢今後除三年之比茲惟多士各迪乃心思皇盛旦之逢期就來春之禮然念道之將行有命文之未喪在天用移卜於靈宸將協陳於壽仙拜書式見繼音籍之文私館進真恭祕齋存之取庶聚聲說祠致宗祈

青詞

天爵修而人爵從固無逃於義命人道邇而天道遠尚有濟於高明中謝伏念[illegible]某等生長寒鄉行蹤未學以承父師之訓勉服聖賢之書念食求飽居求安

學術不固而豈容先行莽悔祿在其中故惟藏器以
待時不肯枉道而從俊或託情於文賦或寄力於璧
經人欲幼而學壯而行之辰何來之遲去之速也攝
歲陰之曹遭流乾酌之鄉俾壹合邑雖介斧為士
存發於酸甲文鳳爰爰偏遺用俾益惟根本之趣咸
取淬華之向油然自此而月化最學乎家詩而戶
書易濟受苽惟身若備用是無厭之求敢徹微誠之
私伏願帝靈著歆神恤來俊自後會趣之正宗之勤
慕之方撫模丸其杜作人之治緣藏濟無歷乎
祿之詩

散壇

企清虛之論發自匪年偏務保固屆之稀辭不辨秣會濱
載惟窮已之學初習求人之知進居則獨善其身而
仕將以行其義茲因大比屬選偏費馬送在廷預於
有請伏冀作與多士式穀斯文鄉禮禮賓秀者造著
俊者功業登賞官之爵之祿之曉報洪困益畏素守

祈雨醮詞

春耕動發期首種之向榮常晴爽中尚賭雖之被望
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守吏之弗虔乃衍
陽之示譴敢修手禱仰冀垂慈臨俯丕靈雨蓋其勞丕慰
大田之望多稼且碩用資衆歲之勤

祈雨醮詞

歷罰常暘已迫長陰之候靡神不舉未蒙霈澤之施
緊殺攻之靡我何顧民之何罪晞仰以請休陽靈堅
伏願零澍雨沛絕枕孚敝念國無六年之蓄且忌秋
惟裁施於須臾使雨目三日以往為霖尚可更生於
田里共竭待命以列為年

再設九龍醮詞

時澤那嗽僅偏明呴之原隰陽驕陽槁之稼嘗淋淋之
山川民物善而為受物向榮而俄將度食務事之謀
以炎旱陽之和斯民何辜太命近止敢復遣於聲禱
以斧柱於宗社奮嬴帝臨不崇朝而徧雨尚令田畯
乃力穡以有秋嘗順往歷輕時以侯

設太一碧壬醮叅壇詞

決辰不雨烈日如惔莫昔匪天洋洋乎在其上何為
使我旱乎莫剛其昔匪帝蒼之云憎顧民生其何罪
啟惟崇敬考於常暘用移下於靈辰將控祈於甘澤
發齋致敬亟之祕消被音其壇望霑微君王之容肅賛
列敢庚象臨淵轉致宗祈

青詞

閶闔晨天雖其嚴矣皇皇后帝欲從之致瀆高明
譴是懸歟 中謝 伏念臣忝領偏郡雖名五鄉然灌溉
之利不及二三而碓磨之田畫幾八九地確功倍土
狹民稠使十日雨而五日風截然有序則一人耕而百

人食僅可無飢脫不幸而捐殞將莫知於攸届矧曰
在此至時惟南北方之鶩淼淼之山川莫畫明明之原
隰雖滂沱之數下猶霑足之未聞豈時政之乖中有
以召災抑字民之失職矣於無告尊由自作竊止吏
躬居是何辜伊惟皇天惟天心之陰騭惟民力之長
勤敢冀更寧以錫大庚且國無六年之蓄目急矧惟
林苑於須更使雨自三日以往爲霖猶可更生於田
里情之所迫言莫能擇

元設安平軍府醮詞

比于孟陽方萬物發榮之始月盈三五爲君王壽祥
之辰敢于祠毫之仰須昊穹之聽 中謝 伏念臣謬

將使指寔忝戎帥備守吏之空官按舞苦而權事垂
榮三紀惟帝德之溥另往雷霆九闕之齋明而有祈伏
幾露誕求假神明臨三光全而寒暑平長無菑害
五穀熟而民人育況用康乎

叔母有疾設醮詞

小人有母正當懽之衰侮大耄孱陽俄晦明之于袷
浸迫暑陰之候未逾分暑之功匪天降灾與疾分谷禍
使不瘵之惟子則自反于厥躬何辜于親乃并是祭
用謹齋明之誠爰伸請禱之私仰惟皇上帝之有仁
閔今此下民之無告迫于乃命群真[illegible]報於母蘇覺
綽厥心罔俾[illegible]於卒役由吏之愓行諸是期

再爲叔母有禱

七十之親今不幸而有疾再三之濱寧自災于厥躬
乃至累旬未有起色日月逾邁而不任瞑眩之藥血
氣既衰而莫敵晦明之淫豈上帝之云憎致下民之
孔痛是用申述醮陳之事游希覽誕之仁使攻之達
之即奏良醫之伎則老者少者共荷鴻覆之私黨不
踐於斯言將有詞于再瀆

爲叔母設追薦醮 靈泉兄名

雖依賴母未酬鞠育之恩何辜于天條落膏肓之夢
未旋皐復況棄餘數罹然諸孤尚忍一死蓋以未說
喪車之輔莫寬殘殃之摧既兆葬以來歸若充窮而

無措毋思其居處而思其笑語如聞乎歎息而聞乎
容聲儼精爽之猶存旋號號而何及爰蕭醮陳之事
仰希覽誕之仁賴心天天既莫効劬勞之報長夜漫
漫冀超冥漠之魂

又 九疇兄名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恨未報於劬勞請地蓋厚謂天
蓋高曾靡容於跼蹐敢循道式修薦祝醮伏念姓某
等自斬焉衰絰以來已十閱星霜之變尚以北堂之
奉少酬南陔之恩夫何纏陟屺之悲又弗竟循陔之
養嗟緣服繡衣之如夢奉蒲堂蓍養屋以來歸居處之
思攀號欲絕而長兄某自聞喪於它邑亦從母於九

原嘆劉會之若斯雖幸生而何益惟秘洞啓超昇之式而列眞惟誠意之孚是用醮陳爲慈闡而有請庶蒙右饗脫罪籙以紀生名署畢餘齡勉酬法造

先叔母卒哭醮詞

三月皇皇志母之不見中心養養過時而未忘雖云禮制之中當卒旦晡之哭然而集遐憂其未愸感知氣之如新用陳醮祭之儀少寓劬勞之報曼曼長夜深嗟體魄之何之明明上天尚冀超昇之有所

叔母葬事設醮啓壇詞

日月有時方纏哀於陟屺須史無死尚繼息以號旻言念諸孤自罹大故亦既漸深而創鉅然猶禍悔而

釁仍冢嗣承宗俾及黃泉之見季蘭孑祭不勝縗絰之喪蓋在子若孫各喪其親雖和地號天無詞于罰纖圖生而何毋欲即沒而未能既得卜於嘉平將致嚴於厚夜與稽道式夙開濟度之門敢即殊庭恪具齋明之薦醮陳伊始昭假是期

青詞

棘心夭夭未聲劬勞之報衰事纍纍勉遵窀穸之期尚於枕凷之餘敢控籲天之請 中謝 伏念臣某等無父何怙有母亡依夙夜敬共祖焉循陔之養晦明襲遄遠罹嗟莪之凶謂醮罰之云深奚餘殃之未殄幼婦卒於護喪之日冢子殂於聞赴之餘豈但一歲之間而有喪者二焉所謂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始延晷息以奉葬虞既習卜於靈辰將啓雖於殯祚維皇上帝緊誰云憎今此下民亦孔之海敬循道範冒貢忱辭伏冀悔禍之延于誠克饗母前子後俱承起度之恩婦婉姑慈咸遂逍遙之樂更推餘澤溥及含情

散壇

掩再世之喪忍見累累之冢望九關之邃不勝繭繭之言容既景馭之傳臨睠精衷之昭事敢徼終惠汔濟逝魂儻未先朝露之晞姑延不孝脫遂及黃泉之見亦求有詞

代鄉人設文昌醮啓壇詞 立春前三日

時正孟陬於四時而首序日臨上浹屬三日之先春簋惟泰長之初光啓昌征之兆思皇多士咸造在庭仰瞻九則之宗各厲四方之志文昌六宮之次儀司祿之騰輝大微五帝之庭將進賢之在望醮陳伊始降假是期

青詞

進有道得有命雖古訓之莫踰幼而學壯而行乃人情之甚欲茲因大比咸激愫衷敢輸翹翹之愚仰瀆高高之聽竊念臣等或青燈之冷齋或白屋之寒儒劌心於經術之閎深游思於詞章之麗則慨歲時之

惛邁尚衡泌之棲遲寧敢怨尤但知循省竊謂天之予
人有出於語言之外士之爲學豈存乎口耳之間故
爵從於仁義忠信之修而祿在於疑殆悔尤之謹鄉
老三年之比考德行道藝以興賢樂正四術之崇順
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匪浮詞之尚允惟實踐之稽況
稟五行之秀而命曰人習先聖之術而謂之士將以
紀天參爭而扶民極屢時否而濟世屯重任者茲匪才
罔畀一念及此中夜以興莫知厝處之遑寧但冀稽
跡之垂宥儻寬深而録善獲功明時誓致性以修來
終酬大道

散壇

醮壇詞九十八

天威咫尺庶或享誠童瀆再三尚茲瀝懇念世道晦
明之靡定實人才消長之相關維今戎索尚驕師干
弗戢賦輿無藝畏尾危窮茲惟時事之多艱未必其
心之不欲治樂遐亭甘其和結欲終禳而不能惟冀有赫
監觀無疆申錫思綏恭獻長開泰內之祥陰隲下民
求覿乾明之化斯文未泯善類有依

三台山祈雨醮啓壇詞

泱辰不雨列日如焚莫高匪天洋洋乎在其上何爲
使我皇皇然憫其菑匪帝意之云懵顧民生而何罪
厥惟糾致咨于常暘用稽卜於靈辰將禱求於甘澤
衣冠戒旦陳三洞之仙科樓殿切雲企九關之列馭

庚蒙堅護嗣致宗祈

青詞

閔閔農夫嘆其瘼矣皇皇后帝欲必從之敢瀆高明
荐伸懇款中謝伏念臣所領郡古稱要藩然去秋而
民貧地瘠而功倍别自比歲疲於餉運茲民囂訟以
受賕汙吏並緣而爲市方當事變遝來之日已有本
根先撥之虞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誠無災害則一人
耕而千人食猶慮飢寒設不幸而稍愆將未知於攸
屆用修精禱恐冀惠寧儻荷帝臨大沛雨雲之施庶
幾民免少紓旦夕之憂

散壇

醮壇詞九十九

山宗宇迥仰瞻咫尺之天威事迫詞危敢冒再三之
童瀆惟今師干弗戢戎索尚驕畏尾既窮賦輿無藝
厥十有一月東方颶風之異迨一百五日北垂大星
之妖惕茲災變之薦臻遐莫昔著之難問禳避宜其
未然欲終禳而不能惟幾垂有赫之監觀中無疆之
容保自今後日三光全而寒暑平俾我周邦五穀熟
而民人育庶存常産永殄兵端

保和觀禳火祈雨醮詞

舊榆既改正出火於當辰新穀將升尤作雲之在望
雖夙祈之數應然沴氣之未銷敢憑醮祭之儀併露
禳祈之悃伏冀斂風戢燎奠民康於妥安膏雨澤枯

濟田苗於垂槁賁人心以回天責以覺

設五雷醮於壇詞

旱氣難降若苦然閔苗之不長憂心隕穫倀倀乎終
夜之有求維皇上帝聚誰云憯今此下民亦孔之痗
尚冀感通之萬一復齋祈請之再三雖以陰召陰以
陽召陽實人心之所感然曰暘而暘曰雨而雨惟天
意之所移載目望霓以刻為歲

青詞

民亦勞止夠堪一穀之不登天維顯思忍使禾黍之
俱燼莫遑寧息敢用寶陳 中謝 伏念臣自服收司克
恭乃事當鴻鴈劬勞之稍定及牛羊芻牧之方求力

青詞 九十九　十

所得為心焉既竭然而開冬時而不雪迨春日之積
賜肅共明神奔走羣望亦粗殫於誠衷曾無會於我
師使刑政之乖中歟自己作則咎茲斯降罔罰止吏
躬斯民何辜大命近止寧曾類煩之謾以希鑒誠之
仁敢幾設以雷霆敢私蘄為和氣春之風雨轉饑饉
而豐年既少固於民心抑其扶於國步

散壇

豈無膏雨殆十暴而一寒亦有來年徒寸進而尺退
炎炎未殄閔閔可憐雖飢食渴飲之易為僅濡亦濟
然杯水輿薪之相敵不救奈何敢紓危迫之情終莫
壽臨之況念國無六年之蓄日急夠惟枝死於須臾

使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始可更生於田里傾心以俟
得晴為期

冠山保福寺設碧玉醮詞

出雲為雨既昔極則有孚終風且霾乃屯膏而不下
更敢自赦天惟民矜尚圖萬一之鑒臨輒冒再三之
瀆 中謝 伏念臣冒分地守今在山梳傷哉土确而
民貧重以饑荒而物貴張弓未弛瘡痍方揚厥一穀
之不登紛旦暮而未熟社稷風雷之祀山林川澤之
宗既徧懇以誠求亦隨時而妬應或霹靂蒼皇張而崙
沮或羣廉塤散於垂成或出日而無光或暵星而有
譽豈政教錯繆以戾陰陽之和抑獄訟煩冤以傷天

青詞 九十九　十二

地之德有一于此自當厥躬是鴻鴈之哀鳴昕牛羊
之立死幸有醮禱之式敢希保右之仁伏幾賁慢吏
之積咎閔遺黎之供燼飢饉難逃於定數而轉移
實自於洪鈞風馬雲車戒列神而受職雷鞭電幟而
三日以為霖豈惟收東作之功將以救夏畦之病使
其卽沒于地亦永有詞於民

冠山再設碧玉醮詞 四月十日

其雨其雨乃有杲然出日之光蒼天蒼天豈無矜此
勞人之意雖瀆陳而莫遂欲終嘿而不能 中謝 伏念
臣學政既乏以奸陰陽之和府德不能以回天地之
造十同而祿一視維鈞云胡巡屬之封或被滂沱之

澤獨耳目之所接慨山川其如倓䀹陰四垂凍雨交集怨飛廉之瀉怒即屏翳之遁閑雲高往而無功電滿盈而不發豈政令未孚於郊閫之内豈煩苛無告於邦域之中不然天癘之流行奚獨地封之孔邇省循及此譴異曉然而違聲於吏躬以移災於農畝吏則辛免農其何辜用伸太一之儀靡憚再三之禱尚冀蠲除陽沴獨滌風霾三日為霖無間乎遠近郊之境百神受職不難於錄覆手之間得請是期踧躬以俟

南山祈雪青詞 十二月初八日

凍閉不容雷出非時未露雨雪之霧久缺來年之望

集詞 卷九 十二

使政令之謬聲自己作則災異之來罰其吏躬何辜元元為此禀廪未蔵醮陳之式仰希保右之仁幽則有鬼神鑒臨在上益之以雪庶寮霈足為期盻音改往以修來寶善終之如始

天慶觀祈雨醮詞

時雨久愆憔憔常暘之罰首種不入皇皇嗣歲之憂敢瀆高明庸伸祈懇 中謝 伏念臣所承郡寄介在山椒土狹而民稠地确而功倍五日不雨即抱甕而灌畦一穀弗登則裸瓢而捐瘠况今錢荒物貴賦重斂煩獨仰歲以為生將救民於垂死當徼暘之未復乃冷氣之先乘豈惟疫癘之是虞殆恐飢荒之不免皆

由政事之不修以長陰陽之和而違聲於吏躬以挺災於農畝敢修醮告仰籲哀於伏願上天同雲式霈霈雾之澤大田多稼少寬閔雨之情

祈晴醮詞

霖霪飛往幸二務之成功積雨彌旬傷春陰之蔽日豈但稼穡之爛圃抑虞麰麥之違時况江沼汎溢之餘有井邑蕩圮之處剝廬未葺壞垛弗支既妨土木之功且病舟車之役有聲上帝伊誰云憎今此下民亦孔之瘠于方于社不克不臨敢度越於彝章冀哀矜於洪造伏願雲霾解駁天日明照三光全寒暑平田里咸銷於愁恨五穀熟民人育工商亦保於阜康

集詞 卷九 十三

疏文

崇禧觀化益三殿疏

崇禧為縣之主山古殿頹垣師徒解少十數年來道士羅天洛概然更新之高其閈閎蕃其徒視昔亦云茸矣又念三殿榱桷欹面相承不足以館御天神方議繕完會有欲捐金以相其役者繒蓋之議乃決爰材計庸或役于素木免以告諸大姓相與叶成其事而郡邑人親其為書疏端拱因記八九年間嘗有鶴六西來翔舞于殿之前棠其後隋歲復至歲在庚午又有見焉其來釋兆人物之祥以知江山興旺有時理之先見章章如此宅于茲土者盍有以導迎之至

子勉所當事以無負江山之靈則疏弗及也

德陽縣鹿堂觀化鐘疏

德陽之鹿堂道士公孫如海將爲鐘於其宮以警晨夕而謁余求一言以信諸人余應之曰異哉余言爲也爾之師有南華眞人者爾獨不見其說此宮乎爲鐘之說乎三月而成或曰子何術之敏答曰一之間無敢毀也既尾琢後歸於林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今爾盍持是以歸余不復贅云也道士曰唯因書以贈之

四川文昌醮疏文

成都進士宋一鶚黃仲振等過前進士魏某言明年當科舉之前一年其日秋分循舊比同四蜀之士以道家者流有事于府北五里梓潼大神之新祠願得一言以勵衆志某曰易繫言天地鬼神陰陽之道而卒之以嘿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論鬼神之德之盛而卒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神之與人隱顯異致而聖人乃合言之終歸諸德行與誠云者非天至嘿與微之於德行而誠之所自是則神人之所以一者乎夫孰爲嘿乎其諸不言而信者乎德行之不修非信也夫孰爲微乎其諸誠之不可揜者乎不睹不聞之不謹非誠也嘿與微德行而誠一道也人神之際於是乎在既進此矣雖安行

吾嘗何有於哉功譯利而人神亡契天福禄攸係有不占名者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諸君其勉所當事以恩對越

潼川提刑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惟天生德與日並明屬陽月之維良慶休符之會鳳麟屢集傳頌禍觴用敷祥於靈文冀祝延於寶算　皇帝陛下伏願御圖有永錫壽無疆祈春日之寬條延洪景命禱秋冬之密綱綏靖嘉師

潼川轉運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堯舜同符方域民而躋壽唱明異道亦度世以延年肆稀二氏之靈文仰祝一人之寶祚　皇帝陛下伏願若稽帝名顯道久而化成天地長根保谷神之先北山河並算鴻佛力之威雄

潼川安撫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寶緒當陽月於純坤之吉虹流紀瑞時聞載震之祥式嚴淨筵之陳遠効惰嵩之祝　皇帝陛下伏願誕膺多福式辟四方運神武不殺之機掃清氛祲保清淨無爲之治綏靖邦家

廣利寺謝晴疏文

嗟曀其陰正爾淋場之候杲杲出日頒紓穡事之憂顧茲職之云初愧祈年之不夙敢圖昭假亟啓時陽想年無菑既愜大田之望有祈有報用殫小邑之誠

卲谷洪私併緩終佑

陳來叟率葬費疏

古者吊恤之禮珠玉衣服車馬貨財以為含襚賵賻之禮問其所乏而給之其有弗能助也則為之執紼負土聽事聽役苟可以將敬者不敢不盡而亦不家於喪也世道日薄往往以報施為稱以下里諸儐物為禮無從之從無貲之致甚非古人拯喪恤死之義然亦有親死以為利者故亦使吊恤之家疑相懲創然則林之余何彼喪家固所自葬也若親鄰朋友亦惟盡吾分焉耳吾鄉陳來叟今有親未葬我曾與禮者也盛意以親為利今日月有時余既賻之矣敢復為告諸吾鄰之士相與問其所乏而助成之

廣利寺謝雨疏語

常熯爽中汝辰不雨即淨坊而有請祈甘澍之及時豈期於鄉之楮孚致滂沱之來下錫之多稼貽我來年敢伸報謝之私仍露忱誠之懇令一人耕而百人食振古如茲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自今以始終承嘉惠祐用康年

陳圭度其子為道士化疏

韓退之送文暢師謂以浮屠之說何故請吾徒而請也曾子固記仙都觀曰老子之教其宮觀乎或過焉既知異端之惑人猶若曲筆以從衆始余閱此竊謂不然今天台陳君圭與其子來踵門而告余將由是入道儒而歸老聃得一語以信諸人夫聖賢之所必齊律令之所不許從我心之所佛散世好之雅從然而屋容而請不作累月而吾適遇乃知習俗之弊皆以數乳而受誑佛先之文未嘗以私而廢公用述前言為書以首雖未志其類寧無發於斯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九

勸農文

漢州勸農文

蜀地險隘多磽少衍側耕危穫田事孔艱惟成都彭漢平原沃壤桑麻滿野昔人所謂大旱不旱者較之他郡差易爲功而民多游惰不事本業其所成往往視他郡無以相遠非古今異時地有肥磽也太守以天子命來守漢職在勸農自冬涉春常暘爲沴竊禱靡靈既屢宗祈近旋嘉澤今以中春之望率寮屬官躬行阡陌將進爾民而勉之以服田力穡之要爾之生於平沃亦云幸矣毋廣土毋耒作各服爾耕以勸乃事則豐年之報將不爾遺養爾父母睦爾兄弟樂爾里黨速爾朋友禮義廉恥將由是興吾若食足不爲越其罔有黍稷則因無常心以陷於辟雖悔奚及謹之重之明聽我言

遂寧府勸農文

歲二月勸農于郊太守事也今部使者攝郡乃得與爾父老周旋於此且吾聞之造物能予人以豐年不能殖不耕之田能遺人以安富不能福不率之民自比年來江浙淮漢蝗旱相仍流莩蔽野惟我蜀土歲比有秋乃去年之冬三白呈瑞入春雨暘以時爾之得賜于造物也亦云幸矣幸爲何時也率爾子弟爾而稼穡修而穡事若時苟歲豐穰爾多嬴餘則仰事父母俯育妻子豈惟爾身是賴租以時無闕我餉事公無贓養息無擾惟我是綱吾與爾父老咸職有司若子若弟乃有不率于教不服田畝不孝養厥父母以詈于閭里者其亦以告我當與爾懲之若郡若縣乃有官吏不體此意與不急之務以殿而事與無名之求以害而力亦當爲爾去之使者不妄語敬聽毋忽

潼川府勸農文

太守下車嚴既兩月詣學官恢鄉飲酒禮以觀孝弟會賓友招諸生講經學業以興文行城郭練軍實除盜賊以安民業有不率教于鄉者有是說以穫民者有以不當與聞之事挾持上下者有強悍健訟武斷鄉曲者有至是施產與之吏爲市使民不得直居者太守既爲爾民繩以法今毋所貸又慮夫事之典中官吏之刻土士役之猾農夫游惰之廢時亦爲爾民圖所以除蠹者各擇未保其無過亦庶幾益以盡耳爾民既知太守留意爾事則亦當服先疇務稼穡以副效丁寧勸勉之意雖然又當推廣此義以崇孝弟以植善行之根厲廉恥以除怠行之弊親善類以浸灌氣質遠小人以限防姦賊戒鬬很飲博以毋害于爾生夫然後可以上承天意享豐登之報而綿衣久之休其用我言毋自貝文

潼川府勞農文

太守以九月丁亥尚倣古制勞農于郊登進父老而告之曰方春嘗賜雲我穡事苦于方壯畫得中勸爲亟云年矣孰實其盤乃克有秋大歉始望太守才薄德菲無以臻此也皆爾民孝弟力田以濟登于休特太守亦賜有美焉故今日爲爾民而設之酒非徒饗樂之也七月之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方築場以稼冬乃治廬屋爲來年種植計言之大人雖自朝抵暮則民有餘力而未嘗敢一日舍嘻以嬉也矧惟今日征調不休公私迫蹙貧窶侈麗於州縣伺民之隙而肆其剝奪蓄藏署刑於邑野逢吏人之貪而售其姦訐爾孝弟力田循理奉法毋爭田疇訟毋博弈慢遊則可以免一有不然則貪吏姦民由不汝恤矣夫天道福善禍淫彼爲貪爲姦爲暴終必自敗而爾之傷財費產亡身辱親則已不可悔矣夫爾民終歲勤勤猶不足以養父母畜妻子豈容吏以錙銖之積供此泥沙之用吾爲此懼故屬爾民而申儆之者懼汝之狃於目前而忘遠事弄爾成如余前之所謂也又恐吾言不能詳盡汝不深省今將晦庵先生朱侍講示俗文一篇刊刻頭連在前汝能聽用太守言歸以告而子弟族姻鄉黨鄉里相與遵行無斁則人事既盡天報不爽嗚呼敬哉其毋怠

紹定六年勞農文

照會當職蒙恩自本路漕移帥東川既不果來今十六年間不自意罪謫之餘申詔起家再涖此行在趨對不獲冒昧一出到官半年未有報效照會當職所歷州郡歲以二月勸農于郊農事畢則又率寮吏以十月勞農因相與講明風化今仍修故事且列勸諭如後

一東川之俗素號淳朴乃自近歲物貴錢艱重以

子於父母一體而分若兄若弟實同一氣至於

族屬雖有遠近自祖先視之則均爲骨肉今或

科調百出民不聊生浸失常心有關風教且如父母尚在而子孫析居異財視父母如路人兄弟爭奪由於貧富年紀長幼較往往迭相吞併連歲興訟又有不幸偶無子孫遠近族屬爭相睥睨死者之肉未寒生人入室捲有家貲如被劫盜甚者詐謀爲婦擅權當立之人此風薄惡漸不可長又如甥舅之親婚姻之家雖由人合實係天倫或因貧富不侔以伺貧而爭訟或因孤弱無知以欺陵而致詞不思一到訟庭便是仇敵其如無理不免犯法縱令得理亦已傷恩其爭起於毫芒其怨及於子孫此皆長吏無以感

務惟有鬪鬨是過然而爲吉者民亦宜各深夫
常循理安分相期無敢負事負爭以召和氣以
厚風俗

一夫人家道之興替傳世之久近皆係乎心念之
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
祥誠語相傳蓋有自來然而所謂善者良友爲
其所當爲如忠於君孝於親友于兄弟信乎朋
友皆本分當爲之事苟循理而行則一日之間
一家之内吉祥止止和氣藹然爲慶爲祥皆由
乎此近則一家一国興仁興遜遠則流及子孫
垂慶無窮報數異端之說爲一善則責人報大

有不同彼輒爲善而蘄善報者乃是利心非所
謂善又有一種人終日爲不善而諂事佛老祈
求神明不知惡念之感家道衰替子孫絶滅皆
由此始而況背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各宜儆省
同遵休祥

一古者比閭族黨患難相恤守望相助自時厥多
難人心不固乘時爲變所在皆然且如前年之
冬虜入軍潰逃手之民或乘時爲盗大則殺傷小
則劫奪也有當時被人誅戮者其幸而得免則
事定之後官司窮追或殺或竄終懷憤駭省若
守常安分勿起貪心和睦族鄰保護鄉井可以

全軀保家近事昭然所宜深鑒

一東川與陝郡接壤客旅書與陝俗異其間尚
有不識尊卑利害之人往往以賞停爲事因與
盗賊結連外與猾吏勾通自謂得計然而世間
爲盗未有終身不敗者一陷于罪連及爲戶身
犯重刑家財破散骨肉流離誠可哀矜今加禁約
諭各宜自新免貽後悔

一喪葬于禮各尊一業教父爲事非善謀生本路
之民元是淳朴其間或被凶猾之人扇搖是非
興起詞訟甚至假僞衣冠出入官府目前豈無
所得然而造在庭必有勝負用錢得理者終於

理索不得理之家亦有詞訟責賦當罪勢必不
免各宜省過毋取羞辱

一近來風俗日敝不安義命之人皆以支干八卦
爲名不務本業奔走神佛祈求夢兆以圖私利
不思行義不修學業有慚亦冀詣神佛可以
獵取爲吉若此何責乎民各期勉自進修以須
時用

右今給付父老各宜遵守更相勸率以稱當職勞農
之意

端平元年勸農文

太守居籍有歲無德于民始觀萬幾用漢宣帝增

軼踰今故事以饑歲之深懼無以稱塞明詔告利於民惟勤儉今昔歲屢三務成功嘗勞爾于郊庶用我言胥訓保今春二月復以故事躬行阡陌進爾農而申告之嗚呼爾亦知事猶可為者乎異時擇官賦貨濁亂朝綱貪吏相師剝民處國使水旱盜賊無歲無之以害爾稼穡事今吾寧親覽萬幾大明昭升表廉黜貪進善別慝表義示勸德持之久則民氣和樂精神流通四序協宜三光軌道水旱不作寇賊消弭爾農亦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服田力穡以孝養爾父母畜育爾孩幼備之生事時與非辜與爾不我驅迫隨飛樂樽狹飲酒謝恨民窮以達其辰時則雖有聖明在上時和歲豐爾亦自棄不獲保身以飢餓于我士雖悔奚及尚慮爾農不諭吾志今以先儒朱文公孝經解一章列于篇首爾尚服膺之以告爾子弟毋忽

端平元年勞農文

太守前年十月以吉與勞農于郊今年十月當修故事而太守以君命召去官有日用登進爾父老而終告之曰維民之生於天地間相保也相救也相教也相賙也相葬也此同類之至情也而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公師長則又有以保之教之救之賙之葬之蓋無以保則危無以教則昏無以救則厄無以賙則闕無以葬則傷有一于此太守懼焉於是以建學校為第一事治器服正學序壞者更之未備者補之所當辨正者定其位而營築之使鄉里之英無間遠近皆得以羅習其間費錢不貲乎無禮無學之憂也其次謂比年以來國有狄難兵盜相乘郡邑之間城築當固戍兵當除今龍見聊正以次具舉尚庶幾無忝於城郭之固矣則又念民有不幸顛連廢疾鰥寡孤獨莫逆生全州故有養濟院歲久法弛迺為買田以增益之而三者之外又有所謂養生送死者迺循社倉之法官椿本錢秋糴春糶以平物價庶免乎塗斃溝瘠者矣然死者人所不能免也則又擇高燥之地以瘗之俾各有歸太守所為止於如斯而已雖然小惠未

徧此何可恃以為安微爾父老務本居業服田力穡則國無餘財民無餘力學校有時而弗葺也城築有時而圮壞也養濟有時而窮也生有時而弗給死有時而弗恤也而所謂務本居業非一人所能自為則又在於詔而不身訓而弗督要其安無悖於義事其事無隕于嬉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賦役以時上下兼裕則所謂五事者雖千百年可使為太守者繼繼不替以與此邦相為無窮也顧不美歟

舉文

韓愈不及孟子論

凡天下欲爲而不能者其辭閑屬衛道之君子視天下之小不正孰不欲大其門以受之哉然去聖賢愈遠私智曲學方視古爲有加而已之才力氣量乃非古聖賢之比則心聲之發往往有峻厲而恨其不能者矣嘗觀韓昌黎答孟簡一書始終憤世嫉邪頗非平時雍容徐緩等詩說者以其不及孟子之辭爲愈之過乎謙吁以愈之身而慨然自謂韓愈不及之語愈之辭氣亦厲矣彼其意蓋以爲邪說之移人今已甚於孟子之時以堂堂韓愈之賢乃不能如孟子之息邪說據吁大叫於語今之際愈誠有不足之恨哉其曰韓愈不及孟子恨之也今夫喜怒哀樂之情未有不自夫辭氣之發者見之然其意亦各有所向也成覸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則是恥其不若人也顏淵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則是必爲而後已也韓愈謂彼能是我乃不能是則是欲爲而不能也夫惟欲爲而不能者其憤必深天下未有懷不能爲之恨而泰然怡息於辭氣之表也而況愈當觝排異端之日又非若異時桀舜周公之心比也何則自昔異端之病天下莫烈於戰國然孟子以亞聖大才力闢先聖之道貉白圭夷許子眞夷之妾婦儀衍者比肩晏又非止禽獸楊墨然當時邪說者不得作雖以楊墨之害至年不可破且能廢邑以受其師而侏離左衽之未有後世猶獲之非軻之力於排擊也人心正而邪說自息公道明而私見不作軻之道實有以受之也今也降漢魏而唐獨黃之徒風天下而惟巳之從其爲害又修於孟子之時而愈乃以一世山斗顧乃不能如孟子之所以受正人心之書則以愈視軻愈當少降哉愈世學術所宗惟孟氏一人而其言亦曰愈嘗推尊孟子乎時推尊者使異端小道屏息而不敢肆今非惟不能息而又甚焉答慎抗腕宜其託諸孟簡慨歎其遺恨也異時答李翊之語人循循然應對進退舒徐和緩充然有溫厚之意而今也愈之一書峻厲激發一則曰韓愈二則曰韓愈且泰然於辭氣之表而不及孟子等語所以致其不若人之恨者亦深矣雖然愈恨其不及孟子其意不爲不切而要其論議則愈與孟子固自有不容及者孟子謂性本善也愈則以品而爲三孟子謂墨亂孔也愈則合而爲一孟子謂堯舜不偏愛而愈則有同仁之說孟學言必稱堯舜而愈則有易伯夷之論異時起趙岐之門又亂顏於孟子之疑大人辭萬鍾者當使愈登其門能排擯斥之功以進於孟子純全之地則軻得其傳矣

唐文為一王法論

任斯道之託以統天下之異則不可無以尊其權夫下惟一王之法最足以一天下之趨向彼其爵賞刑威之用於天下而天下莫敢之抗者以其法之所存故也君子任斯道於一身以正天下之不正裁節矯揉而不使之差跌於吾規矩準繩之所不能制則一王之法豈獨有天下者司之而斯文獨無之哉聖人不作學者無歸往之地重之以八代之衰而道喪文敝後生曲學之於文僅如偏方小伯各主一隅而不覩王者之大全或主於王楊或主於燕許非無其主也然特宗於伯爾有韓子者作大開其門以受天下之歸反司刻偽壁壘然特立一王之法則雖天下之小不正者不於主將誰歸乎吾以唐文爲一王法而歸之韓愈之倡是法也惟韓愈足以當之天下莫不有所主江海能爲百谷主也而後百川歸之太山能爲羣嶽主也而後羣目仰之天下之分自敵已以上毫髮不可妄踰而況於道之所統其去取予奪可無王法以裁正之乎孔孟一寠人爾魯史記一書孔子何爲儆然立一王之法以刑賞天下之諸侯而當時謂之素王七篇之書孟子胡爲司距放之權而天下亦謂爲亞聖孔子豈不知華袞鈇鉞施之列國則爲僭而禹周公執天下之勢孟子亦豈不知與已大相遼絕乎書以載道文以經世以言語代賞罰筆舌代鞭朴其所立之法雖儼然有司之尊有不能與之爭衡者然後知一王之法吾孔孟立之以垂世久矣非用空言而徒爲記載也不幸聖人沒而王法絕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之間間有文人才士以主持斯文攘臂鼓吻以自立其說然自離騷爲奴婢指屈宋爲僭官罵宋玉爲罪人呼阮籍爲俗吏其標立氣勢則有之矣而王法則吾不知也有唐之興締章繪句尚存江左之失未宗燕許如紫微宮之頌啓母碣之銘洛齋書之頌周受命之頌皆迎合揣摩之文也未得王楊則韓休之薄淡味張九齡之寬邊幅王勃之多玷蘇許景先之多屑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也是何也主王楊之伯主燕許之宗則易啟彌之國不足以一天下之異也有昌黎韓愈者出刊落陳言執六經之文以繩削天下之不吾合者原道一書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氣凜凜奪正聲勁氣毅然三代令王之法且遜之其始也王楊爲之伯天下安其伯而不敢與異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王楊也及其久也燕許爲之宗則天下宗其文而不敢與異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燕許也最后愈之爲文法度勁正迫近盤誥宛然有王者之法視燕許諸人直猶淺陋之曹檜皆大國之一方爾則凡天下之爲文者誰敢不北面

厥角以聽王法之干奪哉雖然天下之習沉酣浸漬之久則其弊非一朝之可革變而僅可以至魯變魯僅可以至道以聖人之才量豈不能直變一齊而且革之以漸焉況唐之文敝漸靡晉宋之餘書自正觀后王師旦黜張昌齡裴盧駱賓王等輩雖太宗高宗王之而斯文之弊且不能盡革使文章之變於燕許諸人爲之先則一韓愈豈能以一髮挽千鈞哉雖然立一王之法以裁天下之異習此上之人爲之愈何與焉大曆正元徒事姑息而元和長慶吾道尤甚爲立唐文章之王法不出於時君而出於愈愈亦甚不得已也雖然史臣之說雖論愈也亦規唐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一百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二

附 漢唐宦官外戚藩鎮夷狄

天祐 皇宋

藝祖皇帝提[illegible]下之師收權歸於五閫全戈鐵馬之餘異時内患外禍稠見疊作今則傳祚二三百載外平之日居多異時尾大不掉足上首下今則居重馭輕君制臣承内外之勢大順稱譽伏讀

國史然後知聖人之所以貴後世者其智慮規畫固自有遠且大者也自大難甫平大臣如趙韓王輩左右扶翊元勳宿將休兵歸衛老於牖下相臣樞臣或上印綬不以典藩則亦廩之祠禄或奉朝請外而郡之政寄於守縣之政付於令守令之權歸於按察之權歸於

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近臣無專恣之患藩鎮無擅權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吉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加雖閭有豪猾之虞而絕無蕭牆之患立法剏制如此其善行之三百載而患不作豈非

聖祖

神宗剏法之善而

聖子

神孫守法之嚴歟若夫漢唐之患大異此矣漢之弊過乎變者也唐之弊輕乎變者也過乎變至於矯枉

而過正輕乎變過以背變而召亂漢初懲秦孤立夫
啓九國跨州連城拜上東門之命過足以爲昆弟過
衡之階而三庶孽之封過足以撼漢法不行之地後
來者懲羹推恩之令起附益之法嚴左官之律與諸
侯惟得衣食租稅甚而至於乘牛車又甚而至於上
壘𧏮以養成王氏之禍光武之興此監未遠於是盡
奪三公之權而歸之尚書厥後大臣權輕不足以制
小人而順帝之立孫程之建閹竪之誅梁冀之夷至
此而外戚宦寺皆足以病漢故曰漢過乎變至於矯
枉而失正此也唐太宗力刻隋弊擧障列王門號令
暢南海辨疑之長待唐通嘉蒸而後立正觀詔書曰與

寶之而傳世上封域圖者有之獻賣金瓣者有之后
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夷狄之患矣而乃輕變之
奈何太宗府衛設兵循西魏以來之舊居重馭輕舉
天下不能敵關中之半故今日之扶犁南畝即異時
之荷戈閫外者也異時之雲屯塵合即今日之火耕
水耨者也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藩鎭之患矣
而乃輕變之奈何太宗以北門舊儲無與南衙政事
此固可議者然親近如內侍省而不立三品官曰不以
事任之守禦閤門掃除庭廡不過使之供輿臺皁隷
之職帝蓋謹於履霜者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
閹寺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故曰唐輕乎變至於

背變而召亂此也雖然挑虫之不戒而拚飛蟻穴之
一潰而滔天人君之用心其嚴乎漢侯王之患疏然
特外變耳自馬實權移主上宦者游後庭二將軍揚
旌陰山而後世外戚宦官夷狄之變皆自武帝之欲
心啓之唐女主之禍雖熾然天所命耳自楊國忠獲
用高力士蒙寵諸節度受封而後世女主宦官藩鎭
之變皆自元宗之侈心啓之先儒蘇公子瞻謂漢有
一變石公守道謂唐有三患皆貽咎於漢唐之諸君
愚請用其責於二英主之用心以附責備之法

問六經疑

漢儒六經之學以辯訟勝而是否不與焉嚴江公
受穀梁董仲舒受公羊二人同時辯論仲舒辯而江
公訥故公羊勝嚴彭祖受公羊劉向蕭望之受穀梁
二人同時辯論劉向辯而彭祖訥故穀梁勝至於解
頤而說詩折角而論易傳古禮十七篇而言禮　師
法百萬言而談書漢儒六經之學隨執事大人以諸
經之疑不鄙夷後學而教督之愚不敢効漢儒以虛
辭勝請爲執事質其是否者且書之不記宣王亦猶
詩之不錄康王也詩之不錄成文亦猶春秋之不錄
晉仲也黍離降於國風聖人所以嘆王室之卑七月
列於國風聖人所以示列國之正晉用天子禮樂則
魯之有頌夫何疑二雅有正變則小雅多文王大雅

多幽厲夫何怪詩書之義大略可睹矣三易所以明三代正朔之殊上下經所以言天道人事之異義理象數則學者之自異也剛柔往來則卦之涉於變者也以至春秋爲尊王而作以臣召君春秋猶爲晉侯諱況射王中肩之事春秋尚忍言之哉楚爲中國患始而稱荊吳爲中國援則進而稱爵一字之華衮斧鉞春秋之法具在易春秋之義大略可睹四經之疑既略陳其槩矣若夫執事所謂學經之失則請終言之以爲經生之抱誦黍青之詩以發冢夫詰之書以文奸詠驪駒之歌則病由禮矣假瑟爵之釁則習甯官矣發神祖品題易戚世之事啓邊釁春秋罪也黄太史之詩曰自古非一秦六籍尊學難愚慎此又矣願從執事印之

問兵民財吏之弊今日何以爲革之之方

嘗讀漢金布令甲其文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今天下供給其費夫經費調度不仰給於縣官而倚辦於天下今甲所書特一端耳觸類長之漢之求多於民者亦苛哉漢人色色倚辦於民疑其兵民財吏之費天下必有凋然不給者然攷之班史則乘堅策肥衣絲曳縞牆屋被文繡閭閻食粱肉僮騎帶刀劍此風雖侈猶可以見漢民之優裕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右族占銀縣數有譯內史假貸租多不入追科雖拙猶可以見漢吏之恤民也自文迄武有都內太倉之積初元永光有水衡少府之贏則國用未積而財不闕其困民會稽兵以備閩粵巴蜀兵以備西南夷上谷等郡兵以征匈奴則近郡調發而兵不聞其病民漢取辦於天下若此其夥然民力既優而吏不擾民財不困民兵不病民經費調度贍補轉輸將以甚帑藏之所儲過於寄而足以給之耶則軍市之租委之邊吏鑄罪之錢寄於此宮府錢之錢散於湯沐乎陵工作假於水衡則帑藏未嘗窘也將以兵服國之所入足以贍之耶則少府陂澤貲咸冒鹽錢東流民名數頗多中尉脫卒得數萬人樂安隱田多四百頃則假國未始詳也天下之財使天雨而鬼輸也則可今養兵置吏與夫生財之道色色倚辦於民則是可不爲根本慮哉漢之人君吾知其所以致此者蓋有道矣漢自高惠文景五六十載間或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取民既輕而減田租之詔無歲無之其後武帝以賣人之子市中鏵刀之末辨盡毫毛若此者疑於苛取矣然惟漢人三十稅一之制猶存不改張徵謂其百姓不加賦而軍用給班孟堅謂其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攷之西域傳有司請益民賦三十以給邊用而帝不從夫當邊用不給之秋益賦之請是宜忻然一肯首矣而牢辭固拒不忍有一毫之橫賦而

加諸本根夫苟取如武帝而且知為根本慮庶可見
矣不然經費所以責於民者纖悉而田賦之所以恤於
民者薄則凡養兵與夫國用之制其能一一無歉乎
執事枚舉民兵吏財下諸承學執事既已條列四者
於前而又謂修其一而吏以此治財以此富軍政以
此成執事其欲先修裕民之政以為三者之本乎敢
以此說復于執事且今日天下何病哉冗費妄養兵等
政類多不滿人意者先正宋公祁作郡牧論謂國家
向嘗於二千石特背簿領之期會獄訟之文致吁今
日之事又甚矣追科迫於星火符移條於求戟催繳
治辦以為進取之梯媒九重降詔至謂吏有椎剝
出之心則吏之刻民如之何而絶之先正蘇公轍元
祐會計録謂熟視府庫充塞見景福内庫以舊金帛
今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吁今日之事又甚矣錙銖
之取泥沙之用戕膾之益尾閭之泄一遇水旱常平
倉無粒粟以賑民則財之困民若之何而裕之先正
呂公陶記成都備武堂謂蜀無事七十有三年民忘
干戈吁今日之事又甚矣　聖朝南渡無事者亦七
十有三年矣鶴膝犀渠蠹壞於鏽銹最關蜀口雲屯九
萬八千之師不爲不多然羸瘠疲癃糜粟至有名隸入
籍任符而身為家人子者則兵之病民如何而革之
雖然廟堂旰食以此為憂執事明問以此為憂是固

可憂矣然愚知其不足憂者何也　主上孜孜愛民
日者命大臣裒類列聖寬卹詔令又從有司之請薄
斂省責振荒救飢百萬生靈盡拜大賜負今本根既厚
而國用寬紓璚河內發粟制費益昌権茶詔不患無
若人左藏之嬴餘六庫之別貯不患無此政輸家財
以給邊用從義租以助漕復不患無此民一舉而三
利則本末其有相病哉兒寬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
而學不驗之語愚無以執事大人無以不驗鄙之

問進讀三朝寶訓講明內外治

按漢藝文志自太史公爲商史記之外有高祖傳十
三篇有孝文傳十一篇有漢著記百九十卷此書雖
不存於今切觀其明堂玉版之所藏蘭臺石室之所
記獨與今所謂漢祖宗治略皆聚此書也降武宣
而後大夫博士議郎領給事中加官掌中朝問應對
未聞有一語援此書以告其君者故漢初之制後世
一切反之高文諸君詳於內治而治外爲緩武宣以
後詳於治外而治內反疏治內者內外皆治而治外
者內外俱廢漢初相府領計籍中丞督部刺史分刺
州而吏治核衣然乘車有禁商賈敦化有吏孝弟力田
有科而習俗厚問其民力則乘堅策肥履絲曳縞閭
閻食粱肉僮騎帶刀劍問其財計則庾廪皆滿財入太倉
紅腐司農倉在郡國年吏錢在州內修政事整齊嚴

容如此而當時外治何如哉劉他獨擁桂林象郡則
今之廣南西路也閩越王獨保閩中即今福建路也
匈奴盡㕩河南地而白羊樓煩去長安纔七百里而
將帥方且因事設屯而士卒或起家人子霸上棘門
或多兒戲而從軍中或都貲子錢故劉安謂漢興以
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天子未有舉兵而入其地
者推此則可以見高文諸君詳於治內而治外爲緩
自時厥后獨意若武大司馬冠冊府諸將軍領加官
而將軍之號又不時置則將帥屬矣命太守等以都
試教武官以肄射曲臺以饗養龍則車乘精矣闢其
邊境則築朔方城列屯田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縣十有

八

三而置都尉者乃三十開其侵擾則武關谿吏卒之
食北軍儲釋罷之錢少府繕大農之費外修武備光
明俊偉如此而當時之內治何如哉會稽不上計黃
龍多避課長安猶傚侈靡公卿猶廣第宅渾邪內附
不能具三萬乘而兩軍出戰士頗不得祿故班固謂
漢宣修武帝故事而又謂孝成修武帝故事蓋咎其
不復循高文諸君之法而徒效武帝之外治矣推此
則可見夫武宣詳於治外而治內反疎執事大人恍
金華之清要衛四蜀之文雅發策下詢首以侍讀之
官進讀三朝寶訓爲問愚無似今願切有請焉
翠華自駐蹕東吳迄今七十有三年承平日久

皇帝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諸海而亂萌偏且
內外翕然穎川自治之策謂國家休儀然七十餘
年今日之內治似之先正呂公陶作成都備武堂記
蜀無事七十有三年民忘干戈今日之外治似之曰
中必有奸操刀必割二者將何以處此雖然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由內以及外雖皆不可以偏廢而聖賢所
先後則幾矣昔在唐長興中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
國朝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雖兩賦箸書皆以
爲不足懼而獨曰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
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喪可畏毀譽亂眞深可
畏直言蔑聞深可畏蓋謂不足畏者外變而深可畏

九

者內患也使澄而是人也則可澄而少知治體則是
豈可不熟慮哉方今州縣額課最虛偽見其所蓄者
祖 宗時命籍徽臨欲今具功過之迹者乎民俗土
風日流澆薄亦聞有如 祖 宗時令御史臺訪察
在外聞者乎國計盡竭亦無愛惜 太宗成訓且在
亦嘗慮及此乎所在充羨劉內庫以貯金帛 太祖
壯事可複亦嘗講及此乎如其視三朝無愧則天下
幸甚若猶未也則今日之所不當緩者唐李翱作平
賦役衆志之言實今識老而嗟卑神堯以一旅取
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歐陽永叔書之
日使當時之士咸易其歎老嗟卑之心如翺所憂唐

之天下豈有亂亡哉嘆夫內治之不立其流弊乃至於此甚慝願舉此以爲盈時武緞籙精粹是則何敢若其披露肝膽則有王階方寸地

問正朔

漢賈生於漢文之時上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班孟堅於高后文景紀或多書春正月以爲歲首竊嘗疑之漢自太初元年始從寅而二氏於未改正朔前已首言夏時何也及觀汲冢竹書其紀年篇起自夏商周皆用建寅之月爲歲然後知三代雖以子丑寅建正而授時以作事紀年以垂世率皆行夏之時而雖商周有不能易也秦人采鄒衍終始

五勝之說更以十月爲歲首歷變閏餘率多舛失高皇受命之初不能及之以從夏時很用北平侯之歷而循亥正夫漢火德也北平侯一誤而遂因仍之帝庶事草刱固未暇責也以孝文盛時漢興二十餘年而猶謙遜於改正朔一事其宜正朔雖未改而班賈二氏乃成於此而標言夏正其意若其可從聽夏時而不聽也非特此也雖聖人之意未始不以夏時爲正也故諸經則示其正春秋則用其權用其正者本夏正以示萬世之常而用其權者話周正以繩一時之變何謂用其正七月之詩惟用寅正周官每記象雖曰用子正然於歲首則標之以正歲是尚存寅正也

異時聖人著之於書猶拳拳致意焉紀堯之事曰正月上日紀舜之事曰月正元日紀禹之事曰正月朔旦且堯舜禹用寅正故聖人書其正焉乃若於商則曰十有二月於周則曰一月不獨不謂之正月聖人蓋不與其正也此所以示萬世之常何謂用其權行夏之時自聖人平居議論聖人非不知夏時之爲正而春秋乃止用周正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正朔相承周也而天下不知有周聖人筆之史正次王王次春華夷分戴寄之一字使天下曉然知有王室之尊其或不書正不書王皆所以譏其無正也此所以繩一時之變嗟夫正朔一事責夫子議論久矣用

緯用聖之說受圖立始之說紛紛錯雜自漢儒固已信之傳世愈久而聖人之意愈晦魏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獨宜以建丑爲正遂改是年三月爲孟夏唐天授四年始用正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吁陋哉唐固不足道也然尚有可誘者曰周之子正猶本於陰陽之序也而魏獨何爲者哉本春三月而遽易爲孟夏之四月作亂成易之序不外乎蒐苗獮狩之事不系乎然則舍聖孰從旦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

原缺

御策一道

臣對臣恭惟國朝以忠厚爲治以好生爲心以和平養天下之福以中正作士君子之氣熙豐大臣之變法繩於熙元祐諸君子起而救之疑於激惟我仁祖皇帝培養根本扶植政道治體渾大汪汪乎有唐虞成周泰和之風誠足以爲萬世法陛下習祖宗之餘休膺上皇之重寄誠能持平守正以與天下輯安靖和平之福而不驚吾祖宗渾厚之治體則陛下所以策臣者數條如薦舉之尚難其人財貨之未知其序吏不稱其職民未安其業賢愚同滯軍政未修皆上塵

陛下之宵旰者臣願以仁祖爲法則六者之弊皆可數數之於前惟陛下裁幸臣伏讀聖策曰朕嗣承丕緒六年於茲兢業自持罔敢逸豫宵旰圖乂其效悠緬嘗考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自然靡弗有成矯厲多事者未免於失臣有以見陛下嘆六年治効之未著而酌之古先以爲出治之龜鑑也陛下嘗畏天威遵守祖武勤恤民隱損玉食之奉服浣濯之衣屏聲色之娛天資固已超絕而且閱大臣章奏或至日昃御內殿講筵不問燠寒日孜孜求理尚懼闕失是以比年以來親享而霧霽當日蝕而雲霧散先春而瑞雪應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邊陲不驚獄訟希省盜賊

屏息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陛下兢業自持躬蒞六年其大體固已素定今臨軒策士之始詢臣等于庭旁謂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者成矯厲者失則陛下既知安靖之足以凝治體矣而獨有言宵旰圖乂其効悠緬陛下責効於六年則切矣臣猶未敢以聖問爲然也我仁宗四十二年之治巍巍堂堂如此今以其卽位之六年考之則士具甚矣天聖之五年卽仁宗之六年也是歲范仲淹上書執政歷言時事其略曰今朝廷無憂久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不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晏然自安百姓反困窮矣使好功喜名之君臨政發憤者六年而治効悠久之若此則宗銳豪勇

爲以激天下於多事之場惟我仁宗一切爲根本慮財以不聚爲富兵以不用爲功刑以不殺爲威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慶曆之治迄今有光陛下冊詢六年之久而治効悠緬誠能以忠厚和平植治本以中正廣大作人才則安靖自然靡不有成當不虛陛下所以攷古之意而矯厲多事之失非所憂耳伏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臣伏讀聖策曰漢文未遑用賈生之策武帝則設庠序之嘉一乃興於禮義然至刑措一乃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此其證也朕以涼菲凜臨乎兆民之上其敢娛遊五三默觀卿士大夫莫不高談稷契下卑漢唐然今日之弊亦多端矣臣有以

見陛下酌漢文武之得失以爲鑒戒而患卿士大夫之高談危論而不切於時政之弊也然嘗觀今日之治以言乎薦賢則人才未甚輩出如漢文而數路得人不如武帝之多以言乎理財則用度節約如漢文而剖析秋毫不如武帝之精以言乎吏治則司紀之績如漢文而數斷於州縣不如武帝之察以言乎裕民則除租減稅如孝文而外施仁義不如武帝之矯以言乎張官置吏選將練民大抵有漢文之寬厚而無武帝之激烈然要其終而觀則寬厚者有餘味而激烈者無成功臣切意陛下之所以絶望遐蹤三五者以其數者之政未能根據奮發以新斯人之耳目

而卿大夫所以高談危論者亦必厭薄於此也然今日之治雖小綏要亦不可太激文武二君之得失臣不敢以爲陛下獻臣之所以拳拳於陛下者本朝自有家法耳仁宗在御一時事勢浸流於弛請總權綱時則有若宋綬請攬威權時則有若余靖請立威福時則有若孫甫請出號令時則有若蘇紳謂政令姑息若張方平也謂威柄漸移者宋祁也謂十事不及先朝者富弼也謂天下之勢近於弱者蘇洵也而我仁宗嘗以治具之未張而絶意於五三之治以卿大夫之高談遠古而亟求之所以更作之術歟陛下誠能深養治體以取法仁宗則陛下六條之間臣嘗

侍與而對而陛下詳擇其中若陛下方以治効促緇爲憂而亟欲大有所作爲則臣雖言之無益也聖筆昔百執事蓋已略備時下之令而謀一帥擇一部使者憂乎每難其人豈世徒尚於美觀而未究實用歟臣有以見陛下患薦舉之未得實才也然今日薦賢之法弊矣異時士大夫介絜不苟求今不見舉也異時舉官不妄薦人今未能矣牘章旁午率多具文類曰某人可備監司而不明夫州縣之嘗有勞績某人堪充將帥而不明夫謀略之嘗有顯効某人可舉廉吏某人可備著述某人善治獄訟某人善治財賦而不列其可紀之績下泛然而舉之上亦泛然而用之

上下俱以虛文不實相尚宜乎謀一帥擇一部使而尚難其人也往年陛下論議臣之謀凡宰執臺諫侍從不許親戚子弟交薦日者議臣有請自今科目薦延者各因其長明著實迹苟不如舉即坐以妄謬之罰陛下欣然嘉納聖意一形舉官當無繆舉而實才當爲時輩出矣然持循至于今而薦舉不實之弊自若者何也未聞陛下罪一舉官之不實而賞一舉官之得人而明示天下以賞罰之信以也昔我仁宗嘗詔舉官自今已改遷而貪汙者許元舉官以實狀聞其不實者置之罪臣願陛下考仁祖之遺意詔中外大臣自今舉三人皆實者特與拔擢俱不如舉則舉

官責降已舉而易所守者舉主匿其罪而不言他日以事敗則以其罪罪舉主遲之三年而謀一帥擇一部使尚難其人者未之有也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國家之經制有常朕之自處固或不約而內焉省計外焉郡邑備備乎每慮不給豈財貨本末源流未知其序歟臣有以見陛下處理財之不得其序也財非天雨鬼輸皆責之民今自兩稅而外凡軍興之一切權宜者皆入於經賦且茶鹽酒鐵之所立古人不敢盡利以遺民者今自一孔以上根括無餘國家雖號承平然猶有經費之不可闕者郊廟之費百官之費軍備之費備荒之費歲幣之費闕一不可使藏之州縣藏之府庫某色可以供某數某數可以備某用官司不相侵移財貨可以得其序而今也有所謂備換有所謂登承有所謂填補有所謂見措移易支曆變亂色額有司者將亦病之矣往年議臣患州郡財物之虛數應郡守替移即委本路漕司具實在之數以聞其後又欲於監司郡守被罷及官祠候省符到日即令同官抄定見在財物之數具申朝省其提防不可謂不密矣然以處昇平則可往年五穀不登而諸路常平司支發不給不知欲建規恢等議國朝以饑之昔仁宗朝大臣建言欲令三司使具先朝與天聖中賦入若干官若干及今賦入之數與

五

兵數官數約取中道立爲經制以十八分爲率七分爲養兵及官省之濟以三分備水旱非常遲之十年始可以言上從之臣願陛下規倣此制明詔三司大臣及諸道計臣自今量入爲出不得更相爲用以養經常之目庶使盈虛可攷而緩急不至無備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考課之制戒飭之詔深切著明而吏治苟簡昔自豐財有愧乎吏[illegible]職有以見陛下之望吏治爲甚切也然今日之天下陛下與守令共治者也得一賢太守則十萬户受其福得一賢令尹則萬家之縣蒙其利然受其福蒙其利者百不一二而貪婪以枉法苛酷以虐民妄誕以廢事者總總也應守令得官之初率多矯爲介廉之迹以釣虛譽一年之後本心稍見淹延獄訟役易府藏擾亂文曆妄送之濟公帑之費送迎之費則視爲當得至有合解諸處綱運則占護而不解支應下諸軍請給則積壓而不支縣斷之州州又斷之監司動以賜爲之籍口嗟夫斯民亦重不幸矣日者獻議之官謂監司郡守送迎不得過數 吏額不得額外收補監司通判行部不得擾擾又嘗有謂欲寬遠郡之憂莫若重守臣之選欲校臧否之實莫若重監司之罰莫非所以責吏治之實陛下旣俞其請陛下責吏之意非不迫切然人不易知以天下郡邑之衆陛下安得人

六

人親見而後任之哉今之監司宜總諸道之守令而
進退之也陛下於一道止得一二賢監司則人人知
所警懼矣今守令不必擇而監司不可不擇側聞慶
曆三年范仲淹富弼條上時事請以次漸易諸路監
司之不才者使總於所部吏令兩府通選轉運既委
諸路自擇知州況日者廷臣有請今後監司遇有闕
者乞專用在廷之臣願陛下自今親擇賢監司分部
諸道若內若外必待陛下辭而後行當行之日陛下親
御殿假伺色以諭之曰一道之吏實汝之託吏有政
績者其具名以聞而闒冗酷虐者亦俾覺察重加典
憲汝將匿不言異時下轉上聞汝將有顯戮彼知上

意勤懇則賢監司之下不容有濫貪矣惟陛下遵守
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鹽稅之觸逋賦之除前後相
望而歲雖豐登民尚愁嘆有愧乎民安其業臣有以
見陛下念民力爲甚周也然今日之民力病矣隻年
江淮湖浙四川等處所申災傷數目輕重各有差今
秋成又未可預計假令歲果大熟則亦僅可支一年
之須而與藏而況國家之征賦夏輸絹冬輸紬以至
折帛有不一之名役錢有兩料之數而額外之科歛
不與焉以年來爲產戶者小則易田以避追擾甚則
竭產而供轉輸其弊亦有在也朝廷責之戶部戶部
責之監司監司責之郡守郡守責之縣令期限迫於

星火文移繆於戈戟大書長牒遽然而至則係逮桊
胥殘辱長吏且如朝廷歲稅絹綃紬之數足而後施
行者其患皆起於期會之不容緩也使州縣府庫
有以爲應手之備則猶可以紓目前之憂而今也扶
東而西傾捉襟而肘見一額之輸僅可以應本額之
期限財非出於官而使不責之稅產戶不責之四五
等得乎日者陛下俞臣寮之請募集賞恤詔條頒行
郡國處長吏奉行不虔則令監司劾奏臣觀聖慮非
不懇惻然使州縣之財未裕則長吏雖稱有愛民之
心果能一一承宣乎昔仁宗以京東飢出內藏絹代
上供以淮南飢出內藏絹代民輸下京西羅買絹則

則出內庫錢下河北市糧草則出內藏絹夫仁宗不
惟不責之州縣而反取之內庫蓋謂逆州縣之期會
適所以重斯民之厲故也今欲民生之安其業先自
裕州縣始惟陛下遵守家法而行之聖策曰官益猥
冗而入仕之源未澄率數人而同一闕使賢愚同滯
臣有以見陛下欲清入仕之路而使賢不肖有別也
國家有三歲進士之外由特科進者多昏耄補進者
多驕佚由雜進者多舞文由鬻爵進者多貪汙入仕
之路雖狹特三歲一用郊三歲一取士名之登於吏
部者爲貲可勝計哉故有一闕則替者一人任者一
人待之者一二人雖曰速仕者至於營近次仰祿者

志於得厚祿而自便者志於得清要然自京秩而上猶未至太冗而未脫選調者至於貪多而無闕可取是以憂國之臣雖屢秉所以汰冗之術然多見於所拂而不行昔我仁宗朝大臣議省冗官是知立法自貴近則人無怨請自頒御宗室兩府大臣及諸司帶職員內外臣之家裁減補蔭則十年當見成功今世賞之數雖頒然減任子廢恩赦昔人常難之議者又欲裁奏蔭之法嚴銓選之數則又恐非祖宗忠厚之意今欲裁省冗濫而仕者仍無所拂莫若開張銓之期二年一銓不惟俾之涵養氣質無學而後從政而吏員多艰冗之弊稍清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

施行之聖策曰兵雖克捷而將佐莫之折衝者聞有掊克苛役使軍政未修臣有以見陛下欲革將佐之苛使軍政修舉也今日之兵自三衙之宿衛江淮之列屯諸道之禁軍階級欲其嚴号令欲其明軍勢不可謂不張比年以來繕治沿邊之城壁制造御前之軍器命臣寮以檢視戰艦之弊詔諸將以講求馬政之利則武備不可謂不講江上諸軍軍器數目則季官檢閱沿邊州縣土兵弓手則議行招填則覓緣不可謂不至今日軍政之弊不在乎他而在乎上下之情不相得爲之將者裁削犒賞積壓請給而爲之兵者傲睨邀賞驕悍難制平居不能同甘苦則臨事

難以共患難昔我仁祖經略西夏是時升平日久兵踰百萬范仲淹處其驕悍條上邊政大略以和輯軍情爲先臣願陛下詔諸道將帥自今賞罰務其信必毋掊克傷士情則軍政不修之患非所憂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況欲教化之行習俗之美不賞而勸不罰而懲動容發出詞氣天下向風而化如詩書所載隆古盛時其可得乎朕未嘗不寤寐慨嘆期一新弊蠹深惟矯厲多事之過抑何修而前六者各得其理陛下所以慨慕古先而一新六者之弊蠹陛下責治則太銳矣然嘗恭聞哲宗皇帝朝范祖禹建言曰陛下欲法堯舜惟法仁祖法仁祖則

可至天德矣夫詩書所載隆古盛時其教化習俗固非後世之所可及然我仁祖之治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雖名而福祿無窮則所謂隆古盛時亦何以異此何陛下近捨家法而乃取法於太古久遠之事哉蟣虱賤臣恭聞嘉定聖問之所及臣竊愚意冒犯忌諱件別於前矣陛下於其終復策臣曰自昔抗議之臣奏疏之士文采則富議論則閎殆類石田將執空辯有伴書餅其務於食或矜於爲異或一時之見聞或陰售其私規他日之進用朕固不取亦豈公言今始延天下之秀況策之於庭其詳著於篇俾無多事之謟而日臻於盛朕將親覽焉陛下之

問及此天下之幸也臣請復以取法仁祖爲陛下終
其說國朝自藝祖以至仁祖積四世而治體成自秉
輿駐蹕東吳至陛下又四世涵養根本作成人才以
凝治體於不變以爲我宋無疆萬年無窮之基前在
陛下當無以辭其責然嘗觀仁祖之治體所以汪洋
洪大而與唐虞成周比隆者雖自仁祖持守正以
扶植治本而亦一時元老大臣中正廣大而維持公
道於上也慶曆盛時杜富韓范相與主公道於上而
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等列居言路相與維持于論
以固治本天章開所條陳時事富范諸人身言之而
身行之初豈矜於爲異哉一時之見聞如陛下之所

憂者哉范仲淹以忤大臣去國願與俱貶者相繼初
豈陰爲其私規他日之進用如陛下之所弗取者哉
今日涵養治體作成人才以無愧於我仁宗之盛其
責在陛下而扶植公道薦進實才以無愧慶曆之天
臣其責在人臣願陛下與左右大臣深思熟計異追
宗之艱難念上皇之付託爲千萬世子孫治體慮一
切以中正廣大行之實宗廟幸甚臣無任惓惓之
至臣謹對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四

周禮折衷 得之何槑撰辭

按漢唐以來三禮元本首列正經卷第而書名
與傳註人附于下此必先後鄭有所傳授今鶴
山先生折衷兩篇標題倣之惟自宮正又中分
者非敢輕有因革蓋以賈氏所發明昉爲義例
學者其詳考云

天官冢宰第一

【鄭】冢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官也天統理萬物天
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不言司者
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

【賈】鄭云象天者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
三百六十官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
衆官天官兼攝群職故不言司春官以其祭祀鬼
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賈】六官之首同此序六句者以其建國設官爲民
不異也案桓二年左氏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
洛邑則居洛本是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
下爲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

【鄭】周公歸攝而作六典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
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司徒

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賈 書傳云五年營成周成周與王城同時營則五年營洛邑與孔安國爲營洛邑封康叔制禮作樂同是攝政七年異彼先鄭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

鄭司農云 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 **玄謂** 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後鄭破先鄭爲君臣父子之位以其國家草創下論體國經野理應先定宮廟等位豈有宮廟等位未成先正君臣面位乎

又云 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

賈 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旁爲四方方三門則王城十二門門有三道三三而九則九道南北之道謂之經東西之道謂之緯經緯之道皆九軌左祖右社者此據中門外之左右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右面朝後市者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處陽故在前三市皆是貪利行刑之處陰故在後出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𨍏音 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十六里都方三十二里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若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爲溝洫法無此方里爲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乃有方里爲井之屬但郊外曰野大總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野對國言之故鄉大夫職云國中七尺野自六尺是城外則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曰野但據小司徒成文而言

鄭司農云 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 **賈** 人無主不散則亂是以立君治之君不獨治也又當立臣爲輔極中也言設官分職者以治民令民得其中正使不失其所設官分職助理天王[illegible]之

初主在設官分職爲民極耳

鶴山魏先生云 位字法謂君臣之位先鄭之說非不通只是不該盖位總言宮廟朝廷之位故後鄭破之

又云 王城十二里或又注云九里已不同又云甸𨍏其以出車一乘詩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左氏渾良夫衷甸 𨍏音

黎氏極本無中義只天下之理到中便不可過
不可過便是箇極如北極屋極皇極為天地之
中是四方所取正之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
也此極字至朱文公發明始分曉
又云經字是經之營之經畫也言經則緯在其
中九經九緯是也經常經界皆此經後人只此
一字尚存如經字便錯看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
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論語曰君薨百官
總己以聽於冢宰後鄭云司農引論語者證見天

子冢宰兼百官之義言百則三百六十一也且論
語言君薨諸侯言冢宰百官據天子互言之也
冢宰大宰者言不異人也
賈言主治則兼六官以其五官雖有教禮政刑事
不同皆是治法也云佐王均邦國者以大宰掌均
節財用故也周禮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
邦多據王國也然不先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王
之冢宰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今言邦國則舉外
可以包內也
鶴山先生云後鄭未見尚書故天官冢宰一
段引論語為證又云周禮連言邦國多是諸侯

邦有封之義建邦設都乃命諸王邦之蔡皆訓
封後來為避漢祖諱傳注多改邦字與國字
實亦自邦疆國之境有封略之義
又云周禮制度數自康成多是使約法推之如
大夫五命士三命周七廟便推殺六廟不知自
書出來卻殺它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辭則
約法涉窮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
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
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
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
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賈大宰總御羣職故六典俱建治典教典云官府
禮典已下四典皆云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
數故不云百官而云官府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
萬民此天子之禮不言兆民而言萬民者以畿外
封諸侯惟有畿內不封故以畿內據近而言鄭云
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者凡言經者以
經紀天下故王言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云邦
國官府謂之禮法者凡言法者不法於上故邦國
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常者上下之

通名者經據在上法據在下至於王與邦國官府
俱有常義也
鶴山先生云典從冊從六自是一件物不可以
常訓之漢儒去古未遠然字義也不甚曉故多
失經意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
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
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
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賈此八灋雖不云建亦有建義上六典云治邦國
此八灋云官府官府在朝廷之官府也鄭玄謂百

官所居曰府者欲以官府爲一事解與上府史之
府別彼府主藏文書此府是百官所居處皆是府
聚之義也官刑先鄭謂司刑所掌墨辠劓辠宮辠
則辠殺辠此是正五刑施于天下非爲官中之刑
故後鄭不從之也官計謂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
誅賞者此爲三年一考乃一計之此官計每歲計
之故後鄭亦不從之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是專施于官府之中於義爲
當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羣吏之
治即是官中之計於義亦當故引破司農也
鶴山先生云府藏受藏之謂藏受用之謂府若

言藏主收受府主支用也人一身之藏府亦同
後世以府名州郡不知起於何時
又云周之官聯其聯事處最密故朱文公謂
部周禮盛水不漏
又云周禮用奧文法極嚴如小宰八成之類
一字移不得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
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
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
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後鄭注都鄙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

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埰內者祭祀
其先君社稷五祀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賦口
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禮俗昏姻喪
紀舊所行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賈大司徒云凡
造都鄙鄭注其界曰都鄙所在也春秋傳云遷鄭
焉而鄙留其鄙所居下遷也典法則三者相訓但
邦國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所用處異謂都鄙
公卿大夫之采邑者敘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則大
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
地則三公之采也云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母
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

里次號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也云祿若今月
奉也者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
云賦口率出泉者下文九職九賦職賦相繼而言
故知賦即九賦口率出泉也
觀山先生云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鄙是附
左氏曰具都鄙也西鄙北鄙以我爲邊鄙鄙有
外意如食鄙彼都人士只當通作一義看
又曰賦有分頒之意以井地所出獻于王也如
禹貢之賦與詩賦政于外左氏悉率敝賦凡三
等來地所出之物與兵車之屬當謂之賦賦是
上頒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止

是地所產如土謂之貢土亦謂之充賦皆地所
出之人也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出泉
三代安有口賦其說後學甚多此其一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
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
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
以馭其過
鄭康成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
後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誅責
讓也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凡言馭者所以敺而
內之於善

賈大宰以此八柄詔告于王馭羣臣餘條皆不言
詔獨此與下八統言詔王者餘並羣臣職務所當
依行此乃王所操持王不獨執羣臣佐之而已故
特言詔也言馭者此八者皆是敺羣臣入善之事
此經自五曰已上皆是善事則大善者在前小善
者在後自六曰已下皆是惡事則大惡者在前小
惡者在後此中爵與祿廢與置皆別之以王德爲
大能明辨之八則中爵祿廢置皆共文者以其德
小不能辨故也
觀山先生云八則八柄言馭者凡十六字只當
通作一義看康成以敺而內之於善訓馭字未

知祭祀如何敺神以內於善臣有大罪沒入而
奪其家財如何敺貧者而內於善蓋貴古之馭
者斟酌裁制各有其法康成不察此十六箇馭
字若以古之善馭者推之當訓品節而歸於範
之意如祭祀而斟酌天神地示人鬼之品節而
不違其則庶乎其可以馭神也自祭祀馭神而
皆得其品節以下則其他盡通然其間以漢制
沒入家財爲奪以馭貧一條尤害義理三代安
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待臣下無絕法
如臣之去國素車白馬以喪服去雖待放於郊
然猶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三年然後

收其田里雖奪之而不使其事予至於三絕設
禮爲舊君有服上下皆以忠厚存心至于藏國
孟子始有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之言如臧武仲去國猶以防求
爲後於魯爲臧爲也武仲去而猶請以請立
臧爲爲後故孔子以爲要君是三代之法臣有
罪而奪爵國之類亦必與國而不使至於貧困此
其所以爲駁而康成之誤解經當表而出之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
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賈鄭云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此八者民與在上

同有物事也謂率天下民使與上合皆有以等其事
上行之下效之也故以馭萬民爲主也
鶴山先生云統有緒統之意如綱領之屬若物
莫無統是總於祖宗而垂之無窮且制度紀綱
是四件物儀禮紀綱爲全匹半匹爲制幣長一丈
八尺如銖只是二十四銖今廣稱二十五銖便
非古制八統如中庸九經達吏不可拘在下位
不能自達者吏則通上下之官稱之三公謂之
三吏孟子以諸侯爲天吏今之吏部則總天下
之官皆學之胥史謂之吏不知起於何時
又云天官冢宰盡統衆職自小宰已下無非分

職校任各有條理以此知冢宰事無不統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
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
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鄭三農平地山澤也先鄭以九穀爲黍稷秫稻麻
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以無秫大麥而有粱苽爲是
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及平地可種黍稷之等隰
中可種稻麥及苽也後鄭三農乃以平地及原隰
謂山澤不生九穀下食醫亦云凡膳食之宜有大
宜粱魚宜苽以知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按倉學山

澤者謂之虞掌川林者謂之衡澤無水曰藪牧田
在遠郊
賈謂鄭以家人所受田與即有牧六畜之地故云
遠郊八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
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金玉曰貨按漢食貨志王莽
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嬪婦人
之美稱臣妾男女貧賤之稱疏材百草根實可食
者閒雖疏穀皆不孰爲大荒
鶴山先生云嬪止匹妃之稱傳注泥爲女官妻
是有德行之妃故以爲美稱樣渠破生曰妻宛
曰嬪之說豈是疏材果菜之人學國野之賦斂新

鄭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凡疏材其野菜兵器與其野圃財用注云疏又有疏材以助米粟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其兵器謂衛備兵器野圃之財用苑囿藩離之材故皆共斂與之閒民轉移執事鄭鍔曰侯甸於注云有餘力者以為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是也

又云古無豆之稱只稱叔字上豆字旁乃是俎豆之豆先後鄭以叔為豆疑此字自漢始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

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弊餘之賦

先鄭財泉穀也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弊餘百工之餘

後鄭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弊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

賈氏以九賦斂財賄此賦謂口率出泉其處有九云斂得口率出泉則財賄非泉而云斂財賄者計口出泉者取財賄以當筭泉之賦　云斂財賄也變邦稱家削者謂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為公邑公邑之內其民出泉入王家故邦縣家削以表公邑之民邦縣之賦者四百里地名縣有小都賦入采地之主其中公邑之

民出泉入王家也邦都之賦者其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為公邑其中民所出泉入王家也關市之賦王畿四面皆有關門及王之市廛二處其民之賦口稅所得之泉也山澤之賦謂山澤之中財物山澤之民以時入而取之出稅以當邦賦所稅得之物貯之而官未用有人占會取之為官出息此人口稅出泉謂之山澤賦也幣餘之賦者謂為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為官出息此人亦口稅出泉謂之幣餘之賦然關市山澤幣餘不出上六處而特言者以其末作當增賦故也賦為口泉鄭

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出口賦錢人百二十
以爲筭故知此注云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
舊名與邦中在城已下至五百里此皆約邦甸所
云遠郊甸地削地縣地畺地之等遠近之差
横山先生曰云三代賦字只是税其式以任井地
所出獻于上初非計口出泉君侯賦稍以民間
出泉爲不便况成周乎鄭氏以漢法解經至熙
寧而猶不可廢言此九賦又其一也周禮有三
箇縣字鄭以爲天子之縣六遂上有縣四等上
有縣故漢猶以天子爲縣官字書爲縣字即寰
字又云王畿四面有縣謂之近關甸稍縣都曰

有遠關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
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
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
式
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班謂班賜也
後鄭謂王所分賜羣臣謂好用燕好所賜予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
四曰幣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
九曰物貢
[illegible]注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

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
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
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摯肅慎貢楛矢之屬
是也後鄭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
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櫄榦栝柏篠簜也斿讀爲滿
圍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
柚九貢先後鄭多異說
[illegible]曰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出之前
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
故云故書作賓此九貢只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
特以一事爲嬪貢若言絲枲皆爲婦人所作是也

器貢服貢大行人因朝而貢此後鄭不從幣貢謂
玉馬皮帛如享時無貢馬法鄭据諸侯享禮云
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周則有之先鄭以斿貢爲羽
毛後鄭以斿貢讀爲游謂燕好珠璣琅玕也然不
横山先生曰云月令內有貢犧牲者自有一項田
獵犧牲焉是人主所用之物亦無貢惟康王之
誥布乘黃朱以爲庭實知非常貢後鄭以斿貢爲
水傍爲游非是九斿旌旗上羽毛當從先鄭之
[illegible]云古者旗旛皆是物各以其物乃是字象形所謂
九旗之物古人數物多用旗物之類物馬而班
之卻是物色之物今物貢只是之言物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鄭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聯綴也牧州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也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

鄭[illegible]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使其

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

賈訓兩為耦欲取在上與民相聯綴使不離散也鄭引孟子鄉田同井但鄉遂為溝洫不為井田而云鄉田同井者鄉遂雖不為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稅與井田同

[illegible]周制上自國都王畿外至侯國皆相聯絡大而言之分天下為二伯曰牧九州之長九牧亦曰牧有司牧之義長有君臨之義師有師道儒通人君卿大夫皆有師道儒之名見於後世周官此一字元無歸著不知何所當

次第一鄉一邦自各有有道之人表儀風俗居鄉謂之父師少師亦謂之先生處士亦謂之上老中老此皆可以當儒但周官不分曉說宗以族得民凡受氏各自有宗大宗一小宗四一子一宗別子四宗左氏謂之立宗諸侯之後是大宗非諸侯之後皆小宗亦有為嫡子而無嫡孫者亦有云云宗譜序詳之主以利得民主是公卿大夫趙孟謂主相晉國于今八年又事是敢不如事主乃賴皆是吏以治得民吏是羣吏凡官皆是不必是胥吏友以任得民田里閭比閭族黨無非相友之義藪以富得民上八者皆

在井田內推數則如鄭之原圃晉之巨圃楚之雲夢皆是藪

愚古制上下相聯絡親比如此竊意凡一人生死皆是月使計其年月日時有保有受天地間人都有箇數清道路自有條數閭有門以譏出入徼有盜賊也來不得自後世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民皆自生自死盜竊亂賊並作此井田不復之弊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鄭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

正治之事于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

賈知正月是周之正月者下文乃縣夏建寅明上云正月是周正月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云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象魏闕也

鄭司農云周以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焉孔子謂之觀春秋定二年傳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是也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者闕去也仰視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左氏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注闕象魏也

周禮新□四　百四上　丈

案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云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僭哉曰設兩觀乘大輅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縣教象之法可知始和鄭謂始調和六典八法已下之事和訖即頒布從甲至甲爲挾凡十日斂藏之於後月月於告朔而行

樵山先生云自鄭康成以正月之吉爲周正月乃有三正之說某以爲無前乎爲商以十二月爲歲首而夏時不改後乎秦漢以十月爲歲首夏時亦不改甘誓所謂怠棄三正是廢天地人之正道咸有德之義華夏正亦謂政也正月之吉始和乃孟春天氣始和亦不如鄭說爲強其讀法則或吉月或四孟月鄭謂去民愈近讀法愈多後魏觀闕也釋名曰觀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謂之魏以其巍巍然也謂之象魏以其縣象也諸侯有臺門無兩觀春秋傳新作雉門及兩觀譏加其度謂之觀以其可觀也謂之闕以其闕中也或曰禘郊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則正月者夏時四月前正月秦又一義

又云武帝雖建寅從夏時然終西漢至東漢大朝會元以十月爲歲首嘗於諸志檢討盡然

周禮新□　百四二　九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

鄭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伍人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鄭云謂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天公周成子謂牧州牧也蘇十二州則有十二牧周九州則有九牧王制即以殷制名曰伯其實牧也但八州八伯以王畿王者

所治其州不復云牧故云伯然王畿千里以舜十
二牧例之又參以左氏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謂有
九伯但不統王畿耳監後鄭以爲諸侯非也所以
名國以有侯爾豈以監名侯哉此乃牧之屬長之
師就擇賢侯爲之猶殺有連帥卒正也職方曰凡
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設牧之下又曰
制職可見州牧必有監長二職以相維也但五長
爲五國置長其明監則莫知幾國而設一監豈亦
如殺之聯乎王制言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方
伯之國國三人乃漢博士撰王制篇因書言三監
挾殺時權以立此條要非立監本制州牧自有命

卿大夫上監州牧而爲牧至三人哉且武庚但承
殷祀初非方伯武王以三子並監者以革命之初
殷民疑貳一時權宜不爲定法漢初未見周禮王
制闕然故漢儒旁緣三監臆爲之說耳參佐也國
之卿也非指三人也伍衆大夫也猶行五之云非
指五人也卿大夫多少之數隨國大小爲之差殺
衆士也輔府史胥徒也五都亦立之長如外諸侯
但在王畿內不復有卿牧耳書言云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是也兩卿前鄭云兩丞按都家無卿官朝大
夫乃止上士名爲朝大夫惟都宗人都司馬秩雖
均上士而職之與名則兩卿之似者茲其謂之兩

與小都之有家宗人而司馬則以其家臣爲之伍
其都家之士及都則之屬輔則不士庶子輔則胥
徒也後鄭曰正六官之卿貳小宰小司徒小宗伯
小司馬小司寇也考稽察也宰夫御師四師司馬
士師也此文先云施法則于官府則官府乃總言
三百六十之官非止六宮也左傳云百官之正長
[illegible]官秩之最高卑者爲正其次爲貳爲考惟
獨員及員少者則不能備貳考及數鄭曰云六官
則拘矣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
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鄭 八成
賈 八成小宰職掌揚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
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不待官府若不
特出之則無此待萬民之事以禮待賓客本在大
統今特見之者以他皆王行之於朝以示民唯禮
賓特別有禮若聘禮之類是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鄭 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
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也
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
賈 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

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
紀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
故云祀五帝於四郊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
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
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王几玉爵
【賈】案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
訖納與享人
【王昭禹】先生云古人祀於最嚴王親牽牲又親射
牲以授享人宗廟不用幣玉而几爵則以玉爲
飾與天地五帝之几爵不同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
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鄭】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
知玉獻獻國珍異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
者天台周氏云朝覲會同大宗伯爲上相今贊以
冢宰者亦以會同之大也
【王氏】云朝覲巡守之禮舜典王制周禮周
官皆不合以事理推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大狩巡爲近之若一年而巡四嶽則恐無
是理然傳注謂曾以春朝廢春祭又不可曉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鄭】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
【賈】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朝者但外朝是斷
疑獄之朝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二者並不是聽
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司士所掌四方之聽
朝謂王巡狩在外時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鄭】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
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鄭】正正處也會大計也【先鄭】云三載考績
【賈】百官致其治政功狀與冢宰聽斷其所置之功
狀文書而詔告于王大無功不徒廢更加罪大有功
不徒置更加賞

【王氏】云誅止責讓字從言六經皆然自秦
漢來始以誅訓殺因舉【廬陵胡氏】云歲終廢
置各因其事而舉錯之也三歲誅賞大計其凡
而升黜之也舜之法三載而考績九載而後黜
陟加嚴待其考九官之法也羣吏則不容俟之
如此其久鄭師仲既講引考績爲比而說者又
以爲屬周事法計略繁簡之不同又誤矣【又】
【王氏】太宰之屬自宮正至掌次掌王起居飲食之
事自大府至掌皮掌王財用出入之事自內宰

至屨人掌王之屨事夏采掌王之綏事凡此諸職在漢則少府領之三公不預在唐則殿中省尊之九卿不預此可以觀世變矣今之制自宮正以下其職總於內侍省別於御藥院內東門司分於內藏庫御廚太官局翰林儀鸞司御輦院之類其與領者皆奄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鄭 杜子春云宮皆當為官玄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君今御史中丞

賈 後鄭以宮刑宮中之刑不從子春官刑者見司冦已云四曰官刑此小宰不徃貳之則不須重掌又下文觀治象乃追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故知宮刑明矣鄭注云御史中丞秩二千石朝會獨坐副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部刺史糾察百僚故察漢法以況之

鶴山先生云鄭以漢制釋經類此不知周之御史在五史之下戰國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猶未甚重秦漢歷代至以御史大夫為三公至本朝不輕除大夫後來亦不除中丞以侍御史為臺端殿中為副端因云如中書尚書侍中古只是在左右前後掌圖書之臣到東漢凡事盡出尚書到唐以為三省長官本朝侍中只除兩人曹韓而已因親近遂竊權竊權遂秉政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鄭 逆迎受之鄭司農云貳副也

賈 大宰所掌小宰副貳之

鶴山先生云 六典只是國家舊章上從冊下從

王荊公 表曰用尊閣字乃是字書說典為尊閣之也典是定本六敘六職等是作職事故上說經邦國下說平上說擾萬民下說安如此推之皆別是義用字發[illegible]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賈 凡言敘者皆是次弟先尊後卑各依秩次則羣吏得正故云正羣吏也

鶴山先生云 賈只為高於秩鄭以敘為秩次凡皆先尊後卑情為爭訟之辭恐情字難訓爭訟又專以先尊後卑為敘則訟豈以尊卑而分曲直乎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

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鄭 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賈 鄭依書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與淮夷同時又按成王周官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時此鄭義不見古文尚書故爲此解若孔稼古文尚書多士以下並是周公致政後成王之書周公攝政時淮夷奄與管蔡同作亂成王即政後又叛成王親征之故云滅

鶴山先生云 孔安國注明王奉若天道亦謂設官以象天地日月星辰之意然成王即政與周公攝政年月多不可攷周禮冬官闕與夏官職司馬師司馬及司祿等皆闕大率兵籍漏泄兵賦與班爵禄之制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至秦而又併天下詩書百家語燒之

又云 秦雖焚書止焚天下所藏私書其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惜講者以刀筆吏止收圖籍以知天下戶口阨塞至項羽焚咸陽博士所藏始蕩盡故山嵒屋壁所出皆訛闕不完耳因舉云

禮書云 六官之屬各六十而經文參差不齊合考之天官之屬六十(九嬪世婦女御附)地官之屬七十二([illegible])春官之屬七十四(內宗外宗世婦附)夏官之屬六十九([illegible])不秋官之屬六十一([illegible])不冬官之屬三十四(考工[illegible]小司寇及匠[illegible])大或曰六十舉其大凡也或曰多少相乘恰得三百六十也然考工記又有拱師朝人之名則其脫遺蓋止此矣大事各從其長長六卿也小事則專達屬某王世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是以權不侵而國無滯事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

鄭 儆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

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賈 教典共其委積者大司徒下有遺人掌十里有
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云司馬主九畿
并引職方者司馬直主九畿無貢物之事故引其
屬職方也
鶴山先生云 六官皆有事大宰扶持世界合有
六官一件少不得冬官所謂事此書皆在不存
疑其盡是營國授田等事公有參心去之者[illegible]
公謂刑不能勝然後有事此說未盡職字之義
則是主此事者謂之職其實與是定本職役是
推而行之勳王昭禹解是職字非從戎毀則為

職乃從刀從弋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
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
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鄭司農云 大祭祀太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
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司馬羞魚牲奉馬
牲司寇奉明水火大喪太宰贊贈玉含玉司徒帥
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士大
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 杜子春云 弛讀為施玄
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
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

賈 大祭大喪二事皆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
鶴山先生云 聯事如每事有關會處多也記得
朱文公曾說陳君舉解周禮書成須分付之刑
官具要教其精慢之意不必如此說司寇刑
官亦合舉其職 三禮辨云 六聯皆官府之大事
非一官所能共故合事而共治也喪荒二事而
相賴田役二事亦相關斂民之財弛民之力亦
二事而相待也言斂則散可知言弛則用可知
凡小事皆有聯謂一官之內自相通屬者如膳夫之
若大射射人以貴賤正之於牧人之 大僕贊之羞詩獻于大府由外府王府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

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
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
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先鄭 比居謂伍籍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
也稽猶計也版戶籍圖地圖也稱責謂貸子傅別
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傳著約束於
文書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
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要會
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謂傅別為
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
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質劑謂兩

書一劄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今
之券書也
[疏]責謂貸子者謂貸而生子者若今舉責倍稱者
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若近郊民
貸則一年十一生利之類是也傅別謂券書上
大作一手書字劄字中央破之為二段別之云書
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者出予則取予謂若泉府
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及校師
云春頒秋斂賒取官物後還無生利之事質劑至
地官質人云大市曰質小市曰劑注大市人民馬
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言兩

書劄同而別之者謂前後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
各得其一皆無手書之異於傅別
[illegible]山先生云禮曰右契古者作字自右起故謂
之右契左券者却是主者執右契者執左以成
皆是舊法成事品式依時而行之法鄭謂簡稽
士卒兵器簿書如黃池之會吏行擬辭拱
稽名籍云責謂貸而生子若今舉責何從官泉
府國服為息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利此同
服為息然其劉歆傅會康成誤解以致荊公禍
天下周公之制必不放債取利三禮義謂此居
為五家為比居所居若今差役簿是也簡稽

人所謂簡其民人簡閱其兵器者今章籍也版圖
六鄉二十五家為閭六遂二十五家為里版戶
籍圖地圖也稱責以傅別稱舉也責取債
也（太子曰又[illegible]）傅別[荊公]謂即此傅
判書也判書者兩家各持其一
如今所謂合同分支也（[illegible]）餘並從鄭說
此段取予出入相似而不同傅別書契質劑難
分而實異故詳著之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
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鄭鍔]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

以六事又以廉為本[杜子春云]廉辨或為廉端[疏]
此經六事皆先言廉後言善能之等故知將廉為
本廉者潔不濫濁也廉法謂守法不失[荊公]謂治
汙謂之汙治亂謂之亂治擾謂之擾
則治弊謂之弊矣廉者察也察官府群吏治察此
而已善其於事謂之善善事謂之能能直內謂之敬
射之直謂之正能守法謂之法能辨事謂之辨此
六行能而謂之六計者察其吏治而知其所以治
者行能如此以聽官府弊吏治之數也故謂六計
[illegible]山先生云守書無弊字只是敝敝斷也與六
言以敝之字同義廉者以廉隅堂廉謂有分辨

界限鄭謂賈王所謂察廉與治汙皆其之以眾廉
加於六者義皆不通三禮辨謂聽學術
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
亦如之
賈曰以法掌祭祀已下七者皆是上六職百官聽
事通職者以官共故經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
也然六職中不言朝覲會同者以彼賓客中可以
兼之此七事在大宰八法中六曰官法彼在八曰
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數故在上此官法無數故退
在六計下也 荊公云 小宰掌戒而不掌誓掌具而
不掌備誓掌聽於一而備則有所加損戒與誓具

而則具之而已又言以法則亦不豫道揆故也
龜山先生云 荊公常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曉道
與法不可離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
其有道也法不本於道何足以為法道而不施
於法亦不見其為道 荊公 以法不豫道揆故其
辨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
害不小因說承嘉撫一陳作唐制度紀綱論云得
古人為天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謂仁
義道德為法之外事皆因荊公判道法為二後
學從而為此說曾於南省試院為諸公發明之
眾莫不伏如周禮一部三百六十官甸稍縣都

鄉遂溝洫比閭族黨教民教孝道正寓於法中
後世以刑法為法故流為申商
十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鄭 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施舍不給役者七事故
書為小事杜子春云當為七事書亦為七事 荊公
惠施焉謂之施政役焉謂之舍理其事謂之治爭
其事謂之訟財用出於官府施舍加於人民治訟
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或以施舍之不治故先言共
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後言聽其治訟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
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鄭 又從太宰助王也贊王幣爵以獻尸謂
之祼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
祼
賈 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荒謂
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 荊公 宗廟之祼求神
於陰賓客之祼則若今禮賓客祭酒也祼將祼而
將瓚也喪荒有幣玉則歸賻贈賵禭之物
龜山先生云 宗廟祭祀自生尸迎牲以後無非
是義理此正所謂精義入神處故曰見君臣之
義焉見父子之倫焉如祭天以特牲器用陶匏
元酒明水不近人情者最尊若夫祭爛祭孰近

人情者禮之降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
也
又云儐客之禮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王
雖不酌而有受酢之禮使宰夫爲主人宗公卿
大夫不敢抗禮於君而受酢則臣不可以代君
飲故有受酢之事
又云救荒之禘王鄭賈謂儐客所賙委之禮不
知何故不引宣王禱旱之詩云靡神不舉靡愛
斯牲圭璧旣卒寧莫我聽乎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
終則令羣吏致事

鄭 每月之小計
賈 小計對下經歲會爲大計言冢宰則據百官總
焉謂助冢宰受一歲之計歲終則令羣吏致事者
謂使六官各致一年之功狀將來考之讓之朝集
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會計文書及功狀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
法者國有常刑
鄭 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
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木鐸木舌也
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賈 知正歲是夏之正月者見凌人云正歲十有二

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建子周正即今之十一月冰未
堅不得斬之言正歲得四時之正周穀則不得以
此知諸言正歲者皆四時之正是建寅之月
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令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
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鄭 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
賈 凡刑禁乃出秋官今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
小宰得於秋官刑禁之書表而縣之於宮內也此經
於職末當要宰大宰而令百官謹于此數事以結
之也
山先生云憲是表縣字禮記憲章憲憲令德則

古字通用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
吏之位掌其禁令
鄭 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
儀 賈 治朝在路門外者燕朝在路寢庭外朝在
庫門外其事希簡非常治政之所此云治朝是常
治事之朝
天子五門三朝
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
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 玄謂雉門三門也
樣道謂皐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

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
獄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
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
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
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則王日朝
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
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
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
居焉皐庫雉應路也後鄭雉門與先鄭異

皐門

詩曰皐門有伉左傳曰魯人之皐杜氏曰皐緩也

皐鼓皐舞皆以皐爲緩則門之遠者謂之皐矣
毛氏以皐門爲郭門非也

庫門

郊特牲曰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曲禮
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天文東壁爲文府西奎爲
武庫漢書貢於府言財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
兵庫在焉

雉門

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云五版爲堵五堵
爲雉百雉爲城雉之制在是也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
諸侯內闕一觀然天子外闕於經無見

應門 亦謂之正門

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
康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路門

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皆曰路則大寢之門
謂之路門宜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
春秋之時齊晏子端委於虎門鄭子良伐虎門宋
世諸侯之門亦放其名耳

右鄭云謂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
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

必矣如是則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
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喪者雉門無雉門謂之
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
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
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
門門畢於此而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
門之名豈一端哉大抵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
諸侯三門庫雉路耳諸家皆以天子庫門之外
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
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
燕朝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

君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
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
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月令季春餧獸之
藥毋出九門注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
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
也關門也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
又陳祥道曰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
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
訟入束矢鈞金于朝朝凡得獲貨賄民六畜者
委于朝是禁戮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
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㳂民得以入皐門

庫門若然縣法於中門宜矣又大僕建路鼓于
大寢之門外是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
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與
鶴山先生云古者天子內五門皐庫雉應路
應門之外左右設宗廟社稷治朝居其中康
王受顧命於路寢記諸侯出廟門俟廟門指
應門外也故康王出在應門之內注云出畢
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太保畢公率東西方諸
侯入應門左右則康王出御治朝而誥諸侯
是治朝得稱廟以廟社在左右故天子朝諸
侯在廟中亦謂之廟受在廟行饗禮後路

朝行饗禮誥此乃祖宗之治朝非已之治朝
也其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則司士見焉
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鄭復次叙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
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之言報也反
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
上書
賈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是報白之
義不得爲請故後鄭不從又王命皆出在下受而
行云逆逆者向上之言不爲向下之義故後鄭亦
不從據夏官諸侯及萬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有

上書奏事耳及至夏官大僕先鄭注云復謂奏事
逆謂受下奏則與後鄭義同是先鄭兩解也
鶴山先生云東西相近謂之逆並行謂之順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
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
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
以徵令
鄭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令所謂正辟於
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宰夫也
治凡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

旅辟下士也治敎每事多少也治藏藏文書及器
物賛治若今契文書草也治叙次序官中如今侍
曹伍伯傳吏朝也趨令趨走給召呼鄭鍔曰合衆數
而為曰合衆日而為凡合衆巳而為要要則月計
凡則旬計日則日計旬計則宰夫所謂旬終正日
成也三三四之數府史之所掌也而旅治之目則
旅之所掌也而司治之凡則司之所掌也而師治
之要則師之所掌也而正治之此官府之八職也
故治之至於要而止若夫會則正之所掌也而王
治之矣故大宰受百官府之會而詔王廢置廢置
在王則王治之矣凡治官府以法為主成則以待

萬民之治常則聽官治而已故正掌官法師掌官
成旅掌官常司亦掌官法者正掌官法以正其屬
司掌官法則貳之而已

鄭山先生云漢趨走者謂之伍伯着絳衣朝會
夐追班之類徒只是空手人如舍車而徒徒善
徒法亦此義

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
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
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鄭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
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猶計也財泉穀也用
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為書以空作見文書與
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鄭鍔曰宰
夫所考及於百官府羣都縣鄙則大宰小宰所謂
官府都鄙其為百官府羣都縣鄙可知矣不言財
用之出入而曰乘其財用之出入者以一二三四
乘之則謂之乘總會其數則謂之會失其所藏之
貨賄則謂之失財非所用而用焉則謂之失用所失
之物非貨賄也則謂之失物辟名則其出入名不正
而已足用者用無不足而已長財則財所藏又有餘
焉善物則所作所受又無不善夫物有不可謂之
財而財亦物也言失財用物則失物非財以其既

言失財故也言善物則財亦物也以其未嘗言善
財故也所誅非特治官之屬也故曰以官刑詔冢
宰而誅之誅以詔冢宰則賞可知矣

鄭山先生云辟名詐為文書以空物作見在文
書鄭說是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
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
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
者

鄭比校次之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
牛羊豕具為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

也膳獻飲羞脩獻也飲食耕羣也鄭司農云飧夕食春秋傳云飧有陪鼎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春秋傳曰餼臧蕃矣玄謂飧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

賈牛羊豕一稱牢經以牢禮為飧饔餼稱行人上公饔餼九牢饔禮九獻食禮九舉此等其侯伯降二等以七為節子男又降二等以五為節又掌客云上公飧五牢五積侯伯飧四牢五積子男飧三牢三積是其數也

荊公云 牢禮之共膳則殷膳大牢之屬是也獻則上介有禽獻之屬是也不則飧五牢之屬是也食則壹四十之屬是也食則食四十之屬是也牽則牽四十之屬是也賓之飧牽則有司所共賜之飧牽則王所好賜陳數則以爵等為之

鄭山先生云 飧夕食以文解字後鄭以為客始至所致禮其義方該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鄭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

賈三公六卿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於喪家有事官有司而治之大夫之喪卑宰夫不自為使在官之下其旅三十有二人帥有事於喪家之有司治之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鄭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期會

賈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布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

鄭山先生云 以後鄭注月令于季秋下云秦以十月為歲首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為來歲受朔日為度又唐孔穎達正義亦云史記云秦文公獲黑龍自為水瑞命河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則知之以十月為歲終而以十一月為歲首秦會有之為天正之說也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鄭良善也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敕羣吏若今時舉孝廉方正茂才異等

賈正歲乃夏之正月是其歲始故以法警戒羣吏

四科異等此經稱宮中子弟先鄭所云不要宮中之人

鶴山先生云避正武諱改秀爲茂一部周禮諸言正月者先後鄭皆爲周之正月諸言正歲者先後鄭皆爲夏之正月故書歲終之事常在乎正月正歲之間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　周礼折衷上下篇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注 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官之長伯亦長也 賈 上大宰至旅下士總御羣職故爲上首自此宮正以下至夏采六十官隨事緩急爲先後故自宮正至宮伯二官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須宮室故爲先也自膳夫至腊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所貴在安與飽故食次宮室也自醫師以下至獸醫並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醫次食饌也自酒正至宮人陳酒飲肴羞之事醫治既畢須酒食養身故次酒肴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又次之自大府至掌皮並是府藏計會之事既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納宜計會之故相次也自內宰至屨人陳后夫人已下內教婦功婦人衣服之事君子明以訪政夜以安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魂以其死事故於末言之也此宮正并下宮伯雖俱訓爲長其義則異若宮正則主任王宮卿大夫士之身故爲宮中官之長故其職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故宮伯所掌者亦掌之

故言正長也宮伯云長者宜主宮中卿大夫士之
適子行其秩序授其舍次之事亦得爲長故云伯
長也宮正上士二人爲官首中士四人爲之佐下
士八人理衆事府二人主藏文書史四人主作
文書胥四人爲什長徒四十人給徭役諸官體例
言府史胥徒之義皆然不可文文重釋他皆放此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
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
鄭 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不在官府之在宮中者
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
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版 **鄭司農云** 爲官府次舍

之版圖待特比也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
其有解惰離部署 **又云** 柝戒守者所擊也 **賈** 此時
是尋常事故爲四時解之先鄭於八成注版名籍
圖地圖後鄭謂版其人之名籍增成先鄭義也 **翔**
公 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令使爲之禁勿爲也
鶴山先生云 時以四時解恐拘次舍則暫止之
地今之客次吏舍亦此義左氏又立一例謂一
宿爲宿再宿爲信三宿爲舍恐亦未然又因版
爲名籍說鄉黨式負版者傳注以版爲民數故
式之葉夢得燕語却以負版爲儀禮喪辟領負
版之制言接凶服者式之皆指凶服亦是一說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注謂辟
領及衰闊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
辟領之長與衰齊衰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
布亦三升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先鄭 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 **後鄭** 故凡非常也
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
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
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
子之倅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
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 **賈** 後鄭引文王世子文

是諸侯法也諸庶一也於諸侯則爲庶子於天子
則爲諸子彼鄭注倅謂副倅之倅云國有大事寇
戎之事
鶴山先生云 大事不止祀與戎而鄭拘此一語
凡大事盡以爲祀與戎恐未該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
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
藝
鄭司農云 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稽猶考
也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幾 **又云** 若今時宮中
有罪禁止不得出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

門也【後鄭】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蹤數者稍食祿稟淫於濫忌解慢奇衺譎觚非常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使輩作輩學【鄭司農】道謂先王所謂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賈】外人謂男子內人謂婦女稍食則稍稍與之祿稟其祿與之米稟奇衺譎觚非常者五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姦出觚角非常先鄭謂道若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道則師氏三德三行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保氏職文也

【鶴山先生曰】稍食則稍稍與之者謂各以等差稍稍給之荊公謂平班其稍食非其祿稟衰衣

米謂祿米稟廩從亠謂所米之所義各不同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賈】行事吏職也使居其處待所為【賈】稍食宮中官府等月祿行事吏職當考知功過大事在祀與戎不得去部所守而聽待政令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鄭】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鄭司農】讀火絕句云禁凡國之事蹕國有宮正為王執燭也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宮正主為王於宮廟中執燭【後鄭】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又曰有事於武宮

【鶴山先生曰】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中中門之外則天子三朝皆可謂之廟亦可稱宮先後鄭謂蹕如漢之填街蹕猶今之警蹕也亦謂之清蹕論語執鞭之士即此鞭從革而蹕本從之因舉【三禮辨】謂六官之掌蹕者甚多不知康成何故專指隸僕所掌蹕宮門廟門者閽人也為內人蹕者內豎也率四夷之隸守王門蹕者師氏也若祭山林則脩除且蹕者山虞也祭則守其厲禁而蹕者典祀也大喪及諸侯葬事墓而為之蹕者冢人也蹕宮中之事者隸僕也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者大司寇也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者小司寇也諸侯為賓則率其屬而蹕王宮者士師也大軍旅喪祭則帥其屬夾道而蹕者鄉士也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帥其屬而蹕者遂士也賓客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者訝士也蓋蹕所以禁止行者各隨其職而用之則宮正蹕於宮中明矣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鄭】廬倚廬也舍堊室也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

室【賈】倚廬者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堊室
者舍對廬故爲堊室堊室者兩下爲之與廬異故
多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者親謂大功已上貴
謂大夫已上疏者賤者居堊室者疏謂小功緦麻
賤謂士引雜記是諸侯之臣禮不辨親疏貴賤而
別其遠近並爲天子之臣也
【鶴山先生云】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無貴
賤一也故謂之通喪豈可謂貴者服輕賤者服
重鄭賈說未然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

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後鄭】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
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賈】宮伯掌王宮中
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士之適子也凡在版者子弟
皆有名籍【荊公】謂士則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
爲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包國子之未爲士
者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
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内
外察也
【鶴山先生云】周制宿衛王宮皆以公族公卿大
夫之子弟爲之故曰士至漢宿衛周廬爲郎以
宮廊得名故漢署郎有四以入貲爲郎如張蒼

者驪山郎疑若今之抵産非入錢也繼有納粟
爲郎有以次爲郎如馮唐後因武帝推恩諸侯
王子弟乃有以任爲郎凡四色亦皆士大夫不
如後世以三衛爲宿衛
【又云】漢初蕭何起未央宮按三輔黄圖宮中有
三十六殿高祖又起長樂宮至武帝於南山一
邊添起甘泉長揚五柞共爲五宮統在北闕東
闕内皆宮也
【又云】漢制自公孫弘以前如貢禹張禹雖爲公
卿而其子無官桑洪羊爲御史大夫亦以其子
無官然雖公孫弘以宰相封侯後乃有子嗣

爲侯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
職事
【鄭】秩祿稟也敘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天子所用衛
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鄭司農云】庶
子衛王宮在内爲次在外爲舍【後鄭】謂次其宿衛
所在舍其休沐之處【賈】謂庶子衛王宮先鄭意內
外次舍有所隔絶而言【荊公】謂稱士者公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於大胥職所謂學士也稱庶子者公
卿大夫之庶子於諸子職所謂倅也在掌舍職則
謂之庶子而禮亦諸侯之大夫其體亦不輕矣古

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之適子未世其爵者則
又使之偕衆子以衞王宮焉重之至也秦周廢設
卒不以士庶子為之非聖人之法此所以有望夷
之禍
告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
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鄭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賈疏
亦謂宿衞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
行則宮伯飛令之月終則均其稍食與宮正均稍
食亦一歲終則均敘與宮正異彼宮中官府教會
其行事此其子弟故均其敘以時班衣裘賞其時頒
衣冬時班裘有功即賞有罪則誅也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鄭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
之具大略有四賈膳夫掌王之食飲者此一經以
其職首故略舉其目下別敘之以養王及后世子
者舉尊而言其實羣臣及三夫人已下亦養之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
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鄭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
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
謂之庶羞公食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

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
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謂醯
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
三臡實之醯人共齊菹醯物六十甕鄭司農云
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六清水漿醴
醇醫酏賈進物於尊者曰饋者鄭注玉府云通行曰
饋者出於牲及禽獸者鄭總羞用百有二十品此
庶羞皆出於牲及禽獸案公食大夫下大夫十六
豆中從腳臐膮已下皆出於牲不見有出禽獸者
上大夫加以雉兎鶉鴽此則出禽獸也以其有牲
及禽獸故云備滋味之庶羞也內則云雉兎鶉鴽
四豆是前十六則是二十是上大夫禮天子諸侯
有其數此經云百有二十是天子有其數鄭注云
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是諸侯有
其數也天子諸侯之數皆從上大夫二十豆上加
之內則云牛脩及爵鷃蜩范芝栭已下三十一物
鄭注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天子羞百有二十
品記者不能次錄八珍謂淳熬已下皆內則文淳
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
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毋模也炮取豚若
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
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

米擣湯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
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
毋絶火而後調之以醯醢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
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之反側之去其餌孰出
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
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肝膋取狗肝一幪之
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也是為八珍彼有
摻與飾彼是羞豆之實非珍故不取云醬謂醯醢
也者醬是總名知醬中兼有醯醢者經云百有二
十罋醢人共醢六十罋醯人共醯六十罋是鄭司農
云六穀知有黍稷稻粱麥苽者按食醫而知之也

禮一百五上　　王

胡者南方見有菰米　　酥良□□

龜山先生云饋上下通用後鄭於此言進於尊
者曰饋王府注又云通行曰饋自無定論如此
者不一六牲本用馬牲狗牲今宗廟中不用此
二者熙寧間有人建議用馬牲竟不行此一節
言天子備物之享第詩書皆無及此禮者周禮
一部可疑此亦其一 王荊公 專本此意以人主
當享備物極天下之奉專務奉己以啓人
主侈心禍至不可勝言學術誤國原於此成先
儒未有發此義者

王曰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受祭

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鄭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
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
賈 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鼎十有二案聘禮致
饔餼注飪一牢鼎十有二是也牢鼎九在西階前
云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云陪鼎三
者當內廉膷臐膮並陪牛羊豕鼎後是也云亦九
俎者陪鼎三膷臐膮者謂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
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案鄭商閭王曰一舉鼎十
有二是為三牲備焉商樂王藻天子日食少牢朔
月太牢鄭荅云禮記後人所集王制之法與禮違

周礼一百五上　　王

者多當以經為正此周禮周公太平法王藻說衰
世或異代故與此不同案大司樂云王大食皆令
奏鍾鼓大食是朔食日舉之樂不言之藝祭肺周
祭肺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為舉肺亦名離肺此
為食而有也一者名為祭肺亦名刌肺此為祭而
有也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備以齋不得膳夫
品嘗之王乃食天子徹食作樂樂章未聞推祭
祀雍以徹造後鄭云作也先鄭云徹置故處皆謂
造食之廚即廚也

龜山先生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凡祭皆祭
先造食者今士大夫此禮已廢惟公齋開祝先酹

於地近之釋老二氏飲食尚生矣三禮辨昭鼎
三腳音香牛鑊也臐許云切羊鑊也膮許堯切
豕鑊也牢鼎九所謂俎實也陪鼎三所謂豆實
也皆所謂羞也 荆公 品嘗食養王者當但故也
其所防也微矣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
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鄭司農齊必變食 賈 義齊必變食謂加牲体至三大
牢大荒凶年大札疫癘天烖日月晦食地烖崩動
大故寇戎之事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
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此經數事不舉司農意謂不

周礼 一百五上　五十九

舉樂但此膳夫不舉在食料之中不舉即是不殺
牲二義俱備 荆公 祭祀之齊不御於内不聽樂不
飲酒不膳葷以哀樂欲喜貳其心又去物之可
以昏惛其志意者而致養其氣體焉然後可以交
神明矣大荒大喪大札天地有烖邦有大故不舉
者王以能順承天地和理神人使無烖害變故爲宜
饗備味聽備樂今不能然則宜貶損而不舉
鶴山先生云 董本只是盖羅椎非鉶之類今却以
爲宣脛猶國有故則天子素服減膳今却又有
素食之説 荆公 所謂宜饗備味聽備樂亦非三
代王者之言此所以開蔡京王黼輩上之説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賈 案玉藻天子與諸侯相朝之爲三時食故鄭謂燕
食者日中與夕相對爲三時皆朝之餘膳則一牢
分爲三時而賓祭者牢肉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
中與夕皆祭牢肉然天子諸侯夕深衣祭牢肉王
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
有饌皆設俎亦有胙俎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鄭司農云 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謂之稍
事膳夫主設薦脯醢 玄謂 稍事有小事而飲酒 賈
脯醢是飲酒肴羞非是食饌也若大夫以下燕食有
脯無膾

周礼 一百五上　五十六

王燕飲食則宰夫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司農云 主人親饋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
也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 賈
日一舉注鄭以后與王同庖不言世子則世子與
王別牲亦膳夫所掌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
以摯見者亦如之
鄭司農云 脩脯也後鄭謂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
餘肉歸胙于王 玄云 膳夫受之以給王膳以摯爲
雉爲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 賈 如書桂銀治者謂

之脩不如嘗莛以豐乾之者謂之脯諸臣自祭家
廟致福于王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者與
王受福然知諸臣有致脯法者案氏昭六年子產
云祭有受脤歸脤彼注云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
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
【□□先生云】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以文武
非賜邦國理甚遠不知如何致
豢蚤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鄭】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賈】公
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世子則唯膳正禮可
以不會膳飲則會多膳也與其飲食及服皆會

則所以防荒怠故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鄭】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
【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鴈鶉鷃雉
鳩鴿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
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大宰膳宜為羔
豚犢麛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
之小禽私之【賈】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謂夏官校
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惣送
六畜與此庖人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禽中有
烝雄狐狢猳牝雞無寡是禽獸通稱

【鐫□先生云】古注取包肉之義謂之庖庖字從
六炎非包肉義矣化始於宓犧氏取犧牲茹毛飲
血宓犧始取物推奎而炮之所以謂之庖犧氏
犧亦取牛旁
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
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
【鄭】凡計數之羞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
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為尊【鄭司農】云鱻謂生肉
薨謂乾肉好羞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荊州之鱃魚
青州之蟹胥者雖非常物進之孝也【賈】謂四時之
間非常大食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

海九州之美味皆可薦羞莫不咸在【賈】天祭祀
之好羞者先王先公及先后夫人平生所好祭祀
則特羞之事亡如事存之意夫齊則思其所嗜則
其祭也可以不羞其所好哉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鄭】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禽獻獻禽於賓客獻古文
為獻【杜子春云】當為獻【賈】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
夕奠及大奠皆無籩豆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
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
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與前則卒哭在其
中賓客之禽因主人獻之

鶴山先生云死而未葬無几筵無薦羞以其[illegible]
鬼在此生者可以用几筵或賜之筵或授之
几是也始死只設奠有朝夕奠朔月月半則謂
之殷奠奠亦無黍稷有薦新是祭當在虞祔後
不當言於始死之時今人用黍稷之奠與几筵
字齋書宜如孔子所謂只使得奠字使不得祭字
今謂之丁祭亦非奠文字又見於禮記不見於
他經二書以前亦以奠字然却未至大誤非
報功德祭字不得

凡令會獸以時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令令獸人也會獸不可又賓客至五帝亦如之
人乃令獸人取之以書其所當取之數及其
來致會亦以此書校數之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
付使者屬而行之掌客兼會於諸侯各如其命之
數取禮兼會於客曰如其數之數王中日則一
雙掌客兼會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上公九命
日九十雙雞飾五命日五十雙王中日則二雙者謂
作不時士爵一日則一雙會獸不以命數中閒也
故言閒日則一雙

鶴山先生云古人春不殺胎勿又獸當之不入污
池取會獸有時節其法禁甚嚴然圍者之至不
可以時拘賓客會獸之事至九十雙七十雙之
類不知如何區處此不可曉

凡用會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
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

疏用會獸謂煎和之以獻王司農云膏香牛脂也
以牛脂和之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也杜子春
云膏臊犬膏也膏腥豕膏也鱻魚也羽雁也膏羶羊脂
也疏羔豚膳膏香也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
而充腒鱐熱而乾魚雁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
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
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
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此經四時所膳者
皆據所殺之牲骨以與金即膏臊犬膏也不得
云北方之者然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者是也膏腥豕膏
世者非也以其秋行犢麛秋時金王金尅木雞屬
東方木則膏腥雞膏也不得為豕膏用休廢之脂
膏者五行王相相尅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為
休廢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為休廢已下推之
可知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為休廢言
然后來之所膳膏者皆是死之脂膏鄭以休廢言
之也公膳用牛膏牛土畜也春木用事則助養
脾也膳用犬膏犬金畜也夏火用事則助養肺也
膳用雞膏雞木畜也秋金用事宜助養肝也膳用

羊嘗羊火畜也冬水用事宜助養心也
鶴山先生云鄭氏非荆公説是呂成公云自傳
註盛行人都不看經亦爲時王所尚列於學官
科舉以取士漢唐以至國初惟古注是從如當
仁宗設於頋實取洛新不敢違古注至程張歐
蘇方破口斥傳注之泥前此周易有多少解説
列於學官者止用王弼唐人以論語爾雅謂之
習何論王子雍排鄭康成劉歆排杜元凱其説
甚當亦何曾行孔穎達又每科舉之辨又有學
究一科全是念傳注謂之貼經
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膳飲不會

鄭膳飲四時所膳羞獻加世子可以會貢王膳
夫職所掌者是其正此會獻者是其加世子可以
會故歲終則惟王及后之膳不會世子則會之矣
鶴山先生云加羞豆獻則會獻羞加可知加則
惟王及后不會世子則會以防太侈
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
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鄭割肆解肉也亨煑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脅
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燔文作膰之屬百品味庶羞之
屬言百舉成數賈體名案少牢解羊豕前體肩臂
臑後體膊胳又有正脊脡脊横脊又有短脅正脅

代脅是其體二十一體肉物案公食大夫禮十六
豆有胾胾謂切肉少牢主婦獻尸以膰從傳火曰
燔百品庶羞之屬
鶴山先生云肆説既支取剔義然只從本字亦
有肆陳於鼎俎之意亨字本作亯音香音亨亦同只一字音烹
並同共祭祀亨牛羊以往來嘗或亯或亨作亯字香亦
豹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禧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百羞者則庶羞
百二十醬物者即醬用百二十甕珍物者諸八珍
之類俟待也内饔宣選好當王意所欲者以待

饋王后世子直言共不言饋者膳夫親饋后
世子此内饔言共是親饋故鄭云膳夫掌之是乃
共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
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
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鄭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
甘臭味也泠毛毛長毳結也皫失色不澤美也沙
澌也交睫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
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蛄
臭也杜子春云盲眡當爲望視賈此經腥有二字

鄭不破腥臊之腥宜破之臊腥之腥鄭答今刑重
牛之牿牛在牽曰牿牛無牽以前足當之此馬亦
然故言般臂有米即不得其物此皆不利人故弃
之
纂古人格物之精如此般臂傳注以
為般般然此般字實雜甲屈戩用顏師云般從
丹不從舟交睫腥鄭以為肉有米似星獵在睛
州人或告以暑所市豕肉不可食者問其故則
云夜於星下飼豕則肉上盡有星如米狀此不
可食余而疑之信然乃知康成之言有所據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
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
鄭羞者熏為其羞庶羞也脩鍛脯也胖如脯而腥者
鄭司農云刑膴謂夾脊肉或曰膺肉也骨鱐謂骨
有肉者玄謂刑鉶羹也膴膴肉大臠所以祭者骨
牲體也鱐乾魚纂內饔不言羨神故云宗廟之祭
祀言凡者謂四時及祫禘并月祭等皆在其中掌
其割亨之事上王后言飪和此不言則和者鬼神
尚質不貴褻味萁莖鍛治之謂之脩不鍛治者謂
之脯乾則為脯不乾而腥則謂之胖刑膴為二物
有明文先鄭以刑膴為夾脊肉故後鄭不從或曰
膺肉但所出亦不從骨鱐謂骨有肉者玄謂刑鉶

羹也膴膴肉大臠所以祭者骨牲體鱐乾魚先鄭
合為一後鄭不從特牲有鉶羹謂鉶器盛羹鹿設
於薦南膴肉纖有也膴又讀為大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鄭好賜王所善而賜也纂言好賜者謂羣臣所當
好則賜之因著饔人共之
以爨亨之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
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饗饗飧饔食之事亦如之
鄭饗亦如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致饔於客其為
於饗纂饔禮於賓客其為於饔者以其饗饔之中有
飪有腥有牢又有酒有米兼熟與食其中芻薪米
未又多故兼言之曰是以鄭云急歸大禮故
云莫盛於饔也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鄭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
今時之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
庶老於虞庠纂邦饗耆老者謂死事者之父祖兼
有國老庶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之致仕
者經直言耆老孤子則耆老者是死事者之父祖
可知左氏襄二十三年晉知伯親鼓繆至二十
七年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兼車兩
馬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而賜之是禮孤子之法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
而實之
鄭氏獻謂酌其長帥若軍之酒祭 賈氏獻謂獻酒非獻
肉故鄭謂酌其長帥長帥軍將也下至五長有功
者賜獻之小喪紀謂夫人已下之喪陳其鼎俎謂
殺奠及虞祔之祭皆有鼎俎 李嘉會 外饔言饗耆老
孤子而以士庶子如之酒正言饗耆老庶子而後言
饗耆老孤子外饔掌饗燕以養老爲主酒正掌酒
酒以禮之爲主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
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鄭氏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脀于鼎齊多
少之量職主也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煑物 賈氏亦少
牢禮爨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
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熟各升一鼎故鄭云
既熟乃脀于鼎周禮儀禮皆言爨論語王孫賈言寧
媚於竈禮記祭法天子七祀之中亦言竈若然自
孔子已後皆言竈故鄭云爨今之竈
橫渠先生云 七祀非古禮竈也者老婦之祭也
孔子已後或變爨爲竈不知何故大羹肉湆先儒
以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肉湆盛於
登肉汁一名湆汁字當從肉從泣作湆只有張

湆能辨若只從水旁字書中無此湆字以汁爲
羹以肉爲羹若是汁卻無羹 又云 王者曲禮
齊威公出來一變晉文公出來一變道路之政
不脩賓客之政不舉然而子產猶說晉文之時車
馬有數以至賓至如歸一段猶見晉文之時尚
餘若曲禮只如泰山之下明堂之祭則祭豈得
猶在 又云 鄭康成五經皆有傳注又注五經
緯如乾坤鑿度之類猶在皆以三字爲名如參
同契元命包亦是康成自五六十時注到八十
歲今孔氏正義所間引鄭注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

祀共蕭茅
鄭氏耨芸芋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
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齍
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
在器曰盛 鄭大夫云 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
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
縮縮浚也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杜子
春 讀爲蕭蕭香蒿也 玄 謂詩所謂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羶薌
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

茸以精祭籍薄沛酒也醴齊縮酌賈言帝籍者藉
田之穀衆神皆用藉言帝藉者蓋亦言之周語王
耕一發班三之天子耤田千畝在南郊自天子三
推也下示相親敬鬼神之法又示帥先天下稷爲
五穀長爲雅以稷爲粢通而言之六穀皆是粢小
宗伯辨六粢之名物取蕭祭脂見用蕭之時有脂
謂饋獻之後陰厭之節取蕭與脂及黍稷焫燒之
取香氣上聞與以共祭其則士虞禮束茅長五寸
立於几東是也
鶴山先生曰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只是醴
有糟故縮茅以清之若曰茅下去如神歆此

是鄭大夫賜義又云亦與河渚之滑通又云鄉
在靖州見有青茅其芒多有刺者猶作責字本章
記謂齊侯公葵丘之會擄司馬遷書是盡諸侯
以封禪所以責貢不貢茅最後謂札日上封泰
山於此草取茅因爲言孔孟取葵丘之會自有
明文如何不取乃舉司馬遷封禪之說封禪二
字並無稽如茅當以貢爲說劉不聽云
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眚烖
鄭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
之屬喪若有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
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
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及祖後灾賈謂殯大祝
作禱辭授甸人者知大祝作禱辭在既殯後見大
祝職也
鶴山先生云代王受眚災乃是以禍之來欲代
[illegible]人不自頂災之義因說古人遇災禍
只身當之如金縢一詩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
其故至於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
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初無後世祈禱卑降
甘棠之語所以杜元凱釋例上只說古人有祭
祀無所祈禱祈禱則有之自異端之教興然後有
祈禱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
鄭司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
官者也賈甸師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爲隱處故就
而刑焉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
甸師氏以待刑殺司農又云文王世子公族有死
罪則磬于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于甸
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髕音刑于隱者不
與國人慮兄弟賈親服之外同姓姬者有罪者謂
凡五刑則刑殺不於市朝於此死刑焉必在甸師
氏鄭注云又甸人掌縊殺之曰爽司公甸師共祭
薦之物所以事宗廟宗廟之親而致死刑焉則正

法然後能保天下國家能保天下國家然後宗廟可得而事也然則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也

鄭山先生云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賈氏謂緦服之外同姓世者盡五服之內則在議親之辟世遠恩輕此說足以補鄭之所未及是爾王用公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矣刑於甸師隱之也豈有殺其子孫以事祖禰乎公不然矣是刑公人術之謬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鄭 役讀為役也大曰薪小曰蒸 賈 昭七年傳文左傳云其父析薪即大木可析曰薪自然小者曰

蒸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鄭 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 賈 冬獻狼者狼山獸山是聚故狼膏聚則溫故冬獻之云夏獻麋者麋是澤獸澤主銷散故麋膏散散則涼故夏獻之春秋寒溫適故獸物皆獻之

鄭山先生云 天地間莫非氣凡散皆陽凡聚皆陰然冬間陽氣在內亦有聚時夏間陰氣在內亦有散時又須分冬夏方說得行又云陽氣上鹿角解陰氣上麋角解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鄭 弊仆也仆而田止 鄭司農云 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虞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享禴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效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賈襄二十四年齊侯

祭社蒐軍實杜注蒐軍實謂兵甲器械隱公傳三年而治兵數軍實習之以辨勤首折馘為軍實又生執俘囚如先軫曰墮軍實是軍實僖三十三年

鄭山先生云 呂東萊曾說人之生也各有血氣因謂為田獵以發泄之亦以寓軍法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鄭 共其完者皮毛筋角給作器物 賈 獸入於腊人是不完者生獸死獸是完者擇取堪作器物者送入於玉府 林氏 謂此四者可共玩好之器 劉公 謂王之設官能去民物之害未是可以兼百姓之奉

備為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也
臨川王氏曰荆公專以周禮為理財之書人主可以
隸百姓之奉備為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
欲此所以誤天下而開後來蔡京豐亨豫大之說上
之後卒致靖康之禍可不戒哉
漁人掌以時漁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鱻薧以共
王膳羞
鄭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
水為關空孔以笱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王鮪鮪
之大者疏以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故知鮪之大者也
又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者謂偃水兩畔中央
通水為關孔有竹簿以笱承其關孔魚過者以
簿承取之故詩云敝笱在梁　取魚之法有五孟
春獺祭魚一也季春薦鮪二也獺人秋獻龜魚三
也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孝經援神契云
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
則春冬二時祭魚皆之詩云季冬薦魚月令季冬漁
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宣
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
凡祭祀賓客共其魚之鱻薧凡漁者掌其政令
凡漁征入于王府
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王
府疏設令以知取之時節及處所凡漁征入于王
府水族之類其中須骨之事甚飾器物者征稅入
于王府以當邦賦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㒼胡龜鼈之屬蜃大蛤簎
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貍物龜鼈之屬自貍藏伏
於泥中者玄謂貍物亦謂鄭刀含漿之屬[illegible]
以杈刺泥中搏取之簎音杈角反莊子云冬則擉鼈
於江擉叉角反蜃蛤蚌貍莫皆反杈音叉
[illegible]鼈隨陰陽而上下冬在水底春在
水之半夏在水上冬腹脾在下夏至腹脾在[illegible]
八禮一百五上　十十三
夏時下水以後上水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
邦之簎事
鄭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魚亦謂自貍藏[illegible]
蝓鄭司農云蠯蛤也杜子春云蠯蚌也蚳蛾子國
語曰蟲舍蚳蝝玄謂蠯蠃醢人有蠯醢蠃醢蚳醢螔蝓
一物兩名司農與子春義同蚳蛾子者謂蟻子之
子取白者以為醢蟲舍蚳蝝國語陳宣公言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
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共其脯腊凡乾肉之
事

鄭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折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脯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 賈 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鄭答雖解亦屬腊人知腊非豆實者案籩人職有栗脯則脯是籩實知豆當爲羞者案籩人職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籩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 [illegible] 膴膺肉 [illegible] 胖讀爲判

[illegible] 鄭謂胖爲牒又云膴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者文無所出皆非也祭祀之禮胙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爓之又有豚解之禮三者皆當先制爲胖此諸胖與膴不同賓客饗祀所共者共內外之饔也

[illegible]先生云 禮器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謂當在俎不在豆謂平仲儉不中禮對文假豆而言以形言豚肩之小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六

周禮折衷中

天官冢宰下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鄭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疕頭瘍亦禿也身傷曰瘍分之者醫各有能 [illegible] 案毒藥亦聚之直言聚毒藥者以毒爲主引孟子書證藥中有毒之意此是古文尚書說命篇也言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言疕頭瘍案下瘍醫職有腫瘍等不言疕此特言疕者瘍等可以兼之醫各有能者或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瘍不知疾故云醫各有能

鶴山先生云醫師不知甸稍縣都之中各有或只主王畿內政令若中外只一醫師雖分其醫治之亦豈能徧如墓大夫掌邦墓之政不知邦野盡其掌否又云凡瘍獸惟陰陽所侵謂之瘍刃劒所傷謂之折劍非本字析乃本字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鄭食祿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爲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 賈 依序官醫師上士醫下士王制

建藏

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中士倍下士十八人祿中士祿食有常今差爲五等但功適中者守本祿功高者益之功下者損之荆公謂鄭康成稱事後能者勸不能者勉程子謂鄭氏全猶愈也失五則半矣非是但知可治者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卽爲上觀和緩倉扁之言豈能使人人皆愈哉善其者謂法本當愈而失之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飮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飮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 和調也飯宜溫羹宜熱醬宜凉飮宜寒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 賈 掌和王之六食以下此等並是膳夫所掌食醫調和而已案公食大夫公親設醬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 言按 謂食醫酸苦辛鹹之和與黃帝書略同調以滑甘鄭注謂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者甚善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鄭 會成也謂其味相成司農云稌稉也爾雅曰稌稻苽彫胡也 賈 皆謂味甘苦相成上六食六飮一經據共王不通於下凡食春多酸已下至魚宜苽已上存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爲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故云恒放焉

訂義 [illegible]云此一段荆公謂君子以節飮食謂得節字是節非節縮之義斤是恰好合宜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鄭 癘氣不和之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曰六癘作見 賈 言癘疾氣不和之疾者癘謂疾疫人君政教失所則有五行相尅氣叙不和稱疫起案五行傳六沴貌言視聽思之不和則爲沴天雖無皇不極亂之亦有癘疾病但五者爲六沴彼言沴此言癘彼以五行相乖沴此以癘氣與人爲疫 [illegible] 列子曰指擿無痟痒痟痛也案月令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痒則所謂疥首之疾痎瘧則所謂瘧寒之疾蓋方冬時陽爲主於内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爲痟首之疾矣方夏之時陰爲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爲痎瘧之疾矣痒疥疾則夏陽盈於膚革淸搏而濕之故也嗽上氣疾則冬陽盛於藏府淸寒而逆之故也

鶴山先生云荆公此一節最好常舉以教學者

又云齊侯疥遂痁本是疥疾後變而為痁梁元帝改疥作痎以為初是隔日瘧後來變痁非是此便是夏陽溢於膚革至秋則痁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鄭云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

五色面貌青赤黄白黑也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賈疏案劉向云子儀脉神子術案摩並不說神農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漢藝文志大古有岐伯俞柎中世有扁鵲秦和漢有倉公

鶴山先生云神農子儀能治合之齊亦必能候和氣也扁鵲倉公能候氣也亦必能合和此齊鄭氏以臆說分之太拘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鄭云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脉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脉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惟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

賈疏正藏五謂肺心肝脾腎並氣之所藏故得正藏之稱云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者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為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旁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黄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旁胱為津液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寫而不實又不藏若然此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

[illegible]死終則盡其道而死所謂君子曰終是也終亦有所以而非醫之罪也

[illegible]謂分治之則疾醫以非一科然僅有士八人豈非治止於邦內而鄉遂都鄙各有人與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illegible]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踠跌者祝當為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劀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鄭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節節成其藥之力賈言上病曰瘍鄭謂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此五藥在五穀下者以上已言用五毒攻之用此五穀養之於理爲順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鄭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荊公以酸養骨者骨欲收以辛養筋者筋欲散以鹹養脈者脈欲爽以苦養氣者氣欲堅以甘養肉者肉欲緩以滑養竅者竅欲利

鄭山先生云鄭氏之說辛合而滑石尤誤人荊公似近之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鄭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賈此醫惟療家畜不療野獸但畜獸義通重人賤畜故獸病獸瘍同醫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鄭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爲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氣謂脈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先攻而後養之荊公言醫師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獸醫言死則計其數而進退之人言死終獸言死則亦以物之所以死不可不察也三山林氏以爲此醫以專爲牛犬之屬有勞於人者故馬別有醫見趣馬壯用其全無所事乎此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爲公酒者亦如之

鄭式灋作酒之灋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饎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司農云授酒材授酒人以其材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灋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賈功沽謂善惡鄉射飲酒者謂鄉飲酒鄉射飲酒鄉飲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賓賢能後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或是鄉大夫居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故並謂之鄉爲國行禮乃得公酒其百家爲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令錢飲酒

鶴山先生云三代盛時計口授田不許羸穀其
飲酒有三惟祀與將無醉一也肇牽車牛遠服
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二
也鄉飲鄉射以行三禮也意其時人雖家有酒
而群飲則執拘而將殺之必無賣酒者亦無沽
酒者詩雖言無酒沽我沽字毛公音古謂再宿
酒而鄭康成以秦漢榷酤後解之殊失經意鄉
黨沽酒市脯不食亦當爲音古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
齊五曰沈齊
鄭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
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
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
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
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漢式未可
盡聞杜子春讀齊爲粢又云禮器曰緹酒之用玄
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賈五
齊與下三酒及春官鬯人所造鬯酒所以異者五
齊三酒俱用秫稻麴糵又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
五齊味薄所以祭者也是以下經鄭注云祭祀必
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鬯酒自用黑黍
爲之 翁烏孔切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
酒祭祀之酒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
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酒者也
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賈其酒則今之醳酒
者事酒冬釀春成以漢之醳酒況之云昔酒今之
酋久白酒者昔者久之酋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
酋久白酒況之晉語云味厚實昔毒酒久則毒也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鄭玄謂清之涉者賈內則所謂或以酏爲醴凡醴濁
釀酏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殹從酒省也漿今
之截漿也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
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
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漿水醷后致飲于賓
客之禮有醫酏糟糟音聲與清相似醫與醷亦
又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賈向
者後鄭解或以酏爲醴爲賈今先鄭以爲醴共重
醴爲一物又後鄭與於內則注醷爲梅漿亦與先鄭
不同以無正文故引之在下亦得爲一義故也
公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其物之法其名之義皆
無所經見不可得而知然五齊言辨名三酒言辨
物者五齊以祭祭則致其義名義之所出也三酒

以飲飲則致其實物實之所效也共王獨三酒則
三酒以飲五齊以祭故也
鶴山先生曰實謂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五齊
味薄所以祭也此語未瑩五齊之醴最味厚若
曰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以用於祭祀合爲
十六尊可也豈有以人則飲味厚者以祭祀則
共味薄者哉 實咸已酏以支沛好曾酳耽再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
之飲與其酒
鄭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五齊正用
醴爲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

酒 鄭意五齊之中不用餘四齊以其醴恬故取
入六飲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者三酒味厚五齊味
薄故言似酒醴恬全與酒味別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
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鄭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
玄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
祀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
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
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嗛之視玄謂大祭者王
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

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貳一貳
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
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
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
敬不尚味而貴多品賈言凡祭祀者謂天地及宗
廟等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者五齊五尊三酒三尊
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
尊爲十六尊案禮器云一獻質謂祭羣小祀當玄
冕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當希冕五獻察謂祭四
望山川當毳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鷩冕雖不言
九獻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祫祭先王爲九

獻當袞冕然此一獻至九獻以此獻數約之故六
服差爲三祭司服四望山川服毳冕五獻社稷服
希冕三獻社稷在山川下案大宗伯以血祭祭社
稷五祀五嶽而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
形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
土神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
上者似若王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
鶴山先生云社稷在五嶽之上自是本等鄭康
成牽合引王人敘諸侯之上爲證非是又云古
者祭祀自迎牲以來凡三獻皆是王自四獻以
下皆有酬酢九獻之間尸飲酒極多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
使其士奉之
鄭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糟
醫酏不泲者泲曰清不泲曰糟后致飲無醴醫酏
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亦因以少為貴士謂酒人
漿人奄士賈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者酒是陽
故王致之飲是陰故后致之是陰陽相成后致飲
無醴醫酏不清者對下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
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謂夫人卑於后致三飲
醫酏糟上加之以清醴今后尊惟有醫酏二飲無
清醴既無清醴醫酏當清今皆不清者以其后尊

夫妻片合與王同體故屈夫人卑與王不同體得
申故加以清醴也案序官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
人皆不言士此經注皆士者為官首當是士但非
賢故不言士內小臣是奄而稱士鄭云異其賢
鶴山先生云古者天子諸侯饗燕賓客王后及
君夫人預獻禮故有致飲于賓客之酒自陽侯
殺繆侯而奪其夫人是以大享廢夫人之禮然
鄭康成又謂古者天子禮命諸侯王后禮命諸
侯之夫人恐未必然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鄭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故書酒正無酒

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荊公至尊不可
以有司法數制之故共其計使知其不節則自戒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
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鄭要以醉為度法者尊卑之差司農云有秩酒者給
事中與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于今秩
之荊公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
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賈士庶子謂若宮伯宿衛王
宮者士適子庶子其支庶耆老謂國老孤子謂死
王事之子則共其酒尊者得多卑者得少賜頒皆
有常法司農之意謂在朝羣臣親近於王者名給

事中王常以酒與之故云常受酒者引王制文者
證秩酒如九十日日有秩膳亦如秩酒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鄭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及用酒者日言
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鄭誅賞作酒之善惡者賈直言唯王及后不會未
云世子以其酒與膳異膳羞食之正則世子亦不
會膳羞食之加世子會之酒亦為加故亦會之作
酒有舊法式依法善則賞之惡者則誅責之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鄭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亦官聯賈世婦謂宮卿之官者所謂春官云每宮卿二人故云世婦謂宮卿之官也世婦職云及祭祀比其具則此酒等是送酒以往爲世婦所役使序官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謂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月令仲冬其器閎以奄女酒女徒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晉惠公之女名妾宦事秦公子亦云宦女也鄭依秋官司厲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則奴者男女同名侍史官婢漢法官女漢時亦有此別號

十四

龜山先生云春官世婦主王后已下至女御事王后六宮每宮卿二人會賈義以爲卿大夫士並奄人爲之左氏祭餘之穢譏其近刑人周公制禮必不使天子近刑人可知鄭康成多舉漢法以解經胡五峯疑此書爲劉歆所傳會者此亦其一也又云奄是有此天奄之病者非是後世刑餘之人春秋時如二五耦皆奄趙高元是病非刑餘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鄭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賈禮酒饗燕之酒者謂饗燕食賓之酒也云飲酒食之酒者曲禮曰酒漿處右此非獻酬酒酳口之酒也酬幣侑幣者案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享以酬幣亦如之諸侯來朝遣三公致享卿來聘遣卿大夫致饗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龜山先生云古者天子有迎送諸侯之禮如今之鄉飲大賓至則王乘金路迓之有大饗於廟之禮燕於寢之禮有戒有宿有速謂之友邦冢君乃是與諸侯共守天下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皆有君道上下相維相親相敬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一人恣睢於上極情縱慾而天下瓦解土崩此焚滅典籍隳壞先王法制之過也

十五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鄭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酒正當奉之不言奉謂小祭祀陳酒若歸饗餘之酒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往賈以其事非一故言凡事共酒入於酒正之府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此不言奉謂小祭祀經直云賓客陳酒不指斥言饗餘

鄭不敢正言爾者爲饟饎之酒亦自有奉之者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
鄭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醷清也鄭司農云
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
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賈玄謂涼今寒粥若
糗飯雜水者案內則飲內有濫無涼彼鄭云以周
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閒名諸爲濫言諸
者非一之義內則名涼爲濫參驗相當此文六飲
并有水涼酒正辨四飲無水涼以其水則臨時取
用涼則至用乃和二者並不須預辨故言無厚薄
之齊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
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鄭稍禮非饔餼之禮留閒王稍所給賓客者漿人
所給亦六飲而已共夫人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
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
用柶者清也賈留閒謂賓客去留閒王稍稍所給
賓客者也故以稍言之漿人不主酒爵惟主飲上共
王飲此又云凡飲共之故鄭謂非時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
鄭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
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謂消釋度也

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
子春云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三其
凌三倍其冰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
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啟冰賈
賈正歲季冬者周雖以建子爲正行事皆用夏之
正歲若據殷周則十二月冰未堅若據夏之十二
月冰則堅厚故正歲據夏也引春秋傳火星中而
寒暑退注云火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在南大寒
退季夏六月黃昏火中暑退謂十二月寒退之時
冰最盛故取之故書正爲政先鄭從之云掌冰政
後鄭不從言正謂夏正於下還從正歲若歲孚向

下即是周之十二月冰未厚故從子春也鑑如甀
者漢時名爲甀即今甕也月令獻羔而開冰先薦
寢廟在季春云
鶴山先生云三正之說自鄭康成始某以爲無
商周其實止以十一月十二月爲歲首而時則
行夏時也昭公四年申豐云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二月
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祭寒而藏之獻羔而
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
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
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

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
札此見三代明君良臣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秖藏冰一事可
知其贊化育之功一部左氏專以星紀時書法
最密雖世代更革各有所尚而殺侯可推
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鄭 酒醴見溫氣亦失味酒漿酒人漿人也 賈 凡內
外饔之膳羞謂王后及世子并羞耆老孤子之等
以下文祭祀此經直云膳羞非祭祀也二月之後
皆須鑑以盛冰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鄭 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夷之言尸也實冰于夷
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
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
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賈 祭祀謂天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共鑑諸侯來朝
王禮之以飧及饔餼亦宜共冰鑑也前漢叔孫通
作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鄭君依而用之周禮
之夷槃漢禮之大槃是別代異名喪大記君設大
槃諸侯不敢與天子同名大夫云夷槃卑不嫌得
與天子同名其制則小也
鰲山先生云漢興叔孫通作禮器制度即綿蕝

儀皆其駁反故魯兩生不肯從之三代禮樂大壞
而鄭康成取以證經故多乖刺
夏頒冰掌事秋刷
鄭 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春秋傳曰古者
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刷清也 賈
賈云刷除冰室當更納新冰 易 謂秋涼冰不用可
以清除其室 鄭 三月娵訾已生公始用之四月其
氣漸盛則賜及羣下北陸西陸服氏北陸言在
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覿不言在昴不在昴
謂二月在婁四度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之
公始用之孫始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邪答曰

土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三月仲春大簇用事陽
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以公始用
之
籩人掌四籩之實
鄭 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 賈 言四籩謂下
經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也實籩實白黑之等鄭
知籩竹器以其字竹下為之依漢禮器制度而
知之云如豆者皆面徑尺柄天亦依漢禮知之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
鄭 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
具口實之籩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

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玄】謂
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
形鹽鹽之似虎者膴牒生魚爲大臠鮑者於楅室
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
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煑
穜麥賣之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
【賈】司農云朝事謂淸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
者先鄭不推上下文勢以祭祀爲義直以爲生人所
食解之故後鄭不從案鹽以爲虎形左氏僖三十
年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服氏云昌歜
昌本之菹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

物之備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服云尅
形非鑄【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
薦血腥之事案司尊彝職除一經有朝踐饋獻爲
食前二節彼又有朝獻再獻食後酳尸爲一節又
參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復爲一總四
節皆據祭宗廟禘祫之禮自血腥始皆謂毛以告
純血以告殺是爲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腥同節
耳王者備物近者腥之腳是也遠者乾之鮑及鱐
是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穄榛實

【鄭】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
夫士祭祀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
云饋食之禮乾穄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
榛似栗而小【賈】有乾𣏌濕梅添五爲七籩則棗亦
有乾濕取一以添前爲八籩朝事加八豈饋食而
不八乎以義參之爲八不祼不薦血腥者若天子
諸侯則有室中二祼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
則無此二者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天子
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天子諸侯尸
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
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
獻以此爲異耳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

【鄭】加籩謂尸旣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
以四物爲八籩蔆芰也芡雞頭也㮚與饋食同鄭
【司農云】蔆芡脯羞【賈】知籩是尸旣食后亞獻尸所
加之籩者案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
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又見特牲主婦獻尸
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
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惟主於后也蔆芰
者屈到嗜芰即蔆角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鄭】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

尸侑主人主婦皆旨之者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
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
餌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
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
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賈氏曰此王當酬尸
內饔進之於尸侑等者也案有司徹上大夫當日
賓尸正祭不設內羞故於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
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案少牢下大夫不
賓尸者賓長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
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
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祝

周禮抄要 百六下 廿二

及王與后但正祭設於祝賓尸設於侑又賓尸主
人酬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爲異耳餌糗餈粉此
本一物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餈言粉擣之亦糗
之凡言互者據兩物相互今一物之上自相互故
言互相足內則注擣熬穀穀則大豆也穀總名
鄭山先生云朝事謂迎牲納享以前饋食謂薦
孰以後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
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鄭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賈氏
喪事謂大奠時賓客之事謂享燕時亦共其薦籩

羞籩鄭喪事之籩謂殷奠時於王后世子以共房
中之羞賈殷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
之類言凡王后世子飲食之時用房中之羞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
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
鄭醓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三臡亦
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
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鄭司
農云麋臡麋骬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
骨爲醢菁菹韭菹[illegible]茆爲茅茅菹茅初生
或曰茆水草[illegible]茆爲卯玄謂菁蔓菁也茆鳧

周禮抄要 百六 十三

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蜱醢蜃蚳醢豚拍魚
醢
鄭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
也蜱蛤也[illegible]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
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賈氏八豆之
內脾析蜃豚拍三者不言菹皆虀也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
醢
鄭芹楚葵也[illegible]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
蒲或曰深蒲桑耳醓醢肉醬也箈水中魚衣故書

鴈或爲鶉 杜子春云當爲鴈 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 賈饋食之豆亦與饋食之籩同時而薦加豆之實亦與加籩之實同時設之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者先鄭謂蒲蒻後鄭以時事破先鄭也箈箭萌者一名篠筍竹萌一名簜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餠糝食菜餗蒸 玄謂酏餰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餰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餠煎之 賈此羞豆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時設之言酏食者謂餰占與糝食爲二耳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

鄭 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麇臡也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牒而不切麇爲辟雞兔爲宛脾皆牒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醯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鄭 致饔餼時 賈 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也天子致饔餼與掌客上公之禮醯醢百有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共醢五十甕并醯人所共五十甕共爲百甕此據侯伯饔餼之禮舉中言之明兼有上公與子男若然上公百二十甕與王數同者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而言其同姓諸侯唯魯得與二王後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百甕而已又案掌客上公已下並是諸侯自相待法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又案聘禮待聘臣亦云醯醢百甕得與諸侯同者彼別爲臣禮有損之而益故子男之卿百甕其數多於君 劉 公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食之籩豆以象食時所進也加籩加豆則以象饋之有加羞籩羞豆則以象養之有羞也孝子之事其親欲致其養其養也欲致其盛既盛矣以爲未足則欲備其細既備矣以爲是養而已弗敬不足以爲孝則又欲致其敬既備且致其敬斯可以已矣乃若孝子之心則又欲致其難且致其美夫致其難且致其美是亦有力者所易也則又欲自致焉服其勤而致新以進之則所以自致也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則所以致其養之盛也王使

周公閔來聘魯饗之有昌歜白黒形鹽辭曰國君文
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嘉
穀鹽虎形鹽虎形則所謂形鹽昌本則所謂昌歜
饋蕡白黒則所謂嘉穀推公閔之言則凡朝事之
籩豆爲致其盛矣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穣
榛實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
豚拍魚醢則所以備其細且致其敬也脾析豚拍
物之小體蠃蚳蠯蜃及魚則亦皆物之細也此所
以爲備其細棗栗榛實女所用摯以告虔也此所
以爲致其敬桃乾穣則亦備其細而已加籩之實
菱芡栗脯菱芡栗脯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

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所以致其難且致其美也
棗栗桃榛穣及葵則取諸園圃而足菱芡深蒲芹
箈及筍則取之遠矣蠃蠯蜃蚳則可掇也兎鴈魚
則不可掇而取矣此所以爲致其難葵不若芹之
美桃乾穣不若栗脯之美蠃蠯蜃蚳不若兎鴈魚
之美此所以爲致其美蓋醢可以爲盛亦可以爲
美故朝事加豆皆以爲實魚可以爲美亦可以爲
備栗可以爲敬亦可以爲美故饋食加籩皆以爲
實也籩羞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其穀
出於耕耨而皆用舂治煎和之力爲多而非若菹
醢之屬可以久此所以爲服其勤而致新以進之

自致之道也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者祭祀各
有所共常異于籩人共其實而已喪事及賓客之事
共其薦籩羞籩則王有喪事及賓客之事也非特
共其實而已并以籩共之也醢人言凡祭祀共薦
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則非以共王喪事及
賓客之事乃以共喪紀及賓客也共薦羞之豆實則
共其實而已籩豆相須而成禮籩人言共喪事及
賓客之事則醢人亦如之矣醢人言共賓客喪紀
則籩人亦如之矣喪事及賓客之事并器共之則
籩醢之器正以共王事故也賓客喪紀則共實而
已蓋掌客職喪之屬主其事者自有器也籩人言

共其薦羞之實者籩人官以籩名故也醢人言共
薦羞之豆實者醢人之官不以豆名故也籩人醢
人皆不言共王及后世子之內羞而曰爲王及后
世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非共王及后世子乃王
及后世子以此內羞共禮事而籩人醢人爲之共
之也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則內羞所共爲祭事矣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
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
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
醯

鄭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賈與醢人共掌醯人連言醬者并言醬亦掌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并醢人六十甕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王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者以其與醢人共掌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與醢人五十甕總共爲百甕亦擬侯伯舉中言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

鄭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玄謂鬻水爲鹽曰散鹽賈政令謂四方鹽來有

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處置也杜子春讀苦爲盬者盬鹽非苦故破苦爲盬見今海傍出鹽之處謂之盬不用湅治者對下經鬻鹽是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下經自有鬻鹽是湅治故後鄭不從鹽謂出於鹽池今之顆鹽是也散鹽煑水爲之出於東海

鍾山先生云苦鹽自對下文飴鹽不改爲盬亦可然賈謂池鹽爲顆而味苦此即解鹽之類不用湅治因南風起洒水於草上即結成顆鹽卻不味苦賈任於長安所不可曉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

鄭形鹽鹽之似虎形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盬湅治之賈左氏鹽虎形戎鹽即石鹽言齊事含醬春酸夏苦之類今湅治鹽以待戒令則齊和之

幂人掌共巾幂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

鄭共巾可以覆物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賈據經巾幂俱有鄭唯言共巾可以覆物不言幂者但幂唯得覆物其巾兼以拭物故特解巾可以覆物者也下經畫布幂六彝是宗廟之祭是疏布幂八尊無灌是天地可知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

幂彼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

以畫布巾幂六彝凡王巾皆黼

鄭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四飲三酒皆畫黼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黻可賈舉六彝對上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鬱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言宗廟可以文者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爲質畫其雲氣者三禮通例所言畫者解畫皆可以爲畫雲氣謂畫爲五色之雲但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黼鄭據酒正之文而言其實酒飲之外巾皆用

黼黼者白與黑作斧文取金斧斷割之義周尚武
者周以武得天下故云尚武故用黼也用文德則
黻可謂若夏以揖讓得天下是文定天下當用黑
與青謂之黻兩己相背

[illegible]山先生云凡言畫鄭康成皆臆決以爲雲雷
於義無所考以周尚武用黼夏尚揖讓用黻恐
亦未盡然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illegible]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王[illegible]曰朝辨色始入君
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
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
矣[illegible]宋守祧職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
黝堊之鄭注此雖不注脩亦是埽除路寢制如明
堂以聽政路天也人君所居皆曰路君日出始出
路門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服玄端又引左氏莊三十二年
薨于路寢得其正僖三十三年薨于小寢譏其即
安言此時有不信周禮故引諸文以證之所引諸
侯法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亦路寢一燕寢一側
室二內則所云是

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鄭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潔也詩云吉蠲爲饎
鄭司農云匽路厠也玄謂匽豬謂霤下之池受畜
水而流之者賈謂於宮中爲漏井以受穢又爲匽
豬使四旁流水入焉井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
絜又去其惡臭之物秋官蜡氏云大祭祀令州里
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爲饎之圭圭絜也此云
蠲彼注云圭不同者蓋是三家詩故與此不同司
農云匽路厠後鄭不從者以其匽字與瓶匽豬同
故不從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鄭賈宮人掌絜清之事沐用潘煩浴用湯亦是自
絜清之事勞事勞褻之事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
舍亦如之亦如上掌凡勞褻之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

鄭故書枑爲拒司農云梐榱梐也拒受居溜水涑
櫜者[illegible]玄謂行馬
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賈掌舍掌閑衛不掌絜
凈之事又行止之處未即有蟲可涑先鄭輒依故
書拒而爲溜水涑櫜又拒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故
後鄭從子春爲行馬也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
閑梐枑此梐枑是周衛之具耳

鶴山先生云梐枑為行馬自周以來已有之魏
晉閒得上賜方門施行馬其他宮府惟丞相府
或有之如葬賜幽簿之類也唐李義山見令狐
楚之子聞有詩云郎君官貴施行馬云
設車宮轅門
鄭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
仰車以其轅表門賈鄭知在險阻之處者下文為
壇壝宮是平地有土可壇則為壝宮明此無土可
以為壝故知此山閒險阻為此車宮也仰兩乘車
轅相向以表門故為轅門
為壇壝宮棘門

鄭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為
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為
材門賈知王行止宿平地者以下文二者非止宿
之事唯有此壝宮及上文車宮為止宿但險阻平
地二所不同故知是止宿平地也云委壝土起堳
埒者止宿之閒不可築作牆壁宜掘壍為宮土在
坑畔而高則堳埒也鄭司農以戟為門知棘是戟
者左氏隱十一年子都與穎考叔爭車子都拔棘
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杜子春棘門或為材門閔
二年衛文公居楚丘齊桓公共門材是以材木為
門也

為帷宮設旌門
鄭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為宮則樹
旌以表門賈若食息者非直有展肆亦有食息之
時則張帷為宮樹立旌旗以表門案司常云會同
賓客置旌門則轅門之等皆彼也官置之掌舍直
主當取具云旌門則司常所云析羽為旌者也
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鄭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
大之人以表門賈知此者一則據上三者見夜宿
晝止訖今復云無宮共人門是非常之事二則云
無宮及人門是暫駐之事非久停知止是有所逢

遇若有住遊觀陳列周衛非如上三者為宮
鶴山先生云古者天子所次舍即名宮以車為
宮仰車以轅表門為轅門今之連帥以治所而
號轅門失其義三代王者多省方以觀民風問
耆老命大師采詩省耕省斂未曾少燕安於內
後世反是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鄭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
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
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
繫帷也玄謂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

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疏】或在地展陳
於上者聘禮云管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
上又賓入境至館皆展其幣是幕在地展陳於上又
云帷幕皆以布爲之旣夕禮明衣裳用幕布四合
象宫室曰帷見顙廷之幕亦鄭司農帟平帳後鄭
不從見下王喪張帟三重之等皆據承塵又幄已
是帳又言帟明帟非帳也先鄭又云組綬綬所以
繫帷者此語未足後鄭增成其義玄謂帟王在幕
若幄中坐上承塵者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張大
次小次設重帟次即幄是幄中坐上有承塵也云
幄帟皆以繒爲之者以其在帷幕之内宜細密又

周禮全書卷二十五之六　三十四

案喪大記有素錦褚褚即幄彼喪用錦明此用繒
可知堂上幕【二十五禮注】帷今堂叔也幕今幃帳之類帷在幄在堂下幄今之帳坐也帟今之承塵也綬組也所以繫四物者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
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鄭】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
柩上【賈】朝覲會同皆共掌次使張之此云朝覲會
同即掌次諸侯朝覲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
掌次云師田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
五帝是也此數事共帷幕幄帟綬與掌次是以鄭
云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也爲賓客飾者若顧命成
王喪召公畢公率諸侯入與二王後皆賓客故爲
之飾也喪大記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
在堂亦帷之也荆公鄭氏以爲王出宫則有是事
以掌次考之則王出宫有掌次掌其法以待張事
幕人共張物而已所謂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
祀共其帷幕幄帟綬是也謂之掌事則非特掌其
物矣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幄則王方宅喪無
所事幄以帷幕帟綬共張喪柩而已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
設皇邸
【鄭】法大小丈尺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
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氈案以氈爲牀於幄

周禮全書卷二十五之六下　三十五

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
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賈】大旅上帝祭天於
圓丘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
有大故而祭謂之旅張氈案者案謂牀也牀上著
氈即謂之氈案設皇邸者邸謂以版爲屏風又以
鳳皇羽飾之此謂王坐所置也言後版者謂爲大
方版於坐後畫爲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況之無
正文故言與以疑之染羽象鳳皇羽以爲之
【鄭山先生云】舜在牀琴樂正子春坐於牀上牀
所以寢息案則牀也自古有牀案惟皇邸案二

〔鄭〕以莊後有版㳂羽葆蓋皇爲之荊公曰邸宿
次猶漢時諸侯王侯見天子之邸或曰皇君也
其言皇邸猶雜驛經所謂皇輿以皇爲君斷自
朱文公發之如書皇帝清問下民皇建其有極
詩皇尸 旅者國有大故則旅祭上帝有旅有
大旅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賈〕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
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
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

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
以時休息重帟複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
帝五色之帝〔賈〕五色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
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
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並依文耀鉤所說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鄭〕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同顧占察〔賈〕言師
田者謂出師征伐田獵則張幕者爲王設坐不言
帷者亦有可知重帟重案如上說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

〔鄭〕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位待事之處〔鄭司農〕

〔易氏〕謂諸侯相與師田〔王〕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
王而師田者〔賈〕此與諸侯張之若四時常朝在國
內今言朝覲會同爲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
大朝覲會同一也張大小次亦如上文文只則載
耳後鄭以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內張幕故明
非諸侯相與師田也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鄭〕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
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
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賈〕邦事
謂若上王大旅上帝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及師田

等數皆王親行則從王往也若以王命出者若祭
祀則宰王有故不視祭臣攝之若諸侯使臣時聘
殷頫王不親行則於國外使孤卿受之是王命出
也〔王昭禹〕曰古者天子之待諸侯用大賓之禮故其
法如此荆公云言掌凡邦之張事則在宮張事自
幕人掌之掌次所掌凡在邦而已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鄭〕張帟柩上承塵〔賈〕喪言凡者以其王以下至孤
卿大夫兼有后及三夫人已下后與王同三重世
子三夫人與諸侯再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
大夫同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亦有

賜乃得帝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
侯掌次不張之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鄭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
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
居更衣帳賈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
則亦有壝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言謂之張大幕
者以其言旅故知大幕也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
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衣服祭服也古者祭祀立尸尸各以祖者之上服衣之故尸有次以更衣且待事也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鄭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
矢于次賈案大射鄉射耦皆西面揖讓升自西階
鄉兩楹之間獲者南面而射射訖又西面揖讓
降自西階次在洗東大射文以天子之次無文雖
六耦不同設次則與諸侯同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
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鄭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九功謂九職
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
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或言受藏或
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賈大府與下諸府官
為長故以大夫為之云若今司農矣者漢時司農
主府藏故史游章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案尚書一
曰食二曰貨己上皆言飲食此文言貨賄故大府
在此也有貨者府官須有市買并須知物貨善惡
言貳者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以其物入
大府故也以受其貨賄之入者九貢謂諸侯九
貢自然有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九職謂畿內之
九職口率出泉九職如三農園圃之類亦有不
出貨賄者雖以泉穀為主民欲得出貨賄者則取
之以當邦賦之數云頒其貨者言大府雖自有府
其物仍分置於受藏之府以其善物

頒賄于受用之府以其惡物良者以給王之用獲
解入內府意以其餘以給國之用獲解入職內意
二者善惡不同耳
[illegible]山先生曰貨為金玉入受藏之府以給王用
賄為布帛入受用之府以貿遷之以給國用貨
謂玉文恐不然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賈凡官府者謂王朝三百六十官有事須用官物出
者云都鄙之吏謂三等采地吏謂羣臣等有事須
取官物者及執事者謂為官執掌之事須有營造
合用官物者皆來於大府處受財用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鄭 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 **鄭司農云** 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 **玄** 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 **賈** 皆關市之賦也下並與九式事同文有交錯案九賦先邦中之賦次四郊次邦甸次家稍次邦縣次邦都次關市次

山澤次幣餘此先言關市在邦中上此家稍又在邦甸上所以次第不同者見事起無常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者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與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不從者聘使之物禮數有限何得有餘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賦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者謂百官所用官物不盡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斥幣者謂指斥與人故謂之斥幣也

鶴山先生云 古者關譏而不征澤梁無禁此不知何以關市有賦而關市之賦何以專共王之膳服又先後鄭幣餘之説互不同或以爲使者有餘來還或以爲百工之餘或以爲占賣國之斥幣依國服出息此書所以可疑而康成又專以王莽國服出息等弊法以證三代誤後世多矣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充玩好之用

鄭 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充此以九職之財充足式謂九式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有餘財以共玩好器物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供玩好明玩好非

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 **賈** 給凶禮之五事大宗伯云以凶禮哀邦國之事有喪禮[illegible]禬禮恤禮皆須以財貨哀之按大宰九職任萬民此上文又云九功此貢即是九職之功所稅故知此是九職之財也

鶴山先生云 旅獒以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爲戒且云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周公制禮必不專立一條以共王者玩好之用此書所以入疑劉歆之傅會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鄭 賦用用賦 **賈** 上有九貢九賦九功此特言賦明

隸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入者謂九賦九貢九功
入大府出者謂分置於衆府及給九式之用至歲
終總會計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鄭】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
受而藏之者【賈】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言王府以
王爲主玉外所有美物亦兼掌之【三禮圖】謂如顧
命所陳是也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鄭】佩玉者王之所帶也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

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
十二玉【賈】玉藻謂天子所佩白玉謂衡璜琚瑀用
玄組條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韓詩佩玉上有葱
衡者衡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有雙璜衝牙謂以
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
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前
後觸璜故言衝牙案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琚瑀其
琚瑀所置當於懸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
琚瑀之內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蠙
珠納其間以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先鄭服玉
冠飾十二玉者弁師掌五冕旒皆十二玉

王齊則共食玉
【鄭】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
齊當食玉屑【賈】知玉是純陽之精者但玉聲清清
則爲陽又案楚語云王孫圉與趙簡子言玉足以
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
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
可知云食之以禦水氣者致齋時居於路寢恐起
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先鄭食玉屑者研之乃
可食【荊公】又舉比齊李預得食玉法益誤矣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鄭】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

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
喪禮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玄】謂復於四
郊以綏【賈】先鄭復爲招魂人之死者魂氣上歸於
天形魄仍在欲招取其魂復於魄內故離騷有招
魂篇王有七廟及寢皆復焉獨言大廟語雖不足
義猶可又言至四郊後鄭不從之角柶角匕也既
夕禮楔貌如軛上兩末狀如柶把拔齒中央楔齒
【玄】謂復於四郊以綏者表乘去以冕服復於大廟
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破先鄭於四郊亦以衣服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
【鄭】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襗音）之屬皆良貨賄

所成第贊也司農云注席單席也敦器名可以盛學
之屬賈以幾字為目文服已下至敦器皆是槩禁
內竪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彼褻器振飾頮沐之
器與此注不同彼從葬於死者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音對
鄭 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
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
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為夷司農云夷槃或為
珠槃玉敦歃血玉器 賈 敦與槃類珠玉為飾槃敦雖
以木為之珠玉為飾特牲少牢敦盛黍稷郊血及
血以告殺當以槃盛血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

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者執之時有黍
稷故敦中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牛耳
宜在槃 荊公 盟必割牛耳取血相與歃之牛耳以
示順聽血則告幽之物示信之由中也珠槃玉敦
養歃血之器也珠陰精之所化玉陽精之所生以
陰陽之精物為器而使掌王之服死含之物者共
焉則示諸侯以信之至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鄭 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
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
尊曾也文織畫及繡錦 賈 言凡王之獻金玉者此

金玉已下皆是擬王獻遺諸侯故云受而藏之獻
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者若正法上
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
曰獻是以天子於諸侯云獻故知金玉是獻遺諸
侯者也況諸侯中兼有二王後王所尊敬自然稱
獻也若三讓之義取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
取與於臣曰賜臣取於君曰假與於君謂之獻以
此難鄭君鄭君弟子焉荅之等難王肅禮記曰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況諸侯之中有二王後何得
不云獻也齊侯來獻戎捷豈大於魯言來獻明尊
之則曰獻未必要卑於尊乃得言獻

鶴山先生云君有饋焉曰獻賜焉則曰寡君獻
之義通上下可言鄭公使北以死爭獻納二
字謂不舉此二語甚廣尤切
凡王之好[illegible]
賈 此謂王於羣臣有恩好用燕飲而賜之貨賄者
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
之大用
鄭 大用朝覲之班賜 賈 掌受九貢已下大府頒之
內府受藏之也良兵良器及官百工所作亦由大
府而來良兵謂弓矢殳矛戈戟五兵之良者良器

謂車乘及禮樂器之善者以待諸侯來朝覲給頒賜常給九式及弔用是大府所給也玩好之用王府所給也此又以待邦之大用明是朝覲頒賜可知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鄭】諸侯朝聘所獻國珍【賈】凡四方之幣獻者謂四方諸侯來朝覲及遣大夫來聘問將幣三享之貢獻珍異有此金玉及齒革之等覲禮所云一馬卓上九馬隨之龜金竹箭分爲三享是也聘禮束帛加璧庭實乘皮是也此因朝聘而貢凡入於貨賄入其要於大府乃始通之於內府也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鄭】王所以遺諸侯者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賈】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已下是也彼據藏之此據用之以冢宰貳王治事或有所善亦得賜予之云所善釋經中好也【三禮辨】謂古者君臣一體榮辱共之故列國之賓至大夫有餘有饔有食則冢宰之有好賜予亦其宜也好賜予猶春秋傳所謂好貨也事見昭公六年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鄭】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灋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之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閒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賈】周

景王已下並漢食貨志文案周景王時患泉輕將更鑄大泉單穆公曰不可王不聽鑄大泉文曰寶貨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至孝文有司言榆莢三銖錢輕易姦詐請鑄五銖至王莽居攝變漢制更造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又造契刀形如刀直五百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至莽即眞罷之五銖錢更作泉布多至十品其布有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是爲貨布十品也其泉十品者莽居攝作大泉錯刀契刀即眞作小錢幺錢幼錢中錢壯錢元

鳳年更造貨布與貨錢爲十品莽以劉有金刀罷
契刀錯刀鄭云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據秦漢至
莽已前而言也從孝文作五銖錢至莽世數既多
故云久行也今存於民間有貨布大泉已下者是
後莽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案彼文其貨布
直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圜好徑二分無
有奇廣八分半足支長八分等十一字此並鄭君
目所親見以義增之王莽大泉與景王大泉亦異
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共其糸會同
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鄭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
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
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疏資行用
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
知多少而已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鄭皆來受疏但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
則給之若大用即取餘府但王及后不會以衣服
異於膳羞與酒飲故通世子可以會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
府之治
鄭逆受而鈎考之疏案大宰六典治邦國八法治
官府八則治都鄙但司會是鈎考之官還以此三
者鈎考知得失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
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
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
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鄭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
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書謂簿書契其最凡
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疏此九式用
九職故以郊野以下依記大宰九賦次第以釋之

彼九賦一曰邦中之賦當此官府此郊當彼四郊
之賦據遠郊言之故云去國百里郊外曰野大總
之言故此野當彼三曰邦甸去國二百里又當彼
四曰家稍故鄭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也此
經縣當彼五曰邦縣之賦故云縣四百里此經都
即彼六曰邦都之賦故云都五百里云書謂簿書
者漢時以簿書記事多於餘物記事亦謂之簿書
舉漢法而言書契即小宰八成取予以書契之類
最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爲契要版戶籍也若漢
之戶籍皆以版書之土地之圖有其形象即是民
之田地廣狹多少皆在於圖也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鄭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賈案司書職云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職內云掌邦之賦入職歲云掌邦之賦出參互鉤考明知此二官出內事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鄭周猶徧也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鉤考以告賈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徧知諸侯之治以此職文書以詔王及冢宰以其冢宰者副貳王之治事故併告之荆公以三攷之爲參以兩攷之為互

周禮疏二之六下　五十

逆邦國都鄙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又攷其歲月日成則四國之治皆可知也然後以所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
鄭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叙猶比次也謂鉤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玄謂亦受録其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

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賈古有簡冊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賈案九賦九貢言九正變九式言九事重以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其相副貳者謂司會八法八則之貳是也云所給及其餘見爲之簿書者司書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明知叙其財者所給諸官餘不盡者即以餘見爲之簿書擬與司會鉤考之荆公叙其財則叙掌事者之財以知其所餘受其幣則受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之幣使入于職幣則所餘及幣皆使入于職幣也上之用財但知多少而關之非是

周禮疏二之七下　五十一

會王用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鄭械猶兵也逆受而鉤考之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賈言三歲者三年一閏天道小成考校羣吏須有黜陟故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羣吏則百官也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器謂禮樂之器械謂兵器弓矢戈及戟弓此等則器械之數皆知之又云以逆羣吏之徵令逆謂鉤考此司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恐其羣吏濫徵斂萬民故知此本

數乃鈎考其徵令也所稅稅其有山林不茂爲枯
則無林木川澤無水爲枯則無魚鼈蒲葦不稅之
〔荊公〕凡在民者皆知其數然後知羣吏徵令有當
否知其有當否然後可得而治正也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
攷焉
〔鄭〕法猶數也灋當稅者之數成猶畢也攷者攷其
法於司書〔賈〕當稅者之數即上田野夫家之等邦
之所治有善惡皆來考於司書者以司書大計羣
吏之治知其功過故也〔荊公〕要貳物數之要要書
之貳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
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鄭〕辨財用之物更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
別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賈〕賦入賦
是總名執其總謂稅入多少總要簿書賦之所入
先由職內始至大府大府分致於衆府官府都鄙
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者司關司市皆屬地官關市
皆有出稅言屬者兼有城十二門亦有稅入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鄭〕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者謂若今御
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其月某日某

甲部書出其物若干給其官某事〔賈〕其有官府
八用官物而受財者並副寫一通藏文書與職內
然後職內依數付之故云受其貳令書之貳令謂
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案御史職云掌
贊書彼注云王有令則以書致之則贊爲詞若今
尚書作詔文是其用官財者先奏白於王王許可
則御史贊王爲辭下職內是其貳令職內則書之
爲本案然後給物與之若然職內主入職歲主出
職內外費於衆府職內亦有府貨賄留之者故得
出給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

之移用
〔鄭〕亦參互鉤考之亦鉤考今藏中餘見爲之簿移
用謂轉運給他〔賈〕案司會參互考成彼注云參互
謂司書之要貳職內之入職歲之出以三官相鉤
考此職內並職歲明兼有司之要貳故言參互此
言敘財案司書以敘其財注謂敘猶比次亦謂比
次職內藏中餘見爲簿書以待邦之移用更給他
官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
待會計而考之
〔鄭〕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之〔賈〕職內

亡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此官主出所出亦
皆由上之令所出前後不同亦皆書其貳令編存爲
案以待會計而攷之也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
鄭百官之公用式灋多少職歲掌出之舊用事存
焉賈以其出財用皆爲有事事有舊法用有常職
歲出財皆有舊法式在於職歲故須受法於職歲
也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鄭助司會鈎考羣吏之計賈鄭謂叙受賜者之尊
卑主與冢宰所有小賜予之事以叙與職幣授之
周禮家　一百七下　五十四
至歲終會計之時則以式灋贊助司會鈎考會計
之事故云以式灋贊逆會職內以貳官府都鄙之
財入之數此職歲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
二官一出一入皆書其貳共相鈎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鄭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賈職幣
主餘幣給諸官之用亦依灋式與之故云掌式灋
以斂官府已下之幣幣則餘幣也以此官主斂餘
幣故知幣謂給公用之餘別言用邦財謂國之大
事惟有軍旅
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録以書楬之以

詔上之小用賜予　丼擘精䩭之上按勘也
[illegible]振猶拼也拼也掌書謂以王命有所作爲先言斂幣後
言振財互文者定也故書録爲禄[illegible]禄當爲録
定其録籍[illegible]揭之者今時爲書以著其幣[illegible]振者
拼也拼也以財與之謂之拼知其足用謂之拼職幣掌
事者有餘則以受取故云振掌事者之餘財知掌事以王
命有所作爲以上經官府已下是其國家常事此則言掌
事是王命有所作爲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者凡用國家
財物皆先振而後斂今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財有餘亦斂
之可知上經斂得幣皆當辨其物知其色類及善惡而奠
其録者謂定其所録簿書色別人一府以書揭之者謂府
周禮家　一百六　五十五
別各爲一揭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揭小賜予此謂常賜
予王府主之好賜內府主冢宰之好賜此二者非常賜外府
及歲終以丞三官言賜予與此職幣同是國家常賜予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illegible]以其職幣主出故歲終與司會會之下贊之亦贊司會
之會事[illegible]振猶擧也亦幣餘之屬也中車凡車之賢拼入齋予歲幣此亦
拼謂之類定其録而揭之但掌其籍而不私其財耳古者上下
相信而吏姦不行古之作興事之初其字財固猶質也
有餘則歸之於上官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八

拾遺 此卷原闕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九十

師友雅言

鶴山云湯以前未言仁與信字孔子以前未言恕字

鶴山云最愛項平甫平齋詩云乳殼中函天渾沌浮
鷄破處玉璘珣

鶴山云應憲樞之曾問土木偶之神象與鬼神何如
答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之神地載神氣風
霆流行庶物露生此地之神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也極
其至以爲文武之德

鶴山云因講易與天地準設準字本如淮字而尾長
水取聲自後魏有趙準友時云要知其名準水不
足乃只兩點而又添下一十字至今錯李肩吾云
準本字

鶴山云典則制度字皆有義典是竹爲冊而六承之
制如制幣之制有尺寸

鶴山云以天産作陰德以地産作陽德古注錯說人
皆錯講此只是祭祀一箇義天産如玄酒明水之
類地産如圭玉之類

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即歸藏終萬
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即連山

鶴山云古者帝王開國承家必先整頓易一部凡國

有大事大祭祀大賓客事事先於卜筮乎決之晦
翁謂易爲卜筮而作所以名爲本義於義云昔者
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
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
敢專以尊天也漢儒猶知先代聖人所重如此
鶴山云書言若顛木之有由蘖由字左氏謂毒萌芽
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 昭八年又有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鶴山云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日生於離東月生於坎
西曾賦十六夜月詩云乾闢一鉤金又一絶云東
西日月自來往皇極人間有幾年
鶴山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古注以顏子近於知
幾通上知幾其神作一章講朱漢上謂此一段舉
九卦十爻除豫不言而此知幾通兩爻云
鶴山云後山詩但看一鳥過盡百年身此詩甚濃
鶴山云乾坤後屯卦伏剝蒙伏復故雜物撰德
鶴山云乾坤後六卦皆坎離謂剛柔始交而難生
鶴山云物字從牛天地之數始於牽牛說文物字却
象旗故周禮旗爲物射立旌曰物
鶴山云詩字有奉持之義禮記有一詩字世子上士
見之吉者朝服于寢門外詩有負之正義云詩者持
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
儀禮有一詩字特牲禮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再拜

稽首拜立詩懷之實于左袂注詩猶承也謂奉納
之懷之
鶴山云古文字多字也二首六身是夜世字亦左氏
非丘明之證也
鶴山云左傳范氏出於堯一段文不逮賈逵以爲
漢人添入劉氏要左傳行於世要知不脫矣亦秦
時字此左傳可疑處
鶴山云通文子其中退然不勝衣中身也
鶴山云長子主器震卦之義伊川亦謂此求出震主
祭祀也
鶴山云伊川解春之事惟可言也呂武之事不可言
也亦有稱
鶴山云三代嫁娶女則姪娣姪娣異姓亦媵無嫁少女
來並謂之妾如黃嫁生子爲宣公亦只說妾歸妻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是後世秦漢來議之
傳祭白妻亦同此
鶴山云詩與聲中子字只作與音讀無作如音者
鶴山云周禮女男巫職巫須如國語楚昭問觀射父
謂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以義其聖能
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
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曰使先聖之後有光烈
忠信而被共者爲祝使名姓之後心率舊典者爲

之宗巫亦皆抱道懷德之人故孔子曰人而無恒
不可作巫醫
李有吾云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雅頌即樂也古樂不存惟於雅頌見之
鶴山云易言身觀有身明夷微之意
鶴山云洪舜俞近書云昔中原之禍根底於熙寧之
得君異時東南之禍胚胎於嘉定之專國其壽祿
深遠
鶴山云子思作中庸始稱仲尼字其祖中庸君子之
道四丘未能一焉亦不諱其祖之名
鶴山云人死未葬只謂奠既葬之前亦如死用奠其
制用木二塊如交文字上取飯合之余嘗見中
縣於上者在西南庭中今變天地霜露之氣必蓋
席包之李子應其旁又葬後虞主用桑又練主用
栗爲主
鶴山云古之祭皆以尸孟子時猶有弟爲尸之說孟
子後無言之者主始於作傳公云主疑爲主乃戰
國後之制六經不言主
鶴山云周禮左氏並爲秦漢間所附會之書周禮亦
有聖賢遺法然附會極多
鶴山云紀以歲名者爲歲陽如甲午之類以歲陰爲
龍集者大歲亦歲陽者歲以負歲陰

鶴山云周禮與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
破綻斷爲秦漢初人所作因聖賢遺意足成之
鶴山云祧字以廟神之兆爲義非謂祧其親盡之廟
也鄭康成以超然創祧後世承誤不知先君之祧
遠之冠於成公之廟止四世豈祧廟主乎此康
成錯
鶴山云衣裳之制先始於禪袷亦名給蓋掩前後者
以皮爲之
鶴山云凡參字只當喚作生天上參星亦只是三箇
毋往參焉也只是三箇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亦只
是生字讀看來禮部韻裏不當有參一韻今人門狀

說參字實是只兩箇如何是參
鶴山云古人無飲一盃過一品食之 只是車運飲
薦脯醢而已若用食禮燕樂燕客只是食未後用酒
漱口名酳顏師古注酳謂用盪口
鶴山云古說雞屬巽天上日曆巽宮鷄鳴其說屬未
所以日到寅則雞鳴易中巽爲雞金巽屬雞五行雞
屬酉鄭玄漢儒林以巽爲文雞酉爲小雞漢上云巽
九三爻酉也
鶴山云有酒湑我無酒酤我酤音古毛謂一宿酒曰酤鄭
謂酤酒非三代無沽酒者沽酒市脯亦一宿酒
鶴山云畧字從田從各謂土畧封畧有界限分明鄭

氏謂深知之著行之乃錯不深知之了更曾以行
之各段段令分曉
周禮以役世婦及左氏以無役役使其館宮室等語
皆是古人文章妙處
李肩吾云復至于八有凶自復至坤姤遯故凶所謂
七日復謂復姤中隔一坤卦以頭果不食數九七
爻恰復
李肩吾云孫炎後有沈約孫後疑人
李肩吾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
涉也只在未字上說辯十一月十二月亦未病涉
耳以夏正說

雜言一百九一　六

鶴山云三代以後稱呼猶是擬准宋以名稱公以周公
同一王後宋曾安以公稱者伯有一段以公稱瀰
有稱公之意若莫公則與禮稱者也
李肩吾云賈逵只有音自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方
有四聲反切珙王篇序載
鶴山云日在木中曰東木在日中曰東東入日東今之
三字一律是誤
鶴山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為衣宗彝火粉米黼
黻絺繡為裳舜衣裳十二章周以日月星辰畫
於大常之旂謂之三辰旂服袞冕龍於山外火於宗
彝為九章亦其神明也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

宗彝皆畫於衣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繡於裳編
鶴山云有問舜作五絃之琴今乃七絃何也某答云
文武添二絃以象君臣國語載武王伐紂數書曰七
鶴山云權度量衡自魏晉武一變不復如先代齊古
者天下平一無有不同者差異則殺之謂權變王
制今歲平錢十丈有一兩他錢則多寡輕重不同
鶴山云陸農師陶山集首辨大裘鄭康成謂黑羔裘
者非去王有六冕而五裘其一恐是大裘不可以
通四時服之
鶴山云熊侯虎侯豹侯非謂服諸侯只是㒒侯文畫
之侯字從人從二矢非立人旁正謂躬起義

雜言一百九十　七

鶴山云西漢代言之職不分曉有正文惟前後參攷方
見如文帝一代制詔極有好不知其為何人及東
漢有官表尚書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始顯言之
鶴山云黃昏一刻半謂晝昧爽以前二刻半亦屬晝
係晝常侵夜夜四十刻只三十七刻半晝六十刻
有六十二刻半明常迫陰陰不能遏陽晝是高其在前
起三商而眠夕陽春暮能辯
高舂下舂准南有三商三刻半一刻一商舉大略
鶴山云四游升降地形亦升降所以據南北不見
鶴山云支如辛卯則金冠木之類出王充論衡
鶴山云土旺季月四季月盡日於季月返行黃道中

雜書

鶴山云古之史于只用書日不以紀年蓋每日十二時辰可驗而用書甲子則可驗故上以歲星書

鶴山云盧肇海潮賦極好肇袁州人[illegible]

鶴山云韓子讀書詩羨夫肥鈍之國山郎讀書以資者多為山郎

鶴山云衛翊謂眉棱骨又心前亦謂之衡

李眉山云九經有書出古無四聲平上去入共有九韻大東小東杼軸其空異乎老以為協字韻不必如此讀東字西韻叶陽字韻各叶定皆然

鶴山云三代官制凡春秋戰國以來數近人主者皆持權當三代時三公論道六卿命官皆尊嚴如古史外史御史至史史止掌贊命主之親近之臣至春秋如趙盾弒君尊長南史氏至戰國淳于髡雖玩目乃云御史在前執法在後則一斗亦醉是御史執法君旦夕親之至秦則御史之為執政漢初則御史大夫為三公丞相多權臣惟其三公六卿尊嚴多為役世之君所憚所以春秋戰國秦漢歸御史又執法又嚴憚武帝以後為中常侍大司馬歸尚書光武以後事歸臺閣御史大夫尊而職之至[illegible]歸[illegible][illegible]雜記賢疑以士人為之亦自中朝稱命至本朝乃中書尚書樞密互為三府大學奏漢以後三代所謂最親近之臣最要書權而三公六卿之官多擬虛位世變然也

周時天下諸侯無史及衰而齊晉各有史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

明堂无屋只以方明為壇而已

離騷作而文詞興蓋聖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興亦无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托漁父卜者等為虛詞司馬相如又託為亡是公等為賦自是以來多謾語傳于世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己卿士邑字可見周公大聖人務教有罪而辟之有子仲祇德則以為己卿士寡與天地同其大也邑字極好玩味東萊云[illegible]左傳有一邑字

鄭伯克段于鄢人皆以為教段不知七八年後公自云寡人有弟而使餬口於四方只此看後不窮治之

三代國子教於大司樂初无大學之文亦无大學之所漢初寓於曲臺於大司徒之屬至景帝世文翁為蜀守首建學於成都市中册博士弟子負遣 等授業於京師孝武又詔郡縣皆立學然漢大學終無文可見其實始於文翁建學官武帝推廣而今郡縣建學云

梅福仲尼之廟故慶世不出闕里又云施人之祀而欲
自長世死此理甚佳
漢魏間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唐孔同廟後然
周公而專祠孔子
劉道原謂經無五帝三皇之文某謂亦無五伯三
王之說
一部左氏家臣不曾輕呼其主爲公只稱有一段有
一公字
以唐交州看姦劾拔長安只七驛爲八百里乃自南平
取涪州達州以入子午谷乃知牧啄一帶與交趾近
馬援平交趾亦自關中入涪入南平黔中一帶以往

明雅言 百九十 十

趙中川希光嘗問封贈何所始某答云往往自追王處
來希光良以爲然然當時姑如此答了後訪尋二千
餘年此一事終未分曉乃知中川讀書多亦不能自
決此等事是難曉也
鶴山因讀瀘州李記說李規以謗訕朝政爲第一
件此規自蔡京擬爲之專以蔡太李諸公議攻此
規當毀後檢法冊乃大觀編行條令因以李相拜
罷年表對之正是京罷在京充太 宮使次年李
相時事
處州孔子廟碑退之雖以大儒然所舉皆與經訓相
反古龍與棄配社稷皆壇而不屋爲若天子親然

南面而弟子從祀爲尊意以有屋爲貴不知古者亡
國之社則屋之屋非所以爲尊聖人且郊丘壇皆露
壇尊以祭天則壇豈不重於屋此等皆退之辭蔽
世無有指其非者
陳君舉奉使策謂秦漢劉項滿後有勢已屈而氣有
強形故藤公一說而歸太公吕后其爲使本以國勢
強弱爲主末後却說太智已有天下遣不識字一人
使江南雖無只辯亦可屈服之使了更不結說本意
永嘉人立論大抵不說今盡
是李元說孔子眼中見多少人每云未見剛者我未見
力不足者我未見好仁如好色者吾未見好仁者天

雅言 百九十 十一

下此等人果難鶴山答孔子却云固有之矣我未之見
也則其詞宛而切
周禮書三宣書中與於始而不克終
平時之事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
禮運一篇專以月爲量一句則天運故日播五行於四
時氣和而後月生焉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天度
惟月盈虧乃可度量
天度必竟始於月令疏可考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以爲經無下焉
說九下皆音虎如此時舍字亦音庶
楊季穆王子正曾任運川郡齊云不特此有時舍與下

叶井卦亦有之猶山者云井泥不食下也叶音舊井
無禽時舍也叶音舍
詩易叶韻自吳棫老斷然言之
漢高帝以未央宮令太上皇居長樂宮故前殿於長樂
獨高帝一人自帝崩後呂后亦居長樂而惠帝處未
央以此遂爲母后宮名漢宗未央爲正衙自未央視長
樂居東所以謂之東朝如上官后至宣帝一月後太
后復居長樂宮皆置此衛其宮也漢唯有北闕東闕自北
闕出入而南闕西闕無之至今只說大北闕
檀弓子游之門人所記蓋其言曾子實子游而不曾子
有子蓋則甚宜之

陽在內陰不得而入則奮擊而爲雷陰在內陽不得而
入則旋繞而爲風横渠此語最造理
震離本爲雷與火而噬嗑象雷電改曰與火爲電以離
陰包震陽故取電之義凡震離入卦甚說刑獄取
剛柔分而明也
噬膚滅鼻膚古注云柔脆也儀禮膚鼎之義蓋取此也
玖有音云毛詩報之以瓊玖叶李音几孔子以前皆
音几至孔子傳易有糾音乃是不可久也叶天德
不可爲首也至雜卦說咸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
也其久字又叶止讀疑雜卦是孔子以前書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說得分曉南
巡死倉梧二妃從而投江皆謬妄自太史公好奇失之
坎離爲心腎之說出於素問附會之論不可信易中
坎却言心亨
易中華字多叶芳與詩韻同
中庸說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方說建諸天地
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蓋道不信於當世無緣可
以信後世
北方神稱故封取背坎兩字
漢以前如五行傳以土居中爲心壽水火並位居中
漢以後以岐黃素問以坎離爲心腎甚謬素問
爲東漢後人所撰晉鄭謂素問係肖七國時書

鄭忽一段忽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與夫今以君
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此非嘗從
事學問者不能此語說詩者所謂狡以無大國之
助乃與祭仲所謂君多內寵子無大援此皆以利
害成敗言爾忽所見大國縣絕然則忽蓋有過人
之識濟亂之才也惟於狂童狡童之刺終費辭說
或以爲詩人所指乃祭仲雖前輩皆有此說然大
段毀程元諸儒相及會說以貫乃若云刺忽之不當
爲狂狡所制亦自不妨詩人之意往往皆祭仲以
刺忽其君曰彼惟狡童之用而不與言是或一說
惟是未入春秋二十年前祭仲城郗之諫莊

公圖叔段在周幽王之二十八年至公子之事極
於子儀之立在僖公末首尾五十年操柄國柄反
易天明使人至於室家流離不相保聚則鄭人
豈有念祭仲而不怨而惟君之怨者乎詩者蓋有
拳拳於忽之意惟有狂狡二字害義若只作祭仲
說亦自不妨如碩鼠之詩指國君九四亦疑此
詩只是指用事大臣未必盡譏其君也但古人之
告其君情真而語切如祖伊之於紂衛武公之於
厲王責讓數之即喪指乃劝不無幾於爾我諸嗟
子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
提其耳蓋秦漢以前君臣之間便如家人父子相

告詔無許多忌諱若詔忽為校童本亦可若更要
回互以養愛敬之心尤不失為厚也
山澤通氣如天象陽並日星地象陰發於山川此其
義也咸卦伊川謂山不甚分明惟呂與叔山體內
虛澤氣通為是蓋八卦如天地否地天泰山澤損
澤山咸其實有定體其用則交
咸其腓只訓隨如易艮卦及卉木萋萋不白腓亦只
隨卉木而萋萋也
小貞吉大貞凶周禮有大貞謂卜筮如遷國立君大
則卜之不訓正伊川謂貞者處中易傳無我之謂也
大經中無茶馬下字當作茶毋虎無來字當只從

緣音
於端平二年十二月祗召過合江縣相接居安樂山同
觀李邯鄲所作延真觀院皇祐間楊南仲書丹騰
字從舟朝字亦從舟與今俗書不同爲鶴山去李
淑與楊南仲並博物者南仲時爲天平軍節度掌
書記歐公集古録載其與劉原父辯鍾鼎字胡家
公亦云有三館太常古器圖
鶴山因題屈大夫祠辯椒蘭非指香草乃是大夫椒
公子蘭並讒佞王客死于秦者故始述椒蘭之失
終以為變節乃蘭其意可見騷中反復致意於椒蘭
有深意又云椒蘭必不變節又君子賢人必無變

為小人之理此指大夫椒公子蘭但朱文公以為
不然
題師厚卿挂冠詩後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子也急
求緩棄達心所安是戲豫也心之外豈別有天乎
夢得一聯云民勞訖可小康蓋其義嚴於先備胡滅誠
為大憂宜益謹於後圖已而賓賞詔下遂以此為
賀表落句
又夢莫之為而為非所據而據忽自秘監權右史久
之真除乃作辭免云歷考庭中之盛典莫如柱下
之清班莫之為而為已斬愧又假非所據而據復冒
真除明時何至於乏材上命不嫌於反汗云云

漢制蠶擬於武帝唐制蠶擬於明皇
膚寸之膚甚密有一字注側指為膚擬拳便有四寸
古者以聲為律身為度在禮有聲者賈仲謂自頂
至踵有十九膚者良邦近古猶有古字存於世
書曰賁哉羲哉訓助懷山襄陵訓平襄我二人訓合
中遘之言不可襄也訓除襁杌于襄訓棲終日七
襄訓反覆周有襄人訓讓左氏兩不克襄訓成經
傳襄事字隨文而義亦通
經中只稱曾祖已上皆言曾其孫亦稱曾孫已下皆
曾無高祖玄孫之文
無妄不耕穫不菑畬古註最好謂不耕而穫不菑而

畬代終已成而不造也
鄭康成王輔嗣並有六經注解
看漢書內以朝加官事以劉輔及百官表觀相傳參
看說東漢長樂宮以昭宣紀參看
上初即位三從官輪日上殿曹觴以陳正父參會許朋
皆說天子之學與大夫不同不謀而合為此說張
忠恕行父對劉均云天子之學士正與士大夫一同
大學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蓋
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為脩身之本齊家治國平
天下為脩身之用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必竟有家
學淵源云

吾嘗欲著禮記一部專破漢儒穿鑿以袪後人之病
如獻田宅者操右契古者鄉井授田有定法安得有
獻田宅之理如經上只稱曾祖而下至曾孫亦無自高
祖至玄孫之文記所謂嚴祖至祖其說亦不一若
有高祖以下之稱則漢惠不應名其父為高祖矣
以此知記禮皆漢儒曲說
三先生祠堂記云夏桀紀綱常易有天下先天集中
鑿修人紀紂滅綱常武王有天下先建極叙彝倫
今御史臺有端公副端之稱蓋始於唐以御史大夫
知揚增鎮之叛者至于有以公司空者故後世呼靈貢
多誤之端又謂之司空云

李有言不古聖賢[illegible]反切
惟王輔嗣周易內有反切兩箇（稗玄巳說摘 如集事反切）
閒斷字李肩吾說未見出處惟武帝踐阼見衛青晉
訓謂床邊為廁字汲黯傳 何傳皆有處在作行
清行清字徵禮喪服傳有
霸陵帝臨廁（當大臣敗處 有一闕入學士先前廁） 又張釋之傳苗衛作
古殿字不但天子之居漢衛青傳有殿字古上下通
稱至秦漢後殿始為天子之居
韻古下字盡音虎周易潛龍勿用下也（音虎）見龍在田
時舍也（舍音） 至井卦井泥不食下也（亦音虎） 舊井無禽
時舍也（亦音） 並與九二井谷射鮒無與三韻同更方韓

鶴山共坐因見舊題不明偶舉鄉之說云油瓶鄉女則
號為臛䐧乃太尹記此字從肉從及於方之人注下有
此一字謂物肉敗則臛臭之腐也亦曰臛臭之字從
肉從賣
古字有相反者亂為治擾為馴汙為潔臭為香等
甚多
六經中未嘗有以甲子書年書月者止以書日如左
氏章以歲星書有歲陰則稱歲以歲陽則為大歲
及會其而陶淵明以甲子起年為避宋泰非其
正也
古班與斑通今兵子文以虎有班文故字子文曰鬪班

十八

後因有班氏賁字鄭注訓青以綠竹青青不應綠
又青也
有省中聯號郎中者在監云須人之詩本有素以約
兮一句嘗棣有偏其反而句孔子刪之此二詩使
見孔子刪詩之法遍者云未附詩之精粗但異其
說以知其必無刪此二語之事辨與衆客傳然乃至
言碩人四章章七句碩有美目盼兮之下趣索一句
是為八句與他章不類之理嘗棣則毛詩作常
字論語作唐棣此字是兩棣花孔氏曰郭璞云關
西有棣子如櫻桃可食此與常棣異本則常棣為郁
李花白是唐棣如棣等者兩詩或別一詩逸而後

人合之而詠以常為唐也衆皆伏（按毛詩本作常棣左氏皆作常字論語為棣）
（而何彼穠矣亦為唐棣是明為兩件本）
莊子十隨務光許由等皆寓言古無此人太史公伯
夷傳信以為其有此數人又孔子與盜跖問答相
類孔子時去柳下惠已種攘盜跖與孔子同世
李仲衍國博同趙揚驛歎侍郎會於成都錢李作
禮同坐仲衍或問楊以雜鄘若孔子時取與不取
楊不答李再三問鶴山如何乃答云此詩柏舟之
義問何以柏舟又答云此詩傷宗國不容去之意
錢大稱嘆以為然乃言某平嘗亦有此意但詩序
不見有宗國事似何云衆以答云詩中云雖有兄弟

十九

不可以據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此可推見謂宗
國耳錢李皆服
古見而後世換字者多如錢字字書無古只謂泉貨
自戰國來始偽撰錢字紙字從糸而以氏為音
後世換字如此甚多
四經無將字自三禮三傳來方有軍將將軍之稱
鄭康成宋有音切止稱呼如某字王輔嗣注易始言某
字音某者二全唐胡音大傳中國有音有反切皆
胡語也（王輔嗣注易證音 封國蓄之音 并封音繇上云上）
杜預傳（自言七年春晉如郤 咸二年散吉近周）
在嘉定府學講書說博愛之謂仁云云四五部有游愿

問韓此語說得如何答云說得未盡又問舊說愛不足以盡[illegible]說以爲未盡毋後以爲甚好何也答云第一句說博愛謂仁似未盡次云行而宜之即是行而合宜則博愛中非愛无差等矣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則由博愛之仁而之也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仁之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此博愛之謂仁亦兼四言而備但定名虛位之語學者疑之而不貫而通之耳

因說岐麓問謂心爲火而以坎離心亨觀之則易中惟坎有心字是心屬土漢五行傳尊以心屬土意東問之書東漢後方有此撰黃帝爲名耳其說與五行傳皆不合又極而言之說土王四季十八日其說[illegible]蓋日自冬行北陸以往每季月則日回行黃道此可見四季十八日土旺不爲無理魏書說日春行東陸都鎮蓋日東行星正中恰在未申間亦可見心屬土况心星起牽牛牛亦土屬也此見左氏與後漢書律志

近過廬山靈湯院見溫泉沸如火煎四面盡冷此理難言後推問對說水有形火無形木以體行火以用行水隨而不能逆火逆而不能隨故天地有溫泉而無寒火此理極深可以意喻而不可言傳

因說八卦相類如天地否地天泰山澤損澤山咸水火未濟水火既濟皆言吳然後有用惟雷風恒風雷益不如

如何生莫能對鶴山乃云揚雄云陽在內陰不能入故回旋而爲風陰在內陽不能入故噴薄而爲雷爲雨於此便可曉或又云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義答云人能如風雷改過遷善之疾則爲君子矣

因說祭有祈焉有報焉謂春夏祈年祈穀等秋冬祭皆報也因說吳叔永行明堂約束有引祭有祈焉用樂禮不豐也不殺也且一劃繳進說今之明堂不但報亦當有祈此於古義不合如左氏一部惟須特出一論謂古無祈多是報祈惟祈穀而已今明堂在九月當止報而無祈漢以前皆知之如文帝敕受釐之命自今無歸福朕躬尚此意也

鶴山云經之分或指體或指用如入行如地勢皆體也故上經之卦多指體如存需兼山隨風等是用也故下經以末多指用也

胡文定云昔祖宗定都于汴其勢固當自內而制外擬置京西路而襄在漢水之南則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荊水之南則以制湖南與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置於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於湖南者治長沙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荊南而分兵屯襄則東南之勢全恢復之基立矣此語極好

因講惠而不費說人多講作費用之費殊未盡如孟
子說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豈無所用心哉亦不
用於耕耳堯為天下得舜舜為天下得禹此即惠
而不費力耳豈必分人以財然後謂之惠
因說膚寸字在靖州有人買牛者謂頂闊四膚者
良遂問何如為膚曰一舖四指為一膚又說投壺
注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舖四指
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是扶膚同
音
曾子易簀一事某殊疑其無此事檀弓內短曾子

多而譽子游其疑此書必秦漢間人所撰否亦
是子游門人相傳之說恐曾子必不與季孫交
且受其物使孔子知曾子與季孫交祖也受其物不知
檀弓在禮記中亦似孔門之遺言者然終是可
疑
近因點檢論孟疏本朝如孫奭諸公比賈公彥孔穎
達輩絕欠該洽僅於一日所看得夏后殷人兩
說卻好夏后以禪讓得天下故曰后殷以應天
人故曰人
又說李季章說屈原未嘗投水死蓋將從彭咸
之所居等語有此意而實未然也雖新奇亦

有此理
今之華表即古之桓楹當於墓與廟前然避時諱桓
改作華楹後又避諱亟之嫌（如言一帝）改作華表至今遂
得名今官府前亦有之亦無義想是以丁令威事
附然令威亦誠冢纍纍可見墓前物也
火無體託物而後見於用故雖為麗凡南方之物
多附麗以見諸用如朱砂本世宗以柔柴炭則
爰是火麗於柴木也他皆然
字書從手者從扌從木是析從才其餘多從手
周孔圖服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一分之見解之
此自康成傳注學鑿說引以禍天下致得荊

公皇守以為成周之法常時諸老雖攻荊公但
無敢自鄭康成處說破惟原其罪自鄭康成始
以故事學術誤天下後世蓋不可不監（後因分職讀霍山詩）
又論其讖
易數至邵康節皆以四起日月星辰元會運世易
詩書春秋皇帝王霸皆以四言蓋天下皆有四
數如東西南北北當虛而不用春夏秋冬冬亦
斂而不用（康節本于天數五其一無四用也）
先朝三省分時尚書省有尚書令多不除尚書
左右僕射為宰相而尚書左右丞為執政貳拾
肆司為尚書省中書省則有中書令多不除以

中書侍郎爲執政中書舍人爲屬官門下省有
侍中多不除門下侍郎爲執政給事中爲屬官
嘗夢中與人言天下國都皆坐北面南惟衛坐西面
東覺而思之蓋詩所謂有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夢
中不失我後檢注疏果然豈精神專一而然耶今
按讀書記又錄詩下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
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自西北來
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
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
左南爲右

余嘗愛班固舉論語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以爲今之民亦與三代之民同何爲古之民心
如此今之民心如彼與義疏家說不同後見晦翁
說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
且厚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
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
之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以善導
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
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以此見今民
與三代之民皆同而上之導民不可不謹也
古重宗法惟宗子許祭而支子皆不許各祭此見
重大宗嫡子甚好但或分居或仕宦處豈支子

便廢祭享乎後見晦翁答潘立之云宗子之家立
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
前後不爲陷中及兩竅不爲櫝以從降殺之別此
論最近人情可通行
晦翁謂釋解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則注與經各爲
一事惟看注而忘經漢儒毛孔之流只解訓詁名
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而其易明處更不說嘗
得休後來見輔嗣注易不但爲玄虛語又間出
己意一段易又晦而難明故世謂郭象注莊子
反以莊子注郭象

張橫渠謂地在氣中此語最說理又嘗見黃帝書
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曰天在地外水在
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
又曰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
二程因康節論及六合之外實曰平生惟見周
茂叔論列到此恐是說此
朱漢上云古者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上下同體
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昔人謂禮失則求諸野
今瀘敘獠俗多衣純裳衣上下相連猶是古遺
到靖州夫俗祭祀皆用重喪則戴片白而齋戒
不茹葷腥三年此古三苗舊國也
晦翁講筵劄子貼黃云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

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蓋有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
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
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
功不足以致之今以莽鹵滅裂之學或作或輟
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
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呂
晦翁此言猶將發明日義理愈探索而愈無窮
歲月逾邁今人慨然以懼
胡五峯答曾吉甫論心也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
辨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未發只可言性已發
乃可言心故伊川云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
言狀心之體段心之體段則難言無思也無為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
人與衆同一性已發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若楊尹二先生以未
發為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至
尹先生又以未發為真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
業成絕俗之至行舉非真心耶故某嘗謂喜怒
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
異而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
矣故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聖人所獨喜怒哀樂未
發何不說下得感而遂通一句否若下不得則知
立意自不同伊川指性指心蓋有深意鶴山云胡
五峯此等語直是廣大而盡精微某亦嘗謂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此語好雖云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此語差在無處儒之論多然
古人財成輔相贊天地之化育於藏冰改火二事最
緊切冰政則七月詩左氏甚詳改火則孔門餘論
周禮此政尚存且如本朝冰與火二件僅備故事
而已若火政則當於季春大火出時人主領百官
修火祀仍命通國掃除積火仍鑽榆柳等釋火以
火政布庶差火不熾盛而失性自然無大災火災
辭符漢謂楚辭張風云借光景往來以於黃棘之枉
策蓋秦王楚王嘗盟黃棘後再會武關楚王遂為虜
於秦黃棘之盟是禍所始而朱晦翁注楚辭偶不
舉此以棨杖於黃塵荊棘之類解之殆不可曉
井田之廢於宣王之料民作爰於齊桓之內政極弊
大壞於秦與商鞅之決裂阡陌周李久嘗以屬宣
幽平並稱者其有以夫
某嘗謂易上經似指體下經似指用將成又云經之
有上下本謂造化玄相終始於乾坤体用皆具不
可分言如上經之坤終於復下經之乾終於姤上
經坤盡於復又二卦而下經乾盡於姤又二卦坤盡乾坤之盡盡於未乾

坤至升而後盡而遂繼以困則上下經不可以體
用明矣今考上經三十卦乾坤坎離則居其首尾
下經三十四卦之後既不居首又不居尾是下經
不主於震艮巽兌也下經不主於四子則四子不
得配乾坤坎離為用是四子祖乎乾坤而父母乎
坎離鶴山謂成爻相從於渠陽所得甚多
詩者歌也古之樂章也撮其大要為乱辞所以節樂
乱如今三頌傳矣曲終乃更變章乱節故謂之乱
如關雎之乱如有邦之乱按國語謂正考父校商
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乱曰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
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正考
父乃孔子之上祖（宣王時人）禮記載子贛莫非恭之實
而師乙謂商有五帝之遺聲昔正考父至孔子又
亡其七篇僅餘其五此鄭師仲所以深嘆也
退必合諸友講解權從容啓曰先友羅堅甫豈至班
固者司馬遷未及也已不知史記書法始項羽本
紀在高帝前陳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蓋
遷以秦楚夷狄與籍使義勇至孔子之道殺於陸地
涉與羽先後倡為亡秦之謀可謂大有功於斯道
故叙陳涉世家云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

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
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
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
下非之作項羽本紀蓋嘗於鉅延以云秦者起於
陳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故漢初以字行者惟
稱陳涉項羽劉季張子房此外未有以字行者皆
以發秦而挾天下於叢生故也
古人稱字最尊其後曾因張行甫謂記又不當呼胡子
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而告之曰儀禮子孫於
祖禰皆稱字孔門弟子皆謂夫子為仲尼孟子又
子思弟子也亦稱仲尼漢魏後賢稱仲尼雖今人
亦稱之而不以為嫌游夏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
子房一人稱字今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兄字其
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等
語今觀堅甫所發明則謂國名陳勝而降為列傳
第一名項籍而降為列傳第二是以成敗論而失
史遷功過不相符之筆多矣
汪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之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
如柔來剛分剛上而文柔蓋剛柔交錯而成文則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之謂哉如堯之文思
文王之所以為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則敏而好

學不恥下問爲孔文子之文
曾答周子云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工夫意欲以讀
詩記之類爲一書比來山間溫尋舊讀始覺今是
昨非要知數年後有不非今也以此多欄未暇輕
有著述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
聖經看來蓋[illegible]晉終是見得
不真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
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
底方見活精神也
曾與真西山云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
有著述來諭拈出禮注中太一鬼神等說乃下與

牙百九十 三

鄙見合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
裏權所疑其說以水屬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傳
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爲信土爲智故王
制禮運等疏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
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脾火心土等說然亦皆有理
蓋水土有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
一身驗之亦有合處惟以坎爲腎離爲火則聖賢
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政黃之說耳
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
一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既然爲聖賢相傳之要
某嘗爲學者言讀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

何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王禮樂刑政始廢於厲宣
幽平浸微於春秋浸微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
於漢而盡亡於五胡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搜討於
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注中參求古今之物稱謂
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儒已是臆度懸斷
其大者如郊丘明堂廟祧尸主田制邦域往往一
人之見一時之意遂定爲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
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往往諸儒所未及今驟然
理會人亦驚怪不知要作窮理格物工夫無三代
以前規模在胸中只在漢晉諸儒腳跡下盤旋終
不濟事程邵張諸公守由此而充者

牙百九十 十四

某自還吳陽山深日求自易與詩三禮語孟重下頓
工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
而歲月易得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矣今未敢
便有著述且溫舊讀以發新知又與許介之書云
諸經義疏重與疏剔一過帝王典訓則粗見端緒
儀禮一書幸而存者以之參考諸經尤爲有功今
咀嚼味已久便覺秦漢以後體格自別況魏晉隋
唐文人所作又是一格此甚難言
某向來曾與李微之說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曾
有體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
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緣說性理便欠此二字

不得亦異剏新一字换却終不得似此精密
在江陽書院夜坐與諸友言其初起家赴銓時過叔
南謁學教授合陽趙道民李外諸生說周禮以時
相方拜少師遂陳說冢宰兼三公兹語某爲說周
禮一書止說三夫二卿公一人無冢宰兼三公之事
鄭賈成注師氏保氏及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
爲左右以爲聖賢兼此官則乃指師氏保氏未見
其真是三公否及公羊謂周召分主陝西東而一
相處乎內皆是定說前輩論云三公官不必備六
卿中有道德者可以上兼三公無事則一相處內
而論道有事則出將六軍而征伐審如此則六卿
之兼三公者爲司馬其他五官並聽命乎無所經
見某終疑之叙守鳴邦皆及衆郡家宰莫能對諸友
以爲此事如何異權因曰爲將者討論此事亦有經
見亦有傳注在東萊前者言之矯山舊日嘗聞之
異權曰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
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王謂尹氏
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按孔氏曰上命
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
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爲大司馬王氏曰所命
之卿士言其世則南仲爲太祖言其官則太師言
其字則皇父也蘇氏曰皇父以卿士兼太師朱氏
曰上章既命皇父而下章又命程伯休父蓋王親
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程伯休父以六
卿副之耳此六經上兼三公之經證若顧命乃召
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孔安國注云太
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
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
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
空第六毛公領之據先友羅畋書傳之旨曰攝代
之際宰相總百官非召公不可司馬掌兵非畢公
不可司空掌邦國版圖非毛公不可職之重者皆
以三公下兼之召公相成康於危疑時有深意竊
山甞三稱善後又見曹養正云司馬雖爲掌兵
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征
師于侯大司徒以旗致万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
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此冢宰攝大師
出將之法與常武相合惜嗚山不及識黄名順其
字養正云
朱晦翁易大槩本諸邵子故是象明述先天意而贊之
辭謂邵明義易發揮漢周經此意可見其曾觀關翰
漢卿廣其說謂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
潛龍勿用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義
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著此未識先生之

意耳某以此看本義誠是若邵子無易解不過
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與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
天處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説尤明漢上太傾
人多從看卦是不可廢耳
先天一圖亭亭當當愈玩愈有意味決是古來曾有
此説特不知何爲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説著
及本朝康節發此義而吾鄉觀物先生衍成文
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illegible]
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
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
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
數想朱文公不得見之可惜
古者廟有碑以麗牲墓有碑以下棺故儀禮自士以上
廟皆有碑在庭所曲禮亦以爲庭中進退之節漢
以後因廟有碑而識歲月墓碑始亦不過書歲月
爵里子孫乃　墓稱頌功德若不假牲石爲辭則
後世立石刻以識興造本末漸失碑之本意云
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宫蓋諫救官之長參之
收藝繭命十月之交諸文最爲親近而國之子
弟守衛王宫皆有次舍在王宫故周禮云以八柄
詔王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
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子蓋與國子同處王宫因使

教之朱文公所謂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正指此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宫有學鄭司
農於師氏下注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聖賢兼此
官之辭古後鄭不見古文乃以約度解經耳
周禮一書不見三公之官與某書全不合鄭康成在師
氏注云以爲周召曾爲此官考之顧命師氏虎臣
則師氏乃大夫之官而教詔亦先於師氏注大夫
官以其守王門者蓋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故臆
度師氏爲三公耳
某曾看禮記師説云讀書雖不可無注然亦有
不可盡從者只如鄭注王禮已各隨之爲義不能
盡同而禮說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
自爲數說三説若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
從取實義者以緯證緯以并前議周公之法
李悅齋曾見吾文碑則有詩記則無某嘗云恐不
盡然只韓公黄陵廟碑無詩而汴州水門記則有
詩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下棺後人因焉豈用
於後則刻文爲詞與其後世乃有碑記表碑之類
字書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法其聲也許叔重元
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
音切爲定目音切行人以爲便於檢閲而不知字
之本乎偏傍故李巽巖初作五音言以許叔重部

敘爲之後任逵寧出不盡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
金韻李巽嵒譜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无声
者豈不愈難檢閱雖從仲房而巽嵒實不以韻譜
爲然故後徐要自別行其五音譜乃賈端修所定
蜀前輩如巽嵒學字者甚深

鄭注周禮有小祭祀因言古者明王祭祀親行礼不
曾差人出東漢有不親行君臣爭之自至而郊啓
蟄而文昔親行後世改作明堂便不出今四孟之
祭太廟亦未少出一兩次人主多是燕安深宮只
如講讀早間到晚一个講官獨對本意要人主
不敢自暇自逸後世直是以伍爲樂賈誼書言

天子曰相諸侯亦曰相天子曰右諸侯亦曰右天
子曰大夫諸侯亦曰大夫古者天下尚人分做人
主只一个王畿千里餘外分国使諸侯共守何嘗
自尊自安

詩有酒醑我无酒沽我醑縮酒古者沽酒字何意周
禮只有[illegible]酒沽字雖不槩然要可以推得世變漢
高祖從王媼貰酒到武帝方権酤文帝時猶禁民
靡穀又疑沽字只是个不好的字沽濫也沽亦音
蠱注謂功沽之巧賈釋功沽善惡沽亦是惡也沽
毛詩音古鄉黨酒市脯不食亦此意康成直謂権
酤之沽失經漢時賜酺三日許民間飲三日猶有

古意

按燕禮君尊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其
實君設酒有君臣皆有君爲之主君臣總爲賓也
飲有酬有爰酒之擠食有侑有勸飽之擠公食
大夫賓三飯之後公執大夫束帛以侑聘礼致
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古者天子有迎送諸
侯之禮如今之郊餞太賓則王乘金路迎有大饗於
廟之禮有戒有速謂之友邦冢君乃與諸侯共守
天下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皆
有君道上下相維相親相敬有故使人致享致辭
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無復古意秦之首矣

王亦甫錯看膳夫一義以爲王者愛天下之奉後王
攤之尊貴應奉司以爲當受四海九州之奉不知
他經元無此義獨禮膳夫一職有備尊之事介
甫要處只爲太荒大札不舉今無此可以備尊解
經如此最關利害設宜之說至於士國皆膳夫一
句說之古人只就其條兼飲食底事此一職若乎
開後世人主之心釋經者不可不嚴哉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之器則平衡鄭氏衡謂與
心平孔氏曰凡言衡有二此衡謂與心平也于謂
衡一在面前皆爲衡在貝心爲衡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鄭氏謂攘却也

或者攘古蘐字後來陳晦試宏詞用攘字而被黜
鄭康成以音釋字後世不敢違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古人不騎馬今言騎恐是周末
時按春秋時左師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
此言騎知禮記出周末漢世胡邦衡亦有此論向
見真希元在部中嘗云其在潭州見王南強易彥
章言古者馬不單騎牛不用耕至趙過用牛耕乃
詰之云古稱乘馬者四馬以牽車不聞單騎馬此
或有之未知騎馬自何始惟孔門弟子冉伯牛司
馬牛子耕却是牛耕不始於趙過希元良服見謂
惜不早聞以詰王與易也

二十八

刑不上大夫賈誼所告文帝者極詳如藍田呂氏所
謂古之制禮皆自士始庶人則略而已大夫有罪
非不刑也公議所不赦則刑于隱者周官甸師所謂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是也講義又曰大夫之貴當隱其辟不當待之以
刑也然庶人豈不可行禮哉不以禮責之耳大夫
豈不可加以刑哉不宜待刑而後治耳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
處於內聖人制禮從中道然親喪固所自盡如六
十而欲盡其禮亦莫之禁也鄭康成謂大夫士禮
各不同此決無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豈有貴賤隆

殺耶
御食於君鄭氏謂勸侑曰御呂氏謂侍食也如內則
父沒母在冢子御食是也予謂御字字義謂行止
有節 音御 午取音如訝迓王取羣臣之馭與此馭同
祭食祭所先進長樂劉氏曰古者於爨則祭先炊於
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爟用龜則
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田
則祭先嗇司嗇未謂蠶則祭先蠶於學則祭先聖
先師每事有所先
酹酒於地方謂之祭今人謂之奠則失之奠乃置於
其所非酹之也然祭與饗亦別天神方謂之饗止

二十九

取其氣達於上也方言祭祭乃縮酒於地爾
古人祭先肺以肺主氣周取爲祭之重食牲體以肩爲
貴是後方食之其他以爲賤骨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古
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義方氏云食以六谷爲主
谷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爲主天產
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大略有此意
古禮胾是今之淨肉也如籩豆大旁是羊邊豬邊之
類也若折俎則折骨而寘於俎今人乃以折餕若
干骨爲折俎禮之俎序失之矣
古者饗食燕分三等饗如體薦之類淳牲謂訓恭

餘也食禮人之餘又次之
孔氏謂熟肉帶骨而疏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
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爲陽故居左羹濕是
陰故居右義亦通
古人無改名惟有弒君者三人楚公子圍弒君而改
名熊虔吳公子光弒君而改名闔廬楚公子棄疾
弒君而改名熊居
子生三月妻以子見而父名之字者冠時命於賓鄭
田呂氏曰殷人以前質不諱名至周人以諱事神
名終將諱之鄭註以來皆爲此說然嘗考之孔子
殷之子孫而周人如文武祀廟之詩不避昌發長
發詩不避發字大誥弗棄基亦不避后稷諱如孔
子之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臧孫紇如襄王鄭出居
子鄭地名不曾諱可見孔門之法不避商周以來
諱於五經有明證
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按儀禮昏
禮大夫家無告廟之禮故楚公子圍告於莊共之廟
而來以爲非禮惟女氏廟婿親迎則在廟此與記
齋戒以告鬼神爲不同春秋時諸侯取一國之女
則諸國以姊娣媵未聞有買妾如後世者此不惟
古禮不能盡行於後世而儀禮礼記未免或疑之
爲秦漢後書也

周禮有媒氏一職故禮記謂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
名而儀禮無之鄭康成以不言爲媒氏通達其意
此亦未知其是否至於同姓爲昏其說爲多稽長
樂劉氏曰夏商以前容取同姓周公佐武王定天
下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子孫列土封之以爲
公侯而使姬姓與之爲婚姻欲先代聖王子孫共
享天下之祿也所以不取同姓禮焉故曰百世而
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弗與
同器而食 女子不同席孔氏云女子子者謂已嫁
女子男則單稱子女則重言子者鄭注喪服云是
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熊氏云鄭謂男子在堂女
子在房若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宗子之
婦燕食族婦於房也兄弟弗與同席同器未嫁亦
然及考左氏疏姑姊妹謂姑姊妹與禮記疏不
同古者男子之別最嚴如敬姜乃季康子門內
諱是敬姜在門內康子在門外也尊者猶然妾得
同席同牢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
與之孔氏曰此一節明解屨著屨之法長樂陳氏
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故特牲少牢飯食自主
人以至凡執事之人自迎尸以下至祭末旅酬無

奠爵與夫尸謖飮食之節皆不脫屨以其待神不
敢燕惰也雖登坐於燕飮亦必脫屨爲禮而侍坐
於長者亦無不脫屨以尊致親不敢不跣也觀孔
陳所言古人燕飮以跣屨爲禮惟祭與尸則否左
氏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竟以此
襪之 哀公二十五年 則脫屨而留襪又以爲褻也

此又不可曉者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長者不及毋儳言先生與長者
似有別先生有道德可尊之稱長者上年長之長
古者稱先王稱有祐起之意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
舜是對文

席南鄕北鄕以西方爲上東鄕西鄕以南方爲上古
禮與今不同此二項惟鄭注可通鄭云因於陰陽
布席無常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
上右孔氏云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
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
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爲上若南北設席皆以南方
爲上者坐在東方西鄕是左陽以南方爲上坐在
西方東鄕是右陰亦以南方爲上此據平常布席
如此若禮席則不然

布筵設席席是今褥之類而筵則織竹以皆以蒲爲
之先布筵後卽設席于上但顧命亦云敷席不有
竹爲席者或問明堂几筵是此筵否曰明堂之筵
乃謂丈尺若云明堂之上可鋪几筵之丈尺耳古
之布席先筵後席者猶今坐者之有几案後凴之
也

今人謂几筵爲喪位者非人死方在柩在殯上從下
室奠饋豈會設几筵凡筵乃養老乞言行禮之所
陳此皆後世之悖禮也

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素字從垂絲云古者既祥之服
縞冠素紕素非喪服用縞不用布如人主因祭異
素服臨朝不純以喪服止是以縞素衣服耳因服
素服故不可饗食盛饌從而飯蔬菜遂併有素食

之名因素服而有素食名也儀禮有素食字謂喪
除而還乎素之食饌又別是一義

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人報仇固不可
君有饗覓逐賊曰甯人男兒等死亦不可爲不
義但曰將以有爲也公有言敢不死則亦有當許
死者矣此爲死君事也此可以死可以無死聖賢
自有定說

孝子不服闇 藍田呂氏曰服闇者爲穿窬之行以入人
所不見此語極有病如此則是親在不可爲穿窬
之行親沒則可爲耳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朱文公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

門東北隅爲窔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奥人纔
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則始到西南隅
此是至深密之地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業者若字於縣器者書筭爲
業人各當有所學之業
曾疑禮運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爲其兼愛之
意雖朱文公亦云然及見横渠說推不獨親其親
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子與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意此說不背禮而
義足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
爭此三句全在醜夷不爭方是爲人子之實衛氏
云溫凊在時定省有節則禮得然也在醜夷不爭
者讓與於羣居中不敢有爭以傷父母之心詩云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
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妻子好合兄弟
和樂父母處於其間怡然而順然則在醜夷而爭
者父母之心固有所不樂也
古者公卿以上無致仕之文所以優老尊賢也衛公
如衛武公亦九十五未致仕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喪服傳曰服父三年爲其服母
期服之制若報亦如之大夫服亦有不可增減等

此異居嫌一日有弟之所生母爲曾相與服齊衰云
慈母爲長子齊衰三年衆子若先死弟之母爲衆服
三年今乃先死爲子妾之有子者大功五月則報
似輕否答云此聖人制禮不可加減其防微杜漸
有深意如燕燕之詩生戴公等竟以歸妾稱其賢
可見
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曾有此等語
東萊於此篇最言曷下諸孟子說自反一章及自
反而仁自反而有禮也而横渠由是則此亦妄人
而已矣異於禽獸者幾希於禽獸又何難焉既云
自反乃有此三語孟子之言有氣稜孔子口中無
之
祭坐如尸古謂通子不爲尸父在不爲尸周之禮皆
有尸未知後儒行執爲尸從世遠行罷孟子時尚
必有尸言鄭氏及稱社稷之祭皆有尸晉之際以量
伯爲尸則天亦有尸不知曾晳伯爲誰
曾經曲禮漢以來唯注信曰主說多不可從今之爲
字取死者之衣元周在床曰尸之言陳後人謂葬
人截尸拽昔同
禮失則求諸野向見嶺外祭先皆以活人爲尸往往
相傳云是古禮恐猶存古意昔有存者
尸則服死者之上服如周之禮皆有尸則則后稷以

來恐上服不存
謂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此四句
決非孔氏語乃漢儒略雜之言亂之耳當因為說
行甫作拙齋記謂凡字皆有二義如欲如情如志
如樂皆有一般五峯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
異情此語最完備楊氏所謂敖不可有而當止不
可長哉惟王肅本敖五高反遊也以敖遊不可長作
乎聲此說勝鄭
毋不敬毋字有戒敕意字從女內有一畫有禁止之意
唐陸元朗云鄭注易曰吾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今
易謂言行君子之樞機鄭本作語字其義長又曰

字書九十　四十六

安定二字諸家說得未盡大學謂定而後能靜慮
而後能安當細講若辯則聖賢以為重而易所謂
吉人凶人之辭與辭支辭屈而孟子謂知言為養
氣之本則詖辭淫辭邪辭遁辭皆非今世辭章之
比
曲禮第一陸氏曰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不知
何人也大儒如鄭康成輩耳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讀大經只
當用古禮看古無飲酒禮只有鄉飲酒獻酬之外
飲無算其他飲止有酳古者飲酒而饋執爵而酳
酳注謂漱也又顏師古云盪口也

內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朱義云庶子士
之嫡子亦謂之庶子蓋公卿大夫之庶子以士之
嫡子配之蓋在天子左右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士
有新士有故士新是初者故是元為士者漢法
有三署郎王宮謂之元老使數有以任為郎者有以
貲為郎者有以郎者貲如今通祇擬之稱是輸貲
于官景帝紀有廉士貲算四萬入官後來到院式
[illegible]
漢宮制如宋央宮北闕云爾雅寺為顧署郎亦取廊
之義而名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可為郎但漢之公
卿子弟在禁中止見三署郎一項不見其入官的

字書九十　四十七

次第大率漢任子不分資格子為御史大夫為子
求官貢為為御史子亦無官又不封國者父兄子
為庶人位列侯者有副侯支庶則否武帝用王氏
恇說分封諸侯王子弟之後世子才有官
漢宮殿之制宮最繁名宮中各有殿漢初有未央長
樂兩宮武帝以來有長楊五柞甘泉如宋央宮自
有三十六殿又古元無箇殿字卻借殿後的殿字
如今人稱寢元無寢字止從广殊無義理
周禮廟數自多異鄭康成約之如周七廟便說殷
六廟夏五廟虞四廟不知尚書中元說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已及殷七廟制康成不見古文尚書

天子七廟是七箇廟不是祝作一廟朝南是後室
各有制明穆各是一廟在堂則太祖東向南昭北
穆在室則太祖南向西昭東穆祧是廟外北域隙
康成說以爲祧主藏至今相承其非古意
周禮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誅字舊以爲責孔安國注
疏放厥極皆誅罪大無殺之義誅止是責至秦以
後乃以誅爲殺如殺字孔安國注尚書戮汝亦
止云戮辱及後王至羅綫楊子之僕爾至於用
鉞則春秋以來亦以戮辱爲殺按四界流爲連絲
最輕書疏云
周禮以法掌會同祭祀朝覲賓客之戒其法字是有
準則的道理本是好書字寫爲法於天下後世何
嘗不好後世却用做斷之法看向在試見諸公
辨古者之治天下者純任法以爲好不知道法兩
字元不可離有不可易之道才是法法不出於道
成甚法道何如行有法以行之三百六十官邦國
都鄙祭祀賓客獄訟有條未嘗無道在其中若舍
無法則紀綱制度都無故有節有道寓於法
也古今治天下皆無唐虞三代之法周官尚多法
所以教忠教孝仁義禮樂便行乎其間後世謂此
於禮則入於法須看法字作刑法之法法字無一
不是法

周禮六官皆有事做當世只合有箇六官不是運一
官了方運一官王介甫用之髮恐只官以爲刑之不
能勝然後看書却未幾及官所謂事偏皆是當
授田等事皆書不存周官如司馬行司馬司樣等
官多缺文大宰是班爵定賦制軍分田界定禮祭
信孟子所謂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故有此理
如冬官非是偶然亡必有惡之者到秦又焚之秦
令非博士所藏天下不容有藏者到項羽燒咸陽
雖博士所藏亦皆盡何所收上圖籍不及書度後
來東帝除挾書之令看得來書之亡非盡是秦焚
漢初與時羽焚咸陽尤盡亡或以爲呂伯恭亦曾
有此說但未見
舜若巡時已一百歲一百一歲度亦百歲上下後人謂
舜死二妃至湘從舜行而出巡老舜何得復行此
無此事孝武鳴條舊以孟子爲正
周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疏引尚書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參微之以鄭說只是尚書
三載一考乃九年今三歲乃三年便誅賞看來九
載以待其終三年乃以待羣吏各不同
祀五帝於明堂其實明堂猶屋若有屋堂後世爲
宮室以饗天神何經爲漢律有志祀五帝於方明
方明意是以神主之類畫五方之色於其間諸帳說

牲太其下若是有屋如何祀天書微子乃稱肖堂
矧肯構未構誚之堂元非屋
王制與周禮不同周禮與左氏不同制度處直要參
考
正月本無音此當稱正月避秦諱耳注謂周十一月
又謂始知為改正義未盡其六經無三正之說正月
即當建寅之月始知只是天氣言之周十一月謂
之正歲歲首謂元也十有二月謂商以丑為歲首
秦漢以來十月為歲首不可便稱十一月為春也
春秋兩書無冰亦知正月不見冰也歲首不同時
元不改注未可盡信

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為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賦
王介甫用之以誤熙寧皆鄭注啓之傳注之誤最
害利害又如國服為息息字則凡物之生歇處便
生王介甫引用王莽時事以證周禮為二處取息
之制古人元不取民以錢土地所產元無錢謂國
甚矣介甫用錯處盡是鄭康成錯注處王莽時歲什
一之稅後康成引以注息字介甫渾錯看可見歟
蘇以前未嘗有人篤古注想承其誤以至此
周禮一書畢竟曾行與否成王在豐豈曾往洛行祭
禮一次如書稱祭祭歲事是也即不曾居洛行
此書王在豐周公自在洛行之此不可信也又

王畿之外向諸侯鄉遂各五百里王畿之地縱廣一
千里洛合豐與洛之地方得一千里爾稍縣都如
何安排此又不可信也先儒只合辯數說不曾從
大處看惟胡五峯斷以為劉歆周禮蓋漢成帝
時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將此書列序于醫學冬
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是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
鄭玄附離者大半
周禮一部司農注[illegible]制度[illegible]與家處亦多看
周禮資身又用三代差度看義理方精鄭注多引
後世之法釋經尤不是
周禮凌人掌冰正十有二月令斬冰今人猶從其聲

呼何必更作去聲如秦人尚衣尚樂尚食尚藥
從去聲今尚書官名猶從平聲何義
正歲十有二年月一句難通祀家注正字附上句以
為掌冰正左氏大星中而寒暑退十二月旦火中
寒退六月昏火中暑退分兩時
三正之說自鄭康成始殆以為冊商周實占以十一
月十二月為歲首而時則行夏時也昭公四年中
豐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注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西陸
朝覿而出之（夏之二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冰春分之日奎星相見東方）祭寒
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大星昏見）
棣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

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
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
批 此三代明君良臣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其養其化育之功藏冰一事非細事也
龍見而雩火昏正而栽左氏紀時專以星象雖廿有
更革而天地可考因以推曆此法極好如經星紀
皆是此義
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冰喪祭之家未有專主領冰自
有等級有官之家皆謂之伐冰之家左氏藏冰文
覆五段文字又火出畢賦賦班也所以訓賦爲班
義本此注引大蔟作一月言大蔟有事只此月律

冬至九十

不用呂一律用而又注引通度說十二月則是
冰堅之時三之日納之凌陰乃是藏
天地間星皆預半月見氣亦然如正月半大星見溺
南春分便見注言夏之三月用季春出火泥文也
此時火已盡出
古人位天地育萬物把做已職事謂如一年裁作三
百六十五度了又除閏餘分箇二十四氣七十二
候成位乎兩間宜天地府萬物要各得其所天地
是我之做五行五氣都在我一念間即是世人
自人失自天人失其人之職人主失其人主之職
誠脩德只在不釋四字寬即上做玄不當刑之人

知任之以是感格而陽備頗是盛又甚至於從事祈
禱而已
司馬子長原說重卦或以爲伏羲或以爲紂或以爲
文王或以爲夏禹司馬子長以爲文王曰殷說謀
及卜筮若未重卦則無十有八卦變方成卦卦未
重則無用不行
宋孔父乃孔子六世祖正考父又孔父之祖國語謂
宣王時人
東字日在木中是扶桑也日在木上曰杲在木下曰
杳木中日東杳夜扶冊字當單十字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季寧曰吾謂無冰也是年冬

冬至五十

溫無冰可藏故春無冰可頒乃行夏時也
聘者所謂一部周禮盛水不漏者以其官相繫屬更
無編遺疏漏處
若論木之有由蘖由是物始生狀
如端字亦微弱猶物初生其萌芽端首見求端與四
端之類皆纖微之義字通一意
謚周道如就穿湯忌其暴名而非謚惟究曰有
予小子履及爲湯名恐此一節亦斷續文理不屬
穿可疑
宰我子貢論夫子謂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潢潦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等說孟子斷之

以三子足以知聖人汙若顏子直知孔子者其云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illegible]
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
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真知孔子
者

自成都僉判往眉州主文策問加官入閤之儀內用
唐明宗一日九開延英事有老士友十來箇問
主司所用事不知何所本恐是有九開延英諸公
皆失色其對云諸公本之何書云本之五代史說
三六九日開延英某云主司只據歐陽公以一日
九開延英為疑以問劉原父今問亦是歐陽公五
代史亦是國公並有所據衆士人遂揖而退時鶴
山年二十四

因說三禮謂某亦欲以之整頓三禮但如曲禮毋不
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只如教不可長欲不可
從便著整理此決非聖賢語

謂張大監行甫曾因曾鴻甫說英瑞既開吳職第
一可疑却云吳彝被召時與十餘姬侍騎馬兩
宮無勞甚厚其姬侍入宮本意欲羈縻於中都
璘諷諭金州一僉判以其語申上遂急趨歸也
而虞雍公宣諭白發其事乃誅僉判云

陰不與陽對地不與天對

趙中小希先問贈官所始當時僅以追二等事以為
其所自出後讀春秋追命疑為贈官始於傳注謂
追策上官墓

高謙著雜著因說高祖為其良爲勝法從山徙
多道七使奏不發并田則比閭族黨閭見祭豈
容裝之士

夜話因說聖經不輕下一字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道罔不亡之類甚多

曾見講者論書處云以君子寔云忠相攻成朋黨鶴山答
云朋黨有君子黨有小人黨然黨之為惡然鶴山云
不知誰又作小人一黨彌遠沈吟良有悔意

因論康誥有云厥心朕德惟乃知可見康叔親倍
蔡為有聞蓋深知周公之心德故以殷民付之

廣中運司申有破幾用惡能博施者時以為落韻
被許申上送國子監看寧夫小司成以下並以為
博施濟衆無佛平音此施落韻分明某獨言此可
周旋無疑衆以為詳冊三誥所以然某與之博施
濟衆却前後無德字推有仁與聖字今此云德能
博施此在漢書謂之所施者博而所加者廣通
正在韻是請許者甚也衆大以為然

九經書皆言三字名如獶豐度又漢度及言契等皆然
一可細考然鄭康成皆有注是經書韓書並讀也

張衡傳載鄭康成注太乙九宮法宰論其雖與參同
契先天圖河圖與今世八白九紫並同其不可以
改之
一日因默云子華白晴眞以來爲世貢亂其樓姓氏
百餘年而不復意謂上天悔禍中原有及旅姓
起尚可以僅存今文以難韓存與律姓及論黃貢
爲難吳仲皆東北之商舊者貶我夷猶中土
未有復禮之變勢且如五胡亂華以來經六代善爲
唐如何史那爲中華文物衰爲字文之類變化
承養以致本朝始新改華爲善類矣豈朝夕
之積以自前論之罰之三邊與荊襄兩淮之邊

民論於韓以易種姓者何限此極可哀悼也天下
何時而復古耶
以壽甫堂之傳以韓張敬議與金布令申考之逐電詞
度令天下出其貲蓋皆布被苛說紀田租行百一之
稅如承復有其錢內史有其錢韓延壽東郡放
散錢千餘萬與渠安邑田四百頃之類飾與其黃撤於
民間錢武帝躬兵四夷征榷鹽鐵筭舟車無所不
至有司欲加賦帝不從末年輪臺悔悟下詔而根
本不拔昔民力不竭止括工商之貲其苛亦甚今
尾今信矣其衰矣
嘗見宇文政自言其所以嘗與蔡京張商英之門酒

傳遺言凡作文字須從源頭說來近因中書舍人
權直學士院行某官兼冊定律令官詞先說先王
以教化爲務而僅以法律輔政之所流撒又行貢
平反是復詞一對云反經合道是非天理之必移
孝爲忠蓋亦人臣之義或者知某不長於行詞
可矣也
前輩云太史公有一罪云評年我以從其傳子責以
貨殖余亦謂太史公錄莊子古人姓名皆寓言許
由者許其自由務華者悔乎等可也
邵康節首尾吟第一篇是夫非是愛吟詩詩
默坐時天令使開沒有意人心剛動是無知理輕

柳宗省開殿重花技旅靜拱從諫如流是難事
豈矣非是愛吟詩此詩意甚深遠言人違理而輕
動也
杜氏擇例一部論古人只有報而無祈或亦非之蓋
如今郊與明堂上主於報故多於秋冬行之漢文
帝詔近古十四年詔云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其今祠官無有所祈後世反此
宮書言九月火墓在戌人不窮理所謂墓者果於何
而墓藏其實伏乎金木水土之間凡人執疾至九
十月以後須來肝脾間方可若到十一月黃中之
宮一陽來復則水氣上滋木復萌芽心火亦生故

鄭樵著書若可以爲國書

十嘗著書揚雄仿作韓愈貫道甚壽說或曰先儒尊字子

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

賢已過矣不平誤可平曰魏晉以來文書且不足法

況之出雖吾六經二漢爲據儀之禮　出左氏會于貞實二十五

年出雖中　台意謂何

韓忠獻之後多賢者特以開府雖稱臣例當從稱或曰

他書實外韓氏遺本也

本朝用人舍用一半如章得象陳堯叟宋公天中祥符用

丁謂王欽若亦稀治平用韓富曾用呂元祐

用馬光公著呂大防劉摯亦同用小人壞天下後君子必起

而亞當錄危用小人多事得位及嘆于而反居闕用

君子孫當

禮以北于夫體媲降于地宜載禮記所以有外屋而

蠶于某復之別而屋原招魂鑿東西南北以爲

文學亦於禮上典義身生存友向屋幕寢全

人外屋守之即遲小是比義

尚史稱流與中宮揚原從圖佐胄時乃滋識甚深及

后家賓客王夢龍聚自古中宮諫夫臣輦一秩

名坤鐺納之中宮自是楊后主誅侂之輩洪

諸兄子發禍逐之身不救以誅夢龍等上益恩

其復圖之耳

慶元朝廷定桃禧祖正太祖東向之位朱文公極力

辯其不然非惟義理順宜無爽宜可據主其實九

人主志期業並統當有積功累仁非一世之所能

自致朱說爲長

古廟制序昭穆帝各自一廟漢明帝以後合爲一室

而各異龕古人后惟元配皆神宗變而並配

古之祭外絕於祖禰月薦無鑄於左宗廟宜右陰月

薦服於右宗廟尚右此皆有義

改元不始武帝亦不始於文帝漢儒以爲文王所以

惟九年大統未集不知自何年絕年或云虞芮質

成之歲是不可考或云梁惠王自稱王進大梁之歲

實改元也

按稽古錄周顯王三十二年甲申梁惠王稱後元

年先是顯王二十九年春魏鞅伐魏魏公子卯禦

之鞅詐公子與飲因執之以襲魏師大敗之魏惠

王懼自安邑東徙大梁恨不用公叔之言遂改後

元又顯王四十四年秦始稱王四十五年秦亦改

後元則是稱改元者始於魏惠王繼而秦惠王

然後及文帝云

魚陰類而隨陽而上一陽伏在水底三陽則魚上冰

四陽五陽浮水面冬至魚胸在腹底近春胸在鰭

易中惟剝姤有魚象夫下物惟瓜熟在陰生以後

然與魚三牲皆乃須魚牖准細牲而驗始包有魚
剝其復以享又體皆謂彼
土旺在四季乃每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屬土故也
至季夏謂之正旺乃六月之下半月正行心星牽
牛之所起牛屬土此其義也
禮記祭先脾許氏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
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
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氏又謹按月令
四時之祭與古尚書同鄭駁云月令祭四時之也
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愚按以心為土蓋漢以前大抵皆然考於五行傳
以貌言視聽思亦於五行為木金火水土又於五常
為仁義禮智信思即心也蓋亦以思心為土也至
論鎮星亦曰中央季夏土信也心思也仁義禮智
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填星
為之動四星歲星東方春木也五常仁五事貌熒惑
南方夏火也視也禮也西方太白西方秋金義也
言也辰星北方冬水知也聽也以心為土為填星徐鍇
說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藏
臣鍇曰心星為大火然則心屬火也据此則漢以
來元有一說許叔重漢人也所引博士說蓋漢諸
師所傳也以水火為心腎亦未見所出禮記孝真

注民驚則心動是靈臺神之宅
酒物取其氣藏性取其形報氣取陽[illegible]取陰
素問人以為黃帝書[illegible]讀決
非黃帝時語及以六經考之有門有膚有背有棟
有楹有垂有塾有記有庭其中為堂為屋堂室
各半大率堂之向北一半為室室兩夾為房乃祭
祀尊賓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若謂房為婦人所在
後世語也
左氏書晉侯疾後書晉侯疾淫注以為疾誤其實不
然人之氣血夏為疾則秋冬變為疾周官疾醫
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
時有嗽上氣疾此見可驗 [illegible]
向響依禹貢言九州山川論斷云聖人之憂心無窮
而分有制事斥所論星命之謂日月之相避為妄
証大意以禹順五行之性治水先從北方用土次
東次南次西終於雍末又說太史公從孔安國學
有[illegible]云
嘗作畢程正司云云秉本自雖細得異者胡為亂等
差妄意只知楊子白鶴中說見聖人分
分付南嶽論此花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推皆坎有孚維心亨心居
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非

深於易自得者不及此坎中有離，離中有坎，不可相無
因論今人以素問所載象以坎離爲心腎而在易只
有坎爲心而離不言心屢爲人言而辯辨素問
所配八卦亦與漢儒五行傳不同皆因王萬里
爲常博時患耳癖輿以加青鹽牌其前雄附不
以爲然後病劇乃爲言此藥非謂益腎蓋祖其不
攝契易中坎爲心而爲耳乃得正身經中已説出證
候如何不服此藥竟餌此藥然後疾良愈
禮妻將生子及月居側室注側室夾之室次燕寢也
疏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
旁吏既居側室妾亦當然文帝賜扇他詔自稱
側室之子正是非謙詞也論者意講
自視師還感熱正气 對石對潘在蕪湖舟中命醫
乃猶力疾與諸友講禮記一節與獲聚聞誠晝
翁説其爲氣也配義與道一節非此浩然之氣不能
襯貼道義出來便如人之夫婦相配然後能與
成家配字講得極精

自戌歲僉判往居州主文鶴山年二十四按文孫甫生於淳熙
戊戌嘉定元年登第年卅一次年除僉判其主文當

余髮未燥聞鶴山先生名季吏
學蹄鶴山先生將漕鄉
郡伯申叔季從先生游余杜宅
省餘暇獲聆先生聲欬恨季少
不敢紀至鄉生謙既冠東書蜀
學齊吏掃門而先生已得
君致身清要勢方愈貴襄歲乙
酉余年召皆嫦竊第顗可偕
玉陛方寸也平日欲言繼先生
芳躅得 旨免 臨軒斯吏機
緣伯與先生不偶越二十餘載
僥倖分符南當訪先生鶴山

書院記有曰山因瀨聚之皆謂
是其地何啻多士足云余謂夫
子所居召伯所茇忠信可行余
何幸焉適遇太守迺先生長公翁
氣和相投一見傾蓋至止因謁
宣聖造書院肄釋菜禮覩先生
遺像顏容吳夢粱所覓暇因索
先生文集長公翁以姑蘇所刊本
參較熟番細玩凡鄙　宋社已
休戚邊庭出利病憂情三復嗚
求道之學傳畢萃此書左劉之
心則書余自顧此行所得良不

淺尤惟字畫尚舛訛費與勘擬
命工刊正摧吕違字去攜楚本至
京遂偶當　對竊先生緒論稱
而心守涪陵繼叨蜀臬延先生
裒鄉百里許家齊先生遺藁刊
正之高方開嘉定修椽趙虞格乩
得於先生欲翁溫甫相過字畫
精而墨蠹竟稱吕出與右尋熟
讀劉跡猶姑蘇本甚而削矣
何瑑情慕朱景行昌黎盡良
皆以所藏先生雅言周禮折衷
大斛出位帝至吳燕既書劉等

文非與大全集商項華相望類
所畫蕭比姑蘇溧陽式所加詳
矣余惜是編不容泯於刊也先
生殘編斷簡散落人間未易裒
集須命漢嘉士楊延寶借寫友
日夕相與校正屬工錄梓嗚呼
先生斯文則已昔猶未也則開
卷曉然百年之利害百年之得
失百年之安危如指掌知其
哉繼之者雖百世可知也本集
已有程篁墩序履祭之文可以
為重矣余何揩盧弱深恨幽絕

多壘文則取之於蘇徙步則取之
於樽節紙墨則取之於儉亦妄
以是紀斯文之不墜若日字精
工巧墨妙紙良將有望於方來
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諸生朝
請大夫成都府路提舉刑獄公

按此跋云舊有姑蘇溧陽本皆止百卷是編比周
詳所其板反稱嘉平序文借入焉百有十卷故書重
校大全集之稱其中有合兩卷遂為一卷者亦不
復考其文故之誤也此獨止收一本可寶也所記

端平二年冬潛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
時
文靖魏公繇樞筦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其
辟幕府領袖之士每極天下選然率皆
時好向背違不就潛於
公既父游知舊亦驟辱招引為上客或謂
潛曰盍審諸潛曰 鶴山文集後序
公善類之宗也可無從乎乃趣馬進
公於濡湏之上雖玉帳賓等參務我子而
暇日尊俎笑談獲見
公高文大冊及閱
公崇論宏議曰克然有所得也嘗曰學必
本於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孟之謂正道彼邪說詖行是乃荊

榛蕪而通之公理到文醇其於天文地
理禮樂律曆百家異傳典章文物莫不究
極纖悉辨白黑而數一二潛益信
公根柢學問枝葉文章落陳啓新翼聖扶
實天出神入不可羈控此豈偶然之故哉
後二年
公殁潛哭之慟謂曰天喪斯文矣又十有 鶴山文集後序
五年
公之子近思克思相與蒐遺因輯有正集
外集奏議凡一百卷將鋟梓行于世屬
潛氏序其首又俾潛曰子為我申言之潛
竊謂
渡江以來文脈與
國脈同其盛衰自

高宗專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
謂有益治道可為諫書自
孝宗為蘇文忠公文集
御製一贊
謂忠言讜論不顧身害洋洋
聖謨風動四方於是人文大興上足以接
慶曆　元祐之盛云
鶴山文集後序　三
乾　淳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於建張宣
公倡於潭呂成公倡於婺皆著書立言自
為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奧性理之精
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極而扶世
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
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吾道之所以異於佛
老有君臣有父子而不飭其綱常之正者

功用彰矣永嘉諸老如陳止齋葉水心之
徒則又創為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
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
有足稱者寥寥四五十載我
公翩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高學貫日
月而不自以為異術望在生民名望在
四夷文章之望在天下後世蓋所謂兼
鶴山文集後序　四
精粗一本末集
乾淳之大成者也惜其位不稱德命不待
時不及相
明天子以興禮樂致太平而斯文之澤
所見僅止於此悲夫
公諱了翁字華父邛之鶴山人天下士師
尊之曰鶴山先生云淳祐辛亥四月哉

生明太中大夫新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金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吳潛後序

鶴山先生集卷末

五

余向從書肆中買得魏鶴山集係明邛州刊本而又雜入錫山安國刊本影寫者訛舛殘闕不可卒讀即還之矣後聞郡故藏書家有宋本急欲一見而索直數百金不能借出心殊怏怏焉嘉慶紀元之冬友人顧潤之携此書來議直再三竟以白金六十兩購得雖書中殘闕幾及二十卷而目録完好猶可得其大略因檢明本目録全無則此本猶可據目尋訪首卷缺一葉并二葉四行已遭俗手改易而目所缺之卷亦爲妄人補寫成帙接題核之全無是處爰命工重裝於首卷存其舊觀於補抄盡行撤去倘日後更遇宋刻完好者尚可一一録入不則毋寧缺之不致以僞亂真耳前序後跋其楮墨字畫均非本書一例或後人補刊亦未可知當與識者辨之

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季春上旬二日蕘圃黃丕烈

庚申春季鮑以文自杭來郡携示宋本殘本之魏鶴山集全唐
貴積泉殿書如明錫山安國重刊本也自九十六以至一百九十有宋刻存
本並同則可知明時所存已不全矣而錫一百二卷乃宋有缺全魏子
則以後人重雕山殘缺一百九十卷宋刻存二葉再續書四卷俱存回
刻本合集所抄補刻以己見無是字初在同時吳縣...
宋初僅見...
宜速...

庚申四月十九日錢大昕假讀閏月廿日讀畢時年七十有三

白石道人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白石道人詩說一卷

（宋）姜夔撰

附白石詩詞評論一卷補遺一卷白石道人集事一卷補遺一卷諸賢酬贈詩一卷投贈詩詞補遺一卷

清乾隆八年陸鍾輝刻三十六年江春增刻本

白石詩集一卷、附詩說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姜夔撰。夔有絳帖平、已著錄。羅大經鶴林玉露稱夔學詩於蕭氏。而卷首有夔自序二篇。其一篇稱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不若無所學者之為得。其一篇稱作詩求與古人合、不如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如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學蓋以精思獨造為宗。故序中又述千巖、誠齋、石湖咸以為與己合、而己不欲與合。其自命亦不凡矣。今觀其詩、運思精密、而風格高秀、誠有拔於宋人之外者。傲視諸家、有以也。宋史藝文志載夔白石叢稿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白石道人集三卷。今止一卷、殆非完本。考武林舊事載夔詩四首、咸淳臨安志載夔詩三首、研北雜志亦載夔詩一首、皆此本所無。知在所佚諸卷之內矣。夔又有詩說一卷、僅二十七則、不能自成卷帙、舊附刻詞集之首。然既有詩集、則附之詞集為不倫、今移附此集之末、俾從其類。觀其所論、亦可以見夔於斯事所得深也。

序

荀卿子有言藝之至者不能兩而工王良韓哀善御而不能爲車奚仲天下之善爲車者也甘蠅養由基善射而不能爲弓倕天下之善爲弓者也是故工於詩者不必兼於詞工於詞者或不能長於詩比比然矣然吾觀唐之李太白白樂天溫飛卿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皆詩詞兼工者古或有其人焉其在南渡則白石道人實起而繼之其詩初學西江已而自出機杼清婉拔俗其絕句則駸駸乎半山矣其詞則一屏靡曼之習清空精妙夐絕前後以禪宗論白石爲曹溪六祖能竹屋夢窗梅溪玉田之流則江西讓南嶽思之分支也蓋自唐五代北宋之南渡而白石始得其宗截斷衆流獨標新旨可謂長短句之至工者矣南渡詩家向數尤蕭范陸白石爲蕭氏弟子今石湖劍南集布海內延之梁溪集傳世寥寥千巖雖賴入室傳衣有人後世推其緒述所自然遺詩放佚殆盡乃知古人之集其得存於後亦有幸有不幸焉可爲太息者也白石又精書法其所撰絳帖平續書譜禊帖偏旁攷論訂精審不爽衆黍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非得其元要而能鑿鑿言之乎則白石不特工詩詞又工書矣荀卿不兩能之說其果可信也乎此集刻自陸氏渟川渟川舊雨禊契向聯吟社今墓草已宿而此版歸我爲之慨然陸氏本故有集事評論各如干條投贈詩文如干首族子雲溪病其未備廣搜博采所得復多於前追暑餘暇因與汪子雪礓重加審訂附鋟于末汪與吾姪皆喜倚聲蓋善學白石者

乾隆辛卯秋七月合朔歙人江春鶴亭撰

南宋番陽姜堯章以布衣擅能詩聲所爲樂章更妙絕一世今所傳白石道人詩集一卷葢本臨安睦親坊陳起所刊羣賢小集更竄入麗水姜特立梅山稿中詩幾于郛婁之無辨樂章自黄叔暘所輯花庵絕妙詞選二十餘闋外流傳者寡雖以秀水朱竹垞太史之搜討亦未見其全疑白石道人歌曲六卷著録于貴與馬氏者久爲廣陵散矣近雲間樓廉使敬思購得元陶南村手鈔則六卷完好無恙若有神物護持者予友符戶部葯林從都下寄示因并詩集亟爲開雕公之同好詩集稍分各體釐定去竄入之作歌曲第二卷第六卷爲數寥寥因合爲四卷其中自製曲俱有譜旁注雖未析其節奏悉依元本鈎摹以俟知音識曲者論定云爾乾隆癸亥冬十月既望江都陸鍾輝書

白石詩詞評論

宋陳藏一曰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棟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

周公謹曰番陽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内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于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

則尉尤所賞激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關念平甫念某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之悽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時黃白石之言曰造物者

不欲以富貴浼堯章使之聲名焜耀於無窮也此意甚厚又楊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薄海英才雲次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亦布衣耳乃得盛名於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鐘鼎眞可敝屣矣是時又有單煒炳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于考法書尤精武舉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遊自號定齋居士與堯章投分最稔亦韻士也堯章詩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間得其手稾數篇尚思所以廣其傳焉 齊東野語

又曰白石鐃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高遠頗有超越驊騮之意 硯北雜志

樂雷發題許介之譽文堂詩曰姜夔劉過竟何爲空向江湖老布衣又題史主簿授庵集藁後云姜夔荒塚白蘋深鸞鶯無聲結綠沈

黃叔暘曰白石詞極妙不減清眞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 絕妙詞選

沈伯時曰姜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 詞

張叔夏曰詞要清空不宜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

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有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此詞疎快不質實白石如疎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慢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且又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樂府指迷

作慢詞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深獨自甚情緒于過變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之意不斷矣 同上

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

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疎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事此皆用事不為所使 同上

詞之賦梅惟白石暗香疎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眞為絕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誠哉是言也 同上

陶九成曰姜堯章書法迥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廟堂 書史會要

本朝朱竹垞曰謫仙云詩傳謝眺清惟清之至乃能麗密唐之孟襄陽宋之姜白石明之徐迪功盡洗鉛華極蕭散自得之趣故獨步一時 曝書亭集

又曰鄱陽姜堯章撰絳帖評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鈔得僅存六卷爾堯章於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為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為多故於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偽眞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甎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為優 同上

王阮亭曰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益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於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遊於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為佳 帶經堂集

又曰余於宋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堯章堯章又號白石道人學詩於蕭千巖而與范石湖楊誠齋善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 香祖筆記

評論補遺

白石道人集三卷鄱陽姜夔堯章撰千巖蕭東夫識之於年少客遊以其兄之子妻之石湖范至能尤愛其詩楊誠齋亦愛之賞其歲除舟行十絕以為有裁雲縫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夔頗解音律進樂書免解不第而卒詞亦工（陳直齋書錄解題）

姜白石詩家名流詞尤精妙不減清真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者善吹簫多自製曲初則率意為長短句既成乃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有詠蟋蟀齊天樂一闋最勝（其詞見集中）其過苕霅云拂雪金鞭欺寒茸帽還記章臺走馬雁磧沙平漁汀人散老去不堪遊冶人日詞云池面冰膠墻腰雪老雲意還又沈沈朱戶黏雞金盤簇燕空嘆時序侵尋湘月詞云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從柳洲緣淨不可唾之語翻出戲張平甫納妾云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翠樓吟云檻曲縈紅檐牙飛翠酒祓清愁花銷英氣法曲獻仙音云過秋風未成歸計誰念我重見冷楓紅舞玲瓏四犯云有輕盈換馬端正窺户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句法奇麗其腔皆自度者惜舊譜零落未能被之管絃也（詞品）

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中韓（硯北雜記）

往余見姜白石詩一卷有絕句作小草尤佳云道人野性如天馬欲擺青絲出帝閑甚愛此詩第恨不通畫不能使無聲詩有聲畫相表裏此為欠事因戲作前馬又念此句此馬終無出路復成後紙去冬有瘦馬一匹寄天台僧存書記鶴臞亦以書來取畫久之未報今得此歸丈室如有數也天隨言凡物為歡者為得二馬得失何如白石不可作析而辨之其在鶴臞有知道能言者併幸惠教楚龔開（式古堂書畫彙考）

元松陵陸子敬居分湖之北壘石為山樹梅成林取姜白石詞語名其軒曰舊時月色（楊廉夫東維子集）

白石道人集事

慶元會要一則

慶元三年丁巳四月□日饒州布衣姜夔上書論雅樂事并進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詔付奉常有司以其用工頗精留書以備採擇

硯北雜志二則

海昌人家有古琴音韵清越相傳是單炳文遺姜堯章背有銘曰深山長谷雲入我屋單伯解衣作葛天氏之曲懷我白石東望黃鵠

小紅順陽公[illegible][illegible]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疎影

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姜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韵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小紅輒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沒故蘇石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皆出東西馬塍西馬塍皆名人葬處白石沒後葬此

烟雲過眼錄一則

姜白石有鷹揚周郊鳳儀虞廷印甚奇

耆舊續聞一則

姜堯章嘗寓吳興張仲遠家仲遠屢出外其室人知書賓客通問必先窺來札性頗妬堯章戲作百宜嬌以遺仲遠詞見集中仲遠歸竟莫能辨則受其指爪損面不能出外云

鶴林玉露二則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姑蘇懷古詩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二詩俱見集中誠齋大稱賞謂其冢嗣伯子曰吾與汝勿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推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詩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甫也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忠武飛張循王浚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臙脂涴綠苔

集事補遺

姜夔章長於音律嘗著大樂議欲正廟樂慶元之年詔付奉常有司收掌令太常寺與議大樂時嫉其能是以不獲盡其所議人大惜之（吳興掌故）

理宗享國四十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當時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姜夔乃進大樂議於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鎛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簫篪篴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

退未必能合調總眾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瑟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

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為君為父商為臣為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為火羽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為夫徵為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

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櫽括四聲而使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詩歌之事其次者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其議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自尺律之法亡於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於隋唐正律之外有所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今大樂外有所謂下宮調下宮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雙韻十四絃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繁數悲哀棄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鷓鴣曰胡盧琴渤海琴沉滯抑鬱腔調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

聲者性情蕩於内手足亂於外禮所謂慢易以犯
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者也家自爲
權衡鄉自爲尺度乃至於此謂宜在上明示以好
惡凡作樂製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爲
準其他私爲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則斯民順帝之
則而風俗可正其議古樂止用十二宫周六樂奏
六律歌六呂惟十二宫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
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宫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
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宫又
特重黄鍾一宫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
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

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爲調者惟迎氣有
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宫聲是也若鄭
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
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
黄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
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
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
黄鍾太簇夾鍾仲呂林鍾夷則無射七律之宫商
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太簇之商羽焉國朝大樂諸
曲多襲唐舊竊謂以十二宫爲雅樂周制可舉以
八十四調爲宴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當以

宫爲曲其間皇帝升降盥洗之類用黄鍾者羣臣
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驁夏之義也
其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樂奏取陰陽相合
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
六律主乎陽歌六呂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
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
上歌黄鍾俱是陽律既違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
樂曲奏夾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無射乃或歌
太呂奏函鍾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蕤賓乃或歌
應鍾奏黄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大呂乃雜歌
夷則夾鍾仲呂無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當

改其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古之樂或奏以
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鍾
師以鍾鼓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
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篪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
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詩自南陔皆有聲
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祀饗此所謂吹以笙者
也周升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
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
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詩夕牲有詩饗神
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樂無
虚作謂宜倣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删以合

于古其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詩歌七月之陳王業是也歌於軍中周之愷樂愷歌是也漢有短簫鐃歌之曲凡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曰戰城南聖人出之類是也魏因其聲製爲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皆所製爲征遼東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嘗作爲鐃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僞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卻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儷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爲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于天下夔乃自作聖宋鐃歌曲宋

受命曰上帝命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清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土邃取廣南曰時雨霈下江南曰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上于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

宋史樂志

姜夔樂議分琴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鍾之半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鍾之正律自七暉至龍齦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鍾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按絃附木而取然須轉絃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轉絃則誤觸散聲落別律矣每一絃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分五七九絃琴各述轉絃合調圖五絃琴圖說曰琴爲古樂所用者皆宮商角徵羽正音故以五絃散聲配之其二變之聲惟用古清商謂之側弄不入雅樂七絃琴圖說曰七絃散而扣之則間一絃於第十暉取應聲假如宮調五絃十暉應七絃散聲四絃十暉應六絃散聲二絃十暉應四絃散聲大絃十暉應三絃散聲惟三絃獨退一暉於十一暉應五絃散聲古今無知之者竊謂黃鍾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

絃十一暉應三絃散聲太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於二絃十二暉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絃十一暉應五絃散聲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於四絃十一暉應六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故於五絃十一暉應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序九絃琴圖說曰絃有七有九實即五絃七絃倍其二九絃倍其四所用者五音亦不以二變爲散聲也或欲以七絃配五音二變以餘兩絃爲倍若七絃分配七音則是今之十四絃也聲律訣云琴瑟齦四者律法上下相生也若加二變則於律法不諧矣或曰如此

則琴無二變之聲乎曰附木取之二變之聲固在也合五七九絃琴總述取應聲法分十二律十二均每聲取絃暉之應皆以次列按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合變乃定瑟之制桐爲背梓爲腹長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隱間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黃鍾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沖融首尾之下爲兩穴使其聲條達是傳所謂大瑟達越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象其出於雲和漆其璧與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全設二十五絃絃一柱崇二寸七分別以五色五五相次蒼爲

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使肄習者便於擇絃絃八十一絲而朱之是謂朱絃其尺則用漢尺凡瑟絃具五聲五聲爲均凡五均其二變之聲則柱後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三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瑟之能事畢矣變於琴瑟之議其詳如此 同前

鄱陽姜堯章流寓吳興嘗暇日遊金閶裴徊弔古賦柳枝詞有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之句楊誠齋極喜誦之蕭東父尤愛其詞以其兄之子妻焉 樂府紀聞

姜石帚館水磨方氏水磨頭近石函橋見武林舊事 吳文英詞集

廖瑩中羣玉號葯洲刻陳簡齋姜堯章任希逸盧柳南四家遺墨十三卷 志雅堂雜鈔

白石撰有絳帖平續書譜大樂議張循王遺事集古印譜 絕妙詞箋

白石道人詩集自敘

詩本無體三百篇皆天籟自鳴下逮黃初迄於今人異韞故所出亦異或者弗省遂豔其各有體也近過梁谿見尤延之先生問余詩自誰氏余對以異時泛閱衆作已而病其駁如也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雖黃詩亦偃然高閣矣先生因爲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余曰誠齋之說政爾昔聞其歷數作者亦無

出諸公右特不肯自屈一指耳雖然諸公之作殆方圓曲直之不相似則其所許可亦可知矣余識千巖於蕭湘之上東來識誠齋石湖嘗試論茲事而諸公咸謂其與我合也豈見其合者而遺其不合者耶抑不合乃所以爲合耶抑亦欲俎豆余於作者之間而姑謂其合耶不然何其合者衆也余又自嗟曰余之詩余之詩耳窮居而野處用是陶寫寂寞則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釣能詩聲不惟不可亦不敢

自敘二

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彼惟有見乎詩也故向也求與古人合今也求與古人異及其無見乎詩已故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蘇子所謂不能不爲者乎余之詩蓋未能進乎此也未進乎此則不當自附於作者之列悉取舊作秉畀炎火俟其庶幾於不能不爲而後錄之或曰不可物以蛻而化不以蛻而累以其有蛻是以有化君於詩將化矣其可以舊作自爲累乎姑存之以俟他日

白石道人詩集目錄

卷上

五言古詩

以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爲韵奉別沔鄂親友

赤松圖

虞美人草

華藏寺雲海亭望具區

夏日寄朴翁朴翁時在靈隱

春日書懷四首

箜篌引

待千巖

古樂府

雪中訪石湖 范成大和詩附

賦千巖曲水

李陵臺

呈徐通仲兼簡仲錫通仲與誠齋爲鄉人近來赴調而誠齋去國又通仲久與千巖有苕霅之約而未至余挽通仲欲與同歸千巖故末章及之

和轉庵丹桂韵

昔遊詩 潘檉葉適書後詩附

七言古詩

送王孟玉歸山陰

烏夜啼

余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久字予曰白石道人且以詩見畀其辭曰人間官爵似摴蒱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缘駁任稱呼予以長句報既

丁巳七月望湖上書事

送陳敬甫

生雲軒

送項平甫倅池陽

書乞米帖後

契丹歌

禽言如日哥哥

次韵誠齋送僕往見石湖長句 楊萬里原作附

卷下

五言律詩

題華亭錢參園池

同朴翁登卧龍山

坐上和約齋

出壯闕
答沈器之二首
悼石湖三首
七言律詩
送朝天續集歸誠齋時在金陵
寄上張參政
京口留別張思順
次朴翁遊蘭亭韵
次韵胡仲方因楊伯子見寄
賀張肖翁參政
陳君玉以小集見歸用余還誠齋朝天
續集韵作七字變報貺

寄田郎
送王德和提舉淮東
寄時甫
送李萬頃
次韵千巖雜謠
寄上鄭郎中
送左真州還長沙
乍涼寄朴翁
張平甫哀挽
五言絕句

同潘德久作明妃詩
東堂聯句
與和甫時甫分題畫卷變得剡溪圖
六言絕句
金神夜獵圖二首
次韵鴛鴦梅二首
馬上值牧兒
七言絕句
過湘陰寄千巖
雁圖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
臨安旅邸答蘇虞叟

姑蘇懷古
次韵德久
次石湖書扇韵
竹友爲徐南卿作
壽朴翁
湖上寓居雜詠
平甫見招不欲往
三高祠
過桐廬
登烏石寺觀張魏公劉安成岳武穆留

題劉云侍兒意眞奉命題記
過垂虹
訪費山人
牛渚
武康丞宅同朴翁詠牽牛
朴公悼牽牛甚奇余亦作
過德清
項里
雪中六解
越中士女春遊
送范仲訥往合肥三首

下孤城
平甫放三十六鷗於吳松余不及與盟
蕭山
戊午春帖子
偶題
陳日華侍兒讀書
女郎山
釣雪亭
綠萼梅
次韻武伯
觀燈口號十首
陪張平甫遊禹廟
寄俞子二首
集外詩
燈詞
春詞
同朴翁過淨林廣福院
嘉泰壬戌上元日訪全老於淨林廣福院觀沈傅師碑隆茂宗畫贈詩
龍井
自題畫像
句

附錄諸賢酬贈詩
進退格寄張功甫姜堯章 楊萬里
題堯章新成草堂 周文璞
姜堯章金塗佛塔歌 又
弔堯章 又
和堯章九日送菊二首 王炎
題堯章舊遊詩卷 又
臘中得雪快晴成古風呈堯章銛老 又
清明日訪白石不值 葛天民
重訪白石 又

六月一日與堯章泛湖　又
附錄補遺詩詞
次姜堯章贈詩卷中韻五首　陳　造
次堯章餞南卿韻二首　又
三部樂　吳文英
三姝媚　又
解連環　又
拜星月慢　又
齊天樂　又
惜紅衣　又
暗香疎影　吳　潛

白石道人詩集卷上

番陽姜　夔堯章

五言古詩

以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為韻奉別沔鄂親友

滔滔沔鄂留有醜三宿桑持鉢了白日事賤丸姑曉念當去石友烟席凌江湘為君試歌商歌短意則長

佳人魯山下（謂楊大昌正之）日弄清漢波促絃調寶瑟哀思感人多咬哇秦缶擊泠落郢客歌知音良不易如此粲者何

英英白龍孫（鄭仁舉）眉目古人氣拮据營數椽下蘼草生砌文章作逕庭功用見造次無庸垂罄嗟遺安鹿門意

詩人辛國士（辛泌克清）句法似阿駒別墅滄浪曲綠陰禽鳥呼頻參金粟眼漸造文字無兒輩例學語屋壁祝蒲盧

山陰千載人揮灑照八極只今定武刻猶帶龍虎筆單侯出機杼（單煒炳文）豈是劍舞得餘波入竹石絕數咄咄逼

異時之罘君在遑守白顯黃鍾大牛鐸淋漓弔遺稿有子殊可人（蔡迨堅吾子字武伯）特未見此老客來請論

文但道曲肱好

中郎遊千霜曲高復誰爲麗翁趣無絃鄭伯功谿奠春風桃花溪寒淥繞蒼翠何當從兩君放浪計幽事

宦達善故妻貧賤厭邛嫂上書雲雨迴還舍荀蕨老江臯鉏帶經決計恨不早士無五穀皮沒世抱枯槁

伐木響虛牝吾願友褐夫九閽呀虎豹何時內高袪黃鵠眇雲樹鸕鷀澹烟蕪倚杖得清賞洗心觀本初

孤鴻度闕山風霜催翅翎影低白雲暮哀數邪忍聽士生有如此儲粟不滿瓶著書窮愁濱可續離騷經

赤松圖

山東隆準公未語心已解按劍堂下人成事故應退非無帶礪約政爾有恩害平生三寸舌松間漱寒瀨

虞美人草

夜闌浩歌起玉帳生悲風江東可千里棄去蓬蒿中化石邪解語作草猶可舞陌上望騅來翻愁不相顧

華藏寺雲海亭望具區 寺爲張循王功德院

茫茫復茫茫中有山蒼蒼大哉夫差國坐占天一方夫差醉蓮宮巨浪掀不醒越師何從來奪我玉萬頃年年亭上秋一笛千古愁誰能知許事飛下雙白鷗

夏日寄朴翁朴翁時在靈隱

風吹松樹枝懷我松間友雲從北山來令我屢回首山雲夜夜起山雨侵人衣遥知竹窗裏自吟新雨詩

春日書懷四首

九真何蒼蒼乃在清漢尾衡茅依草木念遠獨伯姊春來衆芳滋春去衆芳萎兄弟各天涯啼鴂見料理漢江出巨魚風雷入驅使安得挾我翰西征二千里

春雲驛路暗遊子眇歸程永懷故山下風雨悲柏庭翁仲不解語幽鳥時時鳴人家插垂柳客裏又清明

垂楊大別寺春草郎官湖家巷有石友合并不待呼瘦藤倚花樹花片藉玉壺老鄭談絕妙辛楊句敷腴平生子姚子貌古心甚儒時邀野僧語閒與琴工俱酒闌興未了左轉城南隅大江圍楚碧烟水入元虛留落不自恨惟嗟故人疎一月三見夢夢中相與娛日日潮風起悵望武昌魚

武昌十萬家落日紫烟低亭亭頭陀塔高處白鳥
棲白鳥忽飛去春山空四圍南樓有佳人再名且
再辭閉門課文事攖物深天機斯人不可致白鳥
會來歸

箜篌引

箜篌且勿彈老夫不可聽河邊風浪起亦作箜篌
聲古人抱恨死今人抱恨生南鄰賣妻者秋夜難
爲情長安買歌舞半是良家婦主人雖愛憐賤妾
那久住緣貧來賣身不緣觸夫怒日日登高樓悵
望宮南樹

待千巖

褰裳望洞庭眼過天一角初別未甚愁別久今始
覺作箋非無筆寒雁不肯落蘆花待挐音怪底北
風惡

若人金石心試命洞庭浪傳聞下巴陵瀝酒喜無
恙我行丹楓林屢聘白蘋望烏鵲不可嗔論功當
坐上

古樂府

裁衣贈所歡曲領再三安歡出無人試閨中自著
看

甚欲逐郎行畏人笑無媒日日東風起西家桃李
開

今我歌一曲曲終郎見留萬一不當意翻作平生
羞

雪中訪石湖

雪矸如玉城偏師敢輕犯黃蘆陣野鶩我自將十
萬三戰渠未降北面石湖范先生霸越手定自一
笑粲

次韻堯章雪中見贈　范成大致能

玉龍陣長空臯比忽先犯鱗甲塞天飛戰退三
百萬當時訪戴舟卻訪一寒范新詩如美人蓬
華况三粲

賦千巖曲水

紅雨麗溪流下瀨仍小駐魚隊獵殘香故故作吞
吐老子把一盞微風忽吹去

李陵臺

李陵歸不得高築望鄉臺長安一萬里鴻雁隔年
回望望雖不見時時一上來

呈徐通仲兼簡仲錫通仲與誠齋爲鄉人
近來赴調而誠齋去國又通仲久與千
巖有苕霅之約而未至余挽通仲欲與
同歸千巖故末章及之

斯文準乾坤作者難屈指我從李郭遊知有徐孺
子春風橘洲前白月太湖尾懷哉來無期玉唾炯

在紙去年識仲氏何啻空谷喜合并忽自天顛倒
見底裏維君天下士竹箭東南美胡不在石渠諸
公當料理千巖今林宗泉石助風軌亦疾不下堂
有句高入米此老筆硯交誠齋古元禮毫端灑秋
露去國詞愈偉屬聞都門別回首即桑梓獨憐茗
溪上垂楊俟行李烟波肯尋盟歸櫂為君艤

和轉庵丹桂韻

野人復何知自謂山澤好來禪奉常議識笳鼓羽
葆誰憐老垂垂却入鬧浩浩營巢猶是寓學圃何
不早淮桂手所植漢甕躬自抱花開不忍出花落
不忍掃佳客夜深來清尊月中倒一樽兩居士更

約踐幽討

昔遊詩

夔蚤歲孤貧奔走川陸數年以來始獲寧處
秋日無謂追述舊遊可喜可愕者吟為五字
古句時欲展閱自省生平不足以為詩也

洞庭八百里玉盤盛水銀長虹忽照影大哉五色
輪我舟度其中晃晃驚我神朝發黃陵祠暮至赤
沙曲借問此何處滄灣三十六青蘆望不盡明月
耿如燭灣灣無人家只就蘆邊宿

放舟龍陽縣洞庭包五河灘大磧洶洶不得道茫
茫將奈何篙師請小泊石矸泥泥沙是中大無岸
強指葦與莎滯留三四晨大浪山壁裂同舟總下
淚自謂餧黿鼉白水日以長僅存青草芽轉眄又
已沒但見千頃波此時羨白鳥飛入青山阿

九山如馬首一一奔洞庭小舟過其下幸哉波浪
平大風忽怒起我舟如葉輕或升千丈坡或落千
丈坑回望九馬山政與大浪爭如飛鶩車轂亂打
睢陽城又如白獅子山下跳髯鬚須臾入別浦萬
死得一生始知茵席濕盡覆杯中羹（作鬢鞶鞶一）

蕭蕭湘陰縣寂寂黃陵祠喬木蔭樓殿畫壁半傾
敧蘆洲雨中淡漁網烟外歸重華不可見但見江
鷗飛假令無恨事過此亦依依

我乘五板船將入沌河口大江風浪起夜黑不見
手同行子周子渠膽大如斗長竿插蘆席船作野
馬走不知何所詣生死付之偶忽聞入草聲燈火
亦稍有划船遂登岸亟買野家酒

天寒白馬渡（漢川縣界）落日山陽村是時無霜雪萬里
風奔奔外旝吹已透內纊冰不溫吹馬馬欲倒吹
笠任飛翻不見行路人但見草木蕃忽看野燒起
大燄燒乾坤聲如震雷震勢若江湖吞虎豹走散
亂麋鹿不足言夜投野店宿無壁亦無門此行值
三厄幸得軀命存明發見老姊斗酒為招魂

揚舲下大江日日風雨雪留滯鰲背洲十日不得

發岸氷一尺厚刀劍觸舟楫岸雪一丈深屹如玉
城堞同舟二三士頗壯不恐懾蒙氊閉篷卧波裏
任傾側晨興視氊上積雪何皎潔欲上不得梯欲
留岸頻裂扳援始得上幸有人見接荒村兩三家
寒苦衣食缺買豬祭波神入市路已絕如今得安
坐閑對妻兒說
青草長沙境洞庭渺相連洞庭西北角雲夢更無
邊後有白湖沌渺莽里數千豈惟大盜窟神龍所
盤旋白湖辛巳歲忽墮死蜿蜒一鱗大如箕一鬚
大如椽白身青鬐鬣兩角上捎天半體卧沙上半
體猶沈淵里正聞之官官使吏致虔作齋爲禳祓

觀者足闐闐斂席覆其體數里聞腥羶一夕雷雨
過此物忽已遷遺跡陷成川中可行大船是年虜
亮至送死江之壖或云祖龍讖詭異非偶然近日
山陽人采菱不知還望見三龍浮目若電火然見
龍多見尾少見四體全一龍已爲異三者亦罕傳
又因漁湖側水中忽生烟烟中一驢出繞身步蹁
躚俄隨霹靂去欲語無由緣我聞語此事乘舟往
觀焉徑往枯葭浦白鷺爭相先湖有劉備廟實司
浩渺權徘徊無所見歸櫂月明前
昔遊桃源山先次白馬渡[illegible]渡頭何清深鴻鵠
在高樹白馬亦洞天昔人有奇遇洞門不可見但

聞水聲怒瞻彼羽人宅乃乘方船渡修廊夾五殿
重閣映千樹規模象魏壯回合綠陰護山椒望五
溪壺頭入栢顧故宮在其北屋瓦帶松霧古杉脅
時物中空野人住外圍四十尺內可十客聚我遊
瞿仙館壇上表遺步却下八疊坡一亭眾妙具兩
山抱澄潭老木枝榦互瞻前秀而迴坐久凜難駐
桃源獨不見僻在官南路山行轉深邃狙猿紛上
下石竇出微涓今我意猶豫昔聞漁舟子水際見
洞戶今看去溪遠定自後人誤惆悵却歸來此遊
不得屢於今二十年歷歷經行處
昔遊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半空掃積雪萬萬玉花

凝或如生綃挂或如薄霧橫紛紛虎豹吼往往蛟
龍驚人語不相聞濺雹漂風纓有魚緣峭壁上上
終不停此中有神物雷雨周八紘
昔遊衡山上未曉入幽谷欲識所坐輿橫板挂兩
竹狀如秋千垂高下不傾覆登山九千丈中道多
佛屋一峯高一峯峯峯秀林木仰看同來客木末
見冠服高臺石橋路尋常雲所宿下方雷雨時此
上自晴旭紫蓋何突兀萬里在一目餘峯六七十
僅如翠浪蹙北有嬾瓚巖大石庇樵牧下窺半厓
花杯盂琢紅玉飛雲身畔過攬之不盈掬祝融最
高絕紫蓋不足錄俯視同仰觀蒼蒼萬形伏惟餘

岣嶁峯南瞇半空緑鬟鬅鬆認瀟湘向嶽流屈曲高
處驚我魂翻思宅平陸其東有雷穴靈異諱勿觸
雲來綿世界雲去一峯獨僧窗或留鐍雲入不可
逐絕頂横石梁仙人有遺躅山多金光草夜半如
列燭靈藥不可尋吁嗟歸太速
濛梁四無山坡陁亘長野吾披紫茸氊縱飲面無
赭自矜意氣豪敢騎雪中馬行行逆風去初亦略
霑灑疾風吹大片忽若亂飄瓦側身當其衝絲鞚
袖中把重圍萬箭急馳突更叱咤酒力不支吾數
里進一竿燎茅烘濕衣客有見留者徘徊望神州
沈歎英雄寡

既離瀨口縣未至落星灣舟中兩三程程程見廬
山廬山遮半天五老雲為冠朝看金叠叠暮看紫
巉巉瀑布在山半鬅鬆認一斑廬山忽不見雲雨
滿人間
雪霽下揚子閒望江上山山山如白玉日照金屛
顏是時江水淨影落清鏡寒潮催庾信老雲送佛
貍還萬古感心事惆悵垂楊灣
衡山為真宮道士飲我酒共坐有何人山中白衣
叟問叟家何在近住山洞口殷勤起見邀徐步入
林藪雲深險徑黑石亂湍水吼尋源行漸遠茅屋
剪如帚老烹茶味苦野琢琴形醜叟云司馬遷學

道此居久屋東大磐石某書今尚有古木庇覆之
清泉石根走因悲百年內汲汲成白首仙人固難
值隱者亦可偶追惟恍如夢欲畫無好手

書昔遊詩後　潘檉 德久

我行半天下未能到瀟湘君詩如畫圖歷歷記
所嘗起我遠遊興其如鬢毛霜何以舒此懷轉
軫彈清商

又　韓淲 仲止

平生未踏洞庭野亦不曾登南嶽峯因君談舊
遊恍如常相從江淮歷歷轉湘浦要馬意氣傳
邊烽吾嘗汎大江只見康廬松桑風醉卧帆影

底高浪貞戲嵐光濃日暮泊船時是夜方嚴冬
雪花壓船船背重纜搖桅鼓聲如鐘當年意淺
語不到無句可寫波濤舂君詩乃如許景物不
易供盡歸一毫端狀口口飛龍人間勝處貴著
眼雖有此興無由逢錢唐山水亦自好奈何薄
宦難從容南高北高一千丈潮頭日夜鳴靈蹤
應有隱者為識賞青鞵布韈扶杖筇君無詫彼
我愧此急還詩卷心徒忪

七言古詩

送王孟玉歸山陰

淮南雪落雲纔成王郎鳴鞭獵狐兎問君本是山

陰人何不扁舟剡溪去人生樂事將無同知君此
心如太空只今去踏龍尾道也似寒江蓑笠翁鑑
湖一曲荷花浦君不歸來花有語舊宅應添竹幾
竿到家不覺秋如許十年雪裏看淮南聚米能作
淮南山籌邊妙處須急吐政自不容修竹閑人道
長江無六月日光正射青蘆葉何以贈君濯炎熱
雪即是詩詩是雪

烏夜啼

老烏棲棲飛且號晨來枝上啄楮桃楮桃已空楮
葉死猶啄枯枝覓蟲蟻老烏賦分何其貧未啼已
被鄰公嗔吁嗟老烏不自知糯頭屋上紛成羣吳

中貴遊重鸚鵡千金遠致能言語花底紅絛鄭袖
攀盤中碧果秦宮取天生靈物得人憐過者須來
鸚鵡邊老烏事事無足錄人間猶傳夜啼曲

余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為鄰潘德久字
予曰白石道人且以詩見畀其詞曰人
間官爵似樗蒱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
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予以長
句報貺

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煑白石世人喚作白
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
峯生肺肝眞祖只在南山南我欲從之不憚遠獨
方煑石何由軟佳名錫我何敢辭但愁自此長苦
飢囊中只有轉庵詩便當擲水三嚥之轉庵自號德久

丁巳七月望湖上書事

白天碎碎如拆綿黑天昧昧如陳𧙗白黑破處青
天出海月飛來光尚濕是夜太史奏月蝕三家各
自矜算術或云七分或食既或云食晝不在夕上
令御史登吳山下視海門監月出年來歷失無人
修三家之說誰為優乍如破鏡光炯炯漸若小兒
初食餅時方下令嚴禁銅破鏡何為來海東天邊
有餅不可食聞說飢民滿淮甸是鏡是餅且勿論
須臾還我黃金盆金盆當空四山靜平波倒浸雲

天影下連八表共此光上接銀河通一冷御史歸
家太史眠人間不聞鐘鼓傳白石道人呼釣船一
瓢欲酌湖中天荷葉擺頭君睡去西風急送敲窗
句

送陳敬甫

十年所聞溢吾耳去年誦君書一紙古人三語得
奇士況此磊落數百字相逢千巖萬壑裏有客如
君請兄事才高自古人所忌論高不售反驚世奸
詩取容如券契我無三者猶至是如君之貧不可
避如君之貧不可避呼舟徑度寒潮外

生雲軒

在山長與雲同齋出山憶雲雲不來千金買得太
湖石數峯相對寒崔嵬朝來忽覺青苔濕𧄼𧄼如
炊石間出白雲何處不相逢却怪年年枉相憶王
郎胸中橫一邱在山出山雲與遊更呼白石老居
士來倚雲根吟七字

送項平甫倅池陽

項君聲名天宇窄與君俱是荆湖客向來相聞不
相值長安城中乃相識論文要得文中天邯鄲學
步終不然如君筆墨與性合妙處特過蘇李前我
如切切秋蟲語自詭平生用心苦神凝或與元氣
接屢舉似君君亦許西湖一曲古牆陰清坐論詩

夜向深見謂人間有公等不知來者不如今乾坤
雖大知者少君不見古人拙處今人巧我徂山林
口挂壁如君合救狂瀾倒石渠春水綠泱泱閣下
無人白日長萬里江湖入歸夢子雲不願校書郎
九華山色梅根渡半日風帆即秋浦六條察吏安
用許幸有千巖作詩侶

書乞米帖後

銀鉤鐵畫太師字從人乞米亦可憐五倉空虛胃
神哭竟日悄悄無炊烟仙人留書說服氣道士辟
穀期引年人生不食浪自苦獨不見子桑鼓琴十
日雨

契丹歌 都下聞蕭總管自說其風土如此

契丹家住雲沙中耆車如水馬若龍春來草色一
萬里芍藥牡丹相間紅大胡牽車小胡舞彈胡琵
琶調胡女一春浪蕩不歸家自有穹廬障風雨平
沙軟草天鵝肥胡兒千騎曉打圍皁旗低昂圍漸
急驚作羊角凌空飛海東健鶻健如許韝上風生
看一舉萬里追奔未可知劃見紛紛落毛羽平章
俊味天下無年年海上驅羣胡一鵝先得金百兩
天使走送賢王廬天鵝之飛鐵爲翼射生小兒空
看得腹中驚怪有新薑元是江南經宿食

舍言如曰哥哥

君不見苕溪西南石鼓山鳥如鸛鴿啼其間一人
相傳是阿弟千呼萬喚去復還身爲獨雁失儔侶
所恨鸛鴿圖急難繞林哀哀訴明月夜闌月落聲
漸咽天地闊遠兄不聞蒼厓下淚山竹裂豈無鴉
舅與鵓姑人各有心非友于陟岡四顧空欷歔君
不見江南望夫誰家子登山化石不得語

次韻誠齋送僕往見石湖長句

客來讀賦作雌蜺平生未聞衡說詩省中詩人官
事了押鷗入夢心無機韻高落落懸清月鏗鏘妙
語春冰裂一自長安識子雲三嘆郢中無白雪范
公蕭爽思出塵有客如此渠不貧堂堂五字作城

守平章勁敵君在口二公句法妙萬夫西來囊中藏魯璵只今擊節烏樓曲不愧當年賀鑑湖

送姜堯章謁石湖先生　楊萬里 廷秀

釣璜英氣橫白蜺咳唾珠玉皆新詩江山愁訴鶯為泣鬼神露索天洩機彭蠡波心弄明月詩星入腸肺肝裂吐作春風百種花吹散瀕湖數峯雪青鞵布襪軟紅塵千詩只博一字貧吾友夔陵蕭太守逢人說項不離口袖詩東來謁老夫慚無高價索璠璵翻然欲買松江艇逕去蘇州參石湖

白石道人詩集卷上

白石道人詩集卷下

番陽姜　夔堯章

五言律詩

題華亭錢參園池

花裏藏仙宅簾邊駐客舟蒲涵滄海潤雲接洞庭秋草木山山秀闌干處處幽機雲韜世業暇日此夷猶

同朴翁登卧龍山

龍尾回平野鷹牙出翠微望山憐綠遠坐樹覺春歸草合平吳路鷗忘霸越機午涼松影亂白羽對禪衣

坐上和約齋

句入冰輪冷愁因玉宇開可無如此客猶恨不能杯好句長城立寒鴉結陣來笠簑莫停手拚却斷腸回

出北關

吳兒臨水宅四面見行舟蒲葉侵鵝項楊枝蘸馬頭年年人去國夜夜月窺樓傳語城中客功名半是愁

答沈器之二首

江漢乘流客乾坤不繫舟玉琴虛素月金劍落清秋野鹿知隨草飢鷹故上鞲風流大隄曲一唱使

人愁

涉遠身良苦登高望欲迷試吟青玉案不是白銅鞮露下秋蟲怨風高壯馬嘶槎頭有新味人在太湖西

悼石湖三首

身退詩仍健官高病已侵江山平日眼花鳥暮年心九轉終無助三高竟欲尋尚留巾墊角胡虜有知音

未作龍蛇夢驚聞露霍身百年無此老千首屬何人安得公長健那知事轉新酸風憂國淚高塚臥麒麟

未定情鍾痛何堪更悼亡遺書知伏枕來弔只空堂雪裏評詩句梅邊按樂章沉思酒杯落天禍意（一作正）茫茫

七言律詩

送朝天續集歸誠齋時在金陵

翰墨場中老斲輪眞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閑日處處山川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日暮雲

寄上張參政

姑蘇臺下梅花樹應爲調羹故早開燕寢休誇香霧重鴛行卻望袞衣來前時甲第仍垂柳今度沙隄已種槐應念無枝夜飛鵲月寒風勁羽毛摧

京口留別張思順

伯勞飛燕若爲忙還憶東齋夜共牀別後無書非棄我春前會面卻他鄉連宵爲說經憂患異日相逢各老蒼更欲少留天不許曉風吹艇入垂楊

次朴翁遊蘭亭韻

亞字橋亭面面風六人同坐樹陰中松交歸路如留客石礙流杯故惱公山色最憐秦望綠野花只作晉時紅夕陽啼鳥人將散俛仰興懷自昔同（右軍祠堂有杜鵑花兩株極妍）

次韻胡仲方因楊伯子見寄

此去廬陵定幾程向來卬杖未經行懸知征棹雲邊集大有吟情雪裏生楚渡食萍應甚美舜祠吹玉直能清二君即日青冥上惟我春山帶雨耕（仲方萍鄉宰伯得營道倅）

賀張肯翁參政

太乙圖書客屢談已知上相出淮南銀臺日月非虛過金鼎功名得細參從此與人爲雨露應憐有客臥雲嵐明朝起爲蒼生賀旋著藤冠紫竹簪

陳君玉以小集見歸用余還誠齋朝天續集韻作七字爲報貺

筆陣無功汗左輪而今老去不能軍水邊白鳥閑

於我窗外梅花疑是君欲向江湖行此語可無朋友託斯文新篇大是相料理因憶西山揚子雲

寄田郎

楚楚田郎亦大奇少年風味我曾知春城寒食誰相伴夜月梨花有所思翦燭屢呼金鑿落倚窗閒品玉參差含情不擬逢人說鸚鵡能歌自作詞

送王德和提舉淮東

京塵吹帽汗淋衣相見頻年只道歸省裏移文那得了家邊持節未爲非煮乾碧海知誰用割盡黃雲尚告飢可得不爲根本計秋風還見鴈南飛

寄時父

遲君日日數歸程到得君歸我已行一路好山思共看半年有酒不同傾吾儕正坐清貧累各自而今白髮生人物渺然須強飯天工應不負才名

送李萬頃

猛相思裏得君來正喜歡時却便回別路恐無青柳折到家應有小桃開起居五馬兼堂上問信千巖及阿灰（張律姪張小字阿灰）晤兒女癡頑夫婦健漂零何日共尊罍

次韻千巖雜謠

中散平生七不堪鳳麐時時伴燕談道士有神傳火棗故人無字入雲藍雨涼竹葉宜三酌日落荷花倚半酣極欲扁舟南蕩去冷鷗輕燕略相諳

寄上鄭郎中

梅根東望九華雲中有風流衣繡人名下一生勞夢想尊前數語倍情親節旄在道催歸漢花鳥留君且作春見說祥風挾時雨故園松菊亦精神

送左眞州還長沙

吳兒牽挽醉尊罏今日西歸路自如別路冷雲隨驛馬望鄉喬木記吾廬湘中花月偏憐酒淮左兒童待擁車凡我舊遊君更歷橘洲相見訐無書

乍涼寄朴翁

前日松間步屧歸更將荷葉障秋暉如今城裏拋

團扇應是山中試裌衣水有秋容蓮漸少樹含涼氣鳥嬌飛炎天既懶趨城市從此尤須戀翠微

張平甫哀挽

將軍家世出膺儒合上青雲作計疏吳下宅成花未種湖邊地吉草新鉏空嗟過隙催人世賴有提孩讀父書他日石羊芳草路弟兄來此一沾裾

五言絕句

同潘德久作明妃詩

明妃未嫁時滿宮妬娥眉一朝辭玉陛人人淚雙垂

年年心隨雁日日穹廬中遙見沙上月忽憶建章

宮
身同漢使來不同漢使歸雖爲胡中婦只著漢家
衣

東堂聯句

金風涼夜深吹我蕭蕭鬢（補攤）起折丹桂枝驚落
花上月砧

與和甫時甫分題畫卷夔得剡溪圖

枯槎啅乾鵲交臂失夫君奈此一尊酒憑高空水
雲

六言絕句

金神夜獵圖二首

夜半金神羽獵奔走山川百靈雲氣焱旗來下颯
然已入青冥

後宮嬋娟玉女自鞚八尺飛龍雨雨鳴鞭爭道綵
雲斜墜春風

次韵鴛鴦梅二首

晴日小溪沙暖春夢鱗渠頸交只怕笛聲驚散費
人月永風嘲

漠漠江南烟雨于飛似報初春折過女郎山下料
應愁殺佳人

馬上值牧兒

馬背何如牛背短衣落日空山只麼身歸盤谷未

須名滿人間

七言絕句

過湘陰寄千巖

渺渺臨風思美人荻花楓葉帶離聲夜深吹笛移
船去三十六灣秋月明

雁圖

萬里晴沙夕照西此心唯有斷雲知年年數盡秋
風字想見江南搖落時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此詩錄寄誠齋得報云所寄十詩有裁雲縫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

細草穿沙雪半銷吳宮烟冷水迢迢梅花竹裏無

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

美人臺上昔歡娛今日空臺望五湖殘雪未融青
草死苦無麋鹿過姑蘇

黃帽傳呼睡不成投篙細細激（一作擊）流冰分明舊
治江南岸舟尾春風颭客燈

千門列炬散林鴉兒女相思未到家應是不眠非
守歲小窗春色入燈花

三生定是陸天隨又向吳松作客歸已拚新年舟
上過倩人和雪洗征衣

沙尾風迴一棹寒椒花今夕不登盤百年草草都
如此自琢春詞翦燭看

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
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
桑間篝火却宜蠶風土相傳我未諳但得明年少
行役只裁白紵作春衫
少小知名翰墨塲十年心事只凄涼舊時曾作梅
花賦研墨於今亦自香
環玦隨波冷未銷古苔留雪卧牆腰誰家玉笛吹
春怨看見鵞黄上柳條

臨安旅邸答蘇虞叟

垂楊風雨小樓寒宋玉秋詞不忍看萬里青山無
處隱可憐投老客長安

姑蘇懷古

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鷺眠沙行人悵望蘇
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

次韻德久

籬落青青花倒垂避人黄鳥雨中飛西郊寂寞無
車馬時有溪童賣菜歸

次石湖書扇韻

橋西一曲水通村岸閣浮萍綠有痕家住石湖人
不到藕花多處別開門

竹友爲徐南卿作

髮已星星帶已寬徐卿猶自客長安家山竹好無
由看漫種庭心一兩竿
世路蒼黄總是愁暮年須得小優游如今漸覺知
心少賸種青青伴白頭

壽朴翁

與師同月不同年歸墨歸儒各自緣想得山中無
壽酒但攜茶到菊花前

湖上寓居雜咏

荷葉披披一浦涼青蘆奕奕夜吟商平生最識江
湖味聽得秋聲憶故鄉
湖上風恬月澹時卧看雲影入玻瓈輕舟忽向窗
邊過搖動青蘆一兩枝

秋風低結亂山愁千頃銀波凝不流隄畔畫船隄
上馬綠楊風裏兩悠悠
處處虛堂望眼寬荷花荷葉過闌干遊人去後無
歌鼓白水青山生晚寒
輦路垂楊兩行栽苑門秋水欲平階朝朝南望宮
雲起白鳥一雙山下來
微波衝得綠萍開數點青青黏石階綠葑自來還
自去來時須載白鷗來
布衣何用揖王公歸向蘆根濯軟紅自覺此心無
一事小魚跳出綠萍中
囊封萬字總空言露滴桐枝欲斷絃時事悠悠吾

亦嬾卧看秋水浸山烟

苑牆曲曲柳冥冥人靜山空見一燈荷葉似雲香
不斷小船搖曳入西陵

處士風流不並時移家相近若依依夜涼一舸孤
山下林黑草深螢火飛

卧榻看山綠漲天角門長泊釣魚船而今漸欲抛
塵事未了菟裘一悵然

鈎窗不忍見南山下有三雛骨未寒惆悵古今同
此味二陵風雨晉師還

柳下軒窗枕水開畫船忽載故人來與君同過西
城路却指烟波獨自回

指點移舟著柳隄美人相顧復相攜上橋更覺秋
香重花在西陵小苑西

平甫見招不欲往

老去無心聽管絃病來杯酒不相便人生難得秋
前雨乞我虛堂自在眠

樓閣萬重秋雨裏峯巒四合暮潮邊鳳城今夕涼
如水多少人家試管絃

三高祠

越國霸來頭已白洛京歸後夢猶驚沈思只羨天
隨子蓑笠寒江過一生

過桐廬

橫看山色仰看雲十幅風帆不藉人記取合江江
畔樹他年此處好垂綸

登烏石寺觀張魏公劉安成岳武穆留題
劉云侍兒意真奉命題記

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字壓崔嵬劉郎可是疎
文墨幾點臙脂汙綠苔

過垂虹

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
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橋

訪費山人

稻叢茁茁欲齊肩楊柳傲傲不蔽墀忽憶石頭城

下路槿花斜壓釣魚船

牛渚

牛渚磯邊渺渺秋笛聲吹月下中流西風不識張
京兆畫得蛾眉如許愁

武康丞宅同朴翁詠牽牛

青花綠葉上疎籬別有長條竹尾垂老覺淡妝差
有味滿身秋露立多時

朴公悼牽牛甚奇余亦作

不見青青幾竹生西風蘿落抱枯藤道人一任空
花過愁殺山陰覓句僧

過德清

木末誰家縹緲亭畫堂臨水更虛明經過此處無
相識塔下秋雲爲我生
溪上佳人看客舟舟中行客思悠悠烟波漸遠橋
東去猶見闌干一點愁

項里

項里項王之里也在山陰西南二十餘里地多楊梅苦梅皆妙天下王性之賦項里楊梅云只今枝頭萬顆紅猶似咸陽三月火予近得苦梅一株古怪特甚爲作七言

舊國婆娑幾樹梅將軍逐鹿未歸來江東父老空
相憶枝上年年長綠苔

雪中六解

塞草汀雲護玉鞍連天花落路漫漫如今却憶當
時健下馬題詩不怕寒
黃鶴磯邊晚渡時柳花風急片帆飛一聲長笛魚
龍舞白浪如山不肯歸
萬馬行空轉屋檐高寒屢索酒杯添故人家住吳
山上借得西湖自捲簾
曾泛扁舟訪石湖恍然坐我范寬圖天寒遠挂一
行雁三十六峯生玉壺
萬壑千巖一樣寒城中別有玉龍蟠舊人乘興扁
舟處今日詩仙戴笠看
沉香火裏笙簫合援玉鞍邊雉兔空辦得煎茶有
騎色先生只合作詩窮

越中士女春遊

秦山越樹雨依依閒倚闌干看落暉楊柳梢頭春
又暗玉簫聲裏夜遊歸

送范仲訥往合肥三首

壯志只便鞍馬上客夢長在江淮間誰能辛苦運
河裏夜與商人爭往還
我家曾住赤闌橋鄰里相過不寂寥君若到時秋
已半西風門巷柳蕭蕭
小簾燈火屢題詩回首青山失後期未老劉郎定
重到煩君說與故人知

下孤城

人家多在竹籬中楊柳疎疎尚帶風記得下菰城
下路白雲依舊兩三峯

平甫放三十六鷗於吳松余不及與盟

橋下松陵綠浪橫來遲不與白鷗盟知君久對青
山立飛盡梨花好句成

蕭山

歸心已逐晚雲輕又見越中長短亭十里水邊山
下路桃花無數麥青青

戊午春帖子

晴窗日日擬雕蟲惆悵明時不易逢二十五絃人
不識淡黃楊柳舞春風

偶題

阿八宮中酒未醒天風吹鬢夜泠泠歸來只怕扶
桑晚赤脚横騎太乙鯨

陳日華侍兒讀書

燖句尋章久未休花房日晏不梳頭誰教郎主能
多事乞與冥冥千古愁

女郎山 漢陽縣西二十里

不見郢中能賦客可憐負此女郎山冰魂寂寞無
歸處獨宿鴛鴦沙水寒

釣雪亭

闌干風冷雪漫漫惆悵無人把釣竿時有官船橋
畔過白鷗飛去落前灘

綠萼梅

黃雲承襪知何處招得冰魂付北枝金谷樓高愁
欲墮斷腸誰把玉龍吹

次韻武伯

楊柳風微約暮寒野禽谷與只波間道人心性如
天馬可愛青絲十二閑

觀燈口號十首

世間形象盡成燈烘火旋紛巧思生列肆叉多看
不徧遊人一一把燈行

市樓歌吹太喧譁燈若連珠照萬家太守令嚴君
莫舞遊人空帶玉梅花

遊人總戴孟家蟬爭託星毬萬眼圓鬧裏傳呼大
官過後車多少盡嬋娟

花帽籠頭幾歲兒女兒學著內人衣燈前月下無
歸路不到天明亦不歸

好燈須買不論錢別有琉璃價百千都下貴人多
預賞買時長在一陽前

珠路琉璃到地垂鳳頭銜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
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

紛紛鐵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戰年若使英雄知
□事不教兒女戲燈前

貴客鈎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
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

修內司人編戲鼓輦宮營裏獨燒燈春風到處皆
君賜金柳絲絲滿鳳城

正好嬉遊天作魔翠幕無奈雨沾何御街暗裏無
燈火處處但聞樓上歌

陪張平甫遊禹廟

鏡裏山林綠到天春風只在禹祠前一聲何處提
壺鳥猛省紅塵二十年

寄俞子二首

此郎都無子弟氣夜對黃妳籠青燈君今落脚墮鳶外欲往從之歎未能

郎罷才名今白髮佐州亦復坐窮邊甚欲出手相料理東南風高難寄箋

白石道人集外詩

番陽姜　夔堯章

燈詞見武林舊事

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

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因不盡婆娑意更向階心弄影看

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却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蛾眉

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尊俎坐中嬉笑覺春溫

春詞見武林舊事

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羣臣

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

同朴翁過淨林廣福院見咸淳臨安志

四人松下共盤桓筆硯花壺石上安今日興懷同此味老仙留字在屏顏

嘉泰壬戌上元日訪全老於淨林廣福院觀沈傅師碑隆茂宗畫贈詩見咸淳臨安志

深衣跨嬴驂杳杳春山路入寺君未知閑看移桂
樹

沈碑含秀潤隆畫出神奇道人那得此老子乃號
之

龍井 見咸淳臨安志

年時六月海揚塵遙見青山起白雲聞有高僧來
誦咒巖前拋珓問龍君

自題畫像 見硯北雜志

鶴氅如烟羽扇風寄情芳草緑陰中黒頭辦了人
間事來看凌霜數點紅

句

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爲天 見歸田詩話

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 見愛日齋叢鈔

附錄諸賢酬贈詩

進退格寄張功甫姜堯章 楊萬里 廷秀

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
爲上將更推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俱癡絕不
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
移封

題堯章新成草堂 周文璞 晉仙

早將心事付漁樵若被幽人苦見招多種竹將
挑筍喫旋栽松待斫柴燒壁間古畫身都碎架
上枯琴尾半焦猶有住山窮活計仙經盈卷一
村瓢

姜堯章金塗佛塔歌 又

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疑此塔
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捨身
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受記時龍天帝
釋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今回更精緻
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多在西湖寺錢王本是
英雄人白蓮花現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
如紅袍玉帶稱功臣天封圻開即退聽兩浙不
聞茄鼓競歸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尚父尚書令
一枚傳到白石生生今但有能詩聲同袍泰外

鈷師兄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喫地鑪山芋羹何曾薰陸繙淋供但見相輪銅綠明哦詩禮塔猶未畢蘆葉低飛山雨濕

弔堯章　又

相逢蕭寺已㬎然自詠離騷講太玄極目舊游惟白石傷心孤塚只蒼烟兒從外舍收殘稿客向空山泣斷絃帝所修文與張樂魂兮應是到鈞天

和堯章九日送菊二首　王炎 晦叔

對花懶舉玉東西孤負金錢滿綠枝短鬢不堪重落帽枯腸何可强搜詩

花品若將人品較此花風味似吾儒秋英餐罷含清思曾有離騷續筆無

題堯章舊遊詩卷　又

出郭栽花涉小園歸調琴譜輯詩編少年豪健今摮斂休羨騎鯨李謫仙

臘中得雪快晴成古風呈堯章鈷老　又

蒼頭熟睡喚不應光射紙窗疑月明更籌可數夜方半杖上一雞先誤鳴曉起飛花堆户外幻出人間無色界九街車馬不知寒蹴蹋銀杯翻縞帶杲杲日升東海東須臾光彩蒸霞紅不覺

桂玉頓增價人在沖融和氣中貝闕珠宮五雲際遥知天上龍顏喜麥畦白白覆青青農事年來定豐美

清明日訪白石不值　葛天民 無懷

花薺懸燈梛拂簷老懷那得似錫甜畫船已載先生去燕子無人自入簾

重訪白石　又

長安惟白石與我最相關每到難逢面翻思嬾下山欲歸愁路永小住待君還盡日看幽桂無人似我閒

六月一日與堯章泛湖　又

六月西湖帶雨山小舟終日傍鷗閒風烟如許闘情甚賓主相推下語難幾點送君歸大雅一涼今夜滿長安江湖遠思知多少歸去風前各倚闌

投贈詩詞補遺

次姜堯章贈詩卷中韻　陳　造 唐卿

徐郎巢已焚庭竹亦無在太倉五升米舉室枵腹
待云何鮭菜供日與長飢對世有作金術閭里頗
猜怪丘嫂剪髻餘舊貸疊新債
詩傳侯王家翰墨到省寺姜郎槃然文羣飛見孔
翠論交辱見予盧馬果同異念君聚百指一飽仰
臺餽我亦多病過恐口嚴酒戒終勝柳柳州吐水
賦解崇
壯年志在行皇皇困無君老矣此念灰去住如閑
雲詩壇二三子一見勝百聞徐郎吳下業絢麗工

語言涵天自濫觴昔人求其源隱几有妙領未覺
市聲喧
自甘謝祖風屑屑埽一室準擬高吏來函丈置三
席聲名絕輩行文字追古昔黃白馬上郎覷而不
相挹
眼青節食事日耐飢雷吼茲幸陪衆後酒卮甫到
口不離寂莫濱徑造無何有問津歸有期尚許尋
盟否

次堯章餞南卿韻二首　又

姜郎未仕不求田倚賴生涯九萬箋稛載珠璣肯
分我北關當有合肥船

風調心期契鑰同誰教社燕辟秋鴻莫年孫𩓞仍
漂泊可得斯人慰眼中

三部樂

賦姜石帚漁隱　吳文英 夢窗

江鷗初飛蕩萬里素雲際空如沫詠情吟思不在
秦箏金屋夜潮上明月蘆花傍釣蓑夢遠句清敲
玉翠瑿汲曉欸乃一聲秋曲　片篷障雨乘風半
竿渭水伴鷺汀幽宿那知煖袍挾錦低簾籠燭鼓
春波載花萬斛帆鬣轉銀河可掬風定浪息蒼茫
外天浸寒綠

三姝媚

姜石帚館水磨方氏會飲總宜即事寄
毛荷塘　又

酣春清鏡裏照清波明眸莫雲愁斂半綠垂絲正
楚腰纖瘦舞衣初試燕客飄零烟樹冷青驄曾繫
畫館朱橋還托青尊慰春憔悴　蘭苑幽坊深閉
恨淺薄東風褪香銷膩綠扇翻歌最賦情偏在笑
紅顰翠暗拍闌干看散盡斜陽船市付與嬌鶯金
衣清曉花深未起

解連環

留別姜石帚　又

思和雲結斷江樓望睫雁飛無極正岸柳衰不堪

攀恐持贈故人送秋行色歲晚來時暗香亂石橋
南北又長亭莫雪點點泪痕總成相憶　杯前寸
陰似擲幾酬花唱月連夜浮白省聽風聽雨笙簫
向別枕倦醒絮颺空碧片葉愁紅趂一舸西風潮
汐嘆滄波路長夢短甚時到得

拜星月慢

姜石帚以盆蓮數十置中庭宴客其中　又

絳雪生涼碧霞籠夜小立中庭蕪地昨夢西湖老
扁舟身世嘆遊蕩暫賞吟花酌露尊俎冷玉紅香
罍洗眼眩意迷古陶洲十里　翠參差淡月平芳

砌磚花滉小浪魚鱗起霧盎淺障青羅洗湘娥春
膩蕩蘭烟麝馥濃侵醉吹不散繡屋重門閉又怕
便綠減西風泣秋檠燭外

齊天樂

贈姜石帚　又

餘香纔潤鸞綃汗秋風夜來先起霧鏁林深藍浮
野潤一笛漁蓑漚外紅塵萬里就中決銀河冷涵
空翠岸觜沙平水楊陰下晚初艤　桃溪人住最
久浪吟誰得到蘭蕙疏綺研色寒雲籤聲亂葉蕲
竹簟紋如水笙歌醉裏步明月丁東靜傳環佩更
展芳塘種花招燕子

惜紅衣

子從姜石帚遊苕霅間三十五年矣重
來傷今感昔聊以詠懷　又

鷺老秋絲蘋愁暮雪鬢那不白倒柳移栽而今暗
溪碧烏衣細語相伴惹茸紅曾約南陌前度劉郎
尋流花蹤迹　朱樓水側雪面波光河蓮泌顏色
當時醉近繡箔三十六磯重到清夢吟雲南北買
釣舟溪上應有烟簑相識

暗香疎影

猶記己卯庚辰之間初識堯章于維揚
己丑嘉興再會自此契濶間堯章死西

湖嘗助諸丈爲殯之今又不知幾年矣
自昭忽錄示堯章暗香疎影二詞因信
手酬酢并賡潘德久之詩云

吳　潛　毅夫

雪來比色對淡然一笑休喧笙笛莫怪廣平鐵石
心腸爲伊折偏是三花兩蘂消萬古才人騷筆尚
記得醉臥東園天幕地爲席　回首往事寂正雨
暗霧昏萬種愁積錦江路悄媒聘音沈兩空憶終
是茅檐竹户難指望凌烟金碧憔悴了羌管裏怨
誰始得　右暗香
佳人步玉待月來弄影天挂參宿冷透屏幃清入

肌膚風敲又聽檐竹前村不管深雪閉猶自繞枝南枝北笑平生此段幽奇占壓百花曾獨 閑想羅浮舊恨有人正醉裏珠翠娥綠夢斷魂驚幾許淒涼却是千秋梅屋雞聲野渡溪橋滑又角引戍樓悲曲怎得知清足亭邊自在杖藜巾幅自注云梅聖俞詩云十分清意足余刱墅有梅亭扁曰清足

右疎影

淳熙丙午立夏余遊南嶽至雲密峯徘徊禹溪橋下上愛其幽絕即屏置僕馬獨尋溪源行且吟哦顧見茅屋蔽虧林木間若士坐大石上眉宇閒爽年可四五十心知其異人即前揖之相接甚溫便邀入舍內煎苦茶共食從容問從何來適吟何語余以實告且舉似昨日望嶽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爲天之句若士喜謂余可人遂探囊出書一卷云是詩說老夫頃者常留意茲事故有此書今無作矣徑以付君余益異之然匆匆不暇觀但袖藏致謝而已問其年則慶曆間生始大驚意必得長生不老之道再三求教笑而不言亦不道姓名再相

留啜黃精粥余辭以與人偕來在官道上相候告別出至橋上馬偏詢土人無知者惟一老父嘆曰此先生久不出今猶在耶與欲語忽失所在悵然而去晚解鞍細讀其書甚偉常寘枕中時時翫味好事者有間間來取觀亦不靳也昔軒轅彌明能詩多在南山若士豈其儔哉白石姜夔堯章序

白石道人詩說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脉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作大篇尤當布置首尾勻停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爲

雕刻傷氣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演之過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若其不切亦病也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

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惡辭絕欲辭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雎乎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敘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

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詩有出于風者出于雅者出于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

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

言也山谷尤謹于此清廟之瑟一唱三嘆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體物不欲寒乞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歲寒知松柏難處見作者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是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捨文無妙聖處要自悟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沉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爲天一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爲作者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犇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辭盡意不盡剡溪歸棹是已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已所謂辭意俱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辭窮理盡者也所謂意盡辭不盡者意盡于未當盡處則辭可以不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辭盡意不盡者非遺意也辭中已彷彿可見矣辭意俱不盡者不盡之中固已深盡之矣

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韵聲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韵亦無矣雞林其可欺哉

詩說之作非爲能詩者作也爲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詩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爲能詩者作也雖然以吾之說爲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爲能詩哉後之賢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兎忘筌者乎噫吾之說已得罪于古之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余乎

野谷詩稿六卷

（宋）趙汝鐩撰

清鈔本

野谷詩稿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趙汝鐩撰。汝鐩字明翁，袁州人。其稱開封者，汝鐩爲太宗八世孫，追溯祖系，不忘本源，猶唐代諸李皆稱隴西成紀也。登嘉泰二年進士，授館職。嘉定中分司鎭江管榷。王士禎池北偶談載黄虞稷嘗鈔宋人小集二十八家，士禎手鈔姜夔、周弼、鄧林三家。餘摘錄佳句者十九家，以汝鐩爲首。所錄凡五言二十聯，七言一聯，稱其五言律時有佳句，七言俚俗，歌行浸無音節頓挫。而劉克莊序推其跌宕眞刺蛟搏虎手，又許以建安、黄初，皆失之夸。又評釋斯植采芝集曰，此君及趙汝鐩五言皆多佳句，而無遺篇。其論良允。然自唐以來兼擅諸體者，不過數家。餘皆互有短長。孟浩然、韋應物以五言擅千古，而七言則皆不工。無論姚合以下，至於晚唐五季，以迨九僧四靈，刻意苦吟，不過求工於五字。蓋江湖一派門徑如斯，不能兼責以他體。一花一石，時饒佳致，如汝鐩之流，固亦談藝者所不廢也。

野谷詩稿卷第四　汴郡趙汝鐩明翁

廣寒遊

九秋半輪月團圓瑗瑤世界夜氣寒羽客羅身浮
阿瞞慶序八極青雲端老柯婆桂香不死銀橋灣
空一萬里飛步抽簪啣玲府中有素娥三千人秾
睡剪水瞥堆霧風揉鋪袖絲脫霞珮玳雲笛廣庭
舞蕊栗凝驚弄嬌兒歸截仙曲作霓裳天青盡洗
凡絲簧霞裾暈珮羅兩行玉喉去手春風場稱前
盡日看未足峰青泣風夜燈燭宫商忽變不可聽
馬嵬斜谷雨霖鈴

古別離

妾雖丈母來從君相期百年終此身秖今驚風吹
未壞熟視眉眼識未真無符促人役調遣丁男魁
目對匳面妝撲衣弓弓在腰花騎一躍逝於箭回
頭語我勿傷傷歸來印斗金帶賞我閨軍功未易
就青血紫塞十八九嫁狗逐狗雞逐雞耿耿不寐
展轉思吠月啼號嘆耿悵夜兩手析心膽催與其
眼穿萬里兒無日何如同赴沙場戰死與白骨

新戲遊仙辭

羽人居宅壓蒼溟瑤蕊開風天庸城紫蘭綠節玲
彩鳳駁動傳命邀閬盈七月七日涼秋霧千官動
佩春幢衛王母雲車九色龍上元霧袍三角髻劍
儀群恩逆兩仙竟香生門高鼓天星辰輔衰自酬
醉方朔癡憨不耗前金蟾玉醴濯凡肢紅頭觚街
璠璣熟宴酣樂奏瑤池音琅璈予登笛雙成鳳佛
請樂承華歡就我咲寧先自友三尸嫉脫毋漫亂
五性盡捨更勤儉各出款語緘青胥此是長生度
世方狀心未怡益猖狂萬八千里周遊走步翦樂
大块相煙海上何日無方士五柞宮中夢斷時鍋
鑾輿成明為不起飛

新樓頭曲

阿鬟妙舞翠袖長臂鐶珠紗帶寶裳春風樓試清
飛獸松白鶯綠無兩傳三郎老手扴瑤鼓太真縅
指彈龍香箜篌野狐拍快習蓍萊龜年笛寧王中
有八姨坐倚香泱掃蛾眉壓宮妝醉看阿瞞小些

赤飛燕輕盈驚鴻翔飛姨指揮無郎聽嘆歎空惜
鋼筐箱纏頸一局三百萬矣速傳令宛犬唐尾攀
方斷地秋參愁闈攀鼓喧濃陽揚連繞幽望貫幽
玉食未進日卓午橋飯胡餅粑幾許不飽皇孫及
妃子阿瞞如是何處去但見豬龍胡旋舞
[illegible]飲馬長城窟[illegible]
馬雖驕聲殘戍卒亦悲天一方撲征想遙長城
下思古築役催人腸白骨如雪凌冰窟骨上猶帶
秦時血兩拄風吹字留綠君淘莫飲救馬淘衣遠
寒燈飯如冷有酒戒勿離邦門屬參不惜欸行字
屬四我亦寄平安自從君出與君別怕姚砧聲怕
見月細思人生能幾何奈卜彼此俱白髮官有好
嘗與爾靡萬死一生方得之不如吏戍閨秦歸百
年歸里終齊眉

妾薄命

皆容晁質世鮮此擇對無肯風流子娃搁貌無雙
我本妾心即心誓如此下朝持來萬里衍東敬到
海內到嫁碎窗棣戲躍馬去出門敦爺無偉音咒
偉湛蕩歸不得或傳已作眾中客郎今郎今奈若
何恨波撒夜孫挑淌君不閑驚驚娥子容兩遊玉環
彩橡意桐膠郎心忘向他人笑下承徒自為郎盡
又不聞紛紛樓前小要香然于樓琛情獨學空期
繁紛遊戲成箇字冷三百首

琉璣曲

上二三四月如看積累如枕戡未現玉斧盡夜修
不做修成圓鏡當空坐千有樣列象凡杭栽春
冰鏡源水瑤娥擡起拂芙花掉紫掉葵雲繞指飲
秩亭亭天上極環珮履體膠琳綃膝鸞序鶴舞仙
譜子登彈散飛瓊贊天風飄飄參到晉銀河彩浪
濺羅襪一輪千古廣寒深折盡桂花塵白髮

昭君曲

禦戎豈別無經綸妾敢作偷言和親或結或絕志
不已呈呼韓耶朝覲稽首頒得婚漢氏婦歸有
女王昭君臨時夫摘盡工臉蛾眉遠嫁單于處玉
家憐決落紫塞拚滅鬧中揮黃雲下馬穹廬移步
濺彈鏃道蛩霸花德年年兩軍啚爭戰殘人如麻

盈還城若豬化行贖萬骨甘忍吾恥康一身關茹
常使夢魂驚何樓帷恐除大明猿子野心何可憑
嗚咽猿兮野心何可憑[illegible]
[illegible]一斷腸曲[illegible]
凭欄日日望歸鴻書來又恨瀟湘遊客書然生涙
自兩彈何花上花替愁想郎快意揚州鶴風光何
地非行樂萎腸寸斷郎豈知獨步空增空總恨風
撼碧紗夜窓深弄針燈下無心情蜀羅一段草玉
色看定鴛鴦繡不成妾貌翁春春要去粧鏡孤鸞
無力舞鏡鏡咿啞哎夢驚曉斯似是郎馬縛太綦
無人綦再下達重水來占打兀
[illegible]銅雀臺辭[illegible]
屋一百間臺十丈名光尧兀兀霄上明月空照八
尺沐幾點敗風搖穗帳雄宮金鎖掣不開美人紅
粉今成灰簡膺分恩銷餘镬銅雀飛去無時回太
息朝暮篤酒脯建魂尚受殘歌舞戀戀西陵一杯
土上爲横擊平[illegible]踪英武
三闕曲
杖實沉迷建鄴宮辰厭夜飲清畫同金碧三闕插
晴漢沉檀十里聞香風疊石爲山水爲沼後庭萬
花圻春囊細窺偶翻女學士詠詞摘句事新工被
之絃歌恣酣樂乎城行列紛青紺將軍忍過韓擒
虎江神含𥇣清河公忍擲壓月詞未終誰知携手
向妃遊井中
出處辭
太公聚于虞蟠然兩湧人文王尚西伯先星已中
與太公所以充卷餌手虞形以歸盍輪趨向異
轍出處同一心當日遭逢憬易地兩翁未必隨時
而屈伸釣臺高兮渭水清或隱或顯俱對千古名
漢離宮四時詞
東風颭花誰安惜春雨鼓連不次摘珮欄倚宮月
千里網補鎖寒雪一尺終年漢漏濕四時歷指三
百六十日遼峽斷頓雲抹怕鄰控婉鸞舞雯鬆
盛膩千綠雖宮織玉彈球香風濕夢回想像巫山
雲藝鶴似傳天上音使秋扮紫逍君側未少膠漆
君心豈不聞秋宮捷好作歌悲團扇又孫閉長門

阿播寶賦捐黃金

千金義獸行

君不見明皇都豢能拜舞肴定祿山陷目怒叉不見昭宗有猴能趨居望見全忠拳臂呼兩朝玩物國喪志異類報國乃伏義天實大駕蜀道巡闕平楊元唐作傾百傾來賊身盡竄宰相長跪神不寧爾家猴猴忠且貞其助難歟嗟則人窮時節出如猿哉我義獸不負死

萬安征埠歎

達溪雙鴛鴦棲棲鼓鳳凰雙舞娛衣曳雙飛燕歸梁倚欄人彈絲悲淚悠暗傷閉户羅幃情怨燈欺空房秋蕪蕪未得獨生理綠黃調伏不成調征夫夫未歸

鄉之響歸

三秋春驚初嫁君嚴嚴朝暮督不分酒醉傲秋浪願許片言儀裁異風雲東吳西蜀幾相思月來歎年無消息有使我必寄錦箋豈應皆沉石頭水破鏡古鑑淚兩行憑欄暗過雙鴛鴦雨花迫簾冷壞焰兩指傳枕枝猿來乞靈每日把巫視更向靜處聽響卜今言卵夜驗不差又言兆應應在遠告說果如神俱占歎厭頻驚心迴我意側步潛我身或訴無便就我痛報密遊兩夕徐今語字字還安意覺識走趣彬彬悄歎哀無地恐天飛小兒故驕木卧起拖我門前樓廊歸

哀狐兒

君不見盧生枕上宋排雜君不見淳于夢中封親安出將入相奉兄任偶鈐錫邑公主貴黃粱未熟已久仲清禪內在遠驚起人生榮華權勢亦如此覽欲畫飛夜故一彈指明不看取二人夢中事

搗爐歎

早曉捧雲裁不熱炊飯飛塵炭薄粥翁爐鏡香賣綺賤犬兒故故小兒哭慈兒未死何時路追賊不遠墓塵科香太鐵星光語言我已遠待留壯丁偷跳出走避痛婦抱子訴下淚掉頭不恤爾有無多衆得無怙女求藥難堂承供大嚼餘酒安足査云醉遲無祈衰家貨納指錢逃商仍痛罷可請索德

去須臾街夜提門誰呼呼後香復掛來書急遽待
覊借明年一年程

寄遠曲

君馬蹄邊塵蝶起妾一身仰天無邊鴈情水無游
鑄酒難獨自酌蠟樽空浮春食亦不知味恥奪我
篇珍憶昔送君君已醉醉言更戍一年事究登北
去載寒暑向北肝腸摧萬里別來成就似舊無寄
去衣裳知到未折柳條縧紫壹心對花片片春風
滅夜闌琴絃鼓卸家人皆棲眉老年華不忍恨君
翔自恨長吁搖首天之涯幾度虛傳歸信息變態
龍鶴怕聽鴉孤枕夜靜轉輾夢中見覺來痛自咽
梅花

上馬曲

精神如虎氣如虹夢寐忽動然然功記家寶賴槓
盡屏甲葉鱗條兩重鳴鏑飛雲執鞘遠遠旗胎
身跪日紅躍鬱續耀騾驄馬眼有紫焰炯雙瞳碧
旗舉貢獻天香麟鴉不擇兒女淚粘鼓動地歸來時
金印斗大肘後繫森和見紫綬虎頭璫趨侯萬里
又不見風聲鶴淚謝玄破淝水

去婦辭

念僕良人門外誓奴此身持室擁箕帚進盤捧盥
中未泰趙尾首為蘋蘩澗濱十年畫婦道惟恐墜
前與上和下睦本無事一二小姑忽萋斐次潤既
深貝錦成不棄不出謂亦已良人趨跪流遠而丈
母之命安敢違舉頭天邊指鉄月暫抆須有團圓
時君不見章臺長條依舊無恙昌平鏡還復歸

春蠶抽織狀三首

春催農夫動阡陌耕牛紛紛牛背血種已蒔備後
耘籽久晴渴雨車聲疲往來遲視曉夕忙看穗尚
頭秋登場一年苦辛今幸熟壯兒健婦爭掃倉官
輸租負索交至勾合不留但糠秕我腹不飽飽他
人終日茅簷抵饑死春氣昔陶蠶動紙條桑女兒
哄如市晝飼夜餧帶分筐開門謝客謹俗忌雪團
落架抽繭繅小姑繰車婦織機合家勤勞盼望
將婦織慶欲將裁衣官輸私負索交至尺寸不留
但貽誰我身不煖煖他人終日茅簷抵凍死

煙波行

蒼龍駕輪飛上天倏東倏西晝夜全流光萬古去不還紫髮翻手成華顛閬風層城羽衣仙苗種赫葵赫芝田玉樓貯春春不老蟠桃一實三千年我欲訪仙弱水隔任世吞此急景煎熬無計相留連打併萬事不放在眼前右杯左盤拍浮百斛船

漁父回頭笑

綠江浮蘇新水似鏡鏡鴨綠來風微波縱上下楫絲添釣來香餌吞鱓鯊鱗銀鱠鳴錦牽掛平留賣錢千換酒爛醉茅屋紅杏家折花簪髮把兩手涉岸尋芳青聽鶯彈綠吹竹扶娥眉笑指漁父何寂寞漁父掉頭我自樂

其三

煙溪流碧波起空瀠瀠祥蒸叢荻風吹波小港源世界隔堤荷蕩香蓮傢家生長舟六書畫畫識人間春默默青笠綠蓑出雨春雨遍波平衣綠綠水亭遊春容玉肌枕設珊瑚簟琉璃笑指漁父何辛苦漁父掉頭渾不顧

新馬衍秋訪水涯分毛洲渚傍蘆花停掠祠杓桔溪社來往無嫌同一家酒酣把笛吹村曲琴曳蘭風入山岐釣竿到手萬事輕孰是孰非孰榮辱江樓遊月松鬱濃翠瑤璫雖儆桂宮笑指漁父何冷落漁父掉頭我豈錯

只花折來雲棋棚鈞釣雲脚寒樂魚繁舟栢柳歸等舍縣大坂薪擁地爐勝稀一壚璐璐玉是椎分露柔同谷重木群雉設夜笛橫風打洞到港霜溪錦對雪歌鼓園金出陀峯酒柔兒笑指漁父何嫌將漁父掉頭但稱醉

野本詩叢卷第一

野松詩藁卷數廾

汴都趙汝鐩明翁

仰山行

平生幾兩謝公屐愛山愛水真成癖君雲峯猶指
顧閒年來抗塵絕處亟隨風從更作意登佛境來
入心境濟尤秋頻氣接疑亂五里松聲谷泉聲招
提金碧壓深塢鐘鼓四時送昏曉梵音獨喜山鳥
聽禪夢不驚蝴蝶遶土肢雲飽蔬筍鮮一粥一飯
天上仙伊誰供饌膽卓半浮空中是處茶煙四寮
欲知閑中木萬事妝本堂上臺諸時此事且姑置
坐看山雨濯晚翠

東湖歌

湖光蕩綠春指實百雉之東幾咫尺五步一亭十
步樹軒窗處處臨水闌徹濃畫淡花海紅煙嫩堤
平草連碧僧窺薜蘿扁出下仰聽木樵禽梯拂
拭塵埃讀殘碑摩挲峰巒憐盧石中年懷抱多感
慨東西跳丸駒過隙山椒鐘鳴同一盡可笑世網
牽形役遑遽誰真得計右洞左蟹船中拍明朝
風飄那可料興對湖山醉今日沙鷗許我再尋盟
縱然搗杖頭百

禹穴行

浙江之東千巖出衆崖半天氣葱鬱禹昔不送南
巡車趂入窆且說遺跡日往來三千載穹有龍
端洞陽明樓深陟危辨舊穴說以傳訛終難尋荒
山一層起風雨徘徊問山山無語寒林朝號萬壑
秋冷烟寒枯太古愁誰能爲起馬遷死指點當時
所探何處是

家泉行

二十年前家中都壁間誰掛家泉圖天連地拔有
如此泉若所畫疑蓬壺柳風來蓮洞庭比此境究
凡暇首出荆門之外天下稀翻思畫圖境界歸山
根寒源百一泓細流循沼曲折分天光倒影窺晴
碧對此洗我滿襟心雲木枕崖影滴翠金蓮鋪鏡
藍在水流觴俱是稧蘭亭山陰今日那得爾何其
潺林帶子燒柳窗依圖貼水飛吟興本畫征馬嘶

他時清夢繞題迷

排門行 招硯料門闌 圓樁菁濃敲溦

去年秋問荊門途鷄鳴狗犬民耕如插鞭童未意
憐春前日井邑今丘墟雲昏雨盜草堆港四野荒
荒人跡琢栗扁扶携空嶽虛骨肖蕩沒光窗廬老
農無力待椰廉要定衆嘗來傳今宮人且坐待催
謂木號洋洄光撲話老太者嘗識兵章忽見遠近
嵡祥胡懸崖絕壁泉賈進飛馬上酉争馳驅吾家
擬是無拿秀粥吞恩老奔趨精乎摩象常赤緋

賀太常書院

戰勝歸賞官不辜進悵鋒鏑迸裝排虜賊賺謠長
我歸來未暖茲英雅賞者金葉還插唪老太莫號
寧拔事但聞敗如深嗟呀我聽其言爲蹙頓今後
獨下西山陽金達飯惟瓊風染影泉未池無水污
九秋半破明月然照我珍情符讀壁天于空勝方
風唐徽臣狀作楚因盈秋風一鈎樓閣圖

楚觀歌

吾聞楚鄉此江隱勝張今老楚觀猶得江山趣萬
象排樓宗虛臨無青閒筆無所措大則湘水小臨

紫翠流繇從張河傾陶窩豁氣浸晴月夜淡爽造
前樵歌岸則鷹苓鬱石樓鴞屏嘯霧蒼龍舞
鼇吟鳳鳴飛龍雷濱風暝迸兩崖雨洗山之趣於
此斜苔冥翡蓁變化愈出而愈奇最愛鷄鷲母巹
淡君斷沂滿洪換蟾泉聖西抹挑烟暮濤又歸舟
春鈎餅跂樾西秋倚半醉中春金凝灑樓意枉君
楚蔚迷芳洲莞撫懷古出新愁更崔嵬千尺相春
攀機身乾坤盡見衡嶽林 英觀在湖南岳 春樓春楚觀之後

吾曾瀨猻探跳

賀太常書

吾當捐荒山盤紆句又嘗誦深林玲瓏持前有工
部後吏部括出千古湘西奇狀恭進日逐畫奧
難狀登志唫哦杉檜極空蚊乳舞嶺墊翳霧猿猱
悲春會雨鍾達君剝日月一壇老仙祠庫檢排徊
憐香枝剝苔猜仰認唐碑碧虛心默脹已闌更上
萬仞層臺危楚清江殘迷乜澤霧烟右湧迷九嶷
學宮岑光歷勝縣百泉曲折流方池美才滋濡敎
育樂風雪慨想暮春時登臨咏木偏出境殘陽木
木陰紅彰松陰交道側樓羅不遠前河板風景小

留一片瀟湘亭雙鷺飛來拄秋屏椅嶔嶔頫匡洲
青蓋紛柔葉楓岸警寒撩枯腸浪着語對今欲舉
不敢舉拍闌但吟工部吏部兩大篇水光山色俱
欣然（嶽麓宮有碧虛閣中有必照軒　道鄉臺書院有百泉軒風雩亭）

[illegible]八景歌[illegible]

長沙志載度支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
意者有平沙落雁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
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
景余昔嘗見圖本及泛湖湘遊目騁懷盡得真趣
遂作八景歌

欹欹衰鴻肅肅羽寬清意爽交相楚西風作懸律
脚散斜行千點下烟浦飛力已困日且晡便欲就
宿依寒蘆大者居中圍以奴丁寧護息相驚呼嗟
此何景兮平沙落雁丹青欲畫未易着

又[illegible]

晚日放晴雨脚收楚山千里江天秋上水風生荻
花渚漠漠幅滿天際浮輕雲聚掩日力斷雲消似
過芳洲半危檣遂高惟恐緩蘇手爭艤先到岸嗟
此何景兮遠浦帆歸丹青欲畫殊堪賞

又

朝氣欲吐影模糊嫩日隱見光欲舒淵壁滴翠石
徑滑遠近幢幢人趁虛天風作意收霽色塵拂昏
翳半明滅裡籬笆帶橋林隔一竿斜挿酒旗偶嗟
此何景兮山市晴嵐丹青欲畫良獨難

又

雲擁黃昏朔風急長空杳杳水拍拍六花飛白偏
三湘失卻寒峯翠千尺片瓊有玉響群林廣叢蕭
瑟聲更清凍月闌履低吐晴銀霄一色上下明嗟
此何景兮江天暮雪丹青欲畫不可得

又

西頭沈陽露華白河漢浩浩浴素魄平湖萬頃搖
銀光孤留君山一點碧帝子揚靈駕飛龍鼓瑟來
遊水精宮聲徹桂娥亦欽容葉下北渚嫋嫋風嗟
此何景兮洞庭秋月丹青欲畫那免拙

又

楚天暮雲如墨潑通宵滂沱翻江鬪寒聲徧織蕭

護林要將秋寒洗到骨拙若洲有鴻鴈棲霜哭喧
夢時驚疑釣翁醉眼却不知抹昵概斷船偷移嗟
此何景兮瀟湘夜雨丹青欲畫淚自苦

又

西崦環晴銷殘暉芷岸蘭汀堆夕霏數聲樵歌空九
天半知有招提隱翠微風助餘音響崖谷蕭蕭瞑
遙旅舟宿禪閣樓鳥爭栖木歸僧疲步雲山麓逞
此何景兮煙寺晚鐘丹青欲畫局能窮

又

積雨初過湘水滿夕陽蕩金接天遠影掛寒留江
步斜紅殘茅屋沙巷晚小艇渾畔收釣搖鼓櫂滄
浪歌濯纓醉眼望西送沉輪繁纜蘿根穿錦鱗嗟
此何處兮漁村落照丹青欲畫無由妙

仙湖歌

湖之綠兮如藍湖之明兮如鏡藍染晴空晚色鮮
鏡照天宇秋毫淨乾坤兩間共開闢魚鳥四時自
飛泳炎州晝鄉苦蒸鬱對此恍入清涼境其東峯
木合抱森靚政觀魚達秀陰濠泉沸梵珠的爍飲
飲洗我太古心其西冰壺爽到骨曉波澄秋夜印
月藏春國種雜花嫺兮得度梅擁先發其南粉堆
霄漢接拔補楊柳沿堤青上下天光內一碧我來
拈出營新亭其北千片石洲石或丸或聚或劍戟
環流軒館瀰霧收簾影倒處水底日葛仙昔煉九
轉丹丹成累上羅浮山海邊亭外蓋萬里御風忽
把仙翁訣翁乘飆車擁霓旌約我十二樓五城翁
言羽化世已久同朋風月依舊否仙湖在廣東潛治乃葛仙翁煉丹之所觀政觀魚秀陰濠泉冰壺一碧石洲海邊表皆亭名

濬澗行

君不見少君詫安期海上之棗又不見坡仙詠安
期宅邊之蒲棗失其種蒲復得蒲生林澗何時無
澗流涓涓淺可涉寧要披沙探九節仙家自欲供
仙餌靈根不容凡卉亂尋澗探奇叢石幽叢音迴
耳斛瑛球陰翠常寒天炎熱於日自耐鳴春秋振
衣策足登先須躋歷列缺突樹景天風海濤撼亭
宙神清骨冷肝膽醒攀傳九霄景恭虛更上上方
拚橋空雨眼有盡天不盡滄浩漫與銀河邈招顏

神仙仙非遠弱水誰云隔三萬東風直到金銀臺
拄于安期話蓬瀾

精衛洞行

戊戌正月二十五日曾東風蓬瀾去年年今日是
時節飛蓋傾城車塞路野亭山館生不謝幕天席
地千百處開壺設樽斟酒矢學蟹蝗喙開海誚笑
言桐鳥難甚真禮文不傍意則古我亦隨來窮勝
覧光訪安期登梵宇入春少雨多是晴雪兼寒淄
健一樓白雲千級遠象緯滄海萬里游煙霧傍欄
方快心目遠牛羊下山林望暮小兒隊隊逐歸鴉
指手呼舞趁蕭鼓遊人到晚猷未厭徘徊不忍収
樽俎竹穿枝簾　首為南州說風土

古劍歌

洞庭湖漁人得古劍於網中張仲得之以遺余
時閑禧丁卯秋館於岳陽樓遠東方急

洞庭秋天天無風月印一鏡星涵雲波心千丈光
五色激光噴噴疑畫虹睨而視之寂不見舉網下
罩迹遺蹤洞見雷轟蟄澍吼鼓蕩六合蒙溟涿所
得非魚亦非龍炯然三尺貫當中肉銷骨立精氣
融鍊鉤其鋒韜甚鋒越城猶猶加磨礪壯士見之
肝膽雄雷垓已死不可起有誰解識斗間氣人疑
龍泉或太阿萬古凡鐵空一洗倚樓西北望遼城
遠月直天降火明隱憂枕上思請纓夜半躍鞘床
頭鳴夢中見告吾有神吾價豈但直百金吾勇豈
但敵一人知君素有擊楫中流心誓當助君報國
萬里清胡塵

瀛州行

臨川林丈君玉與君西臺金使良貺同遊三館
余把麾持節皆經臨川遂於郎園築亭扁於瀛
州

神仙嶼峙滄海東瑶池翠水環銀宮朝飲夕宿白
余古飛車羽輪何憧憧文館崇巍霄漢立群賢飛
珮翔鵷鴻入閑風日總不到遠遠宛在神山中吾
淇闊山兩仙伯摳揖黃月麥溟濛分尤東歷筆携
錦揖手西崑氣吞虹承明厭直江湖去回首雲霧
迷方蓬風萍既散後聚亦誰來鰭巧相逢擅遊

共說撗秋下城隅勝槩琴劈同寫意瀛州規小築
軒盈尺几浮青紅弱水修淪三萬里玉樓朱戶十
二重洞門無鎖案陰畫大華火香藕花風夜篆吐
爐香太乙青酒共飲煩壺公賠女自昔號仙窟左
有靈谷右域峰浮丘老翁跨白鶴麒壇元君揖青
童欣聞瓊宙出金柅柱丶挽袂來相從祇恐濟世
緣未了一塵一節難久客九天丹鳳樹櫻梧倚門
並曾搖冬瓏不但十八學士同安武風雲瀟廟兩
兩埜蜚龍共鮮齋兩舟樺功他年相與騎鯨游

松

三珍行

彝西清遺以東坡書工部夏夜歎蜀人趙雲子
畫李杜及素琴一張作三珍行

西清平生雅好奇夜則忘寐畫忘饑搜今抉古竭
心力常恐世間一物遺雲露軒寬煙月戶萬寶來
列承籤晝楯環遷視日平盈拊摩撫玩心融怡驚
鸞掖猶變會卒六丁下取留毫蠶以拾舊用不負
是尚報三珍贈我為赤幅之珍光燦寧知可誰識
秦家師悲嗚九萬氣五吐驪珠百二光陸離兩軸
之珍雲于畫李杜跨塞將何之華陰縣東過門日
浣花溪上尋春時一張之珍太古琴孤桐斲削嶧
陽枝刲魚漱玉世少比較昔響泉披堪嘆銀鈎鐵
畫貴楷正此則倚醉飛蚊蛸寸馬豆人貴纖密此
則猿意驚蠶籠金嶽玉韵貴音韻此則得趣絕枯
絲天機皆由胸襟出妙處莫以形迹窺變茲三珍
每自隨酒酣呼驢任倒騎抱琴委膝高角歎琅然
高吟夏夜詩

野本詩叢卷第二

醉茶詩集卷叢鈔

汴都趙汝鏈明甫

泛洞庭

解維武陵岸江肥兩新上暴程趨洞庭勢疾建瓴比銀光瓦上下莫辨天與水我乃蜓其間混漾藉一葦支座貯兩袖到此劃滴洗貴昏打頭風浹波半空起舟子惶束手嗟呼互非詆有篙無處着有纜無地繫鐵索二百丈牽猶卧沙底進雖退不可蘇弄任所以巨浪鋒洪鐘合力撞舟尾一撞心一折逍夕下知幾刻獨飲天明狂勢稍披靡悉索意飛櫓半晝見湊渼老令脫針孔再生自今始人言岳州程風便五日耳濡滯費半月初意所不擬紛擽俄在眼層樓九霄峙凭欄氣方舒東望眩微粒前日我片帆獄舞愁濤裏羊腸百八盤行路難如此今知驚浪上羊腸尚可履在家貧亦好身安門掃帆卸吳寞年寬風波儘千里

贈閻丘廣文

奔走異軌轍聚散水上萍誰知風月夕同登藕花寺騎隊畫夜獸屠埃梨俱呈朋舊半理主命此慨銅鈴天涯幸命席相對淡飄零昔别君書布陸服袍今青年兒儼成竹頭書如建瓴瞳人炯炯捧掌傾妹醯凑茹芹譁笑狀枝查梨饔開口笑童易主人慈厚餅命僕更治覓痛飲俱忘形明日又分袂服食加丁寧

荆渚書懷

明鏡明於月白髮白於雪月照雪轉冰使我心斷絕逡年事行役曾不須臾歇陵陽卿嬰莉愛翻書一葉五觀君山西洪濤漲天闊重倚南樓欄遠驅逐雲成西風送收帽龍山酬九節搖鞭荆門去蒙泉弄清漪游觀園不是奔走計則拙咫尺幾千里竟有逕休楸困翻覆濤宮囚循入羈紲天涯寒苦草袖寒手龜裂村酒酒力薄遂醺耳方熱婿首飛白雲者望吳越備冠信娛身特盡六州鐵

鄧襄家[illegible]入

似陰還似晴好風弄輕柔土青春鋒滑竹深鳴琴幽豪泉順瀟流瀧瀧濃泉流寒紛入書簷解帶爲

小留剡鈫三兩埼競料撚杼投吹爐問官人音奐村茶否鮮兒寫下請千字支家求余因揖其背勸汝早休、泓頹攙識面白盡年少頭耕食而鑿飲胡不安箕裘過翁施我言急把書卷收遣兒出門去一人騎一牛

隱者

卓庵遠入深林去生怕世人知得處四邊剗却許多雲重々塞斷山前路

[illegible]蟲

蟲形僅如麻粟微蟲毒過於刀錐慘上補鬢髮貫珠下匣裳衣綴玉機呼朋引類狂猖嘯搖頭舉足恣餐噬情寬睫脖屈還坐兩床夜搔不安陝忽喚童子具湯沐奔逕出波似長蹉童子戚須代請命姑責戒厲後不敢念其昔日剗明光曾進相贊經佛覓[illegible]

尋僧不遇[illegible]

捫蘿入石徑野衲𥠖其周杖錫知何處留雲守禪關當戶走飢鼠隣林巢餓鵰候久棲晚聽因來澈寒灣條然非人世欲去且復還木杪猿一聲六窓吳山山[illegible]

有家[illegible]

青春俛不回白髮猶不盡減園蓋敢帶厭面怯皎鏡功名如傀來首問林南徑榮枯點有數豈待蓋棺定人世如夢幻具眼須猛省毋爲塵埃役而敗山林樂本首富葵花隔簾烜紅影兩餘老芭困欲謝若未忽有客適過扶對此惜芳景從亭在青州呼兒往三請

夢回

春意已深寒未了夢回斗帳房櫳悄五更五點殘月、淡山鳥一聲先破曉[illegible]

[illegible]水琴

盆盂停涵水一泓中存雅意超器形欲滴未滴大地寂酒更宮商若相賡妙趣不勞嶽外索沉聲不旬挍上生小點是悠作兒語大點九皋聞鶴鳴珠敦變化似有節多是洋々流水音殘涯斷續楚天曉條響勾引南風薰平生箏笛厭聊衛羌借古韻

洗古心又不如聃聆兒窻臨兩耳不聽無虧成

小水寺

披霞入野寺寒林瀏西風誰達僧出迎山鳥為我
通袈衣松露香藤帳叢花紅聊此息塵慮歸騎毋
匆

訪山中友

披荊躋石訪山友野鳥驚入關枯榔叩童為我通
姓名一笑相迎鶴髮叟結茅倚巖屋敍閒塵俟辟
易不用帚竹楸貯書羅四五土壁黏碑分左右山
中新醅未堪壓攜手邀我沽村酒床前尚有着殘
棋忘記四圍關戶隨日前扶醉同歸來但見黑白
子紛糾猶狠猢上周章走莫是兒曹來動否

聽琴

午睡誰叩門隔籬喚童子童子走來報一二琴道
士摘茗烹沙銚推窻拂石几高山流水音屢彈不
肯止我心本虛淡無用宮商洗淵明未嘗絃妙趣
豈假此道士頗不樂拂衣抱琴起

談禪

禪僧晚相訪貌奇似落帆說性說虛空形心苦撲
索千百則公案借下無一錯有蟬隔窻鳴與僧怒
酬酢僧喝蟬不知僧怒蟬不覺蟬厭忽飛去僧詰
無處着呼兒捲蒲席請僧自行腳

題王叔南館

南館着隱士幽爽似僧舍島紅野花繁岸綠垂楊
垂八竹鳥不驚客至鶴先迓林深自無暑月到更
宜夜須携封賢聖飛筆追飽閒興來即散策無時
不得俱

詠雪

玉壺一色天漫漫亂雲飛森森卻寒屑瓊鋪瑤塞
宇宙排絮如拳糁作團卻愁花木不禁冷携筇問
訊遍玉欄老柯搖枝李無恙紅苞半吐法牡丹更
憐修竹壓欲折扶持敲撼聲珊珊似醉忽醒儼忽
立森然再植青琅玕群兒幻出兩獅子頃刻堆削
了不難手持朱橘炯電眼井刀巧剪金鈴安老夫
童心也自笑卷簾移坐忽凍看一杯煖寒不可再
飢腸轉雷未輟餐

讀離騷
琅然醉讀離騷經一鶴闌之來中庭童子屠龍不
肯去直來樽前側頭聽
倚欄
倚欄有恨無人說暮角大梅寒聲咽急風卷雨過
屬鸞吐下蘆花一枝雪
偶成
青雲得志士頤指快所欲萬事付杯酒粉黛貯金
屋嗟我骨相窮不受富貴逐皆欲人所同有時亦
免俗青奴頗專房高臥肇光足黃妳最如意開卷
醒困目媛寒命脚婆煉炙轉陽谷閑樽喚湯婦斫
膾溫卿淥始得此四人明珠不計斛呼之即來前
相娛不相觸時人皆笑之畫餅豈充腹我亦翻自
笑竹窩聽憂玉
訪隱者不遇
兩腋素西風送我上高岑竹根一線通石徑萬木
森中有隱者居敗屋苔侵山空入不見雲滿掛
壁琴兩鶴出候我逢迎啄衣襟應酬久傾欣失遊
不可尋誰伴山下去明月升高林
雪中徐檢法約登城樓不來
今年一雪恰一月天上弄巧寒饕饕朔風吹碎洞
庭浪細粘瑤花通銀闕倚杖刷試三尺強平陸皓
皓失凹凸梅梢摸糊裏寒香爲影伶俜樓壞寨有
安約上城南樓肯我車兮俄復輟呼兒又閉袁安
巷小窗風味寒于鐵木須金帳斛羊羔籌酒也能
春兩頰三杯五杯亦竟醉曲肱一枕香雲絕夢裡
騎驢過灞橋記得新詩醒時說
送林伯虎參奏除國子監丞赴闕
山房高千仞上與青雲齊日從二仙遊兩耳消是
非北窗正駒綸鋒車扣巖扉猿鶴競作色山人忘
我爲林泉雖云樂出處蓋有時平生經綸胸長困
兩費茶江天網少徽安得不棲衣珮衝去東南老
今京昭回盟庭聚耆儁公雖臥萬衆行出東門
丹心趨玉墀雪梓素與雲幽襟心截了却避世緣
底合金石臺天墀躍馬餘就訪孤山梓和靖有兩
鶴橫日驟歸來

送眾齋舍使袁都官歸舉

六曹按部朝出關卸鈴抑羽夜趨還詒宇天飛紫泥濕一點郎星歸拱北卿未翻動太墊魚致君尭舜真須史全瓯未献積鹿去旋收漢節登范車先生有道出沐泗泳分象山接洛水振揮重席闡聖傳此心之外無二理先生有才掌伊周胄襟百萬森戈矛新亭皆作楚囚泣誓祥一念清神州比行堂但簡易提譴拯久公處席學大城照空沙堤新堂印押班運籌帷幄鼎膺相世龍門鮮香風吉鑽仰心已債一了即歸耕但當拭目天上新經綸日與漁棋擊壤歌太平退御出門余怜刑

飲適幽園

與却身上鶴氅裘買酒須賓尋清遊欲洗胸襟塵萬斛快上青雲展秋眸晴涉騎天風動地絮壺春席移適幽一席繞淨清可掬千竿玉立塵不皆拒鞘兩岸花爛熳紅紫錯雜爭開秋人生適意未易得寂兒了事何時休陶寫豈必在絲竹山遊有鳴禽水遊儋酒酣題蕉競新句景物辟易困雕按一秋涼月神空碧樓頭暮角催歸騎雙挂餘花尚堪摘便道青詩句剪吾

病中得郭天俯書

北風吹地霰穿屋光寒照几冰百斛兒童呼舞健憤吞病大擁爐竈縮叔打門寄書動故人五雲濕鱗太空萬片餅自可愈頭風千金指迷沉滿幅年來塵埃不堪繞白髮一摘動盈掬墨出星入雞春病安得閑邊半分福病中畏酒如畏仇詩囊亦還高閣未聞君新工千危亮君但寫來為君讀

送臨川王丞秩滿造朝

我年學繖君嘅松數月握手異味同君今南浦我送客水淨風雲何怱怱别酒未醺白玉堂推鼓催發斜陽紅青霄追逐不少借指日便入明光宮祖鞭先著氣射斗好吐平生經綸胄臨汝詩卷如來蜀殿闕正大春薰風自憐魚遊沸釜中羨君遇順如飛鴻獨寄一語隨君東問訊西湖南北峯

馬上口占

平林籠烟山擘貝曉征漢！家愁集浮生隙駒悟

裏過虛名黍馬脹前失古來戰場莫回首一戍一
敗骨俱朽榔𣏌入家搖酒帘不妨小停春風鞭

題下陽懷洗秋憶

夜雨曉方歇薄霧隨征車喬松二十里翠微三五
家踐蘇軟鮮雛一半馱雨稿故人不可見回首天
之涯

宿康口漁家（時與安西陽 弄璧玉賦）

陰雲護雪風颼颼黃沙翳暝征人愁漁家假宿休
疲骨敗蘆朝壁茅蓋頭竹營鼓角聲動地釣翁不

三五

情皆掩耳判始大急入夜筆問玩鷗鷺其驚起

姜子平與華父見訪留飲月下

敲門者誰于二豪姜與鄭揚袖入長揖欲拳暴當
欲于時月當皆積聲動四檐展布交肱坐到鼓鼕飛
古鏡恃俠爭誇已枯叔索分韻呼兒注老瓦酒力
快辛硬理掌孫做餟栽栗錯村釘杯杵無不醉從犯
詩遲令

適意

右傾老瓦盆左持離騷經一杯獨言句既醉還扶

醒好月飛入坐伴飲到天明林下樂如許鐘鼎鴻
毛輕

水閣秋夜

雲收一點無秋洗四時淨野水吞長天涼月分兩
鏡倚湖閒危檻綠石竹修勁孤斟領幽寂新醪快
村硬露冷歎病骨更闌瞻斗柄欲去未屬厭倚欄
成短詠

十一月四日雪中小飲是月十日冬至

書雲猶七日陰極剛未長風吹六飛開飛舞隘穹

三六

壤一陽方欲來和氣已潛孟著地寂不聲入林絲
餘響與寒同擁爐寒威不到幌洗夕闌蛾撲下箸
飲熊掌通舊鶯物變詠空滿座想近詩稍閑筆封
此又挾毫踏雪訪梅花更覺冷與爽

遊劉園分韻得峽字

園林十畝餘此非人推申匪谷賈窗淨俯治芙蓉
夾岸堤遊魚集機忘飛鷗狎刺鼓互揮麈西欄惡
閑鳴恭仙俱甸貢固手未許樽酒賸各稱雄詆船
不留岬半酣索分冷韻發舌才之枯腹搜欲斷險

字林難壓閣筆視諸公詞源羨流峽

晚晴與何户登水寺簡張丞

溪流兩岍秋落日千山碁一亭壓其間登其洗萬
慮曾襟富丘壑方領此幽趣御餌來潜鱗圍棋驚
過鶯酒壺展逸興漁唱續遠浦安得戟松未燃
枕同覓句

雪中觀家夜博

積雪深一尺堆瓊遶山扉豪家夜排闥挑燈紅爐
圍成梟呼五白轉勝賞四緋擧觴無不醉寒深酒
力微始罷博與爾劇談本有霏坐火更寒闌珠鐘
到篆煒

山吟

梯磴捫絕壁題詩紀幽臨呵凍象管滑墮岸千尺
深群猿皆驚笑有我攀躋尋石磴忽摸得大書足
前吟誦詠猿側耳傾頭似知音吟罷下山去猿亦
歸他林

野谷詩藁卷第三

野谷詩藁卷第四

沛郡趙汝鐩明翁

金山

自古稱浮玉更名爲得金一山藏寺腹雙塔立江
心漲折中流斷風烟四岸侵夢回禪榻悄月午聽
龍吟

秋夕

秋風動梧井無頃許多涼夜靜難喧枕窗開月到
床適心便冷淡世事莫思量只被流花累朝朝却
用拙

劉于應山居

殼向山邊住蕭然茅數椽平塘印星斗深谷剝風
煙老不離書卷貧誰乞錢莫言無管待頻取野
蔌獻

[illegible]泊舟[illegible]

前頭無泊處且住荻花林水沸知灘淺煙埃花在
飛呼童沿茶具有客扣柴扉共說山林話休嗟兩
鬢星

送仲文之京口

幾歸又東去且道幾時還吾冰亦差遠緣君不耐閑江城登鐵甕煙寺認金山我昔經行地詩牌掛壁間

雲師欲遠灰住訪山寺

聞師遊歟去打急訪高岑歸㞐若來晚挑包不可尋山寒梅意情林茂鳥聲深行住無非道何須枉費心

送李達道過湘中

蕭蛍三十載刻苦戰文場燈火爾猶夜江湖遊矣觴屬攀隨掛席秋色又遊湘歸日無他物惟詩滿古囊

酬曹尹

奔走塵埃久還山每嘆遲歲華驚屬到心事獨鳴知夜對樽前月晝尋花下棋閑中滋味好但又子論詩

游盧家

泊舟蘆葦岸風嘆夜涼生天遠星疑墜秋清月倍明傾杯浮蟻酒把劍古坟鳴甚矣吾衰矣功名念已輕

同崔料訪陳道士

尋幽過橋去松徑入琳宮竹擺風簷鐵榴殘雨院紅黏碑多古籀神架獨參同道士欲是矣詩聯石門工

秋意

今年秋意早夜侍井梧生採得兩聲急洗敲山骨青倚欄有葉舞尋砌聽蛩鳴擧目無非爽吟詩易得精

下程

下程疑傾早店主勸子林今晚莫貪路明朝便到州路籬墻馬眼新筝濩貓頭六七歲童子一人騎牧牛

訪上官道人庵

三十年居此何曾識酒尊柴扉人少到草徑鹿同群雨足添新漲山深有剩雲水鳳舟寬外閑事不曾聞

訪王處天

未是閒時節君言百念灰棲身巷竹石適意杖䔥苔人老無由步春歸却解來呼兒煮苦笋庵也共銜杯

野望

一天秋色遠千里病眸寬野曠平䓁小樓高風露寒掃愁樣酒薄少事欲心安溪友門前過留魚爲晩餐

到農家

難得官人到茅簷且駐車甸携鋤掘笋更取網求魚一坂未斟酒諸童競說話須更對吾泣料伏苗迷昏

抽賢渡溪閒眺望

溪流清到底十頃浸秋光煙重山加色風狂鴈失行塵埃雙老髮天地幾斜陽何處土聲笛征人暗斷腸

琳宇

琳宇棲巖谷翛然一徑深風簟竿飛玉霜橘顆黃金是虎皆扃戶無人但聽琴遠庵行數匝聊以洗塵心

維舟

望見人家了猶須轉一切寺從灘背出舩何柳邊捎閒酒母溪舖呼兒解臘包三杯無經辭世事且權拋

贈隱居

遠屋去〻榔當軒小〻江貫魚尋曉釣浮蟻到春缸山近雲侵坐月來梅印窓隱居誰似子不羨鹿門龐

弋陽道中

千里嘆行役今朝方半途橋紅霜後顆松落雨中鬚店娘當壚問官人要酒無忻逢掃愁帚沽了又還沽

倚樓

蒹葭秋色晩百尺倚江樓日暗烟殘寺風高浪拍舟歸雲投遠嶺飢鴈叫滄洲心事非年少塵埃白盡頭

舟中

繫纜停征棹斜陽古渡頭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舟水鳥銜開浪汀鴻占斷秋在家貧亦好何用出林丘

夏日晉信寺江閣

到此全無暑虛欄千里風看飛雲度水聽落石鳴空日月催烏兔春秋逝燕鴻一生塵裏過煙鈒羡漁翁

過寶雲寺訪容師

寺樓三二里竟杖且徐行晴塔松梢見風鐘嶺半鳴燕夫分道過僧子就房迎竹有千竿立塵無一點生

送翼之適天台

天台山水窟人道是仙家白鶴棲寒溜赤城飛暮霞攜隻筇杖過莫畏石橋斜牢記經行處歸來向我誇

曉泊

萬歸言已晚豈可更貪程風起且須泊灘多未易撐星河明夜色鼓帶撼秋聲回首人千里通宵夢不成

遣意

要靜靜不歸風吹竹打蓬欄推呼匠葺碑既遣兒黏夜短眠常久天陰病轉添扶衰歸臥室更下面前簾

信安

午憩方肱起步過東洼天使峨知雨巢穿燕補泥蹤册連草没果重歷枝低村姊抱兒子龍遠杖喚駐

安仁道中

半日離鄉井家音杳不聞路危多半缺橋朽忽中分扶盡風林莽日沉篆宿雲荒村居雖陋店主頗殷勤

送彥東還湘

湖南多爽處芙子片帆還秋影清涵水煙痕淡著山蘭風香楚佩竹淚冷湘妃見說誅茅地江頭只數間

宿方家店

昏暮方投宿敲爆茅屋低池清月易入林密鳥爭
棲買酒春務甕求蔬夜補畦路長莫貪睡喝僕早
聽雞

贈悟上人

怪來趨向別乃是拙巷僧秋色添禪寂松聲奪俗
喧洛行須避蟻飯剩或呼猿單鉢隨緣住尋常僻
出門

秋居

入得秋來矣何須宋玉悲推窗對修竹開卷課諸
兒世事我輕看人生無足時年多自當老不用染
銀髭

暮行江上

江天詩眼闊沙岸暮扶蒹風愁來恍卸林昏宿鳥
還問魚前港有沽酒小童攜夜家留同飲添杯煎
非哇

贈慈上人

踏遍叢林後歸來隱石崖任梅斜到牖施竹長侵
階拄屦塵堆笠穿山雲惹鞋真機須要悟餘事是
詩齋

送奇仲還雲川

少年朋海嶽近又負詩名今忽擔簦去誰非倒屣
迎雨添書顧渚春酒醉烏程有句茅亭著猜風洲
上生

登法雲寺

雲林擁深寂山寺倚崔嵬童子請先生師僧恐使
回庭貴宿到橘增綠雨滋苔掛楙猿相玩呼之却
不來

春郊

鼓歇綠楊風春光是處同峰空探蓋層鳥閣瑶山
集賦句逢詩友尋僧問狀童家家拜農具準擬試
新工

宿溪館

投宿溪頭館逢長主僕饑漏薪難使著惡不更須
歸風細帆來穩山高月上遲家懷正悽惻漁笛寥
洲吹

洲吹
弦歌空對雨
絕交詩酒客樸面簿書塵汨沒朝連夜悤忙兩過
春風寬殘說久身受上官嗔了却三年債歸耕芳
水濱

留客
闊別方在念飛蓋忽相過酒缺鄰堪覓詩成子自
哦添羹挑野菜包飯就池荷莫屢辭歸去餘樽亦
不多

送胡判官赴官永嘉
君赴遼地戍雖愁正值秋持觴送南浦鳴櫓下東
甌才俊推烏幕風流訪謝樓欲窮奇絕處須上屬
山頭

賜飲劉園
隨意芳盤饌毋須事禮文燕飛樹幕過鶯語隔墻
聞興自樽前發韻從花下分詩成収供課墨醉競
紛紜

遣悶
悲來無可奈散策小橋東影轉松隨日香殘花怯
風相忘詩與囊天地酒杯中本自江湖客生涯付
釣篷

次莊通判諸以詩寄之
澤國遙千里雲帆隔兩州醉衫沙市月吟破渚宮
秋魚實寫雞枝貂殘季子裘人傳君入蜀無事早
歸休

暑酌
天高殊未雨暑盛絕無風將酒柔心浸有象林下
通學道旁拍壓雪藕栽玲瓏量沈肆業醉歸扶爾
小童

劉簿約遊廖園
名園新整頓樽酒約追隨春晚花飛步墻高蝶度
遲汪湯重煖酒拍案客爭棋寂寞歡憑肯無大盡
日暮

秋夜懷歸
鄉里千山隔塵埃兩鬢垂秋來雖是異家是不堪
聽多淚風前獨孤明燭外燈吟對影獨吟夜幾

曾序

山莊

門掩斜陽岸溪橫獨木橋山禽弄春舌堤柳舞風條世事雲霞變生涯水一瓢似聞鄰釀熟自往不須招

遲暑

炎赫真逃避如何得雨來雲生應有望風捲又還開携簟尋池閣傾醪注晚杯堆盤朵紅顆味不減楊梅

冬日友人見過

荊扉終日閉誰得故人來欲拔寒貢酒相携手問梅銀瓶驚莫雪煎茶實心厭子負江湖氣誰憐當世才

秋日同王頤史趙子野何莊叟汪湖趙紫芝避王分韻得秋字

雨餘湖更美載酒共清遊天淨倒涵水峯高爭獻秋風烟入吟筆簫鼓自鄰舟隄上詩人過相邀便肯留

寄國光開秋楊任化既

聲動士林念神來生不牢書窠見句好新料有何高去住身如寄奔馳足漫勞拋包聞已決應笑我切[illegible]

鄭文伯歸自邵陽

賓主西遊久賡詩日日傳文情誰似此歸興忽翩然楚岸猿吟樹湘江月載船我窮君更甚相助慨無錢

臨川縣治古桂兩大株與葉滑仲鄭文伯飲花下[illegible]

風挂湘傳久百年珠未衰樹瓏鋪葉密根老香花邊遲花陰詩筆有濃遺酒危月中但孤影安得兩交枝[illegible]

宿古寺

黃昏投寺宿古屋瞰荒江村酒沽春甕山房耿夜缸灘高聲撼枕月落影穿窗僧老人皆睡樓鐘曉未撞

冊中

雖家從十日午里獨表荊蓮響通雲雨帆開逆水
風新沙增岸腳小港隱蘆叢惡悲難濟連黃昏月
一弓

雷津寺

憶昔登臨日今經二十年崢嶸新棟宇彷彿舊山
川魚響潭翻浪鳥飛風送船穴空龍已去爪跡
依然寺僧有龍窟穴之爪痕尚存

送宗上人歸閩

須笠過春諸平生志甚勤耳方雖欲漆眼已揉閩
雲窗頒星表近渡溪煙霧分勤歸平休欲禪不在
多聞

野谷詩藁卷第四

野谷詩藁卷第五

[illegible]郡趙汝鐩明翁

送曾深父之越

兵時重握手未可便輕離路指千巖去程寬一月
期料雖窺禹穴判蘚讀曹碑必自蘭亭過方當春
暮時

訪子益

揀得溪山徑三間草屋依生貧憂酒債廢事侍茶
迮壁壞何時補詩成無處題留余成飲白飯薦
黃雞

拍欄

偶凭闌干拍沙鷗水上驚晚紅殘照在秋碧遠山
横盡被浮名誤皆從妄念生不如歸去好拭展老
蒸糊

東村

晴久全無雨溪航半是沙風横分屬埠日轉趣峰
衝地解草埋徑籬攔菊卧花橋西一林竹瀟洒兩
三家

醴陵道中

入得湖南界嶺塍猴子長煙叢松葉暗風而稻花香橋斷人迂路車鳴水黍塘宿程雖不遠太抄已斜陽

予闢移居郊外

數間依矮屋不可以搓頭褋市塵埃濁尋山泉石幽門松雙幹古憲竹蟄茅修辦此一屋了從今何所求

訪曇師

道人雲外住小徑入蒙幽幹老持適涼林疏竹自修採茶相伴黄甫緣且停抽此事如何說下山歸去來

黯淡

黯淡四山暮妻亦千里扶功名常笑老衰病豈禁愁孤雁影誰伴亂蛩吟不休一身天外客雲盡是鄉州

訪皇甫道士

道人皆淡話竹院寂無聲沽酒重來緩題竟詩已成海珍叔紫茶仙品清黄精移席臨落月直桐席上横

送琥上人歸四明

歸得四方遊杖、討入明歸雲起嶺鉢高浪送行舟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平常心是道莫更問人更休

清夜

夜泊楓林岸江平萬籟收松崖猿月裊蘆渚雁眠秋軒晃燈來雨林泉歸去休本然正無奈狼苗起漁舟

日融

日融風力軟曳杖獨逍遥蜂去花心靜鶯遷柳影摇一年春易老兩鬢雪難消家王時皆飲無緣特地招

題及之侯山新築茅舍

瀟洒人間世柴門夾兩溪詩僧恰方去俗客不曾來翠合苔初長紅橋杏半開南遷許多地臘月竹須栽

送沈推赴官婺女
子抱風雲志我同筆硯遊聲容尊大手老尚客諸
侯清遠雙溪水句涵三洞秋儉佯非所處有路在
瀛洲

花園避暑
六月暑如炊追凉此地宜棹舟荷柄颭坐石竹陰
移箬貫壺雙耳偶烹茶一謀小童供筆硯醉客競
賡詩

新秋旅思
兩柚壓埃滿千山道路物皖清秋已到葉落客先
聞鏡裹驚衰懸看閒添鬂故人生閒第一回首故
山雲

鄭氏莊
莊居深僻處敲戶小童磨此地清如許前時到本
曾鄉陪金長卿首笑翠翁留山上茅亭子秋來爲
一登

夏夜與黍叔晁仲小酌
入夏不爲淺亭虛木甚炎雲收風卷暮月滿夜開
匣伯熱移燈迎開懷索酒添卉酬詩興動索韻家
分拈

訪次張慶上人繼至
都不見塵埃圍扉傍水開晴簷鋪碧草風雨落黄
梅訪子同亭竹呼童急辦杯詩僧相繼至罷酒把
琴來

劉幹東園
築圍非家易經營二十年煙松迷五鬣風柳起三
眠疊石連山築栽桃疑洞天最爲瀟灑處正在竹
林邊

懷武陵王廣文
念子經年别書曾寄驛同每思談笑隔或假夢魂
通鄣乾新芹泮騷情轉惠風孚舟訪泰洞桃兩一
川紅

常山道中
寒謝泰饒展忽忽二月中暮來晴幾日多是雨乘
風煙草迷村岩山桃夾竹紅浮名能役我策馬幾
回東、

夏夜

今夕暑光甚苦熱簷下行除燈落月上却扇竹生病骨生怕久静吟詩易成夜深恩睡去樓鼓已三更五

寄盧司戶

寂寞盧司戶詠茅楚水東幾年與君別一字不参通釣水空黑鯉竹汀屡扣鴻夢魂還可托握手幾時同

宿山觀

昏暮無處宿林人指路頭僕夫皆已困道士幸相留明月夜翻畫陰崖暑變秋開雞便行路定娶潭州

化成巖二首

友命化成巖同尋頃刻間半途瞻佛塔数里入禪關松動影移日江清波漾山樹公讀書處有覽宿其閒

一線沿崖路縈紆步屧遥參差樹掛上倚藍懸空免石佛像須久山僧言不知看來衆李子最是妙

高奇

早晴

日色今朝提園林二月中池塘展晴緑桃杏鬪春紅犯陰扶衰籍小童黄鶯怕人見飛過野橋東

江關夜

小閣臨江廻珠簾帶霧斂雲鴻搖影挂月帶光流詩思偏宜夜哀吟不耐秋漁燈三两點隱隱荻花洲

晚興

是處牛羊下喧嘩走牧童寒煙花淡碧夕照殘須紅老髮日添雪衰顔晚怕風愁來無著處分付酒杯中

雪中尋僧

尋僧同踏雪提手上鍾樓衲下寒飄屑襪濃風靴越水波撫紙開春乳泛茶甌片片看来好龐公有話頭

莊居

三四間茅屋回環水石清鷄催殘漏盡月載半窗明好句枕邊得浮名身外輕起來供日課亡遶藥畦行

泊舟

泊舟秋岸早篙工愛酒坊半鮮歸遠浦斜影戀斜陽澤國人千里蒹葭天一方本多不思睡漁唱聽滄浪

蠶會

每到蠶時候村村多閉門往來斷親黨啼叫禁兒孫不惜暴旬力將圖終歲溫飲勤為甥視燈火達朝昏

送同年李教授滿歸閩

屬掾同題久相看兩鬢皤功名皆分定安樂直須多烽帳歸來後青山住得麼時流推老筆毋爲久嫌摩

同于蕭初夏飲山閣

綠陰千百頃約我共登山舉含煙爽摘紅蕉兩深竹栽容有命計較饒登臨癖懶拋杯中物條命成料

聞舟中笛

橫笛秋蓬底銜山夕照殘孤音起水面餘韻到雲端吹怨蘆花冷令偏屬影寒有人江閣上飲罷凭欄干

寄友人

口信傳商賈年餘未得歸湘沅淹異縣日月老征衣賤異通方諸書樓閑釣磯思君不可見獨自立斜暉

清明小飲

草草清明飲春風天氣和身輕矛燕舞舌巧柳鶯歌但道三春好其如兩鬢何升沉付杯酒由命不循化

過曹家濮

教蕭橋通渡兩後水添肥山摘青遶繞野花香襲衣家鴻濮遠家開籬圍絆繹童稚出林鷺半半酋蔔歸

午城淵陽一館長雅

雜糅三家市能令兩眼明花瞳曩標總籤千亂雜
鳴怔裹青春去愁邊白髮生搖鞭問路路更乞一
旬憤

送同官葵權沈逵朝二首

新制重分司誰去莞權卑鵰搏禁可料鶚笑彼何
知細滴豈無待橫飛亦未遑催班天上去黃色已
浮眉

滿載塵埃失交情骨肉親我猶京口客君也日邊
人波及無六晉渠成亦利春西湖約攜手兩岸柳
檢春孫沂公權書生武臣嘉定中更以文臣已最之人兼乃首選我欽月令亦傳首

同揚濟翁曆李琢陳純叟飲光風亭舊名搭
屈純叟唐上鼓琴

江邊舊亭子招屈改光風揭扁名雖異懷人意則
同一篇漁父問千古大夫忠滿盞琴猶古幽蘭曲
未終

翁靈舒客臨川因經從訪之不遇聞逗村居

聞道深村裏結茅三四間買田因種秫移株為看
山詩好人皆誦身安心自閑有時思腐蕩休舊梓
舟還

西湖訪梅

久無梅信息訪問到湖濱對盡一冬冷開殘千樹
春臨風流轉韻與雪鬬精神疎影暗香後能吟有
幾人

漁舟

秋飲琴千疊晴溪玉一灣漁舟三兩箇來往釣其
間

出郊

二月垂楊岸行春詩酒徒荼頭前引道拄杖掛葫
蘆

不眠

封盡捻髭句禽毛寫短箋請來殊眠少懽喜不成
眠

登樓

延平梅雨濕氣壓篆煙低孰是披襟處高樓百尺
梯

贈定上人

談禪皆是病參請不須忙且看諸尊宿相傳甚藥方

苦吟

幾度燈花落苦吟難便成寒窗明月滿樓上打三更

尋勝

老子携筇杖小童挑酒壺徧尋泉石勝引路借樵夫

傷春

飛蝶梢風累鳴禽愁午落不知春去未但覺柳陰添

半夜

坐久香銷篆更長燭屢花一輪窺浴兔兩部總鳴蛙

踏青

四野春工遍柔風動寶心踏青喧柳陌舉白醉花陰

山巷

七里香風遠山巒滿路開野人生所戢移動却難栽

白髮

朱顏留不住白髮自應生滿了依然有徒勞打鑷笭

雨過

一霎荷塘雨明珠翠蓋擎柄危難得穩稍側便須傾

夜歸

為愛清秋月徘徊步水濱夜歸驚犬吠錯認是生人

山寺

樹暗常疑夜山多易得雲樓鐘最深處嶺外不曾聞

題茆舍壁

水深荷敗晚地僻草偏多佇立風前聽樵夫隔隴歌

無題

人與春俱老花同兩易殘天涯雲萬里腸斷倚闌
干

後園

洗花催宴早芝草不知名新竹生來巧南墻補缺
塋

夏日山中

漆近書皆潤林深葦更涼山中無一事夏日覺尤
長

吟髭

壯歲髭如漆年來暮景侵使令如雪白撚斷不妨
吟

秋夜

秋到情悵思美人天一方夜深寬轉月夢斷覺吹
霜

野谷詩藁卷第五

野谷詩藁卷第六

清都趙汝鐩明翁

多景樓

北固危登最上層身浮霄漢手捫星江連淮海東
南勝山出金焦左右青天水精神清厲骨風烟圖
畫入秋屏蕭蕭古意悲欄久目盡斜陽没遠汀

岳陽樓

洞庭雄壓岳陽樓萬里風煙萬里秋左右江湖同
浩蕩東風日月遞沉浮青蛇袖神仙過古琴彈
湘廟子遊翱暮飛鷗千百點送迎城下去來舟

再登岳陽樓

岳陽城下繫扁舟與客同登百尺樓亭遍詩牌達
舊句地驚葳律異重遊波涵君輪兩山萃天落巴
荆一鏡秋北望遠煙猶未息敢忘後樂與先憂

江樓會飲對月

層樓虛棟突霄漢檻外江流百頃清無一片雲但
秋色放千里月到天明興彝微瀾鮮鱗美擊鼓喧
江宿鷺鷥生上有人歡未厭酒闌連醻兩三觥

訪別明倖留飲水閣

故人如我已青車折簡飲勤祝訪栗惜別急〻留笑語臨時草〻治鋪蔬宴通池面荷千蓋料柳雲頭月一梳此夕憑欄又何日雁來莫惜數行書

春塘

十分晴色趁春塘却有厭驪借我騎舌轉雖然聞翠柳柔深却不見黃鸝小詩題壁同僧和了有雋琴史宦隨倚水誰家亭子好萬竿竹影波坑埼

豊城道中

雨後泥深馬脊酸有來邊陸堂如船人行難過處多水雁帶雲飛不盡天來搖伏表龍放趾算征明日至臨川長安鐘鼓何時聽東望猶爭路一千

送端叔遊淮

堂堂玉立鬢雲嵐談論遠人見肺肝于弄寸毫琴韻古腰横三尺劍光寒但得計策無知己言學闈闈為覓官馬幕道爲定羅致列樽不復諸儒酸

早征

店雞一唱掉陳鐘犬聲行裝向夢中沙路猶殘征馬月柳堤嘶曉驚風水肥漫陰添舟于岸次蓬窮問杖重十里擲人迷陌水片時往手各西東

明皇

初年不是不聰明勤政開元致太平一曲羽衣妃子進三朝錦褓祿兒生根乾蜀道山川淚膽碎漁陽鼙鼓聲禍福與亡皆自取信知女色解傾城

郊行同張宰

雨晴郊外共尋芳細水文流注野塘花欲燃枝風不肯柳饒舞影日還鐵韓添老態離於健肯得閒時步似忙鼓訪一僧供茶話禪房雨猶出遊方

附人送端硯水沉

屏迹山林絕往還忽傳軍持扣雲關十年憶別湖湘水五朶驚飛几案間硯寄山巖鴝鵒眼沉分上岸鴝鵒斑墨磨烟麝香擬霧搜索詩腸愧我慳

湖亭夜飲會別文人

每聞遊興無知己定要攜琴過浙東莫話陳樽但草〻只因來擔去匆〻竹篩夜影千竿月荷送湖香萬朶風早晚我尋京口戍于歸或過半途中

醵飲

出城二里野人居最愛園亭傍室廬墨擁清池聚料斗雪明碧嶂過森組與來醵友每詩酒忙裏携盤但醮蔬新秘小軒尤是真盲來竿竹間撈蝌

午炊徐坊嶺

途長力困時、炊日影将中僕馬飢犯木荒年增價售汲泉遠井得炊遲竹稠亂筍穿開路蘇茂多花蓋盡簇似了居翁相送出丁寧前面小橋危

即事

墨又書墨

十里東風搖羽葆高低遠近萬林松側身叢石半指痒俛首穿林麓護茸根于登山雲裏過詩僧林藥洞遠迷近傳有虎常來往隔隴猶存舊脚蹤

散步

久雨厭人坊野步幾時便得凡看晴到橋央僕來相助過寺逢僧約共行籬落一園飛蛺蝶汀洲数點立鴝鵒東家竹裏深深住風度茅簷紡織聲

題合江亭

石鼓山頭一小亭乾坤萬里眼雙明雖因刺史能尋勝不過呂蒸世傳名樹岳雲開秋洗碧蒸江湘合水爭清書巖真辨當時事壁積歷沉野草生名茶

有題合江亭事刺史韓愈并末有明書巖上石字白居見萊之句

訪友野外

雨意方濃故作晴杖藜野外訪柴荊爭尋森棄占叢熟退立田塍遲濃行風過沙平收鳥踏烟濃寺淺但鍾聲小童走報余行至一笑松間倒屣迎

晚征

回首家山已十程搖鞭自笑苦勞生雲光常撲巖遠宿月獨伴人溪上行草屋停驂雖可意店翁叱犬不容聲明朝跡遠起須早第一啼鵶是五更

茶蘼

茶蘼情落唱午雞偶騎驢去過東溪酒旆分情燕夫牽筆硯尊合童子携孜日水亭欄獨倚題詩僧舍壁新泥與闍黎閑來時路到庾蟬鳴日已西

送秦卿之九江

帰自蕭湘方半月挑登酌酒又分襟掛帆秋晚江湖客握手歲寒松栢心盆浦水流清一派香爐峯

濕翠千尋西風逑想登臨處日日傳琴日、吟

泊舟周家步

梢子商量來早泊向前十里不逢村卻憑欲枕依
山腳繫纜添篠傍樹根月晚如風香有稟秋光入
水淨無痕五更霧下欸乃挑忽聽新鳩更斷魂

過黃園

黃家亭館人稱好杖屨春風頻蜜行閒說園門十
嶂入桀他山閒一溪橫花逢粉翅雙飛蝶柳密金
衣百囀鶯局後看棋聊適與不須眉、較輸贏

午炊溪店

草店臨流傍蓼汀午炊於此片時停健僕怡然設
卯石如姊及泉擕斗瓶為飯滿盂山芋羹閒寫盛
室野花簪隔籬卷含桓瀟流萬竹中間著小亭

訪友人溪居

設間屋子壓溪光百十喬松列翠行鶴為聽琴木
須倒鳴皆陰日綠頂藏樓園建僕蜘冬筍隔岸尋
僧度野航天已黃昏歸已晚苦留夜語對胡床

野步

兩收日薄春容嫩步、東風桃李殘香遠春林從
屐過拳傳幽谷認鶯啼路推迂安行荒草橋斷塞
棠度淺溪歸過田翁醉邀我談耕買酒談烹雞

同官卑遊鄭園

亭園花木閒臨池移屐行杯處、宜藤裹添春魚
放于竹間尋路鶴將兒登山步後垮先到扶杖衰
殘恍獨遊所恨隔閒歸去急不容結果看戎棋

避暑溪上

不堪焰含暑如炊何處清幽可杖藜木的家須先
覓酒要尋凉必去臨溪撐船訪洞林間添生石吟
風柳下堤晚網得魚似湖白鑿刀鱠玉摇香虀

宿積山

頭腳東征道路長曰須十日離鄉邦掃愁酌酒維
云鵲鳥彩跳鐙卻習雙打拼餘花風動地遲延杖
夜月智寫店鷄已唱催人起更聽殊鐘隔水撞

張園

幾年人說張園好欲杖芒鞋勸我遊泉脉涓、三
里遠山根匯、四時流鶴壞竹籬坊來往蝶戲花

多賓應酬羞館高低皆得所松間亭子最清幽

崇真觀東軒

東軒面水枕山阿左右雲烟潑翠蘿風度鶴聲聞遠望日移松影轉前坡延來獨素清樽酒遣光去休憎白髮多道士罷琴揮醉筆詩成自喚小童哦

溪上

一番兩過驟晴時溪上春光色色奇日緩花叢蝴蝶困水清魚逗鷺鷥隨村翁閑卷派粘紙尺鉢研珠自教兒識琢倚方歎息輸官兩大二斤織截

懷徐叔

憶昔相逢氣味投輿來無日不追遊靜尋臨鷺同溪社醉挈乾坤入釣舟湖海叙叙三載別塵埃汩汩幾時休一丘彼此皆能辦何用人間萬戶侯

同趙尉飲江亭

草草三間兩椽明數峯如畫一江橫風高破浪帆檣急野鶴遁林鳥雀驚賦取浮萍兒有味無方出網正宜吳流鶯情我無秋者黃香頻翻柳上聲

進中園

先登東畔高亭子沈卻胸中萬斛塵蓋片玉殘埒吳鹽霜橘金吐柳芽新倚林園鶴聊休足巡食鐵鳥不避人尚飲排徊已燈火歸騎屢趣入城闉

貴幹見約小飲就宿

病後何人慰寂寥長鬚持簡忽相招溪山見說為樓矣杖屨寧辭去郭遙柳絮一天情舞雪松聲十里夜聞潮談詩直到踈鍾動酒困頻將暮枕沈

懷曹丈

兩年吳影瀟湘去料想塵埃白髮侵又兩千山秋得意西風一鴈寄閒心武於夢裡陪談笑尋何人肯問佳音憶昔屢時叢桂下花開今日嘆孤斟

題村舍壁

赤風十里日曈曨雨後坡塘野水通兩岸柳煙籠曉綠數枝桃蕊斜餘紅明知鴨聚皆奚到了山林味不同田父趺卻退我坐一盃白飯一盃菘

旅次春眺

獨倚危欄春意遠本無情緒強登臨一簾晚拂晴山紫萬樣風搖岸柳金人負故園泉石約忧驚老

病雪霜侵兩年髮脚軟千里奔走塵埃損道心

宿妙果寺贈洪上人

上人留我禪房宿煑笋烹茶語夜闌鐵馬鳴風山牖寂木魚敲雪曉庵寒真筌但要此心悟公案休將狀紙鑽丟道吾言汝滋味請師且去坐蒲團

訪黄籌留飲

愛靜移家住水南門排古木枕寒潭鶴閑漸長呼童羽塵尾頻揮對客談棋切蛛絲枱鮮鄉新嘗金果學香柑惜余戒飲難陪伴茶白媿羊子偶酣

行春

歸揚裊裊草萋萋護安行春雨杖藜撈孟蜂兒遠花骨增巢燕子翊芹泥過處野水樹橋板覓路回膝穿來吐松竹林間僧拜我不稱篤手上招提

泊舟黄家渡

溪流暴漲舟如箭夜向深灣撓處停猛虎嘯風成動蛙飛鳴過月影移汀青山入夢催歸棹白髮欺人嘆暮齡幸得還家兄光景飲酣終日醉休醒

朧肯朧肯多建株柔女荊釵蓮髮短青福齋中斷寺鷄鷄鳴午吟杖穿山犬吠雲迎石牛從斜路轉作陂水勻平疇分農家說與催耕急留戒茅簷看引天

社日

四郊社鼓響楓林翔雨才晴曉後雲程于求聽多笑鵁佳人怕拙例停針叙事簇巧母梁雛洞正達時莫厭斟爲問年年鴻與燕去來相遇果何心

遊目

遊目林坰信馬蹄十來家住小橋西詩說野水看晴鷹唱和茅簷聽午鷄茶妾近欄增看豐田分陰注作新堤年豐不厭人人樂農丈相逢醉似泥

莊家

半掩柴門傍洪池茅茨夾郁閣黄鷂憎倉坼去安新同新篠添來補舊籬煮茗吹爐呼幼婦持箕掃地命童兒莊家無可將勸意款片親森橘木蒼

登樓野望

雲織日影斂來吐遠是樹禾人是陰秋色涵空醒聯眼偶舉到耳引歸心暴流決岸危橋斷古木堆

煙遠寺深自料短才無用處任緣不使覓知音

題會稽周林卿傳韻

東越乾坤到眼邊亂雲迷豎草迷川五更戍落千巖月萬頃湖開一鏡天鼓角聲殘秦望枕樓臺影濕臥龍煙舊時太史登臨處毋想風流為慨然

孫王渡

霽後況逢竹尚難今年大半是晴陰春雷深處寒猶在寒首消時蕊漸逐木梢紅沉半輪日波心碧淺雨邊山渡頭不住人來往共羨白鷗雲水閒

胡叔鰥杯觀畫圍棋

山館野蔬且隨宜約定同來最怡然朋友每思相聚樂屋唉難得有閒時春回畫筆丹青軸電掣文楸黑白棋醉容生閒誇俊逸歟棊連寫數篇詩

汪丞招飲問梅

把酒問梅閣之木巡層擾見兩三枝抵緣今歲寒差甚故比常年花較遲折向紛華遊畔看輸他冷淡水邊時舍香骨衣清無奈散入肝脾盡是詩

浴楸宿虎山山家

高低田水曲通光小小人家短短籬杜宇數聲春去早陰雲遮盡月明遲年華只解催秋老公事從來了是癡看不隨緣恨頃惱慢添兩鬢幾莖絲

題萊公泉

舊名甘泉在武陵道中馬鞍山下張南軒題曰萊公泉、達有寺、有寇萊公留題石刻云庚申年七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留示以詩服征途不暇吟詠代記歲月

馬鞍山下倚吟鞭慨想前賢古道邊健筆南軒三大字高風相國一泓泉征途着句雖無暇詩服留名自可傳寺主相邀觀石刻呼童汲水取泉煎

題戴洪甫愛竹軒

竹齋雖遠俗根有琴書直對翠光寒秋光鳴屋風初度夜影翻狀月半殘天乞幽人供嘯好日呼推予根平安寬葡萃有閒田地分栽要須四五竿

田家嘆

破屋三間結草靠柴根煨火閣家圍此生能得幾年活薄命連遭兩歲飢腸久鳴香惟淡粥體雖起

東南草衣帆來稚子題歡喜報道小姑挑菜歸

途中

雨中奔走十來程風捲雲開陟起晴陂燕引雛花下教一鳩奕婦樹楷鳴烟江遠認帆檣影山合微闌機杼聲最愛水邊軟林挪翠掃濃處兩三鶯

和林雪玉茗花韻 大果似白茶陽州卯中金瓶園有一株微有

園名金抵多奇卉西鈴靈根獨異常此與素花爭俗艷故將雪質對韶光天花巧削崑山片霰蕊疑含建水香雪爲吾侯灯封植角（三）嘆聲無忘

雪後徐廣文招同官小集分韻得明字

瞰江亭館妙登臨雪後憑欄景倍清波面玉蛾千丈霽光邊水鏡十分明孜懷未恨添少分頻俄驚舉鉢成對失不知推敲醉中但聽子丁丁

杜鵑

纔聽今春第一聲如何便道不如歸聲寄寓陽鷲閨夢血滴花稍職客衣叫斷寸腸誰接續頻隨群翼戀芳菲田園荒盡樓猶折我亦因君覺昨非

史義江南祠得計仍遠職

雨截南徐屬從臣笑談樽俎運精神民無土木臻豪貴手挈江山表裏新千里軸艫乘水利一園歸靖閣風春夫河柳擾甘棠影下有攀轅臥轍人

琴閣殿集暨河業園 百齋集業畫出必費

帝念承流欲報功少祈閶闔請琳宮固知愧罵身將逮卻愛尊鱸味不同賓閣風雲趁學士滄洲煙雨且漁舟到家宣室思前席又使衰驚惹限空自大

鳳合州

郴州鹿鳴宴

連科已占十名前竹穗鳴臚第一傳我侯今符智勤篤吾杞擒藻預與賢湘山點化名千佛郴嶺飛昇效九仙比去瓊林天下宴今朝先賦鹿鳴篇人知

手湘山佛是得高僧家 仙上昇處氣九仙一佛

次韻袁州郡守鹿鳴宴

詔增貢籍自端平大比皆書後家英學備六經俱里選賦推五色以文鳴雖由惠貴能勤苦皆藉未情與作成未織錦標先奪得天衢聽唱狀元聲請額

加入叔五賦四新制增取二 人叔六賦五六叔俱備

宿江閣

閣前眼界如圖畫山色侵窗竹打簷雲帶偶峯移到浦月將持影進疎簾結懷白髮年〻賦萬鬓無情日〻淋衣半襟風天寂雪貴家鼓舞寂心嫌

久客寫懷

一身千里嘆飄零其影蕭疎已半星雲偶叶花翻獨倚秋風大面酒初醒歷笑南北何事秋日月來西不暫停冬春誰家欸發留今樓貴遠要入聽

野谷詩藁卷中文

杜清獻公集十九卷首一卷

（宋）杜範撰

清鈔本

清獻集二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杜範撰。範字成己、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淳祐中官至右丞相。清獻其謚也。事蹟具宋史本傳。史載範所著古律詩五卷、今此本四卷。又雜文六卷、今此本亦四卷。又奏稾十卷、今此本十卷。又多書劄一卷。又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今此本俱不載。而有行狀本傳祠記等一卷、列於卷首。共為二十卷。蓋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矣。範有公輔才、正色立朝、議論剴切。其為御史時、累劾李鳴復等行賄交結之罪、鳴復卒以去位。其守寧國還朝時、又極陳內憂外患之交迫、而勸理宗以屏聲色、遠邪佞、言多切摯。及其為相、前後所上五事及十二事、無不深中時弊。雖在位未久而歿、不能大有所匡正。然奏疏之見於集者、大都愷惻懇到、足以徵其忠愛之忱矣。

戊辰修史傳

丞相杜範　　史館檢閱　黃震

範字成己台州黃巖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調金壇尉
嚴于事上入每入鄕即已以俸給從行者食一不爲里
正擾再調婺州法曹行義烏經界籌畫曲當村翁野婦
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人得自盡昔時使根隱弱之
弊盡革結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除大理司
直端平元年除軍器監丞每月點成疏必計工役多寡

良窳而上下其食以示勸懲明年陛對首言三四十年
權臣擅國百度交弛陛下親攬大政召用正人天下延
頸更新之治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
乃有謂不如舊之憂大致弊必有原根弊必有本積三
四十年之蠹習至于浸淸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
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爲之志而適當
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懲其弊源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
之重而或疑其爲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
私憾之議天命有德而或濫于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
于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游于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

侈于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
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義未著同
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
集議盈廷而施行決于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于私
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淸舊習猶在此大臣之
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
文選以賢能不見定用而流俗易至于移人私意橫流
充塞宇宙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陛下將孤立于天下
之上豈不危哉昭黃言近者名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徒詆訾訕笑之陛下一

惑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奸諛嗜利之徒倫爲
一切以攫取陛下之爵祿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
安危所係願以其請明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美觀
而墜或者淸議之請越兩月除秘書郞又兩月除監察
御史奏疏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
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
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肅豬宿弊斥去奸邪
政猶易視于旬月之間政廟堂之上尋劇尙多言及貴
近或委曲迴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
停而牽收論罪之章亦又擇墨而新而已頃除目洊去

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蕩者日以銷
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殺望明詔大臣力除四
護調停之弊臣當誓竭愚忠以報君父上深然之又奏
何炳守九江廟堂年耄不足倚風寒廟堂匪不行再奏
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臣臺諫
之言猶可也至于陛下之言匿而不布此豈勵精親政
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奏乞去有
危机將發明此禍作等語且謂藝承順風旨紛飾持陽
範遂自劾言宰相與臺諫官有異甲而事同一體但當
同心以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

杜清獻公集卷書 三

官行之者豈盡合于事宜言之者或未免于攻訐清明
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致扶持紀綱政必崇獎臺諫
間有因言而得罪者實未聞有肆言而含怒者也曩者
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
于親擢若廟堂不殺臣言親政鉗其口而奪其氣則與
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又既言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
歐陽修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功烈
數望未能萬一于夷簡彥博而論其未報之章又非大
有觸忤乃含怒不已累積譊譊若于臺諫較勝者不知
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紛飾持陽者何事乞檢照臣前

奏賜之罷然以從臣退安田里之秩時清之不量才非
妄遣遣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委棄
之虞邊境驛騷中外大困範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
誅謀風采大振于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
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請之鎗忌之除太常
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于賄賂交結之風向之專
于一門者今分到四出向之形于餽遺者今潛達密致
旁蹊曲徑競致奔趣小躁大痴共為奸利名譽已隆者
責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進未達者惟祿紱之求以進身
邊方帥臣貲金不行于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侵

杜清獻公集卷書 四

于士卒而以交通勢要撥支軍旅之費太糜國帑而盡
付承受之手分致權門以致賞罰顛倒威令陵褻罪旺
者拒受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按兵者名亂而
肆掠當重者寄怙勢而奪據下至禁旅驕悍而難制墮
軍群聚而剽掠蕩無法紀浸成亂階殺望陛下剛明以
體天德奮勵以振主權毋以小息廢大體毋以私情撓
公法嚴飭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于閫禁約閹宦不使
讒諂得以售其奸然後明詔大臣至公血誠嚴室私徑
同以社稷存亡為慮貼黃又以宮中宴樂大過為戒範
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上皆不允除秘

書監兼崇政殿院說書以韃虜犯江陵保近臣條遣事
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
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且
用邊頭義甲土豪與官兵相為表裏因言虜兒遣王檝
持國書議和宜令邊帥諭以必俟兵勢可奏聞不從則
發其檝等過江南僻遠州郡置其徒于獄以究情偽亦
代其謀之一端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辭不獲命乃因
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繳件上章至煩陛下委曲護
調今又復以向者負恙之地陞其職而畀之豈以臣朴
無他腸行純愨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撰情之暫

易于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狂狂直之可取耶不免謂
以報陰恩如以臣易于調護則向也守執不回已為親
擢之羞今更不務飭厲而貽常苟祿則臣之罪大矣且
昔人主之于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昧而
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猶用其人也陛下自端平親
政以來名用正人以振臺綱天下翹望風采未幾而有
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靳而不行其所斥逐或
曰緣而求進臣于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恤不之革
而其弊滋甚〻至節貼而文致不全易寫而囊封無有
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歎疑不意陛下以其言為不
可用又從而趣遂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進之捷徑
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之為弊
政也抑其言而獎其身則是陛下外有好諫之言內有
拒諫之寔天下豈有虛名可以益寔哉範始以不得其
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蜀俱壞江
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極論淸之横挑廷釁幾危宗社及
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
國具有寔狀與蜀帥趙彥吶及其子垸大昏耄貪鄙妄
易主將以至喪師害國皆乞重行鐫斥并言僉書樞密
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

復疵奸人以犯衆怒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
社稷上以清之嗜卻稽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忍行範亦
不入臺上促之入範奏鳴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
再奏之鳴復儀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未知所指何事
豈以臣嘗主和議故為陳韡挫敗挹史嵩之而奪其权
耶不知今日國勢但當和而不當戰又謂幸未斥退則
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
湖耳範遂再極言其寡廉鮮耻既而合臺劾其鄙夫患
失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猶眷〻未肯去詰旦
會朝入侍漏院範語閤門吏李參政已被劾今日不可

伏文班閤門爭捋去之始出閤上遣中使召回範還諸
塗舊比臺諫行車避執政被論不避至是于範前騶呵
殿中侍御史鳴復謂其陵己泣訴于上範復合臺奏鳴
復身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相與陰謀不過賂
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得其自辨之章見其交
開邊臣以其蜩隊妄言和戰以肆恫持且以蜀既破蕩
而欲汎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而鳴復
久居政府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見者無
不駭笑其無識固位一至于此用是不免進于天聽如
臣等言非則是臣不識事體上忤聖意下觸大臣乞早

賜罷斥除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施行忽拜左史之
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但前當奏臺諫但爲任途
之絕徑初無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而躬蹈之臣之罪愈
大正月二日即渡浙江歸上閤之悟無論宰執貽書勸
範回辭愈力二月除江東提刑改浙西鳴復亦出守越
範辭召赴行在又辭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三月
至郡適大旱市中絕粒幾旬日範既以便宜發常平米
粟四千斛以禮延寓公富人勸分人賴以免于飢色令
期會但以紫袋往來如一家請于監司亦如之于是縣
之應郡〻之應諸司無督趣之煩而免淹滯始至倉庫
多匱及去未餘十萬斛錢亦贏數萬計悉以代輸下納
淮民流南多剽掠有水寨者胡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
千餘人泊城外範檄其頭目撝之俾勿擾以佚處分世
顯乃先陰爲窺域計範不得已以計擒斬之安輯其衆
給之使歸四年五月造朝遣晉疏言今旱暵荐臻人無
粒食楮卷愈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〻象蕭條左浙
近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聞
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大戎剽竊擾我淮壖近
又由夔峽以瞰鼎澧鍾場之臣肆爲蔽欺勝則張皇而
言敗則掩匿而不言既使乘其上流之無備爲飲長江

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
所恃者民近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王良格紫薇方
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于都城地幾徧于幾旬是
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于干戈死于饑饉父子相
棄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書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
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怒矣內憂外患之變至天心人
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于天下之上乎陛
下既當思所以至此乎否盍自愛者擾相陽爲妻婦之
小忠陰竊人君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
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致紀綱陵夷風

俗頽靡軍政不修邊備廢缺允今日之内憂外患皆植
相三十年醖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改元號
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于其舊而旁蹊和
徑提出爭馳敗壞汚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
倚仗方且不以彼為餡而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為
功于是天之望于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于陛
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欲天有閔吾涵有咸鮮然有
起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聖
惧之意極見于外朝親政之頃而好樂以私多假于内
建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益混汗沾衣須臾天雨陛

至上甚喜範慮以久旱得雨為喜復進戒數百言時茂
民不登米價大踊範不勝憂再入疏言天災罕睹昔固
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上下嘵嘵殆困窮人昔所
無也物價騰踊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
所需十倍于前昔所無也民生窮蹙昔固有之而富户
淪落十室九空灶罕炊烟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折
閲昔固有之而緡錢闕錢出楮長物價反貴人以為病
昔所無也甚而閭門餘死相率投江愁嘆相聞怨氣滿
腹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群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
象而見于京城衆大之區浙西道米所聚而赤地千里
繼以蝗大旦苗槁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大湖揭塵湖港
斷絕嘯聚剽掠所在相挺會稽帝鄉道殣相枕此何等
氣象而見于京畿密邇之地淮民流離襁負相屬厥歸
無栖狼狽道路其泊于沙上者亦奄奄待盡使邊塵不
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虜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
携結虜為之向道巴蜀之覆轍可鑒也豈不重為朝廷
憂哉中夜以思雖然而起為之痛哭流涕寤寐陛下當
時憂懼寧處帝皇然宮中安賜未聞有所戢損左右嬪
嬖未聞有所放遣貂右近習或得而浛聞政皆出于中
書而御筆特除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或私親之請託

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而不自覺併借陳
宰執臺諫與凡內而百執事外而守帥臣偷惰苟安狥
私忘公之蔽志情感發聞者妹數于是範去國四載矣
上搃勞徠至即日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六月以久旱
復言陛下嗣膺大寶垂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
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豈止于減膳徹樂分
精禱祀而已乎抑嘗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得之傳聞謂
內廷好弱外邸營繕如故也左右蠱惑私親請託如故
也大不務反躬修省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
哉敢望陛下卓然奮發精明為深去舊習以新天下出

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專恤斂以寬民力精白一意勉為後圖貼黃言備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二劄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狥人情士大夫既隔職證乃開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狥私忘公之害後有此容臣執奏上皆然之七月旱勢尤然範乞禱雨詔聖寫一出上即親行禱事烈日炎赫上命撤當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有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狥主選掄者惟守法之徒國家大政則

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撤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及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何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折右單數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經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虜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忠以陳持危制變之策二三大夫推孟成黜私見叶慮併智擇其可行者行之十一月除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淳祐元年四月言陛下即位以來二十年間變大者如山東逆畜擻肆及境遠近方震動而彼已陷淳隨縣矣此弊之一也京畿汝卒陰突河洞且莫方莫保而彼已服刑順令矣此弊之二也輕啟兵端大稔兇孽巴蜀荊襄殘毀芽蕃國勢幾岌岌矣而晴騎亟退稍寬憂顧此弊之三也清野有令民流剽掠焚蕩城邑其勢益張人心亦凜凜矣而烏合之衆未幾解散此弊之四也以至江湖失道權閫銜擎已近城闕幾不可以為國而怨清後殺寢安坟流此弊之五也積此五弊狃玩之以為不足畏此其勢之必致也厥變至今日亦極矣去歲京輔旱饑田野小民嗷嗷耗以延旦暮之命殫于道填于壑所至積骸無異甃獸相食之風歲行甚則生致而烹之雖其子亦忍焉

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遭之輒遭其毒哀哉陛下為民父母其得不為之動心乎旬月以來及秋有成民稍得食米價漸減死者漸稀未殄盜亦少人情至此孰不喜幸不特天下幸之而朝廷亦自幸矣臣所深慮者懼其幸而至于玩也以根本之撥而為太平之粉飾以財用之乏而裝置寺之調度事力日微而興不急之土木盡弊自甚而濫賞尼之恩私使今歲有一念之望猶懼廢弛難以遽延壞證難以遽復萬一歲事復不可保得竿一呼羣黨趨和當是之時尚可幸而玩之耶又況疑虜多詐出沒不常斥堠不明傳聞多端海寧將有馬沛

之憂人心已有瓦解之勢而玩視苟安類若平時何哉
遂復其言宮中宴賜之不節内殿修造之不時以爲皆
玩弄而微數者凡數事備載權兵部尚書十一月除權
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二年六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至日大雷電公因奏言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願陛下
嚴宮庭之宴賞懲左右之奸欺杜禁掖之私除等斜封
之除授天下欣欣有望治之想先是當國者專權執政
祇押勅尾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
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内實忌之劉漢弼
入臺劾右正言葉賁賁聞之亦上章劾漢弼二人皆罷

杜清獻公集卷首

而葉猶竊以閒職翌日奏事因言者已免叔劾嗣爲罪
人乃取臺諫之官以爲報復之舉其罪尤重退而謂嵩
之曰濮斗南劉晉之小人之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
乃尚留要地耶嵩之滋不悅俄除劉晉之爲諫議大夫
四年五月範同知樞密院事而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
使範不屑與共政而去範即出關上道中使召回且勅
諸城門不得出範會太學諸生上書留範而斥鳴復且
併及嵩之嵩之乃亟遣其客劉桄客約劉晉之等伸論
範鳴復範始得還其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罷範
右丞相善類相慶都人歡呼載道範以避遜伍不許夜

力入覲上疏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昭之範
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于中書毋使旁蹊
得竊威福二曰肅宮闈謂嚴内外之限使宮府一体
三曰擇人材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于職毋徒守遷
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貼衛不當
爲報私恩之地五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始自一身始自
宮掖始自貴近始攻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塞其罅
漏求強兵諸將變更之日而斟酌其利害貼黃乞早定
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内降恩澤屢引前朝
杜衍封還之擬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

杜清獻公集卷首

留書庫架閣主叔及要地務官時人情久狃于私多以
爲不便太學生方大猷等亦上書言之上封以示範範
奏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恩取吏部之
闕以歸堂太學諸生亦習于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
祖宗之成法是必有程說爲之者陛下如以人言爲是
上下堅守則說者必多而諸者息矣未幾趙逢謂者無
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復上求治甚急用承祖故
事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條上十二
事一曰公用舍謂進退人才惡黍以國人之論則衆辟
低壅者無所挾元祐之變爲紹聖非所慮矣二曰儲才

除內而朝列則儤宰執于侍從臺諫儤侍從臺諫于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西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儤以江西江之郡守為帥閫之儤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矣三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行義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者並罰舉主仍飭宰執侍從臺諫不許為人覓四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按上即行下勘證果贓敗必純以祖宗之法無貪贓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重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以行下勘證五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

杜清獻公集卷十　十五

官六曰久任使內而財賦擬須詮選與其他繁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七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攀例而遷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執藝之家紓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八曰重閫寄九曰選軍實十曰招土豪十一曰講宜倣祖宗方田之制既為溝洫維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騖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限而清之內又可以耕屯勝于清野多矣十一曰謂治道理財定為當今急務有明于治道善于理財者

挾詐以閒凡此皆素所叔施行者益珙擁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云古人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狥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屑為也者勿以此見施珙大感服謝曰某四世受國厚恩自當效忠今家雄鐵如許與前人以術相馭篤篤不得顧疑死不辭未幾虜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趣合肥令不得相援為必取壽春計範命維揚鄂諸二帥各調兵東西策應為掎防虜卒敗走計功行賞莫不由當軍士皆悅範孜孜憂國知無不為雖在疾猶不廢機務疾革四月二十一日薨為相纔

杜清獻公集卷十　十六

八十日年六十有四上震悼輟朝贈謚清獻初國朝自紹興秦檜權折士大夫正氣至嘉定權臣擅柄國三十年士習遂銷軟為貪佞無敢一吐氣鄭清之尤其所親信者閱其死結其子約以保門戶而薦諸上以承其任既而一反之以為名又欲生事為功以壓勝之三十年架漏扶持之天下遂至一輕擲而敗國家多事方自此始而乘時得志之士或反詆為小元祐于斯時也進罵已寒之肉者何難矣獨範起救其閔痛惜時事屢與時相力爭如縱口而談古人豈不難哉相繼而時助之者惟唐璘又相繼而興無所附麗而敢言者惟王萬嗚呼

亦難乎其人哉然范死而清之再相矣所謂又不止國
事矣其雖與爭之嗚呼亦可惜哉范有令質至行讀書
窮理必深玩味以聖賢格言大訓定見諸躬行事親以
孝居衰哀毀骨立事其兄如事父訓誨孤幼盡恩處族
黨鉅和小賤與均禮雖御僮奴皆有恩意未嘗見其疾
言遽色有田二頃粗給饘粥雖貴為宰輔未嘗增尺寸
室廬僅庇風雨見者莫知為公相之居自其未貴人已
比之司馬公其後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而至臨大事則
貴賁不能奪天下侯其出處為休戚得政未及大設施
而遽薨識與不識莫不痛傷輟舂所過歎嗟巷哭衆與

司馬公事皆相類書夢自為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
五且自釋曰守者守也報者應也既覽書于座右而言
曰一者不易之理也所守在我不可或變也五者適中
之數隨事而應必當中理也此理平生潔李形于寤寐
至為宰相亦不出此其遺文有古律詩歌詞三卷雜文
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易禮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漫塘劉宰嘗
為名其居曰立齋故世人尊之曰立齋先生二子淳淵
皆能世其家法范既薨清之再相時以私憾損其恩數
大半淳淵食貧七年閉戶讀書淡然不問清嘗以為由

大理正知汀州纔三月卒省諸邑月解錢數千萬計畫
楮稱此之私得者代輸户部以寬民力南渡端平百餘
年間未有正人得政柄者也然則尚何望哉李忠定趙
忠簡皆正人也遭時之厄力不能勝一秦檜壽皇思
治宰相皆無足當其意者不三數月輒易然則尚何望
哉于是內明賄賂成風衆賢膠轕外是邊將收拾中朝
所屬錯料之人使播數帷幄而國家所仰惟在天祐端
平大壞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我理宗方傾心仰成衆
賢方陳條更革邊將亦亦洗心聽命乃纔八十日而嗚
呼其所關繫何如哉

宋史列傳一百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主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

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敕修

杜範

杜範字成之黄巖人少從其從祖燁知仁遊從祖受學
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
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端
直端平元年改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攬大
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其效而或者乃有浸不
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源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
北清鈔欽操卷目　先
積三四十年之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
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
淨盡頓以任天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或溢于
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于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于
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于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
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
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關
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于私見諸
賢在列而密計定于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
之私容有未去則救條之頒徒

為虛文近者名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
有游談論者乃從而詆誹訕笑之陛下一或其言即有
厭棄儒者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
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
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彈其
所憎惡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
用洪咨夔王遂痛掃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牽制
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有聲附
或此詞傳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疏墨尚新而已頒除
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
北清鈔欽操卷目　年
日以銷朝廷紀綱首之漸起者日以惟理宗深然之又
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倚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
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
之言猶可也至于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
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
危机將發朋比稱作之語且請範順承風旨粉飾擠
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体
但當同心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
臺諫行之者宜盡合于是宜言之者或未免于攻詆請
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綱紀政必崇獎臺

諫隙有因言而得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怨者也曩
者柄臣所用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于
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政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
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敢媚風旨者何人粉飾
掩陋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
之歎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
粮器甲悉委于敵邊境騷然中大閒範率合臺論其事
併言制閫之非諫罔上于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
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怨思之
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于賄賂交結之風名

譽已隆者責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攀梯結之
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于反閒而以深結朝廷
厚賜不優于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
慢褻罪賤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免免捉捉兵
者召亂而肆挺當重任者恬靜而奮撩下至禁旅驕悍
難制監軍群聚相剽劫欺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法毋
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宦族不使片言得以入于閫禁爲
閫宦不使經措得以售其奸範自入臺屢乞祠至是復
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大元
兵徇江陵範乞出兵斷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急

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粮以
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冒耳目
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使若向者負芒
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尚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
質易于調護而姑使之俯從耶昔人主之于諫臣非樂
而敬之即畏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
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名用正人以振
委靡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拜辟或牽制而不
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于入臺之初固已力言
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更理不全易

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親奏見者爲之致疑聖明之
時其弊一至于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趣逐
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往迹之役程陛下但知崇獎臺
諫爲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制陛下外有好
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寧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
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直言臺諫失職之弊時
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復言清之積致邊釁幾
危宗社及其子姪植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
易貨外國具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
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

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諸部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施行范亦不入臺帝從之范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挽疏自辯言臺諫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然事未斥逐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象可蹈惟有扁舟五湖耳范又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特詣闕帝又遣使召回范復與洽臺奏鳴復為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逞賂近習熒上聽以陰圖任臣近見自辯之章見其交關邊臣以啟戎隙妄言和戎以肆奇持且以蜀既

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今又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放起居即范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始姑示復逐臣前者嘗奏臺諫但有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范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范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富公富人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

慮以代輸下戶粮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范遣人擒之俾勿擾以便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以范意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首言旱蝗薦臻人無粒食稽泰艱粒物價騰湧行都之內氣象蕭條浙左右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著闕中原群盜假名而嘯起搗我巴蜀擾我荊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鄂渚疆場之臣肆為掩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既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

禦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出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于都赤地編于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于干戈死于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于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人君之大柄以轂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靡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

凡今日之内憂外患皆積相三十年釀成之如養癰
癰待時而決耳端平既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
能改于其舊敗壞謟佞猶有甚焉自是聖慮惶惑莫知
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讎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
爲功于是天下之望于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
于陛下歉而終放形矣陛下敬天有聞言涌有感悟然
有記使待此一念振起傾聽宜無難者啟開之道路稍
譽供之意祇見于外朝視政之暇而好樂之私多縱于
内庭燕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
政出于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

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于是範
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偕至遂擢吏部侍郎兼侍讀以久
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
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以應天者特止于減膳撤樂分
禱群祀而已曾抑嘗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
修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哉望陛下一洗
舊習以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
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
宜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珍法之壞
由臺既有虛除復時取部缺以狥人情士大夫既隋賊

說乃開以不經推剝而政正凡此皆狥私忘公之害未
幾復上疏曰天災旱暵者因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
繼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
所無也甚而閭門飢色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
軍伍詳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于京城衆大之
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欺
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遠慮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
騎衝突彼必奔潰南來或相挻從敵因爲鄉導巴蜀之
覆轍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康帝皇熙宮中宴
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

未聞有所修飭座府精銳未聞有所搜擇東閫缺者惟
私情之狥主遣撥者惟法守之徇國家大政則待而不
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徹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
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震懼
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
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根本若
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圍
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心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
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繼
致敝事兼權兵部尚書兼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

二年權同書樞密院事范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
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
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范不
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四且勅諸城門不得
出范太學諸生亦上書留范而斥鳴復併斥嵩之今諫
議大夫劉晉之論范及鳴復范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
復不果無是拜范右丞相范以遜避佃不許遂力疾入
覲帝親書開誠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范上五事正
治本謂政事當常出于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
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随

其所長用之而久于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
謂如文臣貼職武臣貼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
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臣始考封椿
國用出入之數而稽查其滲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日
而斟酌其利害仍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覲主近戚
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范皆封還乞撥堂除闕帥
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
官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范范奏
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恩取吏部之
缺以歸除太學諸生亦習于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為

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明詔者必多而
謗者息矣赴選調者無淹滯今資格者待異闕衆始服
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范上十二事
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否以同人之擇明表婦救贓
者無所擇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儲宰執于侍從臺
諫儲侍從臺諫于卿監郎官外而守卿則以江西之漕
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西之郡守為帥閫之儲他我
皆然如是明暇時之才人之要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
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
藉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責

舉曰懲贓會自今已以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贓
賄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寬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
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証曰專職
任史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部經筵亦必專官
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錢穀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
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
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弊
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數舊之家郡第之戚
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宣
倣祖宗古田之制既為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

講之士積而為程使不得至磨而既結陣而前如曹瑋
守陝西之制則戚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講之內又
可以耕屯勝于陸地多矣曰治違理財定為當今急務
有明于治違善于理財者授諸以開將孟珙權重兵久
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贊範往之曰古
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猶國若以
術根範爲非範所盾為也珙大感服未幾大元軍入五
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為必
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鄞江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
以援開範計功行賞莫不由當軍士皆挽未幾卒賜少
臣謹案今除長官　見
傳經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
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梅田杜
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豈不重可
惜哉

文獻書院記　臨川危素撰

新安朱文公為東常平使者台之士杜燁与弟知仁
撥從公游燁知仁以所聞于公者授從孫範字成之宋
嘉定元年同榜進士自為軍器少監奏對詳明歷官
郡縣多有惠政淳祐四年理宗遣國子監主簿與郡守
包恢即家拜右丞相其制詞曰學貫天人之奧識明義
利之分曾未八旬而卒沒世之後特贈少傅諡以清獻
建獨直坊旌異之後之百十有八年江浙行省左右司
郎中劉仁本言于行省請建文獻書院于丞相所居黃
巖州之祖田以祀朱氏而丞相配享別為祠堂合祭徐
臣謹案今除長官　卑
溫節先生郭正肅公伯兩杜先生割私田二頃以供其
費行省遣于朝禮部議從其議劉君以書來屬臨川危
素為之記方朱公謝節黃巖相其面地高下開河通江
為臨海泉常豐石湫等十有三處時其啟閉諸田數萬
頃其民至今利之此其遺愛宜其祀與況以聖賢之學
作則黃巖兩杜先生用其親見親聞者授于丞相高明
光大厥有本源故能直道正言風節殊著論者為以學
淵生民學承道統以法所謂以若定國法施于民丞相
定世有之祖置而尸祝之誰曰非宜初州之父老既弃
告越必詣等請建書院以祠丞相進士周君行仔肩晉

倡其業州上于郡府不報劉君至是乃能企儒學之正
傳慕前修之清節建學立師以爲州里之望何其盛哉
至正初予出黃巖拜丞相畫像于杜曲請其遺文著其
言行載之宋史今乃與聞書院之事于政府執筆以爲
記又惡可辭

黃巖州新作文獻公書院記　郡人朱右撰

道之顯然之謂文賢有足徵之謂獻夫道在天下由人
而行傳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然則文獻書院之作
寔有關于世教者矣台之黃巖素稱文獻之邦自宋文
公朱子爲浙東常平使按行其地表温節徐先生墓而
士風以勵修里常豐石湫十有三閘而利澤在民又以
道學淑諸台士若趙師淵郭磊卿杜燁與弟知仁皆從
公遊杜以所學授從孫範嘉定改元與釋褐進士範自
金壇尉歷官州縣多有惠政而入臺諫直道讜言淳祐

四年理宗遣使即其家拜右丞相並著風節僅八十日
竟卒于位特贈少傅謚以清獻詔建祠里坊于宅里以
表之惟二先生師友淵源開聖賢道統之學文章政事
暴自當時利澤風烈儀刑百世既沒之百二十年今江
浙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劉君仁本言于省請建文獻書
院祀文公朱子以清獻杜公配別爲祀祭二位先生郭
正肅公磊卿趙納齋公師淵論南湖先生輝方山先生
知仁授基于邑南五里之名山曰委羽洞天棒宇若干
楹門廡堂舍傢設服庖不具備乃割田二頃奇以供
春秋朔望師生廩給行省達于朝令下時以明年二月

俾丁州里諸生行禮其間薦牲之石既具俾拔以辯右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東周而幾息集前聖之大成以
教萬世者孔子也孔子之學自濂洛而載明集群哲之
大成以淑後人者朱子也其道著于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常而講于家塾黨庠術序之間無非所以化
民而成俗也苟知講學以明道則唐虞三代治教將不
在今日乎先哲往矣後之人日益景仰謂不專祠而尸
祝之則無以致如在之誠而興起于百年之下此書院
所由作也在禮入學必釋菜于先聖先師然二公道學
行業為天下法傳之後世又豈止一鄉一國所敬慕而

崇祀者乎惟斯道未墜文獻足徵俾後世使見朝夕遊詠
誦詩讀書是則是傚有以裕身而善俗則劉君之衆于
世教豈小補哉斯立學之本意也若區區以二公理蹤
為名則陋矣右泰居里閈習聞二先生遺教敢不推其
緊概以俟君子劉君字德孟邑人也今以征州路總管
陞行樞密副使云

杜清獻公祠堂記　　程公許

淳祐八年春正月台州黃巖縣以故大丞相清獻杜公
祠于學公天下士也砥節礪行于終始金石崇論宏論
焜燿冊書精忠可質之鬼神威明揭乎日月方百里之
國焉能得以地產私其有嘗論之天下惟是是非非
不可泯于人心而是是非非之公訂之鄉黨為得其定
必其修于身行于家信于州閭也而後可使從政由一
命以上推所學以行己及物達而立乎人之本朝以道
事君施利澤于天下皆其取信于州里者推之也蓋古
者尚賢崇德始于校庠之習射習御而鄉先生沒得祭

于社之義距古未遠衆三老孝弟有秩月旦有評至于
邦彥碩老生有令聞卒有遺烈或立之祠或樹之碑江
都相之塋過者為之下馬郭有道之墓銘者自謂無愧
色彼其徘徊顧瞻悲慕綢繆必有以心服于人而人自
不能舞忘民之秉彝好德之懿豈吾欺哉公之解送于
鄉第春官仕州縣也雁然一儒生耳掌故府四歲不遷
精進而列屬寺監為郎中秘安知其際更化于端平任
言事官以直道結王知以風節聳動四海速其出輔碩
藩入尾禁棠兼掌書命樞二事樞密尊見疾于婞臣婦
食祠官之祿猶前曰一雁儒耳安知其積天下之重望

又際更化請入秉國鈞以全德始終也先是甲辰歲時
宰以憂去位上眷注久者未有所屬者中外疑慮輿論
屬起公許參相當審復起家之詔以左端直禁苑暮平
月之十二日賜對便殿晝漏盡十三刻而退日晏宣麻
之命遂下秉燭閱詞頭公與寶發范公並命拜左右丞
相丙夜二制脫稿進入偶當上意翌旦臨朝宣布縉紳
換賀更慶都人士懽騰如雷動上側席庭佇辟召旁午
且申戒都邑長吏趣發人情厭于兩北抵公相國一振
刷之以六旬始克與疾造朝理机務者八旬而遺表上
矣疾革索紙筆殺有忘告淡墨數十字僅一字可辨上
[illegible]
深悼為之不視朝者三日詔贈少傅謚清獻公許屬書
演論者有兩朕如閱餘息之傳存則數有言而已謚雖
數字數傾而若辨想九京忠愛之未忘識其定也嗚呼
嗚呼士君子知而學壯而行之每患乎無其時無其位
有其時有其位道可得而行矣命之不淑則天也天于
斯民何薄其祐而嗇其予也意者氣運之仲應如往來
如環無端蒼蒼正色亦姑任其自然而已乎抑陰數偶
陽數奇為善者不能以勝夫為惡者之明猶陽之奇不
能以勝夫陰者之偶乎不然何望始于上者注意之切
若是而事与人違十常八九温文正公所云四患未除

吾死不瞑目吕獻可臨決猶天下事尚可為以今揆往
言可以為恨而流涕也已聞者邑子戴君汝白遇我黙
許書及其長官趙君必迁之意請獻公祠堂成惟嘯昔
心事之成同非程公敦當筆頭胥物不能自己何以書
來中前諸益堅書門貴藏之為邑與赤城雁蕩同享聯
屬下際滄海渺無涯涘益秀奇有衍未艾趙君之作斯
堂也尊賢紀善崇化厲俗非但為一邦家繡之綺麗瑋
將遠近接耳目之間見思蔦悽愴寧忘歲時之瞻思德
容好存風蹟未泯繼自今父詔子兄詔弟此吾曹之鄉
先生也則必距然知所歆慕退而自力于學以求為柱
[illegible]
頖之尊崐靈哉英皇特賦三都者得以尊美于江漢哉
公諱範字成之學者尊之曰立齋先生而不以官稱云

重建清獻公祠堂記

黄中德

竊觀漢唐以來以勳業文章居相位者代則有之求閑以道學登台輔若宋丞相清獻杜公之爲人者是宜祀而稷之尸而祝之于無窮者也丞相諱範字成之台之黄巖人以宋淳熙元年十月乙丑生于杜曲里幼孤能篤志勵行歷從從祖湖南右山二先生學以承考亭朱夫子之傳道統淵源有自來矣嘉定中進士調金壇尉再爲婺州司法律己以嚴臨民以恕所至有聲其入爲御史也則諫駁飭綱而屏退奸邪其出知寧國府事也則救荒恤災發倉而多所賑給其後以吏部而兼侍讀

杜清獻公集卷首

累除而參宥密莫不盡心竭力以勤厥助由是敕參政赫朝野屬望寔淳祐初公退居田里詔即家拜右丞相公挺身當國者八旬以淳祐五年四月丙戌薨于位其豐功盛烈直言極諫且在國史傳中及公所爲文集奏稿可考也公薨時上爲輟朝賜賻者三日尊贈少傅謚清獻錫以上公之服及飯含龍腦水銀柳枝以殮有勅還葬于本縣靖化鄉杜黄嶺之原明日上率百官致祖帳于東門外親述文以祭之復出內帑銀絹三千兩足左帑所賜如之即其山爲造五鳳樓及封墳埋燧翁仲祠宇裝設之物莫不俱備乃以境內鴻福寺爲香燈院俾供灑掃神道有碑祭祀有田燕享以時若是先朝加殊禮于丞相者可謂至矣至元丙子兵燹蕩更杜氏子若孫浸陵替而寺日狂放由是墳塋不治祀宇頹圮碑識無存錫山土田寺僧佔爲己有而杜氏之祀忽諸附有一二聚正其詞已復先園者復爲豪勢右家所占今杜生回者丞相六世孫也年最少而貧又特甚一日請少傅家傳即詣郡自其父歿直其事于臺省而父方以力歸任重難之生即自奮勵日以規復先業爲事吳元年大兵南下撫我朱公通而嫉之既寔諸豪右仍令有司拘還其舊物而寺僧終以頑傲拒命洪武元年六月

杜清獻公集卷首

日僉浙江提刑按察司事臨公爲定來下車之初問民疾苦杜生回首白其事公一見憮然嘆曰先賢之故宦不在我乃以其事屬之州長官唐侯嘉侯承命即集其鄉之長老里胥訊狀無異詞遣五伯追呼凡浮屠之頑不率化者詣公所公而諭以禍福不理種楚而寺僧咸叩頭謝罪歸其田若于畝山園若于頃而退既乃命州屬官棊等即其故址以重建祠宇以奉祠事仍以杜生回一人掌會數出入以永爲久計他子孫不與焉于是州之人士莫不咸戴忻紀其事于石杜生回玉公命來請于予惟丞相公以道德名節冠前朝以勳業文章垂

後代蓋自起於之役救清厥者一人而已廟食百世雖曰不宜前元時部使者亦屢上其事于朝矣然祠事之復起復廢豈天不妄以屬非人耶抑時有待于明時而爲之耶欽惟聖朝混一區宇屬當化之初更凡在儒先宜加恤典是以清獻功德之盛必有感慕而爲之興起者祠事之舉雖其時矣屬公以節制之尊撫海之重首以斯文爲己任復其裔不絕其祀方且爲之表白于上而大施行自非志清獻之學晴克修祀典于廢墜之餘嗇休充于淪沒之際者哉獲見公之盛德令譽與清相爲無窮其履歷不至于合轍不止也余既重上官之請嘉杜生之志樂清獻之事有成故爲敘述其事不惟使人人知風化之源且俾爲杜氏子若孫有所勸焉是爲記

寄立齋二首

秘書戴良翁

出雲太山阿倏忽起天際悠哉復何心適與飄風會雲阿翔孔埔繞鍾灶五彩萬姓方喁喁豈但千里內吾鄉作者毅俯仰幾千載願言懿斯人名定施四海

鳴鴻時以北翻翻堂上燕來往遊安適秋歡來九天星漢浩無邊祀有材可望不可即枉望勞我心夢想三大息下有拟婺鮮上有飛雲翼

挽立齋先生　　玉峰車若水

元元含望久及事是方新四海看更化皇天忍誤人多
于門論議得聽古經綸豈不懷斯世吾今愛此身

祀典合勘帖文

台州府爲尊禮先賢以敦治化事承奉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承准禮部以字一千四百九十五號勘合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於禮科抄出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台州府黃巖縣給由知縣黃印奏臣伏覩大明律內允忠臣烈士先聖先賢墳墓不許于上樵採耕種而近以來僕詔屢下所在先賢墳墓有司皆爲修治看守欽此欽遵竊見臣所屬黃巖縣先賢杜範者宋理宗朝仕爲丞相卒謚清獻史臣稱其精修苦節難淡已來百餘年間以正人而持政柄未見如範者也其高風直節崇言偉論見之冊書者歷歷可考蓋先是大儒朱熹嘗提舉浙東教化漸染台爲最久範寔得其傳之學與金華何基王柏同一源委在勝國時嘗立文獻書院之以尊祀之歲久傾頹今範墓在本縣十二都黃杜嶺歷世既久子孫衰弱當代所賜祠院墓田者皆爲豪右所奪臣因公事偶經其地蹤知父老惻然痛心亦嘗追復修治存其梗槩然未奉明降不免玩狎因仍難爲經久如蒙伏望聖恩憐念先代儒臣舉興滅之典乞勅該部轉行浙江布政使司守廵官員一切追復其祭田修祀其祀墓仍庚

其在邑空閑之地照舊蓋造文獻書院一所春秋祭祀
庶幾歷一世以爲心者不致于無歆曠百世而相感者
不致于無據而所以敦治化厚風俗者誠不爲無少補
矣等因具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還司除
追復祭田移咨戶部施外外查得先該直隸蘇州府長
洲縣民人魏芳奏稱十世祖宋儒魏了翁累官至臨邛
郡開國侯資政殿大學士贈太師封秦國公諡文靖理
宗嘗親書鶴山書院四大字開賜第宅在于蘇州府見
今書院坟墓俱存乞奏比照范仲淹例事例賜以春祭
該本部覆題准令春秋祭祀及考得杜範少從其從祖
燁仁知受學于朱熹至範益著嘉政淳祐四年理宗遣
使即其家拜右丞相益著風節尤浙江中書省左右司
郎中劉本仁以朱熹提舉浙東教化浙染杜範私淑諸
人得承其緒言于省臣奏准建立文獻書院于黃巖縣
以祀朱熹配以杜範仍割田二頃以供春秋今該前行
案呈到部台州府黃巖縣知縣黃印奏要將宋相杜範
祀墓修治照舊蓋文獻書院春秋祭祀一則誠爲修舉
廢墜之善政量行先哲之美意既書院祭祀查有前項
魏了翁事例合行准其所言本部移文浙江布政使司
轉行該府縣將杜範墳墓修葺仍擇空閑地方照舊蓋

主文獻書院中祀朱熹以杜範配本部仍行移翰林院
撰祭文令本縣正官春秋丁致祭庶往哲之餘澤不遺
先代之墜典復振寔聖明崇儒之盛舉也緣係尊禮先
賢以敦治化及奏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
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本部尚書傅　等于奉天門具題
十七日奉聖旨你每還議處停當來說欽此欽遵臣等
議得杜範墓在黃岩縣黃杜廟及本縣舊有文獻書院
春秋祭祀意蓋爲杜範而設本部照得當時建立書院
蓋不專以祀範尊朱熹爲主而範配之額名文獻書院
今奏前因臣等再議得朱熹既以天下春秋通祀文獻
書院亦以類廢所奏書院不必蓋造合無本部行移浙
江布政使司轉行該府縣將杜坟墓再行修治仍于坟
前量立祠堂三間每歲春秋本縣官致祭二次庶先朝
賢宰不遺而聖朝崇重之典不失緣係尊禮先賢以敦
治化及奉欽依你每還議處停當來說事理未敢擅便
弘治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本部尚書傅　等于奉天
門具題二十三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就還達本部
該司類行浙江布政使司轉行該府縣著落當該官吏
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備承移付
准此擬合就行爲此劄付本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劄

付俻奉欽依內事理欽遵督屬查支無碍官錢即將杜範墳墓再行修治仍于墳前量立祠堂三間每歲春秋本縣正官致祭二次毋得違錯不使奉此擬合就行為此貼仰本縣官吏照依帖文俻奉劄付內事理即使查支無碍官錢將杜範墳墓再行修治仍于墳前量立祠堂三間每歲春秋該縣正官致祭二次毋得違錯不使須至帖者　右帖下黃岩縣准此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照磨所對同帖押

祭杜清獻公文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趙寬

撰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　三月　朔越　日

浙江台州府黃岩縣知縣　等敢昭告于宋丞相清獻杜公之神惟神鍾丹崖之間氣傳紫陽之正學風節挺拔乎台衡望瞻峻極身星嶽為一鄉之先達開百代之後覺雖書院久矣其荒蕪而祠堂奐然其模新謂時序之昭融薦蘋藻于幄帷青天白日煥吾道之光華尊德尚賢識皇明之恩波尚饗

杜清獻公集卷首終

宋杜清獻公集目録

宋中書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贈少傅謚清獻黄岩杜

範著

卷之首

丞相杜範傳

宋史列傳

文獻書院記

黄巖州新設文獻書院記

杜清獻公祠堂記

重建清獻公祠堂記

寄立齋二首

暢立齋先生

祀典勘合帖文

祭清獻公文

卷之一 五言古詩

夏夜雲月不明有感

病中和東里寺作

暴兵

戊辰冬和湯萬南韻

十二月初六日栖賴和方山

送子謹叔

送石宰

丁丑別金壇劉漫塘七首

喜雨

已卯夏旱雨

同行溪西得梅數花喜甚偶成小詩呈諸趙兄

方山和篇再和韻

方山有求韓語之作幷用韻二章

叔虎厚與予遊最久其所為詩文僅窺一二未獲

寶珠璧之積而縱觀也行李來京都携方岬類稿

幷續集示予暇日隱几讀之斷巧抽新約綠烟々

為之同心銘目不知君家所藏其富若是輒成古

風以自詫奇觀因以為謝幸恕其斐

張上舍送望水偶成

閒坐有感偶成古風簡劉會之髙吉父康司理

奉祀禮畢飲福有感偶成

寬堂生辰見於坐中賦詩為壽

別陳常簿頊五首

良月遊水樂

送羅季能赴興國

謁南萬求詩贈別逐用其和韓總卿韻

仲夏朔訌卒群鬪嚻擾居民內外懔懔撫而奏之
而後少定人情憂畏警夜愈嚴一夕霈雨群心稍
甦張倅作喜雨詩見示因和其韻

送趙寬堂

靈峰

雁蕩

送耕甫弟赴補

送謁仲般國正以直書去國

花翁將歸婺女因為江西遊有長篇留別社中次
韻送之

送胄父赴補

龔叔虎秋崖堂

五八叔席上詠江梅水仙

雪中成十一韻

因丁得二小花以獻坐中屬梅津邑翁賦之且以
寄處靜索詩仍有白戰寸鐵之禁自非不喫烟火
誰解作此架空生活處靜詞先至梅津詩繼之皆
清絕可咏輒用梅津韻來呈謔文殆類痴人狂說
粒未免又喫槃也一笑

耕甫弟寄示秋懷二章冗不能皆和次韻後章設
見愛助之意

中秋夜客退觀月漫成

書于立齋自戒并示諸子

登山送[illegible]

和劉會之野堂韻

詠芙蓉與菊花

再用韻

三用韻謝孫花翁趙寬堂趙青方見和

夜讀花翁詩什有感援成鄙句拜呈藉以求教痴
目睫見異室摘摹贊嘆徒犯古人衒啖之戒耳

國正丈黃時象名漢章和章齊物之論掃去軌轍超然形外
所造高奥讀之數嘆不自揣再用前韻并謝以求
教

卷之二 七言古詩

和鄭判府韻

次宗司法雲字韻

和鄭府判秋閱行

又和鄭府判韻

漢中行

黄兄字出示湯丈追和春日詩題有會余情者次
韻
再次洗節推還家韻
歸自明遠驛中作
七夕歌
詹世顯老丈春末爲贈時有張老之子携其父詩
求月助郎以詹末轉饋之詹丈以詩送來和其詩
新秋
雷
和澧州喜雨韻
十五日十九兄到家小飲有詩和之
是夜閱十六兄雪中作次韻
次鄭府判全字韻
和十四兄靈岩
次會再和
和十九兄梅韻二首
九月二十六日觀水
道傍見梅
別宛陵同官
途中

有感
和楊兄二首
題山甫居玉壺畫得湖山之勝醉後和其韻二章
舟早行將至三界偶成
走筆次前韻
再次前韻
再次前韻
和孫司門寄寬堂詩二章
和吳準齋所庵劉石澗詠湖山之樂因見示韻
戲賦取梅風箏
水簾谷
賦夏晉父所性堂
酬謝謝仲和見贈
挽王侍郎二首
挽鍾保義
挽劉監丞二首
挽葉子儀二首
挽項監鎮
太師平章喬文惠公挽歌三首
挽周翀功二首

挽張監丞
挽趙漕二首
挽趙學士
挽陳漢英
卷之三 七言律詩
新秋二首
春雨甲子而涸澤不遠時夏已吏秋方慶乾雨一
夕霽獨從渡夫書而寫情
丁卯九月十夜觀月
己巳登玉峰亭二首

八月十一夜風月可愛自前屋覓酒不得而歸小
詩呈百六十叔
次韻草堂
偶屬成光字韻呈六十叔二首
褚真清道士携羅文倡和詠余求詩予非能詩者
辭不獲力拙次韵能不以狂斐麾我否
和宗司法與鄭府判韵
又用韵
又和鄭府判侯字韵
復用韵以見別情
別張簿兄弟
戊寅夏和趙十七兄招提偶作
遊翠峰
和沈節推韵
次陳文韵
歸自漕司試院到桐廬晚偶成
再依韵復足五十六字以見一時無聊之態非詩
也
十二月初六日出郊途中直雪偶成
仙山知寺老昕示予以淺碧倡和詩復繼其韵既

碧軒臨小池明師所扁明亦明可與語
林倅到道之途中小詩
和林簿二詩
大雨喜呈百里
恭謝侍讀仁皇訓典徽草御賜杜工部武宗殿退
朝口號并擬馬香茶三首
侍晉叔賀馬上得五十六字
窓前竹
閱喜宴和御詩
舟中偶成小詩

和楊兄雨詩
卑高詩人壹壹不佞某每侍几席洒然若執執之
灑清風一日語及倡和新篇紬復絨示聯章且軸
皆相與切磋之意某輟忘其荒陋次韻二章僭以
求教不敢言詩也章故不敏而錄謹之
伏蒙賜和復用韻二章拜呈可謂出醜衒姑惟自
叙鄙陋并見區區敬慕之意姑惟教之是所願也
和花翁盆梅
和花翁自詠
和貴方韻

借韻呈寬堂
次韻花翁冬日三詩
次花翁喜雪快晴韻
次韻花翁第二雪
次花翁第三雪
次花翁自笑韻
次趙貴方九里松獨行韻
羅季能赴興國前詩未作嘗于醉中謾成亦併達
之
又送湯國正

南卿舟中偶成
和耕甫弟梅
冬至展墓偶成
鄭寧夫携詩卄訪余併有贈篇聞浙右之行詩以
送之
承見再和韻
挽曾處士二首
徐倅尊人挽詩二首
挽丑知府
挽陳將仕

挽黃修職
挽李處士
挽趙漕閣中
挽
挽崔親
酥溪寺含空前黃金間壁玉竹可愛謾作二十字
不許搥題
得先字
卷之四 七言絕句
和六十叔二首

辛未白鷺一首
次韻十一叔芍藥五絶
次韻草堂二首
壬申九月初十歸自邑中二首
淸眞禇道士携羅丈倡和訪余求詩予非能詩者
辭不獲力拙次韻能不以狂斐叱我否
賦十九兄二首
飛雪未已可謂佳瑞紛判簿判二丈同登亭絶閣
洗節推次韻
又得一絶句

和江子淵桂花一絶
和趙山甫海棠
次洗節推送春韻二首
七月二十七日午刻鈞灘登其臺丙子歲予自三
衡回與同官數人過此嘗書歲月壁間今尋之無
有矣尚記曩者登臺時風雨淒寒石磴危滑躡屐
而上不以爲難今略猶扶杖不敢十步即足懦心
悸目眩耳聵登而恐不至也下而恐不及也卧舟
中久也氣始定丙子距今才七年筋力衰遽如此
更七年不知視今更又何如也偶成二首

偶成
宿興善寺成小絶
用韻作惟喜語
劉上舍携酒有詩和其韻二首
高兄徐倉高弟和劉四兩絶見寄再韻謝之
康秋忠詩和其韻二首
晩坐偶成
劉上舍以詩送牡丹併酒和之二首
偶題
和楊秀才忠詩七絶

問淵明菊
代菊對
曹娥
偶成
處靜得梅枝爲贈以新詩將之漫次韻以謝何君
智父之室名以雲岫表袁齋記智父以示余漫成
絶句
枕上偶成三首
和楊兄二首
偶詠玉簪花

和舍之二首
劉百十六兄送梅花大䣃新酒以詩將和其韵四
首
贈以酒寄詩
和高吉父六首
途中二首
和義山見贈絕句
和遊雁蕩道中
石梁
照膽潭
羅漢洞
道中戲成
天柱
天聰洞
小龍湫
大龍湫
携酒落成仲應綺霞閣口號代簡
和陽子韵
寄題芦洲
拾遺

卷之五奏劄
軍器監丞輪對第一劄
貼黃
第二劄
貼黃
入臺奏劄
國論主威人才劄子
卷之六奏劄
遺事奏劄
貼黃
又貼黃
留侍殿院劄子
三留侍殿院劄子
論襄陽失守劄子
貼黃
端平三年三月奏事第一劄
第二劄
卷之七奏劄
乞招用邊頭土豪劄
第二劄

論重臺諫劄子
貼黄
太常少卿轉對劄子
貼黄
上邊面事宜
卷之八奏劄
殿院奏事第一劄
貼黄
論安興劄子
便民五事奏劄

卷之九奏劄
薦通判尹煥翁逢龍劄
嘉熙四年被名入見第一劄
第二劄
貼黄
第二劄
卷之十奏劄
吏部侍郎已見第一劄
貼黄
第二劄

七月已見劄子
八月已見劄子
貼黄
卷之十一奏劄
上已見三
論和糴椿盐劄子
論聽言劄子
辛丑知貢舉竣事與同知貢舉錢侍郎曹侍郎上
殿劄
辛丑四月直前奏劄

貼黄
卷之十二奏劄
經筵已見劄子奏劄
經筵已見奏劄
貼黄
奏書直言奏劄
第二劄
卷十三奏劄
相位五事奏劄
貼黄

相位條具十二事
繳還內降劄子
又奏
卷十四奏劄
奏堂除積弊劄子
御筆
謝御筆戒諭劄子
奏上小劄
御筆
又奏

三月初四未時奏
御筆
三月七日未時奏
御筆
三月十二巳時奏
御筆
四月初三酉時奏
御筆
四月十六申時奏
御筆

三月初四未時奏
御筆

御筆
回奏
十四日御筆
回奏
同左相奏
御筆
同左相回奏
卷十五書劄
薦普應龍劄子
回丞相劄子
與林教授劄

卷十六序記
東陘軒閒居錄序
贈術朴序
應師老子解序
常熟縣版籍序
郭孝子祠記
東倅題名記
寧國府增建韓文公祠記
宛陵道院記

黄宕縣甄技記

卷十七　跋

跋陳允春臺賦

跋羅文恭公薦士疏

跋倪文節遺奏

跋義役規式

跋項文卿孝行錄

跋林逢吉晦翁二帖

跋夏廸卿墓誌銘

跋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跋楊慈湖爲陳孔肅作修永堂記且自爲之書

跋應良甫祠堂文

跋徐季節文

跋鄭簡子求書陳情表後

跋薛倅護筆

跋蔡夫人墓銘

跋張子書詩

跋夏子壽墓誌銘

跋趙十朋文集

題晦翁書揭龜山贈文胡定公詩後

題晦翁書出師表後

題范滂傳後廣靜所書

跋廣靜

跋陳君墓銘

跋梅都官真蹟後

跋韓仲和壽人墓銘

跋翁廣靜詞

題何郭中和陶韓詩後

題周氏詩義倉規約後

跋姚君墓誌

跋劉漫塘所遺趙居父箴後

跋劉漫塘墓銘

題呂中岳所藏諸賢辭容脅帖後

跋戴神莊老文稾

跋戴君玉藁後

跋晦翁與趙　書

書馬處士墓銘後

跋宿山書季制置及定齋銘後

跋丘木居叢世英序後

跋鄭樂齋墓誌

卷十八 祝文 祭文
謁諸廟祝文
先聖祝文
二仙亭祝文
李參政祝文
社壇祈雨祝文
東嶽祝文
咸德 祝文
城隍祝文
永烈王武烈大帝李參政諸廟祝文
廣惠王祝文
謝廟祈雨祝文
廣惠王祈雨祝文
廣惠王祝文
龍王祝文
社壇祝文
廣惠王龍王社壇祝文
諸廟祝文
報賽祝文
祝文

祝文
城隍廣惠祝文
諸廟祝文
句芒神祝文
轉都官祝文
祭少監劉混塘文
卷十九 傳 遺事補
黃灝傳
王藺傳
詹體仁傳

杜清獻公集總目終

杜清獻公集卷一

宋中書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贈少傅諡清獻黃巖杜

範著

五言古詩

夏夜雲月不明有感

天色清霽浮雲翳層空朦朧玉盤質勢翳摩穹中理字本瑩徹一髮不可容胡為受掩蓋萬象歸冥蒙誰能名風伯掃氛有餘功中天懸清光娟娟萬里同

病中和東里寺中作

頑質百不能補敗倚師友東里丈人行年叅中歲俊君

詩如秋霽峭拔森碧岫又如萬古溪澗瀉寒泓一手持机軸四顧無匹偶明窗一抆拭張肥不論斗顧分有餘光屢辱自醉酒寫貽青剪拂整策誰可久相署更新流一氣分六九遍及塵區間叅錯未改舊心還林泉佳病遲兩日乾起來強力貪字敢細審有

募兵

名募古來有今日何其艱文書急如雨取耕都保間百夫不當十一夫費千緡恐椒者刹後無能禦國患老母與少婦蓬頭走江干挽之不得留悲泣數欲天母曰我壯子婦曰我健夫衣裳破無補田園荒未鋤一朝棄我去飢寒我何如我數殺汝行生死同一隔抑怨情寧氣累汝重汝棄今業已分離把袂累須臾拭淚為汝言汝亦無我慮戰力濟王功期已斬強胡

戊辰冬和滿萬南韻 飛嫩老

我聞抱膝翁高卧南中廬方其未遇時邈若與世疎起來濟蒼生骨肉成豐腴清節萬世名寒窗一編書出處寧異徹此道成非迂嫡老天下士被褐尚窮居負未供一飽辰昏耕園蔬自知身有待寧論食無魚情涵貫萬里放拾歸一途輸墨瀉三峽意氣橫九衢才大用寧小道肥身不羅魁名會有時天意非人圖璧玉藏名山抱

樸初不渝良工一顧形光彩照路隔看君策駟馬顧言刈其芻

春初赴京華秋杪歸舊廬簡編蕪已久閉卷滋且疎誰能學其家石田或可耕雁山有佳士讀書天下書呈疎中九州不悍道里迂照邦何足陋而亦未我居相從一尊酒未厭園十蘇笑肆欣有合浩若縱若魚人生惟所適所適各有適胸中苟不迷到處皆通衢簞瓢有真樂顏氏何其臞沒沒嗟我生未知終焉圖君無金玉音請韜一束芻

十二月初六日插撫知方山

携手喜初晴夜先列星漢栖蝸壁上圍賭于此手看詩
翁為抽意宮徵手自彙一醉不教群斗膽破崖岸

送子謹叔弟序

子謹叔自幼與某兄弟游暑去位分相與論議及覆不厭間以盃酒為娛適不啻若朋友交某之兄質氣寬志勤行端叔尤愛之重之而某寔師之叔學而兄已下世矣不復見矣今叔又舍某而侍親數百里外異時縱跡參差將不得為向日從遊之樂叔以某之意為何如也叔曾握手而謂之曰吾之行有以處子矣子何贈以我顧某嬰疾之餘志

念荊落故學浸忘悒悒無一可道而眷焉惜別之誼徒足以增感愴者又不足以陳然其情抑有不能自已謾成古詩五章蓋以平日所聞所知者而求正焉叔其一笑許之否乎叔之處我者昔聞其略矣願聞其詳將負誦之雖相去數百里外固不異于朝之面命也

古道日凋喪人心競險薄風雨晦朝暮平陸變溪壑歸
來尋古序六窓靜猶昨殷勤時拂拭塵埃易侵剝此地
寬且明休樂有餘樂

二

大聖不可作立言百代蒙開卷讀且想懍懍儀若存古
今寧異轍豈徒資對論撿點作用處聖愚從此分記誦
不足言為道忌多門

三

大雅久不作文士日以衆纖緝鬬新靈靡靡相續頌春
會特巧舌但可供好弄取之以終身隻字不可用古來
名節人往往多模畫

四

少小從君遊忽以各壯年家鋼本披發憂辱故重匱畏
君棣利死吾宗秀而賢刮磨盡結寔涵揉歸本源聖處

狂自力人物古涉獵

五

聚首日嬉戲胡乃遽言別回首十年間坐令肝膽裂古
陽古雄地先民有遺烈為我一酹之山寒水清絶無以
持贈君秋高千里月

送石宰

翔風攪長林凝冰對厚地嗟行路難君行亦易易句金
號岩邑日事紛萬增群情一顰語煩言四騰拂長吏不
足嚴去之若下追俛仰十年間轉足幾顛躓君材萬斛
為此然國重器小試淮旂邑斬斬常正義百錬剛莫奪

褒循斂手避惠人鄭之僑始亦遭怨詈三年輿誦聞人
情見真偽君來整弊俗固有不得志抗之如不免浮言
吁可畏論定要以久克終乃爲貢諂讒變摧鉏君政本
不興字民有隱德動人皆寔意嘉績今報成洗十年恍
民俗豈相遠已治人亦治我今山澤臞羸顏領一尉羇
拄規匪材久矣辱大託傾　罄心腹樹愛殊醜類我亦
爲知己奔走常盡瘁君今造清朝行李快佳氣我方因
塵俊何以逃吏議世道就淺狹人心竟功利俗子不足
言志士或窘屢規模興事業兩者略相似願君恢宏綱
大用見經緯江梅受命獨奇節凌霜雪折取歲寒枝捻

拄以相遺此物君固有珍重調鼎味更須厚培植華寔
自根底

丁丑別金壇劉漫塘

黃綺避世翁萬乘輕商顏翻然爲羽翼國本安泰山出
處義與此歲衰世相閒懷古誦考槃令人發長嘆

二

崇山贊寔歲千章自交陰培壤植松栢斧斤日相尋物
小固不容名大亦難任智哉審夫子其思非本心

三

北風吹夏律草木塵沙昏枝葉曾未害根本難且論內
食誅何有家食徒殷勤誰能起東山挽髻扶朝曦

四

川澤升爲雨霈然周四郊有水行地中溉灌亦良勞勢
力固有限憂哉如分毫爲爲分內耳誰言霄雲高

五

詞章道之華于世非少補施之非其宜文繡被泥土自
昔重立言一語萬鈞弩誰其厭來者是非定千古

六

女蘿去長松穠穠分委地睽睽群詬相十步九顛躓羇
昧難屢賀先生未終棄再拜顧有聞服膺敢失墜

七

人生玩歲月世事變朝暮三年在門墻一日泣岐路寔
前長新綠生意自呈露願君日强飯安排濟時具

喜雨

淒其望雲漢旱飢何頻年去歲秋後雨溝壑僅少年春
耕問甾畬饁婦多嘉言夏耘喜優渥驛驛生翠烟不雨
寧幾日已復憂觖望得兮慨心事過計乃不然風雷變
俄傾膚寸遠九天夜坐聽傾倒朝起望渺綿時哉此甘
霔不後亦不先我無負郭營畢實非所憐但願時豐登
有粟均里屢歲睨稌壽觴一笑生春妍彼蒼其或者副

此心奉〻拜賜及百寶鞠良相篇

己卯夏雨偶作

昨者憂不足今日厭有餘垂〻匝晚夕泚〻平滄漲當
事古用壯遇滌非　虞但虞丞與蔚理或相柔除他日
倘望霓神既俱　虞造物頗有無乇膏時其輸自與年
大有大書不一書飽飯樂田社一官徒匠〻

聞行溪西得梅數花喜甚偶成小詩呈諸超凡

作意每不偶邂逅與心會時昔問寒梅李園不成醉今
夕亦何夕見此道花最獨立如高人凜〻塵世外蘇蘇
卑役刹風雪幾顛沛叢萌羅香岡動氣香松檜下視桃

陽碌〻千百輩古淡不入眼何能供世嗜苦心抱歲寒
天其知我矣此行得此花巍然為增氣置之几席間相
對喜不寐有果碩不食明朝日南至芽蘖或未知尒乃
太早計三嘆味清絶令人發長嘆

古山和篇再和韻　古山叔祖諱知仁字仁仲文公門人

古山詩寒梅我欽人良必以文會浣墨尚可覆未知凡
幾醉曉乃得此詩山靈以為最置身風月上出語色香
外驚言孤絶處悽枝顛沛懸崖折枝竹斷澗張痛檜窮
交僅如此遇是巍無輩碧眼若好奇于焉有深嗜迎長
得一花一作火喜一作陽花以為時可矣遥若天下春筆頭輒生
氣我居閒閒日一作解事者我來一枝借宿寐散賀微陽來尚
虞堅冰至一作日成良丈之未知其所至結束果何在馭零初不計歐
怨負歲寒或謂識者嘻
殷勤里社間謀笑文字會平生一搏酒無慮百千醉間
梅窮澗門樂事此其最風霜盡本末冰雪對戶外誰其
合吟寂自得以顛沛成寒二三友已不殺蒼檜草依方
山翁自許行借筆古心味玄酒于世百不嗜少小請往
篇授句亦奇矣年來久不作吾貴幾衰氣珠璧忽墮前
嗜昔昌萬寐三詠結束語坐令百感生來者恐未然往
者非兩封汗青幾多節徒起千載嘻

古山有求轉語之作再用韻二章

古山詩孤根要先春一花已復會而況萬香中晚乃誇
狂剛一作醉皇東兆其物無物居其最對梅歌語著堂在
梅之外君看龍蛇墊中有江河沛其元陽復當其真成
寒梅于梅觀此妙眼力憐渠筆無能根本求佳為香色
嗜一元無識者孤異可知矣君獨還玄机命筆一作筆力閒
風氣奇哉天根詞與世呼夢寐猶疑轉語下未為梅之
至顧閒第一義更作向上計會有先天翁當發無極嘴
觀物非觀外其眼以心會微陽花病橘寧共等閒醉我
書綠前非無言乃為最譬似清廟瑟一唱疑越外萬舟

桑春色生意豈不沛何物漏天机一點欺寒擒我歎屋
溪曲種竹十數竿蹤影浸請淺作此苦淡嗜方山于花
此論交亦久矣怏悴對氷雪中有卷世氣向來多朋從
癡飲忘夜寐舊事俱已非尚喜時抑至倆就相唱酬殆
為後來計一花未足多夫子亦何嗜

二

四時冬復春造化一机會翔風空草木餘枿猶病酔梅
花于其間居殿亦居最三春在何許不在松體外我雪
玩益理若決江湖沛氷盤臥寒梢雪嶺立者猶見今朝
受獨落上一二筆有此不改節不與世同嗜抱負開化

元此花而已矣彗刷此精神寸草亦生亦喧喧述復者
膠轉隨痛疵孽存斧斤豈知七日至擊壤孫天根巧力
不能計持以卯梅花無語獨歎嗟

紅虎屋与子遊最久其所為詩文僅窺一二未
獲拳珠璧之精而縱觀也行李來京都携方
崖類藁弃積集示予暇日隨几讀之斵巧拙
新絢綵爛爛為之同盈心目不知君家所藏
其富若是蠟成古風以自諷奇觀因以為謝
幸恕其妄

昔君遊我里我若皆競奐今踰三十年百事一非往君
今來京都相對各稿頌請燈話晴昔未語意未惆慮中
勝網帙挈來擢書娱筍簾列群玩金石振遐響又如春
洲穀澗數諧巻絲繁欽耳閒鉛虜恨心曹今夕亦何
夕塵寰為拟献吾衰亦久矣歎勉不可強尚記諸老言
種服同甫恭顧我困朝飢羨君富秋穫何日遂賦歸相
從問雕嘯浮穗倘可拾我上歌擊壤

張上舍遠望水偶成小詩

我家東南隅去海不踰咫草湖厥鮮矣望水快珍脫鉤
未双溪上河魚健青鯉訊淳清膚肉強含蠟三嘆此物
從何來對之驚且喜雖於飯眩質尚餘江海味令人懷

政鄉諸酒為一醉

閒坐有感偶成古風簡劉舍之高吉父康司理

唐虞幾百載継以周禮樂洋洋雅頌音後此前亦作井
鐘食富均薄海詠康樂姬公同聖賢積累亦不薄宜其
盛萬代盛盛守規穀穿知不數傳執阹已非昨丘賦魯
文書田晴鄭鑄作勝君棧夏動畢我空唯經成古猶有
惑此豈易痛推刻今千載後而歎强徒刑州縣工署窮
黔黎橋讀經世道日鐃訛禁隅不可恃我嘗三太息浮
雲翳碧落為貪走塵埃豈解拯民瘼州家輕任使千鈞
委羸忍勞癱散自受忍負此邦託仁政安在哉名是意

己錯浩道去泰甚此論東州確人言寬一分兩望恕且
約一分寬未易十分援己博喟哉斯人生日巧亦日制
俗吏事朱墨暴吏事鞭朴我把七篇書人笑錯迂李雖
與輪此懷浩浪渺垠埒

奉祀禋畢飲福有感偶成

憶昔少年日拜起隨父兄飯羹集隣里果粿羅豆登坐
有白髮翁感嘆或涕零我時不百解一飽逐傍朋歲月
忽已跳半生如飛變鬓影吹秋風覽鏡良自驚父兄不
可見黍稷恐非馨跪拜藏常祀苦淚空填膺呼共飲福
百感心未平古今一俯仰生死同夢醒此去寧幾秋況

復較拈棠收淚且舉觴行行付交承

寬堂生辰見招坐中賦小詩為壽

人以寬而安道以寬而久路涔貯汙潢　除翻覆手江
海無津涯天地等天受寬故受而一是謂仁者壽晴天
從風光春臺入花柳一笑登公堂寬德寓盃酒愈見則
愈壽松柏歲寒友

別陳常簿增

古道湮不續遺直散以彰良藥見忠苦不試徒有方豈
其益世名可流憂國腸視天方夢夢令人歌慨慷

二

心理同一轍世學何多門倡徒各有植成性非兩存習
之到聖處小心道自尊工夫未易熟毀譽何足論

三

空言漫浩渺寬行較分寸為官志何在監州民可問以
此百紙忠解彼千里温有守矧更賢往哉同令聞

四

菜畦絕夜雨麥隴拉春風板與春敦笑意与物態同路
才百里近水可一夕通君其戒徒御駕言無匆匆

五

叢交味適淡心發跡自昧珠玉世所貴車馬人交趨性

懶拙遂請獨抱此區區贈別我何有珠重千金軀

良月遊水樂

久矣聞水樂遐追作此遊林立攢萬石西遲穿深幽巷
谺閉古洞下有清淺流惜哉非古樂噴薄皆人謀流觴
飲仙綠風鬓吹颼颼款歸興未盡傷手湖上接斜陽歇
萬狀浩以百目收白鳥去復還翩翩良自由我本山林
人對此多愧羞歲月不我與宴閑其可偷便合作歸計
老矣安所投世事皆漫尔政空搔白頭

送羅季能赴興國

句今与君別忽忽二十年君湖厲素節我已羞華顛轉

物有玄机掃醫還青天群耳共聳聽明語方改元篤意
召諸老高爵并象賢執麾不可挽問君何為然一意終
作新高卉皆爭妍雪霜誰謂無松柏良自堅操心不厭
危知己常慮先承流惠疲氓調俗暢新絃還日從京座
班春勝著鞭顧我足上繫羨君敵方翮數里已云隔千
里其可肯有懷空感慨何時解拘攣卓哉浸塘翁遨在
雲山邊煩君招衕門為我致問言萬牛應莫回世事如
風塵

渴南萬求詩贈別還用其和韓絃卿韵

清朝方振銹群彥盡收攬萬化轉机軸一氣變舒慘民

寒天漢：日暮雲浩：古志可今覆遠考異近覽世味
甘甜家國計未嘗瞻鄒扶或易窮羊質或大闞胃汝忘
險塗吁嗟入玄霜志士抱忠篤封事寫憂惔已動凝前
梳又羯充耳紞有厭非美芹有味真苦攬誰其鄙食肉
啟忍忘饑啖一別幾十年重會生萬感習欲痛莫遣久
交味適淡羨君發詞華綠霞生慕晞顧我已衰晚髯雪
蒼髮既猛虎踞山谷寧甘落圏檻靈龜通鬼神肯自眾
聞頷看破苑上花何如澗下松幽居對江山逸興寄鉛
槧我欲同君歸何由遂此敵芽茨勝金屋飯葵飽玉梓
顧言寄新詩春意起蓮菼

仲夏朔淡卒群閒驚捉居民內外凜：捩雨奔
之雨復少定人情憂懷警夜愈嚴一夕露雨
群心稍就張仲作喜雨詩見示因和其韵

居家多情壯為國常隱憂有時發愚嘆乃或塗楚咻懷
證至求手錯事皆徒頸收汙桃怨憤作勞觀嫁遊變成
生悍卒禍已延數州胡為近肇殺豈不問高侯大決多
所傷小安其可偷悍心未變帖轉手即鴉仇嗟哉逢不
辰老矣何所救人力豈足恃天意或為謀逮夕慕靈雲
農朝洗畝浮巷陌收燥坌河渠泄濁流仰昔載恩育献
心雖怨尤國步自茲穩吾志將何求高人贈我詩妙語

請予救口舩殊未已頭痛稍已瘳放然萬字氣扶以一
筆收仁祷幸可卜舊好今自修願言為明時却顧思遠
遊王度殊未飭人情過明休朽索難繫馬机心或驚鷗
君方抱紅旆我當歸樊丘

送趙寬堂

馬勝駿朱白孤山自踈影求雲幾歲寒誰解為桑窺李
圃百樹花人与凡木屏深薜回春風猿雀并刷整為我
一醉之性事靈有

靈峰

造物幻奇傑立石環堅城拔地數千尺變見百怪形兩

夫此當關左右排戈兵崛起萬古雄護此鍾鼓招我來
自慶家一見心目驚把酒對此奇坐使世念輕明朝下
山去此日留吾膺

雁蕩

東南富山水陰氣鍾雁峰巨靈排層巖妙力闢鴻濛斲
崖撥陰絶嶠壁凌寒空分秀獻萬狀精聆無一同或疊
如餙綉或鑄如青錢或前如舞鳳或却如飛鴻或伏如
臥虎或矯如遊龍丞如兄語弟丟如兒對翁銳如筆露
稍岐如剪開峰二湫分失小二靈僊西來古語聊近似
天巧難形容我久埋世俠幸此拔天風應接費耳目硯

磊羅心胸有僧本儒家伴我追雲蹤攀躋不知勞扶引
殊未窮胡然便語別悶之似浮徒為漂淌與盡生我歸
意濃出計無草草回塗復念念還此本了緣邂逅須有
逢

送耕甫弟赴補

兩性常存存危者惟人心子才秀吾宗一骸凡馬瘦俊
快怒易蹶謹勿輕千金閱賢集多士鬱策方駿駿功名
六漫亦培護在兩片南山雲偶尔連雲飛一去向空谷
一留伴殘暉招招浙江波激激風吹衣仰頭有鴻鵠執
使心事違何時黃山違把酒話昨非

送陽仲徵國正以直言去國

朔風剪木木碩果懸孤危遯矣實飛鴻異哉鬨鳴鵲暮
雲結愁陰送君江之湄去者就莫留留者良自悲何時
湖慶獻鼓杷相追隨

花翁將歸娶女因為江西遊有長篇留別社中次
韻送之

曠士陸宇宙孰焉君家山逸興浙湖海孰達君意還胡
爾動行色便欲生怯顔新篇寫襟素和章誠詩斑亦念
塵坱客肯默寃凡同僚舊徒感愴撥語悅實頑兩年重
更恚悲歸不勝潸一身經疾疢殺破頭已屠翻天凡幾

踐無路扣九閽望絶鍾鳥音分甘茅衙幽蔭菴一疲馬
不願十二閑送君為心折把酒暫量性行行達京洛去
去難追攀莫上八詠樓且宿雙溪灘為問赤松子世道
何其艱

資深我常評京華真是識兩林絶
約精自寬一緻不可尋蚤夜念倚門　異如有臨丞峄
魁奎抱母淚花連吟

送夏肯父赴補

之子門行李策足遊上都晚風吹客袂話別聊躊躇朝
家酒多士壁水來英儒子志横四海亦復隨群趨磨勵

强國老它時剪騷胡卓披漫塘翁一壑老壯圖焉牛挑
不前世事付長吁君歟訪隱所為問今如何

韻叔虎叔定堂

人心分內外學道誰超捨巧令世所貿木納人謂野至
聖豈大訓夫皇趣我者陽和發天葩燗其映春宇一朝
隨狂風殆不如土苴秋至萬寶成結束穫葉下一一抱
天根真理不容假持以篤至蓮隊識神所擬孔門德行
科卓尔先進夏漢世窮行人未肯遜班馬默影空自妍
心事行而甜美璞藏至用不琢存大雅詩篇匪君重開
户自泛隱余言亦已多尚口不如啞

五八叔席上詠江梅水仙

難兄冰雪姿難弟金玉相一夷與一惠共此歲晚香泼
設孤山下不染塵壒塌故山尚無恙念覺風味長夜閬
更秉燭蒼雪報鐲〻

雪中成十一韻

入冬多癘氣陽浅丹令暢陰雷鼓閉作鬻蟄嚮塞向數
日凝重陰雲同寒威壯飛瓊徧天宇色界鋪寶藏前此
前此亦屢白玉瑞此其瓶絨運孰主張一雪壓千癖紛
紛富家兒羔酒醉金帳誰思道丐者凍脚紅紙振頤我
雖甚貧可挾尚有續奢起願豈年共飽拜天眖天意厎

不然獨立為生憐

園丁得二小花以獻坐中屬梅津亀翁賦之且
以寄雇靜索詞仍有白戰寸鉄之禁自非不
喫烟火誰解作此架空生活雇靜詞先至梅
先至梅津詩繼之皆清絕可味撤用梅津韻
奉呈諸丈殆類痴人强絕粒未免又喫粟也
一笑

歲功巧結束物与七反丹雁蝠青女姤搖落空人寰擬
叙雲髻裹默粉黛眉問香色亦幾何小有所大運艷陽
青煣花微陽情真韵月窟占奇芬天根閱大分氷雪又

催年自此接新運泰華與秋毫巨細非定論

耕甫弟寄示秋懷二章冗不能皆和次韻後章
竊見交助之意

杜曲傳詩書百年拄門户汝少秀而賢中上期可語胡
氐綫錦机未卒以枝杼謝假進治徒前功尚可補墮自
泥滓中起鐵實自取細讀玉汝章此意可近古凡物甘
以懐其成在堅苦要須心自鞭勿以言浪許他時觀厎
成一笑拊尔汝

中秋夜客過觀月漫成

攬外不數丈深宮藏丘壑璧月懸中天玉露下叢薄尺

水澄秋光皂魚共予樂所樂亦伊何飲水良自覺悦若
埽玆山澀然對覊絡明發將何之塵埃又如昨行也雖
使之有此一大錯幸保寸心在燊頭問碧落

書于主簿自箴并示諸子

晦以昭明德怯以成勇功用拙巧莫尚持靜動攸宗惟
柔養真剛自下升懸崇虗可使寔積小乃與大通守約
博有歸味淡甘無窮萬里是覩矣一心須自融戒哉驕
與盈外强中空ミ

登山述懷

抆淚別妻子登山望歸舟ミ遠望不及岩溜鳴咿嗄足

繭坐絶頂晚生忽已稠凄其杜宇轂問我何為留羈維
獨浩歎淚下不可收三年足別離此淚良有由區ミ貽
瞭中為形役不休為形役尚可為人役何求淵明獨何
人我乃如拘囚覩老方倚門甘旨誰與羞子幼未知學
擇師誰与謀見域閃光怪虎豹嗥香幽世路委叢棘吾
道何緩旋豈無知我者應謂我心憂

和劉會之野堂韵

草ミ春又過凄晦風雨夕三年烏傷夢不斷一區宅台
山在何許空有座滿屐英ミ江夏公老龍蟠古潭尋赦
著幽宇搜奇列佳石可畚不出門亦復為衆役酒酣對
崔嵬寸管岐手尺念我蕭寺中遠贈煩走力隱几讀妙
句緬懷窗主席何當謝吏紬足躡堂上客

詠芙蓉與菊花

秋光凝踐滴結束秉籬花縣ミ分點綴戢ミ相参差淵
明太好事言樂両流霞誰云制頽齡為與霜争華獸水
開芙蓉麗色如春葩護以拒為名青女不能加特此問
淵明何乃吝奇門外風如箭黄落满天涯

再用韵

浮艷捧春花貞耐還秋花有菊与芙蓉誰能分等差金
蘂含朝暉丹臉發夕霞素商太冷淡歲晚生光華詩人

抱幽獨東籬爱天葩可惜亭ミ姿誤以脂粉加知音須
子期知味須易牙臨風慨千古雲海浩無涯

三用韵謝孫花翁趙寬堂趙貴方見和

金飇蕩天末清冷聚菊花凜然傲且拒霜天眉正差好
事共一覩目眩五色霞但此慰寂寞那復矜榮華誰無
蘭蕙姿誰無桃杏葩秋逢竟誰語娃竝插交加但知受
風味何必加齒牙未能輸一醉有興浩無涯

夜讀花翁詩什有感護成鄙句呈藉以求教焉

目睫見興寶摘萃替嘆徒犯古人衍嗑之戒
耳

士有當世志誰肯專詩名自古巧文字與道同廢興頗
座聽君語雄辯窮粗精目中無全牛肯綮披未經胡爲
趁風月侯虫相與鳴靜夜誦佳什冷然如夢醒疲語自
肤澤險句自穩平譬似有源水隨流作幽清奇抱殺皓
首眩屋挑寒燈天運豈其然人力非所能我讀淵明詩
悠悠千古情銜觴豈好飲采菊非餐英何時共奉益虞
歌在虞廷

國正文黃刪象名漢章和章杳物之路掃去軌轍超然
形外所進高矣讀之歎嘆不自揣再用前韵
謝并以求教

杜清獻公集卷一　二

鍾鳴非狗利山林非狗名古來豪傑士不待文王興得
時舒氣焰宇宙生光精失時棲机軸圭算縮緯經神龍
冬亦蟄蛟蜂秋乃鳴飲醇未同醉啜醨還獨醒泛觀疑
自矣反視不失平人言患與夷寧知和非清青沃照幾
室夫傳非兩燈但使根本在毋勢知力能協一雖與理
不齊本物情聊借莊生語一吐胸中英看君鼓天巽事
業撥帝庭

杜清獻公集卷一終

杜清獻公集卷二

宋　黃巖　杜　範著

七言古詩

和鄭判府韵

萬里扶揺正飛融自是凌雲九霄客黃華句貯秋風高
借君彈壓添顏色奉檄校文真謾推多才視我媿與夔
竭力詎敢純辟遅寒苣在上方輝輝

次宗司法雲字韵

我來散水債披雲秋堂藹藹生春薰落筆盤空鬧神速
刲服一致平生闡自笑補月凭案抽思索句曾未平弱

杜清獻公集卷二　一

步何由附天驥肝腎輸困塹寸管

和鄭府判秋闈行

秋雲貢日月忙登選才俊收群章採飫搦翰換鍾鳴往
往冰炭交中腸柯山多士称海内勇氣洗盡古戰場哭
揮筆陣示整暇流流胸中書傳看此邪昔日龍頭客前
後相輝九霄融山川孕秀不之人想已津津動顏色題
与在獄得儒英行整遅步起天庭金薤琳琅耀光影不
學𡎺下寒蟬鳴叠世功名人共許赤手欲搏南山虎楚
來秋院餘文場坐使千袍同鼓舞我昔困如臣衡籬燈
夜照心峥嵘區區霽官亦謾尔役役使塵埃愧生此淺

學無深雖未觸到耳獨能到綠竹從今着意龍文鳴會
使嚶〻出幽谷

又和鄭府判韵

荆璞照耀非常珎天衢整步漫通津與人軒圖破旺吟
滿懷抱〻無非春我如羝驥巽速通志在千里身未到
揭來此地身又明平生心事爲傾倒飽德醉義樂有餘
況有蘭玉芬庭除躋笑盈〻休未厭豈饕夜半勞兵厨
依此情那忍去自恨虗駑雖久駐看飛詔自天來殿前
騰作摩空賦

漢中行

杜清獻公集卷二　二

忍昔漢中殆羯奴自荒逆驅侵擎邊陲腥膻汙華國官
守蒙胡塵宮廟入胡域嗟回執國命地去輕棄鄭倒懸
頭足互妖氛日月黑念之不忍言〻之淚沾臆壽黃雄
武姿一洗曾莫得祖宗固有靈何以重此感忠賢固有
心何以久阻抑忍恥坐薪亦幾年生聚教訓亦職志昨
者飛詔天上來積憤坐欲一朝滌忘形感憤泣東南氣
生果鋭吞西北似聞元戎以啟行官軍所到無勍敵倒
戈橫尸四十里搴旂獲馬六千疋長安遺老今尚在壺
漿簞〻輸悃愊勇威儀氣有如此丙魚聞沸真假息事
雖未必合所聞要之天地當關闕池魚一日羊角上比

理從來有通塞世人信亘不信今動把國事作啁啾胡
情不念涵煦恩坐看行人聞道側嗟予少小涉古昔有
志未就苦蒻積茅廬獨對參斗橫百感交情節屢掔
男兒出世豈無爲七尺非供螻蟻食當年幕府三論
人乃有洙泗礼客豈作今人蠹簡編琢腎雕肝緝文墨
于戈社稷不入用有作以摩戛砂礫我欲疋馬胡兒中
直指燕山以功勳

黄兄宇出示湯丈追和春日詩題有會余情者

次韵

君不見西山凜〻百世師忍窮受餓終來蕨又不見

杜清獻公集卷二　三

睨珍遺臭幾千載當年方丈厭肥滑孰得孰失試大觀
較若五味辨甘酸治容眉世吁可憐羞面顏影自塗抹
名利物我爭銖錙語笑詡〻己裹甲方嗟天際暮雲深
還見墻陰春草茁旨哉君詩良起予重把心事爲君說
百年功名亦漫爾塵路技跳何日既

再次沈節推送春韵

予覘泣新春山頭芳草連天不盡愁紫陌遊人在何處
空有顰眉人倚樓溪上悠〻棹木蘭溪邊落紅粉斑〻
嗟哉片〻逐流水新篁忽長千琅玕多少閑愁推不去
問欲春歸杳無處少年知己負心期尊酒從今澀事稀

歸自明遠辭中作

鵬且論交今豈無帥肝相與古來少我今宦遊双溪上一見為傑盡傾倒更塵終日何沒〻休洗有盟方皦〻點檢春事今幾何殘紅滿地紛不掃明遠奇觀推此邦倚欄一望雲縹緲潑眼争〻光堤西流傷心不盡天涯草丈楸得失亦漫尔投壺成敗共一笑酒酣耳熱声烏〻語到難言心悄〻有言及時事者一切置之姑勿道四時風月殊未了騷争知復為誰老我輩心事要論詩尚喜後會今有 誰期識之鷗鳥

七夕歌

象緯昭垂各度躔牛女之說從何年博物有志張茂先客槎新見織與牽至今千載習繆傳遂將須欲穢清玄詩史寔錄百世賢亦以俚語形歌篇君不見昭陽夜静玉欄邊誰知漁陽鼙騎摻鉦何如鳳簫縹緲緱山顛舉首辭世乘雲軿我欲浩歌痛飲秋風前仰視星斗奕奕紛羅騈安得壯士横笛一〻声吹上徹九天

詹世顯老丈春末為贈詩有張老之子携其父詩來月助即以詹來轉饋之詹丈以詩送來和其詩

歸來两見春載耜老矣陳 愧髦士書生活計常若拙瓶粟屢空其固理石莊好義無不獨為將飽念腹朝飢擔石頓肩來叩戶要轉免啼成歡嬉此賜何敢望此老况有新詩非草〻再拜為之驚且愬錦章玉聲瑚新好我貧猶有稻粱謀更有貧士需麥舟為君乞與君然否業施曷計雖家西

五言律詩

新秋

大火西流日秋風戶到時斷痕依淺水叠翠副高枝氣每隨時改人應共物萎百年同一夢身為欲何為

電

玉女閧天笑驍龍弄月球照胖干壑滿應手一綠無蹤映同雲表行務轉海隅田夫占北極明日雨平鋪

和澧州喜雨韵

秋色在何許浮嵐疊翠間江清傷鳥渡天濶片雲閑雅量肩文舉新詩壓子山更深聽遠溜哦咏答潺〻

十五日十九兄到家小飲有詩和之

晚窗烟霞好寒山雪月明賞心閑鷁喜醉臉任裡形銀燭輝蓬戶氷花燦膽瓶請君賜斷句孤雁欲吞聲十九兄末章云嘗嘆求友声

是夜聞十六兄雪中有作次韵

晚山栖半白晚岫動斜紅竹山杯裏悠悠一笑中意君
才磊硯頑我意茸伯仲塤篪處空嘆不與同
次鄭府判金字韵
巘崛來北固鋋追識南金未覺人間役欣同物外心
燈花殘半夜桂子落秋聲細聽朱弦曲寥大雅音
和十四兄璽岩偶作
松関閑野寺山色淨黎床戰局誰爭勝琴聲或大
當有人觀物靜得句滿囊香鷗鷺盟猶在閑中作此
忙
次會再和

古殿後多竹虛簷前可抹炎敲于此郎朐次要人當自
足蕭蕭意時來細細香曲肱無一事剛為屬詩忙
和十九兄梅韵
空谷寒花好荒村野路長有懷尋往事無語擾枯腸老
氣猶無恙幽姿只自香喜君歌白雪茂對此新陽
二
語別星霜久懷人遺里長江山高看眼文字飽償腸窮
證新生態寒梅帶舊香他年當記憶有雁過衡陽
九月二十六日觀水
淊淊隨岫遠澹澹浸沙寒萬古去不極幾人來此看放
手知有本逝者若為難賂目飢陽裏雙鷗下碧瀾
道旁見梅
一樹栖殘雪不禁春夜霜香飄非寶篆粉褪厭時粧且
合収餘白應難待晚黃自便離落好榛棘不相妨
别宛陵同官
游宦見交情惟憂間易生文書祇自了意氣若為
傾幸已符金斷終然為玉成官僚有如此共保歲
寒盟
途中
官身鷩作客山店是回程郡事閑新旧人心屬送迎

塵衫經幸脫野服要須成世路如川險歸途却自平
有感
捧檄來茲邑勞勞兩載餘親庭千載隔家信十分踈
有婦問多病諸兒盡發書依簷秋雨滴點點正愁予
和揚兄
鷄栖餘兩載塵擾實三思愧匪江陵椽空多東野詩佩
囊無限富擊鉢已嫌遲細讀傳雲句多應負所期
二
納履終朝役挑燈獨夜思功名非我事風月負君詩裁
水添多樹山林對木邊江村梅正好珍重歲寒期

趙山甫居玉壺畫得湖山之勝醉後和其韵二
章
占盡春光好湖山一覽餘著身蓬島裏縱目画屏如我
計還知醋君謀定不賒他年同到此卜築更躊躇
二
相見雖無幾相觀却有餘清標無這樣塵世有誰如文
理涵教豢濃醺且放賒論文何日再欲別更躊躇
舟早行將至三界偶成
辭京塵漸遠入越思逾清兩堅溪方漲風帆去又輕
天光浮水闊山色帝雲橫更問鄉關路從今尚幾程

投筆次前韵
小雨添溪滑新晴散夜清寸襟如水闊一槳共雲輕坦；
道皆直縈；徑自橫脚根只這足何用問前程
再次前韵
晨炊浮早渡午夜過錢清越國移舟便曹娥上堰輕人
言三界近共指一山橫古刻明朝到籃輿數去程
再次前韵
眼見塵泥涸喜看沙少清魚殲限日曬鷗去怕波輕寒
渡人來少閑舟岈與橫不涵催去槳溪曲不論程之
和孫司門寄寬堂詩二首 孫尋訪梅紅述之 其明詩有薫蕕詩
官書文書少塵來歲月遷豈無車可出儻有約宜堅
傍水尋蹤影栽請旧編孤山須竟日去莫買遊舡
二
靜節非沉酒行藏豈漫遊幾多經濟具可付醉吟休志
在存周禹悲能楚因流風千載想我欲賦登樓
和吳準齋所賡劉石澗詠湖山之樂因見示
韵
勝賞付飛觴詩人妙嚼芳荷君相收械容我共清凉湛
俗人空老偷閑冢最長高峰應更好何日戌扰鄉
戲賦段橋風箏

段橋牽線鷂兒戲亦關心風雖抗雲高徑欲使人誇無
限力身直不金多說與須知道明朝不似今
水簾谷淨月　維摩室　新月谷
巨嵯森四立谺洞貴前將蔦道穿危磴虬松奮老髯
岩高全似砌水小不成簾半生纔此見雖僻未應嫌
賦宵父所性堂
心外非吾有區間祭爾生道源無欠剩物與共流行纔
覺誰言辱祢常未足榮反躬深体認莫浪付詩情
酬謝韓仲和贈
丹心空自照白首欲何成蹈地方求寔箋天敢爲名樹

深秋水淨山遠暮雲凝索我文書外論交深友生

挽侍郎王公二首

地靈鍾國秀臚唱壓時名虎觀堅黨節螭掬振且聲志
隨時暫壽身與道俱崇人羡委金日於公孰重輕

二

里揿數陰越畫綿借輝光誘接當登席栖遲屢負攜故
山欣拜節華屋痛惟堂歲晚凋松柏令人重慨傷

貴司踐更初陰數 數里

挽鍾保義 同峽山為之某

實館名猶在燕山事有光解衣非楚纈拘摩巽齋室映
日庾蘭蔚餘風寧木香琴珉垂世勳寧復事雕章

杜清獻公集卷二　十

挽劉監丞二首

諸老凋零盡公胡不少留塵談栽後進山立儀前修逸
館休黃髮為邦付黑頭甌閩看啟節有淚正難收

二

奕世詩書遠三劉姓氏香鄉評高宿望里社借餘光運
浦秋堂晚松岡夜室長典刑無復見南望獨淒涼

挽葉子儀

性質執無編工夫豈易錙人誰知此學我獨謂公賢耽
耽存憂世悠悠付逝川一經端有屬拭目看家傳

二

一

當年共短檠心事孰評論豈我非同志于公不用情幾
多才莫試有此恨難明旧友凋零盡悲哉伐木声

挽項監鎮

男兒志四方世事苦難量發迹功名誤空令荒歲月倦
遊歸故里幽興肯新堂當日多知己諸公孰在忘

太師平章喬文惠公挽詞三首

奕世諸賢輔清朝得老臣成諫兵秦蹇叔憂國漢萬生更
化人皆仰調元位獨尊天遲諸葛死向欲致昇平

二

名在洪均上身遊綠野中社方娛白傅城處開滕公國

杜清獻公集卷二　十一

勞觀輕重君恩看始終堪嗟典刑盡群不剗寒空

三

憶在烏傷日賢勝鴞薦辭自慊拘法守何以答心知零
露黃花暗淒風画翣悲遥瞻北山路無計送臨輀

挽周廸功

書種開風氣儒声動海涯一門園義聚千里擇名師重
卦終須卜留耕已可苗賢書初入貢玉樹影參差

二

憶昔痴兒幸聯君季氏姻兩家成契潤一夢記酸辛鄉
黨聞君子銘章又古人落花愁暮雪淒涼不成春

挽張監丞

我凡同昔席我亦接書班不盡明時用空令老淚潸箭
聯總胃監駁竹使只鄉閔時豈無知已呼嗟世難

挽趙淯二首

蔚蔚郎闈望皇皇使節輝競時俱勇往懷寶獨言歸
皁蓋人方惜黃梁夢已非蕭山道老在誰使涕交揮

二

欽祖從臺州巢枝幸里閭塵蹤誰投拭餘論借吹噓得
意竭坷地驚嗟素錦車直言公不死蘭玉秀階除

趙學士挽詩

嗚成彈冠地胡然抽手居自怡還自足誰毀又誰譽
花竹人安在芸蘭慶有餘華堂騖素錦行道盡欷歔

挽陳漢英

庠塾崇師道鄉閭重典刑麟經開胤學騶動天庭頭
未終朝黑衫斛幾月青文章難得力愁絕峴山瑩

七言律詩

新秋二首

少吳行秋正疾驅滌熱涼色已侵膚翠空碧水涵高下
淡靄蒼烟半有無風露已經生條戚菰蒲且欲慰斯須
誰將霜竹橫雲外似有悲声與恨俱

二

一葉階前落淺黃已知秋色渡長江有靉靆合寧長健
萬慮從中未肯降荒草寒露飛蝶盡暮山烟帶白鷗双

倚欄獨立渾無語時續淺編對小窓

春雨甲子而潤澤不違時夏已更秋方慮乾涸

一夕沛然憂遲矣喜而寫情

甲子無言未足聽沛然甘澤以時行平田不藉開渠水
野老甜忍逐婦聲黃劉積雲承露重青翻長浪藪風輕
賤夫一飽識為幸更祝傾河滌甲兵

縱和嚴君壁上韵

山舍懷樞朽壽餘携來小園作閑居推移寧免人間世
滌落還同心地初鷗鷺寮盟忘物我薜蘿交翠映簪裾
恭惟不負傳心印已把浮生付六如

丁卯九月十夜翫月

草露團團夜氣濃一天明月半彎弓光涵萬頃澄秋霽
影落千山接翠空毫髮不迷孤照處瞻盻盡露廣寒宮
回廊獨步渾無覺似是冷然駕遠風

己巳登玉峰亭

与君携手上蘚坡步步塵襟盡剖磨一島橫遮秋色遠
片雲歸處夕陽多潮來萬里翻明練山簇千峰列翠螺
此地不堪歸去早欠看明月漲金波

二

杖藜無事歷危坂一片清寒鏡面磨極盡時水知澗置

身高處見秋多此時不著登山屐到處還成渕海螺遥
想高人閑物外故應不與世同波

八月十一夜風月可愛自前屋覓酒不得而歸

小詩呈百六十叔

晚烟輕拂孔山橫落日纔收月已明萬頃孤光依澗野
一天寒色帶疎星安情要與秋雲淡携手難禁夜月明
慣識醉中風月好不知風月更宜醒

次韵草堂

心事雀兒目不如愁端叢起蔓難鋤殘山剩水鳥声怨
落日微雲雁影孤妙句聳聞驚邪夢寒肥細讀慰來蘇

許身已在羲皇上降志猶能念昔吾

偶成兒字韵錄呈六十叔二首

溪頭徙倚對崔嵬世上塵愁安在哉峭壁千尋翻素練
深崖萬古閙雄雷空餘鳥跡無人到應有山靈怪我來
偶尔相逢成勝慨平生襟抱此中開

二

莫令胸次著崔嵬萬事于人何有哉欲向懸崖看積雨
幾經空谷撼奔雷山花無思開還落溪鳥忘机去復來
此地追還吾足矣解愁春甕不須開

清真補遺士携羅丈唱和訪余求詩予非能詩

者辭不獲力拙次韵能不以狂斐底我否

遠尋幽侶對清閑落筆烟霞寫壯觀不染紅塵隨處遣
獨將青眼箇中看雲飛碧落無心到亦浸清波徹底寒
遥想鄉盃當日意濯然新沐欲彈冠

和宗司法與鄭府判韵

毫端收盡九秋霜凡目容窺巨海鷩别駕錦囊誇李賀
參軍石馬續弥明珠璣錯落交輝映金石鏗鏘迭奏成
迷道願君相指以敢辭駑鈍策孤征

又用韵

候虫唶唶泣秋清節物還令壯士驚人在九原誰可作

橫千里自增明詩壇尚幸從盟約句法于今識老成自
愧枯腸如鬱室只愁有債未寬征

又和鄭府判侯字韻

野人漫學事王侯宦牒相從得後遊看眼丹鉛常午夜
轉頭黃菊已深秋幾多陳迹成千古莫對清樽話去留
自幸趍隅陪王塵如今何止識荆州

復用韻以見別情

插架牙籤富鄴侯戲將翰墨此中遊紫萸黃菊家家酒
巨軸長篇字秋秋設不堪增戀㥘簡書無奈怕淹留
人生聚散真萍梗咫尺應能見九州

別張箕兄弟

弱柳含風拂路隅一尊話別意踟躕相未子了百年事
有約無忘千里書到手功名還漫浪褆身德業念居諸
願君一語勤相贈拜賜從今償不虛

戊寅夏和趙十七兄拈提偶作

故山携手恨心期里社從遊即旧規十雨五風深望歲
一尊重會只催詩多君格力聞壇社得句精神見睫眉
匹馬秋風思遠道此盟常恐憶他時

遊擘翠

新晴山色淨襟裾世上塵埃一點無飛瀑驚奔爭須洞
層巖屹立鎮金岫鮮流平此沙可數頑石叢中草不枯
醉後偶來觀物變要知到處是工夫

和沈節推韻

點撿春光向幾多埋頭官事暗中過篇篇鷲影霜先入
匝匝襟塵鏡未磨盟會誰令寒晉楚篇詞自幸識陰何
休文多病風流甚紅藥尊前獨醉歌

次陳友韻 永嘉人業文代館客

企望隣邦百里餘一時文物數名家驚人議論鏗蒼佩
落筆詞章染彩霞此日相逢真有幸何年重會恐無涯
願以可予為君別多愧新時屢拜嘉

歸自津司試院到桐廬晚偶成

歸棹便風泝古流一盃獨酌興悠悠夕陽醮水金窩沸
暮靄籠山紫幕浮收笛村村多路入漁航浦浦帶烟収
丹青此處難為手更有覊情不奈秋

再依韻復足五十六字以見一時聊與之意非詩也

人間總是一虛空過限流光過耳風方見露芽墻下茁
又嗟霜葉嶺頭紅身來作吏双溪上誰使衝寒一寺中
急雪隨風穿兒過強呵凍手作詩窮

十二月初六出郊途中値雪偶成小律

宦塵役々來走長途歲晚離家只自吁風入破輿寒徹
骨雪沾踈幌亂穿簷横陳瑞色今如許定擬豐年可大
書州縣徒勞何敢憚萬家温飽即我庐

仙山知寺志剛示予以浸碧唱和詩謾継其韻

浸碧軒臨小池則師所扁剛亦頗可與語

窮年奔走緣鄉隅暫此凭欄意已殊一水光明平處現
四山容色淡中鋪莫蓋塵翳臨永檻自有靈泉照玉壺
碧浸主人應領會試言此碧有聊無

林倅到邑之塗中小詩四月二日

簡書奔走日衝々偶此郊行與易農雨意醖成春野意

雲容點就晚山容蒲綠貯色桑條上餅餌吹香麥隴中
忽憶故園歸去好雪山知隔幾千重

和林簿二詩一謝窗燕飲置酒會素官一題香山寺

憂喜從來巧聚門刖人有足未為尊人生何用家萬石
世事是輸酒一樽荒徑賦歸人已遠急流勇退意猶存
功名千古成何事眼底榮枯不足論

二

宦進之自險于山我輩孤寒分外難叢寺莫君成勝槪
新詩為我解愁端自嘆落々無三語底事區々為一官
初夏北窗新枕簟碧梧直影正清圓

大雨喜成小詩呈百里

頓々萬目望窮蒼連日雷車走阿香不用旡中留斷蝪
已聞野外舞商羊霈霑旋澤盈千澮極罷杈功可若箱
令尹愛民天所相三年境內樂穰々

恭謝侍讀仁皇訓典徹草御賜杜工部紫宸殿
詩退朝口號并鞍馬香茶

於赫仁皇訓典垂寬慈寔德太平基鴻圖植遠文孫紹
燕翼謀深烈祖貽寶曆初更思善治瑤綸久閟撫良規
平々王道今猶昔海宇雍熙庶可期

二

丹地從容接細氊豈徒口耳謾周　帝王家法由心法
典策言傳以道傳草徹誦逆天意悅恩隆賜與露華鮮
禮文猶古皆成憲主得由斯志罔愆

三

微臣何幸厠經帷寵渥便蕃亦列施鵷鷺飛高晉帖
夔龍會送借唐詩靈換甘露排憂困敵馬雕鞍念老羸
自愧無功難稱塞孤臣耿々只天和

得雪梅賀馬上得五十六字

昨夜同雲猶未合曉來一色變山河料應天上梅花早
吹落人間柳絮多酒興且憐今老矣詩腸無奈此清河

銀盃逐馬天階路何似寒江伴釣簑
一
窗前竹
拔地亭空翠削成與凡不同栄無心到彼難教曲
有節防身只有清今根穿草壤誰令弱抄上雲程
擬簷敲瓦宜芟去好伴寒松澗壑聲
聞喜宴和御詩
臣恭覩御製賜徐儼夫以下詩見仰陛下菁莪樂
育　拔能觀君子有酒上且多夏啟雲需之　治
世之音安以樂戴頌奎画之華臣昔職予校羅令
譽思予茲恵不揣荒蕪恭和投進伏望聖慈頫垂

睿覧冒犯天威臣無任震越恐懼之至
清朝策士屬新元四海英髦意氣軒自是見旒崇直道
亦令韋布效忠言塵萍初洽君恩重鳳藻俄頒帝語溫
此日微臣陪鵲宴更慙蘭省溫拔掄
舟中偶成
汎舟深處暮山晴乍晚塵埃耳目醒水面浮天相與碧
波心浸月兩爭明淺流礙石灘灘急曲岸鋪沙渚渚清
人靜夜闌舟未艤微吟顧影不勝情
和楊兄二首
魯叡寂寥鄒辯已異端塞路日殷繁宗緜遠緒千年緒
古鑑新磨一世昏正道以身為屏翰真儒于此見淵源
儼來遺象知君意百世師模儼若存　楊兄以呂祭像見贈
二
望斷家山兩地懸白雲何處渺消然更塵歲月知無幾
宦海風濤幸有邊已是雪霜催歲晚又還花柳放春妍
起予妙語令深省碧眼相看話百年
卓齋誨人亹亹不倦某每侍几席洒然若執熱
之濯清風一日語及唱和新篇繼復緘示聯
章臣軸皆相與切磋之意某竊志之其荒陋
次韻二章借以求教不敢言詩也幸教不敏

而鐫誨之
著身闤市厭惟艱耿耿狂瀾蕩不還心莫轉移真匪石
德常安重有如山談經不踵諸儒後辨理尤嚴一字間
傾耳名言深猛省半生日月總成閑
二
倦遊愈覺世途難遠矣淳風未易還車去出門多異轍
塵前眯目失前山差殊只在毫釐際迷復多來反覆間
珍重先生相指示忙中自有本來閑
伏蒙賜和復用韻二章拜呈可謂出醜衒媸雖
自叙鄙懷併以見區區敬慕之意姑惟教之

是所願也

一

道在行藏自古難為貧拙出未能還一從舉手遙西日
已恐移文在北山身入微宮鞭鍊衷心漸大隱市朝間
浮雲富貴非吾事便有功名亦等閑

二

學道辛勤歷萬艱精神見性本無還齊眉自可供甌飯
攜手何須去廬山謂介謂通非所在不夷不惠可其間
自憐走俗心猶丈席摳衣願聞

和花翁盆梅

絕澗移來近市闤又還移入費花盆体蟠一簇皆心匠

膚裂手猶尚手痕試問低回隨俗態何如峭直抱孤根
歲寒節應無恙曾九須知自有尊風

和花翁自詠

愚拙天真未易全如翁自許豈其然剩將詩句酬花債
只把春衣辦酒錢僅六尺床皆樂地方千里早自豐年
瞿曇老子都曾學曾學為儒也學仙

和貴方韵

萬物由來備一身要教純熟在持循莫教惡濁浮埃界
自做分明寔地人培養摧知心是聖工夫豈費筆如神
羨君精進追前哲媿我衰頹落世塵

借韵呈寬堂

坦然寬德是居身又有疵吡要附循鏡淨不過方寸地
海涵何止八千人呻吟望賜多溝壑晚閑為霏幾怪神
膏澤未能周海宇祝公先靜一州塵

次韵花翁冬日三詩

料理新陽在此朝休文但覺帶寬腰懶將漫刺巡門到
病怕時人舉酒邀強裹青衫空自累滿簪白髮不相饒
寔心久矣隨天付九轉還丹不用燒

二

入心天理兩相關無奈花翁盡日閑麤服靚粧粉拜節

弊衣短策自怡顏已闌瞥爾尋幽去又見陶然向市還
世〻塵〻不染梅花好處即孤山

三

蕭然僧舍一柴扉淡泊如君眼底稀山澤肯為仙骨瘦
襟懷自得過身肥有詩益秋遍空索無酒留賓辦典衣
一棹稽山風雪裏便應興盡雪中歸（聞欲往越上之行故云此）

次花翁喜雪快晴韵

何人急〻走靈符扶醒縱〻十萬夫隘巷未收穿履迹
短簷已倚晒書儒日門雪色如翻手景屬詩家費撚鬚
起望四山新入画翠屏半是粉成圖

次花翁第二雪

劉見飛瓊綴晚華已聞得句壓劉又亂隨風帶斜穿戶
誰在雲端巧弄花憐殺飢鳥尋屋角寒驚失雁宿汀此時
清難酬賞羔酒誰言勝鳳茶絕

次花翁第三雪

擁衾無事可相干急報飛瓊急起看推戶已成千頃白
倚欄未覺十分寒三逢瑞景開心目幾負詩翁琢肺肝
妙句飛來方對客共吟驚喜欲忘餐

次花翁自笑韻

耶翁活計謝田莊肯與時人較短長餘事詩篇陸能謝

太平胸次到黃唐以通為隱渾無礙有樂常貪似暑當
自笑此生成鶴哭誰知鶴哭正難量

次趙貢方九里松偶行韻

適機已熟絕提閑縱步來尋與表山殘雪衣消甚酒醉
晚風吹髩帶詩還如年柔子歡作足官步想于樂事惺
安得相從塵望外快將如意碎青珊

羅季能赴興國前詩未作書于醉中援成亦併

達之

一笑重逢十二年自憐鏡影已華顛謾言世上誰我知
落在人間忍愧天理到平時無一事行須寔處着千鞭
但教千里民安業莫使虛名獨為世傳

送湯國正

一尊濁酒送君行慘淡江雲似我情已是園林堆落葉
更添風雨掃殘英直存吾道貫何病公在人心為不平
我久念歸歸未得羨君趁得去帆輕

南鄉舟中偶成

目斷遠浦閃銀光烟抹前山濕翠粧自有著身丘壑分
故應遣我水雲鄉使于世上誇鍾鼎何有田間飽粱稻
手把黃花相問訊秋風常改舊時香

和耕甫弟梅

教與冰蘢與雪宜有人著眼水邊籬從渠疎影初傳句
自此清吟未有詩曾到孤山飛寉處恰思倚樹跨鯨時
李園莫負春風約應有當年未折枝

冬至展墓偶成

至日衝寒掃墓壇凄然一拜一欷歔蓼莪恨與雲無
際常棣愁從雪滿話謾落世塵驚日月謾尋吏歎廢詩
書回頭更看諸兒姪門戶支撐正要渠

鄭寧夫攜詩竹訪余并有贈篇聞其浙右之行

故賦此以送之

何人剝啄叩雲關袖有新詩數百篇宮徵自調相和應

珠玑不摽盡光圓昌黎薦士慙無路東野盤空枉笑天
閩道二親猶未葬知誰著眼為誰憐
承見再和用韻
簇〻枝頭綴淺黃鼻通四遠孰留藏秋對　樹凝添色
雨不多時怕減香花事惱人非易管詩情得酒為新嘗
叢芳得色驚人句影下重吟駐夕陽一作云乞特花事從君嘗賸有詩情得酒嘗推安已驚新什里翁知病思得春陽
挽曹處士二首　一
年終四十未云遐曹謝丈場意已奇獨還抱古心欣有
得肯同時好浪相追迴神自是平生學徹底還看處死
杜清獻公集卷三　十四
時援筆大書真力士紛〻醉夢苦纏悲
二
持身非介亦非通閉處工夫不墮空石室隱居雖我獨
鳳岡文社與人同道銷一致多名士惠決千家有後功
潛德自昭何特發炯然大筆紀無窮
徐倅尊人挽詩二首
教子成名豈偶然存心積善契蒼天獨工學問馳清譽
旁習陰陽得異傳然有哀榮身後事不差生死夢中言緣
欲占厚德看銘誌七十之期過一年
二
論子論交事契深同年同里又同心登聞未展龐公拜
壽莫俄驚尼父吟自古陰功天所予如公福過世同歆
老成漸〻凋零盡空有潸然淚滿襟
丘知府挽詞
弟兄再舉人爭羨富貴隨時報未均領閣清班非不遇
特麾垂選遂成塵世誇人物今何在志在詩書竟莫伸笑
語談諧猶在耳　聞遠訃恐非真
挽陳持仕
事到蓋棺方始定言乎陋巷乃為公試看傾郭盈衢淚
盡是忘餐振廩功榮貴但知崇己欲文華未必濟民窮
杜清獻公集卷三　十五
如君厚積人誰忌惟恐君家積未豐
挽黄修職居仁尊人
寧士當年祿等情世科心許白頭吟詩早已傳家學場
屋誰知負夜燈老矣尚餘英氣在嗟哉獨慕善人稱一
經分付何慚看取子門戶光輿
挽李處士
踔犖群山兀海隅　川財有吉人居施人一念周鄉井
稱善同聲一里閭教子秉方心有待榮親老養意何如
施恩援爾撐門戶肯負當年一束書
挽趙漕閣中

公四海大名無有女來媚閑閥宜搊藻自供寒女事
桑書未許世人知舟移夜壑方遺恨劍合平津自有時
膝上一經勲已策吁嗟不賦板輿詞

挽

韜光自古常難見友道于今幸可論勳業但見左江祠
才名已識下邽門壯哉蘭若當時志已矣雲山此日原
底百年同一夢山林鐘鳴尚何言

挽翟覯

時運遭逢亦偶然著鞭莫訝祖生先閉門終負三冬用
勝蔵徒誇十部賢玉樹幸能光四德齊羅寧復歎當年

生平未荆州廟有淚空令落九原

五言絕句

酥溪寺舍窓前有黄金間壁玉竹可愛賦作二

十字不許撞風

中土太淡素東皇染半節此君已不群此種更奇絕

得先字

掛起梧桐月先成一夜霜與君飛大白一口吸秋光

杜清獻公集卷四

宋　黄巖　杜　範著

七言絕句

和六十叔二首

夕陽有意為人留斜映寒江着小舟遠目送岑無限意
不須蕭瑟賦悲秋

二

半窓斜日帶東籬柱子圍圍已滿枝朝露曉風并夜月
細看一一是君詩

辛未白鷺

故園春杳淡烟霏白鷺翩然下小池豈我机心猶未盡
躊躇四顧復驚飛

次韵十一叔芍藥五絕

白白朱朱掃地殘尚餘紅芍帶春妍娉婷自笑成孤語
因倚芳叢背日眠

二

簇簇妖紅裹露盤春工爛熳已君看心期點檢都無可
幸有花盟獨未寒

三

心事推殘厭世喧眼前能復問娟妍故園春色還依旧

此日看花意不然

四

手把春花已後春錦容入眼更成新恍欄落月禪無語
倍覺君詩信有人

五

寒暑回還日々新數枝留得幾多春君能彈壓渾佳句
一段清襟亦可人

次韵草堂三首

月蕩秋光滴翠空奘々寒色萬山同一年奇事惟今夕
頗我羨然卧病中

二

中秋有約醉南湖料理清光已不孤枕上不堪良夜永
起來猶强作伊吾

壬申九月初十歸自邑中二首

宿雁沙頭水月明無端驚雨三聲孤飛縹緲知何起處
影落寒江浪已平

二

風清露肅片雲閑耿々寒光沐萬山滿目瓊樓高着脚
豈知身後在人間

清真宿道士携羅文唱和訪余求詩予非能詩者辭不獲力拙次韵能不以狂斐此我否

奧北奇才萬馬空驚人佳句墨深濃春風桃李人應識
要看溪寒澗底松

戲十九兄二首

風流公子醉陽臺歸路猶傳笑語諧玉腕双扶争嫵媚
不知失足在蒼崖

二

君曾夷視北山巔險阻誰知在眼前亟欲問君無恙否
小春吹到探梅天

飛雪未已可謂生瑞約判簿務二丈同登尊經閣

萬頃瑤瓊爛不收從今便合度來年與君莫負登臨約
不是偷閑作浪遊

次沈節推韵

春工剪水巧先呈不夜寒光滿地瓊獨擬冰髯搜雪句
此時難解與同盟

又得一絕

向居方從萬玉妃安排紅袖點春暉一寒自笑無禮容
三酌叙々早賦歸

和汪子淵桂花

姮娥剪綠壓群芳一夜秋風入酒囊薰徹醉魂清入骨

敢言天下更無香

和趙山甫海棠

春風得意酌霞觴綠袖寧禁白露霜欲向月宮收勝馥
晚窓强理皆時粧時海棠与桂花同時開折以同賞

次沈節推送春韵二首

佳人憔悴怯春衣日暮樓高酒力微流水落花無恨限
一聲杜宇又催歸

二

一年春事逐飛蓬燕語千愁訴未通水竹誰家深院落
捲簾準語納薰風

七月二十七日午到釣灘登其臺丙子歲予自三衢回與同官數人過此嘗書歲月壁間今尋之無有矣尚記畏者登臺時風雨凄寒石磴危滑躋而上不以爲難今躋肯扶杖不數十步即足慵心悸目眩耳聵登而恐不至也下而恐不及也卧舟中久之氣始定丙子距今才七年筋力衰遽如此更七年矣不知視今更何如也遂賦成二絕

高人作計亦迂哉千尺崔嵬著釣臺握手故人留不住
有魚乃肯上釣來

二

憶昔斯臺醉晚風壁間歲月已無縱誰知千里留名字
只在當年把釣中

偶成

舂脫京塵理棹行歸心佇立望危檣得風甚飽秋帆腹
頃刻回頭失富陽

宿興善寺

廢寺翛然睨宇空早寒吹雪撼山風急投小舍成孤坐
撥盡炉灰那處紅

用韵作謹書語

氷雪凝寒萬木空我今正欲轉春風東郊已作淮安排
付會看枝頭萬點紅

劉上舍携酒有詩和其韵二首

數遇流年轉瞬中宦情休更問窮通　詩嗅我塵埃委
孤驛清燈一笑同

二

奴々啟事又更新一氣回萬木春獨有江梅殊
覺凜然氷雪照詩人

高元徐倉高弟和劉會之兩絕見寄再韵謝之

我輩周旋天地中此身窮處此心通荷君一見如平素

迹未相親　已同

二

袖手閑居德日新靜安增佇四時春君方入室慰此老
肯作潯陽慨古人

康秋惠詩和其韵一首

春入桃園日正遲懷人何以慰朝飢自憐官事宜煩日
却是詩人得句時

二

鏡梅詩興愧何郎塵鞅埋頭歲月長力薄何能堪重貢
托身猶喜鄭公鄉

晚坐偶成

日隱西山月色微林端水際淡烟霏遥岑横碧在何許
誰念行人未得歸

劉上舍送牡丹酒併詩和之二首

春愁風雨不禁寒紅盡枝頭綠葉團誰遣佳人伴岑寂
初酣卯酒臉如丹

二

紛〻萬丹委泥沙獨殿春風自一家珍重白衣相問訊
醒吟佳句醉看花

偶題

雷花亂山才約晨雨中平野吏淒迷有人支枕軒窗底
卧看鄰牛渡野溪

和楊秀才惠詩七首

半敔生涯志九霄詩篇妙處壓劉漕呆顏鍾爲人多錯
自有靈龜價最高

二

使君那肯贈投人至寶何須借所因袖有明珠來遺我
荷君此意重千鈞

三

區〻敔計一身安剥盡皮毛尚有根有客款門歌慷慨

清風爲我濯延禪

四

百年陞典一朝行疾痛誰知赤子情勞瘁何曾沾小惠
追呼要已困苛征

五

戴籍重修回額存從今使可養肚脾只愁均賦無良法
巨室逃揭復故脈

六

事已垂成處正長民風安得反淳龐交征上下方旁午
何以爲蘇淑此邦

七

三載塵埃積寸心空齋暗鑠一床琴忽聞宮徵相勾引
聊整薇弦發回音

問淵明菊

世以明淵名你覺却來紫陌換青銅東籬采采知何處
豈不包羞負此翁

代菊答

未有淵明先有我何人喚我作淵明東籬究在南山下
誰向秋風管落英

曹娥

舉世貪生不足評捨生取義亦難明娥知有父不知死
當日何心較重輕

偶成

短蓬支枕看青山山意閑如人意閑飛過白鷗何處宿
有時莫向急邊灘

處靜得梅枝為贈以新詩將之漫次韵以謝

花與詩人自目成將君特贈伴寒燈悄然清夢江村裏
忘却官身在宛陵

何君智父之堂名以雲岫永豢齋記之智父以
示余漫成絶句

谷裏深藏豈自珍須臾觸石上天津悠然一片心何說
在道無心却誤人

枕上偶成三首

一春霽色養花天近夏鞭霆雨沛然說與農人勤貯水
行看綠霧漲平沙

二

春動遣声虜計狂涅流擁斷架浮梁雨師怒烈風雲陣
定報驚奔盡犬羊

三

老去屢與死為憐急報家人早入京正慮舟行流未滑

枕前快聽鴻雁聲

和楊凡二首

詩人道我厭高軒坐覺塵埃不敢干三寸古今談不了
明珠落落走金盤

二

三年嘗盡萬間關力怯殘牙寸寸彎何日變成閑世界
與君夜月對山河

詠玉簪花

葉帶春姿如潑澱花多秋色似凝酥帆疑鷺立清波上
只欠漁舟凑畫圖

和會之二首

飣蘸菊醱把仙霞味到詩情分外佳應把梅花望彭澤
不辭漉酒污巾紗

二

爱景桃春意已生新詩新釀一時成遥知獨酌微吟處
霜月應多別處明

劉百十六兄送梅花大卿新酒以詩將和其韵
四首

塵賢三年繙水濁詩懷久矣負良時門前喜鵲來相報
知有騷人麦色綠

二

寒氷為骨玉為精籬落黄斜數點清不見孤山浮動處
嶺頭折贈若為情

三

暖日浮光深水濁魚方棹尾照晴時巨鱗如掌勤分餉
與入扁舟動釣絲

四

新菊盎盎瀉瓔㬎照我襟懷徹底清多謝白衣相問勞
舉盃無語不勝情

贈以酒寄詩

茅茨底下坐寒氈應是孤吟舌未乾忽遣麴生相問訊
椭洗磊硯濯毫端

和高吉父六絶

端為稽田賦未均一時板籍盡更新三年敢作賢勞嘆
政恐才踈負邑人

二

麦隴吹風餅餌香柔畦映日薊綠光晛春好誦歸田賦
問汝何為兩鬢霜

三

飲咏于人似有緣又將塵面對瞿曇儒冠未必非相誤

時聽鐘聲静夜参

四

平生寘憪怕逢迎相望何時可合并妙語貫珠分在手
山齋快讀航風清

五

工部文章裕後昆橋齋遺稿炯然存偶拈同谷悲歌句
又把愁腸攪一番 稿中有和老杜同谷七歌其詞悲怨

六

世事紛紛起笑端五雲深處最高寒與君便好尋前約
霽月難同俗眼看

途中二絕

一點天根動處微已今萬物受春熙欲知消長從來意
便是人心善惡机

二

脚踏京塵動數旬歸途又復見書雲群陰已放陽來復
看取新年別有春

和韓蔵山見贈絕句

世網纏身未得歸但勞清夢到林扉高人誤作班行看
只是山中一布衣

秋遊雁蕩道中

遠歸前峰已出奇從今便合闢新詩山林似是知予意
擁翠來迎步步移

石梁

地山不敢碎如拳有見撑空萬古寒好個山中廊庙具
遊人浪作石梁看

照膽潭 一

布襪青鞋得尋勝四邊卧石護清深從他照破千人膽
容我論交一片心

羅漢洞靈峰

攢空巨石太崔嵬踴躍山巔亦壯哉推把斧斤揮直下
所開洞戶許人來

道中戲成

造物人言是小兒偶然越樣與兒嬉不過幾塊粗頑石
傳得人誇幾個奇

尺柱 一

削成一柱是何年屹立當空便不偏我欲借渠成大廈
少陵此意久無傳

天聰洞靈巖

脚力窮時眼力通層梯倚石上天聰世間無眼惟頭石
獨此中間透外空

小龍湫

半世名聞始見之洞心無語立多時題目洞心經行處處
所奇絕此比諸峰更絕奇

攜酒落成倅廳綺霞閣口號代簡

綺霞風月一番新勝把餘光燭近濱閣道落成開宴席
也容老子把芳塵

和陽寀韻 一

又還秋色更斑斕檢點東籬次第黃碧水連天無限思
闌干無奈帶斜陽

寄題蘆洲

幽人作計築幽居傍水為亭手植芦何處世間閑草木
只緣胸有次江湖

拾遺

相傳有富室公至其家嘗厚款一日訪公過午
留飯葱羹麥飯怒而去公貽此詩終身愧不
敢見

葱療丹田麥療飢葱羹麥飯兩相宜試君試上城頭望
多少人家午未炊

杜清獻公集卷四終

杜清獻公文集卷之五

黃巖　杜　範著

奏劄

軍器監丞輪對第一劄

臣草茅書生猶第奉常幾三十載區區愚忠無由自達遭逢聖朝更新庶政一介滯遠亦與甄擢進之周行今幸當輪對政小臣竭忱罄上之日其敢或有所隱以負不忠之罪惟陛下垂聽焉臣讀易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天道人事未有運而不窮者變而通之斯不窮矣其道存乎其人故否之上九曰休否大人吉

蓋謂非大人則不能轉否而泰也剝之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蓋謂非君則不能轉前剝而復也至于上卑巽下苟止則為蠱蠱者弊壞之極也而有元亨天下治之象其繇辭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甲者事之更端也先甲以究其弊之所以然後甲以慮其弊之將然周思而防動而必當則弊革而事立矣夫窮而必變者勢也窮而能變者人也人不能變而聽其勢之自變天下之故可勝道哉陛下以為今之時何如時也豈非否而欲泰剝而欲復大壞極弊而為蠱之時耶三四十年而權臣擅國百蠹交積自陛下親攬大柄名用正人天

下延頸企踵而望更覩之治且兩年于此矣而綱紀之蕩廢者未修政事之苟紈者未飭風俗之頹靡者未振氣象之凋殘者未復楮輕物貴國匱民貧軍伍千紀而遠近效尤違條单虛而中外凜凜弊端糾結有不可爬梳之勢壞證捷出有不可調揉之擾而上下方且苟安玩愒歲月以憂時爲張皇慮患爲過計以振戢爲生事以持正爲好名天下大勢如寄扁舟于驚濤駭浪之上維楫不固篙師不力而安坐以幸其善濟蓋亦難矣陛下更新之志非不勤也朝夕更新之令非不多也天下下恠未覩更新之効而或者乃有浸不如旧之憂陛下

亦嘗深思其故乎夫新教條易新風聲難新觀聽易新心術難以一時之教條新聳天下之觀聽而無以行鼓動之風聲變積習之心術是無異飾屋之漏以丹艧雖新而屋猶故也飾人之羸以衣冠衣冠雖新而人猶故也若是則盍何由而治而否泰剝復之機將轉移之以人耶將一聽之于勢耶臣愚竊謂致弊必有源救弊必有本本源之不究而漫曰革故而鼎新是以弊易弊也天下之理天命之所不能違人心之所不能異者曰公而已矣公則正大而明達私則偏狹而滞晦公則兼聽廣覽而是非洞見私則好異惡同而利害莫察公則剛

毅有執而果於徒義私則依違不決而制于兩可公則確意倚寔以固是功私則苟焉徇名以爲觀美公則隨其所施而人情允協私則一有所爲而異議並興公之與私蓋世道理乱之所由分也積三四十年之蠹習至于浸漬重染日深日腐潰而爲百孔千瘡有不可勝救者考論其故雖不至一端推究其原不過私之一事耳陛下奮大有爲之志而逢當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懲其弊源而加通滌濯使私意淨盡公道大明則變而通之本無難者不然病根未除而隨證用藥藥雖屢更何補于病臣兩年間所親聞者雖未必盡然而臣愚不敢有隱

試爲陛下一籌陳之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有私德之德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私恩之常天命有德而而或濫于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于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牝于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于移貴陛禮貌以尊賢而之未盡用溫詞色以綠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猶有未去也和衷之美未著同列之意未孚紙尾押動事不與聞同堂列而密計定于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覩旧習猶在此大臣之私猶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敎條之頒徒爲虛文是以賢能不見于寔用而流俗足以移人君論思獻納之地或以循

點而充位處弥綸有閒之任或以刻薄而結知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而風采之日鑠有官守者不得其責而吏
奸之日勝監司無澄清之志而貪俗未祛守令無撫字
之勞而民生益困任邊陲之寄者視軍責之夜而不以
塞上聞孝鄉捷之能者飾構奏之塞而維以虛取奏上
下相蒙類背欺罔至于事之相關者則扶護詐以敵餘
爭勢之相敵者則懷疾栢以謀沮害朝廷方特以為屏
蔽而彼乃自為仇雖私意橫流上下充塞大抵以便文
自營為之官計以乘時射利為進取之能以難避事為
保身之哲各身其身各家其家則陛下將孤立于天下

之上矣豈不危哉此私之一字所以為致弊之根源而
枝葉之發是末流之泛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弊源之
未去而徒摘其一二政事之失更張而易置之朝令而
變廢行而輙止無益于天下更新之政而徒以失信于
天下而生亂階也嚮也苟且致弊而今也以苟且革之
嚮也以具文弊而今也以具文革之嚮也以因循致弊
而今以因循革之嚮也以欺誕致弊而今也以欺誕革
之是謂弊益弊也何革之能為是以上輕于出令而威
信不下輕于玩令而朝廷不尊天文變于上人事乖于
下民心日搖國勢日危陛下之臣誰與領此臣所以痛

心疾首流涕而長太息也臣願陛下克己寡欲則修身
行不以富為可樂而所畏者天威不以威福為可恣而
所奉者天道體乾德之剛健而無一毫牽制之失行王
道之正直而無一毫繫累之偏廣聰聽以防壅蔽採衆
論以定是非屬篤寔之意以斥虛美行謹審之令以大
信毋拘流俗之見以疑君子毋求目前之快以用小人
洗此心以主道正此身以道公行修明此綱紀政事以
大布公道方今要立並相援路更端亦轉移世變之一
機也若拘攣退阻復循故轍則天下之政殆將不復新
矣矧國家多事內阻外訌鎮定緝輯惟在輔相既同心

于忠愛亦何分于事權宜相與協力併智掃除宿弊積
然大公以公是非進退人才以公好惡大明黜陟以公
議論修廢補弊以公擊害扶顛持危毋有纖芥之嫌以
來讒人交鬪之口毋為形跡之避以壅中書積壓之務此
正今日之所當先者且論道經邦宰相事也四方有敗
必先知之宰相事也今乃下行有司之事而尤侵銓曹
之官州縣之美職京局之猥狂悉歸于堂除又有堂餘
撥下者亦占為堂差此奸臣招權之術市恩之門聚利
之壑因仍不改以致今日濆亂朝綱亦長吏蠹莫甚于
此祖宗朝雖六院亦隸銓選今既縱未能遠跡前憲亦

宜近孝廟朝凡不繫堂除差遣皆令銓曹依條注授妙選天官長貳使率其屬以綜核人才不惟可以自弁競之風入塞僥倖之路而宅揆之地文書不至委壓庶可以清心省事與其同列講明至計以安社稷舉用賢俊以起事功此由今日之所當先者然後訓飭庶官布告中外明示意向立之風声以洗天下積私之習以回天下嚮方之心其他蠹弊之所當革事功之所當舉者毋循偏見毋急近功必申思先甲後甲之義商其始必究其終窺其得必計其失慮患之必先預防之必審則治蠱之道得而否者可泰剝者可復也臣不勝惓惓之進

取止

貼黄

臣竊謂近者召用儒臣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埀以人之一心萬事主宰故欲闡先賢之格言大訓以切劘陛下之心術為建事立業之基此正大臣格心事業雖施之于用未覩厥成此當責之于用功未定故成效未著不可以其言為清談無益實用而欲委而棄之也竊聞近有好議論者從而詆訾訕笑之是將以不致之知不誠之意不正之心而欲有為于天下萬無是理陛下一惑其言則將有獻薄儒學之意而奸驅嗜利之徒倫為一切擭取陛下之富貴者衆聞而喜則人心失而國本揺天下事去矣此賢不肖進退之机天下安危之所係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亦從儒學以其講明見之力行毋徒資誦說以事美觀而卒墮或者清談之譏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劄

臣竊謂當今天下之至可憂者有三邊備之虛也國計之乏也民生之困也臣日夜憂念輒有一得之愚十曰核敢備言之一曰核守禦之寔臣得之傳聞韃虜聚兵河南其意臣測分道並進虛声已馳逆全餘黨必為嚮

道北來新門勁皆兇雖萬一邊面有驚淮東為急敗軍之將已難語勇剛私隙方開孰禦外患一無足恃可為寒心雖遣定斥使事未必寔為國深慮理宜預防今上下毋然如平日豈非獨幸和議之可恃臣聞王檝尚留浮光收買南貨輸重甚多差撥人夫以數千計則是商販嗜利之徒必非虜廷通知之使疲弊中國取笑四夷莫此為甚猶如可和豈不誤臣我臣愚謂宜亟遣朝廷重臣視師江淮自擇其語知形勢曉暢軍事者以為之屬至其近地檄召二帥諭以康蘭貴鬼之事而責其戮力王室之功然後訪其所以為今日守禦之計檢要閲

虛何以備之營屯尚闕何以補之糗粮未足何以備之民兵未精何以練之將校之不可用者何以易之城池之不可守者何以繕之新附之不可保者何以處以處之使之條陳其措置之宜與夫見行經畫之事毋循前事弊以為欺罔仍遣其屬親行巡視體量利害以參考其說與相講求定備而亟施行焉庶為守邊者知所任責而邊備有足恃矣二曰專物賦之司今大農雖曰總天下之財賦然分與四總者大農不得而察貯于南庫者大農不得而知藏于內庫者大農不得與事權無所統攝而蠹弊必伏倚其間剏稍券天下以厭其多而剝

廷常患其少漫曰弥挽率皆嘗試苟令四出尋即寢罷上下相視束手無策惟有節用任造而擇其無害于百姓者多方以收之遲以歲月必有成效然非一有司所能為也臣愚欲做祖宗時三司使專設一官以執政領之使周知天下錢穀出入有餘不足以數設其屬籍而會之覈其失陷穃其蠹弊一歲之所入必足以供一歲之所出不足以講求節用事宜痛加裁撤條具奏上而施行之至南庫內庫亦使司存者月具見存之數而關聞焉以為均節用之備夫內庫之設本以備緩急之需非以資浮泛之費有司雖不可得而會一人亦不得而私也陛下視宮府為一体而使執政任財計于一身庶彼此無贏耗之異同而節藏省積習之蠹弊其于褚券亦可以通融而扶掖之矣三曰嚴按察之職夫一郡之官守郡察之一路之官監司察之監司之職于按察為尤重今為監司者大抵以獄吏簿書期會為急務而于一路官吏之賢否漫然不加之意其舉也以應人情或不識其人而強加刻畫其劾也多徇私意或不得其寔而誣以貪職是以外臺之風采不振而循吏之治效茂聞臣願陛下論大臣精擇監司恪修厥職舉吏必言其可舉之寔事無徒為褒稱之虛語劾吏必條其可劾之

寔迹毋遽為抵毀之浮詞其有罪貪暴害及百姓必追勘得寔其奏朝廷重加鐫斥甚者籍而竄之仍令使部籍記歲終則考監司所舉所劾以為殿最其有奉行稱職所部風生及有舉刺不當或一歲有舉無刺者則以名聞而加賞罰焉且親民之官縣令為切其貪暴害民者監司郡守不知是失職也知而不以聞是庇奸也宜令臺臣并劾之重者罷黜輕者鐫降庶為按察之官者知所任責而民氣甦矣此三者皆關天下之大政陛下如以為可行願與二三大臣詳究而速行之庶邊備之虛者可以漸寔國計之乏者可以漸贏民生之困者可

矣漸安矣取進止

貼黄

臣曩為安吉獄吏官見本州獄按已成上之朝廷至有二年不下者千連拘繫多已瘐死心甚念之意謂棘寺刑部稽滞以至此也非為大理司直方知刑部下其按于棘大小皆有限日然有駁難往復亦有期程嘗詢聞其故益大因之獄謂之死按欲其緩死奏上輙留有司不敢請遂致稽滞是知緩死之為仁而不知無辜被繫遂延歲月至于瘐死之為不仁甚也臣聞臺察有六刑居其一民命所繫其事匪輕臣愚謂凡州郡以獄按

來上宜併以申御史臺及致刑部下之棘寺寺定刑申部〻申省〻以奏入皆具日月關聞或是有司稽限令其覺察或是留中許其具奏或庶刑獄不至淹滞而平民免于拘繫其于仁政亦非小補併乞睿照

入臺奏劄

右臣一介迂疏誤蒙聖恩拔從庶僚寘之臺察自維力綿而重兩具控辭聽天弗回黽勉拜命既在言責其敢顧私畏縮以負陛下親擢之意抑區〻有當先陳者竊見曩者權奸擅國所用臺諫皆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弹擊悉承風旨是以綱紀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為臺諫痛矯宿弊斥去奸邪改聽易視于旬之間日烝〻然有向治之意然回凶猶未盡去意向猶未照白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繳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分除自洪去未幾而反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日之頓揚者日以銷而朝廷綱紀昔之漸起者日以弊國論未定治功不立職此之由今陛下一旦更易數臣以任風憲之責更欲一心臺綱以仰副勵精之意若欲其迎合時好循默偷位是自壞其綱紀自塗其耳目聖明圖治夫

豈其然亦非愚臣事陛下之職分也臣望陛下斷自聖意明詔大臣力除回護調停之弊以申敢言豈折以奸回之萌當誓竭愚忠以上報君父當旧習未除是非不別白則言者雖多小人無所畏忌默者雖衆天下不知所懲雖數易臺臣何補于治惟陛下裁之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國論主威人才劄子臺中上端平三年春

臣竊謂當今天下之大患有三夷狄之馮陵財用之匱乏不與焉夫二者関于天下之安危存亡其大患宜莫急于此而臣獨以為不與者固非敢為是迂緩不切之

論以固陛下益强則未應綱舉則目隨否則飭精㓗于衰殘飽口腹于肌肉非惟無益秖以貫害所謂三大患者國論之未定也主威之未振也人才之未作也臣請謂陛下條陳之國論者所以一意向方今韃虜不道蹂躪荆蜀震驚江淮襄陽重鎮而道梗援絕江陵孤壘而力困事危隨棗德安蛇豕荐食光黄又告急矣而議者兵財之不支則主于和憂豹狼之難厭則主于戰廟堂籌邊未有苟且施精神督視開閫未有一定之規因循歲月苟且施行精神何由折衝將士何由用命至不特此也至于進君子矣已有賢者無益之疑退小人矣復

狙詐可使之意使君子捏杌而自危小人扇揺而伺隙欲節用而或嫌其流于儉陋欲懲惡而或謂其戾于寬仁凡此等類不止一端自更化以來所以無一事之可立無一弊之可革者寔由于斯臣所謂國論之未定者此也主威者所以厲風俗方今百度積弛萬事交靡上輕于出令而群議之易揺下輕于玩令而人情之不肅王法屈于大臣之覬故主柄移于政府之調停姑息之政尚多苟戢之習猶在將帥驕而漸有難制之形士卒怨傲而常有易叛之勢脛大幾于腰尾大難于掉朝廷不尊威令不行未有甚于此時者如是且不可控馭中國況能以制服夷狄乎則其所憂不惟在遠虜而且在蕭墻矣臣所謂主威未振者此也人才者所以興起治治功必權臣竊命三十四年擅勢利以稍天下之氣節溉貪墨以昏天下之志能自古才難而加以挫辱沮喪是牛山之木牛羊斤斧之餘其有濯〻者幾希矣方今是多沸集非才不濟衆未全積非才不除内修外攘苦無責任之彥宵衣旰食常有乏使之憂凡參錯于戰位者惟以議論為事業已文移為綱紀上下相蒙習為苟且一旦有則束手顧驚求其首公辦事以身徇國者無有也其將何以排國難何以寬主憂臣

所謂人才之未作此也此三者寔為當今大患亦在陛下主張之綱維之感名之而已臣願陛下清心寡欲兼聽博採與二三大臣講明可否利害之寔而施行之審之于先而斷之于後事無輕發令無輕變則國論定矣法天綱健行以夬決彰然舜惡以植風聲信賞必罰以懲勸毋牽制于小恩毋輕褻以大柄則主威振矣人才世無之布于目前者雖未滿人意其沉于下僚隱于山林者不乏也臣願陛下亟降手詔内而侍從臺諫卿監郎官外而帥臣監司守倅令長各舉所知不限其數以其才之所宜悉以上聞其餘職事官苟有欲薦士者

許其於廟堂入對軍師亦令舉將士陛下與二三大臣擇其被薦之多者詳加披訪而錄用之其績效可稱者從而尊顯之必有自奮于功名者出為為陛下用矣陛下以是三者深思而力行之庶幾國論定而意向以一士威振而風俗以厲人才作而治功以興如是則雖夷狄憑陵財匱乏豈足為陛下憂哉臣不勝惓惓

杜清獻公文集卷五終

黃巖　杜　範著

奏劄

邊事奏劄臺中上

臣竊謂存遠慮者其國安懷近憂其國危至于玩目前之憂則國非其國矣自韃虜南怒蕩析數郡積骸千里今疆陲雖寬而兆圉已急勢迫蘄黃聲震江面可謂憂在目前或者曰氛已深虜當自退又曰韃虜已退其搶擄于荊淮者皆其投拜戶及德安叛卒亦此皆容悅幸安之論不足深信臣聞前歲韃虜戕金之時退遂而南

自汴京而應天自應天而蔡城皆盛暑之月荊淮風土與中原亦無甚異是殆未可以畏暑而幸旦夕之安也所謂投拜戶及德安叛卒今為韃用與韃等耳韃雖退不過宿師近地以為之聲援而其衝突之計意定臣測又況秋高馬肥屈指數月去歲之春亦嘗憂及此矣苟且因循守禦無備一旦驟至而束手驚惶今若幸其苟安虛過日月則蜀漢荊淮莫非創殘之地邊塵一驚望風驚逸設不幸有一騎浮江而南陛下能晏然玉食于九重之內與京城百姓相安于無事否靖康初金虜子三月退師九月復至臣子所謂不忍言其覆轍可鑒也

臣每念及此邊寄居然孰視今日之事上下晏然無異乎平時至廟堂之上其所施行皆不切之細務其所聞報皆無益之文移方且志慮不浮猜防已甚遇風于同舟而相救之不聞載車于絕險而將助之無有以至宏建督府付以閫外之寄奏劾細事亦且稱于敷行其何以使之作厲士氣責其禦侮之功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而玩之視若此此臣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赫然震怒汎埽旧習篤憂勤之念以身先之奮則眾之所新以身行之內而宮掖凡燕飲之娛匪頒之費外而親屬戚族凡土木之役錫賚之寵一切以義裁思務從省節日與

二三大臣侍從講讀之官討論守禦之急務使之同心体國併志合慮以求至當之說毋以私情而廢公議毋以小忿而害大謀毋以議論而為事功毋飾具文以苟歲月亟降御筆勉諭督府使之統屬將帥之敵逃江淮警飭邊臣使之嚴備要害以豫防衛決仍令條其當今所合改圖急切事宜畫一來上凡督府邊臣應有申奏令樞密院擇一屬官專掌之朝奏夕報無或稽留范仲淹以參知政事使河東陝西久而覺艱緩而請不獲召掌使問之曰吾為帥西每奏即下而請輒得令以執政而請報不盡何也曰呂夷簡為相特別置司轄行鄜延事故建而必得爾乞陛下明諭大臣以呂夷簡為法其或有難從之請亦宜早與樞密處而速報之毋視為泛常使之缺望而疑懈也臣激于憂愛之忠瀆塵聖聰惟陛下裁之

貼黃

臣昨見前廬州駐劄御前強勇諸軍副都統制司隨軍計議官陳正大夫所上封事其言禦戰誅叛處降之策慮周而計密多有可采似非紙上浮言乞陛下諭及大臣參酌其所陳下之督府取其可用者而亟施行之必有可以為守禦之助

又貼黃

臣竊謂朝廷行討敛輸券之令寔出于甚不得已令內而御監郎官外而守禦上以先行催納益以爵位稍崇宜與國家同共休戚其他小戶或可免輸以少損怨怨甚而至任州縣奉行之吏不能敷廣德意乃一例拘催甚而至以宣教承務學士立籍即非官戶元不在指揮之內者亦行催趲大怨盈利則是朝廷出令初無益于秤提而徒為州縣貪吏責美乞取之資重民怨而傷國本為害非細臣愚欲乞聖慈亟令朝省嚴行禁約照元指揮先催御監郎官守倅上以

俟其催足中觧朝廷聽候行下其餘官戶民戶不閒
田之多寡並不許自擅催納妄有追擾如違許其經
臺部越訴切待究寔將官吏錫罷竄配施行庶已
明朝廷不得已之意其于仁政寔非小補

留徐殿院劉子同吳察院劉子

臣等一介疎賤分察綱得與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同事
供職以來感激知遇知無不言所上奏章動關國体每
蒙陛下曲賜優容臣等警欲靡捐以圖稱塞今于二十
九日忽聞御筆徐清叟除大常少卿臣等愕然莫測所
謂豈因清叟近日三漸劄子言及貴近致激陛下之怒

耶臣等竊見陛下自更政弦廣開言路凡言即言諸路
瑞言及小人優用連篇累牘語涉陳任雖在小人靡不
容受今清叟既居臺貳正色盡言是以職分之宜不
知其言之觸今陛下一旦出令俾遷他官必有左右之
臣懷護袟私以此移主意而陷善良者奉常清官似不
為小清叟得去亦所甘心然盛明之朝乃使其直臣以
言事去職不惟于臺綱有捐倘之天下亦恐于聖德有
虧一舉兩失臣等深切惜之敢援祖宗朝臺臣留御史
例欲乞聖慈亟回成命仍令清叟赴臺供職足以彰陛
下改過不吝之意若以臣等之言為僭欲乞併與清叟
俱黜庶幾不辱此臺有辭于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留餘殿院劉子

臣昨因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出臺事關國体遂同臣昌
裔兩具奏陳乞留清叟令其赴臺赴供職未蒙施行臣
切念近與清叟昌裔一時被命並陞臺職相與感激思
過以期無負于明時耳目之官遂不避怨仇合詞論奏
大臣誤國之罪亟蒙聖有宣諭清叟復于筵面奉玉音
臣等恭聖訓不敢再有陳奏臣獨思念祖宗時臺諫論
及大臣即無兩存之例抗章自劾至于再三陛下又還
使諭止之臣進不得盡忠退不得去職泯泯默默差見

縉紳兩司于此矣今者徐清叟論三漸事此大臣畏之
而不敢言通天下知之而不能言者清叟明目張胆為
陛下言之此正臺諫職也雖傳聞或有失寔語言或有
過當其于警戒自治之道寔非小補臣聞清叟面奏時
陛下和顏之睪無忤容清叟以語同列謂聖德寬大柔
逆耳之言君此未幾而遽奪其職此豈出于陛下之本
意是必有交閒之說以激陛下離間之怒而又欲歸過
于陛下必使有諱諫之名此臣所甚痛也臣嘗得其三
漸奏稿讀之深服其有骨鯁敢言之氣方將以其所論
詳加体訪繼以奏聞而清叟既因此罷職矣臣雖有忠

盡之忱寧無顧慮之意使冒昧言之是重愆也循默而
不言是失職也夙夜以思不遑寧處昔治平中呂誨等
以濮議事出臺司馬光乞留之不果而求與彭思永名
還不獲而求罷此祖宗時臺諫故事也臣敢援是仰瀆
天聽乞欲聖慈亟罷臣御史職事畀以叢祠使歸田里
庶幾全臣進退之義

論襄陽失守劄子同吳某況上

臣等兩上章留徐清叟又各自疏乞畀叢祠一無報行
日切兢惧自合居家待罪不當得有所言然事關危急
存亡不容自默等臣每謂今日邊事蜀中之患不在韃

而在北軍昨聞鞏州汪世顯等已降于韃為之引兵直
窺陸文則春肇之患已有證矣近者訪聞襄陽城中北
軍為變挾李伯淵以叛殺戮南軍制帥趙范狽出城僅
以免雖傳聞未可盡信若其果爾則是北軍之患又有
證矣竊惟襄陽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古人以為國之西
門又未天下喉襟若為寇盜據其門戶扼其喉襟則吳
蜀中斷自上流渡江直可以控湖若得舟而下直可以
犄江浙形勢順便其來莫禦萬一有此則人心動搖望
風奔潰雖有智勇將焉用之況自去年以來郭勝叛于
唐范用吉叛于均而尚全等充軍(叛)叛于德安皆以北軍

相率叛去今李伯淵素號驍勇尚為三軍所推又逐人
往來江淮稔知地利若與雄並嘯四路連衡守我城池
據我糧食則其謀深計狡將不止抄掠邊而已加以韃
騎往來不常此輩為之向道則憂在社稷恐有不忍言
者昔宣和間黼貫開邊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又招雲
索漢兒為一軍謂之義勝厥後金虜南牧二軍首叛以
降遂道虜軍假優中土時官宦尚闇其事不以上聞竟
成靖康之禍臣等讀國史至此不勝痛之今日之事雖
未據至是其危機亂階亦以暴露不知陛下亦嘗憂及
此乎大臣亦當以此告陛下乎臣等忝在言責得之風

聞若不亟為陛下言之何以自解不忠之罪用敢不識
忌諱冒犯奏陳欲望陛下明諭大臣亟思所以靖難保
邦之計為上流捍蔽鄂渚與江陵相近陛下以嘗命師
而尚未出行宜中命督促疾馳以往如其方命乞改畀
有聲望忠果之人以鎮武昌與江陵犄角乞行下淮西
帥九靖疾速嚴作隄備所有淮東之地亦多北軍雖聞
分戍新夏州軍然恐聞風相挺而動亦乞下趙葵急作
措置毋使噬臍區處既定則守江之策尤不可緩乞專
以責之陳韡韡如戢繳軍糧防江民兵等宜日下辦集
以防不測其他所合思慮預防之事委自廟堂同心區

畫不可循習故態苟安目下不可畏避張皇設為覆盃
日久憂懼惟恐禍至無日月庶幾可以扶顛持危而不至
淪胥以敗臣等不勝憂愛懇切之至

貼黃

臣等昨與清叟以關邊誤國論及首相又因發下條
具邊防事宜見其所具多有疏略已同諫官疏其不
可行者以復廟堂但知拄塌患忠不知觸忤時忌今
外有虎視之狂韃有鴟張之叛兵國勢凛凛危于綴
旒大臣於此不能憂邊思職為君父計而乃惟事猜
防虛擲歲月可憂也清叟既已出臺臣等自難安職

惟君臣義重冒言及此又將不免廟堂之疑欲乞陛
下以社稷大計為重毋以人情制為拘若為臣之言
可采即乞檢照前奏亟賜廟斷施行若謂臣等不能
靜嘿安處即乞早賜罷黜或以與祠處幾大臣不以
臣等多言為慮專一為陛下區處邊防臣等雖歸田
里寔為大幸

端平三年三月奏事第一劄

臣竊惟陛下不以臣愚陋畀分臺察凡天下國家理亂
亡存無所不當言而臣一身之利害禍福皆所不敢計
臣伏觀今日事勢其阽危之形又非昔比昔之所憂者
韃今則不止韃矣昔之所防者秋今則不待秋矣蛇豕
荐食千里為墟幸其退歸而暫退正當
而亟圖邊備方集議而未行襄城已倉皇而告
臣所恃以為腹心者忽反戈而為仇陛下所　以為
為干城者乃棄甲而遠遁江陵事力素號單弱　藩籬
失守迫近風寒何其以折奸究之衝其何以　上流之
勢萬一有李舟浮江而南者則遠近震驚望風奔潰將
有不勝諱之憂臣聞之經筵講習之官謂陛下憂見顏
色想夫日無暇食夜不敢寢思祖宗付託之重念天命
保守之難凛凛乎臨深履薄之憂也昔宣王中興側身

修行百姓見憂是天下喜于王化復行今陛下獨焦勞
于聖慮而未形于設施推聲感于聖容而莫聞于政事
且其宮苑不節之費用朝廷無益之文移苟且因循以
玩歲月殆與安居閒暇之時無以忌是陛下之憂雖同于
周于宣王而百姓未之見則異之周之天下也非惟百
姓未之見而臣亦且莫得而見亦何以致復行之善而
成更新之治哉臣聞興衰撥亂之規模不用斷体守文
之調度昔靖康初李綱疏論時事有曰繼体守文之君
恭己足以復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
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敌小之

所損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
間此識論治之格言寔為拯時之要道臣愚不足以窺
陛下神聖之萬一恭己之有餘而英哲不足也故威維
失于優游權綱委于姑息聰明蔽于牽制政事蠹于美
覩當禍至無日之時而為濫恩不切之舉廟謨尚綏于
邊陲廷號先及于肺腑罰卷之人亦相與窃討之而大
臣方且為固位持禄之計孰與任社稷存亡之憂且其
好善之名不足以掩惡直之寔盡公之念不足以勝為
私之情一身之慮不足以益一家之貧而同列之人存
形跡以苟容幾于具位親顛危而莫救徒有空言是一

出一令立一事漫無成謀卒無定見如近者督府之建
也倉卒而行之繼乃滅裂而遣之其終也模糊而罷之
徒有丘山之費曾無錙銖之補凡此等類非止一端以
是而繼体守文猶且不可尚欲其興衰撥亂不已難乎且
邊臣之撫養此軍殆如驕子不為不厚矣窃料今日之
叛不生于怨而生于易彼識見大朝政之紕政外令不
足服人邊陲之屬將弱卒不足捍敵故易心一生而叛
心四起況其徒寔繁散處淮襄千里之地襄已叛離別
其他之在諸郡者寧免疑貳其變殆未已也譬之久弊
之屋棟宇撓傾牖壁頹圮日慮覆壓而徒以幔鬢飾之
具其笑其下雖甚愚者固亦為之寒心也豈若去幔鬢
之飾罷戲笑之娛而相與盡力為整支撑之計哉少康
以一旅興夏田單以一邑復齊今天下之大其為一旅
一邑也亦多矣是古未有顛而不可扶危而不可持者
亦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深思力圖之而已臣願陛下
昭英哲之德盡破拘牽之見必如漢宣帝之厲精綜覈
唐憲宗之綱明果斷以肅惰之而革偷以黜浮而抑誕
奬直臣以振綱紀節浮費以給財計用寔才以集事功
名詢二三大臣協一心以体國盡血誠以慮患圖社稷
之大計去形迹之小嫌必如蠡種之治越王猛之治秦

凡不急之細務宜付司存相仍之弊例悉從罷去毋牽
于人情毋徒于虛譽毋寔于具文使朝綱一新采振發
則遠近改聽而奸宄革心此古人所謂川衝樽俎固有
在于臨陣却敵之外者至於重江陵之鎮嚴沿江之防
臣與昌裔已嘗言之矣至今未聞有所措置當救焚溺
之時而尚為雍容緩帶之態此臣所謂陛下雖有憂而
百姓未之見也非有守臣而名對其所謂奏而謂人主
悔過則上天悔禍而欲乞陛下痛自切責下罪己一詔
愚謂此若儒生不切之迂談寔當今至切之要務蓋所
與陛下保天下者人心也人心所在作之則動感之則

與以積數十年怨思之情而重以累歲饑饉之變心已渙離動皆仇敵今陛下若深自咎責布所失于天下以求濟難之策以招遺逸之才必有三軍之感泣父老之思可見以潛消不肖之心而奇偉卓越之士亦必有出爲陛下用者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然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願陛下以篤寔惻怛之意行之庶可使百姓見憂而天下有復見之喜矣臣一書生不能深曉邊面事惟見根本之未強綱紀之未舉而且有浸陵侵僣之勢不識忌諱罄竭誠悃爲陛下言之儻察其微忠賜以采擇而其于內修外攘之政而不必用爲無補冒犯天

威不勝隕越惟聖朝裁之

第二劄

臣竊觀御史之職不止按察又許言事自唐以來至本朝雖有擅權之臣私意變易亦卽復回其官雖畀其職之要與拾遺補闕等臣以疎賤小臣冒當要職日夜思念惟欲以先朝臺諫所以事祖宗者事陛下雖至愚陋期自勉竭嘗讀先朝名臣奏議臺諫論事必先權要彈劾必先貴近非徒立一身之名節蓋將以振朝廷之紀綱其職業在斯雖竄極不悔故有論大臣而至八九疏者有留直人臣而至十餘疏者有納勅復還而再論者有召至都堂宣諭而不從命者豈其好爲奮爭而忍妄詩甘于取禍而棄寵榮不近人情若此哉當時朝廷尊嚴奸諛畏讋史策書之光貴萬世之臺諫關于人國也如此殆非他官比也自權奸擅命數十年來積濁寔風裂紀綱至紹定極矣端平更化稍復振揚然日染已深難于盡革雖無納簡聽命之風而簡亦不察于往來間直節敢言之氣而言終歸于調護臣向者已深爲聖朝惜之不自意冒膺其職方開口而有言已轉喉而觸諱不能堅初志以求遂又復聞上命而輒止有負所學爲覲擢之羞怔悜于心跼蹐罔措近者徐清叟以言去職

力辭新命積被出因以數十年來未見而士大夫多有營其輕出者蓋習于近年隨羣之風而未聞古臺諫之体也臣與吳昌裔累疏留之未蒙報可義當與之俱出遣量試事嚴滯留半月不獲開請已聞陛下宣召清叟委曲直諭清叟不獲已常供鄉職矣自非聖明崇獎直臣以護國家元氣則一清叟之進退顧何足惜而乃上勞宸念勉留至此耶然臣聞蘇軾嘗言于是宗局朝謂臺諫論回何不當復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論鄧伯溫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獲進職雖人臣道于朝旨色兔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

為補不細朝廷則負譏過使私之數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事節陵替載之史策不為美事今清要之除亦頗類此使請要以罪去職則不當既去職而復得美遷使清要以賢而遷則不當未及三月而處奪其職所以人言未弥寔緣上意未明今陛下委曲勉留且俾經筵仍田是陛下已除其無罪而欲進之矣始也雖以言其之過寔而出臺終也儻以其言之忠直而俾復臺職則聖心豈不明白洞達聖德豈不日新又新漢高帝刻印銷印無我之量何以過此若為靡以虛名而濶畧于寔意徒思天下疑其諫過使私陛下亦何利于

此臣聞天聖景祐間三院常有二十員其御史中丞闕者累月御史　諱已為治平蓋之今丞虛位中　長又已月未間除命僅有二御史豈不為端　蓋臣愚欲望臣下斷自宸衷還清要臺職以　容直好諫之意仍多選剛正忠篤之士增御史廣員廣布耳目必共扶社稷式振綱紀如臣之愚懦不堪任且疾病侵陵豈當風憲之　伏乞聖慈　以祠廩或在外小〻待闕差遣容臣安分養痾以為陛下他日之用不勝大願

杜清獻公文集卷六終

杜清獻公文集卷七

黃巖　杜範著

奏劄

乞招用邊頭土豪劄

臣聞昔劉平言于仁宗之　謂五代之時中國多事四方用　唯制西戎似為得筭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服者以其州邑　封之凡征賦　得以贍兵田是兵精士勇將得人　而無邊陲之虞臣愚謂今日備邊之急務莫切于此自韃虜南寇破陷與沔踐蹦均房汛蕩太隨攻掠光信二三千里之

盡無炊烟野多暴骨至韃虜暫退而降卒縱叛襄陽重鎮燬為煨土制閫重臣走同潰卒今近邊之郡皆謀內徙不待上命擅自離城則是沿邊藩籬蕩無障蘄黃荊南等數郡孤處江外一旦警急孰與死守天塹雖險曾何足恃國祚阽危所不忍言臣思每至此未嘗不撫心而痛哭也臣聞樊城土豪劉廷美部轄在城軍馬團結莊農隊伍措畫守備勦殺叛賊提孤軍以推方張之勢出死力以捍難守之城事亦偉矣五遣蠟書求援于帥臣遷延皆抑而不報沈忠功之罪何可勝誅今廷美已能自達于朝廷則襄蜀之與應援之備不可使少有缺

望以控其勇心畀以剌史之號恐徒借虛名未足以覊
縻之也臣竊意邊頭土豪如廷筆尚多有之其彼之胥
于兵戈之事深為鄉井之謀孰不願借朝廷威令以立
功名豈肯甘心投拜韃虜以魚肉今若其責之逐路帥
臣秉朝號名大為節制能無定一邑者與之一邑保守
一郡之者與之一郡使之自食其租賦時給其糗糧列
大屯于江面以應援之彼必能踴躍自奮以捍却外侮
雖韃虜肆暴且不足畏況叛卒偷生其何能為昔宗澤
之守東京招降盜賊賴用為者七十萬見抑于黃潛善
竟以忠憤發疾而死為萬世痛恨則沿邊土豪號忠勇

若能招集而善用之莫非良將勁卒與官軍之望風奔
潰者相去萬萬哉朝廷不行招集之令不思撫御之宜
則不逐處豪民自為屯守無所依附其勢必折而歸韃
否則與叛卒合而為仇矣豈不甚可慮哉今劉廷美之
功而勸奬之以風厲其餘而生其氣勢則邊面保障可
以成于呼吸間矣臣願與二三大臣深思而亟圖之行
下帥臣發為區處毋冒借失宜以臣他日之悔而臣不
勝幸幸臣竊聞沿邊守帥當此邊塵失少靜不思備禦
賊以出臺臣起私人以寄國事識豈待已失中國和我
治世所有雖漢文之盛猶且屈意為之況今日之財不

足于用而兵不足以戰耶正不必陽諱其說陰主其謀
徒取掩耳盜鈴之譏也然臣竊聞之先為不可勝而後
可以言和有備無患而後可以言和紀綱修明士氣
力而後可以言糗糧充積器甲精强而後可以言和使
今之議和如魏絳所謂邊鄙不聳師徒不勤豈不甚幸
然反其事而思之萬一如遼之求和于金金之求和于
韃殷鑒昭昭悔其可　丑靖康之禍而百年之痛未療
也夫和之為義春秋謂之成以其兩不相加而彼此利
于息民再瀆以勢窮力弱卑辭求和以偷旦夕之安則
與投拜何以異彼方恃其無敵之勢以陵我我以卑屈

之禮而有求焉則彼之索愈高而我之應難力不暇應
將有不可勝諱之憂矣且聞開禧之叛降卒之供與夫
逃歸之言皆謂韃人不歸草地分駐河南造舩治兵期
八月以大舉入寇今上下宴無異平時以言其紀綱則
未之見其修明也以言其將士未見其戰力也以言
其糗糧則未見其充積也以言其器甲則未見其精強
也荆襄不聞經理之方江淮不聞守禦之計既證悉見
何以為不可勝之形椅手無策何以為有備無患之術
臣未知其何所恃而和也竊料其國者不過以吏萬之
立拱首與僻盖交通甚密使之議和必無不可議之可

也必之其可乎曩者不思其復侍茫爽以攻而不知所以守將使天下之勢自安以趣于危今若又不思其復倚一嵩之以和而不知所以守將使天下之勢自危而趣于亡矣豈不甚可懼哉目一介腐儒不曉邊事抹之公論不敢不言欲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思終思復計安計危毋偷偏見毋求幸功如極邊土豪當柔机而號名已破州郡當柔將而經理團結戰艦招集水軍不可以文移而為寔數江面置屯諸州和糴不可以因循而致後時凡固圉之計委之違臣各令任責必加精覈以行誅賞使和議幸而集則內外相安不集亦可以無恐天

下之勢常如泰山之安而黠虜之强不足畏矣臣不勝惓惓

第二劄

右臣竊惟今日之民病極矣近屢啟稱楮方以無益而寢其令稱提甫停人情稍息而綢絹之事又聞以白劄之請行下州縣盡令邑輸納且云當其給用之餘以為生財之助以臣觀之決無益于國計適重為民害耳古者之定邦賦隨其土地之所宜而今綢賦之絹非必其盡出于蠶桑之處也于是往歲縣官有許從折納之令正不欲以其所無責之民耳今乃一切令以本色輸納度蠶桑之鄉以其所有輸之未害也而非其所出者安所趣辦必將倍價市之他郡而惟恐納之不中度也且細民織產絹以寸計非合數千百戶不足以成疋州縣汙吏重為邀索提抑萬端成又因民之所不便多折價錢而別市輕薄以塞綢賦比及官責反未必如折納之價座為紙紙貽害百姓而于國計初無涓埃之益竊聞每歲中如此白劄之請往往多有之州郡雖于催理以劄公懇以賄私囑省部胥吏率以是為利朝廷不得不從其請而折納固自若也國家將于何便此臣愚欲乞聖慈明諭大臣行下諸路州郡檢照連年常例應

非蠶桑出產之地許從以錢折納庶不重為民病天下幸甚

論重臺諫劄子

臣一介根陋誤蒙親擢處以臺諫強顏衹命七閱月矣力小任重災蠹隨之累疏丐祠求之愈力而聖恩未愈戒之愈嚴臣惧瀆天威扶疾就職竊伏自念臣之不足比數而陛下所以勉而至此者豈非以臺諫進退關係國体故以人不微而撤去之耶臣近者恭聞陛下諭宰臣曰徐清叟方去國杜範又豈容輕去竟言一布人心胥悅民謂陛下重言責以扶朝綱開公論以護國脈者

其聖慮至深遠也臣不佞抑有疑焉夫臺職亦朝廷一
官耳所以獨重於他官者陛下亦嘗思之否乎孟軻有
言曰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法家拂士今之臺諫是也
凡君德之遺愆朝政之差繆廟堂之壅蔽臣工之邪慝
人所不敢言者臺諫皆得以數陳而劾奏之是以朝綱
振舉國勢尊嚴奸人斂手而畏憚遠聞風而讋服此臺
諫之所以為重也故漢有汲黯而淮南寢謀唐得李勉
而朝廷始尊非以其人也以其言也以行其言也以行
其言者也臣學職淺滯不足以明當世之故受命以來
勉自罄竭凡所奏陳皆衆公之議而不敢有一毫有負

于陛下方入臺之初未暇他及首言四議調停之弊然
奏墨未乾而舊弊滋甚纔彈章而未報以乃枘而允行
方劾去之未幾而除用之已竣有事掣肘則妄出調護
言有違忤許則鄧去全闕臺諫不敢避忌而大目乃因
以市恩嘗以臣昨所論奏而默計之所上便宜皆成空
言所有彈劾多以擢用論何炳而見疑于大臣論衛樸
趙汝悍而具文于錫降論趙濆夫奇約閑而獨昇之祠
廉論史宅之而不改于于郎若合臺所奏者又是之若
無有矣使微臣內愧而蓄縮奸黨旁睨而唾侮若是則
風采日銷已不足取重于一人衆亦何益于國体而陛下
重于去之若此也如臣清叟所陳三漸皆憂國至論但
聞陛下深惜其去不聞陛下深信其言使陛下思其所
言三漸者折其萌于未長撲其燄于未熾遏其焰于未
成雖清叟已去班行猶得藉康倚陛下溺于親愛之情
而長驕狃于押暱之其素而熾其奸玩於窺伺之謀而
成其計雖百清叟日侍清光亦復何益臣固疑陛下之
所重以臺諫者名也非寔也方今天下之患莫大于飾
虛名而廢寔用為苟且以事美觀紀綱所以不立政事
所以盡蠹風俗所以日壞者皆由于此剏迩日以來天
文屢變人心益危已踰防秋之期茫無圖回之備危亡

之勢憂在旦夕近史嵩之中上倚襄疆兵劉馬見所拱
韃虜已擺布兵馬分路入寇約以七八月會合于大江
不知大臣亦嘗奏聞而與陛下憂及此乎聞之人言謂
宮庭之間土木之費未戢燕飲之樂猶恣而大臣又不
能同血誠以應國惟植私已而忌心今何等時而上下
玩易苟此惟有公議一髮僅存而陛下徒以臺諫之虛
名而牽制羈縻之使之不得其言又不得去其意氣阻
消名節頹喪臣竊懔懔自惧又竊為陛下之憂也臣愚
欲望聖朝推重臺諫之心而求其重臺諫之寔植直言
之氣扶復公議之脈以振朝綱以定國是或其言不合

事宜從忤上聽即乞聲其罪而斥之或因其請而從之
雖祖宗盛時蓋亦若此庶使是非别白意向昭明毋徒
設其去臺諫之名而曰姑留之而已臣不勝大願

貼黄

臣近聞吳淵團結鹽軍與之旗牓以備緩急點集之
用其意則善其謀則踈村落鼓賣私鹽者皆無賴奸
人其陵弱暴寡欺壞居民蓋其素行況官司借以聲
勢虎之翼之則公然掊責以致奪攘殺掠此其必然
之理實跡皆以可驗豈容飾其為無淵蓋粗謹過不
即人言達而朝廷知之省劄行下使之區處聞已收

上旗牓而使武人節幹湯昭過歷地所散鹽軍使
之改業為農團結為土豪以備他日緩急此殆類兒
戲此輩故鹽為業以贍口食一旦捨之其何以自存
存不過隨聲結責狀以紿克昭而克昭又以紿淵耳
所謂土豪為鹽軍猶故也官司團結此輩初無所利
但利依憑官勢以擾平民或有交征爭必有總所追
逮遠者數百里近者亦不下數十里道路之齎粮官
司之費用窮閻小民何從辦此幸而得直尚可以伸
一時之冤不幸受抑而歸豈不益長充人之計或有
不勝其忿鬱嗚呼而起如三衢之變又豈不重為朝
廷之憂臣愚欲乞明諭大臣劄下浙西監司行下諸
州縣鎮或有鹽軍與百姓作鬧仰就即就地所合屬
官司陳理即與追上究見曲直是情申本州及監司
從條斷治使所所自行團結為定劾不得于人戶交
爭詞訴以致追擾或所屬理斷有失其平即仰依條
經決第官司陳理庶幾百姓不至被擾無所告訴而
可以潛消其不平之氣此于思患豫防之道亦非小
補

太常寺卿轉對劄子

臣愚拙不才用過其分負慶臺戚無補涓埃陛下未忍

即加之罪而擢貳奉常祇服恩榮惕焉内懼適當轉對
竊有向之所欲言而未盡者敢為陛下言之嘗讀抑之
詩曰洒埽廷内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
作用惕蠻方此古人内脩外攘之政也夫當中國不競
四夷交侵則近飭武備以捍外侮誠不可緩若使内未
加洒埽之功綱紀不明而表儀不正雖士馬強壯兵革
犀利蠻方未易逷也而況兵力素弱事力日困之時耶
荀卿所謂堂不上糞郊草不瞻曠芸内地之急蓋有甚
于外攘者臣竊謂天下之勢如人之疾病外證雖甚危
使其病不在心腹猶可為也今日之病在心腹矣謂腹

心之病莫大于賄賂交結之風向之專一門者今分列
四出矣向之刑于繊芥者今潛達密致而不可數計矣
旁蹊曲經競致奔趨小黠大欺共為奸利名位已隆者
貫左右之譽以為固寵之萌宦進未達者惟梯級之求
以為進身之計邊方帥臣賁金不行于反側而以探刺
朝廷厚賜不提于行伍而以交通勢要飾子女之利以
阿好獻珠玉之珍以取倖撥支軍旅之費大糜國帑盡
歸承受之手分賄權門案局已成而公為市易肘腋既
掣而易于取携以致貿亂是非顛倒賞罰敗壞紀綱慢
褻政令使股戟以和安譬難以逞指罪殿者把命而不

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此方憂處國之禍彼乃貪拓
地之功下制其權上縱其欺挑釁兵者名亂而肆掠當
重寄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近而鹽軍群
聚剽劫蕩無地紀動為成亂階此皆廷內不足為民軍
以至此也雖使四方無虞邊塵不驚猶恐浸成魚爛之
勢況唐惻情臣則人心不固必將卒有瓦解之憂此通
國之所共知而達于剝害之聞者未必盡知也臣愚欲
望陛下念技艱之危存履薄之惧剛明以体天德奮勵
以振主權毋以小息廢大義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
掖不使外言得以入于閫禁約閫官不使詖詞得售以

其奸褻親以礼不使近屬得以招權與政如是則陛下
之廷內掃洒矣明諭大臣盡血誠以思孔聖持危之言
窒私徑以嚴姚崇寡謹之戒清中書之務以凝志慮省
堂除之缺以歸銓曹塞奸邪之路以安善類如是則陛
下之廷內益洒掃矣君臣同德由堂協恭一以社稷存
亡為憂而思所以濟難拯邪之計一念所形天心照格
人心丕變上有肅清之象下無弛慢之形國政軍政皆
可以次第而舉內患外患皆有所恃而不足慮則天下
未有不可為者惟陛下亟圖之

貼黄

竊聞近者聖躬少愆常御罷朝浹旬小大之臣咸憂
懷惧非延和殿召見陛下聖德所以傒屬人心若此
臣聞之近臣謂陛下閱兩過于憂勞動傷血氣而或
者之疑則以為宮中宴褻之過也夫以陛下屬艱虞
之時垂宵旰之慮尚安有此而所以啟人之疑者抑
亦宜無其自哉臣聞仁祖朝蔡襄以賢良對策謂三
代之衰漢唐之季皆以天下治安朝夕不戒沉湎荒
淫以至于亂而近歲以來掖庭千數飲樂失節內將
為蠱惑之所污以傷和伐性外將為請謁之所亂以
敗政害事試以清閑之時上思宗社之可憂思疾疢

之可惡下思德光之可畏則夫媚御淆前遣足以為陛下憂未足以為陛下業也臣讀至此未嘗不深有感焉及覩仁祖嘗閱諫臣之一言斥遣盛色于進方之時畧無留難則知所以享四十二年承平之治者非偶然也況當今國本未建邊患方深中外凛凛未知攸濟如其戚戚危懼刷奮勵自奮所以究亂之策猶恐弗給萬一有如或者之疑蹈蘇轍之憂其如宗廟社稷何詩曰天子之方難無憲憲然惟陛下深留聖慮無忽臣不勝惓惓

上邊面事宜

範于今月二十日準御史臺閣報備準朝省指揮令近臣條上邊面事宜中尚書省範一介書生素不諳邊而事宜今據已見條具畫一于後

一日今虜寇虜搶攘深入吾境自固始一破散兵攻擾此不過使我師自備之不暇我若隨其所攻而救之則力分勢弱何以為要害之防不若使諸郡自自堅守令淮東及沿江二帥選良將精兵會合淮西兵屯聚于蘄黄關要害之地以備其不測窺江之計來則與戰去則不可深逐以墮其奸謀仍精間諜体探蹤人重兵所在嚴為之防然非事權統一則彼此異心亦難倚仗須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庶体統歸一可以運掉

一當今最是防江為急宜行下沿江帥臣急作措置關大江之可渡者不止一處江面守臣不可不得人其不足用者亟去之令沿江帥臣條上防江事宜一面宜從是毋為具文牽制以貽大悔

一聞江陵弃弱事勢甚危萬一失守其所關利害不少宜行下淮西帥臣急調兵應援嚴為固守之計幷行下湖江州郡有兵可調有粮可發者悉力助之以生其氣勢

一聞邊頭義甲土豪或為虜人迫逐奔逈流移或為淮西清野無地居止或為胡發逃亡中道散處此輩素勇于戰鬪非官兵比既無所倚靠若不為道賊必相率從虜反為向道宜急降黄牓招誘遇有智畧熟于邊事之人付以事權委其喚集彼必欣然來歸撫而用之必得其力聞王好生頗有謀畧可用淮人亦服其名

一王樾見留黄州閱有國書欲議何好此其真偽皆未可知然朝廷亦不可不思與之區處範為納之國不可拒之亦不可宜令淮西帥臣諭以假國還使議何

故又遣兵攻擾兵既未退難以具申朝廷若委欲議和即請遣頭目人回禀彼國太師盡斂諸處兵馬却容申上朝廷差官迎接奉使到京商量和議看機辭氣如何料之必不從此說即將其一人行發過江南僻遠州郡分散牢固拘管仍將一二以下人解上朝廷送獄根勘使見情偽分明

一聞淮西帥臣申上韃虜欲攻淮東此亦不可不防令韃兵于淮西諸郡獨不攻暫安而散擾光廬蘄舒等處其奸計叵測恐孟珙必預聞其謀宜劄下淮東帥臣急作防備幷令沿江制帥相為犄角仍行下鎮江急為防江之計且令吳侍郎在任措置已差下人別與州郡差遣

黃巖 杜範著

奏劄

殿院奏事第一劄

臣至極陋偶值明時叨登朝列已嘗冒膺耳目之寄輒忤于上宰而至勞陛下委曲調護臣凜不自安屢控祠請聖朝寬大赦其罪斥遷貳奉常尋長秘府又進之廷經其濫恩幸位未有甚于此者臣退省震惧方欲俟邊報稍緩即申前請今又復向所負芒之地陞其職而畀之臣固辭而不獲命黽勉就列嘗懼然以思中夜不寐不知疎遠小臣何以上簡宸知若此豈以臣樸無他賜行絕私比而其狂直之言尚有可取者耶抑以臣遠懷之大易於調護而姑使備數耶若以狂上之言為可取臣敢不勉竭自效以報隆恩如以為易於調護則臣向也執守不固已為親擢之羞今更不勝餂寵而脂韋苟祿則臣之罪大矣臣寔不敢臣竊謂自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名用正人振以臺綱天下想望風采未幾而有回護調停之獘其所彈擊多牽而不行其所行者復因緣以求進臣于

入臺時初固已力言之非惟不知革而其弊益甚至於所論便宜則但有報可之虛文曾無施行之實事甚者不惟不見之施行亦且不聞於報可殆無忌于班行之輪對何有於臺諫之開陳且其行於外廷者每加節貼而文理不全或至易寫而畫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駭疑縱使惟上意之稟承豈無中間者曖昧恐非清朝之令典徒虧大道之公行不意聖明之時而其相仍之弊一至此及也陛下以為言不可用則疎而遠之亦可矣而又從而超遷之有不數月而出臺者有出未幾而復者其出也不為從臣必為鄉貳入也又因田

職而陛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徒之捷徑初無益于朝廷之紀綱設官初意夫豈若此陛下惟知宗奬臺諫之為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之為弊政也抑其言奬而其身則是外飾好諫之名而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而蓋其實之者也哉方今邊氛甚惡國事孔艱可謂危急存亡之秋正陛下虛心求言屈己從諫之日臣愚欲望陛下恢張聖慮明目達聰黜私意已開忠直之路塞通言以防欺蔽之奸凡臺諫之所奏陳今可行之策借曰易置淮東重事也如一路之監司當自朝廷選差亦何憚而不敢借曰合帥江淮重事也如鄂渚置帥

公安置也亦何憚而不為借曰估籍贓吏今已後時若論藏贓之家借助邊之費似非虐政借曰嚴核軍實昔已生事若出無用之官女省冗員之閑官似非易行如痛下罪己之詔罪若財用之難難也痛節浮泛之費非若邊需之難者也不知何乃優遊卒使人戲歎望若非此臣未所諭也臣愚欲望陛下赫然奮起斷自宸衷毋近于左右之諂諛毋玩于衆音之天幸明諭大臣強勉有為革去舊習凡不關于安危社稷之故者一切緩之毋以惑亂聰明凡有司所當奉職者一切付之毋以妨害大政如臣前所陳數端與執政大臣詳議斟酌亟賜

施行則天下之事未有弱而不可強削而不可振者惟陛下留意爲取進止

貼黃

臣竊睹黃牓措置兩界會子永遠行用自來年二月為始斷缺作七百七十行使違者官吏百姓籍罷黜籍以臣愚見觀之永遠行用猶不保其後若必缺強以七百七十之價斷不可行臣居台州昨歲會天麟為本路提舉行秤提之法甚嚴州本迎奉承甚謹而州縣吏承奉作威一市郡騷然市肆皆閉初無益于秤提而以徙飽官吏之貪天麟近相斷罷去臣是以

知此令不可行也以片幅之紙使人以錢鏹視之為
世所貴重也今楮券之出視昔不知其幾十倍欲壓
以威力而强重貴之萬無是理此令一行則人惟有
惟有惧罪而不敢用則楮為棄物矣而至于乘時射
利之徒以金楮取質贖產貨富相執禍釁滋起或楮
暗折物價頓增軍人無聊而變生不測此時易令則
已晚矣不知廟堂每事謹重而此一事所関係甚大
何乃輕易若此今黄榜已出傳布四方識雖遽改臣
欲望陛下明諭大臣再出曉示令取贖者照元所用
錢楮取贖不得强抑生事且以安人心此至不可緩
者仍令監司曉暢楮券利病者使之自擇其属置局
講究求其的當經久可用之策俟邉事稍靖即與施
行庶可變通以寬國用若只以今來黄榜所行恐其
失信執而不改則無益而有害其折閲必有甚於今
日者惟陛下亟圖之

論災異劄子

臣聞周宣王之中興序文漢之詩者美之曰遇烖而懼
側身修行又曰百姓見憂夫天以災變警戒主其玩視
而不知畏者因亡乱之道苟知畏矣惟恐惧貶抑而不
能修省于躬行屬飭於政　則雖有隱憂百姓將何見
焉欲以感悦人心興復治功其道無由也臣讀國史竊
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春正月雷發非時而雨雪繼之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進言謂魯隱公八日再有大異孔
子謹而書之震雷陽也雨雪陰也意者陽不能制陰故
陰出而為害以類推之是夷狄窺伺中原臣下玩習威
權之象也可不懼乎邇者立春之三日雷震連夕而繼
以大雪陛下惕然祇畏寢撤鶴之儀罷垂拱之宴一念
所格轉陰為晴自天基節御雲韶開數日以來天宇
清晏天之仁愛陛下可謂甚至益以易感之機而開陛
下非以可喜之祥而怠陛下也陛下以陳俊卿之言思
之否乎夫天秉陽君德也洩以非時而使于陰匿之氣
出而乘之陵暴肆害紛不可止則代天職而為天下之
子者亦益知所以自警矣徒曰恐惧貶抑而已而不思
振厲奮發以昭布剛德以整飭樂事則是有負於上天
示戒之意而不足以動百姓見憂之喜治分安危定分
于此矣外而夷狄内而臣下皆應類也方今韃虜不道
殊斃荆蜀所至殘獮蕩無噍類江面震驚旦暮凛凛国
不止于夷狄窺伺而已暫視之道中外想望而貫不獲
倫倫且滞留而所辟幕屬未厭物論若為規畫已厭玩
經臣恐陽未足以制陰也欲望陛下亟降御筆諭之信

道疾馳以慰荆湖軍民之望廣其聽納以來智謀審其事宜以謹號令詳其体訪以别能否嚴其殊賞以示勸懲使風采可畏愛而將士感盡死力則可以坐收攘郤之功而寬西北之憂矣下之事上分也今也上之体積輕下之分莫守權綱不振多抑法而濫恩命令方頒已沮格而輙變將帥驕蹇而難馭士卒怨懟而易叛指強無可使之勢尾大有不掉之憂固不止臣下玩習而已廟堂之上惟事農護殆類掩耳而盗鈴志在苟安何異惜莠而害稼臣恐陽未足以制陰也欲望陛下法天剛健行以夬決謹審于未發之初堅守于既行之後彰善而癉惡以植風聲信賞而必罰以昭意向則綱紀振明觀聽一新而　信與事矣至於宮掖之間謂之非陰類不可也事關禁密固非外庭所能悉之知臣得之傳聞謂女謁之根尚固而宦寺之權或行以陛下聖智固非此輩所能蔽惑然易狎難制漸不可長願陛下日召二三大臣與夫經筵講讀之彦從容吁咈講明當今急務而汲〻施行之玉堂宿直以備顧問此祖宗舊典曠廢已久亦宜時賜宣召以裨聰明庶幾見士大夫之時多接宦妾之時少志慮清明緝熙日益為以消變召和之本此尤不可不加之意也陛以誠以是三者深思而力行之則遇災而懼非徒有俱之之名側身脩行而皆有脩之實今出而衆聽幸本强而外患弭則無愧於內修外攘之道而中興之功可以度越周宣矣臣不勝惓惓

便民五事奏劄 知寧國府

臣蒭劣愚陋曩誤睿知拔自冗曹置之華近將以收其一得之愚而臣顧方命薄寵過災生亢疏丐歸投閑里舍豈敢復覬榮祿迺蒙皇帝陛下念為舊履旧物未忍棄捐强畀郡寄臣雖不肖蒙被君父豢祿之恩亦思自效願朝收養小民保障一方聖庶幾圖報萬分一之是以不敢終辞竊見宛陵為郡内拱行都外聯江西山土磽瘠物產罕出民俗朴厚訟獄簡稀素為江左佳郡自近以來水旱荐臻圩田無收税籍散亡苗賦失陷版曹總漕之積逋無可輸解奸胥悍卒之肆莫害或誰何臣初領郡符但見上司之差人淮民之流徙充塞旁午問其帑藏則帑藏空竭無一月之聚粮閱其市井則市井蕭條無一錢一貿易告糴無所人多菜色旱暵彌時種不入土臣職思其憂朝圖夕慮極力撫摩幸蒙公朝不拘以文法許截撥上供米斛以充軍食繼請於監司發常平倉米按户濟糶既而兩澤應時富人啟廩數月以來

始稍成城市氣象然而衆弊因仍未易毛舉臣與此郡寓貴及諸寮民士民商確其精切可行無損于國而有便于民者條例以獻一曰楮多銅乏之為患而上供當用全楮二曰流民之充斥可慮而不可聚徧一郡三曰兩邑版籍之不明而經界所當修復此三者皆目前之急不可不亟為之圖者也四曰城下置務之非便而欲歛于城子五曰兩縣置寨之無益而欲改置西尉此二者則永久之利不可不以次而行者也若夫脩築城郭訓練郡兵甲嚴保伍搊率義役此則臣所當自任其責已一面分委條屬次第舉行不敢緩瀆宸聽仰惟陛下加惠元元究心民瘼視遠如近而況此郡懋則甸服者乎然臣所陳五事實非苟為以塞詔旨惟陛下垂意採擇千里幸甚

一所謂銅乏楮多之為患而上供當用全楮者且銅楮並其來已久朝之給賜州縣之上供民間之入納並用半錢半楮是故不易之法也然自近歲楮券日輕銅錢日少上下交以為病而惟郡此為甚蓋江浙諸州多是水道可通商旅湊集尚有銅錢交易寧國所管六縣皆斗絕山谷間全無物產可與他郡貿遷富商大賈足跡罕至銅錢一出不可復反故至今見錢絕希應官府與民間之所用僅有一色楮券而已切計本郡上供三　為數總三十五萬緡加定十七年前守臣因諸縣請用全楮奏之于朝特蒙報可朝旨一頒邦人鼓舞行之二十有三年矣去歲司國計者不知顛末忽再降錢會中半之命于時守臣爭之不能得僅許用三分見錢七分會子其所從得大狠損每遇輸納所串之時持券求錢汲無所售貴家豪族有少藏鏹則低價以買之使但欲財得以應官不復計價直之何若楮弊折閱日甚一日職此之由初未領郡時楮券猶每道兌得二百六十一從折閱帛糊場幾咸三之一近因諸官民戶有請于三分見錢內願以楮券三道折作銅錢一緡臣以其說頗可施行遂為申請已蒙廟廊劄付本郡從申迄未見戶部明文行下豈猶冀本郡之解發鏹見耶臣之愚以為三券二而折一緡特寬一時之急爾然細佐郡扶殊非損上益下之道況紙之為用上以為重則下莫敢輕上苟輕之則何怪乎下之不以為重哉今此郡之人不過以楮券之價低銅錢之難得故以三折一不以為難萬一異時楮價如舊而貪官汙吏仍責其以三折一豈不為此郡無窮之害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

勑旨令此郡照依定十七年所行用全會納輸上供折帛行下戶部及總司永為定式庶幾千里疲民仰戴陛下如天之施無窮矣所損者小所利者大一邦幸甚

一所謂流民充斥之可虞而當撫處諸郡者夫邊烽未得十百萬朝廷屢降指揮俾州縣守令任責區處居以空閑官舍及寺觀而時給散其錢米勿令失所彼其脫故萬死之中流離奔迸朝不謀夕實為可憫稍有人心者誰忍坐其視殍死而不之恤乎然流民固當處也而非一郡所能自處也蓋邊江諸郡東則為建康為太平為池近東則為廣德為寧國為徽為饒西則為江為興國近東則為豫為吉為瑞為袁方今所至州郡事力單弱苟一郡先有振濟之恩居處之安則分至沓來不惟無地以容且亦無粮以給彼此相視莫遑為謀而況逃卒雜猱其間持弓挾矢帶甲椅戈內地之民非所慣視同見盜賊閉門逃竄者有之聚衆捍御者有之而凶悍之徒因以啟其不肖之心剽劫財物驅掠牛羊焚燒廬舍甚者至有將為攻劫城郭之謀如廣德之建平與本郡之城外皆困罹騷擾害矣旋得制司遣兵彈壓及本郡亦嘗隨宜賑給使備無事深慮流傳淩虐居民皇惑彼此相挺激成巨變不知何以處之是故北江之人流徙失業而延嫁禍于江南也臣愚妄謂合行下都制府亟為區畫擇其強壯可用者招刺為兵老弱者分住諸郡各從都制府給撥凡江東西諸郡各每郡撥撥若干人俾散諸處縣寺觀或空閑官舍或與富人力作能自營衣食者聽其營生不能者與量給俟來虜騎既退復歸故里蓋強壯招以為兵可以可增今日江防之固老弱者散處諸郡則可免聚衆生事之憂計無便于此不然置之勿恤則以其等死之心或者奸雄如李特之流起于其中收而用之其貽宵旰之憂有深有亟須知之慮

一所謂兩縣版籍之不明而經界所當修復者蓋為州縣莫先版籍版籍明則役賦均賦役均則刑法省此實上下公私之同私也本府所管南陵涇川兩邑人物繁夥財賦浩穰最號壯縣曩自遭洪水斃敗之變百年版籍一旦散失殆盡為令者不能即時修復因循以至于是若催科若差于役悉受成于奸胥之手而公與私交病矣何者貴家豪戶所管常賦重賂鄉胥或指為坍江逃閣或詭寄外縣名籍雖田連阡陌

輸税即少役且不及村疃小民僅有田園不能賂吏則額外橫斂重催曰納又為上戶承當重役每一遇役次則訟諜之紛然吏執高下為其惟賄是視雖有嚴明之令亦漫不能考亦不能也無所稽處而不可考也是以兩邑之民富者愈富而陵駕府縣貧者愈貧而遂致流離而今之貪汚者反緣其漁取席捲白置奏案上供苗税平白欠折監司州郡付之無可奈何倘非為之修復經界則其害未可窮矣已前此令之稍有才力者亦屢者請于州郡但豪民種利為日已久非其所樂多為説以阻閣之尋復中止若非朝旨行下安能迄于有成臣愚欲乞聖旨劄下本府或別差官或止委兩邑令佐專任修復經界之責假以事權優以歲月俟其便集則從本府保明申奏重加旌賞不過期月之勞而為可兩邑無窮之利亦何憚而不為耶

一所謂城下置務之非便而徒于城子者蓋征商有額以佐國用固未易消以予民要須權其地里之遠近利害之多少則或罷或存始無後患本府宣城縣舊置五場曰林遷曰荷裹曰水陽曰城子曰城下各置吏征取無藝前守臣遂某建請于朝省罷其四止留城下一務夫存其一而罷其四固是也但當時攷之不詳議之不熟而存城下一場則未為盡善蓋本府僻處山谷無物產與諸處貿易臣已嘗言于前矣今城下一務歲以三萬緡為額往往只取之小夫負販市井行鋪蔬菜魚肉錙銖之入而已槩歲民物氣象寬舒尚難趁便一遇凶歲則市井蕭條百物不至趁額不及郡廹之務〻廹之專攔道路之攔截據奪無所不有不幾為寇於國中乎惟城子一處舟車粗通春夏水漲則有竹木簰筏由此而出大艘小艇相啣不絕以于置場征税非惟商賈樂輸而官額易趁兼亦可以防遏他寇往來而乃罷城子而留城下可謂捨大而圖小矣臣愚以為莫若罷城下務而復城子務只置監官一員而徙城下之額責其辦趁則利以興而害以除此邦之民幸甚

所謂兩縣置寨無益而改置兩尉者蓋本府所管宣城寧國兩縣地里遼濶盜賊殺傷之風較諸邑殆幾倍徙非一尉所能鎮壓故城下既立管界寨而麻姑復有廵檢寧國附近旌德縣界既有三溪寨復有都廵一司所以控扼險要防捍盜賊使戍得曹人往足為二邑之助然自近歲州郡部轄類差右班部轄欠折

責其填補故人以為煉莫肯注受來赴久闕正官多就本府指使及居借補差其攝職閒有負緣辟置亦過失陷網罹不可叅選之人（此曹貪饕苟得無所故籍冒領白詞公肆掔攫或遇差出估量公事捡覆死首則惟賄視是公然以有為無以曲為直甚者縱容寨卒為賊人道地而分受其餘鄉民被害殆不可勝言臣自領郡訴牒言及此者甚多雖嚴加呵禁按劾未革是朝廷設官置吏蓄養數十強悍之夫為害于兩邑之間其弊何若臣愚以為不若省罷城下之三溪兩寨而改為西尉司尉從本府選辟一次後却聽

從吏部依格注擬或照紹興諸暨縣東尉見差武舉出身人亦可見其管寨卒改為弓手每司各以七十人為額叅尉既用士人縱有不職必不至如右班之甚而所以防賊盜禁殺傷者亦豈遂不如戎曹哉且于吏部注授初不相妨定二邑之幸

杜清獻公集卷九

黃巖 杜範 著

奏劄

薦通判尹煥翁逢龍劄（

臣猥以衰繆濫綰郡符祇役以來勉殫心力凜懼瘝曠因復自念嘗列要近渥承恩遇思所以圖報萬分之一惟有薦進人才共拯時難庶幾仰稱當宁延佇圖任之懷而況列在采察備諳功狀蔽而不言臣則有罪臣嘗謂郡有監州寔資關決而近世以來類多以平分月日（奏之）俛仰栖遲罕聞曾與聞郡政為之長者莫敢問也臣自領郡事適當民力凋瘵郡計空乏之餘有奉議郎通判軍府尹煥朝散郎添差通判翁逢龍相與協力裨贊不避煩難寔不負關決之寄臣固已知其為佳貳車矣近者淮甸流民與逃卒雜襲入境持弓挾刀縱火掠財居民驚駭奔跡無所甚者至有導為攻城之謀闔郡孩民憂懼累欲起而殲之臣與尹煥翁逢龍同議謂殲之固易但淮民避難流徙本無惡心兵戈一動玉石俱焚非所以廣聖朝好生之意而尹煥翁逢龍乃肯以身任備禦招捕之責訓練士卒保護城壁日夜撫循備極苦難既而設計用間擒其渠魁撫其餘黨千里士民藉

以獲全無不舉手加額此慶此難朝廷威靈輝赫克寔無所售其奸然而尹煥翁逢龍以文儒而當軍旅之士以别駕而殫捍禦之勞亦不可以不録也臣切照尹煥學識敏博謀畧深長翁逢龍性姿端凝臨事善斷使之内在王廷必能彌綸庶務外爲牧守必能保障生靈寔爲有用之才方今天步多虞人才衰乏如二人者豈宜置之冗散欲乞朝廷重加旌擢不特可以爲趨事赴功者之勸而所以扶國祚壽國脉不無類焉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一劄

臣一介陋愚絶無他技晚誤睿知躐躋要近君恩未報衰病已侵抗疏丐閑養痾故里伏蒙陛下念藩屏之舊起守宛陵已書下考曾殺寸效方將披誠君父乞畀祠廩倏叨召節耳覲清光因復自念粤從去國以至于今三蒙收召則以在家而卧病而不前今則以屢辭不獲命而後至揆以行不俟駕之禮合坐徼上從康之誅庸叢俟譴而趨旨愈肅竦遼檄臣何由上簡淵衷至是豈以其忠朴之腸戇愚之論不識避忌豈足仰裨睿筭之萬一耶臣感激涕零罔知所措倘或變易初志隱情惜已不惟上負聖恩抑恐不玷清議庸敢以今日所當急者歷爲陛下言之不自知其狂且僭也惟陛下裁察且陛下視今之時爲何如時也旱蝗荐臻民無粒日豬荐畏輕物價翔踴行之内氣象蕭條左淛近輔殍死盈道淮甸流民所至充斥未聞安集之政内地剽掠相習成風已開弄兵之端是内憂既迫矣新興大戎乘勝而喜闖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荊襄擾我淮壖近又由夔陝而瞰鼎澧上流之勢孔棘雖已春漲而引退寧保我風之不來疆場之臣肆爲蔽欺因其斂兵則張皇言功飭無爲有至有敗衂則掩覆不言以爲有無土宇日蹙樕戍無時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誰其捍之是外患既深矣夫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陛下嗣服之初災異之形不知其幾姑諉曰天心仁愛將示警戒也寇盜搶攘無處無之姑諉曰民情驚疑未易弭帖也爾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王良絡紫微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于都城赤地幾遍于畿甸則其仁愛已轉而爲怒也人死于干戈死于饑饉父子相去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言載路等死一朔何所不至則其驚疑已轉而爲怨也内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獨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且陛下亦嘗所以致此否乎臣歷觀古

昔締考興衰大抵人主而所以致忘危之釁者昏闇也荒怠也刑淫重斂也惡忠直而好佞諛也遠君子而近小人也漢之威靈唐之僖昭未有不由此者陛下聰明邁古洞察事機未嘗有昏闇之失日親庶政靡憚勞勤未嘗有怠荒之愆哀矜庶獄雖偵軍失伍類從末減未嘗用一嚴刑歲蠲常租雖國用窘匱亦不少靳未嘗增一横斂有言畢受雖直而不加之罪諛佞者無所售其功巧知賢必用雖去而旋復登進小人無所投其奸以此數者論之陛下曾無致危亡之隙今乃有危亡之證不惟人以為疑陛下亦當自疑之矣臣請為陛下詳其故

蓋自畏者權相陽為妾婦之小忠陰竊人君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内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旋至綱紀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邊備廢闕凡今日之内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illegible]癰疽待時而決爾端平改元號為更化天下忻忻有向治之望而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于其舊而傍蹊邪徑援出爭馳敗壞污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伏方且不以彼為讎而反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反以為功于是天之望于陛下者孤而災怪見人之望于陛下者厭而怨判形矣而陛有敬天有菌旨酒有箴緝

熙有記文義粲然環列左右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頹以無負聖付托之重何難之有然臣聞之道路謂警惧之意衹見于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于内庭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閒政若出于中書而御筆特降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意慮于冥冥之中而不自覺傳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失或之陛下之所以照臨百官既失其所自強則而象之宜其諭諭訛訛而未知所底止也且所謂大臣者固當以宗社自任以公道濟時但知有天下之安危寧復計一

身之利害相其比也非黨其相可否也非忌同協慮以濟康平乃今徇國之志不足以勝自營之計憂時之念未能奪其求勝之私其深文密計豈皆社稷之志慮其持正沮難或非黜陟之大公外若寅恭之同中寔有畦町之異當言而不敢言當行而不敢行以有為之歲而月而虛度于兩持莫可之中且所職者何為顧為是睽异耶所謂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正有賴風采之振揚亦何取循默以苟祖宗盛時所謂言及乘輿則一人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此其職也乃今臺諫方入朝而類因盡言以去職正人方相集而每示意

向以充位論或切且則識其好名弾及權要則罕曾付
外于是或強起而輒告病或辭職而遽逃歸中外懷疑
莫知所出必至于以侃〻為戒以容〻為能立見成風
而威柄下移邪論之熾殆莫知其所終矣至于內而百
執事居一官者當任一官之寄守一職者當盡一職之
責講其爾位好是正直可乃今習為婾婧之常也態以
苟安于幕燕其或以國事為念者亦僅能蹙眉于平居
無事之時而未嘗盡瘁于趨事赴功之際其視紀綱陵
夷風俗頹靡不暇問也外無邊帥疆之埸事謹守其一
而脩其不虞姑盡所脩事至而戰古人之常法也今乃

徒能浚竭朝廷之事力朘削生民之膏血以為大言攫
利祿之資不為唇齒之良圖而猜忌橫生未有橫草之
寸功而爵位已顯其視軍政不修邊備廢未嘗恤也此
譬如人之一身內外之百骸頭目手足無一不受其病
為日既久危證盡見使其絕去聲色力節嗜好而為之
醫者識標本審虛寔而時進其粥食容輔以良劑庶幾
萬有一焉可冀其回生起死之功若致病之原未有一
改而群醫且各惟利是嗜粥食藥耳束手相顧而莫知
援是坐視其斃爾可不痛哉臣等妄謂今之自上而下
大率喜含糊而憚明白務包容而惡覈別由是宮無內

外人無賢不肖皆得摶取陛下之高官美爵以飽其欲
而于陛下了無所益徒使國勢日削國事日非而已爾
以若所為施之平安之世然且不可顧今何等時而尚
可循此軌轍以悠〻度日乎陛下與二三大臣試思念
社稷之阽危若此必不能以一朝居矣必能翻然改圖
而求所以拯救之策矣昔漢武帝惑方士事土木窮兵
黷武及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痛自尅責至曰
朕向所為狂悖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于是禁苛暴
止擅賦力本務農為漢業後安唐德宗至平當鎮禁旅
四出稅架除陌急於聚斂及涇原變起三叛連衡興元

之詔至曰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
征戍之勞苦天變于上而朕弗寤人怨于下而朕弗知
于是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而唐祚再造是二君者
其悔之過心皆未及施于有政而一念之發出于真實
遂亦足以遺迎善氣消遏亂源寔之不可掩也如此近
陛下以慧見發德音天下方爭傾耳聽令而嗣音散緩
無異平時人以是覘陛下徒為減善殿避之虛文而無
反躬修德之實意也臣愚以為今日之計非有大悔悟
大振刷轉移而徒毛舉細故求以應天而惠民安內以
禦外臣恐日復以日寖以淪胥噬臍無及矣伏望陛下

奮發震慮堅秉精誠以奕謹屢形天怒未釋大警而常懷戒懼之心夷狄憑陵國步斯頻為大恥而常勵修攘之志必側身行使百姓見憂如周宣王必卧薪嘗膽使文種范蠡分任如越勾践誕下明照責躬自勵播告中外嘉與士大夫洗心滌慮惟新是圖責大臣以協心為國共濟危而無事　形迹之嫌責臺諫以有犯無隱糾正官邪而無為調護之舉博求良實忠純士之列寘職位以自輔翼精擇忠智勇略之將保扞邊以形張勢取建隆開創紹興ゝ復之規模而力行之直言可用者不徒外為容納而必見之施行君子當親者不徒陽為尊敬而必任以事功彌文不急者無一不省寔政有益者無一不舉非足國裕民整軍經武之事不為自一人之勤以至于内外小大凡百執事莫不恪恭厥職自一身之約以至于六宫貴戚内外臣庶不無恪循奉制庶幾國勢强而夷狄知畏民情悦而天意自回于以迓續景命鞏固皇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若今日出一令是一令而已爾明日為一事是一事而已爾以此為補綻扶傾之計亦果何益哉觸突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畧賜采擇而用之則雖以狂僭受鈇鉞之誅亦分之宜曰詩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第二劄

臣竊惟方今國為家之憂士大夫之所謂大議論者外則韃戎内則流民與楮幣是也然臣之愚矣為韃本不足為患可憂者流民爾楮幣爾何者韃戎起于遼霫為言禽食本無大志乘金虜亡之衅乘ゝ而取之踪ゝ中原曾無唯類其殘虐不道自古夷狄所未有天亦厭之之久矣使吾刑政修明國勢尊安將士用命邊防固塞雖有十韃其如我何故臣謂韃戎不足為患者此也若夫淮民流徙充斥内地楮券積壓折閲不行是則今日之所當最先區處而不容以弱待之以緩視之也夫自韃戎侵邊以來兩使之民秋避春歸其老弱流離轉死于溝壑幾與無餘矣間有強悍善鬭之徒自號某寨某將皆足以扞禦敵兵保鄉衛井使為邊帥者撫之以恩結之以信申之以賞罰則皆足為吾用自清野令行一切驅之渡江而南凡今聚于沙上散諸郡者不啻百餘萬其来也提挈妻子迫逐牛羊固若可憫及飢寒切身則所至剽掠村落一空甚者而至有攻扨城郭之謀去冬宛陵與繁昌幾陷其計至于以殺止殺而後定萬一其間有奸豪如李特之攸而用之寧不大貽宵旰之慮而

臣所謂流民之為可憂者也此自邊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數不啻數十倍而錢監所鑄之錢比祖宗盛時 二十之一上下百貨悉仰于楮昔也楮本以權錢之用而今也錢反無濟楮之輕賤日荒而楮日積端平初謀國者不思所以變通之宜而但拘以一易一之說循至于今楮價之損幾不可言朝廷名為出一緡而祇獲一環之用爾稍提一語惟其作偽今已熟爛而不可行矣近者朝者俾廷紳畧條救楮之策其間豈無一二可以參酌施行而狐疑猶豫欲行復沮日復一日狼損益甚幾于坐視其委棄無用而不之救富貴之操柄一失將何以為國何以足軍此則上下之所同病而不可不亟為之圖臣所謂楮券之不可憂者此也竊以為欲處置流民必使各得所安然而可以保其虞無欲增重會價必使省印造然後可以免于折閱夫欲流民之各得所安不為國害則莫若使之散而不聚欲望朝廷明詔行下有司諸路州縣作意散而不流民之計如富弼之在青州明立科條擇其強壯招刺為兵其不願就招亦合一聽官司節制立為軍號如防江之類勿加事黥涅事以則復為平民其老稚則散居州縣寺觀能自養其力者聽其自食不能者官與上戶計日給之不特可以消其乘時竊伺之心亦所以廣聖朝好生之德此處流民之策也欲楮券之省印造不為民病則莫若先于節用欲望朝廷擇主財之臣如王堯臣之為三司使推財利出入羸縮較本末緩急先後去其舊弊之有根穴者使黠胥無所容其奸然後計其內而服用燕賜之費外而官兵祿廩之需日用若干損之若干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可損勿以為國体為諱而務為美觀勿以小節無益而并忘其大 用既節則印造省印造省則人之求楮必多若銅錢之乏亦當詳求所以爭羨之方如是則楮價可增矣此重增楮券之策也時事所急莫此二者及今為之雖已後時後然尚有萬分之一可以拯救如更因循苟玩任其自來消自長至于不復可以措手則雖有智者為之圖亦將無及矣臣本書生不識時務管窺如此惟陛下裁擇取

進止

貼黃

節用一說臣竊計臣僚固嘗陳之陛下亦且厭聽之矣然生財要道寔不出此未可以屢腐而棄之也臣竊聞去秋明禋祿賜嘗有減半之議此亦節用之一端能而中止得非有左右之言眩惑聖聽掣其肘而不得行歟使每事顧惜人情則用何由節用如陛下

自外藩入承大統園廟之築邸第之營雖以至親〻之恩然國勢方危力爭卑盡亦權其先後緩急可也而耗費若此恐非祖宗在天之靈所望于陛下者由此類而推之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其可節用者何可勝數節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効節之一事則有一事之功惟陛下亟圖之伏乞睿照

第三劄

臣仰恃天地父母隆寬之恩借布悃衷上瀆宸聽未言先懼臣迂愚無取早塵陛下末第祿〻常調幾三十年遭際陛下親攬權綱登進耆哲而臣亦謬蒙識拔處以清要寄之耳目皆平生夢想所未到臣當是時日與心誓思所以圖報恩私惟有不避怨讎盡言無隱庶以祈奸萌扶國是乃微臣之職分至于一身之利害非臣所敢知也既而臣以病去國東歸陛下遽捐易鎮江圻書殿清班增昇衰朽書生志願于此畢矣臣精力于此耗矣而御之名忽從天降臣所以再三控辭而不敢即前者非固沽名以退為高也寔自念年已遲莫不能勉強應酬學術膚虛不能慷慨建明性姿方拙不能委曲脩仰惟有乞身就問閑歸守丘壟以保餘齡在聖朝則為量能受其官不至用違其才在小臣則為揣己安分不至老不知止而免壓積慶上俞音迄問進退維谷跼蹐靡寧復自念臣自居外藩寔意未白有感語天聽若借玉階之地咫尺天顏陛下目擊臣之筋力衰頹齒髮而凋落非復旧觀亦必惻然為之動心聽臣歸田矣遂敢冒昧進于闕下既以時務之所當急者歷為陛下告庸是不憚三瀆悉意控露伏望陛下憐臣之老拙無用察臣之真寔無偽許臣還歸故山特畀祠廩俾瞻犖累不惟拜陛下愛養臣子晚節之大德而一家溫飽無非御陛下之賜糜軀捐骨其何為報若陛下謂臣尚可為朝廷牧養小民則乞一待闕小郡差遣容臣養痾〻待瘥異日苟有使令臣復爾避事苟安則臣寔有罪惟聖慈裁幸

第一劄請至脫使來上流之無備上曰今上流已有備範奏云以閩臣所聞上流為備似甚疎畧正當可憂陛下不可不加聖慮又請至第二劄說區處流民事上曰聞卿去年在寧國區處流民甚好範奏云臣不才豈能集事仰藉陛下威德幸免疎虞上又曰聞流民一時甚擾又聞有本郡逃卒在其間範奏云此輩因清野南來初非盗賊緣官司無以處之其老弱遂依壯強者聚集剽掠多者至數千少者亦不下一

二十其衆也分為三隊自號為寨去城不十里各據一寺時出抄刦其姓張者尤暴悍難制臣初只以好意待之犒以酒食給以錢米諭以勿擾居民渠乃自縉兵罷窺伺城壁因獲本郡一逕卒方知其謀即與兩倅設計擒其渠魁誅之餘始之懼継制司遣官招之而去境内自此寧帖皆朝廷威令所及今紫玉音嘉奬容臣奏事畢下殿謝恩讀至增重會價事範奏云今會價折閲益甚秤提無策惟有節用一説所當力行上曰此説及事範奏曰此雖書生常談寔當今要務欲每事節約宜自内廷為表倡然須斷自宸衷若聽左右之則彼此牽制用終無可節之理上領之讀至第三劄言丐祠求歸上曰望卿來甚久既到此豈可便求歸範奏曰臣一介迂疎加以衰病自入春以來痰疾屢作筋骨瘦弱拜跪稍艱且最苦健忘恐他日有負陛下使令臣之所謂寔出于中誠欲望聖慈憐特賜俞允上曰不可不可範奏曰容臣退後再陳懇悃

杜清獻公集卷十

黄巖杜　範著

奏劄

吏部侍郎已見第一劄

臣竊者今見閲輔之内彌月不雨上珍聖慮減膳徹樂分遣臣工徧走群望玉帛之禱祠有加而旱魃滋熾兇流之憂閔彌切而天聽愈高傳聞秀常二郡種未入土其餘則苗之已秀者就槁稼之垂寔者不粒民心驚惶莫之為計且去歲浙左旱暵異常浙右雖得中熟而仰食既多米價十倍其湧未艾之勝閔閔望歲失今不登人且狼顧而國非其國矣可不慮哉臣竊謂人主事天猶子之事親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不得乎天其能以為君哉人子之所以得親心者非徒曰三牲九鼎之以為養温凊定省以為禮温恭以飭其身勤儉以肥其家行善力學顯親揚名是乃親之所望於其中子而副親之望則親之心悦矣間有故而怨亦當反躬求所以致罪之由惕焉内懼奮焉亟改則親之怒随釋而親之悦猶旧也事天之道何以異此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所居者天之位欲治者天之民故先儒張載西銘以乾坤為一大父母大君為父母宗子而大臣為宗子

家相蓋有見于此也念一慮動静造端于我者甚微而感應之機捷于桴鼓不可誣也陛下嗣膺大寳垂二十年災異遣告無歲無之至於今而益甚陛下亦嘗思天之所以譴告之故否乎亦嘗思譴告之不已而總之以震怒否乎陛下苟思念及此則所以應天者將止于減膳徹樂分禱郡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窮乎哉湯桑林之禱非徒自剪為牲也而必以六事自責所謂政不節使民疾苞苴行女謁盛湯固未必有是而湯必以為言者敬天之怒而懼其或有以致此也宣王雲漢之詩非徒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也而必側身修行

百姓見憂夫使百姓曉然皆見上之為憂則必無自暇自逸置天戒于不足恤矣聖賢之君其事天蓋如此也臣日者陛對之初嘗陛下告以有必大悔悟大振作大轉移誕下明詔責躬自勵加與士大夫洗心滌慮惟新是圖是乃所以應天之寔者也雖蒙陛下開懷容納而卒莫見之施行得之傳聞謂内廷之好賜外邸之營繕如故也左右之蠱惑私覯之請托如故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望天心之悦天怒之釋寧有理事哉此久旱之所未消而陛下不可不亟思改圖者也　二三大臣寔陛下之所賴以共治天職者也今也知印務分筆難

稽古嘗同堂合席各懷私見各直私恩一令之出一人之用彼是此非一可一否類皆除授之小目初非廢置之大政至于切劘君德選進人才脩政揆夷賞功罰罪則未以有而是自任抑果何等時乃不思協心并謀而自分別畦若此耶此久旱所以未消而二三大臣所當亟為之改圖者也若夫金賊之業未後而醜虜之窺伺方深情野今既行而淮民之流徙益衆秋風一動哨騎南牧長江風寒熟為扞禦流鴻雁于飛哀鳴嗸嗸等死之心孰與安集江湖謀帥闕人尚多上流重寄安保勝任抑天之全付予有家者其忍使之闕裂不全與此

又天意之所由未釋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尤不可不共為之圖也臣愚欲望陛下卓然奮發厲精有為滌去旧習以作新天下必有反躬自責如成湯必側身修行如宣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弊欺省浮費以給國用簿征斂以寛民力詔二三大臣與百執事精白一意勉為後圖仍追卓用仁祖開天閣故事分命大臣各條今日政事之孰不可行孰不可行人才之孰可用孰不可用邊防之謀孰當緩某孰當急兵甲若何而精練粮粮若何而辦集流民若何而還定錢若何流通務求切寔可久之計毋為依違其丈之謀斷在必行使天下

政聽易視咸知上意則人心訴合而天意悅天意悅而雨澤需矣凡此皆應天之實在陛下力行之耳轉危而安易亂而治一念之別應反掌係陛下急圖之取進止

貼黃

臣既以消旱災之道畧陳于前矣而事有關于宗廟社稷之大重者敢復為陛下言之陛下自即位以來十有七年災异荐臻于今尤甚上下危蹴旦暮凜凜而儲貳未立國本尚虛朝野竊議皆有憂色甚非所以係人心而承天休也仁宗朝范鎮司馬光諸公言遴擇宗親早建儲闈至十餘疏而不置至以天譴之變歸于大議之未定峯以奸人窺伺變起倉卒為憂其慮深矣以至和加祐之甚丕圖鞏固人心靡寧忠臣憂君之猶且危言若此況今之天怒未息國勢將傾其可因循玩視而不亟為之圖耶臣愚欲乞陛下斷自聖意謀之二三大臣選宗親之長而賢者二人育之中擇宮之嬪老成端謹者以為毋傅儒臣之忠純有識者以為保師撫養而教道之高宗之旧典可遵而行陛下春秋尚富繼有聖嗣俾之歸藩則有真宗皇帝故事可覆也臣迫于愚忠不識忌諱借言及此惟陛下赦其罪察其誠而賜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劄

臣竊謂銓衡之任所以宗覈賢能甄別流品以典吏治自資格之令行而後鑒賞之用廢然抑奔競絕私情崇公道亦自資格始而今之為吏者既不得矣部行激濁揚清之意又不以盡狗公守法之職請謁肆行緘題交至而以廟堂之尊而下侵有司之權片紙批下所當奉承稽之三尺率多違礙凡罪名之未正者資考之未及者歲月之未足者舉員之不當者皆不求通諸法而通諸人情挾上以令下託公以濟私遂使強有力者惟意所欲弱而寡援者束手坐困銓法之壞莫甚于此陛下不臣不以才俾貳銓衡職名守法何敢撓法寧得罪于廟堂毋寧得罪于祖宗之成憲然有非臣所可得而專執者輙以貳事上瀆聖聰惟陛下垂聽焉夫一官而三人共之蘇軾固嘗言于熙寧間矣以今之天下較之熙寧十年三四土地日蹙闕次日遠固有一官而五六人共之差注不行參選淹滯使盡其所有之闕聽有司循資格而授之猶之可也而府之職官諸路之幹官諸州之教官其地闕稍佳者皆屬之堂除今又有元係部闕而礙于資格者皆輙取為堂除今以處親故除授既

出于廟堂謹聽不聽然廟當本以道揆而通法守今乃
壞法守以亂官常臣昨見一闕常以從部射而竟奪于
堂除為彼之計固得矣而不知此之參部判成候闕滞
于逆旅者幾何時一旦悒以授以之他人也臣愚欲乞
睿斷明示二三大臣縱使未能揆下堂闕以從公選豈
可以取部闕以狥私情其有仍前批下許本部申執庶
使有司可以盡職中書可以省事而奔競之風可以漸
革此一事也夫内而臺諫外而監司以糾摘官邪為職
所謂官邪惟贓濫為甚事大夫而陷于贓濫則其行義
有虧汙穢無恥不足為以士大夫非深有以痛懲之使
之改悔自親則相師成風毒民滋甚非小故也今以聖
君賢相崇飭禮教而郡縣之間乃敢恣不為法以害我
民命貪酷之吏在〻充塞奸濫公行怪恬之不怪間有
為内外臺按劾者下之理寺則引不經推勘之條上之
朝省則特與改正之旨醜迹彰露踪網經逃近者數月
遠者不過一年參部注闕畧無阻寔賢否混淆莫此為
甚夫所謂不經推勘免約法者蓋以言者一時風聞未
有寔念而遽虚言約法將濫及無辜此朝廷罪疑從輕
之意然因是以縱奸失罰非所以厲俗也臣愚謂自今
濫司郡守彈奏屬吏而以贓濫聞者必追究證念的寔
而後奏上臺諫風聞罪及贓濫亦合奏上乞行下本路
推勘詣寔其有未經推勘而下之理寺者亦合從本寺
申上朝廷施行如委有贓濫寔跡、照罪名約法不許
無故改正重者竄除名不以赦原庶無使人知所憚
吏道清而民怨紓矣如有仍前具文免約到部參注許
本部執奏以聞此二事也以上二事在臣職分所當奏
陳如陛下以臣言為可采亟賜付外施佳行不勝夫願
取進止

七月已見劄子

臣竊見旱魃為虐上勞聖憂避殿減膳責己求言而天
不憚勤勞駕輿風駕親行祠禱烈日徼蓋流汗沾衣萬
目共占不莫以手加額謂陛下畏天憂民一至此也是
日甘雨隨應溝澮聚盈陛下一念感通捷于影響天豈
不遠于斯可見至誠心動在理不誣然暵乾既久膏澤
未霈沾屋甫爾溢陸已驕高田之不穫者既西無及而
下隰之僅植者其槁未蘇河運將通又復斷涸秋成浸
廹人心皇〻陛下明見萬里匆近地之休戚利害固已
上徹聖明臣區〻之愚竊謂久旱得雨誰不喜以為喜
心既勝將忘其可憂正當動色相慶之時寧有側身修
行之戒陛下或以為雨已通濟可望有秋而不知旱灾

未消危證益甚其憂勤之念或少怠于前時則感召之
機安保其不變于此曰天人相與至可畏也又况江上
飛蝗漸入近地浙右飢殍已行剽掠淮民流徙内郡驚
疑邊塵未寧上流萬倫無一處暑之前終于不雨則旦
暮之憂將何以為計天步益艱國勢益危歲甚一歲日
甚一日臣未知所將所底止也欲乞陛下益盡憂民之
慮愈堅畏天之誠亦求言之寔意而無為具文存禱雨
之寔誠而無應于故事脩寔德于宮庭之間凡聲色之
奉請託之私一切屏絶兢兢業業常在帝左右也脩寔
政于朝廷之上凡黜陟之權號令之施一切徇公蕩蕩
乎惟代天理物也若是則人心感悦天意昭格而雨
澤需然矣不然臣甘坐妄言之罪臣迫于憂愛之誠輙
進狂瞽上感天威惟陛下矜念而亟圖之取進止

八月巳見劄子

臣聞自昔之為天下國家彌變于未形者其國安遇變
而知懼者其國存玩變而苟安者國其危且亡唐虞君
臣勑天命惟時幾其道深遠矣禹之不見是圖成王之
于時保之變弭于未形者也宣王之側身修行百姓見
憂遇變而知惧者也自三代辟王以至後世叔末之世
未有非玩變苟安以至覆亡其後厥鑒昭昭具在簡策

陛下亦嘗念今之天下謂之變耶非耶臣生于海陬不
及見熙淳之治為嘉定進士客于京師見市井喧鬧丈
物富麗人謂已非熙淳之舊至紹定端平自京局而位
朝列耳目所接景物蕭條又非加定之旧去國四年憂
今五月被命入京時于所見又非端平之旧今綫四閱
月視初至之時抑又大異矣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
廩匱竭月支不繼上下凜凜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
騰踴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
于前昔者所無也民生窮蹙昔固有之富户淪落十室
九空灶罕炊 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所 昔固有
之告告緡識閲錢出楮長而物價反增人以病昔所無
也愁歎之聲相聞怨憝之氣滿腹里巷聚語問粒食之
有無次議執政之然否 于道投于江往往有之軍伍
窃詐語或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于京城衆太之區
也浙西稻米所聚而亦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田禾槁
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河港絶色嘯聚剽掠所
在相挺會稽帝鄉白晝行刼道殣相枕此何等氣象而
見于京輔密邇之地也淮江諸郡大抵皆旱江西閒有
稍稔豈能旁給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朝廷以措遣使不
遑欲截之江北而先已在南者諸郡列以盗賊待之所

有枉莫訴欲歸無樓道路狼狽見者憫痛其骸于沙上
者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虜騎衝突彼將千
萬為群奔避南來何有遮截或捍抱之已甚必懷等死
之心相携從虜為之向導也巴蜀之禍尚可鑒也豈不
深為朝廷之憂不然則外流内鐵勢合為一有桀黠者
鼓倡其間使犯州縣又豈不為朝廷之憂自淮以南皆
以旱告自淮以北乃以稔聞虜有齎糧之資而無清野
之阻似聞邊聲已動萬一長驅而前為飲江之計何以
禦之又况夔門要地付之一貪黷殘暴之夫專上流之
寄者安坐鄂渚迫之莫進朝 廷無粮以為之助又將收
其茶鹽之利似聞上流諸屯乏食已久皆無固志萬一
虜騎復去年已闖之蹤壓以重兵窺伺興澧震動湖南
又將何以禦之腹背之憂莫之為計而南詔復有假道
之傳矣多病之身惡證俱見元氣已消有淹淹漸盡之
形已壞之屋棟橑户牖傾蠹無餘而有凜凜欲壓之勢
臣中夜以思矍然而起為痛入骨髓繼以太息流涕以
臣之愚竊料陛下宵旰憂懼寧處未皇然宮庭宴賜未
聞其有所貶損也左右嬖幸未聞有其所放遣也貂璫
未習未聞有所斥逐也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也朝
廷政事未聞其有所脩飭也庶 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
也衆國均者惟私情之狥王道揆者惟法守之使國家
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輙行而命令
朝頒而夕發紀綱蕩盡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事
之不極未知其何所底止也自夏五不雨今已數月雲
已合而風驅之雨欲垂而虹截之避殿減膳僅行故典
並禱群祀見謂具文正霜降水涸之時寧有油雲霈雨
之望星文示變更無虛日參之古驗抑又難言危亡之勢
已迫而恐懼之寔未聞玩變苟安莫此為甚其將熟生
以委海内以于戈沸乎其將甘食以委赤子于溝壑乎
其將暇逸以聽夷狄之使凌乎其將因循以聽 盜賊之
竊起乎其將憂遊以視宗廟之傾危乎其將猶豫以視
社稷之傾亡乎臣又為之痛入心膂繼以動哭哽噎也
臣愚無以效微忠欲乞陛下念藝神祖之創業高宗之
中興先帝之垂統故王不足纘緒而歸之陛下祖宗之
所望者謂而何使世變至此為之震懼自省為之奮勵
有為命二三大臣同心狥公戒擧朝直執事同心狥國
中外臣庶使當今之急務如何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
運浙右旱歉和糴若何而可足財計正匱糴本若何而
可定諸閫專利茶鹽若何而可行流徙失所遣使若何
而可辦細民飢饉荒政者若何而可收虜情叵測邊圉

若何而可固上流無倫軍政若何而可倚凡關于目前
之至急者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扶危制變之策其有濟
時拯難之才沉于下僚隱于巖穴者各舉所知以聞于
上二三大臣推血誠黜私見協慮并智擇其可行者而
決行之訪其可用者而亟用之明賞罰謹號令痛節約
責事功去虛偽如衛文公之定難如句踐之復讎毋崇
每觀毋飾大体毋信浮言毋循舊習以行綜核名實之
政天下庶或可為不然將有甚不可諱者陛下倘以臣
得一之慮或在可採厲精改圖以濟厄運臣敢不自竭
駑鈍繼之以死如以臣為言張皇綱惑上聽即乞重加
貶竄以懲其不忠之罪臣區區之愚盡于此矣惟陛下
裁之取進止

貼黃

臣竊謂茶鹽為今日之大利乃擅于諸閫當此財用
匱竭所宜收之朝廷專置一使以領之誠急務也弟
未知諸閫專制已久肯一旦輕棄已歸朝廷乎藉使
知君臣之義不聽敢固吝阻遏又未知諸軍餽制閫
之勢國私取之利者肯一旦斂以遲商賈乎不然彼
將淮東者歸之于朝廷而自專東海之利則二者之
鹽其將孰辨他日以東海之名而擅淮東之寵朝廷
之爵利旬若也萬一上下睽疑彼此交競勢有沮阻
重費區處必致中輟則朝廷之體愈失而令愈輕矣
臣謂當先有以通其脈絡而均其利害朝廷之意下
孚而諸閫之情上達合為一家使其柄一歸于上然
後措置販賣從長施行斯無後悔竊謂使者已廣置
官屬朝廷已撥下支區貴倘權利未收規畫未定徒
靡帑廩無益也臣區區之愚見如此願陛下與二三
大臣審處之取進止

杜清獻公集卷十一

奏劄

黄巖 杜 範著

上已見三吏部侍郎

臣輒有已見三事上干天聽謹條具如後

一臣竊見今歲之旱京輔為甚粤自夏初以至秋末中間小雨僅成沾濡陰陽乖離其變特運河異不通斗米一千又復日長京城細民無所得食棄擲幼孩啼號載路而結衣牽裳舉家沉江者日：有之氣象若此其將何以為國家痛官司再行科糴夫豈得已前科繼之至大家之力亦以困匱等戶淪落愈見蕭條甚非所以重根本也臣愚欲乞陛下力節宮庭之費量出內帑之儲行下臨安府抄劄細民之委實困極無聊者有行賑給以示九重憂民之意陛下既以身率之執政大臣豈無推楚今戶之心毀其家以紓國難者其在外執之家政受恩也深積祿也豐子孫享之以資淫佚僕從竊之以致富贏今國步艱危京民困餓豈忍坐視不顧徒為盜賊之資而甚近在輔畿如明如發水路可通舟運無阻若朝廷量其所有科降數目令其運米至京城照官價出糶既非日數理宜樂歡如有擁而厚貲以有封植不恤國難非臣子也臺諫論劾重行譴謫熟曰不可其餘侍從卿監之司郡守之家素以富聞者次第施行待浙西水運已通如斟酌科糴亦如之豈無數月之行可以接濟京城等戶之再科者且權行罷住以俟他日小民之無錢糴者今臨安府籍畿其實急作措置以待賑給如此則京城細民可無乏食之憂京城等戶亦可寬重征之困其餘今日救飢之政誠非小補

一臣竊謂待夷狄之道在于措置得宜一失其宜動成納侮國勢重輕寔此之由不可不謹也王檝䵣虜欺慢朝廷昔者之來意在嘗試其特當國之臣識見俾近僥倖和議之成屈意厚禮重捐金帛以奉之出境未幾已壓邊已動至今言之為言憤悒今者復來是蔑視中國而以朝廷為無人也陛下盛絕之境外固或足以破其奸謀而廟堂猶有羈縻僥倖之意將是復難向來之謀者也周次說者何人朝廷遣之羈留于虜者三年以閩足下未一至虜廷桑于王檝之家情稔好密身雖華而心則夷矣是未可以撫武張審待之也聞其言曰和議必可成未知用次說果曾親見韃王與其大臣而真得其要領否耶且韃子在萬里外

夷滅數國號為至強彼亦何利于和而求好于我也藉使其國為隣境侵侮則是彼方不能自立我亦何藉于和而有求于彼也周說次受命于王樴而來其語言不可盡信其情偽必有不可掩者乞陛下密諭大臣令有司反覆詰問奸狀一露則正典刑以誅之以其首示王樴彼當奮竄之不暇是伐其謀也不亦然當嚴行監官伺其動息似今冬邊廷不擾則議施行毋再墮奸計以重中國之羞

一楮券之弊極矣新舊並行雖曰下策然舍此之外無策可行則有其行也豈亦得已此議既出遠近傳聞楮價日低物價日長臣昨得之人言謂廟堂議猶決或成中使竊恐民聽惶惑商旅不行貨物不通大為民病而糴本未辨和糴失時國計所關誠非細事以今定事勢論之則新楮之不可不出也必矣第恐施行之間節目或有未盡而覩楮又不足重比于人萬一或有變更非所以是信欲乞睿斷明示二三大臣如已明審利害則當決于施行若謂猶未也亦宜自下審　毋為猶豫以重楮券之弊三事條具如前倘

陛下以為一得之愚或在可采乞與二三大臣執議並賜施行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論和糴榷鹽劄子

臣聞朝廷政令不難于出而難于行非行之難也出而易行之為難也不審其出而輕于行勢阻而事行民與國俱病矣近者日如糴榷鹽二事為當今至急之務本以利國也國未覩其利而民先受其害削國本而離人心釀為亂階莫大于此臣不敢不為陛下言之廪倉空虛至今極矣和糴之數乃一歲支用之不可省者及時收糴誠不可緩然奉行之臣故當國用之甚急尤當量民力之所堪聞之浙右自省三畝以上例科三斗以今歲年穀不登其得執處僅半收而止矣自輸納常賦之外所餘寧幾何而欲以三歸也之官也是將空其家盡其老稚而饑之耶其大家素有厚蓄者多科之固不為虐其餘中等小戶專仰每歲田租以自結稔歲僅僅不乏凶年且無以自贍其何以應司之輸強其所難從雖嚴刑峻罰朝糴而暮點亦無益于和糴之數而徒傷于宗社寬厚之澤則吏奸並緣其邀索之費幾與輸等官則民力其將何以堪其餘江東江西諸郡科數亦重每郡不下數十萬雖小壘當阻不及一二萬者亦科十餘萬且行一切之令不恤民戶之無有至有行下下諸郡不容其納正苗而先量和糴者奉行若此必暴政四

出人心怨離重為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今朝廷若遽減已數之數固非事宜亟合　旨輸諸路和糴官監司郡廣為耳目務通下情詢問人戶有無之定斟酌官司科糴之數無為一切以行苛擾不恤之政無徒重科以開奸吏邀索之門上下相安　而辨則民力紓而國事濟矣財用匱乏于今為甚鹽課不登所宜措置專置一使誠為急務若付之沉慮深謀之人下不擾而上不虧則國體正利源後今乃使貪躁喜功者為之使使者之耶奪小民之利掠正額以圖浮羨苟以虛羨之數悉誘朝廷且各郡置一檢察其所辟皆貪進不靜之徒必將各以媢上能為虛亭戶捕私販紛紛多事所至騷爲于國計未曾見其益而戶部已虧月入之額矣待其生事苛擾怨讟並興而後罷之則所傷已多難悔無及不若以淛鹽課責之兩路使者或鹽本不支而舊額虧欠使者亦何所逃其罪顧何庸曠朝廷舊置之官而欲自以為功也淮東鹽課最重而擅于諸闕誠非重制使之權不足以收之亦合斟酌事宜使彼此相安以圖久遠之利商賈通行而無難阻之憂則課利不患其不羨為朝廷之助誠非補兩制諸郡檢察宜即寢罷以安畿輔之小民無今競為生事以邀多事之賞昔人有言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正為朝廷行不已之政故設也今之和糴榷鹽二事可謂不得已矣出之不審以至　之甚難民為邦本本一削寔安危存亡之所係不止目前帑廩匱乏而已如臣前所陳欲乞聖慈念民生之甚難國步之甚危明是二三大臣亟明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一　論聽言劄子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遜于汝必求諸非道蓋心者一人之私道者天下之公私則狗好惡之偏而是非或至易位公則合事理之宜而難觀聽皆無異辭人主尊臨者百官順指意使執啟違忤遜之之言宜日聞之耳而或有逆于心者豈狂易顛逆以自取不測之禍哉此上人之所當致察也唐魏徵有言曰臣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龍逢比干蓋為臣之不幸也委質事君夫豈願此然皋夔稷禼在唐虞時可謂良臣矣而君臣吁咈相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古者聖帝明王嚴警慎于朝夕求規諫于臣隣遠佞柔進忠直故言以逆至者藥石也于吾心為逆而于道為遜吾不從心以違者則私怒不行而讒日至言以遜志者美疢也于吾心為遜而于道為逆我不從心以從非道則私喜不用而諂言莫入意何轉移朝皆忠

臣上無過舉而天下治矣孔伋言于衛君曰君出言自以為是卿大夫不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士庶人不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此天下治亂存亡所係聖賢所甚懼也恭惟本朝以樂諫為家法以獎直為聖朝綱慶曆諸臣侃侃之風有光史冊扶直元氣培養國脉以後人休者寔在于此陛下聖度如天至仁如春萬類不齊悉歸涵育每群臣奏對言稍狂直未嘗不和顔以受之雖甚忤者亦未嘗加之罪是以下情必達無有顧慮而不敢言者當此百度俱隳大命近止而此一脉尚存則天下猶可為也近歲以來蹇諤之風漸不如昔大臣負格心之業者有將順而無正救有袪若而無弼違是陛下欲寄仁祖之盛德而大臣有愧慶曆之諸賢也近者驟遷驟出黜而臺諫之風采頓銷朝對夕罷而直臣之氣卽復沮人言籍籍皆謂陛下惡逆心而好遜志也陛下容德無我過化不滯豈應有是豈非大臣不善彌縫之過耶臣恐群臣妄窺上意阿順成風國事日非孰與諫止此其所關豈止一政事得失而已哉臣願陛下明降御筆訓厲臣工以來忠鯁之言以社稷俀之漸以壽國家之脉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辛丑知貢舉竣事與同知貢舉錢侍郎曹侍郎

上殿劄子

臣等誤蒙陛下拔擢俾典春闈苑舉多士于開試之日又蒙陛下頒降御劄照示意向有曰經學欲其深醇詞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緝為能毋以浮薄險怪為尚大哉王言真偽別人才之龜鑑也臣等欽承明訓夙夜考閱思得篤誠有學之士以無負陛下罷使然士習積人文氣日卑相師成風競趨險薄擇其彼善于此者以備奏名大懼弗能悉稱上旨蓋文弊至今極矣不敢不為陛下言之先朝舉子之文去今甚遠者樸古渾厚今難以遽復乾淳之間辭人輩出見之方冊者質而不野麗而不格淺失愈變愈差越至于今其弊益六經之義不據經旨肆為鑿說其破語牽合字面之對偶弗顧題意之有無終篇往往掇拾陳言綴緝短句佈致卑陋習以為工至有結語巧傍時事囿貢諛言如吾身親見此眾語也用之于論已失其体今乃于經義言之嗣賦法句長駢儷失題外添意体貼不工至于有第七韻韻不問是何題目皆用時事有如策語今又于第六韻見之或原題起句便說時事甚者終篇

竟以時事命意此皆習為諛言者也論則語不治擇文無幹旋麁率成篇殊乏体製策則騰寫套類虗駕冗辭裝飾偶句絕類俳語至有做歌須体四字協韵用以結尾甚有用之成篇者此何等程度之文兼三場多是雷同一律衡鑑有司尤為場屋之弊去取之間秖見才難若不示以示体轉移陋習安得復還典雅之舊欲望聖慈俯臣等此章下國子監委監官學精選經賦論策各數十篇付書肆板行以為四方學者矜式申諭中外學官及考試官精加考較其前項文弊有陳述未盡者併令本監點對逐一開具揭示諸生使循舊習如有仍前不改並從黜落庶幾士類向風文体復舊仰副陛下崇雅黜浮之意斯文幸甚取進止

辛丑四月直前奏劄

臣聞憂治而慮患者其治常無窮幸安而玩危者其危不可救易否之五六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蓋五六君位當否之時常有危亡之憂而為苞桑根固之計此否之所以休大人之所以吉也聖人繫之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此其幾相為伏倚特在人主一心之運而已矣自古言治者莫盛于唐虞成周觀其君臣更相告語不過曰儆戒無虞兢兢業業敬天之休無疆惟恤而已自帝王心法不傳于後世常以天位為樂溺燕逸貴弛憂勤習因循而忘戒懼怵迫于事變之方來喜幸于變亂之僅息幸心一萌玩心隨之幸愈多而玩愈甚至于天變人災屢見間出人皆有凜凜旦暮之憂而君臣之間相為慰藉曰昔固已若此矣以痛哭流涕為張皇以危言讜論為好名甘受佞諛惡聞忠讜天下之勢浸微削至于滅亡而不悟此皆幸與玩實為之三代而下其未亡有不若此者陛下聖德天縱理學日新固將帝王心法之傳以追隆古致治之盛然天運未泰國勢未寧而或者妄陛下憂勤之慮不足以勝燕逸之私戒懼之誠不足以变因循之習而幸之與玩猶未免有累聖心也蓋自陛下即位以來天下之變不知其幾矣未聞有勘定之大功綏靖之善政而紛紜未幾尋怗息驚棲方甚旋即數寧詩書之垂訓幾成虗語臣子之獻忠類若過言此固幸心之易啓而玩心之易萌也且二十年間變故之小者不暇論姑摭其大者言之東山逆酋輙肆反噬遠近方震動而彼已陷淖而殞軀矣此幸之一也京畿汰卒猖突須洞旦暮保已而彼已服刑而順令矣此幸之二也輕啓兵端大總冦摹巴蜀之禍所不忍言荆襄兩淮

彌望茅葦一江之限未足深恃國勢岌々矣而兩年以來騎哨亟退狼煙暫息廟堂之上稍寬憂顧此幸之三也清野有令鴻雁載塗數千為群肆為剽刼蕩焚城邑其勢益彰人心亦凜々矣而烏合之衆未幾解散困饑沙洲不敢猖獗此幸之四也以至江湖失道推陷撞擊浸淫之勢已迫城闉幾不可以為國而怒濤復殺浸安故流民用寧止又此幸之五也積此五幸則喜心勝而懼心忘規其所可畏將玩之以為不足畏此其勢必所至也然變至今日極矣去歲旱飢京輔為甚田野小人齕糠粃以延旦暮之命糠粃不足取草木根寔以繼之

根寔又不足弱者則殭于道填于壑矣所至穢積無異鷙獸強者甘求飢死而相食之風盛行始不過刲剔遺骸以瞻枵腹甚則不待氣絕已施行剎矣又甚則生致而烹之雖其而且忍焉哀哉此何等氣象而見于畿輔之間也陛下為人父母其得不為之動心乎盜賊公行所在刼掠道路險阻行旅不通被害横屍往來習見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遇之輙遭其毒市民聞之而不敢救官司知之而不敢問户不及稾擲棄于江日々有之哀哉此何等氣象而見于輦轂之下也陛下為民父母聞此得為之動心乎然臣竊見上下通論皆謂今日

之可憂者在韃虜耳百姓流離死亡非所甚憂也去冬小沉邊折而漸講彌文之事則是朝廷意向重于外患而輕于內憂々可概見況旬日已來麥秋有成民稍得食米價稍減死者漸稀道途之間寇盜亦少孑遺之民初回生意人情至此孰不喜幸不惟天下幸之而朝廷尤幸之也臣所深慮懼其幸之而至于玩也古人未亂而制治未危而保邦今日之勢幾于亂且危矣苟喜幸于一時而苟玩于平日則乱證已成乃押之以為常危形盡見乃忽之以為安上下嬉々恬不知懼以根本之撥而為太平之粉飾以財用之乏而襲豐亨之調度事

力日微而興不及之土木蠹弊日甚而濫當尼之恩私使今歲果有一稔之念望猶惧疲瘵難以據蘇壞病難以邊復萬一歲事復不可保國廪無可儲之粟浙右無可糴之粮上無以餉軍屯下無以濟饑莩揭竿一呼郡群黨起和當是時其將坐視而弗顧也尚可幸而安之耶此其蕭墻之變而邊境之虞不與也又況韃虜多詐姦謀叵測去歲不邊塵之起豈無其故亦擬不明傳者多端或謂其聚衆河洛為搶淮麦之謀或謂其掄粟近邊為誘流民之計搶麦不過為一時之擾而流民無歸怨氣滿腹使果以誘而招之將懼趍之不暇是皆吾仇也

豈不甚可慮哉且天之仁愛陛下亦甚矣赤而慧星冬雷春雪日蝕地震水旱荐飢災異之見無歲無之至于去歲之旱則此所未有也海宇將有蹈沸之憂人心以有瓦解之勢社稷真有累卵之危而今夏麥事大熟天下猶欣〻焉有願治之意是天欲陛下知世道尚可扶持盈而存聖心之競業使奉而玩之不能有所振刷而垢弊日天心欲回天心莫先于懼天變玩視天變苟安惕時而欲回天心以保天命未之有也陛下遇災而懼上同周宣顧安有玩視而苟安者然人言籍〻或謂陛下宮中之宴飲不節而排當日聞右左之好賜不省而內帑者日虛嬪嬙之請託不戢而御批日出臣每侍經筵言及世變戚憂見天顏豈應有是而傳佈中外大累聖德然近有內殿修造破漆五千斤而費外帑十五萬緡此臣所親見非得于傳聞漢文帝欲造露臺百金之費尚且惜之今修造之漆不知為露臺幾百金自漆之外又不知為幾百金限有入乃耗于無藝之吏錙銖之取乃散于泥沙之用以此一事言之則前者所聞能掩人之議乎陛下固以為此時宮掖之常事不足以係社稷之安危然當天變人窮之時戒懼之定意未著憂勤之實政未彰而縱欲奢靡之聲乃聞于外玩天變以違天

意缺人望以拂人心其如宗廟社稷何臣愚欲望陛下念誕保壽命之為難思遺大投艱之不易天示譴戒則惕然震懼若子之獲罪于父母也民生困窮則焦然不寧若父母之撫育其子也省躬思咎痛自貶抑益加刻勵當人情喜幸之時而常存儆戒之意若禍難之迫乎其前也嚴宮庭之燕賜節內帑之浮費禁請謁之私杜斜封之漸日與執政二三大臣講求扶顛持危之大計毋為應變飾美之虛文明示宰輔以大公存心以血誠憂國正朝廷之大綱而不擘精神于細故明爵賞之大權而不植除投之私恩博求賢俊進用忠讜擇監司以肅吏治選守令以紓民力廣詢眾論亟為來歲軍糧民食之備毋使一時束手又行去歲之下策上自宮掖下至百官庶府其所宜省者何可勝數專置一司條具事宜務在節約以豐帑庾之儲其邊方之所當飭者及此閒暇亟為之備毋使一時倉猝上下俱蹶庶使危還可扶亂階可遏而休否之吉庶乎可致矣臣不勝惓〻取進止。

貼黃

臣聞國本之立人心攸繫自古所重于今為尤重臣去歲常進瞽言已蒙采聽似聞宮中已進宗親二三

人而養之矣聖意未有所屬則是鎮安人心之計猶未定也臣愚竊謂預定莫如預教擇少不如擇長不能教之而肯從之宮苑之內則耳目移于富貴氣體移于豢養其何以培臣器根進修德業教之之道祖宗固成法資堂之故寔尚可考也內則當則之功宮僚之端純有誠者以訓道之庶乎日漸月積德而成行尊矣是所謂預定莫如預教者此也人之性有方髫齔之時賢否未易辨至十年而就外傳其好惡趣向強弱美惡一見可決擇其賢者而善教之則學易進而德成聖意早有所屬人心早有所係其所關者豈細故哉是所謂擇少不如擇長者此也臣不勝滁室之憂輙再干天誅僣陳忠悃惟陛下垂聽而亟行之取進止

杜清獻公集卷十二

黃巖 杜 範著

奏劄

經筵已見劄子奏劄 辛丑八月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安危之繆見而緩急之錯施也夫以危為安則禍至之不戒而有不可勝諱之憂當緩則急則其文之是講而無以為有事之備古人所以觀時度勢以圖事揆功蓋謹諸此臣竊見進書有命期限甚廹以一時之大典而責成于庶幾之于以千載之信史而取辨于旬月之間拘之入局則司冗劇者不能至限以定日則與修撰者必以苟成非其素能宜皆良史筆削而惟意詳略異宜考訂不詳記載無法不足彰其聖朝之文獻而徒以其以貽後世之笑譏況寧宗寔錄尚修未就盡日夜之力以應期限之嚴必多差訛前後牴牾而書吏之錯字漏句且不暇閱視而改正也臣尤聞之俗談竊議謂朝廷進書雖係大典然在今日亦未為甚急之務而何至匆匆若此也時已冬邊紅邊正亟淮東西及襄蜀之報大非往歲比而西帥不和交惡至中于時尚一旦緩急何以望其協謀敵愾淮西副帥本非其才勇聞自誇智謀何有近者挑山寨之怨深恐為

蕭墻之勇憂而淮東制臣深溝堅城嚴于自守責其應
援恐致誤期而川蜀數千里莽為盜區矣一上流則淮
江之地皆非我有以是思之此正安危存亡之秋君相
同心憂慮之日也今內治之政多闕外治之備尚踈方
且致飾于進書之舉〻然若有不及為之態是可
為以危謂安當而緩急傳之四方人心疑而離矣昔宣
和間金人已陷平州而上方御樓觀燈措置書藝所靖
康間金人已謀再寇而上方復春秋復詩賦萬世之監
良可痛也今者土地日蹙賦入日少倚和糴以足糗粮
倚造楮以為泉貨方幸少紓遺黎生意僅如一髮上下
凜〻憂存旦暮而顧以錙銖之取供泥沙之用竭百姓
之膏血為一時之美觀雖奉御筆置局裁減浮費然承
平舊例用一破十所支之數動以數十萬計雖曰裁減
上下牽制豈能盡革方今正楚丘布帛之時會稽薪膽
之日而靡有用之財為此可緩之事寔臣所未曉也臣
愚欲乞聖斷且緩進書之期俟今秋冬邊事寧息財用
有餘來春舉行亦未為晚或者則曰來歲大禮年分難
以舉行蓋為事併而寔重也夫費出于國帑皆陛下之
財用之于來春者也豈有用于今歲而有餘用于來春
而不足者乎若令有司再痛加裁節計其費幾何且今
來春行之似無　可其所進之書詳加訂證仍以一員
專掌其事　屬相與參稽互考使前後無舛體製
歸一毋致荒率苟且為朝廷文獻之羞不勝幸甚取其
進止

經筵已見奏劄

臣聞上天之變人君如父母之變其子悲而撫之愛也
怒而呵之又愛也休祥以順應之愛也變異以警懼之
獨非愛乎乃者瑞雪愆期陛下宮中精禱聽事未幾而
飛霙已積一念潛格其速如響豈非祥之應然次日之
電夕光再爍繼以雷聲都人震恐此殆非小變也陰方
凝而散陽方伏而泄咎證之形抑豈無其故臣惕然而
懼端思以居宜非遐歷初收臘雪又應幸心一勝驕逸
易生故天愛陛下而以此警懼之耶又豈非廟堂已幸
善邊之功朝廷方舉喜雪之宴上下相慶以樂忘憂故
天愛陛下而以此警懼之耶周成王之頌曰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人主之事天固當無時而不畏也況天變甚
畏天威甚明若不應之以寔意之測循而視之以為屢
年之抑見是玩天也是慢天也為人子當父母之呵怒
至于玩且慢則其獲罪也何止于呵怒而已哉數年已
來天變形其呵怒不知其幾今又有冬雷之變繼于臘

雪之後臣竊意陛下宵旰憂勤必有修省之寔君臣吁咈必有戒飭之言祖宗故事必有講行之節然視聽審皆未之見聞也豈惧災之心不足勝喜瑞之意耶不知大臣進當而以告陛下退當以咎其身否耶使晏然坐視無異平時是幾于玩且慢矣臣竊憂之昔高宗皇帝以正月雷震謂輔臣曰去年未交正月節雷忽發聲後有苗劉之變朕與卿等宜共修德以寔應天今太史所占類是矧當此國勢萎弱人心渙離之時易于動搖寧多陵替奇非君臣修德力行善政痛除汙吏其何以安疲俗而遏亂萌前之歲十有二月雷電京師而去歲遂有旱蝗之變以至尸骸徧野相食成風今存者皆滿壑之餘也儻非今夏麥大稔今秋小稔則變亂之形已非今日所見然其民生之困未蘇國用之竭益甚氣象之凋殘事勢之危迫未有極末今日者設有幸嗣歲未保有秋其將何以為國亂亡之證近在目捷言之寒心此正君臣懍懍危惧之時未可以屢年押見而忽之也臣愚以為今日之弊莫大于意向不白無以鼓動天下施行不寔無以信服人心賞罰不明無以作興臣庶上以苟且為政下以偷安為習淪一世于委靡壞爛不可支撐之地強闇得以制遏朝廷強豪得以侵敗王法盜偷公行奸宄陰伺其欺慢我國家者不止于強韃而已臣願陛下嚴虔彝勅天之戒脩周宣惧災之寔夙夜祇畏毋使天下疑其有宮庭之宴酣也政令由中書毋使天下疑其有嬖倖之私謁也除授有公議毋使天下疑其有親黨之興政也明諭大臣推誠布公毋使人疑其壽寶紹之舊轍也廣志用賢毋使人疑其貌親而情疎也血誠憂國毋使人疑其周防以固位也明諭臺諫正學直言毋使人疑其同好惡于權勢也彈劾必審毋使人疑其求過怨于舊藉也風采必振毋使人疑其釋豺狼而用狐狸也以至侍從給舍群臣百職皆使之洗心易慮竭節首公毋懷利以事君毋循枉以干進毋使文以自雪合汙而隱職上下同心謹天戒以回天意庶幾轉沴為祥豐登可兆人心可安亂萌可遏矣書曰庶明勵翼又曰率作興事人心敬隨惟陛下與大臣而率作之而已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貼黃

臣竊謂人主承宗廟社稷之重莫先于定大計以鎮安天下今世運艱阨人心危疑而國本未定其所關于宗廟社稷者至大也臣去歲已嘗一再奏陳且言善擇不如善教立少不如立長已蒙陛下垂聽不以

臣言為備今又一載矣曾未聞聖意所定中外人心無不憂懼近者諫臣抗疏朝班輪對亦嘗屢進忠言而終未有感動陛下之意而臣竊惑之昔范鎮言于仁宗朝二十疏臣等所言僅一再而止是其忠懇之忱不足以及范鎮故區區之言不足以格聖心臣之罪也夫皇天付中國于陛下祖宗傳丕基于陛下自即位以來一十八歲儲位尚虛舉天下以為憂而陛下若置之意外者縱陛下自輕如宗廟社稷何臣願陛下察臣愚忠詳思卻慮檢臣前奏善教立長之說決計而力行之以安天下危疑之心以弭奸雄窺伺之計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奏書直前奏劄 壬寅

臣一介妄庸謬蒙睿眷擢置樞密自詭無補毫髮以稱任使抑有區區愚忠願一陳于前而淮壖驛騷籌邊為急不敢妄進書生迂闊之談近者至日之朝雷電之變上下駭驚陛下祇懼天戒亟降御筆以導人言臣何敢不竭其愚以効微忠竊謂數年以來災異頻仍雷發非時歲歲有之未有發于陽復之旦若是其震厲可駭者也占驗之書臣所不識妄意推測雷在地中而為復今乃在天上而為大壯其不為旱乾之災乎關防閑乎人雷乃發乎天其不為疾疫之癘乎陰陽未定當靜而動其不為危亂之兆乎陽不勝陰逮而輕發其不為兵寇之擾乎是必有大恐懼大修省大黜陟大變更以大慰乎人心而後足以消天地之大變不然徒應之以減獄之常禮求言之具文適以重天怒而益其變也陛下慄慄承休翼翼昭事同符商周當此非常之變宜有非常之應中外盻盻朝夕引頸以覲朝廷之設施或玩視之以為常循習之以苟安則變不虛發其何以上答天譴此寔關于安危存亡非細故也寇躪兩淮通川不守其餘僅保城壁而井邑村落雖海角湖渚至遐遠之地悉遭殘毒焚蕩為墟被擄者死于干戈流離者死于飢寒冤痛徹天熏成沴氣生聚既空國何以存且淩流要害在虜目中為貪無厭之心豈非一江所　限也　綱不肅蠹弊成風吏治不要奸貪塞路疾視輿論形諸謗讟危心無賴每倖禍災國步蹙邦計日虛民生日困盜賊日啓而危亡之證凜凜可憂使無天變之駭猶當朝夕慮求所以拯艱扶顛者而況天譴昭昭若是尚可優遊恬玩以度歲月乎人主代天理物一毫之私不容間也勅天命以謹時幾畏天威以嚴夙夜此念所存何莫非天賞曰天命刑曰天討陟降厥士亦曰天監若私怨之

有非天也私恩之酧非天也私暱之爵非天也私謁之行非天也私勅之降非天也私財之貯非天也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剥復之機特在陛下一念轉意人心皆于此乎觀之臣愚欲願陛下以惧災之寔心行弭災之寔政奮然精勵痛自咎責降詔罪己如漢輪臺之詔如唐奉天之詔以動天下感悅之心以開天下忠直之氣穆然以思二十載之間有蓄疑而未化稍變而未免過愚而未栽撲之天秋之常天道之　而未合而向也群臣固嘗屢言而未從者一旦舉行之斥絕之意置之罷宮庭之宴賞徹左右之奸欺杜禁掖之批降禁斜封之除授使天下欣欣然有望治之想明論宰臣進退百官黜陟在位一據天下之公言抑諛進直扶正黜邪以植國家之元氣至于臺諫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係焉而近者習以和平之說流為迎合之私毛舉細微猥及闒遠以應故事凡君相之所信用而未察者皆不敢畧有所言風采不振莫甚于此而尤不可不激厲而更張之也擄兎雖退奸計破測來歲備禦所宜急作規模江南諸郡莫非風寒藩屏重鎮所宜急選才望塩政已壞宜急變更以循舊法和糴方行宜急措置以贍軍儲楮價益不宜急扶持以助國用凡內修外攘之政所當施行者皆宜隨其緩急而為之圖以一新天下之耳目無人心悅豫天意可回而災異可消矣不然臣恐憂未歇而禍方大也祖宗之大業社稷之大計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憂國之心敢貢狂言罪誅亦當謹鞠躬以俟命

取進止

第二劄

臣昨嘗侍經筵讀帝學至呂公著論武帝之待汲黯臣奏云汲黯在漢能使淮南寢謀王音云朝有直臣則奸臣自知畏憚大哉王言萬世帝王之龜鑑也臣退而亟書之閣入時政記以光國史臣竊見端平更化名用諸賢直言讜論聞于四方其時朝廷清泰泰向治未幾而宰臣誤國賢者亦相繼引去至嘉熙選用臺諫風采凜然未幾而剛論驟更敢言之士不能安于朝廷之上自今觀之端平嘉熙之號為善類者疾抱死亡之餘而僅存者無幾存而用于時者又無幾昔者所進今已不知其亡自遊佀徐榮叟李韶王伯大繼踵去國而人言紛紛群聽風靡以誤誤為禍以容容為福致政令之差繆除授之混淆邊境之艱虞人心之睽離國祚之阽危誰敢為陛下正　耶昌言之夫所謂直臣者其立身之勁近于矯其　患之過近于奸其憂慮之切近于張皇其

遇事輙發近于不違時務人往往嫉惡而攻毀之惟賢則主愛護扶掖以奬其忠直之氣蓋以其言不利于其身而利于邦家也昔司馬光讀賈山上疏言秦王帝居絕滅之中而不自知因極論順已之損逆已知抑若逆已者罷黜順已者拔擢則諂諛日進忠言日疎非宗社之福蓋上之意向人所共趨上有惡直醜正之心則下皆諛諂面諛之士人主之柄將潛移後矣而其勢益孤矣西漢之亡此其證也陛下聖度如天臣下奏對雖有甚忤者未嘗不借之辭色以優容之而近者決罰蹇諤之風每多優遊之論雖職在言責亦不過苟爲指摘以

其端餘人括士陛下已用于朝者臣不敢贅言其在下而名未彰者臣又未敢輙言臣願陛下開明公道振扶直臣如臣前所論薦其未名者急取名之其已名者則速其來而亟尊用之庶幾陛下好賢遠佞之心益白于天下愛君臣上之論日聞于廷紳篤寔勁正之士不遺于遠外國是彰名朝綱政肅而慶曆之風可以復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塞月課而不足以起人意而振朝綱此豈非朝廷進用之間無以昭示桀諫奬直之美意而然耶臣愚無以仰報聖恩惟有爲國薦賢可以盡臣子之義王逵徐清叟方大琮王萬此四人者鯁亮端方爲善類所推者也范應鈴羅愚徐鹿卿陳昉此四人者剛勁有守爲衆論所予者也湯中劉應起此二人者負敢言之氣不苟同于流俗者也陳韡内懷忠赤外著威聲平寇南方功烈甚偉分閫淮江敵人人知畏雖浮光僨軍因以放廢而通國之人常望其復起以敵王愾方今多事正乏帥才豈宜使斯人久于家食此尤天下之共屬非臣之私言也

杜清獻公集卷十三

奏劄

相位五事奏劄

黄巖 杜 範著

臣恭惟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斥逐兇族名用英耆不以臣之衰殘無以起之家食擢畀鈞衡臣控辭弗獲扶病入覲任大責重凜慄弗堪臣聞夫天下之治易凝天下之治難蓋自古迄今治亂之相因禍福之相伏机栝所在至可畏也聖人于易發之大要而止為蠱之壞之象也而彖辭乃曰蠱元亨而天下治是當蠱而有大亨之理亂之生治禍之藏福也乾坤交而為泰泰通之象也而九三之爻辭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是當泰而有陂與復之理治之生亂禍之藏福也今陛下秉大權下移衆弊膠轕之後一旦發憤而改絃易轍薄海內外拭目以觀新政人孰不以為喜而愚臣獨 憂焉蓋懼是耳臣不敢遠摭往事姑以陛臨御以來近事言之且端平嘗改紹定矣而弊反甚于紹定嘉熙又改端平矣而弊益甚于端平淳祐又重改嘉熙矣而弊又加甚焉何哉蓋端平失于輕動嘉熙失于狥情而淳祐則失于專刻輕動者其私在喜功狥情者其私在掠美專刻者其私在固位是三者固出于私而專刻又私之尤甚者也臣入對之初蒙陛下寵錫宸翰四巻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是陛下亦知私意纏繞之為害而以諸葛亮所以處身治國者望臣也臣雖至愚極陋敢不盡忠竭節捐私狥公以報陛下之知遇哉臣亦願陛下克去己私動狥公理相與扶植世道遏絕亂源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幸甚臣敢據五事為陛下獻

一曰正治本夫中書者天子所與宰相論道經邦之地而命令所從出也昔唐李德裕告武宗以政常在中書為治本若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黜免擇其忠與賢者屬之使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武宗從其言德裕始得自盡其才削平澤潞麾制河北諸 鎮致中興大抵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威福之柄固可不以下移若懲下移之病弊而欲悉出諸己則一人之腹心耳目無所于寄左右近習得以乘間而竊取之名為獨斷寔出多岐是安可不慮哉漢武帝懲田蚡之除吏于相從取充位而嚴助吾邱壽王得以制外建宣帝戒霍光之專政于是宰相止總衆職而洪恭石顯得以縱己欲武宣尚爾他可知矣或有勸仁祖以凡事從中書出則威福有歸

仁祖曰事正不從欲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故失則臺諫得以言之改之易耳大哉王言真聖子神孫世守之家法也今陛下新攬權綱惟恪循仁祖家法凡廢置予奪一切與宰相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

二曰肅宮闈昔者周公旦制六典之書以致成周太平之盛自宮伯宮正以至閽寺嬪御之微悉屬之天官冢宰其意蓋甚深遠也今固難與古並論然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外庭遠而易疎內廷近而易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防閑之不密檢柅之不至則淫急奇衺之習進得以習亂其聰明私謁請托之風行得以干撓于政事或托內降或求御筆宰執不敢奏郡縣不敢問理執而甲為虛文矣陛下春秋既高歷變多而閱理熟固未必為此曹搖動然其間甚辟伺隙狐鼠憑附已不能掩或者紛紛之竊議大抵欲富貴之心人皆有之陛下處深宮之內一言動之微一嚬笑之頃皆左右近倖所伺以為欺者也或潛聽默窺公受賄賂或陰排潛惡圖報怨讐于是士大夫之無恥者從而趨附之其門如市徒使陛下蒙謗于天下是安可不深為之慮哉且自漢唐以來多以女寵與政濁亂天下惟我祖宗家法最為嚴密程頤常深嘉而屢道之臣願陛下嚴內外之限絕干請之私繼未復成周六典之舊而諸葛亮所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者是亦布公道之大端也

三曰擇人才夫人之難知古今通患其善惡賢否明白易見者固未暇論其大奸似忠大佞似直者亦未暇論大均是善人也均為君子也而長于治民者或不長于治兵優于聽訟者或不優于理財惟各量其能而器使之則各稱其任而無廢事矣用違其材必至敗事于是小人之有小才者執其藉口謂善人君子但能空談無濟實用而允悍生事之術得以售其奸矣是不可不謹也且夫經筵之選所以養成君德緝熙聖學其任至重今率為兼官講罷亟退仍供本職程頤所謂積寔意以感動者何在哉臣願陛下謹擇庶僚中如程頤范祖禹呂希哲輩使專經筵之任庶其發聖賢之精奧助聖德之光明為益多矣給舍臺諫任繳駁彈奏之責其選尤不為輕自慶元以來宰相率用私人覘望風旨淩以成俗今陛下親洒宸翰止令大臣平時薦進至于除授必出聖意是故得收威柄之大權端惟必擇其剛方直諒

守正不阿者而用之其純厚謹默巽懦無立不與焉則朝廷施設資其正救者多矣至于內而侍從任朝夕論思之寄外而監司〻一路舉刺之權亦難輕授必各隨其能而用之而不徒守遷轉之常格可也若其大要則在乎取其忠蹇廉勤者驟加拔擢無拘乎近臣之論薦擇其貪墨苛刻者重加貶竄無待乎臺臣之彈奏如是則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天下之治舉矣

四曰惜名器仲尼謂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謂為君之所司可謂重矣且文臣之有貼職臣之領閤衛皆朝廷以是優賢勸功而非賢與功者不在此選祖宗朝于此最謹至政和以後濫矣南渡之初稍加釐正近者大故狥私市恩或以加諸世家之乳臭或以授之臣僚之罷免曷嘗論其賢與功哉蓋帶職之設雖曰虛名而聖主所以鼓舞天下興起事功者正于此乎若在朝廷不以為重則人亦將輕之矣他如親王后戚之子弟親故遂轉爵秩不拘常式邊頭諸帥之賓吏士卒奏請論軍功動踰數萬皆前朝所未嘗有願陛下謹惜名器勿狥私情以之厲世磨鈍尚安有不趨事赴功者哉

五曰節財用且節用之說談者不勝其煩而聽者不勝其厭矣而卒不見之施行何哉蓋以私之難克而人情之所最不樂焉者也今版圖未復賦輸至寡而朝廷之用度視紹興乾淳之間〻不翅倍蓰況邊戍未徹芻餉之費至夥郡縣之征求無藝民力日困國計日乏可不急思所以拯救之惟陛下自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凡供王邸第之營繕妃嬪后墳廟之供給宮內非時之宴賜一切減省以助邊儲然　取封樁國用入出之數而句較其出入補窒其罅漏攷鹽法諸弊變更之條而斟酌其利害通融其有無施行以漸而人不以為怪畫灋有方而人不以為疑庶幾上下兼足之效可以旋致何皇〻然常以不足為慮哉臣所言五事皆祖宗之成憲今日之急務在陛下舉而措之耳臣不勝拳〻取進止

貼黃

臣之心腹已具于前然又有大于此者不敢不為陛下告臣竊見通判某州俞德藻承詔言事勸陛下早定大計此皆陛下寬洪無我容受盡言故德藻以疏遠小臣聽言及此昔仁祖朝司馬光為并州通判嘗請于宗室中選擇賢者建為皇子以待皇嗣之生迨歸藩服慶曆盛事乃今見之臣不勝欣贊陛下既以付外施行臣當與二三大臣熟議其當行者奏聞惟

陛下斷自聖中毋惑浮議則宗社幸甚臣等幸甚伏
乞睿照

相位條具十二事

臣伏蒙聖恩寵賜御筆俾臣等條畫當今可行事宜以聞仰見陛下属精圖治委任責成之意恭惟陛下至仁盛德同符仁祖而蘭天章閣給筆札命韓奇富弼范仲淹條列利病寔在即位二十一年其時又適相同可謂盛矣臣愚鈍何足以望韓富范之萬一亦何敢不罄竭忠夫稱塞明詔謹劄畫如後

一曰公用舍孟軻論人之可用與否皆歸之國人蓋國人之論天下之公是非也用舍務合人情而好惡不狥私見則公道布行人必悦服而治象新矣今以善類聞于時者大略皆以狀名而素直聲為人望所歸者三數人或滯在選邦或付以外服殊觖衆望其邪比之朋大者一時亦逐衆論稱快而小者亦以漸〻屏去臣尚慮或有去之未盡者安知不為元祐之蔡京願陛下進退人才悉恭以國人之公論登衆賢于朝使精神會聚氣勢翕合則柔鋒抵隙者少無所投其間元祐之變為紹聖非所慮矣

二曰儲能才事不豫則功不成器不具則用不給朝廷之用人亦然今士氣不振人才衰少平居之時又不為有事之備小官関局適分差除稍關要職一或乏使往〻徘徊顧無所適用寔為當今之大弊宜泛搜廣取涵養而作成之內而朝列儲宰執于侍從臺諫臺侍從臺諫于卿監郎官外而守帥江西之通判幕府則郡守之儲也江西郡守則帥閫之儲也一官關則陞一官以補之其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而治無不舉矣又有隱遁山林不是科舉或試而屢黜早棄場屋其人有學識才智可為世用者令監司郡守每歲搜訪以聞亦可以為國家儲才之助

三曰嚴薦舉之法所以廣收人才今之弊極矣十科之選不能為文而薦以著述初無學識而薦以顧問至于三學狀聞陞五舉狀改秩亦皆漫為虛稱無所稽據或挾勢而脅取或納賂而妄予皆有力者得之孤寒之士卒老于選調同坐之令不行朝典之語徒設臣謂宜詔中外之臣凡有薦舉者必明著其職業功狀行誼事寔不許止為虛詞朝廷置簿書籍記不如所舉者定當并舉主懲罰仍詔宰執侍從臺諫不許為人覔覺幾庶人不敢妄為薦揚而下之寔材出矣

四曰懲贓貪祖宗待士大夫甚厚而繩贓吏甚嚴治徼

濁揚清而今之列職于外者不過一司存而已耳一道之貪廉能否置之不問其何以清吏治何以阜民俗紹興間臺臣何溥言州縣貪吏郡守不治而監司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劾之則監司當坐失察之罪每歲較其所按之多寡以為殿最之若今宜舉而行之然近世多有按察官好惡徇私論劾不寔動以贓誣人者臣謂自今有以贓罪按上即行下本路或鄰路監司勘證着寔具其大果以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輕者監贓重者薄祿世貪贓寔迹而妄以贓罪誣之者其監司郡守亦合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論劾言及贓罪亦合行勘證施行庶幾良吏不致枉濫而貪吏亦不得倖免

五曰專職任欲着官而權攝可以施于閑局不可行于劇曹以冗局而兼劇曹則事務繁雜彼此交滯近年以來每以吏部而兼給舍夫給舍于朝廷之務無所不関所以謹出令也今以吏部兼之銓選之事已不勝其冗又兼以給舍是以朝廷文書始之以尚先行繼之以尚劄行而繳駁之職幾廢閒有出令以久而繳奏方上但見其令出而屢反殊失祖宗設官之意如以京尹而兼戶部吏部以長才處之尚以為難或力所不及必將失事又如經筵之官職雖清簡寔惟啓沃之要職祖宗時每多專官則澄慮事外潛心理趣不以俗務之繁擾神明之舍然後可以玩索經旨從容數繹以裨益聖聰凡此者皆當專其職任不可以繁劇之職兼之庶不為徒設職不為具文

六曰久任使古昔盛時官有世守職無驟遷是以職責寔可以底務具舉今朝士差遣者除一歲近者數月一人之身而遍歷兵贈禮刑之間有志事功者方欲整革宿獘而已遷他司無志職業者往往視官府如傳舍胥吏長子孫以制其權奸蠹益深蠹壞益甚臣謂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夫繁劇之職不能其官者亟行罷易能者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不能者斥之能者必使之再任考其績效也增秩示寵既已滿替必與超擢以旌其勞庶幾人無苟且之心官無曠廢之職而吏治蒸蒸矣

七曰抑僥倖朝廷爵賞所以奔走天下之士使可以僥倖而得則安分義躁競成風而惟辟福其柄褻矣自名寔不覈賞罰無章吏部但拘銓選之苛文而不問其人之能否朝廷但存審量之故事而不察其績用之有無或執資格以取償或挾勢利以干進廉直者

困于下僚攻巧宦之徒往往蹤處富貴至于邊頭之以功補官者濫冒尤甚捐軀冒矢石之士反被沉抑賞典不行其何以作天下趋事赴功之氣臣謂宜行總覈之政嚴濫冒之法布告中外使之各安義分舉才者必採訪其實足能與銓者必兼考其素行朝廷不以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勲舊之家即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爵必以德賞必以功如是則治功之不成未之有也

八

曰重閫寄且今韃虜本亡哨騎感動衝突城邑虜掠人民蹂踐未黍使朝廷南懷北顧之憂紹興初劉楊韓岳諸將分屯田淮而以張浚為制置以統之則事權既重諸將之所聽命閫外之朝廷悉以付之近雖令維揚兼制淮西而遠地勢均運掉不行又以招撫為名者自是以為贅員每懷觖望臣每憂之要必有以更張而後可直寘入聖慮

九

曰選軍實今邊戍未徹供意日繁而淮既以清野屯田爭未收功而三總所盡仰給于朝廷尺籍伍符率多虛籍江左事力已難支持而兵之貧窭則自若也臣謂宜令邊閫行下諸師諸州將見管軍伍精加選擇分三等其勇悍有武藝者使之出城戰鬬其次者其守城捍禦其老弱者既難以臨陣又難以守禦則使之于近城之城畫界耕屯歲終課其所收使之自食以省粮運寔為當今之急務

十

曰招土豪竊見虜人擾邊先以哨騎侵軼兩淮而後以舟師自清口五河渦河等處出淮徑渡其哨騎必自浮光之西涉淺而來使浮光有兵防遏守禦披必知畏忌何至馳騁于千里無人之地或東或西惟其所之朝廷所以未及經理浮光者非棄之也盖粮運不通無以給餉虛城難以徒守也臣聞沿淮土民遁匿深山以避兇亂頗有豪傑竊伏其間千百為群各相保聚以十萬計若遣一多知有謀之人挺身而入見其頭目示以恩信諭以朝廷之意有願經理浮光者借其名目使之自率其徒出力經理食其地守其城俟二三年間經理有緒則以郡符付之以為淮西悍蔽必有應募而出者

十一

日理溝洫近年以來備邊之策以閉關清野為要務清理雖使敵無所之資而自賊其人民自蕩其土地將何以為國雖曰閉關各自為守而哨騎衝突飄然往來其何以屏蔽長江甚非其禦敵之策臣謂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

鑿溝之士積而經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曹琦之守陝西其志尚可考也晁錯曰大五之溝漸車之水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但此制其廢已久罕有知之者宜行下邊臣採訪通暢有志之志講究使宜灼見其可行既先行于近城二十里內又沿江諸郡稍有端緒以漸開廣行于沿淮之地則戎馬之來至所皆有阻限不至蕩無障碍聽其所之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可以積粟寔足為安邊固圉之計如陷馬坑之類皆所當講行其勝于清野多矣

十二曰明急務臣謂治邊理財寔當今之急務非廣集而衆謀旁搜寔才而徒以四五宰執都司之見而專行之豈能盡忠事機臣謂宜詔在朝小大之臣以今之沿邊便宜與夫理財籌畫使各隨所見條例來上侍從臺諫以上具奏御監以下申上尚書省專委後省看詳擇其可行者行之可以稗國論仍詔中外臣條搜訪人才有明于　邊善于理財者具姓名以聞朝廷更加詢訪擇其可用者名而用之可以集事誠非小補

右十二條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繳還內降劄子

臣伏準內降指揮承事郎新特添差通判溫州兼管內勸農事全清夫係榮王夫人親弟可除直秘閣差遣依舊替趙與薇任滿闕下已差下吳沂改添差通判紹興府替趙與迺闕擬成忠郎前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駐劄仍權務趙與溢因任書滿已踰半載可特差充紹興府兵馬鈐轄替蕭德闕以陛下之命臣安敢不奉行但方此革新庶政而乃尚仍循習之弊人每言唐之斜封墨勅非治世所宜有恐殆類是豈不重累陛下精厲之意初即昔杜衍事仁祖凡有內降恩澤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面而還之仁祖嘗謂近臣曰人但知杜衍封還內降吾居禁中有求恩澤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　所封還也至今皆稱祖之能克己從善仁杜衍之能守公奉職臣固不及杜衍而心願學之亦願陛下以仁祖為法毋牽于姻族之私庶幾慶曆之治可以漸復寔宗社之幸陛下其勿謂此特小節而無害于治然其事雖若至微而所關于治體則甚重也所有內降二件稽撰謹以繳還伏乞睿照

又奏

臣早上蒙玉音問趙希㩁內降一件遂誤認以所繳還兩件中與繳者為對歸來喚上中左房詰問乃别是一

件臣緣前日正在病假中乘吏嘗以此項内降呈行臣令少遲意欲繳進尋以健忘稽緩此臣因久病心氣凋耗遂致上冐留今之罪今以繳還所合施行已面奏矣伏乞睿照

黄巖 杜 範著

奏劄

奏堂除積弊劄子

臣伏蒙御前發下黄袋一封頒示臣大學生方大猷等伏闕上書一軸臣已再三閲視其言三事及君子小人消長為治亂安危之分寔為憂時之確論而中間亦多有未知朝廷事體習聞世俗之議而輙為之言者如謂股肱日趍于惰臣讀之不勝慚愢告假日久機務積治官曹多闕臣之罪也迹隣于惰何以免言人陛下必已

念臣之病知其非真惰矣其言堂除一節陛下豈以此事為臣所建明故特以此書示臣耶臣雖在告固亦嘗聞外議之紛紛矣臣區區之愚不敢不力為陛下告竊謂積弊不可以不革而人情多習于故常革之公以則不當徇流俗之議革之以私則不當執已見之偏且銓選之法付之吏部擢用之權歸之廟堂以廟堂而下行吏部之事祖宗之時無此也自三四十年來權臣執國柄以公朝之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美闕而歸堂除玩習為常所取益衆媚奔競之風抑孤寒之士以至人心益壊人才衆削其關于國家之利害誠不為小臣向

来在州縣在班行間每切痛之今陛下不以臣之愚使
備位右輔故于奏事之初他未暇論首已是為請已蒙
聖朝付外施行矣臣遣以病告久不入堂故于投劄求
闕者報應少遲而發下部者長貳亦未有處分識未免
有久困羈旅者此亦臣之　也俟筋力稍健旦夕黍假
自當與范鍾亟議行之　孤寒寡援與夫恬靜有守之
士業為沮抑者一聞　下部閲其不欣然相慶以為公
道將行而巧于進取素干堂闕者一旦無以售其謀遂
致紛然勝議而學舍諸生亦習于聞見乃以近年之奬
政為祖宗之成法是必有從吏為之者且其為説謂國

朝任官循常調則有部授別異等則有堂除是未嘗深
考也所謂別異等者如秘省之召試學官貳令京選通
差皆不次擢用以儲人才非若今之所謂堂除也限以
資格殆與吏部循常調無異此豈祖宗之法哉若曰儲
才則如架閣書庫京教及所留幹官等已自逾祖宗之
堂除之數正不必多留美闕以侵吏之職也臣豈無鄉
曲之情而豈無親故之交豈不願一循旧例多留部闕
以應其干請可以植私恩可以賈虚譽何乃固執偏見
為此等不近人情之事而甘心于召怨招謗耶獨念臣
之愚拙無以上酬聖恩惟有以公滅私盡忠為國耳中

夜以思當今積習之奬不止一端每欲罄竭所知隨宜
漸革雖力不勝任才不逮志而猶未敢自惰于苟且止
也陛下如以臣之言為是則當上下相與堅守行之浸
久人情漸安使者必多而謗者可弭矣如以臣言為非
則是人之浮議足以上惑聖明之德而臣之固滿果不
足以有為徒負簡知臣敢不自知進退惟陛下裁之取
進止

御筆

朕自總權綱夙夜不敢寧處思日力之當惜慨治功
之未章爰命耆儒並相左右所冀同心以輔得急先
當思之務共濟時艱可也朕望治甚切卿等既涖延
戚盍蚤迪功宜悉忠陳以究寔用毋悠緩以度歲月
毋遜避以妨事必絶私意而革去奬端必立公是而
不失和氣以恊康濟之素業以副責望之至懐卿等
各殫所見條例來上朕當決意行之

謝御筆戒諭劄子同左相上

臣某等恭拜宸奎特垂訓飭俾同心輔德共濟時艱捧
讀宸慚惜身無所臣等幸際聖明頃蹶躋政塗猶恨區
區未愚忠獲展盡今倶蒙擢任並置左右若不思竭蓋
更待何時況愚懐私見自取顛沛有負非常之遇哉刷

臣某臣某同年也又同朝最久每有意見于奏議多不約而合非茍同也今為何時真如同舟遇風相救如左右手猶懼不濟豈少有不孚以上瀆累聖治以重閔宸慮時事所合奏聞續議條上謹先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

奏上小劄

臣輒有忱悃仰干天聽臣衰病之軀應酧太早忽于前月二十六日又復暈絶至于遺溺亦復不知此証甚惡豈復有再生之望尚餘殘息皆天地生成之恩自此愈覺虛羸不惟足力頓弱拜跪不可而心氣久耗思慮尤難昨聞虜哨已至八里莊此萬丈勝之報又聞呂文德已棄五湖此趙邦永之報二事皆關利害爲思之焦然不寧臣雖徒憂無補于國坐臥一室幾同廢人甚所畏者凌晨朝叅衝風乘馬此豈可以久妨賢路分宜引身知退緣邊事未寧不敢有請欵黽勉以出又恐病復轉甚莫保殘軀勢不免再具狀申省請旬日之假別已奏聞敢乞聖慈特賜矜允事有合議施行者臣雖在假亦未嘗不請屬官商　取決于左相范鍾而行不敢偃然自安以忘國事但中有所懷不得面奏不勝紓爵徒抱孤忠凛〻自惧近時宰輔嘗以親書小簡奏聞臣亦欲效之不敢專輒如蒙陛下特可其請即乞明賜聖旨庶得臣以遵守免于輕揩之罪時獲上徹忠忱披露欲言之悃臣不勝幸甚

御筆

茲覽來奏卿以微恙未可趍朝聞呂文德棄五湖之報最利害不知何區處李曾伯濟師之請可一面應副調遣當塗九江〻防正嚴不可時暫闕官有合施行事卿等商確奏聞或自有所見密具奏來宜更將愛即遂全愈

又奏

臣聞嘗具奏少露忱悃茲蒙聖慈特降御筆曉諭其所請密奏且蒙俞允臣不勝感激之至今日所聞虜騎已到八里莊此春哨之常若呂文德焚棄五河國子而歸比郛大關利害恐所報欲架浮梁渡師亦有此理但今已春深非過淮攻城之時第連泗守禦不堅或被其攻掇爾今已調激浦定海水軍轉料過淮亦調淮西之兵過淮東矣太平乏守臣欲以尤焴改知而都司以爲有才幹能辦事者不如丘岳今以議定并龔基先兼江南撫淞江制副及江東西監司闕官皆以議得其人來早已　自當面奏自此或有己見謹遵聖旨用小簡奏

入第已衰病之軀將理未復在假日久不勝惭惧伏乞
睿照

三月初四日未時奏

臣竊見自楮券折閱以來邊上諸軍請給不足以供衣食之費飢困藍縷常有怨聲臣向也嘗言于當國者以其重靡國用議弗及而止臣比者造朝聞其怨聲日甚竊恐或有離心不唯難以責其用命犯敵而勢之所激必有不可追之悔今忽得淮西安撫王鑑申省狀謹以繳奏臣亦嘗密令人細算邊上諸軍所請增之一分止該十八界官會十八萬有奇等而上之至于二分三分

之增而不過一倍再倍而已此一年之數其靡國用似不爲甚多其以悦以使人之道所關于利害者甚大欲乞上軫聖慮于宰執事之時特賜睿旨令其密組等定數或所增不過如上項數目即乞御筆行下此事不可以不密或此間單人知之又有後言臣謂殿步軍月請銀子折價太輕更增得一二分本色亦無損于戶部更
聖裁王鑑申省狀臣欲密以轉呈范鍾乞早賜副下

御筆

覽卿來奏備悉所陳朕嘗于史嵩之去國之初亦念其衣食不給飢寒不免身何不　脱有不測　悔可追欲與添受新年分數繼令都司趙希塈密行計算合于該若干所費不貲是以特于歲暮凝寒錢內添作三倍支給在京諸軍雖請全折亦自艱窘欲以一半折銀旧例作三貫五百今來銀價高貴特作六貫折支加此每兩則有三兩貫之贏餘亦足以優潤軍士後來以版曹財賦有限須用朝廷貼支此議乃止今若欲如此施行當先辦此一項錢乃可不然則又添新印新楮也丞相更與范鍾詳議奏聞近所聞類基先于九江公論未允可別論材庶免搖閣郡事也

三月初六日申時奏

臣昨所奏聞邊兵士券食密已與都司熟議皆謂事關總司所謂未易舉行欲得差朝士曉者二人往江上而兩總所照檢出入以視其有餘不足然後詳爲區處兼殿院鄭寀近入劄言江上諸處邀阻鹽商亦合差官覈實并委二人者以行然商議亦未定續容具奏文字五件謹用繳入九江欲用蔡節聞范鍾已嘗面奏第京漕未得其人日夕爲之不安昨見程公許劄子言二相避遜遲緩臣不勝愁惧臣以病在告不得與范鍾面相可否以致事或滞而不行意見不同小簡往來徒成擔閣深恐机務積廢外調藉〻爲朝廷羞今范鍾令臣粥後

過堂議事臣筋力雖未强只得勉從其言在初八日粥後一往若凌晨朝参尚畏風寒丈當遲以數日續容告假不敢先不以奏知伏乞睿照

御筆

夜来覧奏欲于初八日過堂與范鍾議事俟有定論即具奏聞初七日巳時

三月初七日未時奏

臣昨欲在初八日過堂會議已嘗奏知繼而思之恐范鍾来早欲擬奏除目遂以扶病畧出歸来又覺暈眩益緣体氣尚怯未可免强所議兵券事此未易輕擧欲趣

此軍士在邊捍禦積勞特支犒一番而其誠守不出者亦量支給庶幾與之有名荆湖川蜀不得援例来奏范鍾須面奏更乞聖旨令其契勘多寡之數以聞即賜御筆行之鐵漕已定議崇賀此人却通練且以舊職召之俟其来却處以此職九江議定蔡節一出命便當催趣起離其他閫監司郡守處亦已議定一二人面視范鍾令在来日擬上臣再以思范鍾與臣固同心協恭但意見有异同稟性有緩急臣今病体未復尚當告假又不得時與范鍾面議可否以致事有積滞頗涉人言臣區ゝ欲自此有合同之人合行之事區處既定即擬除目及指揮先言之范鍾一面徑自繳入如上合聖意即付外施行陛下如俞臣所請即乞明賜御筆書之别紙容臣以示范鍾以見出于聖斷庶免机務不至慇ゝ如或者遜避之譏亦使同列無嫌于自任之疑更合悉取聖裁伏乞睿照

臣近見李曾伯所報邊事亂氣似覺稍緩今天氣漸熱虜兵豈能久駐于此所憂者在今秋耳合催趙葵早来此付以邊事恐當遣賡牌令快行往趣之得其速至此預備防秋之事庶不至重勞憂顧伏乞睿照

御筆

丞相所奏之事俟范鍾將上勘酌施行昨見李曾伯報到邊事殊無迫急之意似覺稍緩今之爲備却在秋冬前日已遣快行賫丈字宣諭趙葵催趣赴闕朕並建二相正賴協心共濟國事ゝ之是非人之賢否須是明白洞達開心見誠二三大臣相與平章歸至當之論無自用之嫌今後有合行之事合用之人与可一面与范鍾商確區處既定然後入奏似不必似御筆處分也初七日酉時

三月十二日巳時奏

臣病体素怯扶曳比来五旬之間暈絶者三分眩者一

因此愈費調理兩日來天氣漸暄稍覺清快勝前但氣体未定筋力未强凜凜焉嘗有朝不及夕之憂尚望君父矜憐更寬假期俾一意調治以俟平復臣昨蒙聖慈特遣中使得㑹極問且賜以御厨之珍臣不勝感恩激切之至臣早上得呂文德蠟書亦以捷聞其後雖有告急之說而意氣亦壯繼又得其舘人与此間承受言郡中有糧軍士百姓皆無畏怯之志次第濠亦無慮想賊意稍畏呂文德故以兵綴之却攻他郡或泗或壽耳壽自有備聞泗近來備禦稍可恃所憂在淮西三郡根遺為秋冬攻誠計耳目下非所憂也呂文德蠟書已同范鍾繳奏其舘人書今謄以奏聞伏乞睿照

臣近連得孟珙兩書頗有相孚之意若得邊閫無相疑阻亦幸事也其書因并繳奏伏乞聖覽訖付臣答之

御筆

茲覽來奏知卿体力向安天氣漸暄更宜珍嗇即遂全愈呂文德蠟書似無甚急迫之意城中乃有所恃而無恐耳孟珙之書情意相孚此亦幸事凡百更須有以得其心緩急庶可運掉也十二日未時

四月初三日酉時奏

臣屢蒙聖旨傳諭燕宗仁等差遣緣照條多礙所以都司難于擬上已仰体陛下篤親廣恩之仁擬定五闕謹以繳進近者一年遠者不過二年以上皆不為遠但未免使已受闕之人各遅二年于義未安此後恐難復有此等差注當以義斷恩不失以天下為公之道惟陛下深念之中間有欲帶閤門祇候者于法尤不可所敢不徇伏乞睿照

御筆

擬進差遣指揮甚善即已付外施行矣

四月十六日申時奏

臣昨蒙睿旨令契勘軍人請給今已試戶部参求得三項請給分數所合增給者止殿步司軍耳若銀子每兩價錢增作五貫于戶部經常之費所增亦不為多但有一說不可以不慮其將校軍卒自合一例折支價錢若止于殿步司軍人增給則是同于折錢而異于立價于体未正不若于二分銀之内將一分支本色或增支一分見錢以示優恤之意于事体差順耳或聖意尚有所疑容臣請上趙与𥲅議續得奏聞伏候睿照

御筆

今來既增禁旅禁衛亦合增之皇城司等處并諸軍

將二分銀特支本色請班直等處一分銀亦支本色如此亦優異更約計所增之銀并添給之數並日奏
聞

御筆

昨日所奏江淮諸軍增支養食錢新會分數今尋刷得昨來都司條具到文字四件類似詳盡并与從具到在京諸軍支本色銀白劄子並付卿詳觀可更斟酌同付出文字繳進初五日午時

回奏

臣昨領聖訓早上行即請都司官面議未有成說見謀

之范鍾今蒙御筆付出文字五件令臣詳觀斟酌仰見陛下軫念邊廷之意以臣觀之邊塵未靖豈可使三軍有衣食不足之怨兵券不容不增明矣但朝廷科降者增之一二分似亦可那融而總司所支亦當如朝廷所增之數又必求科降恐國用未易支給俟熟議其可行即當具奏龔基先既于公論未允只得以蔡節改除九江以陳指爲京漕都催徐鹿卿來以郎兼權檢正此却稍穩已言之范鍾矣文子見今人錄本續得進繳伏乞睿照

十四日御筆

訪聞日來浙西盜賊愈熾憲司全不措置至于益官界因一家遭劫被殺者數人數旬之內詎宜有此別易監司俾屬風采嚴行禁戢

回奏

臣恭準御筆諭臣以日來浙西盜賊愈熾憲司合議別易仰見陛下軫念近甸之意臣十一日入堂已嘗与范鍾言之欲別易憲而議未決臣已博加詢訪其曉暢有風采者絕少在朝行者有王爚(見爲太常丞)在家居有陳均(見居品州)可用當一面謀于范鍾俟議定則以進擬伏乞睿照

同左相奏

臣某臣某時恭奉聖旨念軍士之貧于其月給与各增支[illegible]分仰見[illegible]下欲[illegible]付三省樞密院臣某臣某即當擬指揮頒行伏取聖旨

御筆

覽卿已定添支軍士用月給可擬一內批指揮只今繳入擬內批遣未撤戍軍士勞苦實可憐憫宜加優恤可令尚書省下兩淮湖廣總領所各照見封十七十八界會子分數內二分十七界更特与支二分十八界其有係朝廷管餉軍分並一体施行仍日　月

爲始

同左相回奏

臣某臣某恭奉聖旨念久戍之士一月給不賠時恩各換二分新恩惠至渥也更增奚只作換給庶曉然易見謹擬內批進呈伏乞睿照

杜清獻公集卷十四終

黄巖 杜範著

書劄

薦葛應龍劄子

某等敢罄愚衷仰干鈞聽某等竊觀昔人有言之士致遠先器識後文藝要是矩以觀人真取人之良法蓋尚器識者必重厚類文藝者多輕浮重厚之士如金石圭革雖貴賤不同而咸適於用輕浮之人如鏤冰刻楮雖華采可觀而無補于時此王楊盧駱所以不見錄于裴行儉者也國朝沿唐舊制以科 取士名公鉅儒率由

此途出然拔十得五寧免遺才使通今學古者或皓首衡茅篤行屬志者或混迹魚樵而上之人徒有之才之嘆是可慨惜先正蘇文忠公嘗請于先朝欲于科舉外別選奇才異能之士識以程度之文一日之長不足以盡人之能否必廣招徠之路庶有抱負者咸得以自見耳某等伏見具位葛應龍器姿樸重材識茂明行不詭隨言無斯僞其篤爲人章循々焉以先賢爲準的而不爲時俗奔多閑靡之辭其見諸議論斷々乎以古道爲可行而不徇苟耳因仍之計安貧自守擇義而取與之剛毅時事每慷慨激烈述者天久不雨茹素默禱久而

不倦人皆笑其迂而乃自謂未有至誠而不動其應懸之寔亦可畧見決非近世投書自衒大言無當者之比水心葉公絜齋袁公悉皆計可而半生困躓獨抱苦心曩歲從用如余兵書袁吏侍趙兵侍李刑侍合詞以薦于朝而秘省官又合薦之而應龍以其所論著經說雜文進又蒙朝廷差充國子監校勘壽又与求　辭其志尚高素久不事擧子業恐徒負公朝優異之典若畀以一命使展布寸長必能究心戰業圖建事功其視較錙銖于寸晷決得失于一夫所得遠矣近世固有一妄男者之冒軍功窃竊祿者何可勝數如應龍之才之志

沾以微恩亦朝廷所不惜也某等職在論思不敢蔽賢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毋使養素丘園者有不遇之歎其幸甚多士幸甚于涸鮒薉不勝悚惕俟命之至

回丞相劄子

某近者竊見朝廷鹽法更令一介書生未　其利害之寔但知苛征不可不盡革而浮鹽非所以為名又未敢遽有纖駿詠之瀕海士友之解事者皆以更令之初不可審故輒抒已意借以奏聞亦不敢必以　為是不遏欲廟堂更加詳審而後行耳茲者伏蒙鈞慈特賜蘐翰乃知廟謨已審顧某迂疎腐拙不識事宜妄有敷議踰而出之宜也溫詞曲諭開曉諄諄若施之敵己者仰見大人君子接撫物接下之盛心而某之微猥何以堪此下情不勝感激愧懼之至然助軍錢以俟他時蠲除恐亦是賦斂之術寧無振羈之疑以大丞相主之于上固無可慮不然則新會既全用而此項錢抑慮其未必除耳至于浮鹽局大丞相所言者官私之利害某所憂者則亭民及百姓之利害某居于海鄉目所親覩亭民賣私鹽游手販私鹽百姓食私鹽蓋有年矣一旦置局而有盡榷之以為官私之利利未必盡歸官司而借拘榷之名張巡捕之勢旁午村落而人不勝其擾矣前之助

軍錢若終歸于蠲除少遲未固害而浮鹽局一事恐宜更入鈞慮某本不當復以殘識再有辯言大丞相既不以僭踰為罪許之言矣故干敢觸威重伏乞矜其愚而赦之爾容俯伏光范以竢伏匄鈞照

與林教授劄 知寧國府

朱文公大學章句或附其說極詳盡明白但熟復深味則三句之意曉然今觀諸兄所釋多未通透穩定想是初看此等文字未能洽浹故爾中間有鄙應桂王一鶚頗勝餘作又有鄱學賓老而不倦亦良可敬外如鍾元震何達先鄒時中傅宏父趙武雖不免多病意亦稍近

餘者或敷演泛濫援據差舛又其間有全不曾看文公之說草草塞白者今謾以愚見畧批數字更望潛心講學且只于文公章句朗中子細研究以求通徹或有所疑不妨相与質難此邦陳司理其乃祖充齋先生爲文公高第其家庭講貫頗有源流恐其郡事頗冗無暇商榷切幸從司理一叩之必有功磋之益府敎更宜以此意勉諸生不勝　望

杜清獻公集卷十五終

杜清獻公集卷十六

序　記

黄巖　杜　範著

阜溪軒閑居錄序

自中朝文物之盛播于東南吾鄉俊秀能文之士在在不乏幸而登上第躋榮進者百不一二不幸而陸沉約處皓首白衣褐者可偃指枚數也夫能不能才也遇不遇命也而閉門抉策隱几著書矻矻窮年抱其所有曾不少衰見者可勝慨哉嘉熙改元之春余眷自中都阜居若水袖其祖阜溪軒閑居錄訪余于窮閻之下既而又得

其小藁讀之得陳貫齋之序讀之于是阜溪軒之文奮巻累帙鑑鉤炳耀始興插架名編灑灑争聳閑居錄蓋公自志其平日所得而若水又搜採旧聞飾而附益焉者也其釋經評史確古商今不蹈傳記之旧説簡策之陳言迥出新意自成一家議論亦嘗熟閱而細考之如邪正議利雅俗雜之与徹下諂上凌矜畏勢等語誠不易之確論至謂以解異解經當与侮聖言同科尤見其所守拙律斷斷嚴甚然毋友不如己之說昔在帝堯之說尚書之說卑服之說若此之類則余所未解也余罪阜溪軒之居一舍而近讀其文想其人乃昉乎此因自恨余

之甚陋于閒尤恨不及見公質其所未解而終陋也昔王氏中說其格言往訓可以上續七篇之書而後世或至致疑其間謂獨其家以爲名世外人皆莫之知李習之僅以比太公家教爾至近世大儒以隱君子目之而後千古之是非始定嗟夫立言之難也若此蓋其名位不列于仕功狀不登于史道得不称于其徒福時輩不能收墜緝散闡而彰之則所謂抱其所有不少槩見終泯泯于汾曲而已此固人之所同槩其責寧不在爲子孫者耶若水蓋車氏之福時也强請余敘之辭焉獲姑畧敘其畧以俟後之論定溢軒名似度字石卿其居黄巖邑西禺家山云

贈懶朴序

予識懶朴于二三十年前聞林竹坡稱其言五行甚驗後余滯留班行日勤歸與數問術者皆不許時懶朴未自鄉閭亟知至云歲在申衍寅而動〻而遷之將歲在酉衍卯而動〻則可歸矣余聞之喜甚已而果然余思之蓋喜進惡退仕宦者之常情彼術者孰肯逆其所喜而犯其所惡非術之妙也枉術徇情之過也懶朴知予者循其所知而言故其言輒驗推此以自盡其術將無往而不驗矣懶朴與謂人皆喜進而惡退也因其求書以遣之

應師老子解序

道裂而爲諸子百家抗吾儒而爲之至千百載而未泯者獨老釋耳派遠徒繁其源漫失往〻背師而馳惟老氏之徒甚夫宗虛無尚柔弱傷周衰文弊欲反之朴古者益其者書本意若畫籙之傳符呪之術乃本之張道陵而惑亂之措李君以文其欺惑亂世至後世轉相授益肆其詭誕駭異不可詰如老氏寧有是哉至于錬度超昇之說不過剽釋氏土苴以誑愚俗而圖利其身此又矯誕繆妄之尤者也以是道德五千言固有幼習其

讀而莫究其義粗聞其義而莫徇其教殆若冠者之視弁髦耳余每爲老氏深慨之大初子乃能將蕪植稂汰沙求金考繹其師所以著書立言之意爲之傳註積其精思七年而後成斯亦勤矣且時取六經孔孟之言以爲援至考爲論刑鈎明夫明次之義此又五千言所不及也是其尊信吾儒之道与其師等其趨向尤可嘉尚使能以其書誨其徒及詭誕之習爲清虛之歸安知無益公出而安漢業者而五千言庶不敍于幻邪異說而其教復明吁蓋甚難也豈獨老氏爲然者

常熟縣版籍記

浙右多大縣常熟田賦殆与他小郡等紹興經界逮今未百年旧僅存籍之在官者漫不可考胥吏飲口腹養妻子其間朝竄莫竊弊百出田而不賦者有之賦而不田者有之重以瀕江水嚙与抵罪而没于他司者日伙歲廣故昔之田以畝計者二百三十一萬為苗七萬二百石為稅若和買錢九萬四千緡今皆于官者僅三之二而又多取之白納取之斛面取之點合利權貴豪細戶業抑莫訴下因上避今率以不善去來者睨不敢前端平初元秋八月王君寔領是邑問民疾苦皆欣然感顇以賦役不均告會府檄脩復經界王君深念曰籍壞

茲久新之惟宜刱上有命何敢弗力願余始至民至未孚俱弗從也弗從而強之則斜矣施搜剔宿弊蠹蝎犯苛斂孜孜恍恭與父老相唯阿于庭居數月信浹意親民相与語令字我非属我者王君聞之喜曰可以就茲役矣于是考旧顇選衆役授紹興成法恭以朱文公漳洲所著條目隨土俗損益之設式以獨札致鄉都之受役者肆為開説俾之通曉無疑然後出令為期衆皆驩然率職田若地標氏名畝步于塍間驗而實者因而書之石則量而會之準紹興成數一無求贏為闕地為田勿問而中其不俊者常平田安邊田學莊田而与没官之田别為籍文書貴悉從官給士民之赴期會以僕隸者聽鄉井閒吏一跡不到也由是民官一家小大競勸如順子弟之于父兄不待督而從縣五十都都十保其履畝而書也保次其號為田簿其號模其形為魚鱗圖又稡其官民產業于保為數姓簿類保都鄉于縣為物力簿經始于端平二年之夏訖事于其年之冬畐籍記既定則又均其折色之偏重者消其征縣之加斂者裁定其田与賦高下之不稱者通一縣之田計二百四十萬畝有餘除二十萬為官田賦入隸諸司餘民田得苗六萬六千二百石有奇稅折錢九萬三千三百緡有

奇哉諸户版坦然明白民以實產受常賦為砧基簿印于縣而藏之家有出入則執以指有司書之強無妄免弱無重困雖惸嫠幼孤皆知其自有之業与當輸之賦污吏滑胥不得加尺寸升合以擾之其視前時之紛錯厖乱方改邑而衆殊之也于是常熟始以佳地稱于浙右他大縣莫德為向之既不敢前者将競趨之惟恐後矣王君以書來諗曰某不鞮冒領巖邑而又峯出重禁之務幸邑人不我二相与協力以濟于成按代有期皆邑人之賜也扶植之俾勿壞焉邑人他日賜于無窮者久賴拔之人猶之水焉澄而清之惟難撓而獨之易耳

吾懼其弗永于清將復爲民病也顧予爲我誌之以告
來者余嚴嘗晉斯役于爲傷矣敲量步會閱三歲而後
成旁視他邑猶有害步其後者今君成百年之績于數
月之間上下怡然相安若未嘗有所興作者余固不足
擬其能也鄭子産非能者耶其始執政也民怨其伍我
田疇而誶言並興逮以三年而後頌歌之君乃致速若
是方且切切焉引應迂頑爲經久之圖以科斯邑然則
君可謂能而仁矣余何敢不爲邑人誌之繼自今令之
來斯邑也披斯圖也按斯籍也毋玩其成而易之也夫
敗其隄而芬之也毋付之吏手而蠹蛀決壞之也則官

爵無賦民無横輸上佚下熙俾常熟永爲浙右佳邑而
烜燿言遊旧里于千載之下殊不休哉君少登儒科有
志當世于施于邑政寬猛有則不震不悚載籍㮣清迺
創義役以息訟脩廟學以明教一邑之内百廢具擧耳
目煥新蠢疾病既失精神既復而後衣冠儼然可覩也
然吾閲識役之不均者十邑而九令而有意于民求君
之所以易于成者而深思之倣行之則是役不患其難
而百姓庶乎有瘳瘳矣然則余之誌也豈徒爲常熟邑
人而已者

郭孝子祀記

表孝行閭自唐始此明王誼辟因人心以厲風俗焉者
也宋興三十載剗平僭亂四方無虞者若稽旧典修崇
教化命有司曰應諸道州縣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其
令轉運使採訪以聞至道二年台州黄巖仁風鄉士庶
陳贇等四十餘人詣縣言本鄉有孝子郭琮年七十四
事母張氏备極恭順勤奉甘旨寅夕不懈逮妻子寢處
母室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踰髡與禮塔積頂拜之數
以七十餘萬計廿于勤苦用祝母壽張氏今以一百四
歲視聽不衰飲食尚强里黨異之縣以聞于郡郡聞于
轉運使使馳詣其家召其母与之坐飲以醇嗟賞良久

遂奏于朝太宗皇帝覽而嘉之亟詔旌表其閭復其科
役嗚呼以一匹夫閨門之行而上動天子褒嘉下勞部
使者臨問築臺植木丹堊烜燿使窮閻陋居突兀改觀
邑人仰首瞻敬稱嘆嘖嘖何其盛也距今二百五十年
時久制墮扸獻宫俾門不能大僅留片石過者愴然幸
其祠尚存其像猶旧七世裔孫孝康偕其季孝溥孝榮
孝恭鳩財命工整而新之以顯先德以修旧章鄉之士
友屬余爲之記或者曰古人行孝著于諸書皆可覆視
未聞廢筋力從事釋氏之說以延其親之齡者郭氏之
孝亦異乎古聖賢之所謂孝矣余應之曰人性之孝得

之于天古今異時儒釋異教而此性之真未嘗異也世之痼于質而氣暴牽于情而愛移性以物離天以人喪不顧其養而遺之憂者往往而是如郭君者非得于父師之訓教朋友之切磋而孝愛篤至凡可以壽其親者圖將無所不為此念一存天地鬼神鑒臨森列感通之道豈不在茲夫孝心為上禮次之使古聖賢復生亦將與其心而畧其禮豈以詩書所不載而非之哉今其祠翼然其像儼然人之登斯堂也見斯容也想詠一時婉愉承顏之意亦可以消暴慮之萌而長愛敬之端其有關于風教豈不大哉遂為之記

東倅題名記

郡置丞尚矣本朝選尤重按宛陵郡志特添差簽務自張照如其後置廢不常離合亦非旧觀余始至見于城之內環府治為官舍者三間之其北于郡門者為州鈐廳又北為通判北廳直西南為南廳間添差東廳則旧稅務直子城之北雜于民廛者是也夫鈐兵官也問于守二非頒也通判郡二也下民冗務非稱也弗頒弗稱不可以政于窮疑之尋翁君濟可以添差倅毋來斯時劃署徒寓南廳以便清養俟焉廱寧乃考旧志訪故老蓋廳東在府治西北閒禧罷添差虛其治會鈐至于郡守有連假之居因而不歸者三十年或考其壁記以湮其迹人見其為州鈐廳而罕知其為通判東廳也自端平復置倅郡無以處即稅務而治焉人因謂之通判東廳而又知其稅務也翁君一日謂于曰官居雖等得舍苟有志于其職非其處弗處也鈐廳之為添倅廳載籍明甚歷而正之于政為宜且嘗以語余余喜曰是余志也郡帑廪雖虛不敢靳鈐于居僅數椽其他棟桷敗撓室堂陸沉凜凜欲壓君是度是營以葺以新鳩工蒐材程役督成端其傾完其弛增其闕飾其陋雖一居一楹一瓦一甓之用必身視而親會之經始于己亥冬十一

月落成于庚子春二月聽事之高明燕居之淨邃下而庖湢裘委浚為悉備于是休貌以正觀德以振而官府增壯矣嗟夫物之廢興地之顯晦有數存焉執道以御數者人也委道以任數人不立矣一添倅旧宇廢壞湮晦于三十年之久而振興光顯于二三月之間人耶數耶翁君之才之志于是亦可以槩見矣既訖役魚軒奉親登堂笑娛以寢以處安若素居乃閱故牘自李恭上之得其姓名五人繼李而下書歲月于壁余故識其顛末詔後俾勿忘

寧國府增建撑文公祠記

載考旧聞追存往哲像而祠之以植声教行于有司非歸其榮美也謝公嘗守是邦風流遠矣李仙相望數百載遊于斯歌于斯其娩美並祠也宜邦人讀二公之詩載睹遺像肅容知敬然昌黎韓公就食之地而祠顧未及焉何耶客有爲余言者余亟閲其書如復志賦歐陽家詞第曰江南而亦與詩首指郡名蓋邦公有别業在焉其祠尚闕豈昔人偶未之考耶公之文詞上接先秦爲千載模楷余未暇論視其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孟軻氏而無傳非惟見道統可能截定爲論若此斯〻也窺前儒起孤舉捧習是專寔昉乎是其痛抑釋

氏以續七篇之書卓然以斯道自任後學聞風師仰而是邦未祠豈非其所大闕耶功在斯文宜祠于學已例從事祀或謂匪宜遂既謝李之祠而三之俾邦人敬事久〻無射像既成卒邵僚酌酒奠拜且爲歌以侑之歌曰

大原自天兮匪人曷傳孟氏既没兮寥〻千年卓有人兮鈎深纘玄豈與詞華兮執究淵源絶彼邪飛兮嬌翮孤騫以道自任兮力与孟肩異端辟易兮聖緒昭懋祠之斯堂兮光溢二賢敬亭之陰兮建締宛陵之流兮崇旋有莫其臨兮儼然睹遺像而讀遺編嗟此邦之人兮其毋忽忽

宛陵道院記

宛陵古佳郡昔予嘗恩假守書登双溪疊嶂之閣望敬亭麻姑之山誦明遠太白之詩爲之豁然心舒目明探遠抱以爽慨前哲而興起固已忘其寡頑無以稱斯敬而悒然自愧會城析事繁緋紛頽驗乎以辭寧而予已被名命行矣興癈起仆急所未暇況土木之事乎越一年寔齋王公遂寔來閩朱子之學脩明德之教正躬以厲俗敎訓以崇化節用以厚民而又力請于朝用楮以寬征輸博詢于衆括田以均賦役利用興壞除

民用大和暇日周視公宇清凉堂之役敗屋數間棟欹椽壞上漏下痺爰命經度撤而新之扁曰宛陵道院以書諗予爲之記予謂老氏以清浄無爲〻〻道江東西之有道院豈非以其民淳訟稀可以優游無爲而治之耶公之有取于斯也又豈非以其清凉高爽之地可以澄慮怡神而与上下相安于無爲耶不然其何以名亟移書質之公言之曰老氏之道非吾所謂道也道者天下自然之寔理體物不可遺而所以行之者人也循其自然紛棲而爲之者固不足言道其自然者玩而不爲者亦不足盡道吾守是邦理是民也自一心一身之微推

其政治之大事物之細罔求無一之不知所止而有得焉將以盡斯道也而身之所處乃廢而不治其何以責觀聽養教義安陋玩圯道之苟也是役也予豈徼世俗佳士木者哉予嘗讀朱子之書而有志于斯矣聞公之言反而思蒙昔之在宛陵也苟焉因循道之不盡也蓋多而公以寔得學為寔用撫摩瘡痍振起廢墜又以力之餘一新棟宇之樊揭嘉名以見志為其庶幾于盡斯道者耶溪山之勝殆不落寞矣吾將見公舉斯道以授天下于斯豁也何有遂撫其言而為之記

黃巖縣縣樓記

黃巖為浙東壯邑其治當舟車之會占江山之勝有民物之庶方岑崇崇以鉄于東松巖巍巍以峙于西澄江汩汩以經于北而山于江之北者浮嵐聳秀十里為一碧蔚為奇觀其南為委羽之山委蛇蜿蜒介乎群峙隱然有畢不可踰之勢如虎之踞如鳳之集其融結巧特寔為衆山之宗為黃邑之望古人審面勢以畫井邑豈苟云乎哉由其外而觀之若然偉衣冠儼立兩旁而擁所事也由其內而觀之若燕豆肆列設寶篆而在其前也縣樓与山直与草木可數光氣相接自是居皖侈棟宇爭鹿爲危栄凡以障其前而班詔之亭又韋之且盈摘盡毀垣茺圯闕而扁額亦曠落不存令往往苟歲月賦輸而不暇問蔡君領斯邑入其治見其閉閟而心陋之既而登樓以望方岑松巖巍于左右江北諸嶂峙峨獻狀獨委羽仙宅乃睽隔而不得一睹也心益陋之欲易之未暇一年訪民疾苦心惻乎摩求息于役二年後河號開氏以不病役忘勞三年爰議經度爰命梓人圖畫其制高下以称庳者崇之壞者新之闕者葺之圯者築之仍班詔之旧易為隳摘以環之其矮屋之在左右也撤之求名筆篆額以揭之其址三尺有二視旧加三之一其樓三尺有尋視旧加大之一為工之數二千有

奇為費之數錢以萬計者五十餘先以斛計者百皆取諸銖積粒償而用之毫髮無資於民庸鄉之士葛元善院恩飭董其役選材鳩工與物取無靳予故其具也備而民不知其成也速而民游悅經始于淳祐二年冬十二月竣事于三月春三月樓成上入青冥按郡守而下之如對斯谿如塑斯遠憑高敞以納空明之秀攄塵蹟而絕仙子之風于是古人審面勢而畫井邑者一覽而盡得之矣蔡君走書求言曰是役也幸邑人之不我非也夫子居是邑非不將邑人之不非我也其為我志之余居此之山趾去委羽十里而遙峯石擁翠樸樸可即

而比屋之間短簷之下曾不得寄箔推牖而飲茹之使之偃蹇而莫吾就也顧邑治之所拱揖亦委之形格勢禁而不相顧耶且是役也俟農隙而始興時也先故民而後舉順也約己以足用節也征歛不下及惠也一役而四美具焉是亦可以書矣且綦當旱勞于頻年因賦輸之于交迫裁撙有度節縻不耗其畜之餘惟公是圖而益循古人必葺之規以嚴官府以新民瞻以開風氣以振華采是又可不大書之以詒後之人耶余將東歸尚能登高以賦与邑人歌頌賢尹之德之政君固已結援登賦識矣或有欲詞茲邑者幸為書雖衰也非難也

其母陳君名自昭字某西川人是歲六月既望具位杜某記

杜清獻公集卷十六終

杜清獻公集卷十七

黃巖　杜範著

跋

跋陳光春臺賦

身履者其詞称志業者其詞修夫自成康政息雅頌聲微春臺不作久矣君殆有志成康其君民者耶余讀是賦疑其修而未称也為之慨然太息嘉定癸未二月二十五日

跋羅文恭公薦士疏

國家中興愛養才人至淳熙間多賢彬彬輩出公上接

流緒下植風声汲汲振滯寸善不遺今讀此篇郡才畢萃何其甚也自公云亡諸高亦相繼凋落公所薦引者其顯用十無一二而將事日新矣由公而前若此由公而沒又若此然則公之亡云蓋寔關于世道之一變也為之掩卷太息癸未季秋二十七日

跋倪文節遺奏

道喪日俗弊士氣日卑數十年來卓然以風節自見磊磊如公者不能以一二數當淳紹間駸駸嚮用未幾屢踣屢起至嘉定更化召用諸老濟濟在廷而公獨危言激論落落不合自此一斥不復屏居十年閉門著書暇

日棹扁舟策短杖賦詩酌酒幾與世相忘者志其親蒙遺奏愛君一念至死不忘八柄四維之論氣不懾所言未形之患無不一酬使公之志得行于時豈有二三十年纖桀壞爛不可收拾若是其可痛哉公之出處関于世变者不小矣予為戊辰進士時公知貢舉嘗獲進一見凝然氣貌使人望而意消今幸與公之季子祖當為同僚遂得公之遺奏讀之慨歎世变為之三太息而書

端平三年季秋有事于明堂之明日天台杜某

跋義約規式

余每歎王政不行風俗不古無告者多而氏生重可衆

也嘉熙元年春歸自中都得鄉之義約隱几讀之其閔窮恤死庶幾古者同井相扶持之意堅此意推而廣之必有關風而采取法者則斯約之倡其仁徧吾邦矣余雖翁貧亦願助為善而為之書是歲夏重午前十日杜某題

跋項鄉孝行錄

余尚記三十年前項君文鄉館于余族與余兄弟交知其為時文師也余讀是書凡古人孝悌言行蒐輯無遺且聞其是死如生而將終身為余始知其篤行君子也時文以釣利祿得不得命也而卒以隱行與德孝悌之道天理根以　人極因之以立充之足以達堯舜為之不足以為人人而從事于斯時文蓋不足也微是書幾失吾文鄉為之掩卷披淚自痛不准有愧古人其有愧于文鄉多以使有是書熟玩而深体之則消碁慢之氣長順睦之風人倫其有不厚教化其有不美耶

跋林逢吉晦翁二帖

康吉堂富藏古賢名帖而于文公二帖尤所珍愛世之尚異挾奇借耳目之玩者決不解此余観輶尾所誌考訂紹興事為詳公之前帖殆可句釋不得不然之論言莫而音微矣後帖莫知何時有黨無黨所不敢聞細玩

新詒其関于世道尤可深慨逢吉珍愛此帖更為予訂之嘉熙元年夏五壬日杜某題

跋夏迪卿墓誌銘 水心撰 楊慈湖書

夏君登第時余尚幼自家塾抱書夜讀父母撫之曰勤讀書夏君居為上第矣余自是聞君姓字心竊榮之既長欽其門即其人寡詞淡容退然若不自有其榮者人固謂君之家厚以傳君之天以厚報其榮顯殆未艾也而事乃不然何耶今得此銘肅容以観異然如入靈祠讀古刻而瞻叢像也于是君之榮未顯于其躬者乃組繪輪墨間且不朽矣是之謂未艾者非耶葉公擅一

時文章之柄人之願榮其親者往々求雜與未聞楊公肯為人作字而亦硫々無所愛肯父所以榮其親者加于人一等矣其更矣家得之厚而篤之則報之當于前者將大傳于他日人之翰墨又何足以為君重嘉熙元年中秋日立齋杜某書

跋王維画孟浩然騎驢圖

孟浩然以詩稱于時亦以詩見棄于其主然策蹇東歸風袂飄舉使人想慨嘉歎一時之棄適以重千古之稱也明皇雖善揚相如忠佞之言而稱積忤生憎也萌于此々刀争之九齡所以得罪 柰之林甫所以用見而

卒以危社稷也歟

跋楊慈湖為陳孔肅作脩永室記且自為之書

孔肅名室之意為陳孔肅深矣益知道遠雖至而欲勉強力行以致悠久不息之功也慈湖廣其說至無思無為之妙其旨幾于過高且脩之為義似亦未之及然觀其字畫端嚴清逕使人望之凜然亦足以見其所存不隋而隨寓有則學者因是以收斂此心而日加存養焉豈非所為修己以敬者耶孔子曰佹焉孳々斃而後已余與孔肅尚其勉之

跋應良齋祠堂文

余齠齔時耳已熟應先生姓字長亦嘗侍父兄聽講言今思之恨弗獲在弟子列而蒙函莫啟以至白首也吾鄉固多士而闡義理之淵源揭詞華之典則者寔自先生余始方將求其遺文以究其奧義而先生之季子某示予此編挑披熟讀深歎一時師友相與之意然遺文散落之餘寶藏于家者向多有之當繼是以請

跋徐季節文

余祖父及鄉族先輩皆季節先生弟子余幼時已聞其篤行雅言雖酬對俗語莫非師訓至今傳誦以相警厲今其遺文僅數篇讀之使人凜々有生氣嗟乎形天地

間皆寔理也理不寔則發事不寔則壞人不寔則危公之文公之寔也知公之為重者不可擬其寔而步趨之哉不然崇衍之夫奚益嘉熙戊戌夏六月六日里人杜某書

跋鄭簡子求書陳情表後

右李令伯陳情表杜某為大惠書々已而喜曰令伯非義不仕晉而利祿之誘終不足以奪其孝愛之情吐出肺肝字々痛側後之讀無不廢卷與歎而況事有適類情甚同如鄭君者乎噫令伯之陳情令伯之不得已也顏安知後千載而有感々于心撫事悲慨至于屡訴而

不能自已者豈昌黎公所謂噴百世而相感不自知其何心者耶余既書之又重爲之世之忍心背德者媿也

嘉熙戊戌重午後四日識

跋薛倅謾筆

余屏居山村耳不聞户外夏莫父歸自東嘉袖二東薛君詩什訪余乃知其爲樞使公之令子也赫赫鉅野之家乃與入烟雲思涇月露翛然幽人雅士之韵若是耶金璧爛爛置古罍洗其間玩珍錯陳具不俗矣余不但不能詩亦非知詩者秋風搜桂夜夜澄爛命酒半觴閒謾筆一二篇便壓思碎易吾知别友人事入唐人奧處

七言句格尤多清古昔人技軀破的之論粹是工夫更故精熟耳未識知詩者以爲如何嘉熙戊戌中秋前十日杜某識

跋蔡夫人墓銘

婦無二夫義也知之難守尤難苟能之知而守之矣則絶部使者之請非難也非夫人之難而是銘乃表而謁之若其所甚難者何哉嗚呼管仲魏徵猶在君子之後而世之背義以貴者揔揔也歟斯銘也亦真見其不足貴矣

跋張子善詩

張子善爲吾鄉佳士嘗游學于吾宗所序之室纔數尺終日危坐挾策足不越限外有笑侮其常迂若將閒世之棱圓有之其真純静朴如子善者蓋寡余昔也甚愛而期之譬之美王迫之琢之可以爲圭璋譬之良木削之斲之可以爲棟梁不然或小其用而以之資玩好耳目之娛是負天之所厚而棄之也一别幾三十年今幸再會于白山之塾繼携其詩什訪余暇時讀之其詞端潔潔可以想燈火苑獵之富可以見一時好尚句清婉之調于狀情寫物之間此則子善所不爲也殆未知胸中抱負爲圭璋乎爲棟梁乎然借詩章諷詠欲以貫一

時之譽其用亦小矣子程子曰參也以魯則鈍而難入何以得道于善試思而勉之余以晤昔之愛敬敬致朋友之規云嘉熙三年二月八日

跋夏子壽墓誌銘

吾鄉爲善而報稱之者惟陳公經仲而夏公子壽亦其人也予幼也肆業于常豐閣之東与之鄰常接其貌聽其言聞其行事有古人重厚長者之風時其子廸卿已登顯第矣今讀秀巖之文觀漫塘之画爛然相輝如美玉而藉之以藻也于是夏公之德之名愈彰顯于後世雖然公之爲善豈竊竊自衒以求顯者哉不自求顯而

天顯之人顯之世之為善者可以觀矣

跋趙十朋文集

余自幼余聞趙公子父之賢恨不及識今年見其遺文猶可想其飄逸不群之韵然公之文尚多一散于狂寇之虐再散于篡臣之篡今其所有十無一二何造物者不惟其身而再阨其文也嘗聞石李二公為内外兄弟方其在朝声焰赫奕而公之隻字不通至石公謫居乃相從不厭古之為士者其自重蓋者此公之身雖窮其氣不可屈文雖阨而風節磊磊至今猶在無遺編而若見其人固不在翰墨間

題晦翁書楊亀山贈胡文定公詩後

欲驅殘臘变春風惟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疏英輕鬥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文定公當國家多難驅臘变春正其時也今讀公春秋傳義及其他所著書其正大之識英嚴之氣凜凜乎幾欲闖精神于風雪之間者亀山恐其無以成廊當愚寔規以是詩殆与明道所謂熙寧新法諸公不得不分任其責同意雖然亀山嘗用于靖康之初尋即去國春未及变而清艷凜凜于藏矣行道之不行命也夫為之三太息而書

題晦翁書出師表後

余自少讀出師表為擲之喟然感涕嗚呼世無忠臣志士坐視國家之傾覆而莫之救也悠　千古此恨何窮今觀文公之字畫飛其一時慷慨激烈之氣尚可想見使九原可作捨二公吾誰与歸嘉熙己亥立秋後十日京兆杜某書于宛陵郡齋

題范滂傳後處靜所書

自古名節之士未有烈于東漢者人之好莫如生惡莫如死而孟博乃好義甚于生惡之甚于死雖母子天倫至愛亦可不可奪是果何為哉哉以聖賢處死子道

識有未中節者然其勁心義氣凜凜与秋日爭光熙程千古不無泱殆未易輕誉處靜善為長句意其麗詞軟語似無鐵石心腸乃援筆其傳求予著語豈寓言玩世而胸中所存固不若是耶

跋靜處

如死厌如焦穀靜矣而不足于動動撤差持寔老子豈非欲靜處于動耶子程子有言動亦定靜亦定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

跋陳君墓銘孔肅求

南山陳氏兄弟敬覺怡樂衍衍為鄉人敬羨今觀趙魏

二公誌銘乃尚義篤友至丈字之訓亦形于閭閻之間遺芳所沾世載其美固宜矣俾此意久久弗替則于二公之文將益有光矣嘉熙庚子上元後五日里　杜某題

跋梅都官真蹟後

右都官梅公真蹟也本朝以詩名家自公始㢊于斯墓于斯去今二百年邪人尊事如一日訪其遺蹟惜無存者通守尹君惟曉悟雅好古求趙中所藏録之置于祠縱是登斯堂者睹其像誦其詩如見其人亦可以油然興起矣嘉熙庚子基春晦前三日天台杜某題

跋韓仲和葬人墓銘

韓氏世載忠烈今之居會稽者尤以清德著栽山隱處不仕而好修義以教養其族仲和仲容其重從弟也事之如父師會守宛陵仲和以王事留者閱歲暇時從容道其所學与平生立作大槩既又出其先大夫銘文示予蓋慈湖楊公之文之筆也且言曰先君子受教于門春劉先生得寔之一字為終身受用戒以弘之以行于家而吾兄弟得以謹守勿墜余聞之肅容起敬嗚呼天道流行物与無妄人之生天生寔也棄其所以生而馮虚以欺世餙假以幸切其不致喪德敗事者幾希余于仲和之言固知韓氏之昌未艾也于是乎書

跋翁處靜詞

余拙于丈于樂府尤所未解今觀翁君時可之作如絮浮水如荷濕露縈旋流轉似沾非着豈非游戲翰墨之妙耶予固未解殆類飾寶玩置窓几閒未嘗不以為珍也然柳周華棲情麗句後之為樂府者多之而蘇黃諸公愛惜丈士如金璧乃寂不掛口此亦余所未解時可試平之時可以處靜自號云

題何郎中和陶韓詩後名處佶號雲岫

陶詩平淡閑遠韓詩英健瑰傑如天球神劍不同其為

器而同其為寶也何君智父于二詩皆有和篇尚友之志卓矣豈徒模擬其近似而出于二者之間耶追和古作自坡公始其和陶詩至得意處自謂不甚愧淵明嗚呼愧不愧他人不得而知也公獨自知耳然則智父詩吾又將何以措吾辭淳祐改元三月立夏後三日天台杜某題

題周氏詩義倉規約後

垅墓非子孫莫保而壞之者亦子孫也不一再傳釁分户別而垅墓則衆共之百年松櫃爭為斧斤樵代已荒棄不復顧久之則為古虚固有服未盡而莫知其服者

蓋不獨貧窶爲然薄俗至此良可痛哀周君雖貧已能爲富人所不能爲自曾高而上苟有域兆可尋皆立石而誌之捐己產以贍守塋詳規約以期永久屬鄉之篤行之士戴君彥肅爲之記以詒後人真可厲薄俗矣義風既植使人皆不忘其祖則孝敬其有不行宗族其有不睦者乎喜而爲之書淳祐改元孟夏中澣

跋姚君墓誌銘

余自幼寡陋而鄉之善士至有不及識不及聞者瑤溪于家不百里今始識姚君于度公銘文中公武夷門人爲時名卿其言君之厚德有報摭若此信爲鄉之善士

矣獨余寡陋良可恨夫

跋劉漫塘所遺趙居父箴後

征商非義也商不病其征猶義也而今之司之者與桀人乎國門何異漫塘先生爲是箴贈居父汚吏能次曲盡形容然豈惟司征然哉由司征而上可以動自醉心者何可勝數利欲之昏天壤易位孟氏謂上下交征不奪不饜則賊民之禍又特濫觴耳居父服是箴以惠于婺又將推是箴以宰南陵自是而爲郡守爲監爲藩帥所涖愈大所及愈廣義行而仁浹下輯而上寧人賢而身顯是之謂以義爲利其與墦身之貨爲何如哉居父大設居漫塘之鄉而知所師敬明于義者也余時因是箴而暢繹云耳淳祐改元夏五晦前二日書

跋劉漫塘墓銘

余曩尉金壇獲拜公于漫塘之上不旬日輒一往往輒留每從容尊酒抵掌極論古今上下凡持身居家涖官之要皆救極其指歸而參稽其援據退而充然有得殆若飫甘鮮而璟珠璧也去金壇迨今三十餘年公之風裁愈高朝廷之尊顯愈至天下之仰望愈不可企及一代偉名流芳無極而予碌碌周行塵出埃入恐終不異于庸人與聞砭劑以起瘵疾則九原不可復作矣天未

知尚能不負疇昔之教他時不復見公于地下否也讀紫齋銘文爲之雪涕而書時淳祐改元六月既望天台杜某

題呂中丞所藏諸賢辭密賚帖後

辭賜賚特一細事耳同列相資與敢專決其于朝廷大政和氣象不言可想嗟夫今不復見此矣安得若人者相與共籌天下事哉淳祐二年春分前五日天台杜某書

跋戴神童賴老文藁

童科之設以其神也世無楊晏殺教以拔之苗而弗獲

且珍其天何以為神而乃有神如楊晏而夭焉殤子者耶以昔訪戴君見其子容顏豐秀步趨詳雅同以遠器深期之嘗語戴君曰此天下良寶也一第不足溷而宜以經史華潤薰浸而茂忧之以需其成謹勿以世俗干祿之文探其心拖其聽而使之制而不得騁也去之曾幾何年今乃徒見其探心拖聽之文而其人則已矣嗚呼天下良寶天所神也而光采輝發謹止此耶九齡与玄昔賢所痛玄可使與也齡不可復与也悲夫然神之者天也殤之者亦天也雖悲痛奚益淳祐癸卯中秋黄巖杜某書

跋戴君玉詩後

君玉携詩卷示余余不能詩且不暇讀姑閱數闋見其斷辭抉意嚴而舒癯而腴時有覩西湖霜藝者風味近是為之命酒長吟浩然一醉恨坡公嘗兆杜而未嘗此也昔人謂詩能窮人又謂詩窮乃工君之窮其詩之為耶君之詩其窮之為耶或謂詩以得窮又將以療窮抑信然否因醉而書淳祐癸卯九日立齋杜某

跋晦翁与趙書

黄巖趙君鐺袖朱文公遺墨訪余因得以知劉尉君傳家之懿元祐中丞孝行忠節載在國史使人聞風斂容嗚呼紹聖黨禍雖雪于紹興而僞黨之錮又熾于元慶矣罪文公題筆曾幾何時讀中丞追贈之辭為之三歎閩劉尉以廉稱于時而其子乃不免于困窮憔悴亦可念也淳祐三年十一月

書馬處士墓銘後

馬君椿生以其先處士事狀求予銘余以沉弗暇徐雲臺之妻之弟也好義如狀銘之為宜而又欲予著語其後亦贅矣辭弗獲遂為之書淳祐三年十一月

跋寉山書季制置及寔齋銘後（寉山書云有季公子墓寔齋于宋公志表直四四字各為之銘）

季公威信著于兩淮余昔也聞其銘恨弗及見今公之季子來尹岩邑介然清白之傳余与邑人均拜公賜一日示余以寉山之篆寔齋之銘俾予書其銘將併其傳以鋟其石頑柯敢辞竊謂四字之義各有攸屬而大本所係唯公一字耳公仁之則義之與也私意不立一循乎正亦定有不盡其心而或陷于貪且枉者哉仲子伯宗不足為公道而事君一念亦加令尹子丈一等矣以二公之品題余益恨昔之弗及見也淳祐甲辰秋七月既望立齋杜某書

跋丘木居蔡世英序後

孫真人有言鍼灸之功過半于湯藥而近世之醫往往按方有藥為灸者少為鍼者又加少何哉難易之勢殊而遲速之驗異也木居為葉君長子鍼灸豈嘗讀黃帝岐伯諸書果能測經源而扶危弱者也余非深知葉君者以木居之言為信淳祐甲辰重陽前一日黃岩杜某書

跋鄭藥齋墓誌 安道尊人戴彥肅撰

余不識鄭君識其子鎮安道余甚愛安道亹亹好學研味理與自拔流俗固疑其必有家庭詩礼之訓今觀彥肅之誌言其教子成律甚嚴不使專業擧子以且以藥

自名其齋有取于侗愿之義其志尚卓矣有是子也亦宜矣哉里人杜某書

杜清獻公集卷十七終

杜清獻公集卷十八

黃巖 杜 範著

祝文 祭文

謁諸廟祝文

其屬奉上命假守是邦事神治民憂責攸萃時方孔艱凜惧弗勝惟神有食玆土依人而行吏有臧否神聽無爽涖事伊始專式告虔神其孚祐于下使時和歲豐而守得與千里士民相安于無事某亦不敢負所學以為神羞

先聖祝文

某幸句諸生頃添朝列論事無補去國東歸聖天子未忍棄捐畀以社稷人民之寄維是不習為吏適際時艱大惧弗克勝任為父師羞惟先聖賢有言曰若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某不敢其敢不勉涖事伊始矢心以告

二仙亭祝文

維時謝公嘗為郡牧淨練晴綺之句迨今為此城絕唱後數百年間謫仙采遊凡所賦詩于公亦多稱道以謫仙志氣飄逸孰敢望塵而顧有取于公則承平之體始出其人愛慕可知矣二仙並祠適自近歲某

李叅政祝文

某屬奉上命假守是邦事神治民憂責攸萃時方孔艱凜惧弗勝惟神禦災捍患遺烈在人廟食百年凜如一日涖事伊始遵式告虔神其孚佑于下時使和歲豐而守得与千里士民相安于無事某亦不敢負所學以為神羞

社壇祈雨祝文

惟神佐天地以司民極功與天地並某覩事方新修恭致和冀神以斯民為念請于上帝沛然三日之霖俾蒸民乃粒某寔拜神之德

東嶽祝文

洪惟東嶽峙立乎天地之間不崇朝而徧雨遠近者帝之功寔與天地並某叨沐上恩甫領藩寄偶際常暘之久深惟農事之憂剏由未插蒔民益狼顧痛心疾首吏莫急焉齋心服形祇告祠下帝其為請于天亟施需霶之澤原野盈盈人皆得服力南畝以俟其秋戴帝之恩寔惟罔極

成德　祝文

惟神肖象血食年載深積遠禱隨應人蒙利澤某沐天子恩假守邦域承流方新偶值雨闕田未插蒔民且乏食憂民之憂孰任其責禱所仰始于今日神其監茲速加憫惻雲霓四起為霖三日十耦一耘從事南陌豐年可期悠悠喜色不惟得以逃譴而民亦終始戴神之德

城隍祝文

惟神受命于天護是邦之疆土守受命于君亦承流于茲土寔與神相依利澤乎黎庶某郡府未合常暘已遇視事浹旬人猶憫雨剏田蒔之未數蘇神忍矜其無措潔己齋心矢　祈冀神監是沛然垂賜三日為霖盈疇沾漬庶乎豐年可期而斯民也優游飽食自今以始

世〻其戴神之芘

承烈王武烈大帝常李叅政諸廟祝文

惟神有功于是邦有德于斯民所以廟貌而血食某被命來守涖政方新而常暘之慕已幾逾月惟農事不可緩而詩之愆期而閔焉望雨之志不勝其切且亟伏冀鑒此衷忱速垂霈霓之澤耕者得以力田服稼而庶幾乎秋成之獲其誰不欣〻然喜色而戴神之德

廣惠王祝文

某祇奉上命來守此邦事神治民憂責攸萃常暘作沴農事愆期人情皇〻無所控告惟神職司雨澤廟食于

茲人所敬事者以守之不德而移灾于民衆此精成來扣祠下願亟垂甘霔大慰望　耕耨以時禾黍滋殖豈惟守得以逭責而神亦永有攸賴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常暘爲沴精禱惟勤由沐至仁特垂甘澤人均喜色蒔插以時靈貺難酬寸心知感恭陳潔薦仰荅真休更冀霖雨維增常霑罔潤農情大悅晉格豐穰仰戴深占依用

廣惠王祈雨祝文

某假守潤郡適際常暘時已中夏苗猶未立民命國脉

所関甚大比常躬詣廟下控伸憂禱前月末已拜神賜恭謝未幾而亢旱猶作播殖失時民窮罔訴大王以感德顯靈廟食于茲者幾年矣民生休戚豈不聞知切見數日以來雲氣屢合雨脚欲來尋即開霽若有阻于其閒使不得敷澤于下者豈某之薄德不足以事神治民某之精誠不足以昭格上下謬政弊令不足致祥召禍而然耶守有罪殛而去之神之職也以守之罪而移灾于百姓將暵數十萬頃而使之不得種數百萬户而使不得食神之聰明正直恐不若是抑豈此方之人所以尊事祈望于大王之本心哉守之罪其何敢辭然大王以捍患救灾蕩似亦失職矣憂惧靡寧稽之故寔祗迎神駕屈臨府治庶可朝夕躬伸祈禱祈回威命聽以沛時雨之澤以活一郡之生靈而某將免于戾亦惟大王之命謹拜諸祠庭恪恭以告神其鑒之

廣惠王祝文

某假守潤郡適際常暘時已中夏苗猶未立民命所関凛凛旦暮迺者躬伸懇已拜神賜恭謝未幾亢旱猶作式按田章欲迎神駕禱于公宇方此戒期而甘霔終夕而至于崇朝莫合不昭天歸德于神然雷声一振雨脚隨止今于田近水僅可車灌稍高之田尚難犂趾更旬

日望霓則燥丘原終于不值民將焉粒神將禱依爲德未竟厥終攸趨豈某之薄德謬政不足以致祥召和歟抑某之衷誠不純不足以昭格上下歟某敢省躬知媿然百姓何罪之有用是痛心疾首再詣祠下爲百姓祈哀于大王惟大王威靈爲一方尊事幾年于茲願毋以守之罪而移灾于民也尚惟念之

龍王祝文

惟神躍淵升天變化無迹興雲致雨功用莫測爽爽靈祠奠一邦域屬以常暘祈禱孔亟神之格思隨賜甘澤惜不爲霖未徧畸陌圩田少濟山田尚圻更冀明靈念

我矜測霈然滂沱雨甑洋溢種蒔若雲皆神之賜迄用有年戴德何極

社壇祝文

夏令已中稻苗未立民心皇々郡計芟々奔走祈禱我是用急神亦我矜昔宵雨集倘為三霖應徧原隰惜也邊霽未之溥及逞以旬時種為可入維社主土福我邦也垂憫歲艱艱俾民乃粒与起雲雷撒揭龍蟄既澤高原亦利濟濕百種懷新人俗家給

廣惠王龍王社壇祝文

比以旱魃肆虐歲事可虞徧走百神用祈甘澤惟神不

以守之始至未有德于民而感熏之爰鑒其衷有禱斯應興雲致雨凡再致三而意猶未艾也千耦一耘西成可望聊陳薄薦少答洪休更冀時為三日之霖高々下々彌滿充溢則戴神之賜其永無窮

諸廟祝文

某昔為憫雨已拜神賜芃々黍苗一稔可冀忽覩蝗孽飛空蔽蔽來也何從去也曷戾胡為不祥念之憂悸豈非謬政啟召至是人力易窮捕之非計匪藉威靈曷殲噍類禦菑捍患抑神之事病心以告鑒此精意善保秋成克終大惠

報賽祝文

天子季秋大享于明堂上帝居歆烈祖來格神靈宴娛克峻熙事乃誕告于多方咸秩群祀其属茲假守恪共以承惟神昭答

祝文

某昔也來斯上下焦然今既數月人情粗安匪神之賜曷緩憂虞屬時多虞竄擾淮壖流徙迸集蕩析可憐豈無暴客襍擾其間道路騷突驚我編甿之遺之期靖里廛惟茲剏郡凜若濟川神其終賜俾無後艱遲情以告念茲拳々

祝文

歲事足成幸獲中稔曷其至是皆神之賜惟時多艱流徙載道居民驚擾莫執未皇神其相之俾郡于安此邦吏民寔終拜神之賜

城隍廣惠祝文

某叨守數月未即于戾歲功以成名用不置匪神之賜曷其至是迺有群兇悍俠流徙薄城而屯以數千計縱火行劫雷震田里言々郡城亦敢窺伺奸謀自露動輙敗壞擒戮渠魁脅從弗治餘党歛迹一城增氣官兵維集幸聽風靡招收已行靖掃氛穢赫々威靈遠近覃被

豈期小醜敢此横恣勇之驅之非人力致官吏軍民咸
拜大賜安不忘危更祈終惠以境寬憂〻在境外或有
突入又勞稱薙惟神相之克善後計潔觴藏祀以報以
奠

諸廟祝文

流離之衆群兇烏合震驚吾民凜〻旦暮賴神之靈陰
驅勦殄一郡以安其假守于茲敢不拜賜潔觴明祀遲
忱以告惟神其終相之

句芒神祝文

于皇蒼祇授我厚地布宣木德條達生意俶載耒耜言

與稼穡歆我春酒相茲豐歲

梅都官祝文

五緯聚奎昭宋文明是生儒宗發文之萌先生与歐佐
佑六經二蘇黄陳俱遜老成如剖太極初晴日星如世
瞶〻初聞雷霆使頌宋德我將維清郎閣髩霜掩蔣芳
声獨留篇章玉振金声我懷先生景山与景昔誦其詩
金拜其塋道不徇時文徇名一酹清節凜〻如生尚饗

登尹監劉漫塘文

嗚呼紛彼有生間出為材充以其學用世則宜跅弛不
群若是有為詭御獲禽殆失其馳裨闇多識古人与稽
畫地作餅慮雖療飢董葛不作吾惟与歸猗歟漫塘斯
其傳統受材于天亦既瑰奇剎意　簡鈞玄索微抗
慨論事動皆中机自任以重毁譽不移少年莫辨綠露
橐雖厭聞四場薦墨女蘋曷不華國曷不論思曷不鳴
玉鬱勿天擁顧當盛年守閑閩扉起然物表出山巔水
湄譬彼大木潔之百圍既繩既削宜棟梁施孰作室者
于彼道謀乃棄弗視而拾摘椽端平親政方旋屡貽天
于後公扶顛拯衰高卧不起蒼生其咨凜〻清節終始
莫渝公豈矯激果于世違孔易者道孔艱者時嗚呼公
官雖弦公德則貌公身雖隱公堂則至施于家庭井〻

怡〻施于里党捍患賑飢君子為善曰公吾師小人為
惡俱我如消孚嘿感声業根犨較彼列孰成孰虧嗚呼
四海茫〻同心為誰胡見一見我交臂不疑三載尉曹
鍼疾砭痾謂我可教進人說斯我懇直儒為剖毫屋佩
公誨言生死以之二十年間出處差池慶勞之櫝頻来
屬我去國僻居海崖音問曠絶浸踰二期倏有来告公
病瀕危當有問繼傳其萎或者謂公憂世歎欷痛心傷
和藥不可治其有是耶閤天遠而嗚呼哀哉諸老凋謝
時事日非悖有與刑人尚不迷百川横流砥柱屹其今
其已矣人將畴依我之哀慟夫豈為私世道之憂海内

之悲戎叨誤渥出守江圻相望百舍阻造謁悵束蒭走
酹盡心矢詞覡而有靈尚其鑒之尚饗

杜清獻公集卷十八終

杜清獻公集卷十九 追葺一卷補入

傳

黃巖 杜範著

黃灝傳

灝字商伯南康軍都昌人自幼敏悟强記与仲兄順肆業荆山僧合玩閱窮晝夜不懈一日别去僧曰子之寢處與余僻壁閱三年寂若無人靜重如此他日當顯貴自鄉試登太學擢進士第為袁州教授再調隆興府教授訪禮賢士訓勉諸生增葺舍齋學政大舉當路賢而交薦之知德化縣首興縣學葺濂溪周敦頤書堂凡關

于教行者孜孜行之不倦料税籍明銷注寬期以催人皆樂輸歲旱飢覈民籍以行賑給選邑士以公勸分區畫周密寔惠徹敷其所行州家悉下于旁邑人之被全活者甚衆又以德安税重宜均之逃閩武寧創收山税宜罷言于帥王藺悉重之二邑以寬藺与漕劉穎表其治行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踐祚之初天下望治灝當對首以天德剛健絕声色嗜好之感為言遷太常寺簿議大臣喪據古下撓再對論和買折帛等弊甚悉人論今之風俗礼教廢闕士庶之家冠昏喪祭皆不復講請勑有司于政和新議和禮取品官庶人冠昏喪祭儀刊

印頒降乃許系司馬光高閲等書參訂行之除大府丞
寺末幾出守常州陛辭奏言願詔中外各條民間利病
來上或損得貴均有無虧有司之吝罷之行到郡勸政
節用各縣置二/曆守令親述書其上吏無宿其奸歲大
旱亟舉荒政討論德化已行而未備者悉推行之尋除
本路提舉以一路之責称里往來問歷未嘗寧居在官
凡四閲月而六至常潤發常平等米以應諸郡者五十
餘萬斛緡錢僧牒下与焉至秀州海塩飢民伐桑拓毀
屋序飢殍盈野或食其子持一牒行乞而州縣方督促
逋欠見之慨然曰是不上負德意耶近有旨倚閣旱傷

杜清獻公集卷十九　二

州縣如夏税秋苗固當揭牓遂奏乞併秋苗倚閣命未
下慮無以紓倒垂之急遂揭行之于是言事者罪其專
輒移居筠州命復寢正賜兩秩而卒從揭閣之請罷歸
故里幅巾深衣徜徉序阜時秉燭再賦綏嚮徐驅若素
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勉就道入境
供具一不受吏事老而益練民情遠而加新漕計裹秩
諸郡仰爲計度均用期于無足引年告老不許移廣東
提點刑獄又請得祠以歸感疾久之而卒瀕性行端詳
志振流俗學問必審師友源淵之正事親從兄處已酬
物秩如也建安朱熹守南康嗣登其門執子弟礼問難
商確劃然有契于心自是書問往還殆質之多所許可
宜當稷書曰深憂先師傳付之言至此遂絶今得來問
乃知此道猶有望也聞朱熹訃爲位哭之哀時篤襟尚
諱其徒或有聞喪而不敢訃者灝卑車僑篋扶攜千里
既卒葬徘徊不忍去者旬日長子杭奉母爲浙西總所
幹官卒于官所其弟栝爲建昌軍録參聞之恐爲母憂
且扶護之乏人也即棄官謝事而往其審輕重之義明
决若此抑可見其家傳之懿云

王蘭傳

蘭字謙仲淮之庐江人擢進士第爲信上饒州簿鄂州

杜清獻公集卷十八　三

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所至能于其職除武學諭
孝宗皇帝幸兩學蘭迎法駕立道周帝目而異之命小
黄門問之姓名自是簡在遭樞院編修官輪對奏五
事其一言絶左右之賕謇而來衆正之言杜權幸之請
求而大公之道勿使如牢梁五鹿充于宗貢禹廉衡之
結交石顯勿使如柳宗元劉禹錫韓泰呂温之付應王
叔文其二言今之從官他時執政豈容任非其人進不
以道脂韋患失尸位獻諛知人主之從違而未嘗有正
救之言覩朝廷之闕失而不聞論列之疏專求瑣細以
倫對揚唯恐一事之背時一言之忤意蘇軾有言爲國

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狥義守死之臣願明示德意訓飭從臣章偷諛之風作忠作之氣其三言貪暴之吏權剥侵漁以羨餘悅朝廷以賄賂結權要托名獻助而恣貪饕征利斂財以釣官職或起居侍從或擢為監司雖執政典藩亦且效尤市寵至于中外兵將沿邊帥守權要賄賂皆有主名狐鼠依託氣燄赫然郡小争趋其門如市請求必獲如探諸囊縱使彈擊不過罷免經營擢用旋即如故倘去貪暴如此者斥胡仰諸子中之徒而不用追周極辟析之命而不行允合人心聞者稱快庶幾齊威王烹阿大夫与左右嘗譽

者之為也其四言淮為江浙藩籬民為藩籬根本豈宜興無益之役而自摇根本無益之役今有三焉和州泰州開和填河一也定山剏建牧馬寨二也沿江州郡燒六合城磚三也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願圖不見怨思蕭墻之憂其五言近歲貴戚特旨除授頻撓朝綱專狥私欲者王旦不許其兄子舉進士与、韓寒暌争至其終子秦檜未官陳執中為相其女為婿求官執中以為非房奩中物而不与豈可壞公道而不恤人言讀未竟帝喜見顏色明日諭大臣曰王某敢言宜加奬擢遂有宗

正丞之命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言陛下任賢去邪而臣猶有附麗之行聽言納諫而臣下猶有諂諛之風循名責實而臣下猶有苟且之習清心寡欲而臣下猶有聚斂之政愛惜名器而不能止于奔之倫私搖攬權綱而不能絶左右之毀譽大綱不舉而詳法是偷誠意不孚而虛文是崇吏治荷苛而民勞軍政乖而士怨諸路置丞受而開士大夫交結之路諸軍置丞受而為監司司選頒之名如此之類皆今日事之未得其正者欲事之得其正莫若來切直之言以通下情今有為切直之言則欲塞蔽陛下之聰明者皆指以為求名求名之說

一開而陛下不復知天下之事奸邪之迹矣夫士不使之趨名而使之趨利乎名者聖人所以綱維萬世而奔走天下者也聖人知夫匜、爵祿刑誅有不足恃而後為之名曰名教曰分名曰名節曰名義曰名器凡加之以名者天下視之以為防範雖奸雄跳之而不敢有輕心焉上之上人乃欲自輕之乎又言立國大務在民与兵民者國之根本兵者國之爪牙欲得寬恵及民莫知如寬鄉州縣使户部勿急迫于内轉運勿急迫于外欲結士心以張國勢當使主將郎偏裨偏裨恤行伍庶兵民不致俱困而根本爪牙兩得之也又言舒州鑄錢歲

以二十五萬緡爲頹城中致監去江百里灘磧淺澁欽岸不通悉市于民不堪其擾乞與減類與使重困帝曰鄉議論峭直尋除御筆王某鯁亮敢言除監察御史時相趙雄除帥成都即上疏言蜀去朝廷甚遠祖宗未嘗用蜀人守之今雄在相位累年水旱相仍公私交病災變屢見乃全身而去復捐全蜀以便其私與乃不可乎帝從之既而博擊屢上人所難言奮不顧身任怨無忌兼崇政殿說書一日帝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不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蘭即對曰德宗之失在于自遂用非盡疑天下之士退上疏上言陛下深學日益盛德日新乃以德宗自警疏往之晦想所欲聞有以官僚攀附而登輔佐者貳陛下精一之心汨陛下清明之德而作威始用而武臣繼之武臣用而財利小人誕妄附應者又繼之引類援朋非貪即鄙蓋即臣誤陛下非陛下本心何必自疑而恐有德宗之弊也德宗之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今朝廷再置宣撫而軍師再遜之武臣無攻戰之勞而以節鉞寵之自曾懷以財用交結而取宰相吳淵陳峴益濁之徒以斂聚而取侍從近又有以聚斂而厠版曹者至于委任之弊

害政尤大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偏信朱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唐憲宗偏信吐突承璀可不監乎帝嘉納之遷起居舍人奏疏言二三大臣當同心協謀國事某事可行某人可用則相與請而行之某事宜罷某人宜黜則亦如之苦面不相規背輒互毀蓄縮首鼠非所望于大臣又奏疏言連歲星變熒惑太白多爲兵占頃者湖南之郴猺江南之茶盜二廣之妖賊沉黎之小醜丹陽之饑剽寧國之山賊幸而剿殄宜預備禦之三陽又用事之時日中有黑子與明之異殆異兩旬二月三月之交風雨霰雪踰旬不解變不虛生當知警懼君之用人善則爵之惡則棄之今不問其才不才因緣私恩就以公器如錄用旧學之臣之家而某人某一時同命衆論駭然貪汙已著畀以郡寄臺諫論列反令監司體究監司又畀之由是州縣皆尚多朝廷除受失當臺諫不悉舉戎給舍殆廢繳駁內侍節使義死賜予直萬數千緡而步軍司兵人貧乏至示爲盜內官醫官樂官賜予之多服用之侈遷轉之易閙諸市里簇談切議謂今最樂莫如三官其憤怨也深矣可不思警懼而有以正之乎又面奏言崇觀間章蔡之徒變國事循至犬羊亂華之害帝聳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〻落〻惟卿一人

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入謝奏疏言臣向者將命使虜往來中原有黍離麥秀之感因思中原之亂蓋其始也兆于法度之紛更而其終也成于忠賢之放逐由是明党之論日堅邪枉之類日熾是非之真日亂威福之柄日移國家之亂于此乎成自是而後賢人君子不復可以容身于朝奸佞得時閹寺擾政聰明壅蔽于上而下不敢言億兆怨讟於下而上不得知天下之勢一旦潰決至于今日陛下聖畧神謨昭始理亂而外攘之效未著周之宣王今日內修者猶有根也而覽疏批閣內修之道再奏云今日急務天下大計在于教化未孚人才未

得民力未寬兵勢未強財用未裕有僭侈之習無廉恥之節守宰之貪嘉征之苛苛刻熊州縣之困屢官吏之頑冗失將士之心忘戰守之具陛下雖欲為宣王之功業而未修宣王之政事雖有宣王欲為之志而未見有如申甫方召能為之臣願廣求人之方盡用人之道使才各當職人各自竭政事修飭紀律赫張然後惟陛下所志時旱暵求言詔中外條上闕失蘭奏言今臣好大猾為民蠹為軍蠹者安意肆志坐享爵祿彼其始何自來哉前者獲焉後者效焉風俗波蕩漫不可收故奔躡他蹊依附餘熱以假借窃取者今猶紛紛害人言不平

則其心之不悅可知矣人心不說則必傷害和氣故上天譴告災異重仍星辰失行旱暵為虐閭里疾疫人民流徙此豈可歸之于數蓋必有名之者也除禮部侍郎兼史侍郎因講周易微寓帝言其難爾奏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二年而易方終秩蓋經筵進講月不過二十餘日或賜朝對班多不及御講殿則又僅半其數臣謂不御講殿日宜令進講義清燕覽觀如此庶幾講官皆不廢職帝喜曰慮不及此御言是也又上疏言風俗靡靡激昂奮厲之氣不能勝軟熟偷惰之習廟堂之上不過醻酢節目而皆非大務監司郡守斂欲無藝國家之元

氣政事大本民生之司命皆不及講武爵超越人皆輕易當謹名器以為激勸御筆謀遣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可舉數人即奏舉當時鄭僑林大中等八人乞賜擢用及奏言人才之趨向視一時所用如何今朝之職官事號為收才養望之地而遲鈍猶然衰病昏瞶者居之六院四轄本以擢縣最備臺察而多舉情故專收掊克六院架閣率是庸儒至於剛毅特立不屈于人者則往：惮其見用而屏廢之用舍之勢之有以鼓動天下然後可以德人為邦家之光又奏言貪刻之政尚多于州縣愁嘆之聲未鎖田里郡廟私意未能一除授之論臺

省要任未能釐縄駁之公朋比將成蒙蔽有漸萌賤之行士人不羞贓墨之風大吏不革人思僥倖綱復濶疎昔康澄為後唐明宗言國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願陛下思康澄言六畏漸去而五畏懼以鎖人之意也天之意也帝為之改容聽納明諭以天用意會以與憂去国服闋除帥江西不期年召還除礼部尚書甫踰月除參知政事未幾孝宗内禪光宗即位除知樞密使光宗厲精初政而公亦不存形迹除目或從中出有未愜人心者公輒留之納諸御坐或建議皇后家廟力爭之以為不可因應詔奏言天下之治無他其要在志之先定

願陛下先定聖志國之所恃者曰民曰兵曰財曰紀綱曰版圖今民窮兵冗財乏紀綱廢弛版圖未復甚可畏也倘聖志先定則事事一新志不先定則日復一日天下事去矣條例八事上之一曰擇遣帥以責九成二將帥五曰止絶内降六曰貴重武爵七曰罷外蹊冗官八曰去御前祇應名色皆當世務要援引祖宗成憲請遣而行之疏入不報諫臣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改祠官易鎮蜀不就復領祠除帥江陵寧宗祠位易鎮湖南久之臺臣論罷歸里奉祠者七年微疾而薨簡氣貌魁岸才量軒豁初受知孝宗感激殊遇每有奏論敷盡言無隱九將相道臣大帥臣閫不協法志抗疏極論旁觀攝氣肢栗而蘭山立不移事無大小造膝密啟莫知何語至有羅拜人始知之一時聲望赫奕雖庸人孺子聞其名亦悚立起敬嘗使金虜謂接伴曰兩朝歲遣使南北朝使者即南朝臣子胡為忠虜諸白諸北朝凡遣使者勿用愉人無使如魏正吉為林答天錫張九思之類不恭色正詞屬接伴挟聽歸以奏孝宗曰卿如此諭此耶後北使來問公起居曰王尚書尚無恙否蓋畏直諒剛正雖夷狄亦敬畏之一時君臣相得之盛世所罕傳其後卒以言者排詆去國亦所遭之時然也平生所為文

奏議最多傳于世

唐體仁傳

唐體仁字元善建寧人初後舅張氏既為之立嗣乃復歸始冠第進士調饒州浮梁尉屢獲强盜郡欲奏其功歸謝止之再為湖州歸安丞張氏祖母死終喪為泉州晉江丞梁丞相克家薦于朝召為太學録遷博士尋遷太常博士高宗定謚或謂宜稱堯宗体仁言謚雖有之于古無句且功莫盛于中興沒而不彰何以示後請比放武丁謚為高力爭之議始決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繼除左曹郎胡廣總領就遷司農少卿劉華

舊奥軍餉饒足諸郡積逋百餘萬奏上悉蠲之時有逃
卒于人入大治鑄錢亂幣法体仁言于諸司宜速討之
曰此去京師千餘里若遅報賊計行矣于是郡黨盡壊
人不知警召為大常少卿時光宗疾省重華不以時中
外騷惧体仁深陳父子至恩激廷臣交疏迭諫用意尤
苦永阜陵當復土礼臣言本管恩陵自思陵而西地勢
益卑下非所以妥靈也宰相不總爭之不已遷太府卿
即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偷浸異言者遂罷
以爭山陵事罷歸凡八年徒雲川諷詩讀書悠然自得
復秘閣知静江府始至帯農視田器曰是薄而小不

足以盡地力更農造具為翦救之民爲便移知鄂州除
司農卿再為湖廣總領戊午聞其來歛然相告曰復得
吾父矣尋以病辛名命適至時論惜之幼學于建安朱
熹沉潛經訓徧考群書百家　論說本末條暢其居官
以盡職利民為心在浙西開渠浚湖以備水旱散鹽本
錢數萬以業亭民在湖廣出百萬緡以椎楮幣雜廬羅
新以芙軍餉在鄂築武昌萬金堤在桂閘稅錢一萬四
千餘襍稅朱膠八千兩所至未嘗以匱告其立廟樞扶
善類進達人才請于周丞相必大疏納知名士三十餘
人後亦多顯擢云

蔡元定傳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頴悟異于常人八歲
能作詩文十歲日記數千言其父發示以西名等書文
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具語之曰此孔孟
作脉也元定自經而沉涵其義既長而辨析益精時建
安朱熹為學者所宗遂師事焉時四十不就科舉大命
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律曆論薦于朝召之以
疾辭既而西遊襄漢循淮浚江道建鄴經都城朝之名
勝無不傾倒有欲言于上而留行者即日命舟西歸自
韓侂冑專政十餘年間指道學為偽學引繩排根以傾

善類然莫敢論言攻朱熹者継何倡劉德秀為言事官
劾上疏詆之且及其從游最久者元定知不免書簡學
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命下竊道州親故
送別酒酣賦詩有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衆皆
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〻可逃乎至道州來學者
漸衆元定憂之曰神人惡衆吾殆不免也与諸子書戒
以死生有命訓其自脩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
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一日謂其子沉曰為
我謝客　安靜俟命凡九日命移寢正室而卒時慶元
四年後九年侂胄誅始贈廸功郎元定天資高閎道早

于書無不讀于事無究而尤精于天文地理礼樂兵法度數凡古書奇辭奥義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朱熹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与李通言而不厭者又表以文誄之曰精諸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志不可窮之辨今不復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爲何耶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書有大衍詳説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大元潜虚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説陰符經解運氣節略脉書傳于世叙正邵氏曆法未就子淵知方沉沉能卒其業焉

杜清獻公集卷十九終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

（宋）華岳撰

清影宋鈔本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華岳撰、岳字子西、貴池人。為武學生。開禧元年上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下大理寺勒治編管建寧。侂胄誅放還。登嘉定武科第一、為殿前司官。又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杖死。其集名南征者、皆其竄建寧時所作。翠微則其別號也。此本卷首有新城王士禎題語曰、宋華岳集十一卷、名翠微南征錄。第一卷開禧元年上皇帝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語最抗直。餘詩十卷、率豪健使氣。上侂胄詩云、十廟英靈儼如在、漫於宗社作穿窬。又誅侂胄、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漢須知為晁錯、成秦恐不在於期。皆不肎附和浮議、蓋陳東一流人如岳詩、不以工拙論可也。其持議頗允。士禎又引吳興掌故云、翠微集華廉字仲清著、不知何據。案岳名著史冊、此集亦著錄藝文志、昭灼無疑。華廉所著翠微集、當別自一人一書、與岳集不得相混。士禎乃錄以存疑、則失於裁斷矣。

翠微南征録卷之一

書

開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皇帝書
國學發解進士臣華岳謹熏沐百拜裁
四月吉日
書獻于
皇帝陛下臣聞職諫諍而不言有罪非諫諍而敢言
有誅臣以一介草茅賤叨
教養非敢僭以求狂妄之誅誠以天下之大變將形
國家之大禍將至有職守者不敢言　無職守者不

敢僭臣于此時不能刳露肺肝控告　君父則不忠之
罪不惟不逃而臣之身首將異其處雖有粟烏得而
食諸臣自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僭僭相顧若將喪其
室家諸軍老小隱哭含悲若將蹈之水火閭閻籍籍
竊語倏諜駭于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其所自則侍
衛之兵日夜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伍之伎倍
于平時郵傳之程兼于昔乃知
陛下將有事于北征而為軍若民皆如是之皇皇也
臣嘗聞之夷狄之于中國猶盜賊之于四民螟蝗之
于五穀可謂不容並立矣士生斯時正值覆之分當

祖宗之仇掃山陵歸宗社所當請也然臣考之天時
揆之人事且有大不然何者古之為夷狄者一今之
為夷狄者五古之為中國者一今之為中國者三何
夷狄中國之皆多于古也夫侂胄以后族之親位居
極品身執權柄以取賄賂蓄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
賣名器私竊賞罰覬覦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炎炎　不敢
斷述此夷狄之居吾腹心者也　以庸瑣之資請
姻師旦駿入政府　以諛佞之資阿附侂胄致身
顯貴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植黨羽陰結門
第凡是諸行事惟知趨承侂胄一人而君父之

不知有以保三書長之材而鈞　衡天下冎鸞四海此
夷狄之居吾股肱者也與夫汝異諸李之貪饕無謀
侂俚倅梁諸郭之書梁無用諸吳之恃亂僭專　彰
之庸庸不肖皇甫斌親友蔡毛致遠秦世輔之剛瘵
軍心瘡痍士氣以吳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
徒皆以一卒之材各得把麾專制于日剝膏割血苞
苴侂胄以致通顯飢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
焉一
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為
陛下計哉此夷狄之居吾爪牙者也　之納妾求

知　之售妹入府　之獻妻求閣　之
貢子爲郎　之阿諛僕隸　之甘心鷹犬
之庸鴑充位　之奴事盡忠　之生
事迎合　之私立異議此夷狄之害吾
耳目者也蘇師旦以賤吏冒郎鐵牙儈名爵周筠以
隸卒冒我鈴市易將相此夷狄之扼吾咽喉者也吾
之腹心吾之股肱吾之爪牙吾之耳目吾之咽喉而
無非夷狄則彼之所謂夷狄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夷
狄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詎可捨吾身之夷狄而徒
事于遠鄙之夷狄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
國者皆聽命于
陛下也今也予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于
陛下而出于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
胄而出于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夫虜人以
一夷狄而猶能據吾之中原嘗謂其有五夷狄而不
能戕吾之元氣乎虜人以區區關河之地猶能遏我
淮漢曾謂夷狄之居吾腹心居吾股肱居吾爪牙居
吾耳目居吾咽喉而不恐陵吾之宗廟社稷乎以一
中國而撫四夷猶曰不可曾謂一家之中自爲吳越
一身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外制夷狄乎比年以來軍

皆揭竿而去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叛
其守令家自爲爭人自爲戰此又敵吾國中億萬之
夷狄也今
陛下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
之夷狄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夷外戎相
從于血肉相爭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自非庸以
來推衍三式之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乙初度
吳分四神直符對照荆楚始擊紫符青臨戲趙青門
直使交攻于幽薊黑殺黃道三推于燕趙者之成決
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爲客後應爲主自太
歲乙丑至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
利于先舉償其叛盟犯義挑戎疆場至于事不獲已
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幾萬一　國家自當
其事自偶其謀則將帥內睽士卒外叛塗炭萬民血
肉千里其爲應驗速若影響此天數之不利于先舉
也億萬之夷狄萃乎吾之國五者之夷狄周乎吾之
身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將士不熟豪傑不
用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寨不修堡壘不
設吾雖帶甲百萬運粮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
矣此人事之不利于先舉也湯武革命應天順人當

帝征伐天時人事臣顏
陛下誅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之夷狄盡其群
黨而勿疑其濫惡其身首而勿赦其惜吾國中之夷
狄既已誅矣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
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
下自底于和平四海自躋于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
然則亂臣賊子戮晁錯冤哦九錫隆恩之詩特肯不
可言之相私妄內姪陰臣將相魚肉將士塗炭生靈
墮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
陛下于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隨于身權出于人

俛首待終何勝可嗟事之未然雖以取信臣願以身
屬之廷尉待其行軍用師第遷奏凱則敗臣之首風
送四方以為天下欺君罔上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歟
亡相繼夷狄糾攻盜臣肉熟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
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為不齒之民實出
天地父母生成之賜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不備　岳百拜

翠微南征錄卷之一

翠微南征錄卷之二

古風

歸釣吟

我生本是無綸客嘗把無綸釣王國膠庠雖識姚有
虞載車未遇周西伯抱琴歸去古江邊江頭風月花
依然江風判岸々如削江月照人々未眠沙平浪靜
江天闊挾酒捉魚々撥判有時醉挽和月春有時醉捍
和烟撥我唱我歌我吹笛款乃宮商人不識歌事唉徽烟
水寒笛聲清透雲霄響不張桃花渠去々對雲山深
處在雲山深處有畫圖添簡雲山畫圖裡不撥棹在

渠流々入玻璃影裡翔玻璃影裡連珠王千斛萬斛
誹龍收撩時眠醉時舞漁家自有神仙府眼時蝴蝶
夢莊周舞處鵬鶱奏韶我自春歸釣吟清江漢々烟
沉々雲藏萬壑晴水花風吹孤月採天心翠微文翠
微又和我行歌逍南浦西橋流水抹晴烟殘照暮霞
收宿雨水連天々川水一篆清討雖能比楓葉飄霜
鱸鱠香橘兒飛雪何能叉也不李甚太公百年時至
言非熊會渭岸岑遇其主枚我論夏卑書周也不學
嚴子陵雲臺不為甦珠勒中與只作釣臺侶胸中百
萬知兵兵我烟不似漢々但何太踈也曹誦郤恭毋

魚何當罔象如桓杌直砍纖悉皆無遺我釣不似呂
呂釣何太直除却文王有誰識爭如猛由一旁磻牽
取星球并月璧魚膠寒蟲萬劍戮鬆利括和筆魚居
龍弒鵉曰不羨鮮鮮研炙膾獅撑

記夢 秋夜宿寶部劇夢為無抱大度之海見未長空明月珠分炊御之恐因成記夢

溪陰、寺樓寂整、虛堂淅瀝生寒風寒風律我夢魂
去飛瓊五工蓬萊宮蓬萊宮殿七如玉霓裳制宙環
簾櫳月娥面我容珠翠珉從閒列花叢、調甜羈魚
羅心腑拳盃話別珠忽、青鸞命駕下空闕一聲瑞
珮鳴丁東被衣起坐四顧庭戶悄、無人跟跟河

萬里倒瀉碧冰鑑半輪斜倚空横江孤笙一聲咳唉
起鄉心千萬重

梅 楚宋道中吹壘聞韻

東蘭枯荷了秋色幾向寒梢問消息溪橋交馬折腸
時翠袖佳人日暮歸玉面亭、漢宮樣一見風流慰
心賞寒標孤絕太無情誰為移春工玉京月要連切
霜華白夜半楓香度簾隨寄声横笛且休吹愁殺江
南未歸客

山水吟

闕之山峨、可以接雲蒼闕士學其秀騎決尤難量
闕之水滔、可以杖妍硯闕士生其間其美不容口
君不見周家社稷生甫申嵩岳當年曾降神又不見
千里秀氣鍾三穫南山草木皆焦枯我生恨不由河
洛產負三光并五岳地靈人傑推江東人物風流兼
磊落碩此闕之東自古多英雄我其為絕抹獨一志
拜公、今已而世後世孰可擬惟有唐神通一人而
已其神通何如人崇星與鳳凰不陰處不深山高兮
水長

浴 十日暇日醉于坐末閭喧搽出浴復衣浮碧集以記

龍湯地暖春無雪十月風光似三月好風不動綺羅

塵人在繡幃簾半揭酒腸拍索龍回春春潮入面香
熏、香肌汗透淑皴皴思浮滄海驅埃氣銀鍋瑩眼
生春雪銀鍬搯破鍋心月流霞傾入碧琅玕香霧氣
氤氳半掀花蕊織出金芙蓉烟青霧紫迷雲衣一聲
瑞珮簾鈎索見盤珠出雙明珠璫花照入蘭湯闔珠
現体透紅枕活鳳髻雲濤濯錦毛龍翻雪浪洗銀甲
起筝稻霧翦春風腰中抹出桃花紅香泉入盅激寒
玉吐作冰雪飛長空蕃蘋息把春彩換晚玉桂穿雲
一片出門兩腋生清風月在端娥廣寒殿

喇熱

南方有神名祝融髮赭面丹脣朱紅虯鞭入海駐赤
龍火車勒駕燒長空千隊萬隶如聯燉烈焰騰騰灼
天地九霄蛭赫皆饑蒸四海煎熬俱沸沸流金喋石
氣不通天下俱在紅爐中葛衫襟濕起有兩羅紈柄
折澤無風祝融祝融毋太酷天道貴涼㝢反覆者、
少鮮催成入畫把涼飈散煩溽

釣鰲村 上提刑左史張舍人名研古

北風浩蕩滄溟闊十萬軍声夜洶聒翻空濁浪鼓雷
建舟子停蘭南如血龍門有客何猙獰努目張瞻珠
不驚施枯破浪裂洋島直欲一舉空妖鯨我之釣斗
非世比新月為鉤急霞綺先掛虹蜺為釣竿卻把鵬
鵬作香餌欲世未世号兕神星斗無光天地昏海虔
乞命免生死一釣連六醉卿思我公萬里風烟伯度
量江、家海案蟠智高樣蓬萊山壯氣直吞雲夢澤
思洩萬壑奔江漢風帆浪楫交龍簿金鱗照日巨如
斗四海觸物無虛舟我生本是釣鰲客几歲灘頭望
風色忽聞霹靂破荒奇便暫絲綸駕舳舯我今十轄
迎公開會酒舉手生風雷不然長嘯謝水府明月滿
船歸去來

上趙清會 名善宣喬松弟子見先生也先生尹京弟子赴南宮文來上也先

生每而送之李而送之子既德先生夫今道由先生之境而不非先生弟子畢也見先生而無一言以寓其贈見之識亦畢也風霜高潔雨露清秀松德也亦先生德也萬木凋斲三夫周舟松事也亦先生事也松之不畏于冰霜亦猶先生之不畏根強禦之松之詩所由作也不識先生其哂弟子耶其畢弟子耶

太山之巔有喬松凜凜千丈摩蒼空風雲有會直相
際森雷掣電蟠蛟龍盤根錯節真天種鄉月郎星伴
晨拱高風蕭瑟漱清泉桃李無言漫丘壑南宮仙桂
饒天香南國蔽芾欽甘棠大枝擎天作砥柱小枝駕
海成虹梁六月無風天欲雨赤龍啣火燒空宇亭亭
枝葉指扶桑萬壑千崖冷無暑大椿可笑㪣莊周使
指千歲為春秋使民若戰夏后社夏后氏以松周法當作
庵川舟檜楫松舟自擲藤蔓纏林壑未逢鵠鵠一枝樂盤
桓已書臻高寒撫孤松而盤桓更借扶搖薦鵬鶚我聞康士
方祠㨾七松處士三友簡在公寧為蒼髯已訖大夫蓁秦封
為大大赤子願陪丞相遊子房提赤松子遊

鄭女搖錦吟 是安西閣鄭女善搖木錦日可成一二錦績向嘗見搖錦紬者子此頭顯與就手中提出使約成無與搖錦時異因問女歲可成几論女云每歲可得二十尺迭以繡工好逮不及其半同成鄭女搖錦

閉窗日上三竿竹懶下墻娥整輪轄叙叙未暇理雲
鬟半朶青鵶倚紅玉青指摘盡銀香叢無欄平倚班

犄笆時將纖手翻雪霜蘇絢玉面同光芒搽婦細搽
銀成素華出穀々雲一握珠唇呵拔氣温々黯嘗路
車声絡々今年吳㭊功績錦何妨勤織鴛鴦幃如今
織出秋江練十月正好裁新衣客心聞此愁無着一
夜清寒動寥寞明朝為問百一端可做道袍被落帨

送南府判 自創津倅入為審計

比年十月君初來梅花破雪迎君開自從佐刺壽民
脉㘞山添水皆春臺去年七月君聞府函々鶯々為
君舞五日盡艷津底龍千里塵無市中虎今年二月
君將歸風華四柳棠君衣君衣不作四柳轉直上雲
端朝紫微紫微有館名西掖珠玉羅釦瞰金碧郁星
躑月設排細萬中白晝神仙宅紫微有山名大坎鳥
飛多五翅峨々一声霹靂震天地萬里腥血流江河
紫微有旨需丹々二者子斯請君擇便須來取元化
鈞謨笑從容正疆場君家事々韜鈐裴寫風指日鳴
朝楊伊洛諸公有政事洙泗諸子無文章東道展轉
情難處濆上思汝湛今古東風吹恨入長亭零落桃
花淚如雨

平政橋 永西有橋為天下第一

建水合流三百里直下萬沙如擲指漢東狀拽攬過

西千丈春風韶詩起香輪不解破清江造舟貫索成
河梁年々參熟梅欲黃連城十里皆波光淳熙太守
憂漆滷閉津日夜思無計老農叉手頌鴻工疊石中
流便民涉今珠貴價不計絲鶴瑕斷梓功方成功成
燕雀賀新屋炳然萬棟翠丹青掉天蟠蝀橫江尾下
豁寒潭碧無底市声不到畫梁間秋色盡歸朱箔裡
我行一月無風波今朝醉眼翻青羅金鼇背路客擇
鞚玉虹蹄浪舟飛梭石唇噴盡寒崖雪々中電掣金
蛇赤兩岸樓頭將相家八州車馬神仙客人言斯人
推政平故此時以平政名我聞政事平如水々到不
平還作声

贈陳道人 道人陳字一善畫出錦軸求詩

君不見無人王翰画山水一夜風雷揭胝熱久不見
長安洞清画老蛇滿軸烟雲翻撫指二子相去數百年
筆端妙意誰能傳双溪道人何所授一見筆法堪齊
肩筆一洗輕烟映出垂楊岸遠山依約有還無醉照
不紅秋水浸筆一環黑雲萬疊翻狂風江天日暮晴
烟霞天地星斗皆昏朦瀟湘詩人不解語被君吐作
無声句何時覓取絹一鎌寫我英姿伴烟雨

紫氏

鄧婦一樽酒義士非而免義士一首詩鄧婦嗄眉皺
眉皺意何如有難々搁拭嘆我廊廟器淹回在污隱
惠我旨且嘉慰藉推意厚吾今紫閣建家賓書鄭當
青眼到柴扉白屋成華胄吾聞孤竹子周室三饑口
又聞杞梁妻秦邦稱烈婦此輩識聞生世代不常有
如何天一方同時俱編湊愧無八品珍草々具蓮豆
何當再群掘我衣兎酒恭爲先士壽

傷春 一

衣袂怯春寒春在江南岸我意正傷春後被春景絆
一雨臙脂濕萬縷冰澌泮撩我惜春心與春傷爛熳

柳出不染無纖成絲一片者此無烟火燒碎腸千斷
憶昔腰如柳々腰輕易按憶昔面如花々面嬌難喚
人不似春芳隨處得看玩因春憶人々不見徒把眺
何時醉臥花柳中一数千金不容換

百舌 福建号爲烏秀

流鶯一去無消息燕怯春寒歸未得綠楊清晴靜無
人似把哀情訴知識上苑東風二月春淡黃楊柳初
成陰解將一片無情舌學畫百般能語奮紅英紫蕚
妬如雪萬嫩千嬌總競舌莫嫌花外太喝啾默々難
醉好時節須史綠暗紅亦稀伯勞杜宇鷓鴣飛更盡

攙弌恣羅綱奉舌才詩全毛衣堪嗟圓士徒切直不
似此禽明語默何如鉗口歸山林莫問燕南并趙北

飮仙閣 小峯主人之作堂回碕蓋作閣四猷
仙府虎滿然有物外之 有所得者
以樂其自其奉之之謂乎因作詩以
嘗歲月

樽頭斃盡春山綠揩下真味瀉醴酴醿人一笑傾盃
盃滿面春風吸紅玉少陵浮此不欲言乃指八子爲
中仙主人傾蓋恭此意一閣新搆堂西偏于今世態
薄于雪何必苦心問青紫頽君醉我金屋危爲事遇

耳間風飄蕭々和月上截竹長嘯一聲歸翠微

贈親戚 相者親戚武夫人

我生多寒難事業冷于水内外兩五行眨忠諱人奉
武秀有戚者挹樹偏剃髮挹衣忽趁偶說面便相許
拄手無所需再拜揮毫揞一詩聊贈行無以壯箱笥
他時了功名爲結烟霞侶

富沙道中述懷 次王伯記韻

敗敲非全村毀无不自牧造物兒未戲逢人火先撲
卜不到渭濱人徒嗟海曲披裁真披我戍不斗山木

驟雨 次紫溪壁間韻

牛尾烏雲潑濃墨牛頭風雨翻車軸怒濤頃刻卷沙
灘十萬軍声吼鳴瀑牧童家住溪西曲侵早騎牛牧
溪北荒忙買雨惠渡溪雨攢驟晴山又綠

翠微南征錄卷之二

翠微南征錄卷之三

古詩

別王春之 次王眘正韵

黃塵漫漫小峯路白石矗矗茗坑渡柏亭南來第一
程人烟蕭條戴云碁故人小憩三家村約我旗亭聊
一樽相逢此地後相别明朝憔把同誰論

江上雙舟催發

前帆風飽江天濶後帆半出疎林闊淺帆指手呼前
帆画鼓鞋鼓絶催發前帆雪浪鷲飛満後帆舵尾拔
銀山前帆漸後後帆急相傍俱入蘆花灘鳥嶼掌回

斷送墳沙尾夕陽明属上望中醉眼昏欲花誤作綱
縣小插軸

慰吳吉甫縣尉 吉甫縣尉有搏送之難兄嫂女皆死焉所可免者渠夫婦而已作詩慰之

于鉞如京師一室骨肉嬰兄室雖被戕一妻猶可免
伯奇事什技八子俱蹂践兄家禍雖剧一女時嬈孌
女死固可傷珠未歛甦兄妻在固全軀表女憂奠達
大廈既灰飛豈惜皆席卷鶺鴒起嘆嗟鸞鳳徒展轉
我昔以難動荷兄無勸勉兄今以難告倍竟泪潸泫
泛現天之理禍福當相反有難既不免抱時非淺淺

去兄一斗鳴為地良非远不能吳兄魁南日定有醜
自料吾與兄氣量及者鮮胡為養者天每子独羈塞

贈刘相士

班超未侯漢誰識烏孫客韓信已王齊誰知衣楽厄
彼亦非異樹忠訣分黑白直道世且违彼亦何足责
自古勲業人把镜惟自索頑我酒落資足可振輪翮
如何汗馬秋英雄尚南調祇應捻貽兄手段不合格
士哉子劉子閲人幾千百一見塵泉贊使許正種場
知子忠且訣為図未暇抹為一符子言亦可名簡冊
他時双塞靜每子訪黃石

詢胡同廻 同廻者瑾向与岳最善忠自湘陽回見慣生城且之北遂不相過以詩詢之

岳昔游時卿兄嘗過弊庐捫心論事業耐久良非虚
岳今隸城且氣象識悸舒梵默塞囊壤歡尊長者車
嘗聞古人交窮達無規規富貴不相忘有終还有初
与兄三載别無日不引頸中間喜一見欣慰云何如
相去天一涯雲濤毀雁燕忽聞風驚四喜色喧門閭
相聞即相别厥意良踌躇雲閣鄧中人结客于燕溪
又聞淮南王受德于刑餘岳既不自捨失身墮蓬蒢
壯士視一死其忧尔歛歔苦分已背壤孤抱雖相于

頑兄此君还観然奉中徐前最与西閣談笑看连茹
或過趙可文為岳声起居素風有良便當詳平安書

送唐仲通縣尉

秋卿送村色執别臨清流風神擊四卿故〻牽衣裳
吟贄附草際傕客登蘭舟問客何所之駕言京闕游
悉聞京闕間多難三春秋閩外夷燕向闕内羅羊頭
誨却吠尨犬冠还沐楚猴和戎重輸賁廊庙有隠憂
賬荒少儲蓄都國無良謀飛蝗蔽日月兆龜拆田疇
君以経濟材抱石衡斗升象使匡國秘殊不諧于俦
有用即陸平豈特為東周頑君摽撥餘唾味閒是稅管傾一世雄

克復帰神州践子悉知遇既猢將従游相随上凌烟
也勝登瀛洲作詩告予君〻其許之不

上唐仲通縣尉 某竜者袁思犬馬效報賢諸未少見肺肝其叨忱竜之机但

劇布雷之甡

松竹不着花容葉徒如箒江梅不藏葉寒花綴枯杪
独有老姑茶花葉秀而耦狀霜着群木凍死十八九
惟此百草更名可缀三友春雷进雀舌夜雨滴龟口
皆前啗啜心誰假栽培手惟有苏端明識之在萬敉
移根入北苑金碧燥星斗爭作老鳳團封成献元后
門花何以報寻寻其影出地時子漠生為公滌繁垢

西風卷荷衣破破不成幅清霜折蕙棄洲、已成葙如何扶東籬黃妻笑寒菊物之有感象桶懷若推軟世事良亦然亡豈物所欲金鈿鎔落日零露洒寒玉人皆惜芳菲誰復念幽獨惟有陶淵明想想嘗培訣簪花從帽落挫酒醉籬陸從此禮秋芳英桂非同錄問花何以報尊首薦醽醁他時更移艇為公明朱日

寄大庾郭縣尉

前年建昌始識韓荊州一見辱知遇許我當提游尋亦訪赤壁買笑陪青樓有酒即命駕夜飲忘親籌雪香親梅花歸駕仍逢留送君城北隅歲事告一周告捷雖未久有懷美所投客來自錦溪知為還田進挹衣欲超騰其奈風為萬萬絲尺紙又此不敢羞乃復二不職獲戾于君侯謫客千典刑宜尔淹其仍幸不畀我死殘喘延俘囚投寧編中外幹特良無由始思鴉鴨莫庇我反手拢嚨灯拂尾指尺素馳星流荷公三復还惻然忝我憂許我守闕閭与我為良謀予今秋復久俟命枕置邸西風捧天宇点雁俱沈浮未審思波中許我共濟不我材棧棧短碍公唐甄收他日宿幕府慶戰當熒舟公其不我援後駕言為求

戲簡方甫　次方子農韻

浮雲掃盡天宇清千花萬花開錦屏好風吹皺一池綠白鳥點破千山青客行五里復五里兩眼丹青間紅紫杖屨不知行路難人在江南圖畫裡

月岩　己巳春道廣信夜宿月岩郡中三客酌酒論詩拍掌夢案自謂得句且对客自云我嘗詠風詠月自有所得句惟佳者月思月岩為山甚異午夜月出于岩之中桂影于月之上月有小大桂有岩欽此山之所以異詩之所由作也然壁間集上西題詠為書無憾乎萬象其能林立亦鮮傑偶三客出天蟾字韻索筆和之三客頓首謝罪特為留壁以為感月

六丁一擊空雲烟濕穿劃駕駐神仙冰輪推出月中日玉斧劈開天外天使把嬋娟弱絲系却呼羽客重銀蟾更邀王母瑤池酒今夜廣寒同醉眠

熱中呈楚南僧　時雪林末座

帝炎執燬駐赤龍火車萬乘燒長空長空萬里但蘊隆流金爍石天地同我來亭亭日當午欲避驕暘竟無所願求一酒楊柳枝化作東閣萬家雨

送春　動友人李景山仍次其韻

西春無計本春何九十過眼如飛梭三分二分風雨尔十日九日愁悶呵風前飛絮攻無數雨凌落花全不多事如買酒更相就君自起舞吾能歌

借畫　東畔珍所收十軸乃致如僧人所畫畔珍欲借其借求一轉語于軸商

萬景峯前老禪杖捜羅風月帰岩谷胸中有句吐無
声寫作生銷三四幅

賀趙法曹　趙可久入耶峯凌貝清倉

紅日轉簷花飛鳴一声鵲〻翅未離簷有客抱鈴索
呼童急啟户問客意何若客聞我而言法曹参計論
因知鵲之鳴報我良不悪知我門下人一捷聯相記
如公材器大未椽豈能轉尺〻蓬莱宫左右芙蓉暮
直入鳳凰池更上麒麟閣戢子無所需碩作楊卅寉

野菜吟

芙蓉峯下楊雄宅路入城閣三百有山無果養鳴
豚有水無人捕魚叢山翁茉色流清涎盡頰速月無
腥羶客來問我何所有手指蒿埜烟霞邊青芹不似
房蒿夏石芥傍風空剝莖蕨脇穗抽雉子拳藿芋己
邊佳人指児童不待明朝陽花襟路湿争荒虺攜籠
拍塞盼不盡帰来滿袖春風香攪衣蹸破青銅鏡搖
動碧雲流一桂流帰飯影作波濤無限春工上盤飣

酒歠　謝周金業南陵名美

雲閣子夫清江曲日典春衣䏍芙蘇又聞太白遊長
安市上熏〻醉眠熟風流固裡太平時處〻紅樓漾
酒旗王孫公子恣行樂繁紅脆管相追随誰知衆落

天涯客笠墳清風杖挑月芒鞋踏偏山水雄奮自欲
入黄金闕方嗟蕭索向西園刮面寒風雨濺天四頭
忽喜黒衣至擊破紅泥傾數船雖無浩蕩歠金樓也
拚酣詩狂欲舞児童拍手笑攔街應怪吳儂書如許
長江波浪参銀山去〻仍悲遁路難只憑一醉進来
得更借高風吹片帆

寄敬甫葉兄

歲次丁卯秋八月既生魄于時禱建安朓去未有榮
急覲星鳳光恍然悟履鳥自謂入閩建閩人几千百
閩有知功名所見續却僻否則苟利禄卸猥何足責
獨我子敬甫拔〻出塵頰舌端挂戈矛筆下羅疆埸
知以軍国秘歴〻有奇畫以此方定交帰心已翰翮
、遇君東郭門握手不忍捨明年入中都首上平戎策
甫結君相知倪念長沙講細草天子書碩置獄且驛
論薦方騎蹈倚門重岳白嫩環温清國哭言方咽〻
去歳雨牛鳴枕若閩山隔去年槐花黄郡国書青籍
若以桂濟材倘亦從此教向屋帘簪纓青灯聯袿席
談笑生風雷議論嗾金碧雪香飄梅花帰鞍整南陌
别徳珠未幾峯〻在朝夕君腹担东床吾自繋西圃
從此嘆参商遂漁非咫尺〻紙難盡叔與援不我棄

星次幾一周幸哉安且悖嘗觀義与利更相為損益
欲論古人交二者請君捧不惟眼独青且要心同赤
此身可藝秋此道不可為自料吾与君造物難弃擲
胸次蓬萊山襟懷雲夢澤、未読詩書師休論文章伯
堂、大丈夫詎可虛竹帛但恨不振纓尚此多扞格
在君當先登挽回二千石飢溺切吾身推解遇時昔
炎涼無異心始終無異迹庶幾吾二人交情可全璧

記梦 夜梦牛入室角折之趺因記諸紙

夜漏徹三更梦牛入我屋有角斷而懸有足折而縮
驚覺细思量識有何禍福兆者事之先形者心之應
事既兆于心梦乃形于腹入屋牛有蓋為牢事刑獄
吾今尚探因其應已徑指體具牢方具無足牢不足
不足意無他示予可脫羈去蓋只論牛其象尤可録
牛足不下尖得一生可續牛角不上撐得某去何速
一旦悖君心吾罪當何贖生去氣撐秋風馬不相逐
下裂與地固上應周天宿峥嵘挽萬鈞其始椿百斛
自雖在籠檻志不徑溝濆寄感不吾欺丙吉當吾哭
安得如齊王過堂憐觳觫

琴籟 翠微詩當雞村竹四天儷二十八字于底

月浸虛堂夜氣清越聽萬籟寂無声輕、拂動還而
虛无梦不醒風自鳴

苦蚊

四壁人声绝榻下蚊煙滅可憐翠微翁一夜敲打拍

翠微南征録卷之三

翠微南征録卷之四

律詩

次李信州七十韻

提〻騎人傑堂〻閥世賢駒中安十萬足下客三千
揚眼希三嘆披詩和百篇錦囊華似袞椽筆大如椽
隨陸從横舌良平左右肩兩騶公子服四牡魯侯畋
量闊滄溟岸胸蟠泰華巔紅塘歡會者白社結陶蓮
逢醉追秦好求姻托鄭婣匿藏酒虎兒冠觥持射蟬
標自龍頭奪書由雁足傳不緣吟李廣求使短張騫
食客希毛遂茶僧集大顛詩材親子建字法遠公權

黃駱蒙金絡青驄勒寶韉伐燕欺騎劫聘魯慢韓穿
周室敦山甫齋人美仲連叙從豐水鑄碑向峴山鐫
有頌褒唐太無詩判衛宣撒堪傳代郡勸可伏居延
聽訟牒淹禁豐財發冗負業從之友後機着祖生先
考有參而已忠如止者烏泰冰同皎潔秋月共嬋娟
家宰當鈞軸將軍事橐鞬千官視標準萬國仰陶甄
多士圓冠帶諸侯執豆籩山期封泰岱石擬勒燕然
禹甸期環轍堯眠顧受廛明堂歌赤紱清廟頌朱絃
臺閣皆三益盤盂記十愆片言能息訟隻手可旋乾
公昔嘗推轂吾今尚食饘閑鳴劾劉彝抱虎笑秦暖

蘇子舌猶在連詔腹尚便半夜林白壁虎部誓青氈
飲馬量淝水兵料漢田冀星飛汴洛血雨洒伊瀍
伊五成湯就軻三孟母遷雲鋤翻楚嶠月攬聲泰川
霽有扶頭酒厨無縮項鯿詞源懈子美詩社感庭堅
水陸三千里炎涼二十年周田條廢井秦佰己開阡
夜月琴三弄春風詩一聯自稱山宰相人號地神仙
扣馬羅三叉年戎授一編鼠技當忌器魚得偶忘筌
避地思無所滔天罪莫湔梁鴻方北謫賈鵩已東旋
孫刖雖謀魏樊誅莫救燕江天馳烏雀淮地退鷹鸇
日守撫當分星流太白蠖瘥連四境眼噬按三邊

淮浪夜翻雪胡塵晝起烟二陵歸培塿百
自撫剗生凡誰思祖逖鞭成方與頓利伎莫
害昔嘗游泮陞今讀嘆圜豈知匡國手變作
楚客方難失秦人壁幸全宦途良可畏吏缺不
世變言難盡民窮令不悛一千新稿卷三百舊
知馬從流地群烏集敵天人心徒捷〻王道
衛女歌淇澳魯人思下泉窮途惟自愧當路
作偷宜先後進俘恐不前詩成柯太書彝袖欲蹁躚

丹青閣次朱載之韵

未識丹青意憑欄試解嘲烟雲朝起陸汀渚暮生潮

山亭數枝筆天横一幅絹霞收紅暈淺溪褪綠痕消
簡裡風烟冷於中景物饒飛黄凌翠閣寒碧瞰紅橋
酒盡香凝覺詩成錦繡標朱衣秋客醉翠袖拂人嬌
屏帳接千里畫圖連九霄長風來水尾斜日轉山腰
赤脚走芻穩蒼頭控馬驕老且今已矣兒女總金貂

挂詩

上韓平原

君家勳業在盤盂莫把頭顱問鑄鏤漢地不埋王莽
骨唐天難庇祿山恨不值台輿始求老便學孔明終
托孤十廟英靈如在護子宗社作寧寄

清冨樓 小湖楞伽老作 樓名清冨求詩

楞伽心地有瞿曇清冨名樓足可現頁斷江山詩料
俗捐閒風月画闌寬都無一點紅塵到使作千雙白
壁者我欲鞭驢快典貴白鷗盟在不憂寒
去年清冨屢求詩今日凭闌約翠微山帶野花堪入
画水環汀草欲成圍一團黄菊有餘食兩頃白雲無
限衣蔬与塵寰守錢虜不帶現夢到禪扉

出郭 十客出郭中有白秋鳥 隨佛下生者就嘲之

十客聯鑣出北門馬歸剗盡碧苔痕從教管吏占星
聚且聽孟人和月春我欲求仙問離坎君當隨佛懿

乾坤搏前塿慨林詩醉明日有懷誰共論

金溪丈地金人植花竹間 引進清風明月醉而側

有地都來一丈餘埜鋤元不費工夫面墻先種竹三
本遶檻却栽花數株風伯嗤來煩解珮月娥邀得醉
携壺况君試向蓬萊問還有神仙似我無

送周魁 時周在閭門士彊 是歲元日立春

昨夜霜風鼓高兵今朝華節以迎度人閭元日是春
日天上魁星爲使星且向肅寰探寸尺却歸麟閣做
丹青雛鵠不是延清夜明日異郢長短亭

二月二日即事 次王德元韻

春潮昨夜没平灘一雨催花色半含雁與元霄歸塞
北燕啣新社到江南無數不必遊花藉有病何須置
桑甚只把公忠答天地從教兒女鬧甦替

登樓晚望 次曲溪韻曲溪方 以林亞求補外

六曲朱闌瞰碧虛溪烟秋水接平蕪展開風月添詩
料裝点江山歸画圖本是使堪馳細馬折腰何必問
雙鳧當年庚亮今還在定約樓前醉一壺

訓雲婢

十載勝摩莫推窮欲寰安得有從容無錢休欠坐羊
債有酒只將魚蟹供粗糲昔豊肥似燕沈腰今已痩

如蜂從今莫恣肥甘口只擷清蔬學泰龍

別崔詳道 詳道軍兄之兄生横江以詩書訓

君在江東我水西君今北去我南歸竹孫和客凌風瘦梅子偏他得雨肥秀畤好聲歸酒㪯花外紅影上人衣相看莫作皺眉別期子秋高賦式微

傷春 次賈武仲韻

初入亭臺菊蕊香邊中今已過春芳十年恰是萬餘里兩鬢几乎一半霜卻酒不禁春黯淡落花愁對月昏黃不堪夜來歸心切更被杜鵑啼斷腸

別子陳子 寧州人南堂諸之重喊郡齋

丙寅三月三十日天子撤我南圍封蒲劍欲飛春澁息鄉將才晚曉寒輕事非得已初何好物到不平終作聲自古英雄猶多難曹梁何必怨清明

河魨有感 次泰仲山韻

形容初不類魚蝦偏將蘆蒿与荻芽触物可憐空怒腹噗人先計護蟄牙子排全肉真堪長乳滷玉酥何足誇從此去鮮皆庖吏只將鮎鰻假名它

自嘆 次黃姪韻

自嘆身謀我拙哉只貪風月恣歡娛盃盤過客隨多寡囊橐何時問有無百里樓船光買置十年墙屋有

寧審從今老去無他望綠綺一張醪一壺

春日書懷 次李次魚韻

紫綎紅綃到海棠几多遊俠為渠忙秋聲落盡鶯調曲春色惱人花鬧香妝乳難能虽蘇武牛衣終不臥王章男兒多少英雄氣只對東風醉几場

過文脊山 宣界有山曰文脊人曰百本山之陰市田畈橋次壁間題韻

百峯描碧畈橋西眼力增明步武遲紅映竹籬花笑客翠翻雲幕雨催詩黃还及第吾何媿虞不封侯子未忘兒物不齊皆有謂到頭志氣是男兒

蕪 三繡遠中話同湖摹錄詩次韻

翠微家在大江東五月驅驢入建中雲烈火車天欲雨汗流香背扇無風不求殿閣千間庇却喜岩泉一掬通為汲湯盃清塵煩与君行盡多傷杜

有感 次陳平仲韻

十年憂患客江城以鬓蕭蕭已不禁多病不逢医國手感懷徒有濟時心西風吹夢夜寒悄黃葉滿堦秋意深林荒當年杜陵老白頭今亦不勝簪

閫中廢趙鍪韻

壯士不同兒女曹誰云賊性太猖豪一編韜略遺擒虎十輻斧鉞季鉤舊劍口不磨韓信血嗜心猶刮食

其青英雄多少不平氣一夜朔風争起哥

秋宵有感

滿目秋容拂面風敗荷衰柳接平蕪西風刮地鴈声
落寒月滿天人影孤木耳有寸持常橐楮皮無計挾
青蚨不如此去功名事還許封侯見也無

過羊腸嶺 和壁間韵羊腸在于潜分水之間

拂面東風吹夕陽路蟠千折過羊腸山殷隨馬回、
見花欲換人故、香世路與誰分曲直人情於我自
失凉何當更上風烟上為把穹途問叔牽

宿横溪橋 横溪在淳安界

夜宿横溪烟霧間眉頭歸路萬山攢連天泰浪波千
頃撲地楊花雪一團餘錢不供春淡醲夫衾犹怯夜
未寒征夫莫惜車音澁自是愁多行路難

送倪尚書赴召

守鄮如初未足覝毫犀終始寔其艱鄮公勇卻掛樹
青掛叔羞居荷橐班冷暖萬端欲飯頃是非一着奕
暮間江湖無限秋高客拭目看公此召還

宿嚴瀨 時過王卿未至

遐想高風猿未厘議舟夜訪子陵臺对山西照情何
限逝水東流夢不回以菜未聞卿月過一尊先為寄

罕聞東都人物倶埋惟独有先生迹未灰

題淨民廟 時秋命進回

生極露旌死衰芙淨民山下淨民谿蒼天九重開日
月赤地千里吳雲寬寂殿角宗曾得說蔣高韓信屢
封齊異雄不入叅生眼頗得高風吹馬蹄

早春即事 次葡城韵

楊柳纖纖天淡黃怯寒燕子未歸梁晚逢芳草雖贆
渥夜宿閑花蝶翅香得句自慚春子美賞音犹忍踈
中郎頸言相約花前醉莫放春容過海棠

早行述懷 和壁間韵

歸心夜半已飛揚喚僕吹灯促曉裝鴉翅拍斜茅店
月馬蹄踏破板橋霜二使万里程剩妹十廟百年生
梅梁安得有星如祖逖慨然擊楫誓江長

題易村 次何貢元韵何兄以辛酉間持过遣半里訪之示詩屬韵

路轉峯回處有村數間茅屋瞰山陰午炊已飽翻起
玉睡醒仍耕排杖全窮去作文和兄送與未得句倩
蝉吟一声横笛斜陽外吹起江湖万里心

述事 次王梦兵韵梦兵好談物理之事因為之

心不融明遂啟疑源流本末致交馳合何嘗嚮人相
喚岸幾曾村舟自移枉直萬端明似鏡是非一着錯

如恭居心拔去誰能轉鉄問諸公知不知

述怀 次何德又韵

我生不解覓魁裳滿目風波秪自傷緒恭不堪供虜帑沙籌那解足軍粮人情在我隨身寡世態從他自短長只告天公乞安樂百年隨分老農桑

寄劉諸燕 次諸燕韵且勉以書中管寧之畫

搏酒紫總黄髪新剔未驚見雪霜提戟行羽滿風前燭一片心鼓月下砧好德未聞如好色知人安得似知音一書欲寄南來雁江湖天高無處尋

聞韓信傳 因傳知遇今忠古或知遇

淮陰西漢一英雄史氏持衡論亦工不由進亡長蕭相却子曼死著勝公豈知丞積三人傑皆自當時一語功後世人材自戕賊實誅安得古人風

知我 時有丞首請我之禄

納帶求成事已非可堪函首獻戎歸一天共戴心非石九地皆塗血尚泥反漢須知爲輯錯成秦恐不在於期和戎自有和戎策却恐諸公未必知

翠微南征錄卷之四

翠微南征錄卷之五

律詩

自寬 次游步翁韵

十事相尋九不諧胥窮更值五行乖人情厚薄且隨分世態炎涼休掛懷家欲自豐無諸幣囊空誰執有刺杖如今且任眼前過他日功名殊未涯

黃氏五層樓 東喜應次居昉技登樓賦詩次韵

瘦節夫我上高寒風露凄清酒力悭千里人邀千里月一重樓見一重山從前飛雪噴應邃檻外行雲逼小蠻便好翻身駕黃鶴直得情杜扣天關

幽居 次陳吉又韵

莫問門無長者車只因深巷樂漁樵一團黃落食無限萬壑蕭森有餘歷之北未歸試杳焉歸南去故人隊東風看整朝天旆步步功名在試庚

賀趙丞登第

要與宗盟立紀綱伴從多士狀文章人材滿綱無疑登科目授羅有短長蟾宮一枝分玉樹風池三浪出銀潢何當推解延豪傑爲復中原万里疆

梅 次様軒香字韵

一年無處覓春光杖策尋春特地忙牆角數枝偏冷

淡江頭千樹欲昏黃楮橫波面月搖影花落樽前酒
帶香更狀西湖老居士為予收拾付詩囊

捉月仙 夜發雷江有捉月者出舟見日酌以酒送之中流

纜解西風拍岸頭雁拖秋色上航船掛帆未作乘風眠
客來掉先驚捉月仙楚步有淵心不瑣賀狂無井眠
花眠想醜為酹一盃酒斷送西江浪拍天

王寧次韻 次韻以詩見慰次韻

王謫不事富春侯白髮叢稿味不偉病体偏年苗杜
獄夢苑遠夜還歸舟可憐商木遺新今欲為韓門僕
舊憐但得此心無所愧為公一死亦何尤

閑戚

自憂李廣不封侯廣不封侯未足憂漢將不烹曹操
雨與釣空斷任負頭鴻門自昔推屠狗虎帳于今愧
沐猴千古南陽遇徐庶為言豪傑尚憬困

別館即事

十年客裡過春光客裡逢春分外狂半堵碧雲蝸路
濕一簾紅雨燕泥香謝山西日辭春闊柏岸東風趁
夜航莫向錢塘蘇小說東與新婚李紅娘

武興解舟 時有北征之役

西風落日楚江頭秋水已平鸚鵡洲烟樹接天迷遠

旆浪花翻雪噴行舟三盃万事我已醒一日千里誰
能留見說平戎新遣使班超投筆已封侯

不遇 次樣軒韻

英雄不遇勿長吁荀遇風雲拔豈拘不向闕中勸蕭
相便于江左作夷吾當知音霸非由晉所謂虞亡豈
在虞多少英灵貴河嶽鍾于不遇獨何欲

紀事 翠微在建遇事即紀以詩

鉗口割腸未之彈寄源探本可飛瀾乞腦孰謂鄰非
直丈夫須知友必端暴虎欲從頭碎壁沐猴徒處髮
樹冠榆薪措火居其下試問賈生安未安

冬日述懷 次柳博韻

寒入肌膚寒已生銀河凍合水無声梅花漏泄春先
到風色商量雪未成有愧何須問天理無求方始合
人情男兒未際風雲会事負胸中十万兵

暮春述懷 次李子龄韻

一年春事已差池又見楊花點水飛梁燕不憂驚乍
棲篋蠶生怕誤春衣景逢佳處須行樂事到難時且
或微幸有黃鸝弄酒且和風月醉紫扉

幽居 次陳可一見状元韻

十頃平湖一簇山湖山佳處著柴關分携草色迎春

綠漱石泉声入夜寒不操自然人事好有為方信世
途難如今林沆當年事只把心平氣定看

謝三劉 文卿叔卿惠卿見慰且有未來之奉時昌鄭前一日

罹竹貽慰喫如春玉粒金包郎非恩罔衆不肥清委
肉楚然難繫直且現二生在昔聞孤竹一死于今愧
屈原圓簋下須識有謂此情兄外更難論

暮春述懷 次羅秀文韻

買春無計托花神費盡榆錢不計緡風絮飛成三徑
雪雨犁翻動一園春有心報国從相福無相封侯讀
懸負誠問登壇与令杜子何人彼此何人

呈諸同舍 次黄浩然韻

洛陽年少不知几十載南州賦式微三春不登黄甲
去兩序空髮白丁歸頭長費青过三尺腰大臣今捷
十園報恐金臺不薦序誰云無策富王畿

寄徐士元 丁卯五月聞有得雛之報

知野英雄不肯收昏非蒿萊有何謀胡兒只憩馬黄
絮公子當求狐白裘唐詔屢煩黄不第漢壇惟築信
當侯古今詩表同光戲何必區區嘆白頭

貧居 次劉惠卿韻

貧居不暇理榛茅只借江山圖一邊林鳥樂時知地

僻處雲關處處天高春彩舞破重連標騰酒擊乾坑
榛精且把盃盤聊自遣不須平地起風濤

呈曹功甫 功甫元宵預有禁烟之約

怫雨東風二月天綠楊芳草暗平川花容着雨開翻
錦春色惱人催禁烟灯夜雖然君有約花時却恐我
無緣直須得暇來相訪當約嫦娥伴醉眠

勉馮著明 著明被西府撥抑兵上準著明病辭作詩勉之

玉憂且辱已難堪周事頹危況未登溺婕臨淵枕樓
手閑人同室尚纓冠公如不唱從軍樂士亦忍 竹
路難麟閣功名猶可若奚將竹技作辛酸

梅花 馮著明有梅花詩和者無知其西社中名士見者莫不閣筆云逞呈其不可却勉強續貂

惜無不肯識宮鞋花月仙人謫下來河伯借泥封玉
腕風神翻浪洗香腮無房不許蜂留宿有盖雲金鶯
自閑何事冤枉結青女一朝收拾付塵灰

自勉 次趙丞韻

世態風波不可論且于閑處樂天真肥家無子堪登
雕憂国有人休問津顏色雖衰時借我脚跟那解日
隨人客來若問當時事搖手無言對北鄰

初夏即事 次王劉菲韻

陰晴未判落梅天柳巷無人絮撲氈滌器樹臺尋市
驅喚船挑網得溪鮮烏聲呼夢客千里山色換人句
一聯遐想故人應念我馬歸何處夕陽邊

呈鍾子厳 子厳方有入荊之意因感之

荊條路不通許長安莫把心腸獨自剗有酸何須光
索飲無敵徒勸客加飧千金不賞思歸楚萬戶無封
頴識轅大抵利名些子耳幾多豪傑被榮絆

寄楊酒夫

自愧材疏不足觀柱手忠義死難千二陵
漢方里腥羶誰報轄眼到北盟嘗插血

猶冠如何一代多人傑稽首朴蒲莫不皷

幽居 次劉楚之韻

瀟灑幽居屋一重入門花柳間青紅簾當破月鈎當
掛酒不達花盞不空畏愛難全公子日雌雄誰識大
王風且將酒債述詩料休問攤錢遍未通

呈王君膺 君膺嵗有主簿之榮是春有納寵之慶示詩次韻

主人意重出寵衷客子愁多欲斷腸看螢暗傳春去
恨臉紅猶帶夜未粧竹根稚子眠清滑葉底荷花語
笑香多少竹雲在巫峽裡將詩思惱襄王

寄西山 西山以詩訊事次韻

宮墻無地可穿窬托幸先人有鉅廬仕版可羞寧毀
冕儒冠曾誤枉妝書供祟我合同妝炭寄食君當自
亦蘢此理曉然明似鏡何須之下肆耕鋤

呈李朝奉 朝奉決論慷慨居者每有詩見寄次韻

一片忠肝照日明清時無策苦傷情擊牙拊几悔南
渡和泪挑灯編北盟漢因撤招三十郡楚因歌散八
千兵太平若關生靈內何用生靈望太平

小春言懷 次項山甫韻

桃李生香花滿谿南州十月尚禂衣春從酒裏轄將
出秋在詩邊帶得歸弓射十分方破的碁高一著便

爭機動君莫作等閑看老髮羞殊事已非

春愁 益公有萬事閑心眼已分之句次其韻

十日春愁不出門出門春事已消魂摘花撚蝴倩人
插索酒得盃和月吞啼鳥聲中近寒食落花陰裡又
黃昏春來春去愁休問社事悠悠付一樽

呈徐商卿

十年憂患滿東南萬事于心了不關病去只愁雙足
軟老來且喜一身閑人情無處使生態天道有時犹
好還大抵久長居富貴到頭天意亦須慳

春遊有感 次王長卿賞春之韻

上苑春工到海棠老夫隨分爲春忙朱絃轉撥鶯催拍紅粉倚欄花鬧粧吾道貧時爭損益人心今日自炎涼頑言相約花前醉一聽兒童号酒狂

憂 玉垣山請

憂吾所謂果何憂、國憂家愁未休坐法馬遷方去漢鋒因箕子未歸周西風萬韻声、根夜雨蛛網點点愁有客不知吾所向却將未價問南州

述懷 咲子中自書爲一別不聞動靜近思自廣措未能我有詩次其韻

我生駒次不塵挾不學兒曹喇白媒詩料雖憑風月繫宦途還聽兒神閑十年教養功名念

已厭安得金臺有清問賈生何事未歸來

李筒 頃年以鉄圈村筒貫索爲禁因之具用詩其狀

作筒呼呪贅項咽筒中和我萬艶帝一筒作柄齒無窮以鉄爲圈府有圈身拜却疑人是犬予牽還類筆如椽從今節、能通氣安得常爲積蓄錢

春郊即事

東風吹動綺羅塵翠蓋紅纓處、新蝶翅拍閑千樹雪鶯声催老十洲春人生有酒須村樂吏祿無借且食貪帰客不須龍盡燭醉和明月上雕輪

雪 次其子同酒借済字韵

天低江闊水連天上下周回一色兼撲首獵鷹翻白鵠得鮮漁父指青帘馬𢫬玉勒瓏球落獅欠金鈴搧初際得句吳娘叮咪筆明年歲事已堪占

翠微南征錄卷之五

翠微南征錄卷之六

律詩

題雷沙廟 丙寅之月晦雷沙居民大延燒至平政橋烟焰環匝定王之祠吏民供祷旋獲反風之應環祠民屋悉為煨燼而祠之屋獨無一焦因感神之應異而以詩紀之

平政橋頭火燎空雷沙宮殿烈烟中地形雖撲徒跕
水天意能回還反風十里爆雷驚客夢萬家全壁頼
神功吾王注意恢神武更乞威靈為室沖

次翁工叔溪山勝遊之韻

溪南風物照空濛溪北蘭舟攬翠微双槳碧雲苔蒼
合一簾紅雨杏花飛只知有酒醇佳景却恨無詩絕紫

落渾更約風流來年少明朝依舊美相逢

春郊即事

東風吹不斷輪蹄處處鞦韆環佩飛剪翠兵粧婦髻
婷亂紅翻錦上屏嶋花應笑我春嘗醉眠辭嘲人夜
不歸莫怪逢春太娛樂人生能有幾芳菲

蹈題

此心忠義出天資奴隸兒童莫強為燕雀不知鴻鵠
志先生未徒飾虎狼反事當禁犬吠竟日書在塞鴻歸
漢時拔劍問天天不語料天還悅有男兒

呈陳平仲 蒙友道芬蒂日以一盃為平仲壽天孚平仲不異之意云詩次韵以謝

違人安分樂天生不与陰陽造化爭渼鄧有人恭且
止楚盤無客遂當行蒋公把粟三盃酒分我天香一
味長大桃有施酒有報木桃瓊玖愧詩評

紙帳

主人冰雪沁寒襟冒宿銀城不計稔春華有詩皆白
雪秋毫無夢到紅塵月娥好作雲間侶風伯不寒冰
下人更喜五更窗外月梅梢分得一枝春

兵

兵貴先人敵奪人奚教間諜漏真情漢因有億胡終
退秦為無人楚始爭卦向文中分揣盃基子局上定

輸贏不知都曾三过者述旨江湖問一事

自訟

我生素不事誹謗梧板方頭唤不回遇事豈容無正
論濟時未必有長材頭雖五男不辭劍口怨三緘合
同杖不是生平太剛介如有蹤跡向塵埃

紀時 陸大方名見江湖之士實遠不得志趣于累間攢有進取之難未懋以詩次韵

古今多少好英雄未必奸邪未必忠上黨鴆青流地
向長斗抗血濺天紅三遼傳檄兵難息二權開場皆
未通更顧年豈富金帛能裝馳驚為和戎

重九

破帽無情不受吹滿頭霜雪已如紅菊花笑我三秋客風物撩人九日詩三楚膏腴已煨燼二江皮肉更瘡痍子卿三月無音信鴻雁南來何所之

禱梅山 初入建求識梅山古廟不驗作詩告之

許我登龍尚未遂作詩更爲謁梅山如何感應推千載枕使英雄困八蠻神不扶身歸虎帳兒須攀口動龍顏聰明儻爲扶宗社頗借風雷頃刻間

寄西山 久不得西山書有味武昌之使因作詩寄

姓名久不到西山覓便無風奏讀酸天塹有花春埋急地爐無火夜壺寒青灯昔記對床臥白髮今誰把鏡看兒讀北場當有雁一書無惜報平安

再禱梅山

梅山昔初五通仙當時許英雄第一載恰逢塵俟常擾擾如何泥滓尚淹淹若非推入高宗夢須是虛成太史占他日登高詠中甫一章先為大王拈

感題

吐氣揚眉向椎丹男兒未遇指休摔當業豈料因不國盡業烏知漢榮裡從艇未甘纏史難騎綠不信謀傳之夜空陽起床頭掉和淚挑灯把釼看

寄乞茂卿 戊戌茂卿冢子北苑子習之子建之西閣寓遺人市茶以詩貽之

社風吹送雨前枝已是施工北苑時小胯未封猿入盍短鎗初拆半含旗一盆臘雪分龍井萬杵春雷入鳳池見貢餘山精小煎還肯換新詩

題溪莊

山擁青螺出林墻水環銀帶掉溪莊一百五日雨翻浴三十六宮人鬧妝蝶翅怕花催舞袖鳳毛翻錦入詩囊新歡有恨知多少且對東風醉幾場

寄兒 施清叔出城而子小愈見一髻四圍翁方皎萬柏蝶香巴去京至山几七旗歲清叔韵以記其事

紅牙催拍[illegible]花一片行雲走畫堂眉黛蹙成遊子恨臉紅燒斷故人腸擒錢不買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粧舞罷隔簾偷送目不知誰是楚襄王

思故人

大乙年來落魄多豪攀未成名也天日月計和玉胡地山川知楹鄉虛六駐風能破屋陳三平水可傾城年未幕府勤追攬何事諸兄未有声

呈古洲老人

衛霍既名李杜才扶過四十也心灰借塵趣少便披拂詩料空多難前栽時事護提眉便皺家懷未說眼先開朱簾更倩梅香掛要放銀蟾入座來

訓小童

飯罷令人喚小童敲煩提耳爲開懷芋茶不用煮湯
點挑枝还將熟火烘醉欲伴眠需倩月熱求揮汗令
避風屯時我建清油幕康汝封侯學衛公

郊飲

茅舍叔翻隔小橋碧帘斜挂竹籬腰猪頭煮去知友
擊牛肉料未帶骨燒村酒不圖迎客醉野花渾喜向
人嬌歸舟不用撑明月只倩西風借晚潮

西興

客子東南不著家主人北里迭豪奢夜深常借月持
竹春老不烟風梢花暮雨送凉歸晚筆夕陽曲客賦
烟霞何時執手闌干外同北功名曾餞卿

斗齋 橘頂先生把麾大中稍室有斗齋名斗求詩次韻

八方無處著羅雲百合中間寄一龕能滿把涵虛供望
北平量風月借和南樓如可折豈從玉巵若果流何
持三更喜小憩能就供夜寒江靜看山函

呈楚南僧

剛腸未肯報平安擬把功名一擔、方向大理游敢
北郭于蓮社得和南香同世事突迁泠茶類人情善
始甘大拄久長同佛法此心何処不瞿曇

山居

布衲寬袍竹作冠蕭然万慮不相關數事耕留烟雲
外一簡閑人天地間若遇患流須勇退從教僥鳥不
知还 百年當貴君休羨得似浮生半日閑

吳伯叔 伯叔嘗與官植有司欲以爲杜賦而籍其家贈以五十六字

太平官府不饒因求劍爲衣欲刻舟杜笑是鳴雞做
霍公底得馬使氣斗不疑君受千金謗勝禹當貽万
世羞見花明公在蓮幕不知能識此冤不

諸史

史筆如椽須正持莫教浮誕出無稽已成帝業扶炎
父未將王師林叔書秦逆號眠爲抱虎割狂名舜作
聞鳴麟趾削投無全筆廣諸吾當問白圭

建安暮秋

斜陽望斷水平橋古柳蕭疎已半彫魚躍浪花翻水
面雁拖烟抹來林腰花時無鐵能迎雞月夜有詩堪
情細回首故鄉多少恨亂山無數路迢、

玉衢道中

西風吹夢落青帘酒三五路二十别岸舟村秋色
裡故人家在夕陽邊橐中有藥難医國筆上无鈎可
釣賢見説近來書籍貴監曆川漢莫論錢

秋望有懷 狀張子明工詩之書有感

片雲和雨卷西風緯盡遮闌眼力雄遠水半連晴漢碧暮霞全借夕陽紅姓名未許殊諸子鬚鬢嗟然已一翁欲識草微詩外意豈因憂困頹年豐

送李子方 子方以詩家子不果用事業之秋深流下僚方有求脉閒今之意作詩贈之

亂雲推月上層樓〻上朱簾不下鉤鴻趁柏閒來戶牖雁聲喚上木蘭舟黃花擬酒留人醉紅葉題詩借水流李廣不侯人不笑〻他人作爛羊頭

寄兩庠同人

昔年捷鼓扣天閽遠謫南州七度春大事有恩來北闕小臣無路脫東閩烏衣座滿民流血画燭簾深燈精廖兄說九重霄 時慶長方犹有少年人

里泌詩寧

長亭不作馬蹄迎一棹扁蓬入帝都星布閩津皆自放雷封纂鄰獨相拘可憐闤市千艘有誰信屋舟一物無爲視琴堂早催發片帆連夜過姑蘇

九日 次趙册仁韻

木落西風黃葉飛子鄉元信雁來遲凄涼自笑刑思丈懷慨雖達杜牧之歸無十分濃似酒愁腸一樓亂如熱愚君細把茱萸問此會明年健有誰

戲呈趙可久 可久以詩會入奉明年爲館試第一是冬已欲達使指和

少年場屋擅詞鋒雷獄無私只奉公夜月蘭宮無宿曜秋霜蓮幕有春風明堂雖數周公制鄉校猶存子產功文德自來能服遠更煩劉向爲和戎

挽吳夫人 夫人少師孫女居蜀建王氏卒年十六嫁于舒仙姑之山

書跡不是厭塵凡王母瑤池促駕還家在兩三千里外人生一十六年間好隨神女遊舒水難伴文君歸蜀山我向仙源問消息桃花零落水潺〻

岩桂暮英 和邵楊仲宗有詩次韵

淨掃庭階視落英西風吹恨入蓬瀛人提紫麝囊中過馬踏黃金屑上行醒醉不須餚錦褥研香還解作珠瓔宮娥未許填溝壑妝拾流酥浸玉罌

寄城述懷 正竟平仲發書吳元白如平仲動靜

江外音書久不來重城祭鼓又相催眼前學蝶簷前電耳底蚊轟屋底雷乃事類秦方入局此心如火已

成灰憑君試問吳元白老兎東川四未回

重午 次鄭信甫送呂肅甫叙詩之韻

虎眼龍鬚午未乾楚臣遺淚雨潸潸梅天有雨全丸
重豪地無風翠浪翻蒲解爲風登爲戟符能驅鬼不
能無一樽葛酒吽天問何事男兒鬢已斑

翠微南征錄卷之六

翠微南征錄卷之七

律詩

有觸述懷 翠微以許直取怨于人多矣士大夫有始若如礼而終乃者深切悼之

英雄還要識英雄不識英雄總是空枝鼠在人當忘
語乜鴻非我独奪予情從忠佞分輕重事成悲戚感
如絲讒与翠微林叢叢三緘從此更謹工

岩桂 建人以盆慧為重岩桂夫道又以為常奇故戲而柳之

西風吹老碧蓮房万種風流折磨裏護与籬花爭晚
色肯教盆慧歷秋芳月中有女曾分種世上無花敢
鬪香要識仙根迥然別一枝閑傍却家墻

偶成

一别京華近十年此心無日不悠然嘆梅得句天然
巧把酒開懷地自偏鉄硯不須兵十万銅盤何用客
三千功名自有風雲會不遇風雲毋自前

寄王士貴

畫橋相送百花春轉眼孤鴻逐断雲别後有誰能碍
我客中無日不思君風前花影當與念月下桐声久
不聞見說近來多好況一書無惜寄云云

發書与幼弟及坦齋

鳳烟世事不堪聽勿謂封侯勝白丁老眼隔年新旧

膺婦心連夜短長亭一声蜀鳥鷓鴣啼十幅蛮花寄
鶺鴒更向坦齋夫子道近来双鬢已星星

寄王清之 清之者處入吾揭夫暮里問漢上之頃平昔疾之清之贅子長沙閒暫歸轄故有相勉推挽之意

封書漢上寄清之却忍清之漢上歸千里設懷明月
共寸心常伴白雲飛湘妃有泪能班竹周士無心恋
采薇安得一絨飛海嶠与兄聯轡上淮淝

感應王祠 翠微嘗守城凡一歲翁城中有感應祠至灵遇有禍福神夜預告有君警虜回精靈特異神之容像而祠奉之

如神正直顯猥因當代公卿總合羞流妖未慚謀已

遂妙香方藝病先来乞灵憂假三更寒摔得當封万
户侯持得有靈書付弗一封當為蒿宗旌

寄張舍人 時舍人提舉路御事

為究無計騎天衢三尺金科護來舒公不戴星馳驲
馬民猶指日執枯魚黃壺宴娛不如意丹桂虛罔空
有書見說群烏虜鴝聽如何公論尚踌躇

禱富沙 欲將部使者書我禱

十年踪跡浮泥沙為姓吳香禱富沙為里無由詣霜
閣一書聊欲為星槎解縣許我来齊再拜禱從君問
左東他日横飛上麟閣村祠當為建京華

謝劉判院 判院以錦見惠

細細濃雲寄綠齋蒲團和氣忽驚回一床浪擲芙蓉
皺十幅香重錦繡閒不怕夜寒侵斗帳却愁春夢到
陽臺感恩未作瓊琚報先把新詩寄小梅

寄若溪故人

昔年今秋寄江東繫馬花梢撲亂紅鮮佩送行情快
快舉盃言别恨匆匆中人以上誰知我北斗以南惟
有公此去東閩有良便一書無惜慰蒙窮

不禱

不姓吳者不禱經北盃羲皞揖救人窮道只合從天

地禍福何須問鬼神命到死時生莫俾事當直處曲
也伸從今若問閒先事挑李無言二月春

送提舉陳工部 自福建入

漢風拂拂来拓衣漢上犂轅恨馬遲蝗不入闗今已
矣碑無泊峴古求之泉知送客声枕咽燭味两人泪
護去頗連長沙送賈誼為公江上斬鯨鯢

志事 余舉錯及不能奉朝者作詩悔之

欲歸未去兩依依何事回天力未加九牧誰為十年
主百冠當念一人整州边有石心難切腰下無錢手
護义千禹有人逢伯樂為言老驥尚鹽車

呈陳信父

老來百計總無成當路時宜懶問名國事只將心事比今人雖作古人評蒼頭笑我身無佐白髮欺人鑷又生惟有建溪知客意過灘時作不平鳴

寄江子崗

和夜封書上子崗別來亦日又舒長只知電燭雨種月不覺星毛半欲霜竹葉照人凝盞滑梅花撩客透雞香知他詩債曾償未料得尋春日日忙

書太乙編年卷尾 編年自初其上元甲子始至今中元甲子截日其餘皆未來曆

年來太乙北戚池三式編年事可疑西北書昧從賭暗東南災內恐嬴旗光天日月期無已胡地烟雲歲有之更向江湖問同志中原何日是歸期

思成 在建閩能會自師旦

香端豪氣吐長虹四海一身無處容不向北山求刺虎便從南海學屠龍將須利闘方成器劍到槐齊卻是鋒欲抱不平朝玉帝夢魂飛上祝融峯

褚余

霜風剪水作冰荷織出星綾不用梭十幅曉雲藏處士一床秋水泛常娥直疑天上無青女卻信人間有睡魔更向屏山畫梅竹紅塵還有此風骨

勉趙法曹 法曹以詞賦明經舉貢監者初尉贛之石城比歲不登奈兌盜高在在嘴集法曹招集書傑分道擒捕兌電歸隨即撲滅同識江湖之士次仕建安法曹明年遷為南省賓謂氣一不顧任者擾姓於建安任又明年登兵上遊時州有薦趙于幕府者江湖之士多歸之

銀潢河海浸崆峒君獨軒昂萬派中北鄙虎穿今子產東山狼跋古周公周知專樹封同姓合向燕秦策異功我敬華江同擊楫中流無惜伴英雄

獄中責廷尉 廷尉党權勢而無公論以詩責之

重門有路達泉關使合植衣問叱干愧我直言猶娟杜從梁起燮自銜冠烏臺有月身何及犴獄無天淚謾彈自恨不達包孝肅此身那許報平安

吾巾不是不冠儒曾被儒冠几誤予鈇硯不磨天地軸毛錐難復帝王居當傳衛霍無傳秘卻著韓曾不著書堪笑蒼生無眼力不知豪傑在樵漁

挽戚虛中 虛中雲從老氏之學無歲不為廬山之遊往生卻給于梁府与翠微有林泉之契

夢裡匡廬興未闌轉頭世事已辛酸肥家有術疑非案流酒從人笑不冠履序向人群已失鳳雛遙眼影何年不堪回首原頭路一塢松楸生暮寒

寄盧進士

丈夫業定在吳鉤浪扎橋門作勝遊條筆誤人隨驥
尾錦標還我占鰲頭關山夢破三千里射帛功名四
十秋安得九重容借箸盡將軍團為前籌
九日書懷次判時父翁功父為江湖領袖初有聯鑣之約既而飛牒入金不識所在里更寄以詩見貽次韵報之
淒〻天氣閒實涼破帽翻風客鬢狂消咏晴消史藥
辣雁聲喚得菊花香三京昔擬恢同軌九日今猶客
異鄉更伏銅雛上沙漠為予中意郭汾陽
呈崔嵩趙及甫
不學炎涼不自謀動和鐘鼓作仇讐筆鋒爲起推山

岳劍氣衝寬射斗牛龍虎榜中當擢第麒麟閣上合
封侯功名未入男兒手誰肯甘為都督郵
九日漢樓遠望
西風震蕩傲重陽人在東南水一方地僻祖屯鴻雁
信天寒搖我菊花觴江澄素練魚翻赤葉剪紅綃蟹
結黃不是倚闌遙望眼欲憑歸雁問爺孃
訴董寺丞董詒徵問因翠微款以一詩董揮淚而出
神首羅睺欲蝕天臂旁直造玉皇前九重不悉誅林
甫一札翻令國馬遷投鼠同知當忌器得魚誰敢便
忘筌吾今一死初無憾頓把孤忠托孟堅

寄小王孫子晉子晉去唐城二百餘里托拜書二滿
十載長沙路二千歸心日夜在長安居家有李眉望
白志嗣無謀心護丹獲雁不聞蘇子信泳猴徒笑楚
人冠馬蹄恐有唐城便為把功名問二滿
獄中作
壯士剛腸不受寬髑髏可斷志難干韓侯未報蕭當
卧漢賊猶存缺護彈情歎不從因口責炙勞難塞吏
腸寬何當盡瀝無邪血涂作衣裳看孟安
池亭即事
春風恰〻破桃李池館無人一徑深鷗刷斷烟翻水

面蝶拖殘粉出花心詩懷擾我丹心破節物催人白
髮侵流水伯牙今已矣世間那復有知音
南劍水閣
欲向津頭問鐵鄉一津秋水漫烟霞畫屏對客勞藏
景芳樹臨溪花映花有策足身慚雷譴無功猶食笑
張華夜深霹靂雙劍驚起延平十萬家
丹青閣
閣上闌干繫翠環閣中身世異塵寰長虹吸月即秋
水孤鶩伴霞暈晚山萬里風烟屏幛裡一時人物畫
圖間淺烟須是男兒事却恐功名未放閒

折桂園友人要

墻頭羅綺碧雲濃墻外嬲輕電擊空蝴蝶拍闌花雨粉鷓鴣吹落杏腮紅翠袖不卷珠簾月蠟燭還描錦袖風醉眼不知塵世有真疑身在廣寒宮

夜步水西

半跟青眼芒鞋過水西樓臺灯火未多時山盍見我頭頭轉月怕拖人步、隨楓葉卷愁秋去早溪声斷笑夜歸遲柴門只畔閑烱雨不隔離愁學子兒

酒樓秋望

西風吹客上闌干萬里無雲宇宙寬秋水碧連天一色暮霞紅映日三竿花採舞帽枝枕軟酒入詩腸句不寒古注今來恨多少一時收拾付盃盤

臨清閣

闌干古木瑞青葱閣外簷花暎半空萬里好山春黛碧一溪流水暮霞紅臨眺不礙東西目帆過始知南北風試問支頭一樽酒好天良夜与誰同

思故人

十載無人問盍之誰子敢唾覓珠璣兩三千里家何在三十六峯人未婦將謂抱薪能救燎果然盡餅不充飢東川恐過連柴祖一笑不酒論是非

翠微南征錄卷之七

翠微南征錄卷之八

律詩

有懷呈江聖與別駕

不鄙不閡不吾疏兄、勝、十載餘頃昔已遊三尺劍暖今猶秘九疇書齊先難發吾元濟貴鵬何懈董仲舒只合三緘且鉗口一聲歸去伴樵漁

與釋珈光琪上人

多謂年來世道艱都緣彼此不相參一生知己有千萬十事從人無二三紅杏無煙堪拱北白蓮有社結和南扁舟若有東歸便斟竹枯松寄一擔

呈王子蒙隱者

國士星須為國憂寺同兒女作自謀存無補世亡無罪生不驚人死不休春鹿須逐魯狗丞楚猴猶為爛羊羞如今若論西都事却与中唐風馬牛

夜讀離騷

椿余封冷白凝霜展轉無眠夜未央風欲送愁先卷帳雨頻多夢故敲牕自懶鼓琴技齊好謾接歃與翔芙狂起把離騷讀幽鴉楚詞述似楚江長

倪尚書生祠 翠微以丙寅春被命南下建安守王君者去郡習鄉領郡事四載而倪海棠數百人同思先棠捜其山向借其下文不早稱也謹以五十六字済懸

閩謊先生入建都一年民樂吏清塵四廂夜月封朱戶兩院春風鎖翠藩一旦有書追驅馬萬竟盃計徽群馬莫香再拜祝公壽問有清朝賞罰無

秋晚述懷呈薛子長

一壑香醪一曲琴浮相尋處且相尋盃寬却恠青山小屋久不知黃葉深當路星輕已鉗口與鄉還物更關心何時繫艇秋江上醉臥蘆花雪滿襟

從桂堂

月妙輕移入廣門廣寒今是孟有人分他蟾窟雌雄種作我榮懸南北隣僦賓離悭三樹玉比說翻剩一枝春主人使好殺黃鶴斫取魁搞謝紫宸

憶弟妹

別來三載客東南始信人生聚首難眼底不聞鴻雁信夢頻常為鶺鴒酸問天不語、徒腐暑地上心、顛倒安得春風吹馬首卧聽行到報平安

責遣

索逋無樹謂公門豈謂公門反愴神令尹辛酹三百索勸兕猶逃一千猪如今縮手方知錯自此甘心莫怨貧不是恩波不秀洽五窮無奈苦隨人

割腸植栗餓官牛、骨成塵栗未酬何事還來犹圃

筆反情花脉若虛舟李公素坐千金諾膠丙當貽鳥
世羨頹勤相如迷趙壁奚教顏色嘆床頭

送趙古秋

梅花飛雪滿霜洲〻上行人去莫留蠟炬結花催管
籥雁聲喚客上蘭舟莫嫌冰炭情難入自是薰蕕味
不侔抗節從教步知過句于世路學沈浮
閱藹春指古參軍玉骨清無半點塵一味松荊常召
禍十年游宦只憂貧閑裡月照金波夜寒谷花開玉
樹春客子無君誰共味一詩聊記子張紳

宰城書懷

重城不隔世間塵簡裡無花別有春寬兒夜隨風雨
注病因時作犬羊呻當坐不辭欺君賊甚李偶凌為
國人欺問老夫〻已老料應無就為欺陳

贈楞伽老瑛上人

無聊斷梗撥寒灰門掩霜風客自推急下火爐叉手
撥便將布袋解頭關拂床展卷呈詩葉炙盞分茶當
酒盃別後逢人須問訊楞伽曾倩寄書來

謝仲判悅意米

溝壑膏梁總自招仲尼陳蔡亦囂〻不逢魯肅千囷
指空折淵明五斗腰狐竹二飢知我意蒼梧一飽為

君謀從今隻手摩浮腹却向頹門問一瓢

除夜大雪

青帝明朝下玉京先教滕六撥東塵梅花笑我三年
賤柳葉爭他一夜春鳥角蝕眉鞭墮玉馬蹄沙路蹴
枇銀何當夜縛吳元濟去作中興社稷臣

呈毛南仲 南仲之居在□坊城在松溪浦城之間南仲嘗者好賓客有柳里之節因出江水邊門南仲末見有於衣之敝呼工手縫罕置日南翔作詩南仲嚴謝

春宿東溪一草堂侍和衣展卧胡床夢隨鸞去史天
閑夜到雞鳴對枕長早起不須禽鳥喚多憂誰謂草
能忘清閑却愧毛南仲醉卧西窗一枕涼

除夜 二首

綠琴朱鬼造化工使隨飛鵲報簾攏人間捲軒知無
所天上逢某迷有宮酒色半澄春後綠蠟花金折夜
來紅從今去道能逢茹碩駕蒼螭躡霧風
異鈞不是怒綠鬢夜半判跳屋犇鴉十載〻春游大
學二年〻夜宿圍裡楚盞未必貴毛遂固窮如何飽
叔齊塵世功名悅來角無言桃李自成蹊

呈富大卿 大卿名璯鄭公六世孫諧掀以詩示之卿為感嘆垂泪

司晨未曉報龍樓昨夜中天貫索流石文不逢齊子
相馬遺空作漢家因銅壺滴碎鞋長夢鈴索撥翻新

看懋安得君王賜歸騎一鏖投老大江頭

雪中呈劉子冲

翔風卷水入天渠翦作飛花散六虛竹本無声緣葉
客梅因有影怕花疎路從玉鑑上頭過家在冰壺裡
而君欲作一詩撩謝女不知為况近何如

雪中有感 是歲有神馬代無城之役及
栅柑柳元因賜書以寄之

一夜風神揭海神盡將純素換丹青四圍白壁成千
嶂萬里紅塵淀一星搭岸柳條横玉帶壓墻梅萼上
銀屏好將今日平淮策説与當年李愬聽

憂世寄清溪友人

廟堂無計息干戈國士街冤未汨羅人五指天均日
月八千里地舊山河人無遠慮心徒切里有新表卷
不敲况是十年蒿弹客倚闌尤覺淚滂沱

嘲書椽友人

世態年來日日新宦途流薄更驚人關期動徼連三
政選調無疑費百緡是吏有囊盛短卷非財無藥療
長貧參軍也勝陶彭澤且羅官糧醉戲迎

因中記會翠微在西閣有客送借字韵詩求
和方思索間同如有陳子昭者語
及世故渠有志公不是
閒和尚之語就賡其韵

英雄不遇不憂貧獄吏從教喚不應煮飯只燒沽酒

錢讀書叔借鸳囚灯嗟世事危如卵無怪人情冷
似冰自謂功名成偉致志公終不是閒僧

送倪尚書歸寧州

筆麟圖鳳久無声何事叔與復見今曾恭不因天子
助齊卿難奪主轲心我公去就何為重吾道興亡所
繫深安得斯文天未喪載歌振跋續遺音

五言律詩

宣城道中 次壁閒韵 石湖宣界地名

躍馬上宣城千山翠欲顰惠風輕卷舌櫻雨细沾唇
柳絮難駐膩榆錢不買春何如流一斗爛醉石湖濱

當塗道中

春晴不慷慨十日九清陰蝶宿花由粉鶯眠柳借金
胡塵方障眼漢壁尚關心醒去愁無奈盃行滿滿斟

壽昌道中 次韵別劉仲方

山斷疑無路林開竟有村飢牛恋茅隴吠犬護柴門
閥去詩千首愁來酒一尊明朝南去路懷抱与誰論

別王春之

風神恋行客吹柳裡鶯嚶傳水鳥多白近山嬋更清
別腸雲閣淚歸路月閑情告德無多日清觴聊一傾

遊溪西寺

寺覺重遊好僧期後会賒青虫彫病葉白鳥聚平沙
水瘦石生苔山寒梅未花功名今有待且謁惠公茶

登樓晚望

疎雨洗空碧晚晴人倚樓稻花千頃浪楓葉一簾秋
遠岫明殘日孤村認小舟溪山如愛我相見亦回頭

安分呈李竹齋 次韻

風雨思君子烟霞憶舊遊一區山水國萬里帝王州
飄審香浮玉春旗雪滿甌安貧隨處樂此外復何求

拜茶 清建者貢茶至京城則來百官拜之

北苑春將半星槎欲奏功杵鳴千臼雪鎗奉一旗風
盈錦鷄毛翠篋羅象眼紅封成拜玄霍飛上紫微宫

卹食責庵者 建安卹中費者不善治食

恆卹已無味庵人更不材盦炊全微粥燒藥半成灰
添醋酸綿齒研椒辣木腮何時莘堂獨香霧靄搏雲

秋意 次項子礼韻

木葉空山瘦西風掃落黃荷殘瞽失蓋菊老餅还香
詩盡尤濶愁多夜更長悶懷無處着隨雁落瀟湘

書堂遇雨

翠微向有書堂遇雨押承字韻和者甚夥近承菊峯送王復自書韻

風盘雲成片溝浸水作層退書移案避添硯就簷承
瓦琴声疑雹聽低暗欲燈須臾雨漏日晴意慢勝

翠微南征録卷之八

翠微南征錄卷之九

律詩

蛲齋 西閒屋數楹上不蔽風雨下不週塗潦其偏有數人之室僅可置身蓋屋去地不遠不能直腰而出目曰蛲齋

屋老塵生索椽低帳不禁夾灯烟滲棟見客帽翻簷
織壁慳三尺通門斷半簾吾身交九四控制萬愁兼

客牀 蛲齋之側有屋曰客牀

具体功非遠全躯恨已消安禪酒從跌覓句敢成搖
悔不身齊足時當事半腰村人只蒲伏何處得逍遙

野飲呈祝山甫 次山甫韻

野景何須買山花不待培幕天分古木裀地得蒼苔
酒上鶯調曲看空鶴墮梅一壺隨所適何處問蓬萊

題林肯元壁 次日出福建界

脚債嗟猶欠心明書偶違溪声含客恚山色為誰濃
古樹晴粧盖残蟬晚帯體莫辭一樽酒明日是吳儂

南浦客邸 遇雨半月

南浦半月雨溪流暗淺沙斷橋虹截綽泊岸雪飛花
孤館客無夢短蓬人未家何如擁紅日照我上軺車

借景樓 翠微居建新市萬花間良客至命酒前回塑坐篇之声聞琴我坐鴻著明日曰借景言其皆非我有也有詩次韻

米茹鈎新月平闌架落霞百錢呼酒炙四壁聽笙笳
翠映誰家竹香飄何處花功名未歸我且此寄生涯

宿水陸寺送陳工部上建陽石水陸寺

蕭寺廊廡闊無人独自行異懷非好僻楚客為誰清
花落兜風掃灯残借月明江湖有烟浪且此寄餘生

呈魯伯晴 伯晴有詩次其韻

信斷無青鳥盟寒有白鷗鬪和詩作首愁聽
水滴蓮花曉山空桂子秋功名有期會教

浦城買舟 首鄭日買舟南下諸友皆留舟人

微雨催行旆西風送客舟離筵勸饑放
浪激花翻雪山涵影浸秋爾灘

歸與呈吳夢祥 次吳夢祥違

魚雁音書少關山夢寐違對花思粉面遇
書意鵲應報歸心馬更驕西風掉鞭輕飛

秋晚即事 次黃日曜韻

秋宇清如洗秋宵分外長寒蛩鳴午夜征雁喚重陽
楓葉已全赤菊花纔半黃不知秋幾許試与問蘇郎

呈李景山 次楊次松韻

居靜心尝樂愁多髮不禁買舟和月載把酒對花斟
白水有深淺青山無古今從茲得真趣消盡利名心

小圃

舍北有餘隙，平鋤作小園。花存四五本，竹種兩三根。風伯借挂瓢，月娥頻佐尊。誰知方丈裡，別有一乾坤。

村居次盛仲武韻時在双瑞

莫恠村居僻，村居亦可嘉。僕羸騰帶艾，婢倩鬢簪花。歃罷蛙催樂，涌闌蜂報衙。門前少車馬，懶愧五侯家。

宣城道中

恰到杏花天，轉頭過禁烟。燕歸添數日，蚕起又三眠。少智慚樗里，多材愧孟堅。功名且隨分，無苦自咨煎。

過新豐市懷古 新豐乃太白日遊書堂，今立道旁

路出横江去，虚堂立道偏。雨聲楊柳外，風色杏花前。有酒沽詩客，無錢迷酒仙。采江千古恨，號訴向誰傳。

買舟浦城

長路逢危路，尋舟得小舟。始云爲得計，終乃復添憂。艙狹難伸足，篷低怎舉頭。十圍無處著，蹲促向中流。

慧妙因寺、次王有遠先生韻

蕭寺寒山外，崎嶇一徑出。斷雲迎客入，曲水護堤流。木石四時古，軒牕五月秋。半煩聊小憩，拂石爲支頭。

再往前韻

裕歷方從德得、討清幽。烟徠來鼓林，山屏翠欲流。

松筠挿日月，藤蔓慧春秋。物外有餘樂，吾生空白頭。

七言絶句

讀漢史 閱紀信韓信傳

漢將假帝爲真帝，齊乞真王作假王。大抵紀韓皆是信，不知誰短又誰長。

寄王五四將仕 將仕乃清之弟，寓廣信，嵗在戊辰以其兄之事未告，排徊久之，臨別以二絶餞行

李叔青天羲霹靂，屋原平地溺波濤。從教吾楚多戕賊，二子何曾損一毫。

周回且揖晉與商，夢何嘗識夢書。假使二君無感召，不成終老在樵漁。

約叔仁真 二首，叔真孤高，山林自蓄，事未見從，遊兩月，撿携不忍去，作詩送之

半間屋枕斗來大，一箇身同山樣高。側坐鈕眠俱不得，蝸君除去一牛毛。

尼臺有事由司馬，淩閣無名問太宗。我且盟桓君且去，歸期千載約芙蓉。

題窓間夜觀讀書有感

陽虎不名真盜王，子張何事使書紳。聖賢立論有微旨，精義當求妙入神。

過西漢 過經西漢，僕馬病瘏，解鞍青帘一醉而去

路隨馬足難知數山盡無驛不記名隔岸青帘人不
渡一溪流水暮潮生

題蓮華塔閣

風外落花千萬片水邊啼鳥兩三聲無情驚起陽臺
夢獨倚闌憑看月明

贈呂元玘居分水蓮亭

同來見人欲采芝先聞客賦離騷胸中有氣不能
吐空使虹蜺萬丈高

初抵富沙二首

芳草不隨春水綠遠山挽帶夕陽明人生有酒且付
樂林向河梁問子卿
殺鏜兩三千里路樓臺數十万人家長虹不限秋江
水一葉扁舟戀雪花

呈周及之貢元及之居三衢山中留宿

一頭却過六七嶺兩足幾乎百十斤恰喜故人能下
榻緊聽樽酒細論文

寧川冷波次塔閣韻

峯回路轉六七里林靜鳥啼三四聲游女不知行旅
恨一茶留我話平生

宿灘頭次壁間韻

淡魚換煮鹹魚熟白酒斟篘紅酒香莫訝盃盤成草
草一年忙處是蚕桑

南浦水閣 南浦橋之西有閣臨水同舍宴去其中麗人不知村客南北之找乃有掉花臨水相嘲之意戲二十八字

橋橫南浦虹千丈柳護西溪翠一行佳麗不知滋味
惡擲花臨水照紅粧

秋晚獨步次刘秀才韻

十分秋色着岳桂鬣俾晚凍僵井桐自恨異鄉知遇
少一樽相屬與誰同

挽溪二首

蓮聽夜雨蛙長夢啼鳥喚人新旧愁萬里論文一樽
酒醉和明月上扁舟
泉声恰似世情惡山色不如婦興濃自恨十圍無処
着何如瘦作束腰蜂

楊花

一点不染湖光白萬点能回山色青三月金明池上
水与千同是一浮萍

杜鵑

殘月照愁人病酒好風吹夢客思家欲知亡國恨多
少紅盡乱山無限花

聞述 二首

雁翎未還劊丁謂虎口猶期眈蔡京何事毒郛皆倖免洛陽年少却南征

有罰不言胡虜肉無刀可斷倭巨頭男兒此等不平氣空使衝冠射斗牛

酒禁 汝頃神山韵嘲軍民不許支飲之禁

將軍愛士民心失太守憂民士氣衰大抵軍民皆赤子如何從此便藩籬

贈夏人別 次吾丸素韵寸韵

花臉送愁和露泣鶯聲傳恨向人嬌別情遠去尤難割相送不須離畫橋

寄宗上人

我爲扣閑拘桎抒汝將吟筆換袈裟別來猶記松牕外一掬清泉自煮茶

寄趙及父

欲邀詩社同蓮社爲無將壇并杏壇聞得有材皆命世不隨風月報平安

有感

千囷未必將軍喜五斗難消令尹愁若使淵明逢魯肅折腰應到腳跟頭

桃花

紅雨隨風散落霞行人幾誤武陵家牧童若向青帘見應認枝頭作杏花

弦月

人間離別最堪憐天上嬋娟恐亦然昨夜廣寒分破鏡半邊飛上九重天

翠微南征錄卷之九

翠微南征錄卷之十

七言絶句

白雨渡 在池陽之西五十里村人皆不曉白雨之義因詩其事

繫舡白雨問溪翁名不虛傳說未通耗想當年溪上
女浣紗時鬭懶匀紅

田家十絶

十幅生綃一墨池畫收好景入屏幃會須少後丹青
筆更倩牧童橫笛歸

其二

農夫日炙面如煤熱婦糅成雪一堆早〻安排了官

稅莫教督者長上門催

其三

老農鋤水子收禾老婦攀机女擲梭黃絹已成宜對
喜納官還主外无多

其四

鳩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飯椀与茶瓶良人犹恐催耕
早自扯遂氊看曉星

其五

排襜青衫紫繫腰攬衣隨過水平橋雖然不識風流
事也向人前學逞嬌

其六

村婆香迓出籬笆欲吠还休喚可爭不是忘机太馴
狎那回曾宿那人家

其七

画眉無墨把煙燒豈識宮妝与翠翹堪笑東風也相
謔暗牽裙帶纓去人腰

其八

南魚炊秫作荷包宿飯無湯嫂酒澆欲挽出門村一
西小溪新漲已平橋

其九

來飯豆蓋及早催田夫双眼望儀來油鹽不請傍人
帶日午需兒扰來回

其十

怖曉呼兒去採樵親妻早亦午炊燒日斜揭腰婦家
看尚有生薪夜未熄

舂夫

秋糠粒〻囊真珠玉杵舂來白有餘待問常姮借金
杵等閑令汝作蟾蜍

新市雜詠十首 建安人物風流市井華麗紅紫翠蓋常先異于花朝酌夕長篇短句形容一時之盛翠微之前未嘗見之惜兼收散拾不多見耳

雲鬟咽鬓搂奴鴉一捻宫腰柳帶花試問行雲何處
覓画橋東畔是奴家
其二
翠翹伴聊倩人扶約我文君書酒爐解珮向人偕笑
問一丑客妻佐樽無
其三
恰把青荷摔碧鴨嗔人偷眼過悶紗一盤珠翠俱拋
擲却向妝頭插杏花
其四
退、蓮漏不相催亭館無人午夜閑風欲捲簾花影

動苦現鈕是故人來
其五
小橋相見便相親猶帶西湖領上塵欲買一樽柳飲
由歸遲還怕小蠻嗔
其六
不帶鞋兒不摘花過門俘把扇兒遮嗔人貪數天邊
雁失記回頭喚喫茶
其七
青衫揾淚向人啼妻本泰樓浪子妻流落南州歸不
得青樓今在畫橋西

其八
一年不訪李紅娘今日過門意已忘嘶入画橋東畔
路紫騮猶記舊垂楊
其九
花標得、寄瀛洲約我今宵特地西好笑沓頭迷去
路綠楊無地認青樓
其十
來門移壁訪仙家柳外鞦韆襯落霞一澗碧雲流不
去木蘭舟繋木蘭花
花村 二首 寧州花村初謂紅紫之地問山翁云村人花姓因曰花村

問宿花村喜有餘已持花下倩人扶牧童不見枝頭
杏空向青帘問有無
夜宿花村不見花數間茅屋眺溪沙山翁不是通名
姓幾誤河陽令尹家
過番陽湖 翠微訪趙貢元于番陽湖之中方及中流風濤大作篙師束手翠微怙然誦一絕而止
北風翻雪鼓雷霆舟子倚蘭示斷魂看我金鱗三十
六爲君一躍上龍門
嘲熱 張李卿詩云甘傍青門學種瓜次其韻
赤帝乘龍駕火車晴空燒斷碁天霞流金爍石林相

醋少啤看丶催戎衣
三友亭 平山常有六客從游東館之集乃畢不預其間華杞故可狀即表凉世情之論人皆不免異日盧子彬作亭于松竹江梅之間命曰三友因次其韻聊及前日之意並予觀與李伯雲皆平山客也
老松疎竹間梅英三友如何独擅名應是桃杞并輪
栢當時無力預同盟
青樓贈別 次廿州老人韻
笛声吹徹玉樓寒金鴨香消更漏殘今决欲揮盞不
敢倩他銀燭向人辞
枕上吟 且卸晚風閒看

盡簷梅花吸晚寒數声清徹碧雲端誰如有客愁無
寐一掬鄉心不奈酸
午枕
三五杯醒後三五盃醉眼朦朧發不開息掃藤床并竹
枕要隨蝴蝶到蓬萊
香篆 胡子淶有香篆詩押灰字送至求和因次其韻
輕霞雕盤一縷開星星微火自排細迷同物理人間
事歷盡崎嶇心始灰
燒齋雜詠 二十首
其一 落花
東風吹帳上眉頭兩岸桃花瞰碧流一片紅雲飛不
起斷霞殘照落汀洲
其二 宿溪上
夢回斜月掛林端酒力初消怯夜寒何處客舟猶未
泊一声柔櫓過前灘
其三 漁兒
無爾鸕鷀入水頻雙重職網立沙濱閒渠掃得魚多
少換可爲羹了一人
其四 舍五丈
熙嶽花蕊破苔痕醉裡眺篤不計陳來日才須閱大

尖五星今遠聚覩閣
其五 宿芋亭
枝宿芋亭降夜凉鵲班搖落奏笛當青簪擊破寒窓
聽遍深山花一縷香
其六 江诗
曉鐘椎動巨鰲堂書板枕上春雷一夜轟應是金鱗三
十六化龍頭角逞崢嶸
其七 月夜吟
一声殘角送黄昏独倚闌干空斷魂竹影掃堦塵不
動自扶明月閉柴門

其八 嘲染異者

萬事関心兩鬓秋柳风何用苦尤羞無情霜雪催年少閱似青山枕白頭

其九 早春

梅梢弄孙做新晴積雪殘雲又一年只把眼前春事卜李坡已作佛頭青

其十 憶西湖

十年南國嘆徘徊一片鄉心撥不開應是西湖花柳問風流何事未歸來

其十一 問宿

紫騮回首客思歸萬里家山蝶夢迷問宿莫來林下路夜深生怕杜鵑啼

其十二 曉望

長天萬里掃清秋宿霧朝雲寸不留向曉殘星枕未落一盞茶子倩誰收

其十三 患瘡

前回風疹編身紅布裲因燒艶火烘兩腿熱瘡今又發休將帳被把頭蒙

其十四 水舍

一曲乌欲古渡頭幾多鷗鷺起汀洲西風吹散陂池雪点破長天萬里秋

其十五 獨宿

朔風號木作嚴霜飾被重重凍欲僵夜半腳跟疑已割夢魂安得到高堂

其十六 幽居

獨自清閑獨自忙杳無人迹到蕭墻眠時不用呼童僕自有清風為拂床

其十七 送行

秋波春水照殘霞恨兩愁雲拌髻鴉飛上領襟随得去妾身安得似楊花

其十八 春思

東風吹恨入青樓滿目春容總是愁楊柳織成愁萬縷晚誰裁作翠茸裘

其十九 小春

閩南十月已春回無限風光暗裡催花李海棠俱開艶誰云梅是百花魁

其二十 上巳

桃殺噴火柳拖烟如豆青梅已半酸燕子怯春歸未得一簾風雨杏花寒

嘲賀將仕 二首 賀兄與余翠微幫拟不克諧賀以詩嘲之

花何太晝誰能賦業是良媒解寄詩但覺人間傳載
事不知天上集佳期
其二
吾身西圃拘棲少君睽東床坦已多我欲屠牛寧建
郎君從歎無小登科
冬晴 次韻子卿韻
臘日南州不類冬梨花翻粉小桃紅未曾飛動邊山
雪早有春三二月風
夢謫仙
夢騎白雲來謫仙謫仙留賦白雲篇醉將雙手挐虹

擘使扯青霄作彩牋
懷九江友人 久不見宗仲牘叔聞已罷釣袜失作詩詳之
浪拍西風萬壑秋幾多香餌落金鈎無魚可釣潭間
事尚得無綸在即休

翠微南征録卷之十

翠微南征録卷之十一
七言絕句
漁父 魯叔陽溪父詩抑花字永何明父和明父先送翠微翠微次韻但述叔陽明父不足見也也日明父聞紬云老秋當退失明文名于詩社嘆服如此
江村水落當魚鮮半扇橋邊青酒家莫詩鬢邊折有
雪夜來沉醉宿蘆花
寄趙德夫
男兒無路出部郵長鈇林從時裡彈是處有魚堪下
釣扁舟何獨子陵灘
春閑雜詠 十首 問庵韻

溪館柴庵枕有魚溪翁日日扣吾房兒童不問無錢
買使攜鈴兒與小廝
其二 午枕
午簟風清帳自開日斜溪奠尚鳴雷不知蝴蝶何方
去多少黃鸝喚不回
其三 落花
石痕新漲落溪毛應是春流昨夜潮紅雨入簾衣不
濕玉人沾作鬢邊嬌
其四 卷簾
肩帶遠山淡拂秋幾多春恨鎖重樓真珠半卷嬌無

力酒索假人爲上鈎

其五 酒醒

宿酒初醒午夢回不煩攏掠倩粧臺曲肱斜把香腮
托却對荷花繡上閑

其六 雪獅兒

勸罷浮酥酒一卮婦人相伴望獅兒却將凍手和衣
拍笑我金鈴用摘皮

其七 醉歸

紅靚燒盡夜堂寒銀燭生花玉漏殘沉醉婦來渾不
記阿誰扶我上雕鞍

其八 盆池蓮

小盞栽成一把蓮閑渠斟倩勒三千五八不潤去和
可移向西窗畫舫前

其九 晚醉登樓

鳳簫吹斷古楊州獨倚東風十二樓醉把朱簾和露
捲曉疑新月是銀鉤

其十 梅花

不替烏雲不畫眉天然標格自相宜梅花盡對憐人
插背倚屏山拾一枝

夜有所聞 是夕夜不安枕情懸復有激人之態思者書二十八字于牘以悅之

好風吹月上回廊花壓闌干子滿長天鵲不鳴天外
竹披衣潛起聽笙簧

秋朝有感 翠微在史房准劄准諸司奏牘而恐初欲撤幹終阻于平反之令

十年版築嘆勤勞自笑青雲去路迢昨夜高宗猶有
夢不知曾到傅岩無

監有薦翠微者戒二絕

二表呂布嬰針根盡德仰謂聊爲畫稍栽未足三顧
主空教徐庶丁南陽

韜鈐略爾本同倫按世人材自從深相國若能檢墻
籍漢擅應不爲淮陰

流螢二首 池亭夜坐有星芒入無盡之抑見于水濱坫白蓬屋渾儀推備久之乃知腐草之光

誰將殘火弋流螢月黑星昏分外明老眼年來困蹕
度枕疑流星入玉城

前年天狗落東西千里生民血染衣予夜不知螢電
過復憂天外一星飛

早春十絕

其一 諷貴公子

自嘆自如不繫舟幾年漂泊在南州柳煞只解弄春
色不把紫光拌容愁

其二 層樓

故山烟霧接層樓、、上離人淚欲流誰謂樓高添望
眼一層樓上一層愁

其三 參坡

雪滿遠山玉作堆攙多花柳望春回出門猶有千坡
參一派生青鬟不開

其四 楮余

夜來不敵楮余多全勝吳綾與越羅好是玉人春睡
起白雲堆裡見姮娥

其五 酒家

青帘久不訪文姬樽酒愁聽秋翠微沉醉不須蘢畫

燭自挑明月送郎歸

其六 梅山

十年不謁五通仙自嘆何時揖聖顏此去行祠應不
遠白雲深處是梅山

其七 水西

誰道風光在水西水西我意未爲奇若教南北東溪
去更費詩人無限詩

其八 梅

尋春不過嶺空歸竹外橫斜恰一枝且喜東君有消
息隔香應不怕踈籬

其九 寄書

一書欲寫寄雲鬟更把春衫裹素蠻欲識相思誰最
切淚痕今作鷓鴣斑

其十 自述

蒼生千里望雲霓何事英雄去路迷見說九重新有
夢清川人在北岩西

寄仲判侁 八首

其一

閒亭無日不相隨稍不相隨恨別離況是一秋無信
息可無人寄問安詩

其二

南嶠兒女隱江湖鴻雁不來音訊踈且喜北堂珠玉
春圓團琛誦遺家書

其三 春綸空洞之音許以五百春為期今已信從何尚杳然

天音空洞出虛傳許我琅函諾半千何事加持功已
信日遠清息尚茫然

其四

短檠封罷更重題只怕蒼頭去路迷說與不須多借
問舊庵祇在白雲西

其五

紅撹淸畫水生花淸夜迢迢玉漏賖環珮不知何處
去醉眠應是小娜家

其六

毫端風雨走蛟螭人物風流冠一時要向行雲問蹤
跡靑樓何處沒新詞

其七

此去干門咫尺間擇要無計得躋攀斷現欲伴行雲
去猶恐歌喉誤小蠻

其八

錦牋牙軸白雲詞君外知音更有誰一揖何時對風
雨與君聯臂話相思

得金正將書 金嘽本名金寧三四四明人以海爲盜配隸池州牢城後結連徐三沈二李陵日池字陳捕池師乞智通欵畫乘市畢微止之段策迎安畢微有南柘之投金慶篆上邊作書爲之建帥橫用泌淮立功見任定海正將嘽識洋島基試討可充泌海鄉導

八行點墨笑金嘽今亦提兵上海涯一介問安難老
慕感恩猶勝李中之

其九 翠微謫居建安郡太守以下皆迎合爭韓平原因之圖自全人張公提擬閩春待今日使丁卯迎帥差辟入幕西府以叔勢命不先至是有司尚有防閑之意

無事何須出短籬一闋風月是朱庵幾回雙起芒鞋

去帶得閑愁無限歸

句喻呈趙明夫 又舍會之挽、者遇時明無声

梁間燕子爲喃、故下珠簾未放還軒得無声如又
去不應流落在人間

惜秋二首 予聞宋玉悲秋之未子秋惜秋之去吹李忠翰韵成惜秋

祝融嘘火扇驕陽北陸迎寒釀雪霜安得金風尋歲
令四時心地有淸涼

詩到林頭落葉時眼前秋事已無幾何當領取秋容
去狀拾詩囊帶得歸

上運管張平國 平國初任池陽西樓酒官

妙年司釀水邊州浪迹曾陪汗漫游紅粉夜燒銀燭
短醉和明月下西樓

其二 次任池陽銅官牢

大江南畔五松西淸兵風流夢有詩歸路輕從定留
挽其教父老見旌旗

其三 九子芙蓉上下雪津皆池陽山水名

西流芙蓉沃眼靑雪津澄月照人明銅民指點向民
說未比當年令尹淸

其四 狂叟老乃平國姪婿君九華漫叟其號

叟奉十月客辭家且老相期下九華檢早不違陶靖

節喚船同過鯉魚沙

其五

紫垣黃閣總青氈西掖東華是尚鮮何事
業獨公運籌帷幄延

其六 平國七善筆法安國

閑將玉斧案飛伉醉引龍蛇竟筆端流落
軸緣總俱作画圖看

其七 野夫平國題安國子路渴管除龍行守明年

武城三載從公歸自合班行到禁闈討幕暫參知有
在野夫曾此促撰飛

其八

朱顏綠鬢寫春秋家世才華二捻優不用崔來真映
雪天然標格自風流

其九

雲衢從此喜通亨風閣鸞臺信腳行須把恩風散家
宇盛栽桃李作門生

其十

英雄三載鎮東南二月東風始放還馬瘦南嶽歸路
穿顧求屋上一青山

再還建上舊居 翠微嘉定乙巳仲春被命來歸是秋復准部符再還建上

門外梅花披復栽四時春去、春回兒童拍手應相
笑歸去賈生今又來

群鷗

一声漁笛發中流驚起平沙萬点鷗去盡青天四欲
集梨花無數落汀州

翠微南征錄卷之十一

宋史本傳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書云云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獄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令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迕守李大異復寘獄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余向藏翠微先生北征錄係舊鈔本外間罕有也頃晤友楊峴翠微南征錄來郵與北征錄作合檢舊日所藏書家無有也遂並校卷末筆訊云云浙江采集遺書錄有之云十卷列本謂是黃虞稷從史館抄得貴池人郎遂刻之蓋華岳貴池人故刻諸池然必本以鮮流傳今抄本雖不甚舊而兩錄並傳北征集遂爲兩美之合因署之書其九十五字合錢一千五百錢文可謂貴矣甲戌中元日[illegible]記

[illegible]